

清代名醫醫話精華

謝利恒題



清代名醫
醫語精華

柳五子



物

實

張鳳亭



壽世梵音

方公博題



編輯大綱

- 一 中國醫學。至清代而闡古啓新。可謂極盛時期。編者既輯清代名醫醫案精華一書行世。茲以中有體例不合見遺者。因另輯關於筆記體者。續纂本書。名曰清代名醫醫話精華。
- 一 本書自喻嘉言張石頑徐靈胎王孟英以迄程觀泉吳東暘魏筱泉輩。凡二十家。
- 一 本書體例。一遵醫案精華。以內科爲限。
- 一 編輯目標。以切實效驗爲歸。務必敘述一病之始終症候治療詳明者。方行錄入。空泛議論。概從割棄。
- 一 本書仍以人爲綱。以證爲目。俾便閱者尋繹其派別。
- 一 每人冠以小傳。藉于師承經歷。及當日淵源。有所稽攷。亦舊例也。

- 一 一 本書搜羅鈔胥之勞，承錢君季真分任，增此誌感。
- 一 書中不免失當之處，尚希閱者有以指正。

清代名醫醫話精華總目

目 總

謝利恆題簽

柳亞子題簽

張天方題字

方公溥題字

丁仲祐序

顧惕生序

蔣文芳序

時逸人序

沈仲圭序

嚴蒼山序

自序

喻嘉言醫話精華

魏玉橫醫話精華

張石頑醫話精華

徐靈胎醫話精華

何鴻舫醫話精華

林養桐醫話精華

王孟英醫話精華

李冠仙醫話精華

齊有堂醫話精華

許珊林醫話精華
徐玉臺醫話精華
程觀泉醫話精華
許恩普醫話精華
余聽鴻醫話精華
吳東陽醫話精華

李修之醫話精華
張畹香醫話精華
姚龍光醫話精華
張希白醫話精華
魏筱泉醫話精華

丁序

丁

序

唐王勃撰醫話序一卷，爲醫話之鼻祖。厥後史摺臣有願體醫話，王孟英有柳州醫話，趙彥暉有存存齋醫話，柳寶詒有惜餘話醫，或書見聞，或述心得，世人珍視已久。今秦君伯未復有清代名醫醫話菁華之輯，收集至二十餘家，益將嘆爲大觀矣。伯未之言曰：中醫學說之蕪雜，至今而極，非自新不足以圖存，而自新之道，舍整理舊籍，又不足以供研究。孔氏曰：溫故而知新，是書之輯，不僅在表彰中醫治驗之成績，亦所以使讀者洞明一代之學派，有以融會貫通而自闢新境也。噫嘻！信如是，伯未真有心人哉。溯余自髫齡後，卽喜涉獵典文，或扃戶決旬，或饑驅千里，人事倥傯，未嘗停輟。旣而心勤形瘵，肺病以成，乃求醫學於本經，素問靈樞難經，以及漢之張長沙，晉之葛稚川，唐之孫思邈，金元之四大家，繼又求解剖學生理衛生學以及內科學藥物學病理學診斷學等於

(1)

東西洋之典籍。竊嘆中西之說。各擅所長。而間有適相符合者。乃從事著述。以發皇中醫之本能。而介紹新知於社會。數十年來。亦嘗深知中醫書籍之凌亂。久欲予以整理。而愧未能有所成就。今伯未獨以提倡新中醫自任。而復肆意於舊學之商量。爲改革之地步。余知其貢獻於中醫界者。正未有艾也。會索言於余。因樂而爲之序。

中華民國十七年戊辰九月無錫丁福保仲祐

顧序

顧序

秦子伯未持其手輯清代名醫醫案菁華贈余。既而又囑爲其手輯清代名醫醫話撰序。余何足爲之序哉。則亦以余之醫話應之而已。夫選清以邊裔入主中夏。一方以武力旗防兵制漢族之死命。又一方以右文稽古宏獎博學之士。驅天下之人才盡入于故紙堆中。于是古學復興。駁駁乎超漢軼唐。非虛語也。獨醫學受其影響最少。故醫學雖有復古之傾向。而所爭者在于古方時方之殊耳。傷寒溫熱之辨耳。能略通小學。如莫枚叔研經言者。已如鳳毛麟角。最近廖季平頗用心于內難傷寒諸書。然用其今文家治經之方法。以治內難傷寒諸書。往往誕妄不經。其甚者乃至無異治絲而棼之也。章太炎知理董傷寒論千金方外臺秘要爲今日治古方派之巨擘。然其于靈素。蓋疑爲非古。則亦不澈底之復古也。此吾人今日緬想滿清二百六十七年中之復古思潮。遠比歐

州古學復興時代。而尙不能無致不滿于醫學者也。雖然。醫話猶文話也。王伯厚困學記聞曰。東坡得文法于檀弓。後山得文法于伯夷傳。是其得文法者同。而其所從得文法者不同。秦子輯醫案醫話。使閱之者無異入五都之市。環貨山積。花樣翻新。千態萬狀。各從其所願而學焉。不負所謂度盡金針。繡鴛鴦者。則其輯述用心之苦。創意之巧。爲何如也。不惟唯是。今日之東方。爲西方所征服之民族。猛進而長于摹仿者。莫如日本。遲進而拙于摹仿者。莫如中國。日本維新變法。一兵二醫。在最近五十年中。縣我琉球。割我台灣。夷我朝鮮。謀佔我滿蒙。甚至敢以二十一條之亡國圈套。加我叛國總統之袁賊頭上。試問西方諸國侵略之急進。有如是乎。故其醫學之急進。三十年之速度。一躍而超登世界第二之位置。然且不遠而復。迷途知返。今痛苦西醫盛行。人民日陷于羸羸。乃大聲疾呼。共起追求皇漢醫學。使我漢醫重放萬丈之光。燄于東方天地。而爲我中醫揚眉吐氣焉。今我國西醫之攻中醫者。亦知之否也。聞之否也。使猶

不知不聞。則是天下之無耳無目。痴聾瘖啞之行尸走肉也。而猶日營營專以攻中醫爲事。則是爲西方作餓虎之俵鬼者也。尤其是學校之教師學生。余身爲教師三十餘年。曾任大學教授十餘年。幼習中醫。壯慕西醫。而幾喪性命于西醫之手。余子元章。以大學將畢業生。二十四歲之英年。迷信西醫。而死于廬山牯嶺普仁醫院中。滄海可以迴流。吾恨豈可雪乎。耗矣哀哉。彼西醫者。以鷹之眼。虎之爪。獅子之力。對爾病者。假爾病者而爲強者。猶可幸逃爾命。設不然而爲弱者。則必無幸矣。余任東南大學教授八載。目覩至愛之門生。縱跳如飛。偶爾飲食不慎。腸胃有病。經西醫用愛克斯射光鏡。照見腸中有小點。破腹截腸而死者。歲有人。若經中醫之手。則湯液敷劑。霍起而起矣。故余嘗謂某西醫爲劊子手。某醫院爲屠宰場。余豈好爲此過激之談哉。不得已也。中庸曰。行遠自邇。登高自卑。秦子輯醫案醫話二者。實爲促醒吾四百兆同胞。普有中醫知識之良機。尤其是學校之教師學生。應當人人覽讀。勿以無價至寶之性命爲

兒戲。勿使扶桑三島民族西向而笑我支那人之馬鹿。中華民國萬歲。四百兆同胞萬歲。

十七年戊辰仲秋武進顧實揚生序于新都之穆天寄廬

蔣序

蔣序

我國醫學。肇自岐黃。垂四千六百餘年矣。惟其有四千餘年之歷史也。昏庸自負者。恆恃以傲人。淺見膚泛者。輒痛絕其陳舊凌亂。結果均足致自暴自棄。歐西唯物物的特形醫藥。乘機直入。而喧賓奪主之勢以成。環觀世之業中醫者。大都日則揣摩逢迎病家之心理。以擴張其業務。夜則持籌握算。計其一日之所得。絕少以學者態度。爲我國醫學謀一線生機者。是則不特恃藥爲生之國人。將作一路哭。而歧黃在天之靈。亦將噫吁太息者矣。可慨也夫。秦子伯未。海上名醫也。獨恂恂有儒者氣。不脫書生本色。居恆以國粹淪亡爲己憂。同時以振興國粹爲己任。深知中國醫學之可尊可貴。特以學說名詞。未盡合乎時代之背景。致遭求全之毀。嘗糾集同志。組織新中醫社。以革命之精神。整頓舊說。容納新知。期中國醫學之中興。並主辦中國醫學院。以宏造就。最近搜集有清一

代名醫。自噫嘉言迄吳東暘都二十人之作品。擷英刪蕪。編就清代名醫醫話精華。而索序于下走。夫中國醫藥之發明。實先由實驗而麗以學說。故方藥爲中醫精神所寄。侈談學理。不啻買櫝而還珠。是書則治法與學理並重。取捨尤見嚴格。且作者均係近代名家。讀者可較少食古不化之弊。不僅可爲整理國粹之一助。而裨益醫林。惠及後學。亦無涯量。用敢樂爲之序。

民國十七年十月二十有九日上海蔣文芳

時序

秦伯未先生。以科學之方法。爲國醫整理書籍之途徑。清代醫案之精華。已經編訂。蔚爲大觀。而醫話精華。又經整理告竣。余愧不文。謹就管見所及。妄參末議如下。若夫附驥尾而致千里。非敢望也。一經驗學派之真諦。一醫學書籍。雖有汗牛充棟之譽。然以實際攷察之。不外理論學派與經驗學派二者之分而已。內難諸書明其理。傷寒金匱充其用。此先民之偉識。傳之百世。莫之或替。唐宋以降。諸家之著作。漸趨於經驗之途。千金外台二書。多傳上古專科之禁方。故理論或有未明。而經驗確爲真實。惜世尠力學之人。致疑古書之不易讀矣。近代之所通行者。氣虛宗東垣之法。氣鬱用易水之方。景岳石頑。吾宗其溫補。丹溪用和。吾宗其滋陰。戴人之喜用攻下。河間之輒投涼瀉。實症宜之。香岩孟英。虛谷輕淺平淺。尤易推行。葉派之征服中國。因是之故。世所謂通行之官方

藥者。醫界類能知之。惟其所以能成其現代之中醫。恃數千百年歷代諸家之經驗。以醫扶維繫之耳。使有學理無經驗。則清談可以誤國。空言適足僨事。由是可知中藥之發明。基於單方之成立。中醫之特色。惟在經驗之專長。少數人且欲以門戶派別之分。藉以包辦醫學。不知以井觀天。以蠡測海。實自見其小而已。昔泰西裴理奴斯。創所謂經驗學派。謂病的現象。研究充足。純正症候。討論精詳。與經驗相合。而後乃用藥治之。故蔡子民氏。謂真理無今古之分。醫學無中西之別。求其結果之良窳。終歸於實地之經驗。旨哉言乎。一醫話對於醫學上之價值。一印巖氏曰。我國醫界。實驗者多。無暇著書。著書者多。未會實驗。每論一病。往往症由懸揣。方由臆造。於病因病形病理病機。及其兼症夾症變症壞症初中末之原因結果。多不詳明。後學讀之。每多悞兩似。莫得其一真。惑於百非。莫宗於一是。人自爲學。家自爲教。泥古者薄。今趨時者廢。古究竟孰得孰失。何去何從。殊無一定之標準。宜乎日醫和啓田十郎曰。中醫藥方。雖駕乎

西洋諸劑之上。然無一定之統系。無研究之方法。方書所舉病症。亦雜錯而不可捉摸。加以其處身配合之方法。不明以示人。雖欲探其奧妙。而不可得。故古來潛心向學。慕心名醫之奇術。而卒之杳無所得。終於俗醫者甚多。余宿尙方術。究心歧黃家言。十有餘載。知中醫書籍之紊亂。誠有如二公所云者。欲圖補救之方法。必以醫話所載經驗之談。爲指導醫學入門之捷徑。蓋醫話之作。或書見聞。或述心得。或爲益友之暢談。或爲學說之闡發。因體例不拘。出話平易。其真誠畢露。暢所欲言。無絲毫之矯柔造作。較症治書籍如聖濟總錄。六科準繩。圖書集成醫部全錄醫宗金鑑景岳全書等之陳陳相因者。不啻有天淵之別。現代學者。羣皆注重於醫話之途。所以求其確實之經驗而已。「醫話之流傳」昔王勃序醫話。是爲醫話之嚆矢。後世之所通行者。如褚氏遺書。醫話纂要論。醫旨緒餘。折肱漫錄。醫學筆塵。醫林集腋。慎疾芻言。言醫選評。重慶堂隨筆。潛齋醫話。歸硯錄。尤在涇讀書記。惜餘醫話。柳州醫話。顯體醫話。冷廬醫話。

友漁齋話醫。存存齋醫話。素盒醫話。馥堂醫話。研經言。知醫必辨。伏氣解。先哲醫話。醫界之鉄椎。塔涯軒醫藥漫錄。市隱盧醫學雜著。吳醫彙講。毛對山醫話等。及附經管見心法諸書。以及近代之陸晉笙之景景醫話。丁仲詒醫話叢存初續編。王以均之東源醫話。張汝偉之醫林神錄。周小農之伯華談醫。及拙作之折背叟言醫。醫學漫筆。藥學漫筆。四友齋醫話等。醫話之傳流。亦已夥矣。然其中之體例。各有不同。有以發揮醫學者。如褚氏遺書讀書記彙講。伏氣解。及拙作言醫漫筆等編。是有話其見聞者。如伯華談醫。知醫必辨等。是有中西比較者。如先哲醫話。醫界之鉄椎等。是有針砭市醫之愚陋習者。如慎疾芻言。言醫選評等。是有闡發其特殊之經驗者。存存齋醫話。冷廬醫話。其尤著也。一整頓之方法。一醫話書籍之流傳。如是之夥。學說體例之龐雜。如是之甚。欲使後學得以折衷。一是不戛戛乎難之。整頓之方法。卽以經驗爲依歸。實際爲應用。取其專研病症。首尾完備。方法齊全者。有持特殊發揮之貢獻。非隨人攀附。嚮壁

虛造可比。重加訂正。以資研究。清代諸醫學說多有突過前人之處。故以訂正清代醫話。爲入手初步之辦法。若夫意見之紛歧者。修飾之。學說之抵觸者。改正之。文理艱深。用意不普通者。刪除之。繁冗無當。駢拇枝指者。淘汰之。務必使讀一篇有一篇之益。得一句有一句之用。則一帙之流傳。胥前賢研究之成績。經驗所在。無殊赤符綠字之文。醫學結晶。不啻索驥探驪之助。其有功醫學。甯有涯哉。一建設之途徑。一醫學既以經驗爲主。而經驗必有實習之途徑。則驗案尙矣。臨床實習。爲世界所公認。若中國歷代醫案。多屬個人鼓吹之私意。無識者閱之。徒亂心意。有識者。亦要精心鑑別。必待刪改之。修正之。以去其妄。而存其真。間有心思獨到之處。足爲症治學之羽翼者。伯未先生。醫林名宿。具濟世之熱忱。抱改革之壯志。知醫學驗案之可貴。復虛其理想鑿空之繁。而無當。故有握要鉤玄之作。選其精華。棄其糟粕。清代醫案中。方案分條紀錄者。既經整理告竣。復取其用筆記體裁。與逐日方案彙集者不同。加以重訂。顏曰清代

醫話精華。以示諸前賢苦心積慮之成績。卽吾儕臨症處方之指南。昌黎曰。莫爲之先。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盛弗傳。故作者聖而述者賢。秦君此編。於醫學之關係甚大。蓋醫話醫案。爲醫學上之精華。而本編尤爲諸書之精華。閱者得此。潛心而練習之。則和緩可作。勿謂秦無人。請卽以此書爲左券可乎。

己巳中秋前一日時逸人氏書於海上寄廬

沈序

沈序

醫家之醫話。猶儒家之筆記。或述所見。或記所聞。其體裁不拘一格。其文筆引人入勝。天虛我生謂學文最好閱說部筆記。余則曰學醫最好讀名家醫話。以其所記大半皆屬事實。易於了解。不若詞艱義澁之內難甲乙。每一披覽。輒覺昏昏欲睡也。僕先天不足。痰疾時嬰。初解之無。卽問學於王師香岩王。師爲湖郡凌公曉六之門牆。學理經驗。並皆佳妙。其教授弟子。由源及流。本經素問。卽爲入門之書。僕讀之。不能通其義。乃私購趙晴初醫話稿閱之。頗覺意顯詞清。易於領悟。於是冷廬醫話。歸硯錄。對山醫話。重慶堂隨筆。言醫選評。市隱廬醫學雜著。折肱漫錄。醫話叢存。景景醫話等書。遂爲吾之日常課程。迨相繼讀畢。更進而研幾古籍。則深文奧理。迎刃而解。不若曩日之格格不入矣。是以僕之粗知醫學。認擁臯比者。實由醫話啓其端也。然醫話中之菁華。厥爲驗案與驗

方。蓋窮鄉僻壤。非驗方不克濟危急。棘手之病。非驗案無以資借鏡。二者僉有裨於世也。僕閱醫話時。嘗摘錄其中驗方。輯成專書。顏曰非非室驗方選。施諸臨床。頗見功效。誠以是項驗方。都由昔賢試驗而來。不比慈善家所編行者。駁雜不純也。夫醫話中之驗方。既有實效可憑。則其驗案。當有同等價值。惜無人精選而梓行之。以惠醫林也。秦子伯未。精醫學。能文章。居恆慨乎中醫之不振。由於醫工之不學。嘗與王君一仁。創辦中國醫學院。以培養人材。與許君半龍。組織新中醫社。以董理古籍研究之力。志願之宏。儕輩中罕與比倫。洵中醫界之新人物也。迺者博采有清名師醫話中之驗案。分類排比。都若干卷。名曰清代名醫醫話精華。而索序於僕。僕以秦子是。編與僕疇昔所纂之驗方選。同爲醫話之精華。同爲有裨世道之作。爰不辭譴陋。略書所見以歸之。

民國十七年仲秋沈仲圭序於上海醫專

嚴序

嚴

序

凡學醫者以治病爲鵠的。世有學醫而不知治病。徒在死書上用工夫。舉筆洋洋千言。談吐口若懸河。令人閱之心傾聽之神往。一若其醫病。當手到春回。不啻盧扁復生矣。孰知其診治之際。手顫心慌。按脈而疑遲疑數。審症而忽實忽虛。處方則麻黃承氣白虎理中。雜陳腦際。莫知適從。至于溫熱傷寒。尤所不辨。反詆治溫熱者。不用傷寒麻桂之非。若此者比比皆是。徒恃一口一筆。炫惑世人。誤人性命。不知凡幾。誠以治病與學理。似合而分。多讀書不如多臨診。如經驗既深。再能讀書。則更臻上乘矣。求之古人學驗並深者。大不乏人。但有明以前。視溫熱與傷寒同治。尙不能謂爲醫道之全。迨有清乾嘉以後。葉薛吳王等相繼發明。振聳發矇。力闢蠹叢。治溫熱用辛涼以清熱。達邪芳香以開竅。辟穢。並著有溫熱經緯溫病辨條等書。足與仲景傷寒論南北並峙。中國醫道。于是

大備。摯友秦子伯未好學士也。與余交垂近十載。學識既宏。經驗復富。深知學醫在乎治病。而醫案又爲醫者畢生之結晶品。較之普通學說。尤爲可貴。乃于數年前着手編纂清代名醫醫案精華一書。已于今秋出版。汰繁就簡。擷取精華。一展卷而名著必備。臨症參攷。增人慧思。誠大有功于醫林也。近秦子更以爲未足。復着手編輯清代名醫醫話精華一書。庶珠聯璧合。相得益彰。其不脛而馳。風行全國。可預卜焉。然秦子之所以獨編清代醫案醫話而不及于前朝者。此正秦子獨具隻眼。超出凡輩之處。蓋有明以前。不知溫熱治法。雖有醫話。難稱全璧。卽須選輯。不能與清案並提也。嗚呼。安得舉天下之學醫者。皆手此一卷而讀之。庶免食古不化之嘲乎。是爲序。

戊辰暮秋甯海嚴雲蒼山書于上海四明醫院

自序

目 序

清代名醫醫話精華。繼清代名醫醫案精華而輯也。余于前書序中謂醫案爲中醫價值之真憑實據。茲請更從價值二字申言之。研究哲學者曰。人類思想不免衝突。而思想之衝突。屬于事實問題者少。關乎價值問題者繁。以事實問題。俟真理一出。百喙止辯。而價值問題。恆視人之評衡器官相應而定。卽有心理作用存乎其間。終難一致。斯言也。余甚韙之。然以語醫學。則當以事實爲前提。一切價值。視事實爲轉移。自物質由原子構成之事實。一經發明。所謂五行四大或水或火之說。其價值卽因之低降。可以爲證。蓋醫爲治病之學。能本其學說。于事實上使疾病痊癒。卽爲真價值。不能因人之評衡器官相歧而異議也。進言之。價值既根據事實之效驗。而事實之效驗。又根據學說之如何。則中醫既有真切之價值。其學說亦自有相當之位置。雖一部份受理學哲學之影

響似多空洞。然真理所在。正不能全行鄙視焉。余治中醫幾十載。覺中醫之學。說之事實之價值。非西醫所能明。所能及。所能企望。爰積歲成清代醫案一書。今復嫌其爲體例所拘。未能詳備。爰擇筆記體者。另輯是編。諸先賢苦心積慮之成績。卽吾儕臨診處方之指南。願同道其珍視之。

戊辰仲冬上海秦之濟伯未

喻嘉言醫話精華

喻嘉言（昌）新建人博極羣書精力過人爲清
初二大家之一往來南昌靖安間後又移寓常熟
所至皆以善醫名精心妙術冠絕一時著有醫門
法律尙論篇寓意草等

次目話醫言嘉噲

傷寒	一	喘病	五五
瘧疾	七	瀉利	五八
腫脹	一七	痔漏	六〇
痢	一八	症病	六二
寒熱	二四	痰飲	六七
血症	二八	痞	七三
肺癰	三九	腸澼	七六
腦	四一	經閉	七八
耳鳴	四七	失血	八〇
痿痺	五一	酒積	八二
足患	五三		

喻嘉言醫話精華

上海秦伯未編纂

普甯方公溥參校

傷寒

黃長人犯房勞病傷寒。守不服藥之戒。身熱已退十餘日外。忽然昏沈。渾身戰慄。手足如冰。舉家忙亂。亟請余至。一醫已合就葶桂之藥矣。余適見而駭之。闢其差謬。與醫者約曰。此一病。藥入口中。出生入死。應各立擔承。倘至用藥差誤。責有所歸。醫者曰。吾治傷寒三十餘年。不知甚麼擔承。余笑曰。吾有明眼在此。不忍見人活活就斃。吾亦不得已耳。如不擔承。待吾用藥。主家方纔心安。亟請用藥。余以調胃承氣湯。約重五錢。煎成熱服半盞。少頃。又熱服半盞。其醫見厥漸退。人漸甦。知藥不誤。辭去。與前藥服至劑終。人事大清。忽然渾身壯熱。再與大柴胡一劑。熱退身安。門人問曰。病者云。是陰證見厥。先生確認為陽證。

而用下藥。果應。其理安在。答曰。其理頗微。吾從悟入。可得言也。凡傷寒病初起發熱。煎熬津液。鼻乾口渴便秘。漸至發厥者。不問而知爲熱也。若陽證忽變陰厥者。萬中無一。從古至今無一也。蓋陰厥得之陰證。一起便直中陰經。唇青面白。遍體冷汗。便利不渴。身踰多睡。醒則人事了了。與傷寒傳經之熱邪。轉入轉深。人事昏迷者。萬萬不同。諸書類載。陰陽二厥爲一門。卽明者猶爲所混。况昧者乎。如此病先犯房室。後成傷寒。世醫無不爲陰厥之名所惑。往往投以四逆等湯。促其暴亡。而諉之陰極莫救。致冤鬼夜嚎。尙不知悟。總由傳脈不清耳。蓋犯房勞而病感者。其熱不過比常較重。如發熱則熱之極。惡寒則寒之極。頭痛則痛之極。所以然者。以陰虛陽往乘之。非陰乘無陽之比。況病者始能無藥。陰邪必輕。旬日漸發。尤非暴證。安得以厥陰之例爲治耶。且仲景明言。始發熱六日。厥反九日。後復發熱三日。與厥相應。則病且暮愈。又云。厥五日。熱亦五日。設六日當復厥。不厥者自愈。明明以熱之日數。定厥之痊期也。又云。厥多熱少則

病進熱多厥少則病退厥愈而熱過久者必便膿血發癰厥應下而反汗之必口傷爛赤。先厥後熱利必自止。見厥復利利止反汗出咽痛者其喉爲痺厥而能食恐爲除中。厥止思食邪退欲愈。凡此之類無非熱深厥熱之旨。原未論及於陰厥也。至於陽分之病而妄汗妄吐妄下以至勢極如汗多亡陽吐利煩躁四肢逆冷者皆因用藥差誤所致。非以四逆眞武等湯挽之則陽不能回亦原不爲陰證立方也。蓋傷寒纔一發熱發渴定然陰分先虧以其誤治陽分比陰分更虧不得已從權用辛熱先救其陽與純陰無陽陰盛隔陽之證相去天淵。後人不窺製方之意見有成法轉相效尤不知治陰證以救陽爲主治傷寒以救陰爲主。傷寒縱有陽虛當治必看其入血肉充盛陰分可受陽藥者方可回陽。若面鰲舌黑身如枯柴一團邪火內燔者則陰已先盡何陽可回耶。故見厥除熱存津液元氣於什一已失之晚。况敢助陽劫陰乎。證治方法若證未辨陰陽且與四順丸試之直指方云未辨疑似且與理中丸試之亦可見從前未透

此關縱有深心。無可奈何耳。因爲子盍詳辨。并以告後之業醫者。庶可少殺一人也。

徐國禎傷寒六七日。身熱目赤。索水到前。復置不飲。異常大躁。將門牖洞。啓身臥地上。輾轉不快。更求入井。一醫洵洵。急以承氣與服。余證其脈。洪大無倫。直接有力。謂曰。此用人參附子乾薑之證。奈何認爲下證耶。醫曰。身熱目赤。有餘之邪。躁急若此。再以人參附子乾薑服之。踰垣上屋矣。余曰。陽欲暴脫。外顯假熱。內有真寒。以薑附投之。尙恐不勝回陽之任。況敢純陰之藥。重劫其陽乎。觀其得水不欲嚙。情已大露。豈水尙不欲嚙。而反可用大黃芒硝乎。天氣煥蒸。必有大雨。此證頃刻一身大汗。不可救矣。且既謂大熱爲陽證。則下之必成結胸。更可慮也。惟用薑附。可謂補中有發。並可以散邪退熱。一舉兩得。至穩至當之法。何可致疑。吾在此久坐。如有差誤。吾任其咎。於是以前子乾薑各五錢。人參三錢。甘草二錢。煎成。冷服。服後寒戰。戛齒有聲。以重綿和頭覆之。縮手不

肯與診陽微之狀始著。再與前藥一劑。微汗熱退而安。

錢仲昭患時氣外感三五日。發熱頭痛。服表汗藥。疼止熱不清。口乾唇裂。因而下之。遍身紅痲。神昏譫語。食飲不入。大便復秘。小便熱赤。脈見緊小而急。謂曰。此證全因誤治。陽明胃經表裏不清。邪熱在內。如火燎原。津液盡乾。以故神昏譫語。若痲轉紫黑。卽刻死矣。目今本是難救。但其面色不枯。聲音尙朗。乃平日足養腎水有餘。如旱田之側。有下泉未竭。故神雖昏亂。而小水仍通。乃陰氣未絕之徵。尙可治之。不用表裏單單。只一和法。取七方中小方而氣味甘寒者用之。惟如神白虎湯一方。足以療此。蓋中州元氣已離。大劑急劑複劑俱不敢用。而虛熱內熾。必甘寒氣味。方可和之耳。但方須宜小。而服藥則宜頻。如飢人本欲得食。不得不漸漸與之。必一晝夜頻進五七劑爲浸灌之法。庶幾邪熱以漸而解。元氣以漸而生也。若小其劑。復曠其日。縱用藥得當。亦無及矣。如法治之。更一晝夜。而病者熱退神清。脈和食進。其痲自化。

張令施乃弟傷寒壞證。兩腰僂廢。臥床徹夜痛咄。百治不效。求診於余。其脈亦平順無患。其痛則比前大減。余曰。病非死症。但恐成廢人矣。此證之可以轉移處。全在痛如刀刺。尙有邪正互爭之象。若全然不痛。則邪正混爲一家。相安於無事矣。今痛覺大減。實有可慮。宜速治之。病者曰。此身既廢。命安從活。不如速死。余蹙額欲爲救全。而無治法。諦思良久。謂熱邪深入兩腰。血脈久閉。不能復出。只有攻散一法。而邪入既久。正氣全虛。攻之必不應。乃以桃仁承氣湯多加肉桂附子二大劑與服。服後即能強起。再做前意爲丸。服至旬餘全安。此非昔人之已試。乃一時之權宜也。然有自來矣。仲景於結胸證。有附子瀉心湯一法。原是附子與大黃同用。但在上之證氣多。故以此法瀉心。然則在下之證血多。獨不可做其意。而合桃仁肉桂以散腰間之血結乎。後江古生乃弟傷寒兩腰僂廢。痛楚不勞思索。徑用此法二劑而愈。

石開曉病傷風咳嗽。未嘗發熱。日覺急迫欲死。呼吸不能相續。求余診之。

余見其頭面赤紅。躁擾不歇。脈亦豁大而空。謂曰。此證頗奇。全似傷寒戴陽證。何以傷風小恙亦有之。急宜人參附子等藥。溫補下元。收回陽氣。不然子丑時一身大汗。脫陽而死矣。渠不以爲然。及日落。陽不用事。愈慌亂不能少支。忙服前藥。服後稍甯片刻。又爲床側添同寢一人。逼出其汗如雨。再用一劑。汗止身安。咳嗽俱不作。詢其所繇云。連服麻黃藥四劑。遂爾燥急欲死。然後知傷風亦有戴陽證。與傷寒無別。總因其人平素下虛。是以真陽易於上越耳。

■ 瘧疾

袁繼明素有房勞內傷。偶因小感。自煎薑葱湯表汗。因而發熱。三日變成瘧疾。余診其脈。豁大空虛。且寒不成寒。熱不成熱。氣急神揚。知爲元氣衰脫之候。因謂其父曰。令郎光景。竊慮來日瘧至。大汗不止。難於救藥。偷信吾言。今晚急用人參二兩。煎濃汁。頻服防危。渠父不以爲意。次日五鼓時。病者精神便覺恍惚。扣門請教。及覓參至。瘧已先發矣。余甚徬徨。恐以人參補住瘧邪。雖救急

無益也。只得姑俟瘵勢稍退，方與服之。服時已汗出沾濡，頃之果然大汗不止。昏不知人口流白沫。灌藥難入。直至日暮，白沫轉從大孔遺出。余喜曰：沫下行，可無恐矣。但內虛腸滑，獨參不能勝任，急以附子理中湯，連進四小劑。人事方醒。能言。但對面談事不清。門外有探病客至，渠忽先知。家人驚以爲祟。余曰：此正神魂之離舍耶。吾以獨參及附子理中，馴馬之力追之，尙在半返未返之界。以故能知宅外之事。再與前藥二劑而安。

陸六息先生體偉神健，氣旺血充。從來無病。蒞任以後，適值奇荒，巨寇憂勞百倍。因而病瘵。食飲減少，肌肉消瘦，形體困倦。口中時時噁氣。其候一日輕一日重。纏綿三月。大爲所苦。察脈證，因知先生之瘵，乃饑飽勞佚之所感。受傷在陽明胃之一經。夫陽明受病，邪氣淺而易愈。乃至所爲苦者，緣不識病之所。在藥與病邪不相值，反傷其正耳。誠知病邪專專在胃，則胃爲水穀之海，多氣多血之區。一調其胃，而瘵立止矣。故飲食減，而大便轉覺艱澀者，胃病而運化

之機遲也。飢肉消瘦者。胃主飢肉也。形體困倦者。胃病而約束之機關不利也。口中時時噁氣者。胃中不和而顯晦塞之象也。至於一日輕而一日重者。此人所不經見之證。病機之最當發明者。其候亦陽明胃經之候也。內經陽明脈解篇有曰。陽明之病。惡人與火。聞木則惕然而驚。及刺瘧篇又曰。陽明之證。喜見火。喜見日月光。何經文之自爲悖謬耶。不知此正更實更虛之妙義。而與日輕日重之理相通者也。夫陽明得病之始。則邪氣有餘。故惡人惡火惡木音者。恐其劫邪也。及其病久。則邪去而正亦虛。故喜火喜日月光者。喜其助正也。若是則時日干支之衰旺。其與人身相關之故。可類推矣。蓋甲丙戊庚壬者。天時之陽也。乙丁己辛癸者。天時之陰也。瘧久食減。胃中之正已虛。而邪去未盡。是以值陽日助正。而邪不能勝。則輕。值陰日助邪。而正不能勝。則重也。夫人身之病。至於與天時相召。亦云亟矣。便當日稍知分輕用藥。何至延綿若是哉。迄今喫聚之處。全以培養中氣爲主。蓋人雖一胃。而有三脘之分。上脘象天。清氣居

多。下脘象地。濁氣居多。而其能升清降濁者。全賴中脘爲之運用。一如天地定位。不可無人焉。參贊之也。先生下脘之濁氣。本當下傳也。而傳入腸中。則艱不當上升也。而升至胸中。甚易者。無他。中脘素受飲食之傷。不能阻下脘濁氣。上千氣道耳。試觀天地間。有時地氣上而爲雲。必得天氣下而爲雨。則二氣合而晴爽立至。若一味地氣上升。天氣不降。則大空窒塞。而成陰暄之象。人之胃中亦由是也。清濁偶有相干。頃當自定。設有升無降。則逼矣。故中脘之氣旺。則水穀之清氣上升於肺。而灌輸百脈。水穀之濁氣。下達於大小腸。從便溺而消。中何窒塞之有哉。此所以培養中氣爲亟亟也。中氣旺。則濁氣不久停於下脘。而臍下丹田之真氣。方能上下無碍。可以呼之於根。吸之於蒂。深深其息矣。所用六味地黃丸。凝滯不行之藥。大爲胃病所不宜。況於濁氣上干。反以陰濁之屬。揚波助流。尤無所取。今訂理中湯一方。升清降濁爲合法耳。

劉奉來年三十二歲。體豐面白。夏月慣用冷水灌汗。坐臥巷曲當風。新秋

病瘥三五發。後用藥截住。遂覺胸腹間脹滿日增。不旬日外。腹大胸高。上氣喘急。二便全無。飲食不入。能坐不能臥。能俛不能仰。勢頗危急。雖延余至家。其專主者在他醫也。其醫以二便不通。服下幾不應。商用大黃二兩。作一劑。病者曰。不如此不能救急。可連煎之。余駭曰。此何病也。而敢放膽殺人耶。醫曰。傷寒腸結。下而不通。惟有大下一法。何謂放膽。余曰。世間有不發熱之傷寒乎。傷寒病因發熱。故津液枯槁。腸胃乾結。而可用下藥以開其結。然有不轉矢氣者。不可攻之戒。正恐誤治太陰經之腹脹也。此病因腹中之氣散亂不收。故津水隨氣橫決。四溢而作脹。全是太陰脾氣不能統攝所致。一散一結。相去天淵。再用大黃猛劑。大散其氣。若不脹死。須腹破。曷不留此一命。必欲殺之爲快耶。醫唯唯曰。吾見不到。姑已之。出語家人曰。吾去矣。此人書多口溜。不能與爭也。病家以余逐其醫而含怒。私謂醫雖去。藥則存。且服其藥。請來未遲。纔取藥進房。余從後迫至。擲之溝中。病者殊錯愕。而婉其辭曰。此藥果不當服。亦未可知。但再有

何法可以救我。其二弟之不平。則微色且發聲矣。余卽以一束而辨數十條。而定理中湯一方於後。病者見之曰。議論反復精透。但參朮助脹。安敢輕用。大黃藥已喫過二劑。尙未見行。不若今日且不服藥。俟至明日。再看光景亦無可奈何之辭也。余曰。何待明日。腹中真氣漸散。今晚子丑二時陰陽交割之界。必大汗暈眩。難爲力矣。病者曰。剗好一劑。俟半夜果有此證。卽刻服下。何如。不識此時尙可及否。余曰。旣畏吾藥如虎。煎好備急亦通。余就客寢坐。待室中呼召。絕無動靜。次早其子出云。昨晚果然出汗發暈。忙服尊劑。亦不見效。但略睡片時。仍舊作脹。進語病者曰。服藥後喜疾勢不增。略覺減可。且再服一劑。未必大害。余遂以三劑藥料作一劑。加入參至三錢。服過又進大劑。少少加黃連在內。病者扶身出廳云。內脹大減。卽不用大黃亦可耐。但連日未得食。必用大黃些些。略通大便。吾卽放心進食矣。余曰。如此爭辨。還認作傷寒病。不肯進食。其實喫飯喫肉亦無不可。於是以老米煮清湯飲之。不敢吞粒。余許以次日一劑。立通。

大便。病者始快。其二弟亦快。云定然必用大黃。但前後不同耳。次日戚友俱至。病者出廳問藥。余曰。腹中原是大黃。推蕩之泄糞。其所以不出者。以膀胱脹大。腹內難容。將大腸撐緊。任憑極力努掙。無隙可出。看吾以藥通膀胱之氣。不治大便。而大便自至。足爲證驗。於是以五苓散。木方與服。藥纔入喉。病者卽索穢桶。小便先出。大便隨之。頃刻泄下半桶。觀者動色。競稱華陀再出。然亦非心服也。一月後。小患傷風。取藥四劑。與董酒雜投。及傷風未止。併謂治脹亦屬偶然。竟沒其功。然余但恨不能分身剖心。指引迷津耳。實無居功之意也。

陸平叔文學。平素體虛氣怯。面色痿黃。藥宜溫補。不宜寒涼。固其常也。秋月猶患三瘧。孟冬復受外寒。雖逗寒熱一斑。而未至大寒大熱。醫者以爲瘧後虛邪。不知其爲新受實邪也。投以參朮補劑。轉致奄奄一息。遷延兩旬。間有從外感起見者。用人參白虎湯。略無寸效。昏昏默默。漫無主持。彌留之頃。昆弟子侄。倉皇治木。召昌診視。以決行期之早暮。非求治療也。昌見其脈未大壞。腹未

大滿。小水尙利。但筋脈牽掣不停。因謂此病。九分可治。祇恐手足痿廢。仲景有云。經脈動惕者。久而成痿。今病已廿三日之久。血枯筋燥。從可識矣。吾今用法。治則兼治。當於仲景之外。另施手眼。以仲景雖有大柴胡湯兩解表裏之法。而無治痿之法。變用防風通聖散成方。減白朮。以方中防風。荆芥。薄荷。麻黃。桔梗。爲表藥。大黃。芒硝。黃芩。連翹。梔子。石膏。滑石。爲裏藥。原與大柴胡之制相倣。但內有當歸。川芎。芍藥。正可領諸藥深入血分。而通經脈。減白朮者。以前既用之貽誤。不可再誤耳。當晚連服二劑。第一劑殊若相安。第二劑大便始通。少頃睡去。體間津津有汗。次早再診。筋脈不爲牽制。但陽明胃脈洪大。反加。隨用大劑白虎湯。石膏。知母。每各兩許。次加柴胡。花粉。芩。柏。連翹。梔子。一派苦寒。連進十餘劑。神識始得漸清。粥飲始得漸加。經半月始起坐於牀。經一月始散步於地。人見其康復之難。咸憂其虛。抑且略一過咳。卽覺腹痛便泄。儼似虛證。昌全不及顧。但於行滯藥中。加用柴胡。桂枝。升散餘邪。不使下溜。而變痢以取德。然後

改用葳蕤二冬。略和胃氣。間用人參不過五分。前後用去一一不違矩矱。乃克起九死於一生也。門人不解。謂先生治此一病。藉有天幸。內經曰。盛者責之。虛者責之。先生今但責其邪盛。而不責其體虛。是明與內經相背也。余笑曰。吾非驚末忘本。此中奧義。吾不明言。金針不度也。緣平叔所受外邪。不在太陽。而在陽明。故不但不惡寒。且并無傳經之壯熱。有時略顯潮熱。又與內傷發熱相倣。誤用參朮補之。邪無出路。久久遂與元氣混合爲一。如白銀中傾入鉛銅。則不能成銀色。所以神識昏惑。嘿嘿不知有人理耳。又陽明者。十二經脈之長。能束筋骨而利機關。陽明不治。故筋脈失養。而動惕不甯耳。然經雖陽明。而治法迥出思議之表。仲景云。陽明居中土也。萬物所歸。無所復傳。又云。傷寒欲再傳經者。鍼足陽明。使邪不傳則愈。凡此皆指已汗已下。已傳經之邪爲言。故中土可以消受。若夫未經汗下。未週六經。方盛之邪。中土果能消之否耶。所以仲景又云。陽明中風。脈弦浮大而短氣。腹都滿。脅下及心痛。久按之氣不通。鼻乾不得

汗嗜臥一身及面目悉黃。小便難。有潮熱。時時噦。耳前後腫。刺之小差。外不解。病過十日。脈續浮者。與小柴胡湯。脈但浮無餘證者。與麻黃湯。若不尿腹滿。如噦者不治。平叔之脈。弦浮大而短氣。鼻乾不得汗。嗜臥。一身及面目悉黃。過經二十餘日不解。悉同此例。第其腹未滿。小水尙利。則可治無疑。然治較此例倍難者。以非一表所能辦也。今爲子輩暢發其義。夫天包地外。地處天中。以生以長。以收以藏。玄穹不尸其功。而功歸后土。故土膏一動。百草莫不蕃茂。土氣一收。萬物莫不歸根。仲景之言中土。但言收藏而生長之義。在學者自會設偏主收藏。則是地道有秋冬。無春夏。能化物而不能造物矣。治病之機亦然。平叔之病。舉外邪而錮諸中土。則其土爲火燔之焦土。而非膏沐之沃土矣。其土爲灰砂打和之燥土。而非沖純之柔土矣。焦土燥土。全無生氣。而望其草木之生也。得乎。吾乘一息生機。大用苦寒。引北方之水。以潤澤其枯槁。連進十餘劑。其舌始不向唇外吮。所謂水到渠成。迺更甘寒一二劑。此後絕不置方者。知其飲

食入胃。散精於脾。如霖雨霰霰。日復一日。優渥沾足。無藉人工灌溉。而中土可復稼穡之恆耳。必識此意。乃吾知前此濫用苦寒。正以培生氣也。生氣回而虛者實矣。夫豈不知素虛。而反浚其生耶。

■ 腫 脹

從來腫病。遍身頭面俱腫。尙易治。若只單單腹腫。則爲難治。此其間有所以然之故。不可不辨也。蓋傳世諸方。皆是悍毒攻劫之法。傷耗元氣。虧損脾胃。可一不可再之藥。縱取效於一時。倘至復腫。則更無法可療。此其一也。且遍身俱腫者。五臟六腑各有見證。故瀉肝瀉肺瀉膀胱瀉大小腸之藥間。有取效之時。而單單腹腫。則中州之地。久窳其四運之軸。而清者不升。濁者不降。互相結聚。牢不可破。實因脾氣之衰微所致。而瀉脾之藥。尙敢漫用乎。此又其一也。其腫病之可瀉者。但可施之西北壯盛。又田野農夫之流。豈膏粱老少之所能受。設謂腫病爲大滿大實。必從乎瀉。則病後腫與產後腫。將亦瀉之耶。此又其一

也。且古方原載腫病五不治。唇黑傷肝。缺盆平傷心。臍出傷脾。背平傷肺。足底平滿傷腎。此五者不可治矣。是其立方之意。皆非爲不可治之證。而設後人不察。概從攻瀉者何耶。惟理脾一法。雖五臟見不治之證。而能治者尙多。此又一也。張子和以汗吐下三法。剷除百病。後人有謂子和之書。非子和之筆。乃麻徵君之文者。誠爲知言。如常仲明云。世人以補劑療病。宜乎不效。此則過信劉張之學。而不顯元氣羸劣耳。所以凡用劫奪之藥者。其始非不遠消。其後攻之不消矣。其後再攻之如鐵石矣。不知者見之。方謂何物邪氣。若此之盛。自明者觀之。不過爲猛藥所攻。卽以此身之元氣。轉與此身爲難者。實有如驅良民爲寇之比。所謂赤子盜兵。弄於潢池。豈其然哉。明乎此。則有培養一法。補益元氣是也。則有招納一法。升舉陽氣是也。則有解散一法。開鬼門潔淨府是也。三法雖不言瀉。而瀉在其中矣。無餘蘊矣。

痢

胡太夫人偶然肚腹不甯。瀉下數行。醫以痢疾藥治之。其利轉多。更因通用之法。用九蒸大黃丸三錢下之。遂擾動胃氣。脹痛全不思食。有似閉口痢狀。余診之。見六脈皆沉而伏。應指模糊。亟曰。此非痢疾之證。乃誤治之證也。今但安其胃。不必治病。而痢自止。不必治脹痛。而脹痛自止。於是以四君子湯爲主治。少加薑寇煖胃之藥。用之二劑。痢果不作。但苦胃中脹痛不安。本欲加入行氣之藥。以冀脹消痛止。而速得進食。余固爭曰。甯可緩於食。不可急於藥。蓋以前因誤治。引動胃氣作楚。若再行氣。則脹痛必無紀極。堅持前說。卽用橘皮和中。亦須炒而又炒。絕不惹動其氣。凡五日未得大便。亦不惹動其便。聽其緩緩痛止。脹消。食進便利。共七日全安。渾然不見藥之功。其實爲無功之功也。又張仲儀初得癰疾。三五行。卽請余診。行動如常。然得內傷之脈。而夾少陰之邪。余診畢。卽議云。此證仍宜一表一裏。但表藥中多用人參。裏藥中多用附子。方可無患。若用痢疾門諸藥。必危之道也。仲儀以平日深信。徑取前藥不疑。

然疾勢尙未著也。及日西忽發大熱。身重如巨石。頭在枕上。兩人始能扶動。人事沉困。舉家惶亂。茫茫服完表裏二劑。次早診時。卽能起身出房。再與參附藥三劑全安。若不辨證用藥。痢疾門中。幾曾有此等治法乎。况於疾病未著而早見乎。又周信用七十三歲。平素體堅。不覺其老。秋月病痢。久而不愈。至冬月成休息痢。一晝夜十餘行。面目浮腫。肌膚晦黑。求治於余。診其脈沈數有力。謂曰。此陽邪陷入於陰之證也。吾當以法治之。尙可痊愈。明日吾携自藥來面治。於是以前參敗毒散。本方煎好。用厚被圍椅上坐定。置火其下。更以布條捲成鵝蛋狀。置椅褥上。墊定肛門。使內氣不得下走。然後以前藥滾熱與服。良久又進前藥。遂覺皮間有津津微潤。再澀以滾湯。教令努力忍便。不得移身。如此約二時之久。皮間津潤總未乾。病者心躁畏熱。忍不可忍。始令連被臥於床上。是晚止下痢二次。以後改用補中益氣湯。一晝夜。止下三次。不旬日而全愈。蓋內陷之邪。欲提之轉從表出。不以急流挽舟之法施之。其趨下之勢。何所底哉。聞王

星宰世兄。患久痢。諸藥不效。蘇秦老醫進以人參敗毒散。其勢差減。大有生機。但少此一段斡旋之法。竟無成功。故凡遇陽邪。陷入陰分。如久瘥久痢久熱等證。當識此意。使其緩緩。久久透出表外。方爲合法。若急而速。則恐纔出。又入。徒傷其正耳。又朱孔陽年二十五歲。形體清瘦。素享安佚。夏月因搆訟。奔走日中。暑濕合內鬱之火。而成痢疾。晝夜一二百次。不能起床。以粗紙舖於褥上。頻頻易置。但飲水而不進食。其痛甚厲。肛門如火烙。揚手踢足。躁擾無奈。余診其脈。弦緊勁急。不爲指撓。謂曰。此證一團毒火。蘊結在腸胃之內。其勢如焚。救焚須在頃刻。若二三日外。胃腸朽腐矣。於是大黃四兩。黃連甘草各二兩。入大砂鍋內煎。隨滾隨服。服下人事稍甯片刻。少頃仍前躁擾。一晝夜。服至二十大碗。大黃俱已煎化。黃連甘草俱煎至無汁。次日病者再求前藥。余診畢。見脈勢稍柔。知病可愈。但用急法。不用急藥。遂改用生地麥門冬各四兩。另研生汁。而以天花粉牡丹皮赤芍甘草各一兩。煎成和汁。大碗嚥之。以其來勢暴烈。一身津液。

隨之奔竭。待下痢止。然後生津養血。則枯槁一時難回。今脈勢既減。則火邪俱退。不治痢而痢自止。豈可泥滯潤之藥。而不急用乎。服此藥果然下痢盡止。但遺些少氣沫耳。第三日思食。豈腐漿。第四日略進陳倉米清汁。綏綏調至旬餘。方能消穀。亦見胃氣之存留一綫者。不可少此焦頭爛額之客耳。又陳汝明病痢。發熱如蒸。昏沉不食。重不可言。至第三日危急將絕。方請余診。其脈數大空虛。尺脈倍加洪盛。謂曰。此兩證而湊於一時之證也。內有濕熱。與時令外熱相合。欲成痢證。尙不自覺。又犯房勞。而爲驟寒所乘。以故發熱身重。不食昏沉。皆屬少陰腎經外感。少陰受邪。原要下痢清白。此因腹中濕熱。已蒸成豬肝魚腦敗濁之形。故色雖變而下痢則同也。再用痢疾門藥一劑。卽刻不救矣。遂忙以麻黃附子細辛湯一劑與之。表散外邪。得汗後熱卽微減。再以附子理中湯連進二劑。熱退身輕能食。改用黃連理中湯丸。服至旬日全安。又葉茂卿幼男病痢。噤口發熱十餘日。嘔噦連聲不斷。診其關脈上湧而無根。再診其足脈。亦上

勇而無根。謂其父曰。此非噤口痢之證。乃胃氣將絕之證也。噤口痢者。虛熱在胃。壅遏不宜。故覺其飽而不思食。治宜補虛清熱兩法。此傷於苦寒之藥。不能容食。治惟有專專溫補一法而已。於是。以理中湯連投二劑。不一時。痢下十餘行。遍地俱汚。茂卿恐藥不對證。求更方。余曰。吾意在先救胃氣之絕。原不治痢。卽治痢人之大小腸。盤疊腹中甚遠。雖神丹不能遽變其糞。今藉藥力催之。速下。正爲美事。焉可疑之。遂與前藥連服三日。人事大轉。思食不飽。痢勢亦減。四日後。止便糟粕。以補中益氣湯調理旬日。全安。此可見小兒之痢。縱啖傷胃者。多有積熱者少。尤不宜輕用痢疾門中通套治法也。又浦君鑿病痢疾。初起有表邪未散。而誤用參朮固表。使邪氣深入。又誤服黃連涼解。大黃推蕩。治經月餘。胃氣不運。下痢一晝夜百餘行。一夕嘔出從前黃連藥汁三五椀。嘔至二次後。胃與腸遂打爲一家。中幽門闌門洞開無阻。不但粥飲直出。卽人參濃膏。纔吞入喉。已汨汨從腸奔下。危急之中。諸昆玉及內戚俱探余曰。此證可無

恐乎。余曰。在此用藥。便有可恃。吾豈不知病勢之危。但無別人可任。姑以靜鎮之。而殫力以報知已耳。於是以大劑四君子湯。煎調赤石脂。禹餘糧。二味。連連與服。服後其下奔之勢少衰。但腹中痛不可忍。君藝曰。前此下痢雖多。然尚不痛。服此藥而痛增。未可再服矣。余曰。此正所謂通則不痛。痛則不通之說也。不痛則危。痛則安。何樂而不痛耶。仍以前藥再進。俟勢已大減。纔用四君子倍茯苓。十餘劑全安。

便後寒熱

李先生玉體清瘦。澹泊甯靜。以御神。病邪無從竊入。雖食飲素約。然三日始一更衣。出孔比入孔尤約。故精神有餘。足以慮周當世。而中外倚毗壯猷也。偶因大便後寒熱發作。有時頗似外感。其實內傷非感也。緣素艱大便。努掙傷氣。故便出則陰乘於陽而寒。頃之稍定。則陽復勝陰而熱也。若果外感之寒熱。何必大便後始然耶。此時但宜以和平之劑。治內傷。補養元氣爲上。加入外感

藥。驅導兼行。必致內傷轉增。奈何先生方欲治腸中之燥。醫家又欲除內蘊之濕。不思燥燥爲相之恆。可以不治。卽治之。不過潤腸生血。亦無不可。若乃見爲濕熱。而用滑利之藥。以驅導之。則誤甚矣。益瘦人身中。以濕爲寶。有濕則潤。無濕則燥。今指燥爲濕。是指火爲水也。且膀胱者水道也。大腸者穀道也。以三日一便之腸。誤用滑藥。轉致滲出無度。猶不悔悟。每一大遺。輒矜祛濕之力。世間豈有濕從穀道而出之理哉。不過因主人暫快大腸之潤。而謬飾其詞耳。詎知滄海不足以資漏卮。而元氣日削乎。始知陰陽交勝者。漸至交離。而陰從瀉傷。陽從汗傷。兩寸脈浮而空。陽氣越於上。關尺脈微而細。陰氣越於下。不相維附。勢趨不返矣。然汗出尙有時。而下痢則無時。究竟陰陽之氣。兩竭於下。便出急如箭。肛門熱如烙。此時尙以滑石木通猪苓澤瀉等。分利小水。以止泄。不知陰虛自致泉竭。小便從何得來。止令數十年大腸之積蓄盡空。仰給於胃脘。食入毋俟停留。已挈柄而泄之下注。久久胃不能給。遂將腸中自有之垢。暗行驅下。

其臭甚腥。色白如濃。垢盡而腸氣亦不留。祇是周身元氣至寶。坐耗於空虛之府。非不服人參大補。然藥力入胃則腸空。入腸則胃空。便出則腸胃俱空。絳是下空則上壅。胸膈不舒。喉間頑痰壅塞。口燥咽乾。徹夜不寐。一切食物。惟味薄質輕者。胃中始愛而受之。此時尙圖養血安神。調脾祛痰。曠日緩治。其不達時宜也。甚矣。夫官房瓠子之決。天子公卿。咸輕擲金馬璧雞奠之。以策羣力。而囊底定。請以朝廷破格之法。而通於醫藥可乎。草野罔識忌諱。或者可與圖功耳。方用人參。白朮。甘草。山萸。黃。五味子。宣木瓜。白芍藥。升麻。赤石脂。禹餘糧。人參。白朮。茯苓。甘草。爲四君子湯。理脾胃之正藥也。而不用茯苓者。以其淡滲。恐傷陰也。而用山萸。黃。以收肝氣之散。五味子。以收腎氣之散。宣木瓜。以收胃氣之散。白芍藥。以收脾氣及臟氣之散。合之參朮之補。甘草之緩。升麻之升。陰陽兩和。俾元氣上者下而下者上。團聚於中不散。斯脈不至上盛。腹不至雷鳴。汗不至淋漓。肛不至火熱。食飲自加。便泄自止。是收氣之散。而喫緊關頭。故取四味。

重復藉其專力。至於用瀉以固銳。藥味多般不同。此用禹餘糧石脂者。取其專固下焦之脫也。沉腸胃之空。非二味不填。腸垢已去。非二味不復。其粘着之性。所謂下焦有病入難會。須用禹餘糧赤石脂者。以是故也。又况誤以石之滑者傷之。必以石之澁者救之。尤有同氣相求之義耶。所以必用大劑藥料。煎濃膏。調二味服下。恐藥力轉薄。不遂其留戀。故以啜羹之法用之。取其久停。又以飲醞之法用之。取其緩入。非謂一飲盡劑。強以所難也。先生弗解其意。見藥劑過重。謂爲難用。醫者見二味澁藥。從旁破爲不可用。不知十劑中。澀居其一。如七曜經天。何可少一曜耶。且石脂不過土之赤者也。餘糧不過土之外剛內柔者也。中州土病。而引土爲治。尙謂不宜。則諸草木之根莖。更無取矣。東海西海。天下後世。有明者出焉。理自相同。光不自掩。必求行其所知。則賤者售而病乃殆矣。謂之何哉。先生聞名而請。極其敬重。及見議病議方。反多疑意。不才卽於方末。慨嘆數語。飄然而別。次日先生語戚友云。昨之論辨甚明。但石脂餘糧生平。

未曾服過。卽婁中醫者亦未曾用過。只得附未達不敢嘗之義。華天御孝廉薦治陳彥質之病。比先生更重幾倍。石脂餘糧而收成功。具案其存。可覆閱也。其後往郡迎醫。用補劑稍效。然不善於補。轉致夜間健食。脾氣泄露無餘。肛門火烙。陽氣下陷。久而不升。遂成腎癱。竟付外科治瘻。吁嗟。先生獨何不身事視國也哉。

血 症

陳彥質患腸風下血。近三十年。體肥身健。零星去血。旋亦生長。不爲害也。舊冬忽然下血數斗。益謀慮憂鬱。過傷肝脾。肝主血。脾統血。血無主統。故出之暴耳。彼時卽宜大補急固。延至春月。則木旺土衰。脾氣益加下溜矣。肝木之風與腸風交煽。血盡而下塵水。水盡而去腸垢。垢盡而吸取胃中所納之食。汨汨下行。總不停留變化。直出如前。以致肛門脫出三五寸。無氣可收。每以熱湯浴之。睜叫托入。頃之去後。其肛復脫。一晝夜下痢二十餘行。苦不可言。面色浮腫。

天然不澤。唇焦口乾。鼻孔黑煤。種種不治。所共覩矣。僕診其脈。察其證。因爲借箸籌之。得五可治焉。若果陰血脫盡。則目盲無所視。今雙眸尙炯。是所脫者下焦之陰。而上焦之陰猶存也。一也。若果陽氣脫盡。當魄汗淋漓。目前無非鬼像。今出汗不過偶有。而見鬼亦止二次。是所脫者脾中之陽。而他臟之陽猶存也。二也。胃中尙能容穀些少。未顯嘔吐噦逆之證。則其連臟腑未至交絕。三也。夜間雖艱於睡。然交睫時亦多。更不見有發熱之時。四也。脈已虛軟無力。而激之間亦鼓指。是稟受原手。不易摧朽。五也。但脾臟大傷。兼以失治曠日。其氣去絕不遠耳。經云。陽氣者如天之與日。失其所。則折壽而不彰。今陽氣陷入陰中。大便熱氣從肛門泄出。如火之烙。不但失所已也。所以猶存一綫生意者。以他臟中未易動搖。如輔車唇齒。相爲倚藉。供其絕之耳。夫他臟何可恃也。生死大關。全於脾中之陽氣復與不復定之。陽氣微復。則食飲微化。便泄微止。肛門微收。陽氣全復。則食飲全化。便泄全止。肛門全收矣。然陰陽兩竭之餘。偏駁之藥。既

不可用。所藉者必參朮之無破。復氣之中。卽寓生血。始克有濟。但人參方未易辨。况纔入胃。卽從腸出。不得不廣服以繼之。此則存乎自裁耳。於是人參湯調赤石脂末。服之稍安。次以人參白朮赤石脂禹餘糧爲丸。服之全愈。其後李萍槎先生之病。視此尙輕數倍。乃見石脂餘糧之藥。駭而不用。奈之何哉。奈之何哉。

黃湛侯素有失血病。一晨起至書房。嗥爆一日。傾血一盆。喉間氣湧。神思飄蕩。壯熱如蒸。頸筋粗勁。診其脈尺中甚亂。曰。此昨晚太犯房勞。自不用命也。因出驗血。見色如太陽之紅。其僕云。此血如宰豬後半之血。其來甚遠。不識痴人有此確喻。再至寢室。謂曰。少陰之脈。榮舌本。少陰者。腎也。今腎中之血。洩湧而出。舌本已硬。無法可以救急。因諦思良久。曰。只有一法。不得已用丸藥一服。墜安元氣。若氣轉丹田。尙可緩圖。因煎人參濃湯下黑錫丹三十粒。喉間汨汨有聲。漸下入腹。頃之舌柔能言。但聲不出。余急用潤下之劑。以繼前藥。遂與阿

膠一味重兩許。溶化分三次熱服。漑以熱湯。半日服盡。身熱漸退。頸筋漸消。進粥與補腎藥。連服五日。聲出喉清。人事向安。但每日尙出深紅之血。蓋許因時令太熱。遂內經熱淫血溢。治以鹹寒之旨。於補腎藥中。多加秋石服之。遂愈。

聞君求有失血疾。時一舉發。其出頗多。咳嗽生痰。上氣面青少澤。其脈厥陰肝部獨傷。原於忿怒之火無疑。合色脈諦詳。總是陰血不足也。但從前所用之藥。本以生血反滋其痰。本以驅痰轉耗其血。似是而非。誰其辨之。夫脈之充也。色之華也。皆氣與血爲之也。以脫血故。致令氣亦易脫。每每上升。胸膈喘促。脹悶。不利於語言行持。雖舉發有時。然非細故矣。迺用行氣藥以取快。何異操刀使割耶。誠欲氣不上升。無過於血日滋長。暗將浮游之氣。攝入不息之途。乃爲良治。然胸膈脾胃間頑痰膠結。旣阻循環。又難培養。似乎痰不亟治。別無生血之法矣。不知此證而欲治痰。痰未必除。氣已先盡。不得之數也。從來痰藥入腹。其痰不過暫開復閉。勞而無功。吾於此每用乘機利導之法。先以微陽藥開

其痰。繼以純陰峻投。如決水轉石。亟過痰之關隘。迨至痰之閉者復閉。所用生血之藥。早已從天而下。日續一日。久久而血生。血生而氣返。血室如浪子歸家。轉能興家。所藉以驅膠結之痰者。卽此氣也。此際始加除痰之藥。庶幾痰去氣存。累年之疾。至是始得安痊耳。然飲食最宜致慎。不但肥甘生痰。厚味傷陰已也。人身自平日。至日中行陽二十五度。飲食易消。故不成痰。自日中至合夜。行陰二十五度。飲食不消。故易成痰。釋教以過午戒食。其大藥王護身之一則歟。進之調攝。尤爲緊關。蓋賢人嘗以秋冬養陰。秋者於時爲收。冬者於時爲藏。法天地之收藏。而甯茹勿吐。甯拒勿迎。甯早臥。毋早興。蟄蟲尙知閉戶。豈君子可無居室之功耶。况乎欲血不再脫。尤貴退藏於密耶。又况乎厥陰肝木受病。其憔悴之色。見於三時者。猶可誘之病色。至春月發榮之時。更何誘耶。然春月之榮。不至春月始也。始於秋冬收藏之固。設冬月水臟所儲者少。春月木卽欲發榮。其如泉竭。不足以滋苞稂何。故失此不治。至春病危始圖之。則萬無及矣。

顧枚先年二十餘歲，身軀肥大，平素嗜酒。邇來錄居鬱鬱，壬午孟夏，患失血證。每晚去血一二盞。至季夏時，去血無算。面色不見憔悴，肌肉不見消瘦。診其脈亦不見洪盛。晝夜亦不見寒熱，但苦上氣喘促，夜多咳嗽，喉間窒塞。胸膈前緊逼，背後刺脹，腹中悶痛躁急，多怒。醫以人參阿膠治血失成法。用之月餘，逾增其勢。更醫多方，以圖用膏子之潤上，而氣時降也。用牛膝黃柏之導下，而血時息也。及服酒研三七少許，則血止而款亦不作。但未久，血復至。款復增。又以爲龍雷之火所致，思用八味丸中之些微附桂，以引火歸原。總繇未識病情也。請因是證，而益廣病機焉。人身血爲陰，男子不足於陰，故以血爲寶。是以失血之證，陰虛多致發熱，面色多致枯黑，肌肉多致消瘦。今病者不然，豈其有餘於血哉。以病爲飲醇傷胃，胃爲水穀之海，多氣多血。二十餘年，水穀充養之精華，以漸內虧，而外不覺也。胃脈從頭至足，本下行也。以嘔血之故，逆而上行，則呼吸之者，必至喘急矣。胃之氣傳入大小腸膀胱等處，亦本下行也。以屢嘔之故。

上逆而不下達。則腸腹之間。必致痛悶矣。胃氣上奔。嘔逆橫決。則胸中之氣必亂。至於緊逼痛楚。則亂之甚矣。胃中之位。舍有限。已亂之氣。無處可容。勢必攻入於背。以背爲胸之府也。至於肩髀骨空。鑽如刀刺。則入之深矣。故一胃耳。分爲三腕。上腕氣多。下腕血少。中腕氣血俱多。今胃中既亂。氣血混矣。不但胃也。胃之上爲膈。其心煩多怒者。正內經所謂血并於膈之上。氣并於膈之下。自然血倒矣。所以內經又言血并於陽。氣并於陰。乃爲熱中。又言痺成爲消中。痺卽熱也。消中者。善食多飢。而飢肉暗減也。病者之嗜飲。爲熱積胃中。其不病消中。而疾嘔血者何耶。內經又胃脈本宜洪盛。反得沉細者。爲胃氣已逆。若人迎脈盛。則熱聚於胃。而內生癰。今胃脈已見沉細。其不成胃癰。而成嘔血者。又何耶。不知病者嘔血之源。與上二者同出異名耳。熱積於中。卽爲消。血積於中。卽爲癰。而隨積隨嘔。則爲此證。揆其致此之繇。必以醉倒入房而得之。蓋人身氣動。則血動。而構精時之氣。有乾坤鼓鑄之象。其血大動。精者血之所化也。灌輸原

不止胃之一經。獨此一經所動之血。爲醉飽之餘所阻。不能與他經之血。緝續於不思之途。是以開此脫血一竅。今者竟成熟路矣。欲治此證。不如此其分經辨證。何從措手乎。豈惟經也。絡亦宜辨。胃之大絡。貫膈絡肺。不辨其絡。亦孰知膈間緊逆。肺間氣脹痰膠。爲胃病之所傳哉。當此長夏土旺。不惟母病。而子失養。抑且母邪盡傳於子。至三秋燥金司令。欬嗽喘滿之患必增。不急治之。則無及矣。今歲少陰司天。少陰之上。熱氣主之。運氣熱也。夏月適當暑熱。時令熱也。而與胃中積熱。合煽其虐。不治其熱。血必不止。然不難血之止也。第患其止而聚也。聚於中爲蟲爲癭。猶緩也。聚於上爲喘爲厥。則驟也。惟遼內經熱淫血溢。治以鹹寒之旨爲主治。鹹能走血。寒可勝熱。庶於消渴癰疽兩患。可無妨礙。然必先除經病。務俾經脈下走。經氣下行。後乃可除絡中之病。譬溝渠通而行潦始消也。未易言也。病者嘔血經久。無法可止。父兄敦請僕往救治。告以必須議定病。不議藥方。能用予。乃定是案。用立明粉化水。煑黃柏。秋石化水。煑知母以

清解蘊熱而消痰化疽。加甘草以調其苦。獨取鹹寒氣味。進四劑而血止。可謂神矣。醫者果然破藥性太寒。渠家果不終其用。延至八月。病者胸膈高腫數圍。肺內生癰。寒熱大作。喘欬不休。食飲不入。俯几不敢動移。以致瘵肉磨穿。危在呼吸。百計強與醫治。斷不應命。父兄因生仇恨。再求爲其所難。以曲盡人情。只得極力治之。變證盡出。通計免於五死而得五生。病者不可兼啖生冷。肺復生癰。一夕嘔痰如豬膽狀者。百十餘枚。一臟兩傷。竟至不起。僕焦勞百日。心力俱殫。第無如末流難挽何哉。

顧季掖乃室。仲夏時孕已五月。偶爾下血。醫以人參阿膠鞏固其胎。又經一月。身腫氣脹。血逆上奔。結聚於會厭。胸膈間食飲纔入。觸之痛楚。轉下艱難。稍急卽連粒嘔出。全如噎證。更醫數手。咸以爲胎氣上逼。脾虛作腫而成臍噎也。用人參之補。五味之收爲治。延至白露節。計孕期已八月。而病造極中之極。呼吸將絕。始請余診。毫不洩露病狀。其脈尺部微瀦難推。獨肺部洪大無倫。其

喘聲如洩鏹。其手臂青紫腫亮。若毆傷色。余駭曰。似此凶證。何不早商。季掖曰。昨聞黃咫旭乃室。有孕而膈噎。得遇良治而愈。是以請救。但內子身腫氣急。不識亦可療否。余曰。此證吾視若懸鑑。不必明言。以滋驚恐。以善藥一二劑。其下閉上壅可也。季掖必求病名。余曰。上壅者以肺脈之洪大。合於會厭之結塞。知其肺當生癰也。下閉者以尺脈之微澹。合於肉色之青腫。知其胎已久壞也。善藥者。瀉白散加芩桔之苦以開之。不用硝黃等厲藥也。服一大劑。腹卽努痛。如欲產狀。季掖曰。產乎。余曰。肺氣開而下行。數時閉拒。惡穢得出可也。奚產之云。再進一劑。身腫稍退。上氣稍平。下白汚如膿者數斗。裏朽胎而出。旬餘尙去白汚。並無點血相間。可知胎朽腹中。已近百日。墜胎之血。和胎俱化爲膿也。病者當時胸厭俱開。連連進粥。神思清爽。然朽胎雖去。而穢氣充斥周身。爲青腫者未去也。胸厭雖寬。而肺氣壅遏。爲寒熱欬嗽者未除也。余認真一以清肺爲主。旬餘果獲全痊。

姜宜人得奇證。簡本草經疏治交腸用五苓散之說。以爲神祕。余見之辨曰。交腸一證。大小二便。易位而出。若交腸然。古用五苓治之。專爲通前陰而設也。若此證閉在後陰。二便俱從前陰而出。擬之交腸。誠有似是而非者。况交腸乃暴病驟然而亂氣於中。此證乃久病。以漸而血枯於內。有毫釐千里之不同。安得擬之。原夫疾之所始。始於憂思。結而傷脾。脾統血者也。脾傷則不能統攝。而錯出下行。有若崩漏。實名脫營。脫營病宜大補急固。乃誤認爲崩漏。以涼血清火爲治。則脫出轉多。不思天癸已盡。潮汛已絕。萬無是病。其年高氣弱。無血以實漏卮者。毫不念也。於是胞門子戶之血。日漸消亡。勢不得不借資不仰給矣。借資於大腸。轉將大腸之血。運輸而滲入胞囊。久之大腸之血亦盡。而大腸之氣。附血而行者。孤而無主。爲拳爲塊。奔疼渙散。與林木池魚之殃禍同矣。又如救荒者。剝鄰國爲立盡之墟。所不顧矣。猶未也。仰給於胃脘。轉將胃脘之血。吸引而滲入胞囊。久之胃脘之血亦盡。下脫之血。始無源自止。夫胃脘之血。所

以榮週身而灌百脈者。今乃暗歸烏有。則苞稂失潤。而黍離足憂。血盡而止。較之血存而脫。又倍遠矣。故血盡然後氣亂。氣亂然後水穀舍。故趨新舍寬趨陸。江漢兩渠。併歸一路。身中爲之大亂。勢必大腸之故道復通。迺可撥亂返治。與五苓一方全無干涉。又况水穀由胃入腸。另有幽門。泌別清濁。今以滲血之故。釀爲穀道。是幽門闢爲坦徑矣。尙可用五苓再闢之乎。又况五苓之刮陰爲亡血家所深戒乎。今之見一病輒有一藥橫於胸中。與夫執成方奉爲靈祕者。大率皆誤人者也。若宜人之病。余三指纔下。便問曰。病中多哭泣否。婢媪曰。時時泣下。乃知臟燥者多泣。大腸方廢而不用也。交腸云乎哉。今之大腸之脈壘壘而現於指。可虞之時。其來春棗葉生乎。棗葉生而言果驗。

肺癰

陸令儀尊堂。平日持齋。腸胃素枯。天癸已盡之後。經血猶不止。似有崩漏之意。余鑑妻宜人交腸之流弊。急爲治之。久已痊可。值今歲秋月。燥金太過。濕

蟲不生。無人不病。欬嗽。而尊堂血虛。津枯之體。受傷獨猛。胸脇緊脹。上氣喘急。臥床不寧。咳動則大痛。痰中帶血。而腥。食不易入。聲不易出。寒熱交作。而申酉二時。燥金用事。諸苦倍增。其脈時大時小。時牢時伏。時弦緊。服清肺藥。如以勺水沃焦。無俾緩急。諸子徬徨無措。知爲危候。余方明告以肺壅將成。高年難任。於是以葶藶大棗瀉肺湯。先通其肺氣之壅。卽覺氣稍平。食稍入。痰稍易出。身稍可側。大有生機。余曰未也。吾見來勢太急。不得已而取快於一時。究竟暫開者。易至復閉。迨復閉則前法不可再用。迄今乘其暫開。多方以圖。必在六十日後。交冬至節。方是愈期。蓋身中之燥。與時令之燥。膠結不解。必是燥金退氣。而肺金乃得安甯耳。令儀昆季極懇專力治之。此六十日間。屢危屢安。大率皆用活法。斡旋緣肺病不可用補。而脾虛又不能生肺。肺燥喜於用潤。而脾滯又艱運食。今日脾虛之極。食飲不思。則於清肺藥中。少加參朮以補脾。明日肺燥之極。熱盛欬頻。則於清肺藥中。少加阿膠以潤燥。日續一日。扶至立冬之午刻。病

者忽然云。內中光景大覺清爽。可得生矣。奇哉。天時之燥去。而肺金之燥。遂下傳於大腸。五六日不大便。略一潤腸。旋即解散。正以客邪易去耳。至小雪康健加強。倍於曩昔。胃中空虛已久。勢必加強。復其水穀容受之常。方爲全愈也。令儀昆季咸錄微功。而余於此證有退思焉。語云甯醫十男子。莫醫一婦人。乃今甯醫十婦人。不醫一男子矣。

膈

李思萱室人有孕。冬日感寒。至春而發。初不覺也。連食雞麵雞子。遂成夾食傷寒。一月纔愈。又傷食物。吐瀉交作。前後七十日。共反五次。遂成膈症。滴飲不入。延診時其脈上湧而亂。重按全無。嘔喘連綿不絕。聲細如虫鳴。久久方大嘔一聲。余曰。病者胃中全無水穀。已翻空向外。此不可救之症也。思萱必求良治。以免餘憾。余籌劃良久。因曰。萬不得已。必多人參。但纔入胃中。卽從腸出。有日費斗金。不勾西風一浪之警。奈何。渠曰。儘在十日之內。尙可勉備。余曰。足

矣。乃煎人參湯。調赤石脂末。以墜安其翻出之胃。病者氣苦稍回。少頃大便氣即脫去。凡三日。服過人參五兩。赤石脂末一觔。俱從大便瀉出。得食仍嘔。但不嘔藥耳。因思必以藥之渣滓。如粥粟之類與服。方可望其少停胃中。頃之傳下。又可望其少停腸中。於是以人參陳橘皮二味。剪如芥子大。和粟米同煎作粥。與服半盞。不嘔良久。又與半盞。如是再三日。始得胃舍稍安。但大腸之空。尙未填實。復以赤石脂末爲丸。每用人參湯吞兩許。如是再三日。大便亦稀。此三日參橘粥內。已加入陳倉米。每進一盞。日進十餘次。人事遂大安矣。仍用四君子湯丸調理。通共去人參九兩全愈。然此亦因其脂尙未墮。有一綫生氣可續。故爲此法以續其生耳。不然者用參雖多。安能回元氣於無何有之鄉哉。後生一子小甚。緣母疾百日失蔭之故。葉氏婦亦傷寒將發。誤食雞麵雞子。大熱喘脹。余憐其貧甚。病正傳陽明胃經。日間與彼雙表去邪。夜間卽以酒大黃玄明粉。連下三次。大便凡十六行。胎仍不動。次早卽輕安。薄粥將養。數日全愈。此蓋乘

其一日驟病。元氣太旺。盡驅宿物。以免纏綿也。設泥有孕。而用四物藥。和合下之。則滯藥反爲食積樹黨矣。

爬旭乃室病。膈氣二十餘日。飲粒全不入口。延余診時。尺脈已絕而不至矣。詢其二便。自病起至今。從來一通。止是一味痰沫上湧。厭厭待盡。無法以處。邑瘁有施姓者。善決生死。謂其脈已離根。頃刻當壞。余曰不然。脈經明有開活一欸云。上部有脈。下部無脈。其人當吐。不吐者死。是吐則未必死也。但得天氣下降。則地道自通。故此症倍宜治中。以氣高不返。中無開闔。因成危候。待吾以法緩緩治之。自然逐日見效。於是始獨任以觀驗否。乃遂變旋覆代赭成法。而用其意不泥其方。緣女病至尺脈全無。則莫可驗其受孕。萬一有而不求。以赭石乾薑輩傷之。呼吸立斷矣。姑闕疑以赤石脂易赭石。煨薑易乾薑。用六君子湯。加旅覆花煎。調服下。嘔卽稍定。其岳父見用人參。以爲劫病而致憾。余曰無恐也。治此不愈。願以三十金爲罰。如愈一文不取。乃全神照應。藥必親調。始與

服之三日後漸漸不嘔。又三日後。粥飲漸加。舉家稱快。但病者全不大便。至是已月餘矣。一則憂病之未除。再則憂食之不運。刻刻以通利爲嚆。余曰。臟氣久結。食飲入胃。每日止能透下腸中一二節。食飲積之既久。臟氣自然通透。原議緩治。何得卽圖耶。舉家僉以余爲不情。每進診脈。輒聞病者鼻息之揚。但未至發聲相詈耳。蓋余以歸地潤腸之藥。恐滯腸而作嘔。硝石大黃通腸之藥。恐傷胎能殞命。姑拂其請。堅持三五日。果氣下腸。連而病全瘳矣。病瘳而其家竊議曰。一便且不能通。曷貴於醫耶。月餘腹中之孕。果漸形著。又議曰。一孕且不能知。安所稱高耶。吁。嗟。余之設誠而行。以全人夫妻子母。而反以得謗也。豈有他哉。惟余得謗當世之所謂醫者。然後迺得名耳。

倪慶雲病膈氣十四日。粒米不入。咽始吐清水。次吐綠水。次吐黑水。次吐臭水。呼吸將絕。醫已歇手。余適診之。許以可救。渠家不信。余曰。儘今一晝夜。先服理中湯六劑。不令其絕。來早轉方。一劑全安。渠家曰。病已至此。滴水不能入。

喉。安能服藥六劑乎。余曰。但得此等甘溫入口。必喜而再服。不須過慮。渠諸子或庠或弁。亦知理折。僉曰。既有妙方。何不即投見效。必先與理中。然後適用。此何意耶。余曰。金匱有云。病人噫氣不除者。旋覆代赭石湯主之。吾於此病分別言之者。有二道。一者以黑水爲胃底之水。臭水爲腸中之水。此水見出。則胃中之津液。久已不存。不敢用半夏以燥其胃也。一者以將下之氣。止存一絲。以代赭墮之。恐其立斷。必先以理中分理陰陽。俾氣易於降下。然後代赭得以健奇奏績。一時之深心。卽同千古之已試。何必更疑。及簡仲景方。見方中用煨薑。而不用乾薑。又謂乾薑比半夏性更燥。而不敢用。余曰。尊人所噫者。下焦之氣也。所嘔者。腸中之水也。陰乘陽位。加以日久不食。諸多蛔蟲。必上居膈間。非乾薑之辣。則蛔虫不下轉。而上氣亦必不下轉。妙處正在此。君曷可泥哉。諸子私謂言却大而非誇者。此公頗似。姑進是藥。觀其驗否。進後果再索藥。三劑後。病者能言云。內氣方接。但恐太急矣。天明再服後。且轉方爲安。至次早未及服藥。復

請前醫參酌。衆醫交口誹謗。渠家并後三劑。不肯服矣。余持前藥一盞。勉令服之。曰。吾卽於衆醫前。立地轉方。頃刻見效。再有何說。乃用旋覆花一味煎湯。調代赭石末二茶匙與之。纔一入口。病者曰。好藥。吾氣已轉入丹田矣。但恐此藥難得。余曰。易耳。病者十四日。衣不解帶。目不交睫。憊甚。因圖脫衣安寢。冷氣一觸。復嘔。與前藥立止。思粥。令食半盞。渠饑甚。竟食二盞。少頃已食六盞。復嘔。與前藥立止。又因動怒。以物擊婢。復嘔。與前藥立止。已後不復嘔。但困倦之極。服補藥二十劑。丸藥一斤。將息二月。始能遠出。方悔從前少服理中之劑耳。

過飲滾酒。多成臍疝。人皆知之。而所以然之理不達也。蓋臍有二種。一者上脘之艱於納。一者下脘之艱於出耳。因人之胃中。全是一團沖和之氣。所以。上脘清陽居多。不覺其熱。下脘濁陰居多。不覺其寒。卽時令大熱。而胃中之氣。不變爲熱。時令大寒。而胃中味氣。不變爲寒。氣味沖和。故但能容物。不能化物。必藉脾中之陽氣入胃。而運化之機始顯。此身中自然之造化也。麪藥之性。極

能升騰。日飲沸酒不輒。勢必將下脘之氣。轉升於中上二脘。而幽門之口。閉而不通者有之。且滾酒從喉而入。已將上脘炮灼。漸有腐肉之象。而生氣不存。窄隘有加。止能咽末。不能納穀有之。此其所以多成臈證也。若夫藥熱之性。其傷人也必僭。以火曰炎上也。寒藥之性。其傷人也必濫。以水曰潤下也。不僭不濫。而獨傷中焦冲和之氣者。必無之理也。設果服附子。能成臈患。去年勸勿飲熱酒時。何不蚤言。而治錢州尊失血大劑倍用。又何自戾耶。赤土不容硃砂。巧於用僭。此方之不我殺者。豈偶哉。

耳鳴

人身有九竅。陽竅七。眼耳鼻口是也。陰竅二。前後二陰是也。陽氣走上竅。而下入於陰位。則有溺泄腹鳴之候。陰氣走下竅。而上入於陽位。則有窒塞耳鳴之候。故人當五十以外。腎氣漸衰於下。每每從陽上逆。而腎之竅開於耳。耳之聰司於腎。腎主閉藏。不欲外泄。因肝木爲子。疏泄母氣。而散於外。是以謀慮

鬱怒之火一動，陰氣從之上逆，耳竅窄塞不清，故能聽之近不礙，而聽遠不謫。少礙。高年之體大率類然。然較之聾病，一天一淵。聾病者，竅中另有一膜，遮蔽外氣，不得內入。故以開竅爲主。而方書所用石菖蒲、麝香等藥，及外填內攻等法者，皆爲此而設。至於高年陰氣不自收攝，越出上竅，此理從無一人會及。反以治少壯耳聾藥，及發表散氣藥，兼帶陰虛爲治，是以百無一效。不知陰氣至上竅，亦隔一膜，不能越出竅外。止於竅中，汨汨有聲，如蛙鼓蚊雷，鼓吹不已。以故外入之聲，爲其內聲所混，聽之不清。若氣稍不逆上，則聽稍清。風全不逆上，則聽全清矣。不肖悟明此理，凡治高年逆上之氣，屢有奇效。方中大意，全以磁石爲主，以其重能遠下。性主下吸，又能制肝木之上吸故也。而用地黃、龜膠、羣陰之藥補之，更用五味子、三棗、萸之酸以收之，令陰氣自旺於本宮，不上觸於陽竅。繇是空曠無碍，耳之於聲，似谷之受響。萬籟之音，尙可細聆。豈更與人聲相拒，艱於遠聽耶。此實至理所在。但醫術淺薄之輩，不能知之。試觀人之收視

而視愈明。反聽而聽愈聰者。然後知昌之所言非臆說也。後至冬初。以脾約便艱。再召診視。進菴蓉胡麻山藥首烏等。四劑。則潤。蓋緣腸中少血多風。與藥適宜。故效敏耳。自是益加信悅。時沐枉駕。就問披衷相示。冬盡。偶因飽食。當風。忽然一吐。傾瀉而出。胃氣大傷。隨召診問。體中微似發熱。左關之脈甚大。自云。始先中脘不舒。今覺氣反攻左。始用梨汁不投。今用蔗漿稍定。不知此何症也。昌因斷曰。此虛風之候也。以胃中所受之水穀。出盡無留。空虛若谷。而風自內生。兼腸中久蓄之風。乘機上入。是以胃中不安。然風入於胃。必左投肝木。而從其類。是以氣反攻左。而左脈卽爲之大且勁。內經云。風淫于內。治以甘寒。梨汁蔗漿俱甘寒對症之物。而一效一不效者。又可知胃中氣虛已極。不耐梨性之達下。而喜蔗性之和中也。於是以甘寒一派之藥。定方。人參竹瀝麥冬生地黃之屬。聚議除參不用。服後腹中瓜瓜有聲。嘔出黃痰少許。胸中遂快。次早大便亦通。症似向安。然有可怪者。本是胃經受病。而胃脈反不見其病。祇是上下兩傍。

心腎肝肺之脈。時時另起。一頭不安其常。因爲剖心爭論。謂此非上下兩勝之見病端也。乃中央氣弱不能四迤。如母病而四子失乳。故現飢餒之象耳。觀公祖自云。口中之味覺淡。又云。水到喉管。卽注住不肯下行。明明是胃中之氣不轉。宿水留住喉間。不能更吞新水耳。宜急用四君子湯以理胃氣。則中央之樞軸轉。而四畔之機關盡利。喉管之水氣不逆。而口中之淡味亦除矣。如不見信。速請明者商之。不便在此羈時悞事也。然而言過激烈。反怪爲故意驚駭。改召二醫。有謂中風者。有謂傷寒者。見各不同。至於人參之不可用。則同聲和之。謂症之輕而易療。則同力擔之。徵用發表之藥。卽汗出沾濡。又同口讚之。曾不顧已竭之胃氣。追之實難。反開關而縱之去。於是氣高神蕩。嘔逆不休矣。再僥倖而投黃連一劑。將絕之系。加極苦以速其絕。二醫措手不及。復召昌至。則脈已大亂。如沸如羹。頻轉頻歇。神昏不醒。身強莫移。年壽間一團黑滯。其氣出則順而入必噦。通計晝夜一萬三千五百息。卽得一萬三千五百噦矣。二醫卸禍。謂

昌前所議四君子湯。今始可用。吁嗟呼吸存亡。尙闔雍容樽俎乎。據理答之曰。氣已出而不入。再加參朮之膩。阻立斷矣。惟有仲景旋覆代赭石一方。可收神效於百一。進一劑而嘔勢稍減。二劑加代赭石至五錢。嘔遂大減。連進進粥。神清色亮。脈體復轉。再用參苓麥冬木瓜甘草。平調二日。遂康復如初。此蓋俎翁少時純樸不凋。故松柏之姿。老而彌勁。非盡藥之功能也。卽論藥亦非參之力。乃代赭引參下行之力也。祖翁病劇。問昌何爲不至。及病間見昌進藥。卽鼓舞欣嘗。抑何見知之深耶。而昌亦得藉湯藥以行菽水之奉。快矣快矣。

■ 痿 痺

徐嶽生軀盛氣充。昔年因食指微傷見血。以冷水濯之。遂至血凝不散。腫潰出膿。血數升。小筋脫出三節。指廢不伸。邇來兩足間。纔至秋月。便覺畏冷。重綿蔽之外。掄仍熱。內獨覺其寒。近日從踵至膝。後筋痛不便。遠行雲間老醫。令服八味丸。深中其意。及僕診。自云。平素脈難以摸索。乃肝肺二部。反見洪大。大

爲病進。况在冬月。木落金寒時。尤爲不宜。方來之勢。將有不可嚮邇者。八味丸之桂附。未可輕服也。何也。筋者肝之合也。附筋之血。既經食指之挹取。存留無幾。不能榮養筋脈。加以忿怒。數動肝火。傳熱於筋。足跖之大筋得熱而短。是以牽強不便於行也。然肝之所主者惟肺。木性畏金。稟令擁戴。若君主然。故必肺氣先清。週身氣乃下行。今肺脈大。則肺氣又爲心主所傷。壅窒不清。是以陽氣不能下達。而足寒也。然則所患雖微。已犯三逆。平素脈細。而今脈大。一逆也。肝脈大而熱下傳。二逆也。肺脈大而氣上壅。三逆也。設誤以桂附治之。熱者愈熱。壅者愈壅。卽日便成痿痺矣。此際用藥。淵乎微乎。有尋常不能測識者。蓋筋脈短勁。肝氣內錮。須亟講於金伐木榮之道。以金伐木。而木反榮。筋反舒。匪深通玄造者。其孰能知之。然非金氣自壅。則木且奉令不暇。何敢內拒。惟金失其剛。轉而爲柔。是以木失其柔。轉而爲剛。故治此患。先以清金爲第一義也。然清金又先以清胃爲第一義。不清其胃。則飲酒焉。而熱氣輸於肺矣。厚味焉。而濁氣

轉於肺矣。藥方幾何。能盛清金之任哉。金不清。如大敵在前。主將懦弱。已不能望其成功。况舍清金而更加以助火燦金。倒行逆施。以爲治耶。必不得之數矣。翁見藥石之言。漫無忌諱。反疑爲張大其說。而莫之信。竟服八味丸。一月後。癆瘵之情。悉著。不幸所言果驗。乃臥床一載。必不令僕一見聞。最後陽道盡縮。小水全無。乃肺金之氣。先絕於上。所以致此。明明言之。而竟蹈之。奈何奈何。

足患

錢叔翁太老先生。形體清瘦。平素多火少痰。邇年內蘊之熱。蒸濕爲痰。辛已夏秋間。濕熱交勝時。忽患右足麻木。冷如冰石。蓋熱似寒。如暑月反雨冰雹之類。醫者以其足踏之冷也。不細察其爲熱極似寒。誤以牛膝木瓜防己加皮羌獨之屬。溫之。甚且認爲下元虛憊。誤用附桂河車之屬。補之以火濟火。以熱益熱。由是腫潰出膿水。浸淫數月。踝骨以下。足背指腫。廢而不用。總爲誤治。而至此極耳。其理甚明。無難於辨。若果寒痰下墜。不過堅凝不散止耳。甚者不過

痿痺不仁止耳。何至腫而且潰。黃水淋漓。滴肉穿筋耶。太翁不知爲醫藥所誤。乃委咎於方偶神煞所致。豈其然哉。此其傷寒壞證。熱邪深入經絡而爲流注。無少異也。所用參營。但可專理元氣。而無清解濕熱之藥。以佐之。是以未顯厥效。以元老之官。不可以理煩劇。設與竹瀝同事。人參固其經。竹瀝通其絡。則甘寒氣味。相得益彰矣。徐太掖先生。服人參以治虛風。誤佐以附子之熱。迄今筋脈短縮。不便行持。亦繇不識甘寒可通經絡也。且太翁用參營後。脾氣亦旣大旺。健運有加矣。此時尙能樽節飲食。使脾中所生之陽氣。得專力以驅痰驅熱。則痰熱不留行。而足患並可結局。乃日食而外加以夜食。雖脾氣之旺。不爲食所傷。然以參力所生之脾氣。不用之運痰運熱。止用之以進食。誠可惜也。今者食入亦不易運。以助長而反得衰。迺至痰飲膠結於胸中。爲飽爲悶爲頻欬。而痰不應。總爲脾失其健。不爲胃行津液。而飲食反以生痰。漸漬充滿肺竅。欬不易出。雖以治痰爲急。然治痰之藥。大率耗氣動虛。恐痰未出。而風先入也。要惟

是以甘寒之藥。杜風消熱潤燥補虛豁痰。乃爲合法。至於辛熱之藥。斷斷不可再誤矣。醫者明明見此。輒用桂附無算。想必因臆水易乾。認爲辛熱之功。而極力以催之。結局耳。可勝誅哉。

喘病

人身難治之病有百證。喘病其最也。喘病無不本之於肺。然隨所傷而互開。漸以造於其極。惟兼三陰之證者爲最劇。三陰者。少陰腎。太陰脾。厥陰肝也。而三陰又以少陰腎爲最劇。經云。腎病者善脹。尻以代腫。脊以代頭。此喘病兼腎病之形也。又云。勞風發在肺下。巨陽引精者三日。中年者五日。不精者七日。當咳出青黃濃濁之痰。如彈子大者不出者傷肺。傷肺者死也。此喘病兼腎病之情也。故有此證者。首重在節欲。收攝腎氣。不使上攻可也。其次則太陰脾。厥陰肝之兼證亦重。勿以飲食忿怒之故。重傷肝脾可也。若君藝之喘。証得之於腎。非有忿怒之傷。止是形寒飲冷。傷其肺耳。然從幼慣生瘡癩之後。復生牙

癰。脾中之濕熱素多。胃中之壯火素盛。是肺經所以受傷之原。又不止於形寒飲冷也。脾之濕熱胃之壯火交煽而互蒸。結爲濁痰。溢入上竅。久久不散。透出肺膜。結爲窠囊。清氣入之。渾然不覺。濁氣入之。頃刻與滯痰狼狽相依。合爲黨羽。窒塞關隘。不容呼吸出入。而呼吸正氣轉觸其痰。鼾齶有聲。頭重耳響。胸背骨間有如刀刺。涎涕交作。鼻額酸辛。若傷風狀。正內經所謂心肺有病。而呼吸爲之不利也。必俟肺中所受之濁氣解散下行。從前後二陰而去。然後肺中之濃痰。咯之始得易出。而漸可相安。及夫濁氣復上。則窠囊之痰復動。窒塞仍前。復舉。乃至寒之亦發。熱之亦發。傷酒傷食亦發。動怒動氣亦發。所以然者。總緣動其濁氣耳。濁氣本居下體。不易犯入清道。每隨火勢而上騰。所謂火動則氣升者。濁氣升也。腎火動則寒氣升。脾火動則濕氣升。肝火動則風氣升也。故以治火爲先也。然濁氣既隨火而升。亦可隨火而降。乃凝神入氣。以靜調之火降。而氣不降者何耶。則以濁氣雖居於下。而肺中之窠囊。實其新造之區。可以僞

寓其其中。轉使清氣逼處不安。亦若爲亂者然。如寇賊依山傍險。蟠據一方。此方之民。勢必擾亂而從寇也。故雖以治火爲先。然治火而不治痰。無益也。治痰而治窠囊之痰。雖治與不治等也。治痰之法。曰驅曰導。曰滌。曰化。曰涌。曰理脾。曰降火。曰行氣。前人之法。不爲不詳。至於窠囊之痰。如蜂子之穴于房中。如蓮子之嵌於蓬內。生長則易。剝落則難。繇其外窄而寬。任行驅導滌涌之藥。徒傷他臟。此實閉拒而不納耳。究而言之。豈但窠囊之中。痰不易除。卽肺葉之外。膜原之間。頑痰膠結多年。如樹之有蠶。如屋之有遊。如石之有苔。附托相安。倉卒有難於剗伐者。古今之爲醫者夥矣。從無有爲此渺論者。僕生平治此症最多。皆以活法而奏全績。蓋肺中濁痰爲祟。若牛渚怪物。莫逃吾燃犀之焰者。因是曠觀病機。異哉。肺金以脾土爲母。而肺中之濁痰。亦以脾中之濕爲母。脾性本喜燥惡濕。迨夫濕熱久綑。遂至化剛爲柔。居間用事。飲食入胃。既以精華輸我週身。又以敗濁填彼竅隧。始尙交相爲養。最後挹彼注此。專爲外邪示愷弟。致

使憑城憑社。得以久遂其奸。如附近流寇之地。益以巨家大族。暗爲輪導。其滋蔓難圖也。有繇然矣。治法必靜以馭氣。使三陰之火不上。以默杜外援。又必嚴以馭脾。使太陰之權有獨伸。而不假敵愾。我實彼虛。我堅彼暇。批暇搗虛。迅不掩耳。不崇朝而掃清穢濁。乃廣服大藥。以安和五臟。培養肺氣。肺金之氣一清。則週身之氣。翕然從之下降。前此上升濁邪。允絕其源。百年之間。常保清明在躬矣。此蓋行所當然。不得不然之法。夫豈塗飾聽聞之贅詞耶。君藝敦請專治。果獲全瘳。益見僕言非謬矣。

□ 瀉 利

吉長乃室。新秋病瀉。漸惡寒。寒已發熱。漸生欬。然病未甚也。服表散藥不愈。體日瘦弱。延至初冬。飲以參朮補劑。轉覺厭厭欲絕。飲食不思。有欬無聲。瀉利不止。危在旦暮。醫者議人參五錢。附子三錢。加入薤桂白朮之屬。作一劑服。以止瀉補虛。而收腎水之捷。吉長徬徨無措。延僕診畢。未及交語。前醫自外

亟至。見僕在坐。卽令疏方。僕飄然而出。益以渠見既訛。難與語至理耳。吉長辭去前醫。堅請用藥。僕因謂曰。是病總繇誤藥所致。始先皮毛間洒瀝惡寒發熱。肺金爲時令之燥所傷也。用表散已爲非法。至用參朮補之。則肺氣閉錮。而欬嗽之聲不揚。胸腹飽脹。不思食飲。肺中之熱無處可宣。急奔大腸。食入則不待運化而直出。食不入則腸中之垢污。亦隨氣奔而出。是以瀉利無休也。今以潤肺之藥兼潤其腸。則源流俱清。寒熱欬嗽泄瀉。一齊俱止矣。但取藥四劑。服之必安。不足慮也。方用黃芩地骨皮甘草杏仁阿膠。初進一劑。瀉卽少止。四劑畢。而寒熱俱除。再數劑而欬嗽俱全愈矣。設當日與時輩商之。彼方執參附爲是能從我乎。又鄉中王氏婦。秋月亦病寒熱。服參朮後。亦厭厭一息。但無欬嗽。十餘日不進粒米。亦無大便。時時暈去。不省人事。其夫來寓中詳述其症。求發補劑歸服。余以大黃芒硝石羔甘草四味。爲粗末與之。彼不能辨。歸而煎服。其妻云。此藥甚鹹。夫喜曰。鹹果補藥。遂將二劑連服。頃之腹中弩痛。下結糞數塊。絕

而復甦。進粥二盞。前病已如失矣。鄉人致謝忱。始知之。凡此素有定見於中。故不爲臨歧所炫也。姑存是案。爲治病者廣其識焉。

痔漏

舊鄰治父母張受先先生。久患穿腸痔漏。氣血大爲所耗。有薦吾鄉黃先生善敷割者。先生神其術。一切內治之藥。並取決焉。不肖昌雅重先生文章道德之身。居瀛海時。曾令門下往候脈息。私商善後之策。大意謂先生久困漏痔。一旦成平。精氣內榮。自可百年無患。然新造之區。尙未堅固。則有侵淫之虞。臟氣久虛。腸蓄易滯。則有轉注之虞。清氣久陷。既服甘溫升舉矣。然漏下已多。陰血暗耗。恐毗於陽。水穀易混。既用養臟厚腸矣。然泄劑過多。脾氣易溜。恐毗於陰。且漏孔原通精孔。精稍溢出。勢必旁滲。則參精一如參虎。厚味最足滯脾。味稍不節。勢必走泄。則生陰無取傷陰。蓋人身脾氣。每喜燥而惡濕。先生漏孔已完。而敗濁下行者。無路可出。必轉滲於脾。濕固倚之。是宜補脾之陽。勿傷脾之

陰。以復健運之常。而收和平之功云云。及至婁中。應召往診。指下輕取。鼓動有力。重按若覺微細。是陽未及不足。陰則大傷矣。先生每進補陰之藥。則夜臥甚甯。腸澀亦稀。以故瘍醫妄引槐角地榆治腸風下血之法治之亦不覺其誤。其實漏病。乃精竅之病。蓋構精時。氣留則精止。氣動則精泄。大凡強力入房者。氣每衝激而出。故精隨之橫決四射。不盡繇孔道而注。精溢於精管之外。久久漸成漏管。今漏管雖去。而肉中之空隙則存。填竅補隧。非此等藥力所能勝也。不肖姑不言其非。但於其方中去槐角地榆等。而加鹿角霜一味。所謂惟有斑龍頂上珠。能補玉堂關下缺者是也。况羣陰之藥。最能潤下。不有以砥之。則腸中之水。更澀聚可虞耶。然此特微露一斑耳。瘍醫不解。已阻爲不可用。因思吾鄉之治漏者。潰管生腫外更有二神方。先以丸藥半筋服之。令人陽道驟痿。俟管中肉滿。管外緻密。後以丸藥半筋服之。令人陽道復興。雖宜於少。未必宜於老。然用意亦大奇矣。不肖纔欲填滿竅隧。而黃生阻之。豈未聞此人此法乎。特表

而出之。

疝病

養中胡太老先生精神內守。百凡悉處謙退。年登古稀。面貌若童子。蓋得於天全而不受人損也。從來但苦脾氣不旺。食飲厚自樽節。邇年少腹。有疝形如雞卵。數發以後。其形漸大而長。從少腹墜入。畢莖甚易。返位甚難。而下體稍受微寒。則發。發時必俟塊中冷氣。漸轉煖熱。始得軟溜而縮入。不然則鼓張於溢口。不能入也。近來其塊益大。發時如臥酒瓶於膀上。半在少腹。半在畢莖。其勢堅緊如石。其氣迸入前後腰臍。各道筋中。同時俱脹。由是上攻入胃。大嘔大吐。由是上攻巔頂。戰慄畏寒。安危正關呼吸。去冬偶見暴發光景。知爲地氣上攻。亟以大劑參附薑桂投之。一劑而愈。已後但遇舉發。悉用桂附速效。今五月末旬。值昌他往。其證連日爲累。服十全大補湯二十餘劑。其效甚遲。然疑症重。不疑藥輕也。值年家俞老先生督餉浙中。進議此證。亦謂十全大補。用到百劑。

自效。乃決意服至仲秋。其症復發。發時昌乃用葦桂參附投之。令耶諫議翁翁老先生兩疑。而莫所從也。昌請繼談其理焉。夫人陽不足則用四君。陰不足則用四物。陰陽不足。則合四君四物而加味爲十全大補。此中正和平之道也。若夫濁陰之氣。結聚少腹。而成有形。則陰盛極矣。安得以陰虛之法治之。助邪而滋疾乎。何以言之。婦女有娠者之病。傷寒不得已而用麻桂硝黃等傷胎之藥。但加入四物。則厲藥卽不能入胞而傷胎。豈欲除塊中之邪。反可用四物護之乎。此一徵也。凡生癥瘕痞塊者。則至身羸血枯百計除之不滅。一用四物。則其勢立增。夫四物不能生血活血。而徒以增患。此又一徵也。人身之血脈。全賴飲食爲充長。四物之滯脾。原非男子所貴。旣以濁陰極盛時。至橫引陰筋。直冲陽絡。則地氣之上陵者。大有可慮。何得以半陰半陽之藥。蔓而圖之。四物之不當用無疑矣。卽四君亦元老之官。不可以理煩治劇。必加以葦桂附子之猛。始克勝病。何也。陰邪爲患。不發則已。其發必暴。試觀天氣下降則清明。地氣上升則

晦塞而人身大略可睹，然人但見地氣之靜，而未見地氣之動也。方書但言陰氣之衰，而未言陰邪之盛也。醫者每遇直中陰經之病，尙不知所措手。况雜證乎。請縱譚天地之道以明之。天地之道，元會運世一書，論之精矣。至於戊亥所以混茫之理，則置之不講，以爲其時。天與地混而爲一，無可講耳。殊不知天不混於地，而地則混於天也。蓋地氣小動，尙有山崩川沸，陵遷谷變之應。况於地氣大動，其雷礮迅擊之威，百千萬億，逼震虛空，橫冲逆撞，以上加於天，甯不至混天爲一耶。必至子而天開，地氣稍下，而高覆之體始露也。必至丑而地闔，地氣始返於地，而大空之體始廓也。其時人物尙不能生者，則以地氣自天而下，未至淨盡。其青黃赤紫紅白碧之九氣，而外更有諸般旱疾之氣，從空注下者，動輒綿亘千百丈。如木石之直墜，如箭弩之橫流。人物非不萌生其中，但爲諸多暴氣所催殘，而不能長育耳。必至寅而駁劣之氣，悉返冲和。然後人物得遂其生，以漸超於繁衍耳。陰氣之慘酷暴烈，一至於此。千古無人論及，何從知之。

耶。大藏經中佛說世界成毀致詳。而無此等論說者。蓋其已包括於地水火風之內。不必更言也。夫地水火風。有一而非陰邪也。哉。羣陰之邪。釀成劫運。昌之所謂地氣之混於天者。非臆說矣。堪輿家尙知趨天干之吉。而避地支之凶。奈何醫之爲道。遇地氣上奔之證。曾不思避其凶。禍耶。漢代張仲景。特著卒病論十六卷。祿山兵火以後。遂湮沒不傳。後人無繇獲見。昌因悟明地氣混天之理。凡見陰邪上冲。孤陽擾亂之證。陡進純陽之藥。急驅陰氣。呱呱有聲。從大孔而出。以闢乾坤而揭日月。功效亦既彰彰。如太翁之證。屢用葢附奏績者。毋謂一時之權宜。實乃萬世經常之法也。但悍烈之性。似非居恆所宜服。卽舉發時服之。未免有口乾舌苦之過。其不敢輕用者。孰不知。而不知不得不用也。卽如兵者。毒天下之物。而善用之則民從。不善用之則民叛。今討寇之師。監而又監。制而又制。强悍之氣。化而輒戾。不得不與寇爲相同。與所過之地。搶劫一空。荆棘生而凶年兆。盡驅良民而爲寇矣。廟堂之上。罷兵不能。用兵無策。大略類然。昌

請與醫藥之法。互相籌酌。夫堅塊遠在少腹。漫無平期。而毒藥從喉入胃。從胃入腸。始得下究。舊病未除。新病必起矣。於此而用治法。先以薑附肉桂爲小丸。晒令乾堅。然後以參朮厚爲外廓。俾喉胃間知有參朮。而不知有薑桂附子。遽送達於積塊之所。猛烈始露。庶幾堅者削。而窠囊可盡空也。今監督之旆。充滿行間。壯士金錢飽他人腹。性命懸他人手。其不能辦寇固也。而其大病。在於兵護監督。不以監督護兵。所以迄無成功耳。誠令我兵四面與寇相當。而令監督於附近賊界。堅壁清野。與土著之民。習且耕且戰之法。以厚爲我兵之外廓。則不至於繫騏驥而縛孟賁。我兵可以賈勇而前。或擊其首尾。或搗其中堅。或晝息夜奮。以亂其烏合。而廓清之功自致矣。况有監督以護之於外。諸凡外入之兵。不敢越伍而譁。庶幾民不化爲寇。而寇可返爲民耳。山澤之叟。何知當世。然聊舉醫法之一端。若有可通者。因并及之。貞臣先生問曰。外廓一說。於理甚長。何以古法不見用耶。答曰。古法用此者頗多。如用硃砂爲衣者。取義南方赤色。

入通於心。可以護送諸藥而達於心也。如用青黛爲衣者。取義東方青色。入通於肝。可以護送諸藥而達於肝也。至於攻治惡瘡之藥。包入葱葉之中。更嚼葱厚。而吞入。取其不傷喉膈。而直達瘡所也。卽煎劑亦有此法。如用大劑附桂藥煎好。再投生黃連二三分。一滾卽取起。俟冷服之。則熱者內行下行。而生者上行外行。自非外廓之意耶。仲景治陰證傷寒。用整兩附子煎熟。而入生豬膽汁。幾滴利之。可見聖神用藥。悉有法度也。尙臣先生曰善。

■ 痰 飲

尙翁老先生。脈盛體堅。神采百倍。從無病邪敢犯。但每早浴面。必嘔痰水幾口。胸前慣自摩揉。乳下宗氣。其動應衣。若夜睡甯。水道清。則胸中爽然。其候似病非病。遍考方書。廣詢明醫。不得其解。昌謂是痰飲結於胸膈。小有窠囊。緣其氣之壯盛。隨聚隨嘔。是以痰飲不致爲害。而膈中之氣。因嘔而傷矣。夫膈中者。與上焦同位。靈樞經云。上焦如霧。言其氣之氤氳如霧也。又曰。膈中者。臣使

之官。言其能分布胸中之氣而下傳也。今以嘔之故而數動其氣。則氤氳變爲急迫上奔。然稍定則仍下布。亦不爲害也。大率痰爲標。氣爲本。治標易而治本則難矣。非治本之難。以往哲從未言其治法。而後人不知所治耳。昌試論之。治氣之源有三。一曰肺氣。肺氣清則周身之氣肅然下行。先生之肺氣則素清也。一曰胃氣。胃氣和則胸中之氣亦易下行。先生之胃氣則素和也。一曰膀胱之氣。膀胱之氣一則能吸引胸中之氣下行。先生青年善養膀胱之氣。則素旺也。其膻中之氣亂而卽治。擾而卽恬者。賴此三氣暗爲輪運。是以不覺其累。卽謂之無病也。可若三氣反於胸膈之中。其爲緊爲脹。可勝道哉。故未形之病。可以不言。而屢動之氣。不可不亟反於氤氳之中。先生但覺爲痰飲所苦。晝日常鼓呼吸之氣。觸出胸膈之痰。而不知痰不可出。徒傷氣也。蓋夜臥則痰聚於胃。辰起自能嘔出。日間胃之津液四達。藏府卽激之出不出耳。然而痰消則氣自順。是必以治痰爲急。而體盛痰不易除。又必以健脾爲先。脾健則新痰不生。其宿痰之

在窠囊者。漸漬於胃。而上下分消。於是無痰則不嘔。不嘔則氣不亂。則自返於氤氳矣。雖然。尚有一吃緊關頭。當並講也。人身胸中空曠如太虛地。氣上則爲雲。必天氣降而爲雨。地氣始收。藏不動。誠會上焦如霧。中焦如漚。下焦如瀆之意。則知雲行雨施。而後溝瀆皆盈。水道通決。乾坤有一番新景象矣。此義首重在膀胱一經。經云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如人之飲酒無算而不醉者。皆從膀胱之氣化而出也。蓋膈中位於膈內。膀胱位於腹內。膀胱之氣化。則空洞善容。而噎中之氣。得以下運。若膀胱不化。則腹已先脹。噎中之氣。安能下達耶。然欲膀胱之氣化。其權尤在於葆腎。腎以膀胱爲府者也。腎氣動。必先注於膀胱。屢動不已。膀胱滿脹。勢必逆奔於胸膈。其窒塞之狀。不可名言。腎氣不動。則收藏愈固。膀胱得以清靜無爲。而膈中之氣。注之不盈矣。膈中之氣。下走既捷。則不爲牽引所亂。而胸中曠若太空。昌更曰。氣順則痰不留。卽不治痰而痰自運矣。謹論。胡甫臣先生問曰。痰在膈中。去喉不遠。每早必痛嘔。

始出者何耶。曰道不同也。胸膈之間。重重膈膜遮蔽。渾無空隙。痰從何出。所出者胃中之痰耳。曰然則膈中之痰不出耶。曰安得不出。但出之曲耳。益膈中之氣。四布於十二經。布於手足六陽經。則其氣從喉吻而上出。布於手足六陰經。則其氣從前後二陰而下出。然從下出者無碍。從上出者亦必先下注陽明。始得上越。是以難也。曰若是則所論膀胱氣化一段。濶乎微矣。但呼引之機。從不見於經典。豈有所自乎。曰內經有巨陽引精之義。緣何註解。人不能會。巨陽者。太陽膀胱經也。謂膀胱能吸引胸中之氣下行。而胸中之脹自消。此足證也。曰胸中窠囊之說。確然無疑。不知始於何因。結於何處。消於何時也。曰人身之氣。經盛則注於絡。絡盛則注於經。窠囊之來。始於痰聚胃口。嘔時數動胃氣。胃膈動則半從上出於喉。半從內入於絡。胃之絡貫膈者也。其氣奔入之急。則沖透膈膜。而痰得以居之。痰入既久。則阻碍氣道。而氣之奔入者。復結一囊。如蜂子之營穴。日增一日。故治之甚難。必先去胃中之痰。而不嘔。不觸脾胃經之氣。

不急奔於絡，轉虛其胃，以聽絡中之氣，返還於胃，遂漸以藥開導其蘊，而滌去其痰，則自愈矣。此昌獨得之見，屢試之法也。曰：所言身內病情消息，如寶鑑列眉，令人欽服。生平讀醫書於五臟位置，不能無疑，請并明之。人身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五居中宮，則心南腎北，肝東肺西，乃定位也。乃腎不居正北，而分隸東北西北者何耶？曰：腎有兩，故分隸兩傍，而虛其在中之位，以爲用。所謂兩腎中間一點明，正北方水中之真火，而爲藏精宅神之本。其體雖分左右，而用實在中。故心腎交媾之所，各該三寸六分，設從兩腎岐行而上，其去中黃不大遠乎。凡內觀五臟，當觀其用也。曰：肺爲一身之華蓋，如蓮花舒葉於心之上，位正乎中，何以定其位於西南耶？誠如兩腎之例，則西南可位，豈東南獨不可位乎？曰：肺居心上，其募不與左連，但從右達，其用亦在西也。曰：其不與左連者，何也？曰：地不滿東南，其位常空隙，不用。設肺募得與左連，地無缺陷矣。曰：然則天不滿西北，何以右腎居之耶？曰：兩腎之用在中，此不過其空位耳。惟右腎爲空位，故

有三焦之有名無形者相配。而三焦則決瀆之官。水道由之而出。正以天不滿西北也。曰然則脾胃居右。其用亦在右耶。曰胃居中。脾居右。胃中所容之水穀。全賴脾以運行。而注其氣以輸週身。其用即在中也。其用在中。故西方可容肺脾二藏。若脾之用。在右。則置肺之用於何所乎。曰然則肝之用。何在耶。曰肝木居於正東。東南爲地之空位。其氣既無主。東北爲左腎之本位。其用又不存。故肝之氣得以微上微下。全運於東方。其爲用也大矣。曰然則心之用。何在耶。曰心之外有包絡。包絡之外曰膻中。心者君主之官。膻中者臣使之官。是膻中爲心之用也。曰心之神明。其用何在耶。曰神明之用。無方無體。難言也。道經云。太玄無邊際。妙哉大洞經。曰太玄。曰無邊際。曰妙哉。形容殆盡矣。禪機云。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旨哉斯言。惟無位乃稱真人。設有位則仍爲赤肉團矣。欲窺其倪。惟在感而遂通之界。先生曰。吾淺言之。人能常存敬畏。便可識神明之所起。曰此堯兢舜業。而爲允執者也。昌多言反晦。先生一言逗出。誠爲布鼓過雷。

門矣。因併記之。

疝

顧鳴仲有腹疾。近三十年。朝寬暮急。每一大發。腹脹十餘日。方減。食濕麵及房勞。其應如響。腹左隱隱微高。鼓呼吸。觸之汨汨有聲。以痞塊法治之。內攻外貼。究莫能療。余爲懸內鑑之照。先與明之。後乃治之。人身五積六聚之證。心肝脾肺腎之邪。結於腹之上下左右。及當臍之中者。皆高如覆盂者也。但胃大小腸。膀胱命門之邪。各結於其本位。不甚形見者也。此證乃腎臟之陰。氣聚於膀胱之陽經。似有於痞塊耳。何以知之。腎有兩竅。左腎之竅。從前通膀胱。右腎之竅。從後通命門。邪結於腹之左畔。卽左腎與膀胱爲之府也。六腑惟胆無輪瀉。其五腑受五臟濁氣。傳入不能久留。卽爲輪瀉者也。今腎傳其於膀胱。膀胱溺其輪瀉之職。舊邪未行。新邪踵至。勢必以漸透入膜原。如革壘裏物者然。經曰。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然則腎氣久聚不出。豈非膀胱

之失其運化乎。夫人一團之腹。大小腸膀胱。俱居其中。而胞又居膀胱之中。惟其不久留輸瀉。是以冥乎若有餘地。今腎之氣不自收攝。悉輸膀胱。膀胱蓄而不瀉。有同膽府之清淨無爲。其有理乎。宜其脹也。有與生俱焉者矣。經曰。腎病者。善脹。尻以代踵。脊以代頭。倘膀胱能司其輸瀉。何致若此之極耶。又曰。巨陽引精者三日。太陽膀胱經。吸引精氣者。其脹止於三日。此之爲脹。且數十年之久。其吸引之權安在哉。治法補腎水而致充足。則精氣深藏。而膀胱之脹自消。補膀胱而令氣旺。則邪不蓄而輸化之機自裕。所以然者。以腎不補不能藏。膀胱不補不能瀉。腎然補腎易而膀胱則難。以本草諸藥多瀉少補也。經於膀胱之子不足者。斷以死期。後人莫解其故。吾試揣之。豈非以膀胱愈不足則愈肚脹。極勢必逆傳於腎。腎脹極勢必逆傳於小腸。小腸脹極。勢必逆傳於脾。乃至通身之氣散漫而無統耶。醫者於未傳之先。蚤見而預闔之。能事殫矣。

袁聚東年二十歲。生痞塊。臥床數月。無醫不投。日進化堅削痞之藥。漸至

枯瘁肉脫。面鰲髮卷。殆無生理。買舟載往郡中就醫。因慮不能生還而止。然尙醫巫日費。余至則家計已罄。姑請一診。以決生死遠近耳。無他望也。余診時。先視其塊。自少腹至臍傍。分爲三歧。皆堅硬如石。以手拊之。痛不可忍。其脈止兩尺洪盛。餘微細。謂曰。是病由見塊醫塊。不究其源而誤治也。初起時。塊結必不堅。以峻猛藥攻之。至真氣內亂。轉護邪氣爲害。如人廝打。扭結一團。傍無解散。故逆緊不放。其實全是空氣聚成。非如女子衝任血海之地。其月經凝而不行。卽成血塊之比。觀兩尺脈洪盛。明明是少陰腎經之氣。傳於膀胱。膀胱之氣本可傳於前後二便而出。誤以破血之藥。兼破其氣。其氣遂不能轉運。而結爲石塊。以手摩觸則愈痛。情狀大露。若是血塊得手。則何痛之有。此病本一劑可瘳。但數月誤治。從上至下。無病之地。亦先受傷。姑用補中藥一劑。以通中下之氣。然後用大劑藥。內收腎氣。外散膀胱之氣。以解其相廝相結。約計三劑。可全愈也。於是先以理中湯。少加附子五分。服一劑。塊已減十之三。再用桂附藥一大

劑腹中氣響甚喧。頃之三塊一時頓沒。戚友共駭爲神。再服一劑。果然全愈。調攝月餘。飢肉復生。面轉明潤。堆雲之髮。纔剩數莖而已。每遇天氣陰寒。必用重裊。厚被蓋覆。不敢起身。余謂病根尙在。蓋以腎氣之收藏未固。膀胱之氣化未旺。兼之年少新婚。偷犯房室。其塊復作。仍爲後日之累。更用補腎藥。如入桂附而多用。河車爲丸。取其以胞補胞而助膀胱之化源也。服之竟不畏寒。腰圍亦大。而體加充盛。年餘又得子。感前恩而思建祠肖像以報。以連值歲凶。姑尸祝於家庭焉。亦厚之道矣。

腸 游

沈若茲乃郎。因痘後食物不節。病瀉瀉久。脾虛。病瘥。遂爾腹痛脹大。三年來服消導藥無算。腹脹及瀉利總不愈。去歲迎醫。服參苓白朮。稍效。醫去仍復如故。病本腹脹。更兼腸游者。大腸之氣空。洞易走。胃中傳下之物。總不停留。游出無度。腥水不臭。十中五死五生之症也。今則病勢轉深。又兼四逆矣。暮熱朝

涼一逆也。大渴引湯救急。二逆也。氣喘不能仰睡。三逆也。多汗煩躁不甯。四逆也。無病人腹中之氣。運轉收攝。是以身體輕快。大便省約。今爲久瀉。遂至氣散不收。腹之脹。腸之鳴。便出之不自知。皆此故也。氣既散而不收。又服行氣利水之藥。不愈增其散乎。無病人身中營衛兩無偏勝。故陽勝則發熱。陰勝則惡寒。病瘧之時。寒熱交作。猶是陰陽互戰。迨瀉久亡陰。整夜發熱。一綫之陰。爲陽所乘。求其相戰不可得矣。內水虧竭。燎原之火自焚。不得不引外水以濟急。然有形之水不足以制無形之火。徒增脹瀉。而重傷其陰氣耳。醫不清其源。以香燥之藥助火劫陰。如官桂肉荳蔻等類。用之誤矣。夫男子氣海在於臍下。乃元氣之舍。性命之根也。久瀉則真氣亦散。勢必上干清道。而不下行。鼻中鼽鼽有聲。不能仰臥。是其徵也。夫此已散之氣。必不能復歸其處。但冀未散之氣。不致盡散則可耳。屢服木香檳榔大腹皮厚朴等降氣之藥。尤誤之誤矣。至於汗出煩躁。則陰氣虛盡。孤陽亦不能久留之兆也。總如歲運有溫熱無寒涼。有生長無

收藏。人物能免夭亡。疵癘乎。於此而圖旋轉之功。亦難之難矣。若見茲案。轉託戚友。強懇用藥。因以清燥肺爲主。阿膠地黃門冬等類。同密熬膏三觔。渠男三年爲藥所苦。得此甘味。稱爲糖也。口爭十餘次服之。半月藥盡。遂至大效。身安氣平。不渴不煩不瀉。諸症俱退。另製補脾藥末。善後全愈。

經閉

楊季登二女。俱及笄將字。長女病經閉年餘。發熱食少。飢削多汗。而成癆怯。醫見汗多。誤爲虛也。投以參朮。其血愈涸。余診時見汗出如蒸籠氣。水謂曰。此症可療處。全在有汗。蓋經血內閉。止有從皮毛間透出一路。以汗亦血也。設無汗而血不流。則皮毛乾槁而死矣。宜用極苦之藥。以斂其血入內。而下通於衝脈。則熱退經行。而汗自止。非補藥所能效也。於是以龍薈丸。日進三次。月餘。忽覺經血略至。汗熱稍輕。始減前丸。只日進一次。又一月經血大至。淋漓五日。而諸病全瘳矣。第二女亦病多汗。食減飢削。診時手間筋掣肉顫。身倦顫怯。余

曰。此大驚大虛之候。宜從溫補者也。遂於補劑中多加茯神棗仁。投十餘劑。全不對病。余爲徘徊治法。因自計曰。非外感也。非內傷也。非雜症也。虛汗振掉不甯。能受補藥。而病無增減。且閨中處子。素無家難。其神情漸似喪敗之餘。此屬故耶。忽而悟曰。此必邪祟之病也。何爲其父不言。甚有可疑。往診間。見其面色時赤時黃。余曰。此症確有邪祟附入臟腑。吾有神藥。可以驅之。季登纔曰。此女每晚睡去。口流白沫。戰慄而絕。以薑湯灌至良久。方蘇。挑燈侍寢防之。亦不能止。因見所用安神藥甚當。兼恐壻家傳聞。故不敢明告也。余曰。何不蚤言。余一劑可愈。乃以犀角羚羊角龍齒虎威骨牝蠣紛鹿角霜人參黃耆等藥合末。令以羊肉半觔。煎取濃汁三盞。盡調其末。一次服之。果得安寢。竟不再發。相傳以爲神異。余蓋以祟附於身。與人之神氣交持。亦逼處不安。無隙可出。故用諸多靈物之遺形。引以羊肉之羶。俾邪祟轉附骨肉。移從大便而出。做上古遺精變氣祝繇遺事。充其義耳。吾鄉熊仲舒先生。其幼男去疾。髫齡患一奇症。食飲如

常。但脈細神呆。氣奪色夭。仲翁曰。此何病也。余曰。病名淹膝。左傳所謂近女室。晦。卽是此病。彼因近女。又遭室晦。故不可爲。令耶受室晦之邪。而未近女。是可爲也。卽前方少加牛黃丸。服旬日而安。今壬午去疾。已舉孝廉矣。

失血

筠枝長耶病失血。歲二三發。其後所出漸多。咳嗽發熱。食減飢削。屢至小。康不以爲意。夏秋間偶發寒熱。如瘧狀。每夜達曙。微汗始解。嗣後寒熱稍減。病轉下利。醫謂其虛也。進以參朮。胸膈迷悶。喉音窒塞。服茯苓山藥。預收紅鉛末。下黑血塊數升。胸喉頓舒。而容亦轉。筠翁神之。以爲得竹破竹補之法也。加用桂附二劑。於是下利一晝夜十餘行。飲食難入。神識不清。病增沉劇。僕診其脾脈大而空。腎脈小而亂。肺脈沉而伏。筠翁自謂知醫。令僕疏方。并問此爲何症。僕曰。此症患在亡陰。况所用峻熱之藥。如檳臣悍帥。不至犯上無等不已。行期在立冬後三日。以今計之。不遇信宿。無以方爲也。何以言之。經云。暴病非陽。久

病非陰。則數年失血。其爲陽盛陰虛無疑。况食減而血不生。漸至肌削而血日
 槁。虛者益虛。盛者益盛。勢必陰火大熾。上炎而傷肺。金熬嗽生痰。清肅下行之
 令盡壅。繇是腎水無母氣以生。不足以蔭養百骸。柴枯瘦損。每申酉時。洒淅惡
 寒。轉而熱至天明。微汗始退。正如夏日炎蒸。非雨不解。身中之象。明明有春夏
 無秋冬用藥方法。不亟使金寒水冷。以殺其勢。一往不返矣。乃因下利。誤用參
 朮補劑。不知肺熱已極。止有從皮毛透出一路。今補而不宣。勢必移於大腸。傳
 爲腸澼者是也。至用紅鉛末下黑血者。蓋陽分之血。隨清氣行者。久已曬出其
 陰分之血。隨濁氣行至胸中。爲膜原所蔽。久瘀隔間者。得經水陰分下出之血。
 引之而走下。變聲應氣求之妙也。久積頓寬。面色稍轉。言笑稍適者。得其下之
 補力。非得其補之藥力也。乃平日預蓄此藥。必爲方士所惑。見爲眞陽大藥。遂
 放胆加用。桂附燥熱。以盡劫其陰。惜此時未得止之。今則兩尺脉亂。火熾而泉
 竭。脾胃脈浮。下多陰亡。陽無所附。肺脉沉伏。金氣縮斂不行。神識不清。而魄已

先喪矣。昔醫云：亂世溷濁，有同火化。夫以火濟火，董曹乘權用事，漢數焉得不終耶。

酒積

錢小魯奔秋之徒也。兼善飲，每奔必飲，飲必醉。歲無虛日。辛巳秋，浩飲晚歸，嘔吐寒熱兼作。骨節煩疼，醫以時行感冒表散藥治之，不愈。更醫知爲酒毒，於寒涼藥中用熱藥爲鄉導，治之亦不愈。臥床二十餘日，始請余診。其脈洪大，急促，身腰着席，不能動展，左腿痛如刀刺。鼻煤從病起，至是總不大便。此癰疽之候也。歸語兩門人，王生欣然有得曰：迄今燥金司令，客酒素傷濕熱，至此而發。金盛則木衰，是以筋骨疼痛而不能起於床。臟燥而腑亦燥，是以津液乾枯，而大腸失潤。其以清金潤燥治之可矣。吳生曰：不然。酒毒大發，腸胃如焚，能候掘井取水乎。是必以大下爲急也。余曰：下法果勝，但酒客胃氣素爲多嘔所傷，藥入胃中，必致上壅，不能下澤。卽敷臍導腸等法，無所用之。掘井固難，開渠亦

不易。奈何奈何。吾爲子輩更開一竅。夫酒者清冽之物。不隨濁物下行。惟喜滲入者也。滲入之區。先從胃入膽。膽爲清淨之府。同氣相交故也。然膽之收攝無幾。其次從胃入腸。膀胱滲之。化濁爲獨多焉。迨至化濁。則所有者酒之餘質。其烈性質。惟膽獨當之。每見善飲者。必慢斟緩酌。以俟腹中之滲。若連飛數觥。有傾囊而出耳。是以酒至半酣。雖懦夫有揮拳罵座之胆。雖窶人有千金一擲之胆。雖狷士有鑽穴踰牆之胆。甚至兇人有撫劍殺人之胆。以及放浪形骸之流。且有一飲數斛。不顧餘生之胆。以小魯之赤貧。而胆不喪落者。夫非籍貫於酒乎。其受病實有較他人不同者。蓋胆之腑。原無輸瀉。胆之熱。他人可移於腦。濁涕從鼻竅源源而出。亦少殺其勢。若小魯則陽分之陽過旺。陽分之陰甚。衰髮全無。直似南方不毛之地。熱也極矣。肯受膽之移熱乎。幸其頭間多汗。腦熱暗洩。不爲大患。乃膽熱既無可宣。又繼以酒之熱。時之燥。熱淫內熾。脈見促急。幾何不致極憊耶。故胆之熱。汗滿而溢出於外。以漸滲於經絡。則身目俱黃。爲

酒瘴之病。以其滲而出也。可轉驅而納諸膀胱。從溺道而消也。今獨攻環跳之穴。則在胆之本屬。可無驅矣。且其步履素爲此穴所苦也。受傷已久。氣雖血散。熱邪滯滿留連。服藥縱多。有拒而不納耳。何能取效。卽欲針之。此久傷之穴。有難於抉瀉者。設遇良工如古人輩。將何法以處此乎。然吾更有慮焉。有身以後。全賴穀氣充養。穀氣卽元氣也。穀入素少之人。又卽藉酒爲元氣。今以病而廢飲。何所恃爲久世之資耶。吾諦思一法。先搖腦中黃水出。臭。次針胆穴之絡腦間者數處。務期胆中之熱。移從腦鼻而出。庶乎環跳穴中。結邪漸運。而腸胃之枯槁漸回。然後以瀉胆熱之藥入酒中。每日仍痛飲一醉。飲法同而酒性異。始得陰行而妙其用。蓋其以生平之偏。造爲堅壘。必藉酒爲鄉導。乃克有濟也。豈清金潤燥與下奪之法。能了其局乎。兩生踴躍曰。蒙誨治法。令人心地開朗。請筆之以誌。一堂授之快。錄此付渠子。令送商願幼疏孝廉求救。小魯竟阻之。或以言爲不然耶。

魏玉璜醫話精華

魏玉璜（之琇）又號柳州錢塘人少孤貧于街市間操作自給既而執業質肆晝勞所職夜篝燈讀書久之豁然貫通家本業醫兼攻醫籍遂歸懸壺名播四方著有續名醫類案

魏玉璜醫話目次

傷寒	一	音釋	二〇
熱病	二	血症	二一
厥症	三	黃疸	二三
嘔吐	四	痿症	二三
泄瀉	八	汗症	二五
痢疾	九	諸痛	二八
瘧疾	一〇	七竅	三一
消渴	一三	疝氣	三三
內傷	一四	調經	三四
腦	一五	胎產	三七
喘	一九		

魏玉璜醫話精華

上海秦伯未編纂

普甯方公溥參校

傷風

孫敦夫女十歲許。冬日感冒寒嗽。專科與發散太過。反致身熱不退。更醫投六君子加炮薑五味一劑熱退矣。而欬嗽轉甚。下利頻併。裏急後重。中有白膿。醫以退熱爲藥對證。再與之則面赤口燥。惡食不眠。余過診其大父。因求視脈之虛而駛。曰四劑可愈。然必少衄血。與生熟地杞子各四錢。天麥冬。薏仁各錢半。乃詫曰。今病已洩瀉。又從而滑利之。甯不增劇乎。余笑曰。第服之病自減。乃始進半鍾。覺欬嗽稍瘥。遂連進二劑。果愈。四五再以前方加酒芩。酒芍各一錢。不二劑衄血一小蓋全安。或問故。曰兒稟素弱。所病卽俗名火傷風也。不治亦愈。乃以荆防廣半芎蘇前枯諸燥藥。鼓動三焦之火。至陽擾而熱盛。後醫謂

虛是矣。宜以甘寒潤澤與之。則證自平。乃用六君燥補。加以炮薑之辛溫。五味之酸斂。藉人參之力而熱退。其內燔之火。盡入干肺。若傷寒傳裏然。肺熱甚則下迫大腸而爲痢矣。其中白膿。乃燥金壅熱所化。與痢疾正同。茲但養其榮氣。潤燥清熱。病自愈也。又問何以知其當衄。曰初時下痢。則火從下泄。痢止餘熱反走諸絡而上溢。否則炮薑五味之性。何由稍釋。其衄也。亦猶傷寒陽明熱邪。得紅汗而解矣。

熱病

表姪凌二官。年二十餘。丙子患熱證。初愈。醫即與四君乾薑巴戟。諸氣分溫補藥。久之益覺樵瘦。狀若顛狂。當食而怒。則嚙蓋折筋。不可遏抑。所服丸藥。則人參養榮也。沉綿年許。其母問予。予曰。此餘證未清。遽投溫補所致。與甘露飲方。令服十餘劑。遂痊。甲申夏。復患熱證。嘔惡不眠。至七日。擬用白虎湯。以先日服犀角地黃而吐。疑爲寒。不敢服。延一虛姓醫。至診其脈伏。按其腹痛。謂此

痲證。非外感也。脈已全無。危險甚矣。姑與回陽。脈復乃佳。所用胡盧巴、吳茱萸、肉桂、乾薑、木香、小茴香、丁香、青皮、橘核等。約重三兩餘。令急煎服。蓋是日夜半當戰汗。故脈伏而厥痛。彼不審。以爲寒證也。乃用此方。黃昏服下。卽燥撥煩渴。揚手擲足。譫語無倫。汗竟不出。蓋陰液爲燥熱所劫。不能蒸發矣。侵晨再亟診。脈已出。且洪數。而目大眦及年壽間皆迸出血珠。鼻煤唇焦。舌漸黑。小便全無。令以鮮地黃四兩搗汁一茶盃。與之飲下。卽熟睡片時。醒仍燥撥。再與白虎湯。加鮮地黃二兩煎服。熱漸退。神漸清。次日漸進粥。二白睛赤如鳩目。繼而口鼻大發瘡瘍。改與大劑甘露飲。二十餘日。始便黑糞甚夥。猶時時煩擾。服前方五十餘日。忽大汗自頂至足。汗極臭。自是全瘳。

□ 厥症

鮑綠飲妹病厥昏不知人。目閉鼻煽。年壽環口皆青。手足時時抽掣。自夜分至巳。脾湯水不入。脈之大小無倫。次謂此肺金大虛。肝火上逆。火極似風之

候。惟獨參湯可愈。他藥不必受也。參已煎。或阻之。遂不敢與。一醫用菖蒲遠志。以開心氣。茯神棗仁以安神。麥冬貝母以清痰。辰砂鉄鎔水以鎮墜。奈藥從左灌入。卽從右流出。絕不下咽。羣視束手。時已過哺。則面額間漸變黑色。令急灌參湯。猶可活。乃以茶匙注之。至六七匙。喉間汨然有聲。已下咽矣。察其牙關漸開。再以米飲一盞。和參湯灌下。遂目開身動。面額青黑之氣。豁然消去。徐飲薄粥一甌。起坐而愈。後嘗復厥。但不甚。惟與地黃沙參麥冬杞子卽瘥。

嘔吐

鮑絳飲年二十餘。以夏月肩輿反欵。途次受熱。鼻衄盈盆。愈後偶啖梨。遂得吐證。蓋肝火而胃寒也。百治無效。聞道吐字。則應聲而嘔。以故家人咸戒之。後至吳門。就葉氏診。以其脈沉細。令服附子理中湯。人參薑附俱用三錢。服後出門。行及半里。覺頭重目眩。急歸寓。及門而仆。幸其尊人雅諳藥性。謂必中附毒。亟煎甘草湯灌之。良久乃甦。後去附子。仍服三劑。吐轉劇。再往診。仍令服前

方遂不敢試。改就薛氏告以故。薛用六君子湯。服四劑無驗。再求診。適薛他往。薛增令照方加益智仁一錢。再服亦不應。又求診于孫某。其方用甘草八錢。不下咽卽吐。因不復求治而返。偶以冬月送殯。感寒增咳。纏綿至夏。余偶訪則病劇。詢知爲向患吐。近復二便俱秘。已七八日不食。惟渴飲茶水。更醫數人。或令以艾灸臍。俱不應。請診之。見其面色青悴。脈弦伏而寸上溢。謂此緣脾陰大虧。木火熾盛。又因久嗽肺虛。肝無所畏。遂下乘脾而上侮胃。致成關格。幸脈不數。易已也。宜先平肝。俾不衝而吐止。斯肺得下降而便行。令以黃連肉桂各五分。隔湯蒸服。飲下覺吐稍止。卽能食糕數塊。然二便脹不可支。令以大田螺一枚。獨蒜一枚。椿爛罨于丹田。以物繫之。不逾時。二便俱行。所下皆青色。遂霍然而愈。時甲戌五月二十七日也。後與六味加減入沙參麥冬等。咳嗽亦止。向後常服養榮之劑。吐不作矣。按葉氏爲天士之後人。乃名醫之子。不辨診候。孟浪從事。可爲一歎。

葉太史古渠。在上江學幕中。患吐證。久不愈。凡學使按臨之郡。必召其名醫診治。兩年餘。更醫十數。病日甚。歲暮旋里。或與二陳。加左金川連吳黃俱用五六分。服下少頃。吐血碗許。脈之不數。第兩寸俱上魚際。左尺微不應指。彼欲言病源。及所服方藥。余曰。悉知之矣。第服余方五十劑。乃得痊。計熟地當用三觔許。乃訝然莫喻。問所患究何病。曰。彼上江名醫。不過謂病痰飲耳。所用方不過用四君六君已耳。遂拍按笑曰。一皆如言。但非痰飲。何以多酸苦涎沫。今飲食日減。何以反重用熟地。曰。此證由于腎虛。肝失其養。木燥生火。上逆胃絡。肺金亦衰。飲食入胃。不能散布通調。致津液停畜脘中。遇火上衝。則飲食必吐而出也。四君二陳香砂類皆香燥之品。以之爲治。猶抱薪救火。反助之然。必滋水生木。潤肺養金。庶可獲效。第陰藥性緩。病既久。非多劑不瘳也。用熟地杞子沙參麥冬石斛等。出入加減。初服吐自若。十劑外吐遞減。食漸增。果至五十劑而愈。

倪首善年未二十。稟賦甚弱。早婚得吐病。或與二陳香砂等劑。轉甚。有用桂附者。服一劑覺不安。乃止。有教單食豬油者。初頗効。後亦不應。脈之虛弦略數。與生熟地沙參麥冬川連藜仁四劑後。連去。又三十餘劑而痊。

高氏女七八歲時。卽病頭痛而嘔。或酸或苦。百治不效。其父詢余。余曰。此肝火上逆耳。與生地杞子沙參麥冬二三劑卽愈。後及笄。于春盡病復作。其父已歿。乃兄延數醫治之。所用皆二陳六鬱香砂丁桂之類。經半年殺青。股無肉。其母泣令延余。仍以前方。每劑熟地一兩。二十餘劑乃愈。

金氏婦患吐證。蓋十餘年矣。所服香燥不可勝計。後左脇漸痛。有塊。經水不行。脈澀數。善怒。延診辭不治。延不已。勉與六味加減服之。頗有驗。然一怒卽發。越半年而卒。

福建羅二尹悔齋。久病足痿。于去年春嘗嘔而頭汗大出。醫療無效。乃不藥數月。漸可。墜于夏間。又患不眠。治亦無痊。至秋後乃痊。今年春因公事寓杭。

求針科治足疾。又爲灸中脘氣海等穴十餘壯。步稍良而嘔證大作。食入卽吐。絕粒數日。又不眠。服薑附黃桂二朮二陳等。覺有烟辣之氣上衝。診之六脈。大如筋頭。兩寸皆溢出魚際。舌瘦小。伸之極尖。且舌顫黃。苔邊紅。額色赭。石鼻色薰焦。小便清白。大便常五日一行。謂此營氣大虧。肝腎之火。上逆胃絡。則嘔吐。浮入心胞。則不眠。與養心湯。加川連牛膝米仁。嚼其驗。小便黃。則病退。一劑卽不嘔。能食。小便果黃色。二劑得眠。舌苔淡紅。羶消。唯兩脇如有物。動輒牽引。加山梔川棟。二劑左脇之物卽墜下。又加枇杷葉熟地萸仁。去山梔川棟黃連牛膝二劑。右膝之物亦墜下。脈亦稍斂。大便二日一行。以期迫嚼其照方服。至舌不顫乃可。或足疾再甚。慎進風燥之劑。所以云者。知其針之得瀉而暫愈耳。

■ 泄 瀉

宋復華兄尊堂年七十體素肥。長夏病泄瀉。診之曰。此肝木乘胃也。宜養肝腎則愈。勿治脾。與敷劑。病已略減。會復華以事入都。家人另延醫。投以蒼白

尤補骨脂肉豆蔻丁香縮砂仁建蓮扁豆之類。頻服至百餘日。肌肉枯削。動則忡惕眩暈。食入即嘔。而下利益頻。始謝去。再延余。但與重劑。杞子地黃沙參麥冬米仁山藥。初加黃連三分。四劑隨減去。加人參一錢。四五劑亦減去。後加肉蓯蓉四錢。四劑。凡服藥一月而安。類皆甘寒潤滑之品。有泥景岳之說。謂吐瀉皆屬脾胃虛寒者。宜變通焉。

痢疾

張龍文年三十來。九月患痢。至十二月未癒。已無腹痛。後重。服補中益氣則不及至圍。且下轉數。延予治。與熟地杞子白芍棗仁米仁等。初甚逆。臍脹而痢且五色。幸彼能守藥。弗更張。再進而痢遞減矣。洎歲暮已向愈。脈之兩關滑大。重按則弦。戒之曰。藥未可停。恐立春後病再發。已而果然。其鄰醫就余方。加補骨脂砂仁木香廣皮之類。與之了不應。且昏睡而多汗。至四月中再求診。則以前方加沙參麥冬萸仁黃芩。未二劑而痊。愈後環跳穴及趾踵痛。流注無定。

所狀如痢後風，仍以前方加知柏川連數劑而安。

濮氏子住湧金門外，甚貧窘。患久痢脫肛，諸治不效。乃入城就予診。雖相去二三里，途中必數登廁，肛既不收，行步殊苦。與補中益氣湯，加熟地一兩，炮姜一錢，服二劑竟愈。

范秀才年近七旬。戊子二月，患寒熱。原有痢病。至是胸脇少腹無不痛楚。下痢紅白。一名醫治之有年。其邀余診。蓋乘便耳。其脈弦數。所喜者滑。詢其小便短赤。此純屬肝火下迫。似痢而非痢也。必多服香竈。又值君火司天。少陽當令。於是乘其所勝。而侮其所不勝。所下皆太陰血津。陽明脂膏也。與生女貞沙參麥冬川連萸仁一劑已逾半。而名醫曰：七十之年。可服黃連之苦寒。萸仁之滑泄乎。今下痢而不與調氣健脾。而反用滋陰潤肺。此何治邪。范乃拘儒。復聽之治。又一月。將斃矣。再延診。仍前方加杞子白芍甘草。數劑痢止。痛除而愈。

□ 瘧疾

施渙之予之至交也。夏秋間自都至吳門就婚橫塘。初冬以彌月親戚會飲。飲散而病寒熱頭痛。自服芎蘇飲一劑不愈。即進理中湯轉甚。蓋以新婚故自疑爲陰證也。自是所延醫咸以溫補進。日益困亟。使詣杭招予。比至已十餘日矣。入門見煎藥未退。診之脈沉弦而數。且六七至。舌雖胎黑而燥。自言服溫補後寒熱已退。唯大便不行。小便頻數。夜間尤甚。幾五六十次。隔間時有冷氣上冲。日唯進粥甌許。奄奄危殆。未審何故。曰此伏氣爲瘧也。小便頻數者內熱下迫也。其出必點滴。其色必赤濁。驗之果然。至冷氣上冲乃熱鬱中宮。猶火燄之上。必有冷氣也。其大便不行則內熱而燥結。不待言矣。夫邪伏既深。其發乃止。何得遽用溫輔。幸壯年臟陰未竭。急投涼解。得寒熱再作。乃可無虞。叩所煎藥。則人參白朮附桂薑黃棗仁五味等。云昨已服一劑。病勢不減。今用參三錢。桂附俱用錢半。乃考前方。皆二陳四君子桂薑黃之屬。曰今日再進參朮桂附。則不可爲矣。以小柴胡小陷胸合白虎作一劑與之。其友堵惶惑無措。堅不肯

從蓋洞庭醫者。主於其家。就中爲難耳。曰。既不相信。請卽原舟告辭。雖誼屬至友。來爲治病。非送殮也。渙之聞。乃懇留治。乃令以藥具相付。親與調煎服。後小便遂不頻數。次日粥加進。再與前方。則寒熱大作。而舌黑漸退。神氣漸爽。又去白虎二劑。寒熱減。小便長。又二日大便去黑燥甚多。改用甘露飲。加減數劑而安。

汪紹兄室人年五十餘。新秋患淋。秘小愈。卽勿藥。初冬卽自汗。兩日遂寒熱成胎瘧。醫略與消散不効。將半月復增滯下。腹痛後重。日一二十行。因見其脈如蛛絲聲微氣乏。疑屬虛寒。乃用二陳湯。香砂蒼朴。溫胃燥脾之劑。十餘日。舌胎盡黑。多汗不眠。遂辭去。診之脈果沈微。語殊輕怯。然小便熱短。胸膈痞悶。瘧則熱多於寒。痢則紅少於白。此伏氣所發。陳莖鬱積大腸爲病也。在金匱法宜下之。但其稟賦甚弱。三陰素虧。不可峻治。且前所服。類皆溫燥。故令積滯不行。宜以潤滑甘寒之品導之。用生地杞子麥冬萸仁當歸木通白芍黃芩枳殼

桔梗。數劑覺去宿垢甚多。又數劑而痢止。瘥仍間日一作。加痰嗽甚頻。此腸胃既通。餘熱挾虛上竄也。前方去枳殼當歸木通。加沙參熟地地骨首烏之屬。十餘劑。黑胎始盡。而寒熱除。又數劑痰嗽亦止。後因勞瘥復作。用補中益氣。去人參。內熟地一兩。一劑而愈。愈後左關尺仍細弱。向若峻下。必生變矣。當病甚時。一專科與木香白朮炮姜補骨脂等。亦幸而未服。

消渴

胡天敘年五旬。素豪飲而多思慮。自弱冠後即善病。輕則兩足及臂。常時癢痛。甚則肝腎之氣上逆。或致暈厥。汗出不寐。齒痛齩露。夜臥陽事暴舉。時時夢遺。面有油光。措去復爾。脈之兩手俱豁大。關前搏指。據證脈。乃二陽之發心脾。今已傳爲風消矣。詢其小便云。頗清白。令以器貯。逾時觀之。果變稠漿。面結腐皮。遂恐甚。告以平昔洪飲。縱欲勞神。數十年所服桂附純陽之藥。不可勝計。未知尙能愈否。曰。幸未至息賁。但能斷飲絕欲。多服養榮之劑。尙可爲也。今病

但有春夏而無秋冬。非兼清肅之治不可。乃與生熟地杞子麥冬沙參地骨知母黃柏黃連石膏出入增減十餘劑。諸證漸平。惟齒痛轉甚。自製玉帶膏貼之而愈。次年因診其媳產病。告以前方。出入常服。計用石膏不下四五斤矣。此則初爲寒中。後爲熱中之變證也。然初之桂附未爲癰疽。豈非天幸乎。

□ 內傷

王某膏粱子也。年弱冠。好角力。因舉石井欄。致勞傷。久而哺熱咳嗽。脇痛面青白。目下胞青紫。諸治不效。診之。脈弦略數。右尺弱兼瀉。曰。腎爲作強之官。因勞而傷。肺爲腎母。因子病而耗及母氣。肝爲腎子。母病而子失其養。乃金不生水。水不滋木。木燥則生火。上侮金而下乘土。故目胞青紫。咳嗽諸證作也。與生熟地杞子沙參麥冬地骨皮女貞等四劑。忽盜汗如雨。疑藥之誤。曰。此佳兆也。夫火燥爲患。津液久虧。得純陰之劑以濡之。猶釜中有水。薰蒸而益潤也。由是鬱熱除。而血脈復矣。問可斂乎。曰不可。若斂之。則火仍內伏。第再養金水使

陰平陽秘。則汗自止。而病自瘳矣。如言而愈。

江氏姊年五十餘。因子病傷寒。二十餘日。焦勞過甚。及子愈。而已病作。寒熱頭疼。面赤滿口舌發疱。目不交睫者數夜。一老醫謂少陽陽明熱證。與小柴胡合竹葉石膏湯。脈之豁大無倫。乃力斷爲勞傷。虛火上浮。戴陽假熱之證。若誤藥。立見危殆。乃與熟地一兩。肉桂一錢。炙甘草一錢。麥冬二錢。歸身三錢。一劑。卽熟睡。比覺。口舌之疱盡消。遂霍然矣。當是時。余初臨證。由今思之。則但與養清湯爲至當也。後六旬外。復患虛證。誤服黃耆麥棗單方。月餘。忽遍身浮腫。動卽氣急。後服熟地數觔。乃愈。

■ 膈 症

陳二尹。溶上家。吳門年近五旬。平日準頰微赤。體略肥。抱劉伶癖。日喜火酒數盃。昔在都。與余甚相得。近授廬陵丞。乘便過訪。因答候。見服膏子藥。問何恙。曰。近頗眩暈。由痰飲所致耳。請脈之。乃笑曰。君近亦能醫乎。曰。第略曉。診得

兩寸搏指。左關弦尺弱。六部略數。此陰不足。陽有餘。證屬燥火。非痰飲也。語之。故但唯唯。索其方。則二陳白朮香附遠志益智菖蒲。諸辛燥芳香之品。告以藥非對證。久服恐生他變。亦唯唯。別去以五月抵任。至九月忽歸。寓潮上。則以病也。延往。告以纔到官。卽頭汗出。眩暈益甚。食漸減。每飯入停膈。中難下。良久乃吐出。後只進粥。粥又不受。乃進麵。麵亦不受。兩月來。唯日啖饅頭一枚。必自晨細嚙。至暮。略急則嘔矣。大便十餘日始一行。堅黑如彈丸。更醫數人。服藥數十劑。用參亦數兩。欲檢方相示。曰。無庸。知所用必皆前膏子方中諸品耳。乃果然。此病由燥火。又誤服香燥之藥。劫其津液。致兩陽明枯槁。今已成關格。幸大便未如羊矢。則下焦之陰。猶未告竭。急飲潤劑。猶可爲也。遂與生熟地。天冬肉蓯蓉。北沙參。當歸。牛膝等四劑。大便略潤。可飲粥一甌矣。又四帖。粥漸加。乃用麻黃拌飯。進一甌。無礙。再四帖。大便調。飲食如舊。則以前方。加減令服百帖。乃還蘇。只服其半。後三年病復作。急至杭求診。就如前方加減。令服五十帖。遂至今。

無恙。

余孝廉香圃。母夫人年七十七。臍間不調。已二年矣。春盡食愈減。至仲秋。漸嘔不能食。或作脾胃虛寒。與二陳二朮補骨脂吳茱萸薑桂諸辛香燥熱。幾數十劑。遂至湯飲不下。勉進一盞。則嘔必倍之。所出皆黃涎。而挾腥氣。已絕意醫藥。勉召診。兩手俱無脈。足冷漸過膝。手亦過肘。舌白胎而地紫。惟神氣頗清。起居尙能自主。斷爲老年三陰血少。相火上逆之證。四肢冷者。誤藥而熱盛作厥也。兩手無脈者。榮氣衰不能戴衛上朝寸口也。舌胎白而地紫者。肝火上乘肺金不下降也。與生地杞子沙參麥冬萸仁牛膝米仁川棟。或問衆作寒治。而君謂火。何以驗之。曰。第詢病人小便可也。旣而曰。點滴而已。又問。昔人謂下有熱。則爲關。上有寒。則爲格。君但主熱。得無偏乎。曰。若然。則前方薑桂何以不效。乃進藥。遂不嘔。數劑後。忽掌心手背綻出青筋。壘壘。蓋肝主筋。木得養而驟舒也。入川連三分。四肢漸暖。小便漸長。青筋亦隱。再加熟地五七錢。十餘劑。全

愈。後指端生一瘡。問故。曰。其辛香燥熱之所釀乎。然得此無患矣。

吾宗德吾翁。年七十五。多鬱而喜飲。夏間時嘔。隨愈。初秋感寒。復作。服辛燥少愈。季秋復感寒。遂大作。凡食卽嘔。日嘔涎沫數盆。湯飲不下者。幾十日。前醫一以二陳薑桂。轉服轉劇。計所嘔不下。擔石矣。脈之洪大搏指。面額作赭石色。經曰。諸逆沖上。皆屬於火。又素性速。故食入卽嘔也。與重劑。杞地沙麥冬米仁。入川連三四分。一劑知。二劑減。問葶薺可食否。曰。頓食斤許。又減。遂不服藥。半月後復作。輕。令以前方重加熟地而痊。或問老人陽氣衰微。君常與黃連。得毋過乎。曰。老人陽虛。出自何說。乃默然。

胡氏婦年五十來。常患脇痛有塊。時當心而痛。甚則嘔。其子醫以二陳加左金鬱金香附。初稍愈。後不應。一老醫與丁香肉桂延胡索小茴香之類。初亦應。再發再與。則嘔增劇。延診則已數日不食。將成羸矣。幸大便不祕且溏。小便則短澀。口苦而燥。脈左關又弦小而數。兩寸鼓。與生地杞子沙冬麥冬酒連。數

劑而愈。

喘症

朱武章年二十八。客姚江。仲冬左額患疔。七八日微喘。疔潰後大喘。疔愈喘甚。坐不能臥。醫與降氣清金不效。已二旬。歸而渡江。比到岸。兩腳赤腫如燈籠。不能扱履矣。鼻負至家。一月更延七醫。其寬胸者。重投厚朴。瀉肺者。酸用葶藶。有謂表邪未清者。有謂腳氣上攻者。有謂水腫入腹者。有謂疔毒入肺者。雜治腫漸及囊。一醫謂其虛也。與八味反增譫語。診之兩關模糊。左尺不應。餘部微數而洪。面有紅光。倚息不寐。小便濃濁。掌心熱炙。臀部起映瘡。以久坐也。其舌左邊赤紫。四沿凸凹。而左爲甚。鼻孔乾燥。能俛不能仰。曰此肝腎大傷之候。初時之疔。亦肝火熾盛而作。治得其宜。數劑可愈。朴蘆既非。桂附亦誤。今兼治藥。必三十劑乃可。與熟地天麥冬沙參枸杞子萸仁米仁。四劑腫漸消。譫亦止。十劑便清。腫退可臥矣。唯仰臥及側。向右則喘嗽不甯。又十劑。已能應酬賓客。

但臥仍宜向左。乃加熟地至一兩。入五味三分。蛤蚧一具。一劑而安。四劑全愈。吳性全幼。卽病喘。兒醫與根栝橘半桑杏前蘇之屬。傷其肺氣。遂成痼疾。每發必沉。縣床第。淹旬浹月。年十七。余診之。令服重劑。肝腎藥。加沙參。薏仁。麥冬之類。自是發漸輕。或數月一次。仍以前方加減。不過數劑。卽霍然。近則終年亦罕作。余治喘多矣。多以此法取效。蓋虛喘者十之九。實喘者十之一也。

金太孺人。四旬之外。病喘。以攻伐之過。坐致痼疾。已近七旬。忽一醫。與三子湯加葶藶。服下脇痛。厥逆欲脫。余以大劑杞子地黃入川棟一枚。得瘳。蘭亭其四君也。亦病喘。面色晄白。發必數日臥床。與以滋水生肝養金之劑。後發漸少而輕。自言得狗寶服之而愈。此證凡遇面天白皮急。痰腥穢而小便點滴者。不可治。蓋證非肺癰。而肺葉壞也。肺爲水源。既敗則小便必少耳。

音 痞

嚴鐵橋天姿英邁人也。豪於詩酒。風雅出羣。自前夏忽患失音。咳嗽時作。

守不藥之戒。至八月初余偶過齋頭。談次有小青衣持藥甌至。余曰。君謂不藥今乃藥乎。第醫作何治。所用何藥。出方驗之。乃前胡。桔梗。杏仁。蘇子等傷風劑也。曰。君病豈宜服此。世安有傷風百日者乎。肝腎久病。相火刑金。惟集靈左歸六味爲對證耳。幸勿誤。再就二人診。則皆勸服六味。後服至三四十劑。忽發肛痔。痔發而音復。蓋肺藏之病。傳大腸腑也。是爲佳兆。唯痔痛劇。宛轉床第數月餘。亦以服藥太遲。且六味不宜依古方也。病愈數年。豪飲如故。後登賢書。明年遠館於閩。患瘧疾。既數月始得歸。已成損證。遂不起。自失音至是凡十年。年三十七。惜哉。

宋輝章翁年六十餘。素有豪飲。咳嗽失音。醫作傷風治轉劇。余與生熟地。麥冬。沙參。瓜蒌。仁杞子。服二十餘劑。亦發肛痔。而咳嗽失音皆愈。後數年以事入都。於山左遇大水。上至腹。行水中數里。初病愈。其痔遇勞則發。否亦時有膿水。至是痔忽頓愈。而咳嗽失音復作。屢經治療不瘳。歸而延診。其脈弦濇而數。

語之曰。初病以發瘧而愈。藏傳府也。爲順。今瘧愈而傳發。則府傳藏矣。爲逆。逾數月而終。

血 症

楊氏子年二十餘歲。病鼻衄如涌。有令以黑山梔末吹者。有令以濕草紙熨腦門者。有令以熱酒浸脚者。憧憧擾擾。一日夜不得止。令覓有乳婦人。以乳對鼻孔擠乳。乳入必止。止後候鼻血乾燥。宜空去之。如法立愈。

趙正爲室人。年近四旬。便血面黃肢腫。凡補氣補血及氣血兩補。升提固澀。涼血溫中之劑。莫不備嘗。而歸脾爲多。均罕驗。方書謂糞前血。其來近。糞後血。其來遠。今則二者兼有。脈之關前盛。關後衰。且弦且數。曰。此非脾不統血也。乃肝木挾火上乘於胃。血因之上逆。以病人肺氣強。不爲嘔血。反傾溢入於大腸。而爲便血。故有時血先注。渣滓後注。則便前有血。是時渣滓先注。血後注。則便後有血。有時渣滓前後與血俱注。則便前後俱有血。蓋陽明爲多氣多血之

府血去雖多而不甚困也。第酸養其肝。使不挾火上逆。血自止矣。與生地黃熟地炭白芍棗仁杞子各五錢。炙甘草酒黃芩各五分。川棟肉一錢。八劑全安。

□ 黃疸

徐環薇年二十餘。病疸服山梔茵陳五苓六一之劑。將兩月不效。脈之弦細而駛。面目爪甲俱淡黃。言語遲倦。謂之曰。君以黃疸求治。此其餘證耳。今病成勞損矣。乃竦然曰。誠有之。近來夜臥不甯。晚即發熱。黎明始退。咳嗽痰稀。腰膝疼痛。然治之當奈何。曰。病緣陰虛火盛。肝熱久鬱。移其所勝。故食少便溏。發爲黃證。與酒穀諸疸爲濕熱薰蒸者不同。乃服苦寒滲利。重傷其陰。致成勞損。今宜酸養肝腎。俾嗽止熱退。食進便調。而黃自消矣。與集靈膏加減十餘劑。諸證漸退。黃亦退矣。

□ 痿症

張玉書子。年近三十。忽寒熱頭痛。時師謂傷寒也。醫治月餘。後竟不知爲

何病。唯晝夜喊叫痛極。延診。問何遲。曰。人皆謂先生專用補。渠係傷寒。故不敢請。頷之入視。見病人尸臥在牀。髮長覆額。面垢鼻煤。皮枯肉腊。狀如奇鬼。脈之弦而堅。左關尺殊濇數。詢其痛處。起自臂側。下連趾踵。肩背。頭腦亦時抽痛。僵直莫能動。動則欲死。乃謂其父曰。此筋骨兼痿之候也。若早補。何至此極。此由少年不慎。接內之後。卽遠行勞役。三陰受傷。今痛自環跳穴。下連大敦。隱白。涌泉。蓋三穴爲肝脾腎所主。至連肩背。頭腦皆掣痛。督脈亦傷矣。其母私問之。果以接內後。因事疾走江干。歸而病發。其父曰。洵如是。已誤治許時。今奈何。曰。幸少年血氣易復。第需服藥百劑。否則雖愈必跛也。與肉蓯蓉生熟地。杞子。米仁。當歸。牛膝。紅花。丹皮。萸仁。麥冬之屬。十劑能起坐。又十劑可杖而行。其父素慳吝。見病已起。遂勿藥。後果一足筋短一二寸。至今行路傾欹。

吳太宜人。年六旬外。病筋絡抽掣。上連顛頂。肩項。下至腰腹腸脇。莫不牽痛。背脹頭昏。口燥心忡。便數食減。兩手極熱。常欲冷水浸之。診得脈弦急而疾。

曰證卽多端。均由肝火盛而血液虧。筋燥失養。久之則成痿矣。但濡以潤之。可立愈也。與養清湯加米仁萸仁當歸女貞等十劑而全。

汗症

唐渭豐母年六旬外。素有肝病。因患瘧自五月至九月瘧愈。而他證蜂起。自汗如洗。徹夜不眠。食少便溏。脇痛齒痛。口淡惡心。惡風畏寒。頭頂皮帽。身襲皮衣。重幃夾幔。猶懷慄不勝。診時以止汗爲囑。脈之弦小急。知爲陰虛火盛。瘧邪未清。誤作陽虛。多與補氣斂汗之劑。而然叩之果服歸脾五味子麻黃節浮麥龍骨甚夥。乃與生地杞子地骨斂斛首烏鱉甲黃連萸仁。渭豐曰。諸醫咸謂頭爲諸陽之首。惡寒若此。又自汗而喜熱飲。明屬陽虛。今方中唯與養陰。又口淡便溏惡心。皆屬脾胃虛寒。黃連萸仁安可用。至瘧疾已愈。何必用首烏鱉甲。再所重在汗多。而又全不治汗。其故何也。曰。此證乃火鬱之極。內眞熱而外假寒也。瘧本臆腑之邪。因肝虛而臆傳臟。故寒熱止而變爲諸證。故以生地杞子

地骨斂斛養肝治其本。黃連清伏暑。萸仁散鬱熱以治標。首烏鱉甲入肝而去瘧邪。蓋肝火熾盛逆胃。胃絡上蒸則爲汗。下迫則爲瀉。若見汗則固澇。一藥肆人足矣。醫云乎哉。如方服之。數劑而愈。內經云。治病必求其本。今觀此症。益可信矣。

何某年七旬矣。偶於冬間。苦盜汗。乃水衰肝火內熾。當閉藏之候。反蒸鬱之爲汗也。或教以黃芪煑黑棗服之。四五日汗果止。而咳嗽作。或以爲傷風。與前胡桔梗杏仁蘇子秦艽防風之類。或以爲痰火。與二陳薑汁竹瀝。或以爲血虛。與四物知母黃柏咸不效。已半年。診其脈。則弦數而促。其證則痰多食少。天柱已傾。雙足浮腫。投以生地麥冬杞子地骨沙參女貞。四劑無進退。已召畫工傳真矣。告曰。某本籍越中。今病已膏肓。量不可起。治任欲歸。第乞疏一方。俾可服多劑者。以希萬一耳。仍前方加熟地萸仁與之。後二年。偶遇之客坐。彼前致謝甚殷。余茫然叩其故曰。某何姓。昔患欬嗽幾斃。蒙惠方。渡江後服二十餘劑。

竟獲全愈。此再造之德也。視其容貌。充腴迥非疢曩。其病之痊。殊意外矣。書此以爲輕信單方。并見汗治汗之戒。

楊元植年四旬外。早衰鬚髮盡白。素患肝病。客吳門。病瘧。瘧愈而汗出不止。凡生脈飲六黃湯。牡蠣龍骨五味黑豆。一切斂汗之藥。莫不嘗之矣。吳醫技窮。乃遣歸。就予診脈。但虛數。與熟地一兩。杞子五錢。棗仁五錢。麥冬二錢。薏仁一錢。胡黃連四分。地骨皮三錢。一服減。二服瘳。

趙坤維令正。病自首至胸。汗出如淋。動則尤甚。頗能食。然食入則滿面淋漓。衣領盡透。醫與玉屏風散。當歸六黃湯。俱不效。延診右關寸數大。問面浮及齒痛否。曰然。此少厥二陰之火。上逆胃絡也。與重劑玉女煎。入杞子五錢。川連少許。二帖而瘳。

楊兆成病瘧。瘧愈大汗如雨。一日夜約斗餘。醫盡力與固表收瀉。反較麻黃羌活爲甚。延診脈洪數有力。日啖粥十數甌。猶覺飢。蓋瘧時多服半夏豆豉。

蒼朮厚朴藿香橘皮諸燥烈之劑。擾動胃火而然。若與六黃湯。則汗止而瘡必更作。乃用生地一兩。石膏五錢。黃連八分。麥冬三錢。蕪仁一錢半。一服減。二服瘡亦不作。

張玉書年近六旬。素患陰虛火甚。兩手脈上溢入掌心。夏月偶不快。就混堂澡浴。以鬪汗解。歸而寒熱大作。頭痛。兩耳後癩腫。上連承靈。下至天牖。急邀余視。余適他出。別延外科。謂當成耳枕癩。勢甚危。投以搜風敗毒之劑。腦後肩甲。筋絡益抽掣。急絆燥渴躁悶。小便淋瀝如火。迨余至。困憊不支矣。脈之洪數異常。知其中熱邪在陽明少陽。以陰虛過汗。火就升上。又爲風藥所鼓。而不可與柴胡。乃君以黃芩石膏。臣以鮮乾兩地黃。佐以滑石生甘草。使以連翹木通。大劑飲之。次日腫痛減。腫處尙赤色。前方入葦豆一合。腫痛全消。再與導赤散。合六一散。而愈。

諸痛

范康侯年弱冠。患脇痛已六七年。更醫既屢。轉益羸瘠。食少而氣餒。言懶而神疲。稍遠行則心下怦怦然。遇勞則臍間如裂。就予診。告以初時。但腹脇痛。醫與道遙散。暫愈。再發再服不應矣。醫投四磨飲。亦暫愈。再發再投。亦不應矣。又更醫。用五香散。越鞠丸。則愈而卽發。自是腹中忽有塊。再更醫以爲痞積。進青皮厚朴五靈脂延胡索之類。塊益多。時隱時現。上下左右約六七枚。如拳如掌。往來牽痛。近有老醫。謂爲虛也。用當歸白芍香附鬱金之類。服之了無進退。予曰。似君之疾。遍宇內矣。誤治而斃者。可勝道哉。蓋古來方書。於此證。殊無肯綮。無怪乎世之夢夢也。原其誤人之始。只肝無補法四字。遂使千萬生靈。含冤泉壤。或以疎散成勞。香燥成膈。或以攻伐成鼓。或以辛熱成癰。其于變證。筆難盡述。幸子青年。稟賦厚而未婚。故僅若此。否則不可言矣。今據脈已細數弦澀。臟氣已虧。幸不數。且無咳嗽夜熱。猶可爲也。第服予劑。只可希遠效。而不可求近功耳。與生熟地沙參麥冬沙子棗仁等劑。略安。至數十劑。塊漸減。遂以方爲

丸服數年益就痊。可今已娶。第能擗節。庶無後患也。蓋此證惟兩儀膏最妙。然有力者始能用之。

方某年三十餘。因析居園牆。脇痛左脇下有塊如槩。按之堅硬。食下則脹痛。甚不能臥側。百治莫應。枯瘁如柴矣。偶於藥肆遇人。謂之曰。此病唯倬佑橋魏某能治。因就診。脈之弦且急。曰。肝舉證也。肝葉右四左三。血足則潤而下垂。今怒火傷陰。其葉燥硬。故舉而不下也。經曰。肝病則迫胃逆咽。故左葉張。則支腋而不可側臥。右葉張。則侵腕而不能容食。味者不知。投以香散。則如火上添油耳。與生熟地沙參麥冬。蕤仁米仁川棟子十餘劑。其病如失。

陸茂才父。年七十。素有肝病。偶於春分日。玉皇山頂燒香。玉皇之高爲湖。上衆山之最。晨而往。晡而歸。足力可云健矣。至夜忽腰大痛。不可轉側。或以爲勞傷。兼感冒。宜先表散。與羌活秦朮等一劑。痛益劇。脈之弦硬。三五不調。二便俱秘。面黯萎縮。日夜不得眠。曰。此肝腎大傷。疎洩太過。證瀕危矣。豈可再投風

藥以養青湯加牛膝當歸痛略減。二便仍秘。且嘔惡發呃。此地氣不得下行而反上攻也。前方重用熟地。外以田螺獨蒜搗爛緊臍下。二便既行。嘔呃遂止。痛忽移於少腹。控引畢丸。前方杞子至重二兩。再入白芍甘草數劑而癒。乃畏藥停數日。覺復甚。又與數劑而安。

七 竅

沈晉培年三十許。患鼻淵黃濁如膿。時醫以爲風熱。上淫干腦。與薄荷辛夷川芎蒼耳白芷蔓荊古方。治之不效。反增左邊頭痛。所下涕亦唯左鼻孔多。就診曰。此肝火上炎爲疾耳。與生熟地杞子沙參麥冬十餘劑而愈。是證由傷風。用力去涕。而得者易愈。若因火盛而成。必由水虧而致。蓋肝脈上絡巔頂。督脈會腦爲髓海。爲龍火鬱蒸。故膿濁腥穢源源而下。有若淵然。久之督脈之髓亦隨輸泄。致成勞損者有之。醫學自立齋以前。宋元明初諸公。未詳肝腎之治。至國朝諸老漸講明。然多雜著丸桂附。惟集靈膏一方最善。治法彙載之。但云

吳中一醫用之。所向神效。是亦知其然而未知其所以然也。故守兔園一冊。其覆餗多矣。

朱余二女。中表姊妹也。年十六七。朱則耳痛。常服癩瘡。因感冒痛暴甚。耳門連頂皆腫。以養清湯加黃芩、羚羊、萸仁二劑而愈。余則耳痛。常流膿水。因患瘡。醫與荆防發之。遂出血不止。臚間曹辣前方去羚羊。加知母、赤芍二劑。血止。數劑膿水乾。二人脈皆關弦寸鼓。乃腎與肝胆之火也。

余某早失怙恃。困苦顛連。年十四。就西溪吳氏質庫食力。值冬月。查盤提唱勞劇。忽右耳暴痛。不可忍。如刺以錐。約一日夜。內起一泡。迸出黃水。涓滴不絕。數日乃乾。第水出則痛減。水乾則痛除。自後過勞即發。其痛至欲求死。如是者年必數次。偶問一醫。彼見少年得此。謂由暴怒傷肝。瘀血爲患。教服抵當丸。不知此屬勞傷腎肝。龍雷之火上攻而然。幸合藥時。肆中無蟲蟲水蛭。竟因循不服。後年二十餘。右耳漸聾。病遂不作。蓋此中經絡枯絕。火亦不能透達也。

疝氣

汪氏甥素有疝證。發則囊如盛二升粟。憎寒壯熱。或與小茴香青皮木葫蘆巴等服之。囊腫赤而痛甚。勢將成癰。次日仍與前藥。診之脈數大無倫。面赤黯。亟用熟地二兩。杞子一兩。川棟一枚。一劑而愈。後與人鬪。頭頂著棒。悶絕而甦。次日陰囊腫大如疝。發時於是顛痛甚。則囊痛減。囊痛甚。則顛痛減。寒熱往來。專科遞治無效。蓋厥陰肝脈下絡纂上行顛。故上下相連。而其痛則互爲消長也。與前方數劑。上下皆愈。凡疝治之失宜。過服香辛燥烈之劑。遂成勞損者。夥矣。

鮑二官六七歲時。忽腹痛發熱。夜則痛熱尤甚。或謂風寒發散之不效。又謂生冷消導之不效。診之面潔白。微有青氣。按其虛里。則窠窠然跳動。問其痛云。在少腹。驗其囊。則兩辜丸無有。曰。此疝痛也。與生地。甘杞。沙參。麥冬。川棟。米仁。二劑全愈。凡疝證。雖有寒濕痰氣之殊。余所愈多以此方。捷如桴鼓。蓋證雖

不一而病屬厥陰則一也。要之肝木爲病。大抵燥火多而寒濕絕少也。余弒兒十歲時。忽踣地以拳柱其腹。宛轉不能語。察其面青。知疝發也。亟以杞子一兩。川棟一枚煎服。下咽立愈。

調經

徐德滋女。年近二十。素有脇痛肝病。常時月事先期而至。近忽逾數日。脈之兩關躁疾。兩寸上溢。察其面有如疹者數十點。其色或紫或青。詢其身亦有至舌上亦有數點。絕類陽氣熱證。然並無頭痛寒熱。且能進飯二甌。良由肝火內熾。上乘肺胃而然。與生地杞子麥冬丹皮山梔當歸生芍甘草元參。令服一劑。次日嘔後始至。見其偃臥。上半俯著床沿。嘔血盈許。詢之。則自己脾血出如涌。既而心下若有一塊上攻。故必偃伏。以床沿抵住稍可。否則上頂闕絕。脈之若有若無。意其經水過期。乘肝火上逆而出。即俗云倒經是也。然則急暴如此。兼之地氣上攻。其證危矣。非大劑純陰。何以挽回。與熟地二兩。杞子一兩。令連

進二服。服下即能仰臥。血止脈回。次日忽欬嗽無痰。此肺金燥而肝火未平也。前方減半。加麥冬沙參萸仁生地八劑而愈。愈後面上之疹乃消。舌上之疹褪下如痘靨云。又顧卜周內人失血。奄奄垂斃。亦以前藥數劑而愈。

范氏女年及笄矣。忽病夜臥。小便自遺。晨起昏昏如醉。神氣與人。了不相當。晡後始清爽。皮膚癢癢。胸膈迷悶。食亦少。初起覺咽痛頭暈。已十餘日矣。診之脈弦而小數。此屬血虛火盛。詢其天癸若何。則自前月大行。去血甚多。至七日乃止。謬爲肝火過盛。尅脾侮胃。乘肺而然。尅脾則脾不攝血。故經水去多。侮胃則胃之絡溢。故脹悶食減。乘肺則肺熱。故癢癢咽痛。又肝藏魂。肺藏魄。二藏不和。是以小便自遺。而神氣昏昧也。與生地杞子羚羊角黑山梔麥冬萸仁黃連丹皮沙參牛蒡之屬。出入加減。六帖而安。後經水數月不行。則以前者去血過多也。仍用生地杞子當歸白芍丹皮麥冬少加紅花八劑。而月事下。

劉氏媪年七十。病血行如壯年。月經久之淋漓不斷。兩月餘耳鳴心跳頭

暈目眩。惡食罕眠。奄奄待斃。醫者不一。有與歸脾補中者。六味四物者。十全八珍者。諸治未爲無見。然服歸脾補中。則上臍脹而面腫。似不宜於補氣。服六味四物。則少腹脹而足腫。似不宜於補血。服八珍十全。則中脘脹而氣急。似氣血兼補。又不宜。延診。先告以不宜用補。以證皆緣補而增也。脈之沉小而澹。兩關尤甚。且無神。曰。此肝脾兩傷之候也。以七旬之年。兩月之病。非補何以能瘳。第余之補。異乎人之補。無慮也。與熟地二兩。以一兩炒炭。杞子一兩。白芍炒棗仁炒各五錢。酒連三分。四劑而淋漓止。去連四劑。而腫脹諸病證亦愈。

姚氏婦早寡。年三十餘。因月事暴至。遂崩漏不止。勢甚狂。脈之兩寸上溢兩尺甚弱。據脈不可與補中益氣。據證又不可不暫升提。以挽其下陷。先與熟地杞子白芍棗仁。重劑服之。果不應。急以草蓀仁十數粒。去殼研入麝香一分。搗作餅子。用綠雲膏貼臍上。再服前藥。血去漸緩。少頃再服藥。覺血不行。卽令揭去之。又服數劑全愈。

□ 胎產

凌表姪婦素怯弱。孕數月。幾成損證。以重劑滋養而愈。已十月。因時感發。潛專科投劑。防枳桔等二劑。其師黃澹翁力止之。乃但服頭煎。已而乾咳咽痛。面赤口燥。夜熱盜汗。因飲生梨數片。遂泄瀉如痢。腹痛後重。日夜十餘行。或曰立齋云。梨者利也。凡病後及孕產。皆不可食。今腹痛下痢。非傷生冷。而何診之。脈洪數。左寸鼓指。曰。錢仲陽謂疹子無他證者。但用平藥。今病人陰虛多火。滋養猶恐不及。乃用香竄以鼓之。致三陰之火乘虛上衝。肺既熱甚。勢必下迫。大腸便爲痢。於梨何與。蓋立齋之言。言其常耳。合脈與證。猶當以涼潤取效也。詢其小便熱短而口臭。用生地杞子沙參麥冬川連萸仁元參牛蒡二劑。痢止。後重除。忽肛門腫痛。謂欲作痔。曰。非也。此肺火下傳。病將愈耳。去黃連加黃芩數劑。諸證全愈。

汪陸堂鄰居也。其室人病痢已久。未嘗藥。初下紅白。後單下紅。每甚於夜。

腹痛後重。渠岳翁乃儒而醫者。與歸脾合補中益氣。持方問余。余曰。此古人成法也。第慮服之轉劇耳。不信。服二劑。果下益頻。乃延診脈沈細且駛。與棗仁山藥。杞子。地黃。當歸。白芍。甘草。黃芩。六劑全愈。因問曰。君向謂歸脾補中服之必增劇。已而果然。比何故也。余曰。久痢亡陰。耆朮升柴。令陽愈升。則陰必愈降。理所必然。又問腹尚痛。而後重未除。乃不用香砂。此又何說。余曰。用香砂亦無大害。第不能速愈耳。

唐赤城內人。年二十餘。孕月喜瓜果。夏間腸痛下痢。以爲胎氣。冬盡已分娩。而痛痢不滅。一老醫謂產後虛寒。且久痢。與白芍。炮薑。建蓮。扁豆。香附。砂仁。木香。遠志。諸溫燥健脾痢轉甚。又加補骨脂。肉苳。蔻。痢益頻。每粥食纔下。咽糞穢卽下出。不及至圍。視之乃完穀不化。余謂腸胃已直瀉若竹筒。病必不起。將治木。診之脈細數而澹。額頰嬌紅。舌胎燥黑。曰此痢疾也。第服藥二劑。必見紅白。因告以向醫謂爲虛寒。將敗之證。今以爲痢。再下紅白。甯望生乎。曰病緣過

傷生冷滯於迴腸。久從熱化。產後腹空。其積將下。乃爲燥熱所劫。致積反留。而眞陰愈傷。內熱愈熾。今之類併急速。乃協熱下痢之病。非虛寒下脫之病也。試觀其面紅。陰虛可知。舌黑內熱可知。但先助其陰。則其下必緩。而積滯見矣。與熱地杞子各一兩。棗仁五錢服下。面紅頓減。舌黑漸退。食入遂不下。迫再服則裏急後重。紅白兼行。仍與前方。入連芩芍歸甘草。出入加減十餘劑。已愈八九矣。以歲除停藥。新正邀診。已飲食如常起居復故。惟便後微有淡血水。此脾絡受傷之餘證也。前方去芩連。加烏梅二劑可愈。乃云。舍親謂先生用補藥太早。致成休息痢。蓋前醫是其至戚。特令其邀予一次。以相嘲耳。予因謂曰。與其爲直腸瀉。毋甯爲休息痢乎。一笑而別。

許竹溪室人產後數日發熱自汗。面赤頭痛。惡食不眠。惡露雖極少而淡。腹時脹痛。脈則洪大而數。曰此血虛也。腹脹面赤。其勢欲崩。宜峻補。或問故曰。面赤者陽上越也。腹脹者陰下陷也。陽上飛則陰下走。勢所必然。以熱地一兩。

杞子棗仁各五錢一劑。次日小腹之右忽有一塊如槃，且硬，按之痛甚。於是疑爲瘀而誤補，欲更張。幸病人素服予藥，姑再延曰：其塊驟起，卽大如診。雖瘀滯亦無如是之甚也。此正肝脾失血，燥而怒張，得補猶然。否則厥而崩矣。今脈大漸斂，面赤漸退，非藥之誤，乃藥之輕也。令前方加倍，再入炒白芍五錢，炙甘草一錢，一服塊漸平，再服塊如失。前方減半，數劑，諸證全安。此證若作瘀治，斷無幸矣。

施介鏗室人，年三十餘，忽有孕，又孳生，產後頗健，能食雞啖飯。數日來漸發熱，脹滿，診之脈浮按滑疾，沈按結滯，詢至惡露已一日不行，謂爲瘀也。宜通之乃可。與生地牛膝益母紅花桃仁泥當歸尾丹參瓦楞子，畏不敢服。延專科曰：此年過壯而初產，育氣血俱傷，屬虛也。與焦朮炮薑歸芍茯神棗仁等一劑，熱益甚。再劑遂譫語，更一專科，其說同。其藥仿。又二劑，日夜不眠，昏狂，不省人事。時忽高聲歌唱，與傷寒陽明失下無異。再延診曰：產數日，惡露卽停，雖執途

人而語之。亦必知爲瘀滯。若欲其生。亟進前方可耳。不得已乃服。黃昏進藥。至夜分惡露始行。黎明復下一物。已焦黑。乃胞衣也。蓋產時隱婆只收其一。謂二人同胞。不知其一猶在腹也。遂貽患。乃爾。胞衣去。惡血行。其病如失。然予初亦不知其爲胞未下也。醫誠淺哉。

姚葭田室人。年三十餘。頎而肥白。前二子皆殞。後孕而胎墜。今又惡阻甚。逆脈之虛軟而大。與祀子地黃沙麥冬川連等漸得安。又腰腹腿足時痛。或加當歸白芍。或加山藥棗仁。熱地用至兩許。或下墜。則以補中益氣一二劑。以熟地山藥代參朮。或時胸腹脹痛。稍用香砂橘朮。則中氣便覺沖揚。良由久虛。榮弱。香燥毫不相宜。彼執方治病者。可與言治法乎哉。後服藥幾百帖。足月生男。

胡乾若室人。年二十餘。婚數年無生育。因診翁便求診。曰孕也。然三陰俱不足。曰孕或未然。今所患夜熱咳嗽。腹痛便澀。左足不良於步。詢其腹痛必內

外牽引。腰亦必痛。足之筋則短而不舒。又下午則腫否。曰。皆如所言。然則三陰虛損無疑矣。與圯地歸芍沙參麥冬等。令服五十劑。臨月再服二十劑。乃無後患。又服十餘劑。病已痊。遂不藥。後臨產壅厥。產後復厥。專科以其寒熱往來。則投柴胡桂枝。腹痛便澹。則與炮薑白朮。致身發白癩。細者如芝麻。蠱者如綠豆。腹痛甚則偃臥。以蒲團著腹。左右旋轉稍可。脈之弦急而數。舌黑而燥。此肝火乘三陰大傷爲患也。令以前方。加熟地川連白芍甘草數劑。而愈。次年患痢。醫以痢藥愈之。又明年腹痛便澹。與前年初孕證同。召前醫。則仍以爲痢也。恪與攻伐。遂胎墜而死。又張氏姐妹三人。每胎皆腹痛泄利。產後乃止。此雖胎氣亦由肝木乘脾所致。

張石頑醫話精華

張路玉（璐）又號石頑吳江人學醫讀書至
精博而服膺于薛己張介賓輩學說著有張氏
醫通傷寒讀論傷寒緒論本經逢原診宗三昧
等書醫林中幾人手一編焉

張石頑腎話目次

中風	吐血
時邪	諸疔
瘧疾	脚氣
虛損	眩暈
痞滿	驚悸
腫脹	痢疾
痰飲	淋濁
欬嗽	遺溺
肺痿	消瘴
嘔吐	胎產
一	二七
四	二九
一四	三〇
一七	三一
一八	三二
二一	三四
二二	三八
二三	三九
二五	四二
二六	四五

張石頑醫話精華

上海秦伯未編纂

普甯方公溥參校

中風

春榜趙明遠。平時六脈微弱。已酉九月。患類中風。經歲不痊。邀石頑診之。其左手三部弦大而堅。知爲腎藏陰傷。壯火食氣之候。且入迎斜內向寸。又爲三陽經滿。溢入陽維之脈。是不能無顛仆不仁之虞。右手三部浮緩。而氣口以上微滑。乃沫痰湧塞於膈之象。以清陽之位。而爲痰氣占據。未免侵漬心主。是以神識不清。語言錯誤也。或者以其神識不清。語言錯誤。口角常有微涎。目睛恆不易轉。以爲邪滯經絡。而用祛風導痰之藥。殊不知此本腎氣不能上通於心。心藏虛熱生風之證。良非風燥藥所宜。或者以其小便清利倍常。以爲腎虛。而用八味壯火之劑。殊不知此證雖虛。而虛陽伏於肝藏。所以陽事易舉。飲食

易饑。又非益火消陰藥所宜。或者以其向患休息久痢。大便後常有淡紅漬沫。而用補中益氣。殊不知脾氣陷於下焦者。可用升舉之法。此陰虛久痢之餘疾。有何清氣在下。可升發乎。若用升柴。升動肝腎虛陽。鼓激膈上痰飲。能保其不爲噎脹逆滿之患乎。是升舉藥不宜輕服也。今舉河間地黃飲子。助其腎。通其心。一舉而兩得之。但不能薄滋味。遠房室。則藥雖應病。終無益於治療也。惟智者善爲調攝爲第一義。

御前侍衛金漢光如夫人。中風四肢不能舉動。喘鳴肩息。聲如拽鋸。不能著枕。寢食俱廢者半月餘。方邀治於石頑。診其脈。右手寸關數大。按久無力。尺內愈虛。左手關尺弦數。按之漸小。惟寸口數盛。或時昏眩。或時煩亂。詢其先前所用諸藥。皆二陳導痰。雜以秦芫天麻之類。不應。又與牛黃丸。痰涎愈逆。危殆益甚。因疏六君子。或加膽星竹瀝。或加黃連當歸。甫四劑而喘息頓除。再三劑而飲食漸進。稍堪就枕。再四劑而手足運動。十餘劑後。屏幃之內。自可徐行矣。

因思從前所用之藥未常不合於治。但以痰涎壅盛不能擔當。峻用參朮。開提胃氣。徒與豁痰。中氣轉傷。是以不能奏勦耳。

漢川令顧莪在夫人。高年氣虛痰盛。邇因乃郎翰公遠任廣西府。以道遠抑鬱。仲春十四夜。忽然下體墮床。便舌強不語。肢體不遂。以是日曾食溼麵。諸醫羣議消導。消導不應。轉增困憊。人事不省。頭項腫脹。事在危急。急邀石頑診之。六脈皆虛濡無力。諸醫尙謂大便六七日不通。擬用攻下。余謂之曰。脈無實結。何可妄攻。莪在香梓。皆言素有脾約。大便常五七日一行。而艱苦異常。乃令先小試糜飲。以流動腸胃之樞機。日進六君子湯。每服用參二錢。煎成頓熱。分三次服。四劑後自能轉側。大便自通。再四劑手足便利。自能起坐。數日之間。倩人扶掖徐行。因切囑其左右謹防。毋使步履有失。以其氣虛痰盛。不得不防杜將來耳。

松陵沈雲步先生。解組歸林。以素稟多痰。恆有麻木之患。防微杜漸。不無

頰中之處。乃謀治於石頑。爲疏六君子湯服之。煩驗。而性不喜藥。入秋以來。漸覺肢體不遂。復邀診治。脈得稟滑中有微結之象。仍以前方除去橘皮。加歸芪巴戟。平調半月而安。然此證首在節慎起居。方能永保貞固。殊非藥力可圖萬全也。

時邪

湖廣禮部主事范求先諱克誠。寓金閭之石窩菴。患寒傷營證。惡寒三日不止。先用過發散藥二劑。第七日躁擾不甯。六脈不至。手足厥逆。其同寓目科方耀珍。邀石頑診之。獨左寸厥厥動搖。知是欲作戰汗之候。令勿服藥。但與熱薑湯助其作汗。若誤服藥。必熱不止。後數日枉駕謝別。詢之果如所言。不藥而愈。

一童姓者。伏氣發於盛暑。其子跪請求治。診時大發躁擾。脈皆洪盛而躁。其婦云。大渴索水二日。不敢與飲。故發狂亂。因令速與。連進二盞稍寧。少頃復

索。又與一大盞。放蓋通身大汗。安睡熱除。不煩湯藥而愈。同時有酒客二人寓毛家。亦患此證。皆與水而安。

文學范鉉甫孫振麒。於大暑中患厥冷自利。六脈弦細孔遲。而接之欲絕。舌色淡白。中心黑潤無胎。口鼻氣息微冷。陽縮入腹。而精滑如冰。問其所起之由。因臥地晝寢受寒。是夜連走精二度。忽覺顛脹如山。坐起暈倒。便四肢厥逆。腹痛自利。胸中兀兀欲吐。口中喃喃妄言。與濕溫之證不殊。醫者誤爲停食感冒。而與發散消導藥一劑。服後胸前頭項汗出如漉。背上愈加畏寒。而下體如冰。一日昏憤數次。此陰寒挾暑。入中手足少陰之候。緣腎中真陽虛極。所以不能發熱。遂擬四逆加人參湯。方用人參一兩。熟附三錢。炮薑二錢。炙甘草二錢。晝夜兼進。三日中進六劑。決定第四日寅刻回陽。是日悉屏葷附。改用保元方。用人參五錢。黃芪三錢。炙甘草二錢。加麥門冬二錢。五味子一錢。清肅膈上之虛陽。四劑食進。改用生料六味。加麥冬五味。每服用熟地八錢。以救下焦將竭。

之水。使陰平陽秘。精神乃治。

徐君育素稟陰虛多火。且有脾約使血證。十月間患冬溫。發熱咽痛。里醫用麻黃杏仁半夏枳橘之屬。遂喘逆倚息不得臥。聲颯如啞。頭面赤熱。手足逆冷。右手寸關虛大微數。此熱傷手太陰氣分也。與萎蕤甘草等藥不應。爲製豬膚湯一甌。令隔湯頓熱。不時挑服。三日聲清。終劑而痛如失。

國學鄭墨林夫人。素有便紅。懷妊七月。正肺氣養胎時。而患冬溫。欬嗽咽痛如刺。下血如崩。脈較平時。反覺小弱而數。此熱傷手太陰血分也。與黃連阿膠湯二劑。血止。去黃連加萎蕤桔梗人中黃四劑而安。

太倉州尊陳鹿屏夫人。素患虛羸骨蒸。經閉少食。偶感風熱。欬嗽向來調治之醫。誤進滋陰清肺藥二劑。遂昏熱痞悶異常。邀石頑診之。脈見人迎虛數。而氣口濡細。寸口瞥瞥。而兩尺搏指。此肝血與胃氣皆虛。復感風熱之象。與加減葱白香豉湯。一服熱除痞止。但欬則頭面微汗。更與小劑保元湯調之而安。

同道王公峻子。於四月間患感冒。昏熱喘脹。便秘腹中雷鳴。服硝黃不應。始圖治於石頑。其脈氣口弦滑。而按之則孔。其腹脹滿。而按之則濡。此痰溼挾痰。濁陰固閉之候。與黃龍湯去芒硝。易桂苓半夏木香。下痰垢甚多。因宿有五更欬嗽。更以小劑異功加細辛調之。大抵腹中奔響之證。雖有內實。當下必無燥結。所以不用芒硝。而用木香苓半夏也。用人參者。借以資助胃氣。行其藥力。則大黃輩得以振破敵之功。非謂虛而兼補也。當知黃龍湯中用參。則硝黃之力愈銳。用者不可不慎。

貳尹閔介眉甥媳。素稟氣虛多痰。懷妊三月。因臘月舉襄受寒。遂惡寒不食。嘔逆清血。腹痛下墜。脈得弦細如絲。按之欲絕。與生料乾薑人參半夏丸。二服不應。更與附子理中加苓半夏肉桂調理。而康。門人問曰。嘗聞桂附半夏孕婦禁服。而此並行無礙何也。曰。舉世皆以黃芩白朮爲安胎聖藥。桂附爲墮胎劑。孰知反有安胎妙用哉。蓋子氣之安危。係乎母氣之偏勝。若母氣多火。得苓

連則安。得桂附則危。母氣多痰。得苓半則安。得歸地則危。母氣多寒。得桂附則安。得苓連則危。務在調其偏勝。適其寒溫。世未有母氣逆而胎得安者。亦未有母氣安而胎反墮者。所以金匱有懷妊六七月胎脹腹痛。惡寒少腹如扇。用附子湯溫其藏者。然認證不果。不得妄行是法。一有差誤。禍不旋踵。非比苓朮之誤。猶可延引時日也。

館師吳百川子。年二十餘。素有夢交之疾。十月間患傷寒。頭疼足冷。醫用發散消導。屢汗而昏熱不除。反加喘逆。更一醫用麻黃重劑。頭面大汗。喘促愈甚。或者以爲邪熱入裏。主用苓連。或者以爲元氣大虛。議用冬地。爭持未決。始求治於石頑。診之六脈瞥瞥。按之欲絕。正陽欲脫亡之兆。急須參附。庶可望其回陽。遂疏回陽反本湯。加童便以斂陽。一劑稍甯。三啜安臥。改用大劑獨參湯。加童便。調理數日。類與稀糜而安。

洪德敷女。於壬子初冬發熱。頭痛胸滿不食。已服過發散消導藥四劑。至

第六日周身痛楚。腹中疼痛。不時奔響。屢欲圍而不可得。口鼻上唇。忽起黑色。成片。光亮如漆。與玳瑁無異。醫者大駭。辭去。邀石頑診之。喘汗脈促。而神氣昏憤。雖證脈俱危。喜其黑色四圍。有紅暈鮮澤。若頭瘡之根脚。緊附如線。他處肉色不變。許以可治。先與葛根黃芩黃連湯。加犀角連翹荆防紫荊人中黃。解其肌表毒邪。俟其黑色發透。乃以涼膈散。加入中黃紫荊烏犀。微下二次。又與犀角地黃湯。加入中黃之類。調理半月而安。此證書所不載。惟龐安常有玳瑁瘟之名。而治法未備。人罕能識。先是牙行徐順溪患此。誤用發散消尅藥過多。胃氣告匱。辭以不治。又綢舖王允吉姪患此。瀕危始邀予往。其口目鼻孔皆流鮮血。亦不能救。一月間親歷此證十餘人。大抵黑色枯焦不澤。四圍無紅暈。而灰白色黯者。皆不可救。其黑必先從口鼻至額頰。目胞兩耳及手臂足脛。甚則胸腹俱黑。從未見於額上肩背陽位也。

有武員隨任家丁黃姓者。患傷寒半月。道經吳門。泊舟求治。詢其同伴云。

自渡淮露臥受寒。恣飲燒酒發熱。在京口服藥。行過兩次。熱勢略減。而神昏不語。不時煩擾。見其唇舌赤腫燥裂。以開水與之則嚙。不與則不思。察其兩寸管。管虛大。關寸小弱。按久六脉皆虛。曰此熱傳手少陰心經也。與導赤瀉心湯一啜。神識稍甯。泊舟一日夜。又進二貼。便溺自知。欲早解維。復延往診。而脈靜神安。但與小劑五苓去桂。易門冬二貼。囑其頻與稀糜。可許收功也。

錢順所素有內傷。因勞力感寒。發熱頭痛。醫用表散藥數服。胸膈痞悶不安。以大黃下之。痞悶益甚。更一醫。用消尅破氣藥。過傷胃氣。遂厥逆昏憤。勢漸瀕危。邀石頑診之。六脉榮榮如蜘蛛絲。視其舌上焦黑燥澀異常。此熱傷陰血。不急下之。真陰立槁。救無及矣。因以生地黃黃連湯去黃芩。防風加人中黃麥門冬酒大黃。另以生地黃一兩酒浸搗汁和服。夜半下燥矢六七枚。天明復下一次。乃與生脈散二貼。以後竟不服藥。日進糜粥調養。而大便數日不行。魄門迸迫如下。令用導法通之。更與異功散調理而安。

陳瑞之七月間。患時疫似瘧。初發獨熱無寒。或連熱二三日。或暫可一日。半日。發熱時煩渴無汗。熱止後則汗出如瀉。自言房勞後乘涼所致。服過十味香薷。九味羌活。柴胡枳桔等十餘劑。煩渴壯熱愈甚。因邀石頑診之。六脈皆洪。盛搏指。舌胎焦枯。唇口剝裂。大便五六日不通。病家雖言病起於陰。而實熱邪亢極。胃府剝腐之象。急與涼膈加黃連石膏人中黃。得下三次。熱勢頓減。明晚復發熱煩渴。與白虎加人中黃黃連。熱渴俱止。兩日後左頰發頤。一晷時即平。而氣急神昏。此元氣下陷之故。仍與白虎加人參犀角連翹。頤復瘳。與犀角連翹升麻甘桔鼠粘馬勃二服。右頤又發一毒。高腫赤亮。另延瘍醫治其外。調理四十日而瘥。同時患此者頗多。良由時師不明此爲溼土之邪。初起失於攻下。藥用發散和解。引邪泛濫而發頤毒。多有腫發綿延。以及膺脇肘臂數處。如流注潰腐者。繼用攻下解毒。皆不可救。不可以爲發頤小證而忽諸。

山陰令景昭侯弟介侯。遼東人。患時疫。寒熱不止。舌胎黃潤。用大柴胡下

之煩悶神昏。雜進人參白虎。補中益氣。熱勢轉劇。頻與芩連知母不應。因遣使兼程過吳。相邀石頑到署診之。左脈弦數而勁。石脈再倍於左。而週身俱發紅斑。惟中腕斑色皎白。時湖紹諸醫羣集。莫審胸前斑子獨白之由。因論之曰。良由過服苦寒之劑。中焦陽氣失職。所以色白。法當透達其斑。兼通氣化。無慮斑色不轉也。遂用犀角連翹山梔人中黃晝夜兼進二服。二便齊行。而斑化熱退。神清食進。起坐徐行矣。昭侯曠侯同時俱染其氣。並進葱白香豉人中黃連翹薄荷之類。皆隨手而安。

吳介臣傷寒。餘熱未盡。曲池雍腫。不潰不消。日發寒熱。瘍醫禁止飲食。兩月餘。日服清火消毒藥。上氣形脫。奇息不得臥。渴飲開水一二口。則腹脹滿急。大便燥結不通。兩月中用密導四五次。所去甚艱。勢大瀕危。邀石頑診之。其脈初按編急。按之絕無。此中氣逮盡之兆。豈能復勝藥力耶。乃令續進稀糜。榻前以鴨糞之。香氣透達。徐以汁噉之。是夕大便去結糞甚多。喘脹頓止。飲食漸進。

數日後腫亦漸消。此際雖可進保元獨參之類。然力不能支。僅惟殺肉調理而安。近松陵一人。過餌消導。胃氣告匱。聞穀氣則欲嘔。亦用上法。不藥而痊。

徽商黃以寬。風溫十餘日。壯熱神昏。語言難出。自利溏黑。舌胎黑燥。唇焦鼻燥。先前誤用發散消導藥數劑。煩渴彌甚。恣飲不徹。乃求治於石頑。因諭之曰。此本伏氣鬱發。更遇於風。遂成風溫。風溫脈氣本浮。以熱邪久伏少陰。從火化發出太陽。即是兩感。變患最速。今幸年壯質強。已逾三日六日之期。證雖危殆。良由風藥性升。鼓激週身元氣。皆化爲火。傷耗真陰。少陰之脈。不能內藏。所以反浮。考諸南陽先師。元無治法。而少陰例中。則有救熱存陰。承氣下之一證。可惜此以迅掃久伏之邪。審其鼻息不鼾。知腎水之上源未絕。無慮其直視失洩也。時欽醫胡晨敷在坐。相與酌用涼膈散。加人中黃生地黃。急救垂絕之陰。服後下溏黑三次。舌胎未潤。煩渴不減。此杯水不能救車薪之火也。更與大劑涼膈。大黃加至二兩。兼黃連犀角。三下方得熱除。於是專用生津止渴大劑投。

之舌胎方去而津回渴止。此證之得愈者。全在同人契合。無分彼此。得以挽回。設異論紛紛。徒滋眩惑。安保其有今日哉。

瘧疾

廣文張安期夫人。先是其女及壻與婢。數日連斃三人。其僕尙傳染垂危。安期夫人因送女殮。歸亦病瘧。雜治罔效。遂成壞病。勉與生薑瀉心湯救之。故友李懷茲乃耶幼韓。觸鄧氏疫瘧之氣。染患月餘不止。且左右之人。失於調理。以致愈而復發。加以五液注下。瘧痢兼并。水穀不入者半月有餘。當此雖有合劑。亦難克應。乃携歸齋中。日與補中益氣兼理中六君。莫桂之屬。將養半月而康。貳守金令友之室。春榜蔣曠生之妹也。曠生橋梓。見其亢熱昏亂。意謂傷寒。同舟邀往。及診視之。是瘧非寒。與柴胡桂枝湯。四劑而安。貳尹吳丹生溼盛體肥。嘔逆痞脹。寒熱昏眩。與涼隔散加黃連下之。五日而止。越半月復發。亦五日而止。貳守湯子端惡寒發熱。面赤足冷。六脉弦細而數。自言不謹後受寒。以爲

傷寒陰證。余曰。陰證無寒熱例。與柴胡桂薑湯二服而痊。文學顧若雨之女與甥女。先後病瘧。皆先熱後寒。與桂枝白虎湯而瘳。太學鄭墨林夫人。懷孕七月。先瘳後痢。而多鮮血。與補中益氣。如吳茱萸製川連而愈。每見孕婦病瘳胎墮。而致不救者多矣。鄉飲張怡泉。恆服參附鹿角膠等陽藥。而真陰向耗。年六十五。七月下澀病瘳。時醫悞進常山止截藥一劑。遂致人事不省。六脉止歇。按之則二至一止。舉指則三五至一止。惟在寒熱之際。診之則不止歇。熱退則止歇如前。此真氣衰微。不能貫通于脉。所以止歇不前。在寒熱之時。邪氣衝激經脉。所以反得開通。此虛中伏邪之象。爲製一方。用常山一錢酒拌。同人參五錢焙乾。去常山但用人參。以助胸中大氣。而祛逐之。當知因常山傷犯中氣。而變劇。故仍用常山爲嚮導耳。晝夜連進二服。遂得安寢。但寒熱不止。脉止如前。乃令日進人參一兩。分二次進。并與稀糜助其胃氣。數日寒熱漸止。脉微續而安。玉峯春榜顧玉書瘳。發卽昏熱譫語。痞脹嘔逆。切其氣口獨見短滑。乃有宿滯之

象與涼膈散易人中黃加草薢仁一劑霍然。督學汪緘菴之女患前證。以桂枝白虎湯易人中黃加葱鼓四服而安。中翰金淳還乃耶。八月間患瘧。發於辰戌丑未。至春子午卯酉每增小寒熱。直至初夏始延治於石頑。診其六脈如絲。面青唇白。乃與六君子加桂附。四服不應。每服加用人參至一兩。桂附各三錢。又四服而辰戌丑未之寒熱頓止。子午卯酉之寒熱更甚。此中上有權。而邪併至陰也。仍與前藥。四服而色榮食進。寒熱悉除。後與獨參湯送八味丸調理而安。文學顧大來年逾八旬。初秋患瘧。昏熱譫語。喘乏遺尿。或者以爲傷寒譫語。或者以爲中風遺尿。危疑莫定。予曰無慮。此三陽合病。譫語遺尿。口不仁而面垢。仲景書證中原有是例。遂以白虎加人參三服而安。同時文學顧次占夫人朔客祈連山。皆患是證。一者兼風。用白虎加桂枝。一者兼溼。用白虎加蒼朮。俱隨手而痊。若以中風遺尿例治。則失之矣。是日坐間有同道。問及今歲瘧脈不弦之故。予謂之曰。瘧屬少陽經證。其脈當弦。而反不弦如平人者。以邪氣與正

氣。渾合不分。故絕不顯弦象。金匱有云。溫瘧者其脈如平。身無寒但熱。骨節痠疼。時嘔。白虎加桂枝脈主之。曷知脈既不弦。便非風木之邪。卽不當用柴胡等少陽經藥。豈可以常法施治乎。

虛損

牙行陶震函子。傷勞欬嗽失血。勢如泉涌。服生地汁墨汁不止。余及門周子。用熱童便二升而止。邀石頑診之。脈得弦大而虛。自汗喘乏。至夜則煩擾不寧。與當歸補血湯四貼而熱除。時覺左脇刺痛。排之澆澆有聲。此少年喜酒負氣。嘗與人鬥犯所致。與澤朮藥銜湯加生藕汁調服。大便卽下。壘壘紫黑血塊。數日乃盡。後與四烏綱骨一蘆茹爲末。分四服。八黃牝雞腹中者噉。留藥蜜丸。盡劑而血不復來矣。

顏汝于女。病虛羸寒熱。腹痛裏急。自汗喘嗽者三月餘。屢更醫藥不愈。忽然吐血數口。前醫轉邀石頑。同往診候。其氣口虛濇不調。左背弦微。而尺微尤

甚令與黃著建中加當歸細辛。前醫曰：虛勞失血，曷不用滋陰降火，反行辛燥乎？余曰：不然，虛勞之成，未必皆本虛也。大抵多由誤藥所致。今病欲成勞，乘其根蒂未固，急以辛溫之藥，提出陽分，庶幾挽回前失。若仍用陰藥，則陰愈亢而血愈逆上矣。從古治勞，莫若金匱諸法。如虛勞裏急，諸不足，用黃著建中，原有所祖。卽腹痛悸，亦不出此。更兼內補建中之制，加當歸以和營血，細辛以利肺氣，毋慮辛燥傷血也。遂與數貼，血止。次以桂枝人參湯，數服，腹痛寒熱頓除。後用六味丸，以棗仁易萸肉。或時間進保元異功當歸補血之類，隨證調理而安。余治虛勞，嘗屏絕一切虛勞之藥，使病氣不致陷入陰分，深得金匱之方也。

痞滿

內兄顧九玉，頌詔假道歸吳。大暑中，患胸痞，顛脹，脈得虛大而濡，氣口獨顯滑象。此溼熱泛溢於膈上也。與清暑益氣二劑，顛脹止而胸痞不除。與半夏瀉心湯減炮薑，去大棗，加枳實，一服而愈。

家弟曾餘雖列賢書最留心於醫理。弟婦鄭氏乃世傳女科中山之女昆弟俱爲時醫。戊申夏患嘔逆不食者月餘。服寬膈理氣藥二十餘劑。幾至絕粒。而痞脹異常。邀余診之。脉得虛大而數。按仲景脉法云。大則爲虛。數則爲虛。此胃中陽氣大虛。而濁陰填塞於膈上也。因取連理湯方。用人參三錢。服之。四劑而痞止食進。後與異功散調理。數日而康。

別駕吳蛟水公祖夫人患痞眩嘔逆。向因下體畏寒。肢肘麻脊。久服八味參附不徹。六脉弦滑。而按之則濡。此中焦素蘊痰溼。陽氣不能周於四末之象。得桂痞辛熱之力。有時雖可暫開。究非眞陽之虛。且有地黃之滯。所以痞暈漫無止期。遂疏局方七氣湯加沉香。一服豁然。再劑神爽食進而安。

內翰繆鈞聞尊大人子長老先生。青年罷職。樂志林泉。偶因小憤。遂眩暈痞悶。三月來服豁痰利氣藥不應。反覺疲倦。飲食日減。下元乏力。至七月下澀。邀石頑診之。六脉似覺有餘。指下略無冲和之氣。氣口獨滯不調。時大時小。兩

尺俱濡。大小力。此必多痰溼。漸漬於水土。二經復加剝削之患。屢犯中氣。疲倦少食。迨所必至。法當先調中氣。輸運水穀之精微。然後徐圖溫補。下元爲疏。六君子湯。加當歸兼調營血。庶無陽無以化之虞。其如夫人久患崩淋。徧服諸血藥罔效。以補中益氣加製香附烏梅。升舉其陽。兼調其氣。所謂病在下。取之上端。不出古學之則耳。

太史錢宮聲媳去秋瘧久大虛。飲食大減。經水不調。季冬略行一度。今春時發寒熱。腹滿不食。服寬脹利水藥不應。擬進破血通經之劑。邀石頑相商。其脉左寸厥厥動搖。右關與兩尺雖微。弦而重。按久按却滑實流利。惟右寸左關虛濡而數。尋之澆澆少力。此陰中伏陽之象。詢爲胎脈無疑。良由中氣虛乏。不能轉運其胎。故爾作脹。前醫曰。自結禱迄今。距十二載。從來未曾受孕。病後元氣大虛。安有懷娠之理。石頑曰。向之不孕。必有其故。今病後餘熱留於血室。因而得妊。亦恆有之。細推病機。每粥食到口。輒欲作嘔。惟向晚寒熱之際。得熱飲

入胃。其寒熱頓減。豈非胃氣虛寒。水精不能四布。留積而爲涎液。汪洋心下乎。俗名惡阻是也。其腹滿便難之虛實。尤須明辨。金匱有云。跌陽脈微弦。法當腹滿。不滿必便難。乃虛寒從下上也。當以溫藥服之。况大便之後。每加脹急。以裏氣下通。濁陰乘機上擾。與得下暫時寬快。迥殊其治。雖當安胎爲主。但濁陰之氣。非藉正溫不能開導其結。遂疏四君子湯益以歸芍。以收營血之散。稍借肉桂爲濁陰之嚮導。使母氣得溫中健運之力。胎息無濁陰侵犯之虞。桂不傷胎。麗安常先有明試。余嘗屢驗之矣。服後寒熱漸止。腹脹漸寬。飲食漸進。胎息亦漸形著。而運動於臍上。至仲夏因起居不慎而胎漏下血。前醫猶認石瘕。而進破積之方。乃明諭脈證。左寸動滑。斷屬乾象。而與扶脾藥得安。後產一子。舉家稱快。設不審而與通經破血。能保子母雙全之慶乎。

■ 腫 脹

文學頗若。雨鼓脹喘滿。晝夜不得寢食者二十餘日。吾吳名醫用大黃三

下不除。技窮辭去。更一醫先與發散。次用消剋破氣。二十餘劑。少腹至心下遂堅滿如石。腰脇若眇中皆疼痛如折。亦無措指而退。彼戚王墨公邀余往診。脉得弦大而革。按之漸小。舉指復大。詢其二便。則大便八九日不通。小便雖少而清白如常。此因剋削太過。中氣受傷。濁陰乘虛僭據清陽之位而然。以其濁氣上通。不便行益氣之劑。先與生料六味丸。加肉桂三錢。沉香三分。下黑錫丹二錢。導其濁陰。是夜即脹減六七。胸中覺飢。侵晨便進糜粥。但腰膝疼軟。如失兩腎之狀。再劑胸腹全寬。少腹反覺微硬。不時攻動。此大便欲行。津液耗竭。不能即去故也。診其脉僅存一絲。改用獨參湯加當歸枳殼。大便略去。結塊腰痛稍可。少腹遂和。又與六味地黃。仍加肉桂沉香。調理而安。

痰飲

周又韜張使本燕人。體肥痰盛。善肉善飯。而患痰鳴喘嗽。食傷恆發。發則六脈遲滑。時見歇止。聲如洩鏗。遍地皆痰。每歲或一二發。或三五發。深秋初冬

尤甚。遂用倒倉法。自言肢體皆輕。前證遂不復作。二年後因不禁牛肉復發。然其勢較前不過十一。是亦不慎口腹所致耳。

■ 欬 嗽

吳江呂侯華野郭公。仲秋喘嗽氣逆。診之兩尺左關弦數。兩寸右關濇數。弦者腎之虛。濇者肺之燥。夏暑內伏。肺絡遇秋燥收之令。而發爲欬嗽也。診後公詳述病情。言每歲交秋則欬。連發四載。屢欬痰不得出。則喘。至夜坐不復臥。欬劇則大便枯燥有血。先曾服令高徒施元倩越脾湯。嗽卽稍可。數日間堂事勞心。復欬如前。時元倩若歸松陵。諸醫治之罔効。因求洞垣之鑿。起我沉疴。答曰。公本東魯。腎氣數強。因水虧火旺。陰火上燦。肺金燥不能生水。所以至秋則欬。欬劇則便燥有血。肺移熱於大腸之明驗也。合用千金麥門冬湯。除去半夏生薑之辛燥。易以葶藶白蜜之甘潤。藉麻黃以鼓舞麥冬生地之力。與越脾湯中麻黃石膏分解五結之燥熱。同一義也。郭公曰。松陵諸醫。咸詆麻黃爲發

汗之重劑。不可輕試。僅用杏仁、蘇子、甘桔、前胡等藥服之。其效轉甚。何也。答言麻黃雖云主表。今在麥門冬湯中。不過借以開發肺氣。原非發汗之謂。麻黃在大青龍湯、麻黃湯、麻杏甘石湯方。其力便峻。以其中皆有杏仁也。杏仁雖舉世視爲治嗽之通藥。不問虛實。渾用。然辛溫走肺。最不純良。耗氣動血。莫此爲甚。熬黑入大陷胸丸。佐甘遂等搜逐結垢。性味可知。公首肯以爲然。連進二劑。是夜便得安寢。次早復診。其脈之弦雖未退。而按之稍爽。氣口則虛濡乏力。因與六味生脈。加葳蕤、白蜜作湯。四服。其嗽頓減。郭公復云。向聞元倩有言。六味八味丸中不可雜用參朮。而先生居之不疑。用之輒應。其義云何。答曰。六味爲填補真陰藥。與人參同用。原非正理。此兼麥冬五味。緣合肺腎金水相生。當無留中戀膈之慮。善後之策。卽以此方製丸。三時恆服。不徹。至秋。庶無復嗽之虞。先是公子柔屋。予用桂枝湯及六味作湯。咸加蠟尾服之。而瘳。其後夫人素有敗痰失道。左右兩脇。俱有結塊。大如覆盆。發則欬嗽喘逆。腹下掣痛。六脈上促。而

按之少力。余用六君子加膽星枳實香附沉香二劑服之。大吐稠痰結垢一二升。因嘔勢太甚。中夜渡湖速往。黎明至署候之。嘔止嗽寧。脈息調勻。不必更進他藥矣。

通政勞書紳太夫人。年五十餘。素稟氣虛多痰。數日來患風熱。欬逆。欬甚則厄。厄欲吐。且宿有崩淋。近幸向安。法當先治其欬。因以桔梗湯加葶藶白薇丹皮橘皮蜜煎生薑。四劑撤其宿證。次與六君子加葶藶以安其胃氣。繼進烏骨鷄丸方。療其痼疾。而夫人以久不茹腥。不忍傷殘物命。改用大溫經湯加藥茸角腮作丸藥。雖異而功則一也。

肺痿

陸去非肺痿聲啞吐痰。午後發熱自汗。左脈細數。右脈虛濡。平昔勞心耽色所致。先與生脈散合保元湯。次與異功散加黃芪。並加薏苡與都氣丸。晨夕兼進。調補半月而熱除痰止。月餘方得聲清。

孫起柏肺脹服耗氣藥過多。脉浮大而重按豁然。飲食不入。幸得瀉清便。堅。與局方七氣。每劑用人參三錢。肉桂半夏麩炙甘草各一錢。生薑四片。四劑霍然。蓋肺脹實證居多。此脉虛大。不當以尋常論也。

一尼肺脹喘鳴肩息。服下氣止咳藥不應。漸至胸腹脹滿。脉得氣口弦細而澹。此必勞力血上。誤飲冷水傷肺。肺氣不能收斂所致也。遂與越脾湯減麻黃。加細辛葶藶。大瀉肺氣而安。

嘔吐

湯伯乾子年及三旬。患嘔吐經年。每食後半日許吐出原物。全不穢腐。大便二三日一行。仍不燥結。渴不喜飲。小便時白時黃。屢用六君子附子理中六味丸皆罔效。日瀕於危。逮後延余診之。其兩關尺弦細而沉。兩寸皆澹而大。此腎藏真陽大虧。不能溫養脾土之故。遂以崔氏八味丸與之。伯謂附子已經服過一枚。六味亦曾服過。恐八味亦未能克效也。余曰不然。此證本屬腎虛。反以

味附白朮伐其腎水。轉耗真陰。至於六味雖曰補腎。而陰藥性滯。無陽則陰無以生。必於水中補火。斯爲合法。服之不終劑而愈。

■ 吐血

刑部湯元洲年八十二。而痰中見血。服諸寧嗽止血藥不應。脈得氣口芤大。兩尺微緊。面色槁白。屢嗽痰不得出。嗽甚方有黃色結痰。此精氣神三者並虧。兼傷於熱。耗其津液。而嗽動肺胃之血也。因其平時多火。不受溫補。遂以六味丸合生脈散加萎蕤煎膏服之。取金水相生。源流俱澤。而嗽血自除。不必用痰血藥也。

錢曙昭久欬吐血。四五日不止。不時闕熱面赤。或時成盆成碗。或時吐粉紅色痰。至夜則發熱自汗。一夕吐出一團。與魚腸無異。雜於鮮血之中。薄暮驟湧不已。神氣昏昏欲脫。灌童子小便亦不止。同道相商無策。因思瘀結之物既去。正宜峻補之時。遂猛進獨參湯稍定。緣脈數疾無力。略加肉桂炮薑童便少

許。因勢利導。以歛虛陽之逆。一夜中盡參二兩。明晨其勢稍定。血亦不來。米粥漸進。脈息漸和。改用六味丸作湯。調補真陰。半月而安。同時有胡。又曾亦患虛勞吐血。一夕吐出如守宮狀者一條。頭足宛然。色如櫻桃。不崇朝而斃。

陸晦菴曰。昔余患吐血。暴湧如潮。七八日不已。吾吳諸名家。莫能救。止有雲間沈四桂寓吳中。延請調治。慨然担當。求其定方。用人參三兩。附子一兩。肉桂一錢。舉家惶惑。未敢輕用。越二日。其血益甚。更請診視。求其改用稍緩之方。彼云。病勢較前更劇。前方正欲改定。始克有濟。更加人參至五兩。附子至二兩。親戚見之愈驚。彼曰。喘嘔脫血。數日不止。且頭面闕熱。下體厥冷。正陽欲脫。亡之兆。命在呼吸。若今日不進。來日不可爲矣。子姪輩懇其稍裁。參附。彼堅持不允。力諭放膽煎服。僕當坐候成功。親友見子勢急。且見其肯坐候進藥。料可無虞。遂依方求服。彼欣出熟附二十餘塊。授咀而稱二兩。同人參五兩。煎成。八童便地黃汁一大碗。調肉桂未冷服。服後少頃。下體至足微汗。便得熟睡。睡覺血

止喘定。周身柔和。漸可轉側。因餽十二金來。其收功不受。加至二十金始受。愈後盛見垣先生見其一劑而効。心甚疑駭。詢其居常無病時。恆服人參兩許無間。今雖五兩峻補。止煎數沸。其味未盡。猶可當之。至於血證。用附子二兩。從古未聞。因密貽其製藥者云。慣用附子汁。收入甘草。其附已經煎過十餘次。雖用二兩。不抵未煎者二三錢。始知方士之術如此。

蘇天若乃耶賓旭新婚後。於五月中暴吐血數升。昏夜邀視。湯藥不及。命煎人參五錢。入童便與服。明晨諸醫咸集。以爲人參補截瘀血。難以輕用。議進生地山梔牛膝等味。予曰。六脈虛微而數。無瘀可知。血脫益氣。先舉成法。若謂人參補瘀。獨不思血得寒則凝。反無後患耶。今神魂莫主。轉側昏暈。非峻用人參。何以固其元氣之脫乎。遂進參一兩。二服頓安。次與四君保元六味等開服。後以烏骨雞丸調理而痊。

諸痛

沈雲步。媳常有腰疼帶下之疾。或時勞動。日哺便有微熱。診其兩尺皆弦。而右寸關虛濡少力。此手足太陰氣衰。敷化之令不及也。合用異功散加當歸丹皮。調補胃中營氣。兼杜仲以壯關節。澤瀉以利州都。則腰疼帶下。受其益矣。禮科姜如農次媳。春初患發熱頭疼腹痛。欬逆無痰。十指皆紫黑而痛。初用發表順氣。不效。延余診之。脈來弦滑而數。右大於左。曰。此懷抱不舒。肝火鬱於脾土而發熱。熱蒸於肺。故欬。因肺本燥。故無痰。脾受木尅。故腹痛。陽氣不得發越。故頭疼。四支爲諸陽之本。陽氣不行。氣凝血滯。故十指疼紫。其脈弦者。肝也。數者火也。細者火鬱於血分也。遂以加味逍遙散加桂枝。於土中達木。三劑而諸證霍然。十指亦不疼紫矣。

脚氣

文學褚廷嘉。精脫氣傷。喘汗體熱如沐。六脉浮芤。按之乏力。勢不得不從。事溫補。遂猛進黃耆建中湯。桂心加人參。數貼而安。因有脚氣痠疾。恆服腎氣

丸不徹。六七年來宿患未除。堅懇石頑。創絕病根。乃彙取朮附桂附莖附參附等法。兼採八風散中菊花。鼈甲湯中鼈甲貝齒羚羊犀角。風引湯中獨活防已。竹瀝湯中薑汁竹瀝爲丸。共襄祛風逐溼之功。服後必蒸蒸汗出。不終劑而數年之疾頓愈。非深達法存千金妙義。烏能及此。

眩暈

司業董方南夫人。體雖不盛。而恆有眩暈之疾。診其六脉皆帶微弦。而氣口尤甚。蓋緣性多鬱怒。怒則飲食不思。恆服消導之味。則中土愈困。飲食皆化爲痰。痰從火化而爲眩暈矣。豈平常肥盛多溼之痰可比例乎。爲疏六君子方。水泛爲丸服之。以培中土。中土健運。當無敷化不及。留結爲痰。而成眩暈之虛。所謂治病必求其本也。

巖客梁姓者。初至吳會。相邀石頑往診。時當夏月。裸坐盤餐。倍於常人。而形偉氣壯。熱汗淋漓。滴於頭項間。時診不言所切。其六脉沉實。不似有病之脉。

惟兩寸略顯微數之象。但切其左。則以右掌抵額。切其右。則易左掌抵額。知其肥盛多溼。而夏暑久在舟中時。火鼓激其痰。而爲眩暈也。詢之果然。因與導痰湯加黃蘗。澤瀉。茅朮。厚朴。二服而安。

松陵吳友良。年逾古稀。頭目眩暈。乃弟周維素擅岐黃。與補中益氣數服。始用人參一錢。加至三錢。遂痞滿不食。坐不得臥。三晝夜嘔嘔不休。仲君孝廉謙六。相延石頑往候。見其面赤。遂退不常。左頰聾聾。喞動。診其六脉皆促。或七八至一歇。或三四至一歇。詢其平昔起居。云是知命之年。便絕慾自保。飲啖自強。此壯火燦陰。而兼肝風上擾之兆。與生料六味。除去茱萸。易入鈎藤。大劑煎服。是夜即得酣寢。其後或加鼈甲。或加龍齒。或加棗仁。有時妄動怒火。達旦不寧。連宵不已。則以秋石湯送靈砂丹。應如桴鼓。盛夏酷暑。則以小劑生脉散代茶。後與六味全料調理。至秋而安。

驚悸

河南督學汪緘菴。產後病虛無氣。酒洒然如驚。常時欬青黑結痰。欲欬則心中憺憺大動。欬則渾身麻木。心神不知所之。偶聞一聲響。則頭面悶熱。微汗。神魂如飛越狀。專事婦科者。屢用補養心血之劑。罔効。虛羸轉劇。邀石頑診之。脈浮微弦而芤。獨左寸厥厥動搖。此必胎前失傷風熱。坐草時迸力過甚。痰血隨氣上逆。衝過膈膜而流入心包也。朝用異功散。加童便煨淬蛤粉。以清理痰氣。夕用大劑獨參湯。下來復丹。以蒐滌瘀積。蓋瘀在膈膜之上。非焰硝無以透之。血在膈膜之上。非五靈無以溶之。然非藉人參相反之性。不能激之使出也。服數日。神識漸寧。形神漸旺。改用歸脾湯。加龍齒沉香。調理而康。

吳昭如室。年壯體豐。而素有嘔血腹脹。脾約便難之恙。兩遭回祿。憂恚頻承。近於失血之後。忽然神氣憤亂。口噤目瞠。乃尊周渭文秉燭相邀。診其氣口數盛而促。人迎弦大而孔。形神不能自主。似有撮空之狀。渭老以爲證犯條欬。不出五日當斃。予謂不然。若是撮空。必然手勢散漫。今拈著衣被。儘力拄摘。定

爲挾驚挾怒無疑。爪者筋之餘。非驚怒而何。况脉來見促。當是痰氣中結。殊非代脉之比。詢其病因。驚怒俱有。遂勒一方。用鈞藤鈞一兩煎成。入竹瀝半盞。薑汁五七。連夜製服。明日復延往候。云服藥後卽得安寐。六脉亦已稍平。但促未退。仍用前方減半。調牛黃末一分。其夕大解三度。共去結糞五六十枚。腹脹頓減。脉靜人安。稀糜漸進。數日之間。平復如常。

老僧恬菴心悸善恐。遍服補養心血之藥不應。天王補心丹服過數筋。悸恐轉增。面目四肢微有浮腫之狀。乃求治於石頑。察其形肥白不堅。診其脉濡弱而滑。此氣虛痰飲浸漬於膈上也。遂以導痰湯稍加參桂。通其陽氣。數服而悸恐悉除。更以六君子加桂水泛作丸。調補中氣而安。

痢疾

春榜項鳴先尊堂下痢。血色如菟汁。服消尅苦寒芩連大黃之類。愈甚。不時發熱痞悶。六脈警警虛大。右關獨顯弦象。然按之則孔。此氣虛不能統血之

候。與補中益氣加炮薑肉桂四劑而安。又治郭然明之室。患五色痢。晝夜數十次。兼帶下如崩。誤服大黃黃連之屬。十餘劑。遂隔塞不通。口噤不食者半月餘。至夜必大發熱。躁渴。六脈弦細而疾。此足三陰俱虛之候。與理中加桂苓木香烏梅以調其胃。次與加減八味作湯導其陰火而痊。

刑部郎中申崑麓。高年久痢。色如莧汁。服苓連芍藥之類二十餘劑。漸加呃逆。乃甥王勤中邀石頑往診。六脈弦細如絲。惟急進辛溫酸補。庶合病情。遂疏理中加丁香肉桂方。諸醫咸謂血痢無用薑桂人參之理。遲疑不敢服。仍啜苓連芍藥。遷延五日。病愈甚。而驟然索粥。舉家及諸醫皆以能食爲慶。復邀石頑相商。而脈至如循刀。此中氣告竭。求救於食。除中證也。世人但知下痢能食爲向愈。曷知其有除中之例乎。因表出以爲後學之鑑。

褚某之尊堂。深秋久痢。口噤不食者半月餘。但飲開水及瓜瓠汁。啜後必嘔脹腸鳴。絞痛不已。煩渴悶亂。至夜轉劇。所下皆膿血。晝夜百餘次。小水消滴。

不通。諸醫束手告辭。始邀石頑。切其六脈。皆弦細乏力。驗其積沫。皆痰淡色。晦詢其所服。皆苓連檳朴之類。因謂之曰。所見諸證俱逆。幸久痢虛弱。尙宜溫補。姑勒一方。用理中加桂苓紫苑調之。服後小便卽通。便得稍寐。三四日間糜粥漸進。痢亦漸減。更與理中倍參。伏龍肝湯泛丸。調理而痊。

同川春榜陳穎。患河魚腹疾。半月以來。攻尅不効。遂噤口粒米不入。且因都門久食煤火。肩背發出。不赤不疼。陷伏不起。發呃神昏。勢日瀕危。內外醫科互相推委。因命楫相邀石頑。就榻論之。六脈絃細欲絕。而有戰陽之色。所下之物。痰晦如爛魚腸。證雖危殆。幸脈無旺氣。氣無喘促。體無躁擾。可進溫補。但得補而癰腫熾發。便可無慮。遂疏保元湯。每服人參三錢。生黃耆一錢。甘草肉桂各一錢。伏龍肝湯代水煎服。一啜而稀糜稍進。再啜而後重稍輕。三啜而癰毒竄起。另延瘍醫敷治其外。確守前方。服十餘服而安。前後未嘗更易一味也。

一大兵船上婦胎前下痢。產後三日不止。惡露未行。發熱喘脹。法在不救。

有同道誤許可治。與藥一服。次早反加嘔逆。計無所施。乃同兵丁托言貨船拉石頑往診。其脈三至一代。直以難治辭之。彼則留住前醫。不使上涯。方知其意。原欲巧卸。恐余不往。故不明言其故。當此急迫之際。不與解圍。必致大傷體面。因謂之曰。此證雖危。尙有一線生機。必從長計議。庶可圖治。彼聞是言。始放其醫抵家。而求藥於余。遂與盡一枚。錢數文。令買砂糖熬粘白湯調服。既可治痢。又能下瘀。且不傷犯元氣。急與服之。彼欣然而去。其醫得脫。閉戶挈家而遁。直至數日。大兵去後。前醫即過我而謝曰。若非金蟬脫殼。不免爲螻蛄所執也。

朱元臣子患五色痢二十餘日。胸膈脹滿。而粥飲不進。服藥罔効。別延兩醫診視。一用大黃。一用人參。元臣不能自主。因執治於予。予曰。用大黃者。因其脹滿脈大也。用人參者。因其痢久不食也。痢久不食。大黃斷難施。膈滿作脹。人參亦難遠投。今擬伏龍肝爲君。專溫土藏。用以濃煎代水。煎焦朮茯苓甘草。廣藿木香炒烏梅。一劑痢減。食進。再劑而止。遂不藥調理而起。

淋濁

內閣文湛持夏月熱淋。醫用香薷飲益元散。五日不應。淋瀝轉甚。反加心煩不寐。乃弟廣文產可相邀往診。見其唇赤齒燥。多汗喘促。不時引飲。脈見左手微細。右手虛數。知爲熱傷元氣之候。遂疏生脈散方。類進代茶。至夜稍安。明日復苦澀便瀉數。然其脈已向和。仍用前方。不時煎服。調理五日而痊。

大史沈韓倬患膏淋。小溲頻數。晝夜百餘次。晝則滴瀝不通。時如欲解。痛如火燒。藥雖頻進。而所解倍常。溲中如脂如涕者甚多。服消脹清熱利水藥半月餘。其勢轉劇。面色痿黃。飲食難進。延石頑診之。脈得弦細而數。兩尺按之益堅。而右關瀆大少力。此腎水素虧。加以勞心思慮。肝木乘脾所致。法當先實中上。使能隄水則陰火不致下溜。清陽得以上升。氣化通而疼瀉瘳矣。或云邪火亢極。反用參芪補之。得無助長之患乎。曷知陰火乘虛下陷。非開提清陽不應。譬諸水注。塞其上孔。傾之。消滴不出。所謂病在下取之上。若用清熱利水。則氣

愈陷。精愈脫。而溺愈不通矣。遂疏補中益氣方。用人參三錢。服二劑。痛雖稍減。而病者求其速効。或進四苓散。加知母。門冬。沙參。花粉。甫一服。徹夜痛整倍甚。於是崑服補中益氣兼六味丸。用紫河車熬膏代蜜。調理補中。原方服至五十劑。參盡。飭餘而安。

遺溺

吳興閔少江年高體豐。患胞痹一十三年。歷治罔効。一日偶述其證於張涵高。涵高曰。此病隱曲難明。非請正於石頑張子。不能測識也。少江素參交知。因是延余。倍陳所患。凡遇營心。噴毒。或飲食失宜。則小便頻數。滴瀝滲痛不已。至夜略得交睫。溺卽滲瀉而遺。覺則阻滯如前。十三年來。服人參鹿茸紫河車無異。然皆平策無礙。獨犯牡丹白朮卽脹痛不禁。五犯五劑。究竟此屬何疾。余曰。病名胞痹。惟見之於內經。其他方書不載。是以醫不加察。并未聞其病名。此皆高粱積熱於上。作強傷精於下。溼熱乘虛結聚於膀胱之內胞也。素問云。胞

癖者。小腹膀胱按之內痛。若沃以湯。澹於小便。上爲清涕。詳此節經文。則知膀胱虛滯。不能上吸肺氣。肺氣不清。不能下通水道。所以澹滯。不以得湯熱之助。則小便澹澹微通。其氣循經蒸發。肺氣暫開。則清涕得以上泄也。因舉腎溼湯方服之。其效頗捷。但原其不得寧寢。寢則遺溺。知肝虛火擾而致。魂夢不寧。疎泄失職。所以服牡丹疎肝之藥則脹者。不勝其氣之竄。以擊動陰火也。服白朮補脾之藥亦脹者。不勝其味之濁。以壅滯溼熱也。服人參鹿茸河車溫補之藥。平穩無礙者。虛能受熱。但補而不功於治也。更擬加減桑螵蛸散及羊腎湯泛丸服。庶有合於病情。然八秩年高。猶恃體豐。不遠房室。藥雖中欸。難保前證不復也。

徽友黃元吉年六十餘。因喪明畜妾而患小便淋澹。春間因顛仆昏憤遺尿。此後遂不時遺溺。或發或止。至一陽後其證大劇。晝日溺澹不通。非坐於熱湯。則涓滴不出。交睫便遺之不禁。因求治於石頑。其脈或時虛大。或時細數。而

左關尺必顯弦象。此腎氣大虧而爲下脫之兆也。乃與地黃飲子數服。溺瀉稍可。遺亦少間。後與八味丸去丹皮澤瀉。加鹿茸五味巴戟遠志。調理而痊。

陝客亢某年壯色蒼。體豐善嘔。患胞痹十餘年。諸省名醫俱藥之不應。亦未有識其病名者。癸丑夏泊吳求治。其脈軟大而濇濇不調。不時踣踞於地。以手揉其莖。則洩從穀道點滴而滲。必以熱湯沃之。始得稍通。寐則有時而遺。其最苦者中有結塊如橘核之狀。外裏紅絲。內包黃水。雜於脂膩之中。與向所治高參議田孟先無異。此因恣飲不禁。酒溼乘虛襲入髓竅。故有是患。因令堅戒烟草火酒溼麵椒蒜糟醋雞豕炙燂等味。與半夏茯苓澤瀉草解犀角竹茹作湯。四劑不應。省其故。以西北人慣食等味。不能戒口。所以不効。乃令其堅守勿犯。方與調治。仍用前藥四劑。勢減二三。次與腎瀝湯加葶藶散。服水道遂通。洩亦不痛。但覺食不甘美。後以補中益氣加車前木通調之而安。此與高參議田孟先證雖同而治稍異。高則因遠遊恣樂妓館致病。故用腎瀝湯加減。

八味丸收功。田因陰虛多火。故用腎瀝湯生脈散合六味丸收功。若草薢分清滲水傷精之味。咸爲切禁。此則肥盛多溼。故先與清胃豁痰之藥。然後理腎調脾爲治。不得不異耳。

御前侍衛金漢光年逾花甲。初夏悞飲新酒。致病前有淋瀝瀉痛。後有四痔腫突。此陰虛熱陷膀胱也。先與導赤散。次進補中益氣。勢漸向安。惟庭孔瀉痛未除。或令服益元散。三服遂致遺溺不能自主。投劑不應。直至新秋。脈漸要弱。因採腎瀝之義。以羯羊腎製補骨脂。羊脬製菟絲子。濃煎桑根皮汁製螺蛤。甫進三日。得終夜安寢。消滴靡遺矣。

消瘰

太學趙雪訪消中善食。日進膏粱數次。不能敵其饑勢。中夜必進一飲。食過卽昏昏嗜臥。或時作酸作甜。或時夢交精泄。或時經日不飲。或時引飲不徹。自言省試勞心所致。詢其先前所服之藥。屢用安神補心。滋陰清火。俱不應。延

至麥秋。其證愈劇。始求治於石頑。察其聲音濁而多滯。其形雖肥。盛色蒼。而肥肉綿軟。其脈六部皆洪滑而數。惟右關特甚。其兩尺亦洪滑。而按之少神。此腎氣不充。痰溼挾陰火泛溢於中之象。遂與加味導痰加蘭香。數服其勢大減。次以六君子合佐金積寶湯。泛丸。服後以六味丸去地黃加鱉膠。瘵黎。平調兩月而康。

朔客白小樓中消善食。脾約便艱。察其形瘦而質堅。診其脈數而有力。時喜飲冷氣酒。此酒之溼熱內蘊爲患。遂以調胃承氣三下。破其蘊熱。次與滋腎丸數服。滌其餘火而安。又治粵客李之藩。上消引飲。時當三伏。初時自汗發熱。煩渴引飲。漸至洩便頻數。飲卽氣喘。飲過卽渴。察謀脈象。惟右寸浮數動滑。知爲熱傷肺氣之候。因以小劑白虎加人參。三服其熱頓減。次與生脈散。調理數日而痊。

薛廉夫子強中下消。飲一洩二。因新娶繼室。真陰灼燂。虛陽用事。陽強不

倒。姿肆益甚。乃至氣息不能相續。精滑不能自收。背曲肩隨。腰膝疼軟。足膝痿弱。寸步艱難。糜粥到口即厭。惟喜膏粱方物。其脈或時數大少力。或時弦細數疾。此陰陽離決。中空不能主持。而隨虛火輒內輒外也。峻與八味腎氣保元獨參調補經年。更與六味地黃久服而瘥。

邵渭賓仲夏與一婢通。因客至驚恐。精氣大脫。即凜凜畏寒。翁翁發熱。畏食畏飲。小便淋瀝不禁。邀石頑診之。六脈弦細如絲。責責如循刀刃。此腎中真陽大虧之兆。令服生料六味。稍加桂附以通陽氣。其左右親戚咸謂夏暑不宜桂附。另延一醫。峻用人參附子。月餘飲食大進。猶謂參附得力。恣餌不徹。遂至日食豚蹄雞鴨七八餐。至夜頑治熟食。聽其飽餐二次。如此又兩月餘。形體豐滿。備常。但苦時時嘈雜易饑。常見青衣羣鬼。圍遶其側。徧禱不靈。復邀石頑診治。其脈皆滑數有力。而右倍於左。察其形色多滯。且多言多笑。而語多不次。此味痰壅塞於中。復加辛熱助其淫火。始本陰虛。末傳中消之患也。不急祛滯。必

爲狂癡之病，爲製涌吐之劑，遲疑不進。未幾忽然大叫發狂，妄言妄見。始信余言之非謬也。

胎產

一婦懷孕六月，因喪子悲哭動胎。醫用黃芩、白朮、葶安胎藥二服不應。改用枳殼、香附、紫蘇、砂仁理氣一服，胎遂上通心下。脹悶喘急，口鼻出血。第三日午後來請石頑。薄暮往診，其脈急疾如狂風驟雨，十餘至則不至。頃之復至如前。因諭之曰：此孕本非好胎，安之無益，不若去之，以存母命。因思此胎必感震氣所結，震屬木，惟金可制，令以鐵斧烈火燒紅醋淬，乘熱調芒硝末一兩灌之。明日復來請云：夜半果下異胎，下後脈息微和，神思恍惚，所去惡露甚多。又與安神調血之劑，數服而安。

郝媳懷孕九月，患瘧三四發後，卽嘔惡畏食。診其脈氣口濇數不調。左關尺絃數微滑。此中脘有冷物阻滯之候。以小柴胡去黃芩加炮薑、山楂，四服稍

安思食。但性不嗜粥。連食肺鴨之類。遂瘧痢兼併。胎氣下墜不安。以補中益氣去黃芩。加香砂烏梅。五服而產。產後痢瘧俱不復作矣。其僕婦產後數日。亦忽下痢膿血。至夜微發寒熱。小腹脹痛。與千金三物膠艾湯去榴皮。加炮黑山楂。六服而瘳。

徐靈胎醫話精華

徐靈胎（大椿）晚號洵溪老人吳江人生有
異稟聰強過人百家諸子星經地志音律武技
無不研究醫術尤精視疾能洞澈病原故用藥
有神施鬼設之妙晚年名望益隆著有徐氏醫
書十三種

徐靈胎醫話目次

喘	痰	畏風	畏寒	痢	瘧	熱呃	暑	痘疫	果病	傷寒	痢症	周痺	中風
.....
三三	二一	二〇	一九	一七	一六	一六	一一	一〇	九	六	六	五	一
胎產	血厥	崩	血痢	腸紅	背疔	吐血	充陽	怔忡	蟲疔	消	癰	翻胃	飲癖
.....
三八	三八	三七	三六	三五	三四	三一	三〇	二九	二八	二八	二七	二六	二五

徐靈胎醫話精華

上海秦伯未編纂

普甯方公溥參校

中風

葑門金姓。早立門首。卒遇惡風。口眼喎邪。噤不能言。醫用人參桂附諸品。此近日時醫治風證不祧之方也。趣余視之。其形如尸。面赤氣粗。目瞪脉大。處以祛風消痰清火之劑。其家許以重賞。留數日。余曰。我非行道之人。可貨取也。固請余曰。與其誤藥以死。莫若服此三劑。醒而能食。不服藥可也。後月餘。至余家拜謝。問之果服三劑而起。竟不敢服他藥。惟腿膝未健。手臂猶麻。爲立膏方而全愈。此正內經所謂虛邪賊風也。以辛熱剛燥治之。固非。以補陰滋膩治之。亦謬。治以辛涼。佐以甘溫。內經有明訓也。

運使王公敘。接自長蘆罷官歸里。每向余言。手足麻木。而痰多。余謂公體

本豐腴。又善飲。痰流經脈。宜撻節爲妙。一日忽昏厥。遺尿口噤。手拳痰聲如鋸。皆屬危證。醫者進參附熟地等藥。煎成未服。余診其脈。洪大有力。面赤氣粗。比乃痰火充實。諸竅皆閉。服參附立斃矣。以小續命去湯桂。附加生軍一錢。爲末。假稱他藥納之。恐旁人之疑駭也。戚黨莫不譁然。太夫人素信余。力主服余藥三劑。而有聲。五劑而能言。然後以消痰養血之藥調之。一月後步履如初。

張由巷劉松岑。素好飲。後結酒友數人。終年聚飲。余戒之不止。時年纔四十。除夕向店沽酒。秤銀手振。秤墜而身亦仆地。口噤不知人。急扶歸。歲朝遣人邀余。與以至寶丹數粒。囑其勿服他藥。恐醫者知其酒客。又新納寵。必用溫補也。初五至其家。竟未服藥。診其脈弦滑洪大。半身不遂。口強流涎。乃濕痰注經傳腑之證。余用豁痰驅濕之品。調之月餘而起。一手一足。不能如舊。言語始終艱澀。初無子。病愈後。連舉子女皆成立。至七十三歲而卒。誰謂中風之人。不能永年耶。凡病在經絡筋骨。此爲形體之病。能延歲月。不能除根。若求全愈。過用

重劑必至傷生。富貴之人聞此等說。不但信。且觸其怒。於是詔諛之人羣進溫補。無不死者。終無一人悔悟也。

西門外汪姓。新正出門遇友於途。一揖而仆。口噤目閉。四肢癱瘓。鼻歸不省人事。醫亦用人參熟地等藥。其母前年曾抱危疾。余爲之治愈。故信余求救。余曰。此所謂虛邪賊風也。以小續命湯加減。醫者駭謂壯年得此。必大虛之證。豈可用猛劑。其母排衆議而服之。隔日再往。手攬余衣。兩足踏地。欲作叩頭勢。余曰。欲謝余乎。亟點首。余止而慰之。且謂其母曰。風毒深入。舌本堅硬。病雖愈。言語不能驟出。毋驚恐而誤投溫補也。果月餘而後能言。百日乃痊。

東山席以萬年六十餘。患風痺。時醫總投溫補。幸不至如近日之重用參附。病尙未劇。余診之。脈洪而氣旺。此元氣強實之體。而痰火充盛耳。清火消痰。以治標。養血順氣以治本。然經絡之痰。無全愈之理。於壽命無傷。十年可延也。以平淡之方。隨時增損。調養數載。年七十餘始卒。此所謂人實證實。養正驅邪。

以調和之。自可永年。重藥傷正。速之死耳。

叔子靜素無疾。一日。余集親友小酌。叔亦在座。喫飯。至第二碗。僅半。頭忽垂箸。亦落。同坐問曰。辭耶。不應。又問骨哽耶。亦不應。細視之。目閉而口流涎。羣起扶之。別座則頸已歪。脈已絕。痰聲起。不知人矣。亟取至寶丹灌之。始不受。再灌而嚥下。少頃開目。問扶者曰。此何地也。因告之。故曰。我欲歸。扶之坐輿內。以歸。處以驅風消痰安神之品。明日已能起。惟軟弱無力耳。以後亦不復發。此總名卒中。亦有食厥。亦有痰厥。亦有氣厥。病因不同。如藥不預備。則一時閉塞。周時而死。如更以參附等藥助火助痰。則無一生者。及其死也。則以爲病本不治。非溫補之誤。舉世皆然也。

湖州副總戎穆公廷弼。氣體極壯。忽患牙緊不閉。不能飲食。絕粒者五日矣。延余治之。晉接如常。惟呼飢耳。余啓視其齒。上下止開一細縫。撫其兩頰。皮堅如革。細審病情。莫解其故。因問曰。此爲惡風所吹。公會受惡風否。曰無之。既

而恍然曰。誠哉。二十年前。曾隨圍口外。臥帳房中。夜半怪風大作。帳房拔去。卒死者三人。我其一也。灌以熱水。二人生而一人死。我初醒。口不能言者二日。豈至今復發乎。余曰然。乃戲曰。凡治皮之工。皮堅則消之。我今欲用藥消公之頰皮也。乃以蜈蚣頭。蝎子尾。及朴硝。珊瑚。砂。冰。麝等藥。擦其內。又以大黃。牙。皂。川。烏。桂心等藥。塗其外。如有痰涎。則吐出。明晨余臥未足。公啓戶曰。真神仙也。早已食粥數碗矣。遂進以驅風養血膏而愈。蓋邪之中人。深則伏於藏府骨脈之中。精氣旺。則不發。至血氣既衰。或有所感。雖數十年之久。亦有復發者。不論內外之證。盡然。亦所當知也。

周痺

烏程王姓。患周痺證。徧身疼痛。四肢癱瘓。日夕叫號。飲食大減。自問必死。欲就余一決。家人垂淚送至舟中。余視之曰。此歷節也。病在筋節。非煎丸所能愈。須用外治。乃遵古法敷之。搗之。蒸之。薰之。旬日而疼痛稍減。手足可動。乃遣

師。月餘而病愈。大凡榮衛蕤府之病。服藥可至病所。經絡筋節。俱屬有形。煎丸之力。如太輕。則不能致邪。太重。則恐傷其正。必用氣厚力重之藥。收攝蒸薰之法。深入病所。提邪外出。古人所以獨重鍼灸之法。醫者不知。先服風藥不驗。卽用溫補。使邪氣久留。卽不死。亦爲廢人。在在皆然。豈不冤哉。

■ 非 症

新郭沈又高。讀娶少艾。未免不節。忽患氣喘厥逆。語澁神昏。手足不舉。醫者以中風法治之。病益甚。余診之曰。此內經所謂非症也。少陰虛而精氣不續。與大概偏中風中風痰厥風厥等病。絕不相類。劉河間所立地黃飲子。正爲此而設。何醫者反忌之耶。一劑而喘逆定。神氣清。聲音出。四肢震動。三劑而病除。八九。調以養精益氣之品而愈。余所見類中而宜溫補者。止此一人。識之以見余並非禁用補藥。但必對證。乃可施治耳。

■ 傷 寒

蘇州柴行倪姓。傷寒失下。昏不知人。氣喘舌焦。已辦後事矣。余時欲往揚州。泊舟桐涇橋河內。適當其門。晚欲登舟。其子哀泣求治。余曰。此乃大承氣湯證也。不必加減。書方與之。戒之曰。一劑不下。則更服。下卽止。遂至揚。月餘而返。其人已強健如故矣。古方之神效如此。凡古方與病及證俱對者。不必加減。若病同而證稍有異。則隨證加減。其理甚明。而人不能用。若不當下者。反下之。遂成結胸。以致聞者。遂以下爲戒。顛倒若此。總由不肯以仲景傷寒論潛心體認耳。

嘉善黃姓。外感而兼鬱熱。亂投藥石。繼用補劑。邪留經絡。無從而出。下注於足。兩脛腫紅。大痛。氣逆衝心。呼號不寐。余曰。此所謂則足傷寒也。足將落矣。急用外治之法。薰之蒸之。以提毒散瘀。又用丸散內消其痰火。并化其毒涎。從大便出。而以辛涼之煎劑。託其未透之邪。三日而安。大凡風寒留於經絡。無從發洩。往往變爲癰腫。上爲發頤。中爲肺癰。肝癰。痞積。下爲腸癰。便毒。外則散爲

斑疹瘡瘍。留於關節。則爲癱瘓拘攣。注於足脛。則爲別足矣。此等證。俱載於內經諸書。自內外科各分一門。此等證。遂無人知之矣。

淮安大商楊秀倫。年七十四。外感停食。醫者以年高。藥封。非補不納。遂致聞飯氣。則嘔。見人飲食。輒叱曰。此等臭物。虧汝等如何喫下。不食不寢者。匝月。惟以參湯續命而已。慕名來聘。余診之曰。此病可治。但我所立方。必不服。不服則必死。若徇君等意。以立方亦死。不如竟不立也。羣問當用何藥。余曰。非生大黃不可。衆果大駭。有一人曰。姑俟先生定方再商。其意蓋謂千里而至。不可不周全情面。俟藥成而私棄之可也。余覺其意。資成親至病人所。強服。旁人皆惶恐無可。止服其半。是夜卽氣平得寢。並不瀉。明日服全一劑。下宿垢少許。身益和。第三宿侵晨。余尙臥室中未起。聞外譁。傳曰。老太爺在堂中掃地。余披衣起詢。告者曰。老太爺久臥思起。欲親來謝先生。出堂中。因果殼盈積。乃自用帚掠開。以便步履。旋入余臥所。久談。早膳至。病者觀食。自向碗內撮數粒嚼之。且曰。

何以不臭。從此飲食漸進。精神如舊。羣以爲奇。余曰。傷食惡食。人所共知。去宿食。則食自進。老少同法。今之醫者。以老人停食不可消。止宜補中氣。以待其自消。此等亂道。世反奉爲金鍼。誤人不知其幾也。余之得有聲淮揚者。以此。

西塘倪福徵患時證。神昏脈數。不食不寢。醫者謂其虛。投以六味等藥。此方乃浙中醫家。不論何病。必用之方也。遂粒米不得下咽。而煩熱益甚。諸人束手。余診之曰。熱邪留於胃也。凡外感之邪。久必歸陽明。邪重而有食。則結成燥矢。三承氣主之。邪輕而無食。則凝爲熱痰。三瀉心湯主之。乃以瀉心湯加減。及消痰開胃之藥。兩劑而安。諸人以爲神奇。不知此乃淺近之理。傷寒論具在。細讀自明也。若更誤治。則無生理矣。

崇病

同里朱翁元亮。僑居郡城。歲初。其媳往郡拜賀其舅。舟過婁門。見城上蛇王廟。俗云燒香能免生瘡腫。因往謁焉。歸卽狂言昏冒。舌動如蛇。稱蛇王使二

女僕一男僕來迎。延余診視。以至寶丹一丸。遣老嫗灌之。病者言此係毒藥。必不可服。含藥噴嫗。嫗亦仆。不省人事。舌伸頸轉。亦作蛇形。另易一人灌藥。訖病者言一女使被燒死矣。凡鬼皆以硃砂爲火也。次日煎藥內用鬼箭羽。病者又言一男使又被射死矣。鬼以鬼箭爲矢也。從此漸安。調以消痰安神之品。月餘而愈。此亦客忤之類也。非金石及通靈之藥。不能奏效。

林家巷周宅看門人之妻。縊死。遇救得甦。余適寓周氏。隨衆往看。急以紫金錠搗爛水灌之而醒。明日又縊。亦遇救。余仍以前藥煎之。因詢其求死之故。則曰。吾患心疼甚。有老嫗勸我將繩繫頸。則痛除矣。故從之。非求死也。余曰。此嫗今安在。則曰在牀裏。視之無有。則曰相公來已去矣。余曰。此縊死鬼。汝痛亦由彼作祟。今後若來。汝卽嚼余藥噴之。婦依余言。嫗至曰。爾口中何物。欲害我耶。詈罵而去。其自述如此。蓋紫金錠之辟邪神效若此。

□ 瘟 疫

雍正十年。崑山瘟疫大行。因上年海嘯。近海流民數萬。皆死於鼠。埋之城下。至夏暑蒸。尸氣觸之成病。死者數千人。汪翁天成亦染此症。身熱神昏。悶亂煩燥。脈數無定。余以清涼芳烈。如鮮薑。蒲澤。蘭葉。薄荷。青蒿。蘆根。茅根等藥。兼用辟邪解毒丸散進之。漸知人事。因自述其昏暈時所歷之境。雖言之鑿鑿。終虛妄不足載也。余始至崑時。懼應酬不令人知。會翁已愈。余將歸矣。不妨施濟。接踵而求治者。二十七家。檢其所服。皆香燥升提之藥。與證相反。余仍用前法療之。歸後。有葉生爲記姓氏。愈者二十四。死者止三人。又皆爲他醫所誤者。因知死者皆枉。凡治病。不可不和運氣之轉移。去歲因水濕得病。濕甚之極。必兼燥化。內經言之甚明。况因證用藥。變化隨機。豈可執定往年所治。祛風逐濕之方。而以治瘟邪燥火之證耶。

暑

同學趙子雲。居太湖之濱。患暑痢甚危。留治三日而愈。時值亢旱。人忙而舟亦

絕少。余欲歸不能。惟鄰家有一舟。適有病人氣方絕。欲往震澤買棺。乞借一日不許。有一老嫗指余曰。此卽治趙某病愈之人也。今此婦少年戀生甚。故氣不卽斷。盍求一診。余許之。脈絕而心尚溫。皮色未變。此暑邪閉塞諸竅。未卽死也。爲處清暑通氣方。病家以情不能却。借舟以歸。越數日子雲之子來詢之一劑而有聲。二劑能轉側。三劑起矣。

余寓郡中林家巷時。值盛暑。優人某之母。忽嘔吐厥僵。其形如尸。而齒嚙不閉。已辦後事矣。居停之僕。總優求救於余。余因近鄰往診。以箸啓其齒。咬著不能出。余曰。此暑邪閉塞諸竅耳。以紫金錠二粒。水磨灌之。得下。再服清暑通氣之方。明日余泛舟游虎阜。其室臨河。一老嫗坐窗口榻上。彷彿病者。歸訪之。是夜黃昏卽能言。更服煎劑而全愈。此等治法。極淺極易。而知者絕少。蓋邪逆上。諸竅皆閉。非芳香通靈之藥。不能卽令通達。徒以煎劑灌之。卽使中病。亦不能入於經竅。况又誤用相反之藥。豈能起死回生乎。

蘆墟注耕石暑熱壞證。脈微欲絕。遺尿譫語。尋衣摸牀。此陽越之證。將大汗出而脫。急以參附加童便飲之。少甦而未識人也。余以事往郡。戒其家曰。如醒而能言。則來戰我。越三日來請。亟往果生矣。醫者謂前藥已效。仍用前方煎成未飲。余至曰。陽已回。火復熾。陰欲竭矣。附子入咽卽危。命以西瓜啖之。病者大喜。連日啖數枚。更飲以清暑養胃而愈。後來謝述昏迷所見。有一黑人立其前。欲啖之。卽寒冷入骨。一小兒以扇驅之曰。汝不怕辟歷耶。黑人曰。熬爾三辟歷。奈我何。小兒曰。再加十個西瓜何如。黑人惶恐而退。余曰。附子古名靈鑿散。果服三劑。非西瓜則伏暑何由退。其言皆有證據。亦奇事也。

毛履和之子介堂。暑病熱極。大汗不止。脈微肢冷。面赤氣短。醫者仍作熱證治。余曰。此卽刻亡陽矣。急進參附以回其陽。其祖有難色。余曰。辱在相好。故不忍坐視。亦豈有不自信而嘗試之理。死則願甘償命。乃勉飲之一劑而汗止。身溫得寐。更易以方。不十日而起。同時東山許心一之孫倫五。病形無異。余亦

以參附進。舉室皆疑駭。其外舅席際飛篤信余。力主用之。亦一劑而復。但此證乃熱病所變。因熱甚汗出而陽亡。苟非脈微足冷。汗出舌潤。則仍是熱證。誤用卽死。死者甚多。傷心慘目。比等方非有實見。不可試也。

閩門內香店某姓。患暑熱之證。服藥既誤。而樓小向西。樓下又香燥之氣。薰燥津液。厥不知人。舌焦目裂。其家去店三里。欲從烈日中撻歸。以待斃。余曰。此證固危。然服藥得法。或尙有生機。若更暴於烈日之中。必死於道矣。先進以至寶丹。隨以黃連香薷飲。兼竹葉石膏湯。加蘆根諸清涼滋潤之品。徐徐灌之。一夕而目赤退。有聲。神氣復而能轉側。二日而身和。能食稀粥。乃歸家調養而痊。

常熱席湘北患暑熱證已十餘日。身如熾炭。手不可近。煩躁昏沈。聚諸汗藥。終無點汗。余曰。熱極津枯。汗何從生。處以滋潤清芳之品。三劑頭先有汗。漸及手臂。繼及遍身而熱解。蓋發汗有二法。濕邪則用香燥之藥。發汗卽以去濕。

燥病則用滋潤之藥。滋水卽以作汗。其理易知。而醫者茫然。可慨也。

洞庭後山席姓者。暑邪內結。厥逆如尸。惟身未冷。脈尙微存。所謂尸厥也。余謂其父曰。邪氣充塞。逼魂於外。通其諸竅。魂自返耳。先以紫金錠磨服。後用西瓜蘆根蘿蔔甘蔗打汁。時時灌之。一日兩夜。納二大碗。而漸甦。問之。則曰。我坐新廟前大石上。三日。見某家老嫗。某家童子。忽聞香氣撲鼻。漸知身在室中。有一人臥牀上。我與之相并。乃能開目視物矣。新廟者。前山往後山必由之路。果有大石。詢兩家老嫗童子。俱實有其事。此類甚多。不能盡述。其理固然。非好言怪也。

閩門龔孝維。患熱病。忽手足拘攣。呻吟不斷。瞽亂昏迷。延余診視。脈微而躁。膚冷汗出。陽將脫矣。急處以參附。方親戚滿座。謂大暑之時。熱病方劇。力屏不用。其兄素信。余違衆服之。身稍安。明日更進一劑。漸甦能言。余乃處以消暑養陰之方而愈。

熱 嘔

東山席士俊者。暑月感冒。邪留上焦。神昏嘔逆。醫者以爲壞證。不治。進以參附等藥。嘔益甚。余曰。此熱嘔也。嘔在上焦。令食西瓜。羣醫大譁。病者聞余言。卽欲食。食之嘔漸止。進以清降之藥。二劑而諸病漸愈。又有戚沈君倫者。年七十。時邪內陷而嘔逆。是時余有揚州之行。乃囑相好尤君在涇曰。此熱嘔也。君以枇杷葉鮮蘆根等清降之品飲之。必愈。尤君依余治之。亦痊。蓋嘔逆本有二因。由於虛寒。逆從臍下而起。其根在腎。爲難治。由於熱者。逆止在胸臆間。其根在胃。爲易治。輕重懸絕。世人謂之冷嘔。而概從寒治。無不死者。死之後。則云凡嘔熱者。俱爲絕證。不知無病之人。先冷物。後熱物。冷逆相爭。亦可嘔逆。不治自愈。人所共見。何不思也。

瘧 瘧

洞庭姜錫常長耶佩芳。體素弱。而患久瘧。時余應山前葉氏之招。使道往

晤。佩芳出診。色天脈微。而動易出汗。余駭曰。汝今夕當大汗出而亡陽矣。急進參附。或可挽回。其父子猶未全信。姑以西洋附三錢。借附子飲之。仍回葉宅。夜二鼓。叩門聲甚急。啓門而錫常以肩輿來迎。至則汗出如膏。兩目直視。氣有出無入。猶賴服過參附。陽未遑脫。適余偶帶人參錢許。同附子童便灌入。天明而汗止。陽回。始知人事。然猶聞聲即暈。倦臥不能起者兩月。而後起坐。上工治未病。此之謂也。知此危急之證。不但誤治必死。即治之稍遲。亦不及挽回。養生者。醫理不可不知也。

痢

崇明施姓。遷居郡之盤門。其子患暑毒血痢。晝夜百餘行。痛苦欲絕。嘉定張雨亭。其姻戚也。力懇余診之。余曰。此熱毒蘊結。治之以黃連阿膠等藥。一服而去十之七八矣。明日再往。神清氣爽。面有喜色。余有事歸家。約隔日重來。歸後遇風潮。連日行舟斷絕。三日後。乃得往診。病者怒目視。余問以安否。厲聲而

對曰。用得好藥。病益重矣。余心疑之。問其父曾服他人藥否。隱而不言。余甚疑之。辭出。有二醫者入門。因託雨亭訪其故。其父因余不止。延郡中名醫。仍進以人參乾薑等藥。給病者曰。視汝脉者。此地名醫。而藥則用徐先生方也。及服而痛愈劇。痢益增。故恨余入骨耳。豈不冤哉。又聞服藥之後。口乾如出火。欲啖西瓜。醫者云。痢疾喫西瓜必死。欲求涼水。尤禁不與。因給其童取井水嗽口。奪盆中水飲其半。號呼兩日而死。近日治暑痢者。皆用傷寒論中治陰寒入臟之寒痢法。以理中湯加減。無不腐穢慘死。甚至有七竅流血者。而醫家病家。視爲一定治法。死者接踵。全不知悔。最可哀也。

東山葉寶倫患五色痢。每日百餘次。余照治痢之法治之。五六日疾如故。私竊怪之。爲撫其腹。腹內有塊。大小各一。儼若葫蘆形。余重揉之。大者裂破。有聲。暴下五色濃垢斗許。置烈日中。光彩眩目。以後痢頓減。飲食漸進。再揉其小者。不可執持。亦不能消。痢亦不全止。令其不必專力治之。惟以開胃消積之品。

稍稍調之。三四月而後塊消痢止。大抵積滯之物。久則成癭成癖。凡病皆然。古人原有此說。但元氣已虛。不可驟消。惟養其胃氣。使正足自能驅邪。但各有法度。不可并邪亦補之耳。

東山姜錫常。氣體素弱。又患瘧痢。每日一次。寒如冰而熱如炭。隨下血痢百餘次。委頓無生理。因平日相契。不忍委之。朝夕診視。爲分途而治之。寒禦其寒。熱清其熱。痢止其痢。俱用清和切病之品。以時消息。而最重者在保其胃氣。無使生機又絕。經云。食養盡之。無使過之。傷其正也。減證以次。漸減而愈。或謂如此大虛。何以不用峻補。余曰。寒熱未止。必有外邪。血痢未清。必有內邪。峻補則邪留不去。如此虛人。可使邪氣日增乎。去邪毋傷正。使生機漸達。乃爲良策。錫常亦深會此意。而醫理漸明。嗣後家中人遇有小病。皆自治之。所謂三折肱者也。

畏寒

洞庭卜夫人患寒疾。有名醫進以參附。日以爲常。十年以來。服附子數十筋。涼寒愈劇。初冬卽四面環火。綿衣幾重。寒慄如故。余曰。此熱邪併於內。逼陰於外。內經云。熱深厥亦深。又云。熱極生寒。當散其熱。使達於外。用蘆根數兩。煎清涼疏散之藥飲之。三劑而去火十劑而減衣。常服養陰之品。而身溫。逾年附毒積中者盡發。周身如火燒。服寒涼得少減。既又遍體及頭面口鼻俱生熱瘡。下體俱腐爛。膿血淋漓。余以外科治熱毒之法治之。一年乃復。以後年彌高而反惡熱。與前相反。如不知其理。而更進以熱藥。則熱併於內。寒併於外。陰陽離絕而死。後人亦終以爲陽虛而死也。

■ 畏 風

嘉善許閣學竹君夫人。抱疾。醫過用散劑以虛其表。繼用補劑以固其邪。風入榮中。畏風如矢。閉戶深藏者數月。與天光不相接。見微風。則發寒熱而暈。延余視。余至臥室。見窗榻皆重布遮蔽。又張帷於牀前。煖帳之外。余被邀請診。

其脈微軟無陽。余曰：先爲藥誤，而避風太過，陽氣不接，衛氣不閉，非照以陽光不可。且曬日中，藥乃效。閣學謂見日必有風，奈何？曰：姑去其瓦，令日光下射，曬之何如？如法行之，三日而能啓窗戶，十日可見風。諸病漸愈，明年閣學挈眷赴都，舟停河下，邀余定常服方，是日大風，臨水窗候脈，余甚畏風，而夫人不覺也。蓋衛氣固，則反樂於見風，此自然而然，不可勉強也。

痰

嘉興朱宗周，以陽盛陰虧之體，又兼痰凝氣逆，醫者以溫補治之，胸膈痞塞，而腸道痿，羣醫謂脾胃兩虧，將恐無治。就余於山中，余視其體豐而氣旺，陽升而不降，諸痰皆閉，笑謂之曰：此爲肝腎雙實證，先用清潤之品，加石膏以降其逆氣，後以消痰開胃之藥，滌其中宮，更以滋腎強陰之味，鎮其元氣，陽事即通。五月以後，妾卽懷孕，得一女，又一年復得一子，惟覺周身火太旺，更以養陰清火丸膏爲常饌，一或間斷，則火旺隨發，委頓如往日之情形矣。而世人乃以

熱藥治陽痿。豈不謬哉。

蘇州府治東首楊姓。年三十餘。以狎游。私用父千金。父庭責之。體虛而兼鬱怒。先似傷寒。後漸神昏身重。醫者以爲純虛之證。惟事峻補。每日用人參二錢。痰火愈結。身強如尸。舉家以爲萬無生理。余入視時。俱環而泣。余診畢。按其體。徧身皆生痰核。大小以千計。余不覺大笑。泣者盡駭。余曰。諸人之泣。以其將死耶。試往府中借大板重打四十。亦不死也。其父聞之。頗不信。曰。如果能起。現今喫人參費千金矣。當更以千金爲壽。余曰。此可動他人。余無此例也。各盡其道而已。立清火安神極平淡之方。佐以末藥一服。三日而能言。五日而能坐。一月而行動如常。其時牡丹方開。其戚友爲設飲花前以賀。余適至。戲之曰。君服人參千金而幾死。服余末藥而愈。藥本可不償乎。其母舅在旁曰。必當償。先生明示幾何。余曰。增病之藥值千金。去病之藥。自宜倍之。病者有驚惶色。余曰。無恐。不過八文錢。買葡萄子爲末耳。尚有服臘者。羣取視之。果葡萄子也。相與大笑。

其周身結核皆補住痰邪所凝成者。半載方消邪之不可留如此。幸而凝在膚膜。若入臟則死已久矣。

喘

松江王孝賢夫人。素有血證。時發時止。發則微嗽。又因感冒。變成痰喘。不能著枕。日夜俯几而坐。竟不能支持矣。是時有常州名醫法丹書調治無效。延余至。余曰。此小青龍證也。法曰。我固知之。但弱體而素有血證。麻桂等藥可用乎。余曰。急則治標。若更喘數日。則立斃矣。且治其新病。愈後再治其本病可也。法曰。誠然。然病家焉能知之。治本病而死。死而無怨。如用麻桂而死。則不咎病本無治。而恨麻桂殺之矣。我乃行道之人。不能任其咎。君不以醫名。我不與聞。君獨任之可也。余曰。然服之有害。我自當之。但求先生不阻之耳。遂與服。飲畢而氣平。就枕終夕得安。然後以消痰潤肺養陰開胃之方。以次調之。體乃復舊。法翁頗有學識。並非時俗之醫。然能知而不能行者。蓋欲涉世行道。萬一不中。

則謗聲隨之。余則不欲以此求名。故毅然用之也。凡舉事一有利害關心。卽不能大行我志。天下事盡然。豈獨醫也哉。

蘇州沈母。患寒熱痰喘。洩其壅毛君延余診視。先者一名醫在座。執筆沈吟曰。大汗不止。陽將亡矣。奈何。非參附熱地乾薑不可。書方而去。余至不與通姓名。俟其去。乃入診。脈洪大。手足不冷。喘汗淋漓。余顧毛君曰。急買浮麥半合。大棗七枚。煎湯飲之可也。如法服而汗頓止。乃爲立消痰降火之方。二劑而安。蓋亡陽亡陰相似。而實不同。一則脈微。汗冷如膏。手足厥逆。而舌潤。一則脈洪。汗熱不粘。手足溫和而舌乾。但亡陰不止。陽從汗出。元氣散脫。卽爲亡陽。然當亡陰之時。陽氣方熾。不可卽用陽藥。宜收斂其陽氣。不可不知也。亡陰之藥宜涼。亡陽之藥宜熱。一或相反。無不立斃。標本先後之間。辨在毫髮。乃舉世更無知者。故動輒相反也。

觀察毛公裕。年屆八旬。素有痰喘病。因勞大發。俯几不能臥者七日。舉家

驚惶。延余視之。余曰。此上實下虛之證。用清肺消痰飲。送下人參小塊一錢。二劑而愈。毛翁曰。徐君學問之深。固不必言。但人參切塊之法。此則聰明人以此街奇耳。後歲餘。病復作。照前方加人參煎入。喘而逆愈甚。後延余視。述用去年方。而病有加。余曰。莫非以參和入藥中耶。曰然。余曰。宜其增病也。仍以參作塊服之。亦二劑而愈。蓋下虛固當補。但痰火在上。補必增盛。惟作塊。則參性未發。而清肺之藥已得力。過腹中。而人參性始發。病自獲痊。比等法。古人亦有用者。人自不知耳。於是羣相歎服。

飲癖

洞庭席載岳。素脇下留飲。發則大痛嘔吐。先清水。後黃水。再後吐黑水。而兼以血。哀苦萬狀。不能支矣。愈則復發。余按其腹有塊。在左脇下。所謂飲癖也。非消此。則病根不除。法當外治。因合蒸藥一料。用麪作團。放藥在內。上蓋銅皮。以艾火蒸之。日十餘次。蒸至三百六十火而止。依法治三月。而畢塊盡消。其病

永除。年至七十七而卒。病此極多。而醫者俱不知。雖輕重不一。而蒸法爲要。

翻胃

嘉興朱亭立。曾任廣信太守。向病嘔吐。時發時愈。是時吐不止。粒米不下者三日。醫以膈證回絕。其友人來邀診。余曰。此翻胃證。非膈證也。膈乃胃腑乾枯。翻胃乃痰火上逆。輕重懸殊。以半夏瀉心湯加減治之。漸能進食。尋復舊從。此遂成知己。每因飲食無節。時小發。且不善飯。如是數年。非余方不服。其相安也。後余便道過其家。謂余曰。我遇武林名醫。謂我體虛。非參附不可。今服其方。覺強旺加餐。余謂此乃助火以腐食。元氣必耗。將有熱毒之害。亭立笑而腹非之。似有恨不早遇此醫之意。不兩月。遣人連夜來迎。卽登舟。抵暮入其寢室。見牀前血汗滿地。駭問故。亭立已不能言。惟垂淚引過。作泣別之態而已。蓋血湧斗餘。無藥可施矣。天明而逝。十年幸活。殞於一朝。天下之服熱劑而隱受其害者。何可勝數也。

婁門范昭素患翻胃。粒米不能入咽者月餘。胸中如有物蠢動。余曰。此虫膈也。積血所成。舉家未信。余處以開膈末藥。佐以硫黃。三劑後。吐出瘀血半甌。隨吐虫二十餘枚。長者徑尺。短者二寸。色微紫。其腸俱空。乃藥入而蟲積食之。皆洞腸而死者。舉家驚喜。以爲病愈。余曰。未也。姑以粥與之。連進二椀。全然不嘔。更覺寬適。頃之粥停不下。不能再食。余曰。胃腑已爲蟲蝕。無藏食之地。無救也。辭不復用藥。不旬日而卒。

癰

學宮後金汝玉。忽患小便不通。醫以通利導之。水愈聚而溺管益塞。腹脹欲裂。水氣衝心。卽死。再飲湯藥。必不能下。而反增其水。余曰。此因溺管閉極。不能稍通也。以發腫藥塗之。使溺器大腫。隨以消腫之藥解之。一腫一消。溺管稍寬。再以藥湯洗少腹而擠之。蓄溺湧出而全通矣。此無法中之法也。

木積某小便閉七日。腹脹如鼓。僮僕不能立。衝心在頃刻矣。就余山中求

治。余以鮮車前根搗爛敷其腹。用諸利水藥內服。又煎利水通氣藥使坐湯中。令人揉擠之。未幾溺迸出。瀝及揉者之面。溺出斗餘。其所坐木桶幾滿。腹寬身直。徜徉而去。

消

常熟汪東山夫人。患消證。夜尤甚。每夜必以米二升煮薄粥二十碗。而渡便不異常人。此乃爲火所燦也。先延郡中葉天士。治以烏梅木瓜等藥。斂其胃氣。消證少瘥。而煩悶羸瘦。飲食無味。余謂此熱痰凝滯。未有出路耳。以清火消痰。兼和中開胃調之。病情屢易。隨證易方。半年而愈。

蟲痛

蘇州黃四房女。年十二。患腹痛。愈醫愈甚。余偶至其家。昏厥一夕。方甦。舌俱咬破。流血盈口。唇白而目猶直視。脈參錯無常。余曰。此蟲痛也。貫心則死。非煎藥所能愈。合化蟲丸與之。痛稍緩。忽復更痛。吐出蟲二十餘條。長者徑尺。紫

色餘長短不齊淡紅色亦有白者自此而大痛不復作小痛未除蓋其窠未去也。復以殺蟲之藥兼安胃補脾之方調之而蟲根遂絕。蓋此證甚多。醫者既不能知。惟認爲寒與食。卽以爲蟲。又無殺蟲之方。在精力強旺者。久能自化。其不足者。變爲丁奚勞怯痞膨等證。至死而人不能知。亦可哀也。余治此證不一。姑舉其最劇者以明治法。

常州蔣公諱斌之孫。患心腹痛。上及於頭。時作時止。醫藥罔效。向余求治。余曰。此蟲病也。以殺蟲之藥。蟲卽遠避。或在周身皮膚之中。或在頭中。按之如有蠕動往來之象。余用殺蟲之藥爲末。調如糊。到處敷上。而以熱物熨之。蟲又逃之他處。隨逃隨敷。漸次平安。而根終不除。遂授方令歸。越二年書來云。蟲根終未盡。但不甚爲害耳。此真奇疾也。

怔忡

淮安巨商程某。母患怔忡。日服參朮峻補。病益甚。聞聲卽暈。持厚聘邀余。

余以老母有恙。堅持不往。不得已。來就醫診視。見二女僕從背後抱持二女僕。循體敲摩。呼太太無恐。吾儕俱在也。猶驚惕不已。余以消痰之藥去其涎。以安神之藥。養其血。以重墜補精之藥。納其氣。稍得寢。半月餘。驚恐全失。開船放炮。亦不爲動。船擠喧嚷。歡然不厭。蓋心爲火藏。腎爲水藏。腎氣挾痰以衝心。水能尅火。則心振蕩不能自主。使各安其位。則不但不相尅。而且相濟。自然之理也。

長興趙某。以經營過勞。其心患怔忡證。醫者議論不一。遠來就余。余以消痰補心之品治其上。滋腎納氣之藥治其下。數日而安。此與程母病同。而法稍異。一則氣體多痰。誤服補劑。水溢而火受尅之證。一則心血虛耗。相火不甯。侵犯天君之證。不得混淆也。

亢陽

姻戚殷之普。年近八旬。素有腸紅證。病大發。飲食不進。小腹高起。陰囊腫亮。昏不知人。余因新年賀歲候之。正辦後事。余診其脈。洪大有力。先以竈灰石

灰作布袋置陰囊於上。袋濕而囊腫消。飲以知母黃柏瀉腎之品。越三日。余飲於周氏。周與至戚。相近半里。忽有叩門聲。啓視之。則其子扶病者。至在座。無不驚喜。同問余曰。何以用伐腎之藥而愈。余曰。此所謂欲女子而不得也。衆以爲戲言。翁曰。君真神人也。我嚮者館穀京師。忠亦相似。主人以爲無生理也。遂送我歸。歸旬日即痊。今妻妾盡亡。獨處十餘年。貧不能蓄妾。又恥爲苟且之事。故病至此。既不可以告人。亦無人能知之者。言畢。悽然淚下。又閱五年而卒。蓋人之氣稟各殊。亢陽之害。與縱慾同。非通於六經之理。與岐黃之奧者。不足與言也。

■ 吐血

平望鎮家張瑞五。素有血證。歲辛丑。余營葬先君。託其買磚灰等物。鄉城往返。因勞悴而大病發。握手泣別。謂難再會矣。余是時始合瓊玉膏。未試也。贈以數兩而去。自此不通音問者三四載。一日鎮有延余者。出其前所服方問何

人所寫。則曰張瑞五。曰今何在。曰卽在館橋之右。卽往候之。精神強健。與昔迥異。因述服瓊玉膏後。血不復吐。嗽亦漸止。因涉獵方書。試之頗有效。以此助館穀所不足耳。余遂導以行醫之要。惟存心救人。小心敬慎。擇清談切病之品。俾其病勢稍減。卽無大功。亦不貽害。若欺世徇人。止知求利。亂投重劑。一或有誤。無從挽回。病家縱不知。我心何忍。瑞五深以爲然。後其道大行。遂成一鎮名家。年至七十餘而卒。瓊玉膏爲治血證第一效方。然合法頗難。其時不用人參。祇用參鬚生地。則以浙中所出鮮生地。打自然汁熬之。不用乾地黃。治血證舍此。無有無弊者。

洞庭吳倫宗夫人。席翁士俊女也。尙患血證。每發。余以清和之藥調之。相安者數年。郡中名醫有與席翁相好者。因他姓延請至山。適遇病發。邀之診視。見余前方。謂翁曰。此陽虛失血。此公自命通博。乃陰陽不辨耶。立溫補方。加鹿茸二錢。連服六劑。血上冒。連吐十餘碗。一身之血盡脫。脈微目閉。面青唇白。奄

奄待斃。急延余治。余曰。今藏府經絡俱空。非可以輕劑治。亟以鮮生地十觔。絞汁煎濃。略加人參末。徐徐進之。歷一晝夜。盡生地汁。稍知人事。手足得展動。唇與面紅白稍分。更進阿膠三七等養陰之品。調攝月餘。血氣漸復。夫血脫補陽。乃指大脫之後。陰盡而陽無所附。肢冷汗出。則先用參附以回其陽。而後補其陰。或現種種虛寒之證。亦當氣血兼補。豈有素體陰虛之人。又遇氣升火旺之時。偶爾見亂。反用大熱升發之劑。以擾其陽而燦其陰乎。此乃道聽途說之人。聞有此法。而不能深思其理。誤人不淺也。

嘉興王蔚南。久患血證。左脇中有氣逆衝喉旁。血未有聲如沸。戊子冬。忽大吐數升。面色白而帶青。脈微聲啞。氣喘不得臥。危在旦夕。余以阿膠三七等藥保其陰而止其血。然後以降火納氣之品。止其衝逆。復以補血消痰。健脾安胃之方。上下分治。始令能臥。繼令能食。數日之後。方能安臥。大凡脫血之後。斷不可重用人參。升氣助火。亦不可多用滋膩。以助痰滯胃。要知補血之道。不過

令其陰陽相和。飲食漸進。則元氣自復。非補劑入腹。卽變爲氣血也。若以重劑塞其胃口。則永無生路矣。况更用溫熱重劑。助陽燦陰而速之死乎。

洞庭張姓。素有血證。是年爲女辦裝。過費心力。其女方登轎。張忽血冒升。餘昏不知人。醫者濃煎參湯服之。命懸一息。邀余診視。六脉似有如無。血已脫盡。急加阿膠三七。少和人參以進。脉乃漸復。目開能言。手足展動。然後純用補血之劑以填之。月餘而起。蓋人生不外氣血兩端。血脫則氣亦脫。用人參以接其氣。氣稍接。卽當用血藥。否則孤陽獨旺。而陰愈虧。先後主客之分。不可不辨也。

背 痛

烏鎮莫秀東患奇病。痛始於背。達於胸脇。晝則飲食如常。暴則痛發呼號。徹夜鄰里慘聞。醫治五年。家資蕩盡。秀東欲自縊。其母曰。汝有子女之累。尙須冀念。不如我死。免聞哀號之聲。欲赴水。其戚憐之。引來就醫。余曰。此瘀血留經。

絡也。因謂余子熾曰。此怪病也。廣求治法以療之。非但濟人。正可造就己之學問。因留於家。用針灸熨搨煎丸之法。無所不備。其痛漸輕。亦漸短。一月而愈。其人感謝不置。余曰。我方欲謝子耳。凡病深者。須盡我之技。而後奏功。今人必欲一劑見效。三劑不驗。則易他醫。子獨始終相信。我之知己也。能無感乎。

□ 腸 紅

淮安程春谷。素有腸紅證。一日更衣。忽下血斗餘。暈倒不知人。急灌以人參一兩。增子五錢而甦。遂日服人參五錢。增子三錢。而雜以他藥。參增偶間斷。則手足如冰。語言無力。醫者亦守而不變。僅能支持。急棹來招。至則自述其全賴參增以得生之故。診其六脉。極洪大而時伏。面赤有油光。舌紅而不潤。不目交睫者旬餘矣。余曰。病可立愈。但我方君可不視也。春谷曰。我以命託君。止求效耳。方何必視。余用茅草根四兩作湯。兼清涼平淡之藥數品。與參增正相反。諸戚友俱駭。春谷弟風衣。明理見道之士也。謂其諸郎曰。爾父千里招徐君信。

之至。徐君慨然力保無虞。任之至。安得有誤耶。服一劑。是夕稍得寐。二劑手足溫。三劑起坐不眩。然後示之以方。春谷駭歎。諸人請申其說。余曰。血脫扶陽。乃一時急救之法。脫血乃亡陰也。陽氣既復。即當補陰。而更益其陽。則陰血愈虧。更有陽亢之病。其四肢冷者。內經所謂熱深厥亦深也。不得臥者。內經所謂陽勝則不得入於陰。陰虛故目不暝也。白茅根交春透發。能引陽氣達於四肢。又能養血清火。用之使平日所服參附之力。皆達於外。自能手足溫而臥矣。於是始相折服。凡治血脫證俱同此。

血痢

洞庭葛允誠。患血痢五年。日夜百餘次。約去血數石。骨瘦如柴。飲食不進。舉家以爲必無生理。余友姜君錫常。次子萼芳。從余學醫於山中。病者即萼芳妻弟也。錫常憐之。令同萼芳寄膳余家。朝夕診視。余先用滋補之劑。以養其血脉。復用開胃之藥。以滋其化源。稍健而能食。久痢至五載。大腸之內。必生漏管。

遂以填補之品塞其空竅。痢日減。飯日增。不半年。而每食飯必六七碗。至冬病全愈。豐肥強壯。歸至家。親戚俱不相識。認無不歎以爲奇。

崩

徽州鹽商汪姓。始富終貧。其夫人年四十六。以憂勞患崩證。服參附諸藥。而病益劇。延余治之。處以養血清火之劑。而病稍衰。蓋此病本難除根也。越三年。夫卒。欲往武林依其親戚。過吳江來。方且泣曰。我遇先生而得生。今遠去。病發必死耳。余爲立長服方。且贈以應用丸散而去。閱十數年。郡中有洋客請治其室人。一白頭老嫗出拜。余驚問曰。我卽汪某妻也。服先生所贈方藥。至五十二。而崩證絕。今已六十餘。強健逾昔。我增迎我於此。病者卽我女也。不但求治我女。必欲面謝。故相屈耳。蓋崩證往往在五十歲以前。天癸將絕之時。而衝任有火。不能攝納。橫決爲害。至五十以後。天癸自絕。有不藥而愈者。亦有氣旺血熱。過時而仍有此證者。當因時消息。總不外填陰補血之法。不知者。以溫熱峻

補氣愈旺而陰愈耗。禍不旋踵矣。此極易治之病。而往往不治。蓋未能深考其理。而誤殺之耳。

血厥

東山水利同知。借余水利書。余往索。出署。突有一人擲與。喊救命。謂我非告狀。欲求神丹奪命耳。其家卽對公署。因往視。病者死已三日。方欲入棺。而唇目忽動。按其心口尚溫。誤傳余能起死回生。故泥首哀求。余辭之不獲。乃給之。曰。余舟中有神丹可救。因隨之舟中。與黑神丸二粒。教以水化灌之。非能必其效也。隨卽歸家。後復至山中。其人已生。蓋此乃瘀血衝心。厥而不返。黑神丸以陳墨爲主。而以消瘀鎮心之藥佐之。爲產後安神定魄去瘀生新之要品。醫者苟不預備。一時何以奏效乎。

胎產

南門陳昂發夫人。懷娠三月。胎氣上逆。舌腫如蛋。牙牀紫黑。粒米不能下。

醫者束手。延余治。余曰：此胎中有毒火衝心，舌爲心苗，故毒聚於舌，腫塞滿口。則飲食絕矣。乃用珠黃散及解毒軟堅之藥，屢塗其舌，腫漸消而納食。復用清涼通氣之方，消息治之。或謂解毒清火與胎有害，余曰不然。胎氣旺甚，愈涼愈安。但熱毒傷陰，當滋養其血氣耳。乃專服余藥，孿生二子。後詢其得病之故，乃曾聽邪人之言，服不經之藥，幾致傷生，可爲戒也。

爛溪潘圃子表弟，其夫人懷娠患病，晝夜百餘次。延余視，余以黃芩湯加減兼養胎藥飲之，利遂減，飲食得進。而每日尙數十次，服藥無效。余曰：此不必治，名曰子利，非產後則不愈，但既產，恐有變證耳。病家不信，更延他醫。易一方，則利必增劇。始守余言，止服安胎藥少許，後生產果甚易，而母氣大衰。虛象百出，適余從浙中來，便道過其門，復以產後法消息治之，病痊而利亦止。蓋病有不必治而自愈，強求其愈，必反致害，此類甚多，不可不知也。

余往候族兄龍友，坐談之際，有老嫗惶遽來曰：無教矣。余駭問故，龍友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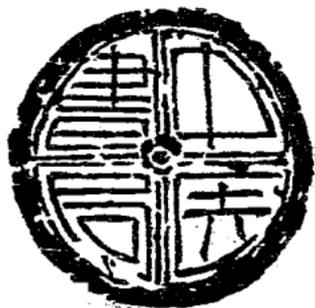
我姪婦產二日不下。穩婆已回絕矣。問何在。曰卽在前巷。余曰。試往診之。龍友大喜。卽同往。漿水已涸。疲極不能出聲。穩婆猶令用力迸下。余曰。無恐。此試胎也。尙未產。勿強之。扶令安臥。一月後始產。產必順。且生男。穩婆聞之。微哂。作不然之態。且曰。此何人。說此大話。我收生數十年。從未見有如此而可生者。其家亦半信半疑。余乃處以養血安胎之方。一飲而胎氣安和。全無產意。越一月。果生一男。而產極易。業以爲神。龍友請申其說。曰。凡胎旺而母有風寒勞碌等感動。則胎墜下。如欲生之象。安之卽愈。不知而以爲真產。強之用力。則胎漿破而胎不能安矣。余診其胎脈甚旺。而月分未足。故知不產。今已搖動其胎。將來產時必易脫。故知易產。左脈甚旺。故知男胎。此極淺近之理。人自不知耳。

西濠陸炳若夫人。產後感風熱。瘀血未盡。醫者執產後屬虛寒之說。用乾薑熟地治之。且云必無生理。汗出而身熱於炭。唇燥舌紫。仍用前藥。余是日偶步田間看菜花。近炳若之居。趨迎求診。余曰。生產血枯火熾。又兼風熱。復加以

剛燥滋膩之品。益火塞竅。以此死者。我見甚多。非石膏。則陽明之盛火不解。滄仲景法。用竹皮石膏等藥。余歸而他醫。至笑且非之。謂自古無產後用石膏之理。蓋生平未見仲景方也。其母素信。余立主服之一劑而甦。明日炳若復求診。余曰。更服一劑。病已去矣。無庸易方。如言而愈。醫者羣以爲怪。不知此乃古人定法。惟服薑桂則必死。

蘇州顧某繼室。產後惡露不出。遂成血膨。醫者束手。顧君之兄掌夫。余戚也。余延治之。余曰。此瘀血凝結。非桃仁等所能下。古法有抵當湯。今一時不及備。以唐入法。用肉桂黃連人參大黃五靈脂成劑。下其瘀血。羣醫無不大笑。謂寒熱補瀉并相犯之藥。合而成方。此怪人也。其家因平日相信。與服。明日掌夫告余曰。病不可治矣。病者見鬼。竊飲所服藥。乃大呼曰。我不能食。鬼之所吐也。先生可無治矣。余往驗之。藥本氣味最烈之品。嘗之與水無二怪之。仍以前方煎成。親往飲之。病者不肯飲。以威迫之。懼而飲。是夕下瘀血升餘。而腹漸平。思

食。余以事暫歸。隔日復往。其門首掛榜。榜楷。余疑有他故。入門見者皆有喜色。詢之。則曰。先生去之夕。病者夢其前夫人怒曰。汝據余之室。奪余之財。虐余之女。余欲傷汝命。今爲某所治。余將爲大蛇。以殺汝。卽變爲大蛇。大驚而醒。故特延僧修懺耳。蓋前夫人以產後血暈亡。病狀如一。而醫者治不中病。遂致不起。蓋人一病有一病治。法學不可不博也。



250. 4

数字天书
4
250

0017263

清代名醫醫話精華

謝利恒題



何鴻舫醫話精華

何鴻舫（長治）青浦人家本世醫益以力學
故學識經驗高人一籌隨機應變有得其環中
超乎象外之妙負盛名凡三十年尤擅書法得
平原山谷神髓爲世所珍視

何鴻筋醫話目次

時邪	一
濕病	二
熱病	三
感冒	四
瘧疾	五
嘔吐	六
泄瀉	六
寒熱	九
痞氣	一〇
狂	一一
酒隔	一二
喉腫	一三
胎疾	一三

研究內經之必備參考書

讀內經記

秦伯未著

一冊定價六角

內經研究歷程攷略

許半龍著

一冊定價四角五分

內經類證

秦伯未著

一冊定價六角

以上各書一律六折發售

中醫書局啓

何鴻舫醫話精華

上海秦伯未編纂

普甯方公溥參校

時邪

癸巳夏。錢塘張東甫明府。蒞任嚶城。與山人有舊。數相往來。明年四月中。其太夫人適遘時疾。身發熱無汗。飲食無味。大便不解。明府最善談醫書。家有病人。每自處方。太夫人素服滋補之劑。明府診其脈。認爲陰虛致熱。以乾地黃。當歸。龜版等藥進。無效。覆按之。曰。誤矣。此外感寒。內停食症也。改用桂枝厚朴。陳皮。生姜諸藥。屬其內眷速煎以奉。而乘輿出迎。制府于安亭江上。連日不歸。病勢垂殆。幕友龔素山。修書遣急足邀山人往。時病逾旬日。不納不解。切其脈。沉細微數。神倦口渴。舌降裂。至不能言其所苦。山人曰。此危候矣。年屆七旬。氣陰並虧。時邪感于外。宿滯停于內。陽明表裏兼證。而又誤投辛熱剛燥之品。以

其陰。能無增劇乎。無已。則有甘涼清潤一法。速進。或有濟。遲恐無及矣。明府之戚楊君。白山人。意于內卷。立求施方。隨用人參一錢。先煎湯。與石膏知每鮮地黃甘草人中黃等藥同進。薄暮服竟。成刻倦極思寐。至丑寅之交。大便暢下。周體得汗。所謂中通則表解也。而神思頓覺清爽。惟舌滑少津。脉象未得流利耳。遂接用人參地黃麥冬知母常歸諸味。助其元氣。以滋其陰液。兩日之間。危者就安。明府事畢回署。母子相慶。喜溢眉宇。于是深服山人。叩首致謝。不復自詡其醫樂。

■ 溫病

徐芳圃方伯之篋室某夫人。守節撫孤。松生主事卽其所腹出也。年五十餘。于深秋發病。周體灼熱如燔。口渴思飲。西席陳君知醫理。宗景岳甘溫化火之法。以人參炮姜熟地黃炙甘草諸味進。服未竟而熱勢益熾。家設亂壇。松生虔叩吉凶并方藥。亂書云。此證不須多藥。以鮮地黃蘆根煎湯代茶飲。一二日

後可愈也。陳君方非是。可延何某治之。松生于是招山人往診。按脈洪大而數。右寸關呼吸入至。面發赤。舌絳。渴飲不已。曰。此溫邪陷蘊于陽明。肺津蒸灼。被耗。誤投溫補而加劇。非甘涼之劑不可。卽爲處方。至四五味。見旁觀者相顧驚詫。曰。此仙方也。山人不解所謂。是晚藥入口。三刻得少寐。四鼓後。熱退神清。脈數亦緩。蓋方中所用第一味卽鮮地黃。第二爲羚羊角。第三卽蘆根也。與凡方適合。松生之信山人自此始。

■ 熱病

吳江之東北鄉善灣唐生年三十餘。于秋初患熱症。旬日矣。口渴神煩。唇焦黑如墨。齒肉盡腐。喉間哽塞。欲言而不能出聲。急甚。前醫用犀角地黃湯加黃連不效而止。山人至。細察其脈。洪大有力。左寸關尤甚。謂病者曰。此邪熱傷陰。而心包被蒙也。雖危尙可治。立進紫雪丹一錢。少頃又進一錢。是晚卽得安臥。醒時語言如常。明日卽以前所用方投之。不三日而瘳。病有緩急。藥有次序。

不開其清竅而但治其熱。豈惟無益于病哉。

感暑

同郡徐明府奕韓之長嗣水西文學。爲贅壻于吾邑金氏。夏日感暑發熱。神昏證語。手舞足蹈。日夜不少息。其內兄碧山。造門邀山人往。至則見水西臥竹榻上。突然而起。握兩手不放。曰。余疾非君不治。余心疾非君不知。時明府沒于黔中。未得歸。攬故也。細察其脈。六部俱沉。重按之。其細如綫。左寸關微弦而不甚數。所謂陽症見陰脈。邪傳厥少二陰。極危之候。然水西碧山。皆爲山人友。義無可辭。爲處黃連瀉心湯試之。其昏譫如舊。再進之。少得安靜。而大便不通。已逾旬日。覘其舌無苔。覆按之。右關或見實象。因重用黃連而加瓜蒌枳實。是晚假寐。至四鼓。忽欲如廁。少頃下黑糞如灰色。蛇者一長條。於是神始清。而倦極欲臥矣。此證熱邪傳裏。而脈不數。處方時頗費躊躇。若誤認陰虛。而投以滋補之劑。所關豈淺鮮哉。

瘧疾

秦珠厓之母夫人。春秋七十矣。夏日櫻暑病瘧。瘧止而熱不已。口渴煩躁。病旬餘未得汗。衆醫者皆以爲少陽症。疊投小柴胡湯不效。珠厓憂甚。囑其妹婿沈君邀視。山人切其脈。數而有次。右大于左。舌微白。曰：陽明伏邪未洩也。當進人參白虎湯。珠厓以石羔太涼。恐非老年人所宜。山人曰：石羔爲陽明表症主藥。有人參以助其氣而達其邪。何慮之有。是夕遂留宿。視其煎而進之。及東方明。遍體大汗。而熱亦全退。

包山吳姓者。年五十三。向爲富家司會計。精力倦怠。不思飲食。舉動須人扶掖。山人視其舌光滑無津。脈沉而濡。兩尺似有若無。曰：此思慮過度。精氣耗竭。下元水火俱困。將有喘脫之虞。非用都氣法。加入參不可。病者曰：胃氣久困。遽用附子。熱地黃無妨乎。山人曰：腎爲胃關。治其上而不治其下。真火將滅。土亦何由而生。其感扶病者出。山人陰囑其速歸。證垂殆而心猶豫。必至不治。遂

力勸服之。照方以西黨參代參進。兩劑知粥味。日可二三碗。覆診始用人參益以乾紫河車不數日胃氣大開。每食不能無魚肉矣。

嘔吐

劉塘鎮王生赴太倉試回。嘔吐兩日夜。形神頓瘁。水米不能入口。衆醫議進和胃止嘔之法。隨服隨吐。幾殆。其戚沈翁求往治。山人見其面容黯慘。無人色。六脈細濡垂絕。此由入場心苦受餓。胃氣傷而津液耗竭也。非甘酸濟陰法不可。急進生脈散二劑而瘥。

泄瀉

前蘇松太觀察龔公閣齋之兄菊人明府。自粵東引疾歸。相見于上海官廨。屬山人診其脈之虛實。山人曰。兩尺空輭無力。水火不相濟也。而右脈尤弱。恐火不生土。則有脾泄肢腫之虞。須及早服藥爲妙。明府曰。余全家依弟子此。復可以醫藥累之乎。至明年春。泄瀉驟作。日夜十餘次。因憶山人言。力求處方。

而神色脉象。迥不如前診時。遂以桂附八味丸爲主。以人參白朮服之。无甚進退。山人密告其姪定庵舍人。勸其早歸。定庵曰。吾伯貧甚。无可歸。留此或可得先生大力拯之。山人直告之曰。此非鄙人所能也。時明府之從弟號砥齋者。在署。亦知醫。欲獻能于觀察之前。指山人方曰。何某能用藥。而不肯用力。此種病。進人參三四兩。而佐以附子。无有不愈者。于是重用。人參每帖一錢。增至二錢。數日後泄減。食進。頗有起色。而砥齋告別去。復邀山人診之。觀察曰。君所不能治者。余弟已治之效矣。山人曰。參力誠佳。第可支持目前耳。令兄年屆六旬。全賴水火兩藏。涵濡而蒸化之。今兩尺雖起。而根抵不牢。右關應指。而浮微無力。是本實先撥矣。季夏天氣暄熱。得參附以助其陽。尙不至潰敗。轉瞬秋深氣肅。火將熄而腎水不能收攝。腫勢上升。發爲喘促。又何方以治耶。既有名手能保萬全。鄙人亦不復敢奏方。力辭而歸。後聞服人參十餘兩。卒罔效。九月初。終于上海署中。

凡治病以脈爲準。然亦有无脈可診者。山人之孫。向賴陳姓媪。嫁抱以長。一日携其次子。年二十餘。求治患腹痛泄瀉。按其脈。左右俱無。駭而問其平日如何。曰自幼貧苦。未嘗服藥。脈之有無不知也。山人視其神色尙好。四肢不倦。以香砂枳實丸與之。越三日復來。病去大半。再切之。仍六脈俱無。因思古人有憑症不憑脈之說。始爲此。

林少穆中丞于壬辰夏。來撫吾吳。其冬十二月。以夫人病。遣轅弁招往診。蘇公子小鼈口薦也。時風雪嚴寒。星夜飛擢而往。揖之。公子導入內室。見夫人臥牀呻吟。腹作痛而泄瀉不禁。前一日有投以左金丸加味者。而痛益甚。中丞焦急。欲用補劑未決。山人診其脈。六部俱沉。左關微弦。右關尺細濡無力。就證而論。乃太陰脾土失司。肝木乘之爲患。而下元命火。又不克薰蒸化穀。墜瀆而痛且瀉。理固然也。非大劑溫補不可。中丞曰。服之果效乎。山人曰。不効卽有損矣。烏可乎。遂以參朮姜附等味。進。明日泄減而痛未止。卽原方重用參復加肉

桂進之病去七八。五日後往視。已全瘳矣。中丞手書楹聯爲贈。山人于是名噪吳中。奔走官廨。不勝勞瘁云。

□ 虛寒熱

邑中陳友芳孝廉。年六十餘。家有二姬。初患勿寒勿熱。繼則微熱不寒。舌白。眼有眵。前處方者以爲陽明少陽伏邪。連進柴胡葛根升散之法。病不退。而氣發喘。孝廉爲山人父執。以書招山。謂山人曰。余以兩弟艱于嗣。故年周甲而未斷房事。今事急矣。惟君言是聽。山人切其脈。兩尺濇不應。指舌白膩如積粉。而不思飲。全屬下元水虧。虛陽上炎之象。氣喘而不降。柴葛升提之害也。須宗都氣法。加人參附子。庶有濟。病者從之。三劑而起。後二年。有董翼堂文學。其病情舌色。與陳孝廉相似。誤信凡方。投涼藥而增劇。山人亦用此法。以獲效。甘溫化火之說。不益信與。

同里有周道士者。年五十餘。日爲人誦經釀灸。出必五更。返必子夜。深秋

患寒熱。澀旬不已。有投小柴胡湯。平胃散等方者。病少間。而朝熱暮寒如故。其子哀懇。山人遂步而往。見其神色困憊。六脉細濡無力。而舌淨微絳。謂病者曰。此爾積勞所致。非外因症也。經書曰。陽虛則惡寒。陰虛則生熱。補其所虛。則陰陽和而寒熱自已。與黃芪炙甘草潞黨參當歸白芍等味。不數日即瘳。

█ 痞 氣

同安蘇公鼈石守松郡時。介李穎香學博。邀視其夫人之疾。夫人年近五旬。胸次忽覺結一塊。按之有形。脹而減餐。云在京師時。以勞煩過度得來。已二三年矣。赴蘇郡就醫。初投旋覆花當歸鬚鬱金橘絡等以疏通之。不效。改用補中理氣之法。又不效。山人至。蘇公屬必速效為妙。述其向日喜麵食。多憂寡歡。于是細察其脉。六部中兩關獨弦。右尺不振。此木苑傷脾而成痞氣。命火衰不克生土。脾陽失化使然。證可治。特非旦夕能瘳耳。第一方。用白朮蒼朮香附茴香陳皮白芍以疏其中焦之苑積。繼則用肉桂菟絲子枸杞九香蟲以助其下。

焦之真火。至二十劑而瘡漸消。三十餘劑而大愈。蘇公遂以山人爲能醫者。後遷擢他省。常貽書以志感念。并爲延譽焉。

發狂

里人徐姓者。年近五旬。貧窶無子。以賣油爲業。一日掉扁舟出行。行三五里。酷暑倦甚。泊柳陰下。酣睡半日而歸。是晚卽發熱昏識若狂。甚欲踰牆登屋。其弟名洪九。奔告山人。不呼舟而步往。見病者正奪門將出。山人力持之。不使之動。令其弟與姪各執一手。立而切其脈。左三部若無恙。較有力。右手則全伏不起。山人曰。此病在中焦氣分。食與邪交結爲患。可治也。以生大黃五錢爲君。加枳實二錢。甘草一錢。煎服之。明旦下結糞一塊如碗大。卽瘥。蓋其出門時。攜冷飯一盃。于柳陰下以水澆而食之。旋即倦臥所致也。是爲陽明裏證。非用承氣法不效。若投以大陷胸湯則誤矣。於此可知治一病須有一度詳察。否則未有不債事者也。

金澤鉤某生年二十二未娶。忽發狂疾。昏昏妄言。手舞足蹈。中夜不得合眼。見婦人輒趨而狎之。或聞其聲。即破壁踰垣。不可禁遏。其兄若弟扶之就診。六脈弦大無度。人迎尤旺。山人曰。此邪火亂性。厥陰心包之病也。以牛黃黃連羚羊角天竺黃元參燈心等味治之。陰囑其兄于煑藥時。以女子褻衣覆其上。勿令人見。如法服兩劑。其疾若失。門人疑而問之。山人曰。是即陰陽易之法。今果驗矣。

酒 膈

先君子嘗謂及門曰。觀色察言。乃臨證第一要訣。望聞問而後切脈。其失十不二三矣。時雖未究心。亦聞而知之。一日有東鄉人。短衣小帽。闖門而入。適山人爲人處方。其猝然曰。先生名手。識我何病。山人見其形容癯瘦。鼻赤。目下視。問之曰。而患嘔吐乎。曰然。又問爾好飲酒乎。曰然。然則爾已成膈。無庸藥矣。其人愀然去。去未一月即死。他日門人偶詢及之。山人笑曰。此病之顯見者也。

稽鼻目無神。是困于酒也。胃無穀氣。則形容必枯槁。非膈疾而何。彼既無禮。不爲之切脉。奚歎焉。

喉腫

距善灣三四里。許莊陳生。年未三十。初患頭痛喉腫。三日後腫益甚。頸大塞頷。至不能言語。鼻竅閉而流血不止。前醫以羚羊角鮮生地黃知母等味投之。不得效。計無所出。其婦翁唐君南湖貽書招山人。卽夕馳往。診其脉。右大微數。氣口不清析。知飢思食。苦不能下咽。山人曰。此太陽陽明失表症也。得汗爲幸。否則危矣。南湖亟求方。爲處瀉黃法。以防風薄荷石膏甘草諸味。進一劑。卽汗。兩劑通體得汗。越二日復往視。則腫盡退而胃氣如常矣。

胎疾

嘉善西塘鎮倪某婦。懷妊八月。忽患時疫。但熱不寒。煩躁殊甚。家弟小山適在彼處。以鮮地黃黃芩知母丹皮等味治之。熱少減而煩渴如舊。胎動不安。

婦家顧姓。邀山人往診。脈洪大滑數。病狀似與前方頗合。及開窗細視。舌根有微黃色。知是陽明裏結症。欲用小承氣湯。病婦之舅恐妨妊。不敢服。山人曰。胎繫于子宮。疫邪受于膜原。不相涉也。如不放心。宗陶氏黃龍法。以人參五分煎湯。送服青麟丸一錢五分。此萬安之策也。藥入口。不逾時。卽下黑柔糞。兩次而愈。胞竟無恙。

林義桐醫話精華

林義桐（珮琴）又號雲和丹陽人好醫日課
生徒燈下披閱方書以油盡爲率凡數十年雖
不業醫然爲人診治頗衆晚年將所處方割擇
其要者增以証治成類証治裁一書

林 竅 桐 腎 話 目 次

中風	一	黃疸	四四
濕病	四	瘧疾	四六
暑症	一〇	泄瀉	五〇
虛損	一三	痢疾	五二
欬嗽	一七	瘰癧	五四
失音	二一	痿病	五八
喘	二三	癰病	五九
吐衄	二六	眩暈	六一
嘔吐	二九	淋濁	六三
暗腦	三〇	遺精	六六
噎	三三	使血	六七
腫脹	三五	癰閉	六八
癩狂	四一	崩漏	七三
三消	四二	胎產	七三

林義桐醫話精華

上海秦伯未編纂

普甯方公溥參校

中風

楊君冬月辦公。夜半猝倒榻下。不省人事。身熱痰壅。口鳴舌強。四肢不收。脈左虛澀。右浮滑。先用薑汁熱挑與之。痰頓豁。暫用疏風化痰藥。宣通經隧。神識漸清。右體稍能轉側。但左體不遂。語言模糊。症屬真陰素虛。以河間地黃飲。子去桂附巴戟。加杞子牛膝酒蒸木瓜何首烏。數十服。諸症漸退。稍能步履。惟左手不隨。前方加桂枝薑黃。數劑。左腋時時微汗。不一月。左手如常。按此症乃風自火出。火自陰虧。水不涵木。肝風內煽。痰火上乘。堵塞清竅。是以猝倒無知也。口鳴者胃脈夾口環唇。寒則筋急。熱則筋弛。或左急右緩。或右急左緩。舌強者舌本心苗。腎脈系舌本。心火盛。腎水衰。故舌強。肝主筋。胃主四肢。肝胃血虛。

則筋不榮而成痿軟也。左脈瀉則水虧。右脈滑則痰盛。此偏枯之象已具。但非暫進豁痰。則經隧不開。湯液難下。用地黃飲子。減去陽藥。正以五志過極而生火。法當滋陰而風火自熄。河間謂中風癱瘓。非肝木之風。亦非外中於風。乃心火暴盛。腎水虛衰。不能制之。而熱氣怫鬱。心神昏冒。猝倒無知也。亦有因五志過極而猝中者。皆爲熱甚。俗云風者。言末而忘其本也。製地黃飲子。原主補腎之真陰。但陰虛有二。有陰中之水虛。有陰中之火虛。火虛者桂附巴戟可全用。水虛者非所宜也。

族某左體麻木。脛骨刺痛。腰膝痿軟。能飲多痰。脈左大右濡。此陰虛生熱而挾溼痰也。用薛氏六味地黃丸作湯劑。君茯苓。加生朮。薏仁。牛膝。黃柏。酒炒。十數服。諸症悉退。步履如初。丹溪以麻爲氣虛。木爲溼痰。敗血。其脛骨刺痛者。腎虛挾火也。脛膝痿軟。腎將憊矣。法當戒飲。以六味湯滋化源。而君茯苓。佐朮。菟。用牛膝。黃柏。以泄溼熱。利腰膝。不犯先哲類中禁用風燥之例。

李某右體不遂。艱於行步。已爲三年痼疾。辭以難治。詢所苦。曰大便甚難。但得爽利爲幸耳。診其脈右三部全伏。左三部洪大無倫。因思右枯既久。腑腸必衰。大腸曲折至右。昨傳送自遲。宜從風秘法。以辛通濡潤。如搜風順氣丸。但命火衰微。右體冰冷。先崔氏桂附八味丸作煎劑。二服便爽。右肢運動稍活。後於八味丸加菴蓉當歸蜜丸服效。

孫某高年上盛下虛。頭眩肢麻。耳鳴舌強。值少陽司命。肝風內震。脈象浮洪。稍穀善饑。便溏汗泄。皆液虛風動之咎。交夏火旺。遂口噤言塞。此火風襲絡。類中顯然。最防傾仆痰湧。又午刻火升。頭汗身熱。其由來則本陰不交陽。無攻風劫痰之理。治以水涵木。兼攝虛陽。熟地五錢。五味子五分。麥冬錢半。茯神二錢。牡蠣醋煨研三錢。甘菊炒錢半。鮮石斛三錢。白芍二錢。川貝母錢半。丹皮一錢。阿膠二錢。三服諸症悉退。脈漸平。惟夜臥少安帖。此肝虛而魂失靜鎮也。原劑中加龍骨煨七分。接服勿間。另訂膏方。卽用前味加洋參黃肉蓮實桑枝熬

膏醫收貯退火氣。每服五錢。能加意調攝。可望回春。

溫病

房師午園張公。高年上盛下虛。案牘勞神。冬春不寐。感溫。噎。欬。暈。仆。兩寸脈洪大。由平昔陽不交陰。內風上冒。兼引溫邪。表裏煽動。症見眩仆。喉痛聲啞。舌如煤熏。夫心爲君主。義不受邪。因春溫傷肺。逆傳心包。神明俱爲震動。且素餌桂附。致炎陽獨亢。營液內劫。此怔忡無寐根由。師言昔病足痺。微醫用祛風藥。兼桂附得效。近三年矣。愚謂風藥多燥。况桂附乎。以脈症參時。令宜辛涼輕劑。於熄風潤燥中。佐以滋陰安神。不過一劑。當夜自能成寐。再劑。噎。嗽。除。悸。眩止矣。初劑鮮生地三錢。沙參麥冬。淡竹葉。瓜蒌仁。甘菊。炒山梔。茯神。各二錢。且毋甜杏仁。炒研各錢半。棗仁八分。蔗汁一杯。再劑。天冬。玉竹。百合。減蒌仁。六七服。語症平。舌色復故。後用膏方。三才膏。加五味子。核桃。牛膝。茯神。棗仁。柏子仁。白芍。玉竹。杞子。熬膏。白密收。白湯化服。使陰陽和平。自然愈矣。蓋諸品能交心

腎安神志。利腰膝。兼使金水相涵。自無上盛下虛之患也。

吳某邪入臆中。舌縮唇裂。目瞑神迷。沈昏不醒者七晝夜。脈沈數。此邪深將成內閉矣。勉用鮮佩蘭。菖蒲。連翹。銀花。以解穢通閉。鮮生地。麥冬。梨。蔗。汁。以生津。黃芩。知母。元參。石斛。以徹熱。兼下牛黃丸。二服神識漸清。因尿管熱痛。去佩蘭。菖蒲。黃芩。加甘草。梢。車前。穗。以利腑熱而愈。

族子溫邪鬱而化熱。頭暈口乾。舌燥唇血。右脈大。左模糊。有汗不解。胸腹悶。溺渾濁。熱邪蒸淫。治宜上下分消。淡豉。藁。蒺。羊。角。丹。皮。麥。冬。山。梔。赤。苓。滑。石。嫩。桑。葉。金。銀。花。露。二服熱輕。渴減。暈止。舌潤。但宵分譫語。溺管滴痛。齒燥。液虛熱劫。鮮石斛。蘆根。黑豆。皮。花。粉。天。冬。元。參。蔗。汁。二服疹現。稀。紅。肺。衛。之。邪。已。從。外。泄。仍。用。輕。清。透。發。連。翹。牛。蒡。鮮。生。地。丹。皮。赤。芍。沙。參。竹。葉。疹。色。淡。忽。又。煩。躁。不。寐。舌。心。灰。燥。而。尖。絳。邪。入。心。營。恐。其。蒸。痰。蔽。竅。急。清。營。熱。兼。豁。痰。犀。角。尖。生。地。鮮。藕。元。參。丹。皮。竹。茹。貝。母。菖。蒲。再。服。汗。透。而。解。

何某氣粗目赤舌絳疹紅神機不發脈洪數。宵煩無寐邪已入營。急宜清透。若再消導劫津。必至液涸成瘵。犀角汁鮮生地。冬麥冬。元參。赤芍。丹皮。連翹。藕汁。葛蒲。日三服。汗澈熱退。神識亦清。但右脈長大。胃火猶熾。用石膏。白芍。黃芩。知母。甘草。大便數次。脈較平。寐中手指微搖。乃液虛風動。欲成瘵也。用阿膠。生地。鈎藤。當歸。白芍。石斛。棗仁。數劑症平。

王某夏至前驟喝邪從吸入。鑄募原。熱渴引飲。中脘格拒。熱蒸溼騰。嘔悶午煩。舌膩白脈數。溼是溼勝也。治先滲溼於熱下。則熱勢孤矣。用霍梗。佩蘭。以逐穢。通草。滑石。蘆根。以驅溼。栝蒌。貝母。以滌痰。羚羊。角。山梔。丹皮。以清磨。火鮮。生地。連翹。麥冬。以瀉心火。日再服。汗出溼清。嘔悶除。熱渴減。然脈仍疾。數。兩寸大。時煩不寐。是欲發疹也。明晨疹出。舌胎轉黃。是熱勝也。治在透熱於溼外。則溼不升矣。原方去霍蘭。通草。滑石。蘆根。羚羊。等。加黃芩。梨汁。以清肺。牛蒡。銀花。連翹。赤芍。以透疹。青蒿。石斛。知母。沙參。以退熱生津。二三服。汗徹脈勻。舌黃。

退。日用大麥仁粥熱噉。陰復全瘳。

王氏七旬有三。風溫傷肺。頭暈目暝。舌縮無津。身痛肢厥。口乾不飲。昏昧鼻鼾。語言難出。寸脈大。症屬痰熱阻竅。先清氣分熱邪。杏仁象貝花粉羚羊沙參嫩桑葉竹茹山梔。一服症減肢和。但舌心黑而尖絳。乃心胃火燿懼其入營。芻液用鮮生地犀角汁元參丹皮麥冬阿膠蔗汁。三服舌潤神甦。身涼脈靜。但大便未通。不嗜粥飲。乃灼熱傷陰。津液未復。繼與調養胃陰兼佐醒脾。旬日霍然。

湯某高年。冬溫犯肺。醫用傷寒發表。致燥渴熱煩。又進柴葛解肌。喻欬痰多。竟夜無寐。夫傷寒傳足經。溫邪直犯手經。原不同治。况溫邪忌汗。表散卽是劫津。診脈虛數。目赤舌絳。溫已化熱。再令液涸。必延昏瘈。宜甘潤生津。苦辛降氣。麥冬杏仁栝蒌仁知母貝母桑皮橘紅。二服熱減嗽定。因小洩赤澀去桑皮。加沙參赤苓木通百合煎湯。再經調理而康。

景氏冬溫挾虛灼熱欬。因誤治邪陷營分。便血甚多。陰液內涸。舌黑齒焦。神機不發。脈左虛數。右浮疾。耳聾目瞑。頰紅遺溺失禁。此陰欲竭而孤陽浮也。急救液以存陰。用生地犀角汁五味子阿膠沙麥麥冬石斛雞子黃。三服能呻吟轉側。第脈虛全不受按。去犀角。加洋參茯神棗仁白芍。再服舌潤神清。不饑不食。此上腕熱痰結也。再加川貝薄荷。開因肺虛氣不化液。用復脈湯去薑桂麻仁。加歸芍。渴痰降。大便得見。脈勻有神。而納穀頗少。此脾陽困而未甦也。改用潞參茯神炙草白朮穀芽歸芍蓮棗而食進。

耿某深秋陰癘。冬初重感異氣。寒熱嘔悶。醫謂傷寒。發表不應。卽用承氣。更加蒼樸。頭暈壯熱。煩渴下利。更醫亦謂傷寒漏底症。屬不治。延至目閉語謔。唇泡齒黑。舌乾焦而縮。伊祖係予隔邑從姑丈。年八十來曰。三子僅存此一綫。今病至危。奈何。診脈右虛數。左弦數。予謂此溫邪。且病在上焦。只宜輕劑疏解氣分。硝黃苦寒直降。與無形瀰漫熱邪何干。蒼樸溫燥。規津助灼。今液涸神昏。

邪入心包。急速生津清熱。掃滌心包痰阻。庶望轉機。犀角五分。鮮菖蒲三錢。山梔連翹八分。鮮生地鮮石斛五錢。沙參萹麥冬貝母二錢。竹茹三錢。一服舌潤神甦熱減。因小水短赤。原方加元參二錢。燈心車前五分。再服熱退索食。頤下腫痛。是名遺毒。由感症初失於疏理。仍須清解主治。用豆豉桔梗花粉竹葉牛蒡貝母翹陳歸草數服而消。

袁某陰瘧數年。既傷生冷。更感異氣。始則寒熱欬喘。繼則譫煩不寐。上則唇燥舌灰鼻煤。中則欬嘔胸膈牽痛。下則遺溺自利污瀆。脈弦大數。醫不識何症。漫言陰虛垂絕。舉家哀懇。勉疏蛤粉熟地補劑。予謂此溫邪化燥。三焦皆受。豈堪瀉膩壅邪。治以疏泄則愈。安得此脈便死耶。因思邪從上受取之。上用薄荷山梔桑皮杏仁養仁貝母橘紅石斛梨皮赤苓燈心。明晨嗽煩悉定。胸膈痛平。舌胎浮潤矣。越三日因心事悵觸。午寒嘔熱。氣粗語譫。脈弦大而浮。舌心乾。唇齒燥。予謂脈易得汗。但須救液以清心胃燔灼。先用生地天冬麥冬犀角花

粉石斛蓮子心等。再診胃脈大。舌心無潤。用石晉知母竹葉白芍二冬等。脈候乃平。汗出熱退七八逾日。舌尖再見乾絲。印堂發出紅斑。仍屬心陽熾盛。隨用生地鮮藕阿膠葛蒲元參丹參天冬。防其熱陷心營。二服舌尖潤。紅斑較淡。後用生地阿膠鼈甲丹皮白芍青蒿等。汗徹身涼。調理而平。

暑症

李某暑症。用傷寒六經治法。致壯熱煩冤。頭目重脹。喉梗氣窒。呼吸不利。舌白不饑。夫暑喝所傷。必脈虛少氣。自汗面垢。縱有兼症。大異傷寒浮緊脈象。豈堪例治。迨失治而症加重。本症尙自顯然。何者暑入心故煩冤。暑挾溼故重脹。暑犯肺故氣窒不利。葉氏所謂暑由鼻吸。必傷上焦氣分。每引經義云。自上受者治其上。法宜辛涼微苦。廓清上焦氣分自愈。黃芩八分。黑山梔橘白鬱金各一錢。栝葵仁赤苓各二錢。薄荷梗八分。沙參薏仁三錢。新荷梗五錢。二服頭清咽爽。煩熱大減。去黃芩鬱金。加麥冬鮮藕。渴熱退而思食矣。

族某有年力殷。中喝惡熱無汗。腹痛自利。唇乾肌槁。舌焦而燥。脈小數。乃熱燦肌消。陽津陰液俱涸也。經曰：熱淫於內。治以鹹寒。佐以苦甘。用花粉麥冬沙參黃芩枳殼白朮丹皮鮮石斛甘草。三服舌潤利稀。腹不痛。身熱減。去沙參黃芩枳殼。加青蒿知母滑石赤苓生地車前子燈心。數服熱退利止。呃逆間作。少寐。此胃虛有痰。用淡竹茹杏仁潞參茯苓當歸白芍柿蒂橘紅棗仁。二服呃止。熱寐又調補乃平。

族某稟賦素弱。中年暑熱傷氣。神倦嗜臥。食少肢麻。聞腥欲嘔。脈右虛左促。按東垣論長夏溼熱損傷元氣。肢倦神少。足痿軟。早晚發寒厥。日午熱如火。乃陰陽氣血俱不足也。此症雖未至甚。然熱傷元氣。久則水不勝火。發為骨痿。先服清暑益氣湯。蒼朮改生白朮。去澤瀉升麻乾葛。加歸芍半夏石斛茯苓。後服生脈散。又服大補元煎。加橘絡桑枝膏。九服而安。

張某暑熱作勞。汗泄面垢。初起吐衄。厥陰受病。已非淺恙。消導表散。延至

譫妄神昏。舌心灰而尖。絳齒燥。鼻煤津液。告滿脈虛細澀。數邪陷營。絡治者知。下焦火亢。用黃柏知母。苦寒直降。與心包襲入暑邪。全不相涉。更醫用羚羊角。陳海蟄。泄膽熱而降肺火。究竟治不中病。使熱邪漫布。神明漸昏。昔人治邪入心包。每用芳香宣竅逐穢。如至寶丹之類。若得痰熱淨掃。如清風捲霧。神識稍開。方不至內閉外脫。然症險難挽。姑據理論治而已。犀角尖連翹心赤芍丹皮。佩蘭葉琥珀石菖蒲鮮荷梗煎服。明晨頗覺神清氣爽。更酌加梨皮燈心麥冬銀花。煎送至寶丹。乃窮鄉一時竟同返魂香。無覓處矣。

幼兒伏暑秋發。頭痛壯熱。燥渴引飲。自汗手足心如烙。脈洪而疾。渴赤而濁。由素稟陰虛。伏邪內燦。仲賢所謂陰氣先傷。陽氣獨發。不寒但熱。令人肌肉消燂者也。宜甘寒生津。以解熱煩。用生地知母麥冬石斛丹皮花粉甘草蘆薈根鮮荷梗。一服汗徹身涼。越日再發。覺熱氣由腹背上蒸。頃刻如焚。一日夜渴飲唇乾。前方去丹皮荷梗加石膏。一服熱退。越日又發。一日兩夜汗出熱不解。

去石膏。加鮮地黃。葶豆皮。車前穗。又服。又退。越二日夜分。又發熱勢較輕。原方再加通草。滑石。青蒿。半夜熱退。調理而安。按溼暑傷人。隨發者淺。遲至秋後。爲伏氣。晚暑者深。其候脈色必滯。口舌必膩。或微寒。或單熱。頭重脛疼。渴煩溺濁。午則甚。暮尤劇。一次汗則邪一次散。比傷寒勢較緩。比瘧疾發無時。秋來此症最多。名曰伏暑晚發。不似風寒之邪。一汗輒解。溫熱之症。投涼卽安也。

虛損

胡氏女寒熱欬嗽。經斷食少肌削。口乾無寐。脈虛數。損象已具。經云。二陽之病發心脾。有不得隱曲。在女子爲不月。二陽足陽明胃也。胃虛則受穀少而血無由生。故症見心脾。心主血。脾統血。情志不遂。日爲憂思煩擾。以耗竭之。故月水枯也。故滋化源。倣立齋先生法。朝用歸脾湯加柏子仁。夕用都氣丸加梔子白芍棗仁貝母。兩月諸症悉退。後經自通而病霍然。

狄氏月閉勞熱。醫用通經之品。喘嗽氣促。怔忡自汗。又用寒涼退熱。食減

肌削。乍寒乍熱。診其脈弱數而促。此下損及中也。急用潞參、茯神、黃耆、炙草、白芍、當歸、五味、棗仁、銀柴胡、四劑。諸症漸減。加山藥、熟地、炭蓮、棗、補心脾、兼調肺腎。熱嗽悉除。能進食矣。逾月後忽腰腹痛。下胎形三寸許。兒頭已半損爛。予深自咎。臨診未審其母舌青黑與否。然計其經閉後已六閱月。乃知胞宮血涸。胎形不長。乾熱累月。必反枯癢。深隱通經破血藥數十劑。不能令墮。俟氣血通調。瘀腐之隔膜者。乃去而不復留也。况血枯經閉。漫與三稜、莪朮、牛膝、桃仁。不速之斃乎。誌此爲榨乾汁者鑑。

李肩挑傷力。欬嗽胸痛。其損在肺。用黃耆、潞參、茯神、百合、貝母、杏仁、當歸、白芍、甘草、紅棗。二服卽應。此從安肺湯加減。經所謂損其肺者。益其氣也。

睦某肝腎陰虛。損久不復。冬至後痰欬粉紅。嗽聲子夜特甚。想虛陽失藏。龍火不伏。交子時陽氣一動。炎灼上陵。浸至嬌藏受戕。身熱喘促。近又食減無味。午後頰紅。時覺慄慄憎寒。是陰傷及陽。非黃地酸膩可效。必用甘藥培元。佐

以介屬潛陽。冀其封固蟄藏。至立春前後。地氣上騰。症不加重爲幸。潞參山藥。百合甘草五味白芍牡蠣淡菜阿膠。數服漸平。

堂弟噲嗽氣急。脉弦數。適逢秋令。予謂此火形金象也。當滋化源。以自知醫。雜用梨膏止咳。予謂非法。人冬寒熱間作。厥氣衝逆。灰痰帶紅。良由陽亢陰虧。龍雷並擾。冬藏不密。今近立春。地氣上升。內氣應之。喘嗽勢必加重。擬方阿膠山藥各二錢。洋參熟地茯神藕節各三錢。川貝母一錢。甜杏仁錢半。棗仁八分。五味五分。數服頗效。又五更服燕窩湯。晚服秋石湯。降虛火而喘定。

妹積年羸怯。經當斷不斷。熱從腿膝上蒸。今歲厥陰風木司天。又值溫候。地氣濕蒸。連朝寒熱煩渴。瘧不成寐。悸欬善驚。總由陰虧。心火熾灼。兼乘木火。司令氣洩。不主內守。陽維奇脉不振。綱維越人云。陽維爲病。苦寒熱。今藩衛欲空。足寒骨熱。所固然已。先培元氣。退寒熱。待津液上朝。冀煩渴漸平。用潞參茯神麥冬白芍丹皮龜板熟地柏子仁紅棗蔗汁。三服寒熱大減。煩渴漸止。但覺

寒起足脛。原方去麥冬龜板。加首烏杞子牛膝壯其奇脉。二服不寒但熱。原方又去首烏杞子柏子仁。加蓮子龍眼肉。數十服遂安。

貢某弱冠未室。勞力傷陽。寒熱痰紅。欬則氣促。嘔沫頭眩。食減色悴肌羸。半載不復。脉來虛數。右部尤少神。乃肺氣受傷。脾元亦憊。理陽兼泄瀉爲宜。用六君湯加山藥蓮子南棗淡薑煎服。四劑寒熱止。瀉逆平。去半夏。加貝母茯苓五味。嗽稀而食進。脉數較減。又加薏米芡實黃耆歸芍。煎丸兼服而瘳。後因自服地黃滋膩丸劑。食減便澹。餌牛肚瀉痢不止。又迫於完姻。虛嗽聲啞。午餘寒熱。旦夕利數行。脉益數。思食減脾損。痢久腎傷。陰陽告殘。乃求挽救。用藥頗難。且終罔濟。姑與扶肺脾以攝腎。潞參茯苓炙草白芍山藥益智訶子五味蓮棗數服甚平。但氣下陷則痢。迫體懷寒。手足心熱。寐必口乾。此陽虛生寒。陰虛生熱。而津不上朝也。朝用補中湯去柴胡。加益智茯苓。晚用熟地炭五味棗仁白芍貝母薏米麥冬。以蔗汁沖服。寒熱輕。痢如故。與桃花湯加參苓五味烏梅。溫

攝下焦。痢仍不減。由腸液滑泄已久。氣虛不受溫攝。而喉痛聲嘶。欬吐白沫。因春分節後氣溫升泄故也。轉方仍用參苓蓮藥補脾。五味白芍斂肺。沙參桔梗清咽。熟地炭釵斛育陰。訶子牡蠣瀉下。

謝氏崩帶後蒸熱頭暈齒痛。食後嘔腐痞惡。不時便瀉。始由衝任經傷。陰虛生火。醫用青鉛鎮攝。虛火愈炎。中氣愈陷。反使髮際汗多如水。下部泄氣如風。不知症緣陰虧肝陽失制。上則爲眩暈。下則爲蒸瀉。中則爲浪翔浪掀。食入漾漾欬嘔。治宜和陽熄風。佐以運脾。否則補虛添脹。滋腎礙脾。勢必食減肌削。延成下損及中之咎。杞子炭甘菊炭牡蠣粉白芍山梔神曲俱炒。半夏茯神丹皮嫩桑葉浮小麥煎湯。三服諸症漸平。原方去梔麴。加蟹甲山藥熟地炭蒸熟漸愈。

□ 欬 嗽

楊氏秋間噲嗽。子午刻尤甚。欬則傾吐。嘔後熱渴面赤。經期錯亂。此肺受

燥邪。不可肅降爲標。金受火克。不能生水爲本。急則治標。先於潤劑兼佐鹹降。用杏仁。薏仁。蘇子。半夏。丹皮。麥冬。百合。三服。欬吐已止。能納食而虛火亦退。後用燕窩清補肺氣。再用六味丸料加白芍五味淡菜。熬膏蜜收服愈。

鍾某中年肝腎陰虛。尺脈偏旺。夜熱欬嗽。醫藥數月。或以欬爲肺有蓄水。或以欬爲外感寒邪。浸至頭眩口乾。下元乏力。又近憎寒減食。面色萎悴。足心如烙。據脈論症。必由夢洩傷精。漸成勞嗽無疑。今懷惶怯。寒不甘味。毋使陰傷及陽。延成下損。及中之咎。六味湯熱龜炒用。加參味貝蓮。七服熱減。欬輕。又照六味湯去黃瀉。加石斛麥冬貝母五味潞參蓮子。煎服數劑。接服丸方。用前藥加魚鱉淡菜等。蜜丸而愈。

毛某久嗽夜甚。晨吐宿痰酸沫。脈右虛濡。左浮長。已似木氣貫膈。犯肺。乃因臂痛。服桂枝川烏等藥酒。肺爲嬌臟。不受燥烈。嗜欬益加。喘急上氣。此爲治病添病。當主以辛潤。佐以酸收。經所謂肺苦氣上逆。以酸補。以辛泄也。清肺飲

去桔梗。加白芍。蘇子。桑皮。數服痰欬稀。喘亦定。但納穀少。用培土生金法。去桑皮五味。加山藥。苡米。潞參。茯神。蓮子。炙草。南棗。粳米。煎湯數服而食進。

王姓兒秋涼感風。夜熱頓欬連聲。臥則起坐。立則曲腰。喘促吐沫。汗出痰響。由風邪浸入肺俞。又爲新涼所束。痰氣交阻。法宜辛散。邪苦降逆。用桔梗紫蘇杏仁前胡橘紅淡薑熱嗽減。一外科以爲症感秋燥。用生地五味白芍貝母等藥。予曰。風邪貯肺。可酸斂乎。痰涎阻氣。可膩潤乎。卽單用薑汁一盃溫服可也。類以匙挑與而愈。

李某春溫痰火壅肺。宵欬上氣。臥不著枕。心神恍惚。脉浮洪舌絳。口乾溺赤。治先肅清太陰。兼任除煩。杏仁。葵仁。桔梗。貝母。豆豉。山梔。蓮翹。枇杷葉。蔗汁。二服嗽稀得寤。因遠客勞神。心營耗損。參用養營安神。生地。百合。棗仁。杏仁。茯苓。神貝。母。沙參。甘草。二服心神安。胃陰亦復。可冀加餐。嗣因內人語言振觸。氣鬱生涎。改溫膽湯而痊。

巫氏女。年十四。乾欬。脈數。頰紅。夜熱無汗。此虛陽升動。肺金受燥。若不
滋化源。陰日涸。損根伏矣。據述。月事未至。白帶頰下。始信真元不固。乃以潏參
山藥。茯神。扶脾元。白芍。丹皮。瀉陰火。甜杏仁。百合。止嗽。五味。訶子。欬肺。炙草。紅
棗。和中調營。一服。嗽輕。加熱地石斛。而蒸熱退。卽用前藥。去百合。訶子。石斛。加
芡實。蓮子。蜜丸。常服效。

糜某。六旬。素患失血。今冬。溫夾虛。痰嗽氣阻。欬則脇痛。汗出。熱煩口乾。脈
歇止。醫用消散。痰嗽益劇。更醫。乃用炒朮。半夏。樺柴等味。余曰。朮。夏。守而燥。樺
柴。溫而升。此症所忌。况質本陰虧。溫易化燥。宜辛潤以利肺氣。則安。用杏仁。栝
萎。貝母。桑皮。橘皮。斂斛。前胡。赤苓。一服。安寐。嗽去八九。脇痛頓減。脈亦和。乃用
燕窩湯煎。潏參。茯神。杏仁。貝母。山藥。萎仁。桑皮。再服。更適。轉側如意矣。

鄺某。冬陽不潛。龍巖上擾。灼肺。嗽帶帶紅。劇在宵分。少年氣促。脈虛數。懷
寒夜熱。損怯已成。想誦讀陽升。寐中必有遺泄。心腎不交。精關失固。且口不甘。

味。食減於前。下損及脾。無清嗽治消之理。燕窩清補。希冀嗽止痰消。恐初春氣已交。懷寒必憎。安望嗽滅。益脾肺。交心腎。調理如法。寒熱可止。噎嗽可平。潞參山藥。茯神。生黃耆。皮桑皮。甜杏仁。五味。枇杷。蓮子。棗仁。阿膠。龍骨。數服。嗽滅寒止。痰血若失。去枇杷。葉。龍骨。阿膠。加炒熟地。丹皮。熱漸退。嗣用潞參。熟地。山藥。茯神。遠志。黃耆。龍骨。白芍。棗仁。五味。龍眼。肉。熬膠。二料全愈。

失音

某肺受冬溫。蘊而成熱。脉洪搏指。痰阻喉癢。噎欬失音。與苦辛泄降痰火。清音自出。所謂金空則鳴也。用杏仁。桑皮。葶皮。川貝。麥冬。橘紅。竹葉。三服。噎嗽平。惟間有寒熱。前方加香豉。梔皮。赤苓。二服。寒熱除。臈間覺燥。去桑皮。香豉。加白蜜三匙。和服。二劑音漸復。

族弟法症。嗽久吐血。曾用地黃。阿膠。淡秋石。燕窩等藥。獲愈。經十數載。至今秋寒熱。脊嗽。勞則喉痛。欲裂。氣急聲啞。呼吸有音。氣不歸源。水虧火炎。質金

畏火灼重症。古云金碎不鳴，務滋腎陰。俾金水相涵，冀龍燄消息而已。做大補元煎。熟地黃八錢。山藥白芍百合各三錢。牛膝五味各八分。洋參棗仁阿膠貝母各二錢。龜板女貞子各三錢。三十劑後精神稍復。人乳數月。喜其胃納頗健。調理如法。可望延年。

族子因驚遺泄。噎嗽聲啞。繼乃寒熱。喉痛梗碍妨食。口乾脉細數。醫與清金降火。屢服不效。予謂水瀉於下。火炎於上。心腎諸脉。挾咽循喉。既非脉痹梅核。無清肺降痰之理。宜滋填鎖。搯俾龍於伏潛。喉痛息。寒熱漸止。方用熟地四錢。山藥龍齒杞子天冬元參女貞子各二錢。茯神三錢。丹皮柏子仁各八分。五味四分。淡菜三錢。煎服甚適。時用白蜜及豬膚湯潤喉。喉痛寒熱若失。若精關扃固。月餘不泄。即用原方去元參。加牝蠣蓮子煉蜜丸。竹葉湯下。庶望音復。後將煎劑去淡菜。加龜甲心石斛淡秋石。煎丸並服。漸效。乃誤信喉科鐵烙喉。大痛暈絕。遂成不救。惜夫。

王氏室女久嗽失音。呼吸痰響。勞則發熱。頰紅。乾飯稍納。粥入隨出。肺氣既失。肅降。痰火升逆。擾及中宮。胃土運納不安。然胃虛穀少。脈來微數。非降火滌痰。所得效治。以平氣降逆。兼培胃氣。倘痰火一清。聲音可出。海浮石。蘇子。貝母。前胡。茯苓。山藥。炙草。薑汁。竹瀝。和服。呼吸利。痰嗽平。再去前胡。加訶子。蛤粉。數服。哮喘止而音漸復。

喘

趙某衰年喘嗽痰紅。舌焦咽燥。背寒耳鳴。頰赤。脈左眩疾。右浮洪而尺搏指。按脈症係冬陽不潛。金爲火燥。背覺寒者非真寒也。以父子懸壺。忽而桂附。忽而知藥。忽而葶藶逐水。忽而款冬泄肺。致嗽血益加。身動卽喘。坐則張口擡肩。臥則體側喘劇。因側臥則肺系緩而痰益壅也。思桂附既辛熱助火。知藥亦苦寒化燥。非水焉用葶藶。泄熱何藉款冬。細察吸氣頗促。治宜攝納。但熱蒸膩痰。氣衝咽痛。急則治標。理先清降。用川百合貝母杏仁麥冬沙參牡蠣阿膠加

生地竹茹丹皮元參羚羊角早服。牝驢阿膠加生地竹茹丹皮元參羚羊角午服。以清上中浮游之火。用熟地五味茯神秋石龜板牛膝青鉛晚服。以鎮納下焦散越之氣。脉症漸平。

貢某積年痰嗽。脉細形衰。動則痛氣偏墜。病因肝腎久損。客冬心事操勞。身動卽喘。痰嗽益劇。肉銷骨立。是五液悉化爲痰。偏臥不舒。是陰陽亦乖於用。所謂因虛致病。積損成勞候也。右脉沈數無力。左脉浮數無根。良由下元真氣失納。以致下引上急。吸入頗促而爲短氣。若不納使歸源。將下元根蒂都浮。喘嗽曷由鎮靜。况症本腎虛。水泛爲痰。必非理嗽。滌飲可效。奈何胆星竺黃芥子芩蘘等。無理亂投。不知顧忌。昨議服攝固之品。痰氣較平。而脉象未改。是損極難復。維繫不固。有暴脫之憂。今酌定晨服都氣丸。加參朮遠志故紙。晚服腎氣湯。去黃澤丹皮桂附。加茯神五味杞子沙苑子蓮子棗仁。冀其氣平而痰嗽自定。

服姪初春脉左弦長直上直下喘嗽吐紅夢泄冬陽不潛足少陰經與衝脉同絡陰虛火炎氣衝爲喘絡傷爲血乃元海根蒂失固醫者不知納氣歸元泛用歸者尤草症勢加劇寒熱欬逆血升氣促衝脉動諸脉皆動總由肺腎失交急急收納務令陽潛陰攝阿膠牡蠣龜板龍骨五味山藥高麗參茯神棗仁坎炆數服嗽平血止去坎炆加青鉛衝氣亦定。

倪某年近七旬木火體質秋嗽上氣喘急痰深而黃甚則不得臥息須防暈厥治先平氣近喘蜜桑皮蘇子杏仁貝母茯神栝葵百合二服後加白芍麥冬述舊服兩儀膏痰多食減今訂膠方減用熟地四兩高麗參一兩茯苓三兩甜杏仁五兩蓮子八兩棗仁一兩枇杷膏四兩燕窩兩半橘紅八錢貝母一兩山藥三兩阿膠一兩各味熬汁阿膠收開水化服。

某腎不納氣則喘息上奔脾不輸精則痰氣凝滯今痰哮不利呼吸頗促病本在脾腎而肺胃其標也由冬延春脉候若斷若續忽神煩不寐語謔舌灰

虛中挾濕。治先清降。杏仁括蕤象貝茯神潞參菖蒲汁沖服一劑。嗽定得寐。舌胎稍退。進粳米粥。喘息仍愈。脈見虛促。急用納氣歸原。冀根蒂漸固。高麗參五味牛膝炭遠志茯神杞子蓮子牡蠣粉六服。間用七味地黃丸而安。

吐衄

睦某初夏吐紅。深秋未止。或主燥火刑金。或主龍雷亢逆。診脈右寸短澀。左關沈弦。應主鬱虛不舒。由氣分傷及血絡。自述每午後喉間氣窒不利。則嗽作血腥。夫陽主開。陰主闔。午後屬陽中之陰。主斂而氣隧阻閉。非鬱虛內因不至此。用桔梗貝母木香括蕤茯神當歸白芍降香末。服二劑。脘舒血止。去木香降香。加鬱金熟地。二服脈平。又服歸脾湯去耆朮。加熟地貝母白芍蓮子愈。

黎某立冬後陽伏地中。龍潛海底。今植冬至陽始生。而龍已不藏。致五夜陽升。灰痰帶血。右尺不平。此知藥入味丸症也。又夙有肝氣。左脅刺痛。則龍雷交激矣。初服壯水潛陽。痰血已減。繼服加減歸脾湯。左脅痛止。灰痰亦少。血絲

淡而若無。脉症將愈兆也。昨診惟肝脉稍弦。左尺強於右。是水尙能制火。從此平心靜攝。戒怒節慾。明春木火不至偏旺。則痊平可冀。熟地丹皮澤瀉茯苓山藥遠志白芍女貞子藕粉淡菜牡蠣煉蜜丸服。

蔣氏小產後痰嗽帶血。嘔寒宵熱。食減肌削。脉小弱。此病損已久。胞系不固。胎墮後營衛益傷。宜倣立齋先生治法。以甘溫補陽。則寒熱可減。近人專事杏貝。希冀嗽止。恐寒涼損脾。反致不救。用潞參山藥茯神炙草阿膠白芍五味。杞子蓮棗數服頗安。再加黃耆鹿角霜。數服諸症漸止。飲食漸加。又丸方調理得痊。

荆氏高年。食後觸怒。氣升血湧。洞瀉稀水。身熱背寒。心煩頭眩。經云怒則氣逆。甚則嘔血及餐泄。故令氣上。症由肝陽鬱勃。震傷血絡。疏泄太甚。木必侮土。胃中水穀不化。更兼暑濕司令。地氣泛潮。故下迫暴注。氣上故中脘失竅。主以降逆。佐以除滿。則血歸經。而胃自和。用厚樸山梔鬱金蘇梗茯苓薏苡砂仁。

降香枳壳。一啜微汗。前症若失。

王某淋症愈後。遂發漏瘍。必固澇藥用早。瘍醫用線藥。膿管未拔。忽咯血塊。左脉虛。右尺搏指。此龍火不潛。上爲咯紅。下爲漏膿。勞則淋。遺溺痛。非壯水制陽。漏卮何已。勢將由下損上。爲勞嗽。爲衄吐。肛漏安可平也。暫服煎劑。傲虎潛丸加減。熟地龜膠蜜爲丸。加茯苓山藥丹皮牛膝。鹽湯下。漏瘍亦愈。

王某春初鼻衄。口乾惡熱。由努力傷絡。血凝氣聚。臍左板硬如掌。腕痞不容側臥。脉左大右小。肝乘絡傷。應地氣上騰。直犯清道。先進緩肝降逆。俟衄止。再商理瘀。黑山梔鬱金。萸仁白芍。阿膠當歸。麥冬。丹皮炙草。一啜甚適。三服衄止。脉左斂。原方去芍膠歸草。加牡蠣降香。牛膝歸鬚。桃仁。二服便下瘀黑。腕腹俱寬。蓋血以下行爲順。上行爲逆。故降逆佐甘緩。理瘀佐軟堅。

王某當春大衄。由情志拂逆。胆火上迫。致血直犯清道。昏眩不時。速用清降。以遏少陽升逆之威。羚羊角黑山梔。丹皮阿膠。生地鮮桑葉。二服衄止。脉來

小渣糝糊。胸際隱痛。嘔時足腫。由備作傷陽。元氣不振。懼其遇勞輒發。法宜和補脾陽。潞參白朮炙草茯苓神白芍當歸鬱金數服愈。

嘔吐

叔父深秋。吸受穢邪。嘔吐不已。先服藿香正氣散。入口卽吐。身熱足厥。面暈。或進導痰溫胃飲。嘔惡不納。診之脈虛少神。予謂此中宮虛極也。速用潞參山藥茯苓炙草白朮橘白蘇子蓮子紅棗煨薑粳米煎。稍稍與服。竟不吐。思食粥矣。後加減數味。調理而康。

李某脈洪大搏指。口乾煩欬。食後吐水。頭目震眩。而心悸。此勞力傷陽。陽化內風。上冒清道。風翻則水湧。胃虛則木乘。故嘔眩不已。其水停膈。間心必悸。津不上朝。口必乾。氣不下降。便乃秘。治先和陽降逆。山梔甘菊花冬桑葉茯苓蘇子杏仁煨牡蠣海浮石淡竹茹前胡等。三服而症平。其脈較斂。其神倦者。火風逆勢已折也。減甘菊桑葉。加白芍茯苓神括萸半夏潞參。和肝胃以清滌痰火。

遂愈。

族女倩志怫悒。頭眩頰赤。夏初食入卽吐。脈虛小。經期錯亂。由肝膽火風侮胃。不及傳變。傾翻甚速。且胃虛作嘔。木氣乘土。久則衝脈失涵。絡傷內溢。以衝爲血海。隸在陽明也。先在苦以降逆。山梔。羚羊角。竹茹。旋覆花。半夏。麴柿蒂。三四服。眩吐止。去羚羊角。半夏。麴加阿膠。丹皮。白芍。茯苓。甘草。調養肝胃。而經期順。

噎膈

蔣某色蒼形瘦。是體質本屬木火。食入脘阻。嘔沫。經言三陽結謂之膈。夫三陽皆行津液。而腎實五液之主。有年腎水衰。三陽熱結。腐濁不行。勢必上犯。此格拒之由。香麝先生所謂陽結於上。陰衰於下也。通陽不用辛熱。存陰勿以滋膩。一則瘦人慮虛其陰。一則濁沫可導而下。半夏。竹茹。萸。熟地。炭。杞子。炭。牛膝。炭。茯苓。薤白。薑汁。數服。漸受粥飲。兼服牛乳。數月不吐。

陳某酒客中虛。氣阻成噎。必有蒸溼釀痰。脈來遲弱。中脘陽衰。飲糜粥亦拒。得熱酒輒行。明係陽微欲結。法宜通陽。則胸脘得展。溼痰得降。而運納有權。潞參茯神茯苓砂仁丁香薑半夏廣皮薑棗煎。數服粥飲不拒矣。後再加乾薑益智仁。數服胸次舒而納食。

鍾氏脾胃陽衰。渴飲不降。食入脹痛。有吐逆翻胃之虞。右脉濡澹。左微弦。宜洩肝濁以通膽陽。厚樸五分。椒目六分。茯苓三錢。半夏錢半。蘇子七分。枳壳陳皮加薑。此三因七氣湯加法。氣降則飲降矣。再服嘔脹減。而大便得通。嗣用溫脾胃兼辛通降逆。半夏砂仁韭子益智仁茯苓石見穿生薑。數服漸能納穀食矣。

丁暮年喪子悲惋成噎。脘痛吐食。此清陽不旋。逆氣不降。宜善自排遣。達觀隨化。非藥能愈之病。貝母鬱金茯神製半夏栝蒌韭白汁蘇子汁冲服。痛嘔俱減。

族某客冬。憊悒吐食。粒米不納。僅進粥飲。今春怯寒吐沫。二便俱少。脉細澹。模糊。濁逆陽微。肝腎不主吸氣。豈容再服黃地酸膩。閱所服方。竟不識辛通大旨。傲醫通厥陰陽明主治爲近理。蘇子杏仁川貝益智橘白潞參茯苓製半夏薑汁韭白汁沖服數劑。涎沫少。粥飲多進。問進牛乳亦不吐。用香粳米炒黃九香蟲煎湯煨藥更適。轉方用大半夏湯。穀食安而大便漸通。

某長夏吐食。症屬胃翻。服四君異功加炮薑桂附不應。予謂五臟以守爲補。六腑以通爲補。此不易之經訓。四君異功木脾藥非胃藥。胃腑宜通。則和與守中。必致壅逆。白朮炮薑皆守劑。且陽土喜柔涼。忌剛燥劫液。久吐則胃陰傷。須辛通使胃氣下行則效。韭子杏仁豆蔻衣半夏砂仁太子參薑汁粉栝蒌仁服頗適。戒毋穀食。暫用麩食。蓋穀性陰而滯。麩性陽而通。加意調養。竟以此收功。

畢某嗜飲翻胃。麩食可安。穀食則越宿傾吐無餘。此胃陽衰。酒食化痰。痰

濁不降故也。用通陽泄濁法。製半夏茯苓益智仁乾薑陳皮吳萸砂仁。惜不能戒酒。故時發時愈云。

呃

潘某呃逆連聲。日夜不止。醫用丁香柿蒂散加白蔻木香刀豆莢之屬。隨止隨發。闕絕而甦。坐不能臥。診其脈虛浮而疾。逆氣自丹田上升。直犯清道。此肝邪犯胃也。丁柿蔻香辛溫助火。何濟於事。用重以鎮逆法。旋覆代赭湯去人參。加石決明刺蒺藜以瀉肝。青鹽製半夏以降痰。沉香以下氣。一嘔逆氣鎮定。神安熟寐。夢一老嫗引小兒以手持其左脇。曰。愈矣。醒而呃逆大減。再劑若失。問其所夢何人。予曰。此乃鎮肝而心脾之神得安也。蓋脾之神貴婆。心之神嬰兒云。

薛痰火呃逆。身熱欬嗽。脈浮數。此肺受火灼。膈上痰結。遂失肅清下降之權。治用苦辛降逆。橘皮竹茹湯去參草。加山梔杏仁前胡貝母栝蒌豆豉鬱金。

汁再劑悉平。

潘某冬初寒熱自利。煩渴不寐。嘔吐濁痰。右脉小數模糊。左關弦而微勁。是協熱下利。胃虛木欲乘土。必作嘔逆。治先表裏清解。做景岳柴陳柴胡黃芩半夏麴茯苓陳皮栝蒌枳殼薑寒熱退。煩解渴而嘔果作。此繫濁痰不降。木氣上升。宜降痰兼鎮逆。用蘇子杏仁橘紅竹茹茯苓赭石石決明薑汁一服。左關脉平。再服嘔逆亦定。惟右關虛。乃商鎮補中宮法。所謂胃虛則嘔也。用山藥扁豆薏仁炙草半夏陳皮茯苓洗香汁。呃平。但宵分少寐。上脘略悶。則痰沫隨氣上浮。呃仍間作。治用通攝。佐以運脾。所謂脾能爲胃行其津液也。薏仁煨薑。薏米茯神橘白砂仁半夏蓮子。氣平。呃止。思食。前方去薏仁。加潞參山藥棗仁。健飯如初。

包某嘔逆嘔沫。食後爲劇。是肝胃病。據述陰瘧愈後。夏秋浴池。兼咳生冷。遂致嘔呃。不時寒凜。夫肺主皮毛。水寒外襲。感病在經。胃主通納。生冷傷陽。氣

隨渴逆。怯寒乃肺衛虛。非在經客邪。仲景以嘔涎沫爲肝病。肝病必犯陽明胃腑。先用溫通泄濁。吳茱萸湯加半夏椒目。嘔逆止。再用旋覆代赭湯而呃平。

桂某病後。脈虛疾。左關尺尤駛。胃虛呃逆。必肝腎之氣上奔。而陽明當其衝。因作呃也。化痰利氣。是開其道矣。有年體虛。法宜鎮攝。牡蠣三錢。石決明二錢。赭石錢半。茹竹二錢。潞參降香末各三錢。一服止。再劑去石決明赭石。加茯苓。神棗仁遠志山藥服。脈亦和。

□ 腫 脹

族弟寒濕腫脹。水漬經隧。少腹陰囊腿足通腫。大腹按之硬。缺盆平。肢冷目黃。面頰俱浮。便滑溺少。脈沉遲而虛。背寒腹熱。坐不得臥。病在水分。法先分消。佐以通陽。防己木通大腹皮猪苓茯苓薏米半夏砂仁壳附子薑。三服腫退肢煖。命却鹹食淡。然後主以健運。佐以淡滲。去防己木通腹皮附子。加生朮雞內金半夏麴杜仲。數服食進微汗出。囊濕便乾。此經腑水濕。俱有出路。惟診左

尺虛。兩腎氣湯。桂心。牛膝。車前。茯苓。山藥。椒目。茵陳。五加皮。薏米。十數服。悉愈。後常用八味丸。調理得安。

王某陰痿。服却藥。痿止。面色晦黑。決其後必病脹。不信。予曰。却痰暫效。邪原未淨。一也。今卯月中旬。木火司令。一逢辰上。濕痰內動。脾陽失運。必變中滿。二也。毒品易犯食忌。三也。面黑無澤。腎水侮土。小便不利。四也。後果如言。視其目窠微腫。如新臥起狀。知其裏水。先用實脾利水之劑。再用金匱腎氣丸料煎湯。數十服。腫脹悉退。藥乍止時。交未月。濕土已旺。漸脹小洩。不利。又服前丸。兩月全愈。

族某軀長體壯。病腫脹。或用破氣消滯之品。脹益劇。行立腸幾裂出。臍突。缺盆平。法本不治。診其脈細如絲。度必勞力傷精。脾腎兩憊之症。詢所由。自言長途輦重池間。出浴酒後入房。忽覺溺澇。通是濁血。驚眩欲仆。食減腹膨。細急欲死。遂用腎氣丸料。大劑資服。減附子丹澤熟地炒炭。用一劑。腹有縞紋。再劑。

缺盆現。滯爽膈寬。又敷服腹脹漸退。仍用加減腎氣丸服。經言用力舉重。若入房過度。汗出浴水則傷腎。故與腎氣方合。後不守禁忌。飽食山芋及未熟雞蛋。脹復作。求治。予言前方必不驗。卒如言。

陳某五旬以上。病單腹脹。食後作飽。得氣泄略寬。明係胃病。服謬藥浸至臍滿跗冷。脈來沉濡。左關微弦。症由膽氣久衰。疏泄夫職。氣分延虛。漸干水分。致噎乾口燥。小水不清。化源乏力矣。通陽佐以益腎。通陽則傳送。益腎則氣化。行。腹脹自寬。沙苑子。韭子。懷牛膝。一錢五分。益智仁。橘白。砂仁。壳。各一錢。茯苓。三錢。杞子。大腹皮。各二錢。枳殼。一錢二分。十服。脹寬。口潤。便爽。甜溫。右脈漸起。惟兩尺虛不受按。加補骨脂。核桃肉。去腹皮。枳殼。食宜淡。戒腥膩。難化。及一切壅氣食物。再以豬肚。納卵。蒜。其中。紮定。淡燉。食之。膽氣通。則納食不壅。服之。甚通暢。脹去七八矣。又加沉香。牡蠣。十數服。愈。

沈氏胎前腹滿。產後面目肢體浮腫。欬頻溺少。此肺氣不降。水溢高原也。

或勸用腎氣湯。予力阻不可。一服而小水點滴全無。脹益甚。脉虛濡欲絕。用五皮飲。參茯苓導水湯。去白朮。木瓜。檳榔。腹皮。加杏仁。蘇梗。栝蒌。冬瓜皮。製半夏。數服。腫消腹漸寬矣。後用茯苓。半夏。生朮。砂仁。薏仁。陳皮。蘇子。木香。厚朴。水泛丸服。二料遂平。按肺爲水之上源。主氣。此症水阻氣分。以肺不能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故溢則水流而爲脹。其症年餘無汗。得蘇杏微汗而腫消。得五皮行水而便利。兼做內經開鬼門。潔淨府遺法也。

姜氏五旬餘。腹膨中。外綳急。食入不加脹。頭眩耳鳴。口乾舌硬。溺赤沫便。銀足重墜。脉沉微。症屬三焦濕鬱生火。內經亦謂諸腹脹大。皆屬於熱。諸病附腫。皆於屬火。若鬱熱不除。遂成鼓脹。不治。用山梔。大腹皮。黃柏。知母。俱酒炒。生地。麥冬。丹皮。赤苓。冬瓜皮。車前子。數服已效。後去黃柏。丹皮。加海金沙。葶藶。服甚安。

張某脅痛脹。少腹腫硬。誤服攻蕩。劑脹劇。氣注。舉丸。脉沈小。右弦澇。乃

肝失疏泄。氣鬱濁留。治先理肝以泄濁。厚朴。茴香。青皮。枳殼。茯苓。橘核。大腹皮。延胡。椒。目。車前子。四服。痛疝墜俱止。但腹右硬痛不任偏臥。食不加脹。二便如常。按脈論症。單腹何疑。然病因臟損。治在通攝兼施。厚樸。枳殼。牡蠣。茯苓。歸鬚。橘核。牛膝。桂心。四服。症平。後做腎氣丸。用牛膝。車前。桂心。茯苓。山藥。牡蠣。白芍。萸肉。蜜丸。愈。

金氏中年經斷。脛腹脹大。冬季緊掣如束。食下滿。逾時痛。便瀉日數行。嘔後。股脛重墜。脈陽搏陰微。症由癥聚胞宮。氣閉既留。可導使下。失治則衝病及帶。腰圍彌急。中下焦氣機鈍窒。運納無權。滿痛癢泄。氣虛下陷。由來漸矣。前年立法。溫通腑陽。脹寬能納。今先主通降。脹緩再議。半夏。麴茯苓。煨草果。砂仁。壳蘇子。橘白。大腹皮。川椒。目。降香。三服。滿痛除。尚調帶絡。爲其氣虛則彌急而陷下也。潞參。升麻。益智子。沙苑子。茯神。牛膝。炭當歸。鬚。三五服。後腰肋鬆而股脛復常。

鄒某六旬外。由泄瀉漸次足腫。入腹爲脹。延及通腹堅滿。面浮肢腫。水濕不運。漉瀉未止。若論平昔嗜飲便紅。宜丹溪小溫中丸分理濕熱。然脈來沉小。兩尺如絲。明係脾腎久衰。火土俱弱。致氣鈍濕壅。清濁混淆。此消導破氣。決非治法。但溫理脾腎。兼佐泄濕。自可向安。炮薑肉蔻神麴益智仁茯苓牛膝砂仁。壳大腹皮車前子橘白冬瓜皮。倒蝕牛口。和稻草煎湯代水。數服腫退瀉止。去蔻薑神麴。加沙苑子半夏麴粳米。數十服脹全消。匝月後因不節葷茹濕麴。復脹溺少。仍用牛膝車前茯苓益智仁炮薑萊菔子砂仁麥芽雞內金脹消而健全。

章某胸高突。腹腫硬。面黑鼻衄。足腫溺澹。夜分不寢。想成童後恣啖生冷。秋冬以來。邪疝氣窒。延春身熱膝冷。食入脹加。臟腑經脈窒痹。治先分理濕熱。佐以軟堅。栝蒌仁山梔茯苓砂仁壳大腹皮車前子牛膝炒神麴杏仁生牡蠣。椒目六七劑。脹寬腫輒者十四五。知肝失疏泄。脾失運輸。分消中宜佐暢肝運。

脾用陳皮。鬱金。蘇梗。當歸。石斛。山梔。茯苓。薏苡。炙雞內金。牡蠣。表裏分消。而濕利汗出矣。惟哺後陽升。煩熱。頭眩。溺色渾。行則氣急。懼當春鼻仍易。以在降陽和陰。熟地。炭牛膝。炭丹皮。山梔。石斛。薤白。赤苓。大腹皮。桑葉。燈心。小麥。瀉清。咳熱已。惟宵則氣急。寐不甚穩。去赤苓。加茯苓。萸霜。炙桑皮。防己。炙草。數服。氣舒而胸突漸平。腹寬而膝冷漸和。

癲狂

某氏因驚致癲。向暗悲泣。坐臥如癡。十餘年神衰肌削。此失心難治痼疾。非大補元氣不爲功。倣安志丸。人參。黃精。茯苓。神當歸。遠志。棗仁。萸蒲。乳香。用豬心切開。入硃砂。以線縛定。再箬裹緊。酒煮研爛。入各藥末。加粬。棗肉。搗丸。桐子大。另用硃砂爲衣。每服六七十丸。參湯下。以無力用參而止。借夫。

張氏恍惚狂妄。視夫若仇。持械棄衣。莫之敢近。脈滑而弦。用獨聖散吐之。去粘涎宿沫頗多。搥胸言痛。診脈稍平。然常獨言獨笑。知其痰沫去而心舍虛。

神魂未復也。用栝葵仁、貝母、橘紅、胆星、菖蒲、汁鬱金、汁薑、汁枳殼、茯苓、一劑胸
痛定。乃做龍齒清魂散。用蝦龍齒、茯神、鐵粉、牡蠣、乳香、遠志、棗仁、當歸、二服如
常。

包某因恐發狂。神擾語妄。脈右大左軟。症由心虛受嚇。驚痰亂其神明。非
痼疾也。痲乃一時昏仆。醒卽明了。既用胆星、川連、等泄降痰。火月來神識稍清。
宜用白金丸六服。再以清心溫胆湯安神定志。可冀向安。潞黨、淡竹、茹、枳殼、橘
紅、茯神、生棗仁、梔心、遠志、麥冬、蓮子、心蘇、菖蒲、沖汁三四劑已效。改湯爲丸。服
遂復常。

張某少年懷抱不遂。漸次神明恍惚。言語失倫。面赤眼斜。棄衣裂帳。曾服
草藥。吐瀉痰火略定。今交午火升。獨言獨笑。半味半明。左脈弦長。自屬肝胆火
逆。直犯膈中。神明遂爲痰涎所蔽。經謂肝者謀慮所出。胆者決斷所出。凡肝胆
謀慮不決。屈何所伸。怒何所泄。木火熾煽。君主無權。從此厥逆不寐。重陽必狂。

前已服牛黃清心丸。今擬平肝胆之火。滌心包之痰。暫服煎劑。期於清降火逆。掃蕩粘涎。後服丸方。緩收其效。煎方龍膽草。山梔。鬱金。汁貝。母。連翹。茯神。天竺。黃。知母。石菖蒲。汁。橘紅。金器同煎。五六服。狂態大斂。談及前轍。深知愧赧。一切如常。診脈左右已勻。沈按有力。再疏丸方。胆。南星。川貝。各二錢。山梔。五錢。鬱金。龍齒。各三錢。牛黃。八分。羚羊角。二錢。茯神。五錢。生地。一兩。用淡竹瀝爲丸。硃砂爲衣。開水下一料。遂不復發。

□ 三消

族女類食易飢。手足喞動。此消中症。經云。痺成爲消中。以初病胃熱。消穀而瘦。煎熬日久。胃脂內消。水液不爲宣布。下注直降。勢必延爲燥涸。局方甘露飲宜之。

朱棗渴飲消水。日夜無度。自夏閱冬。視所服方。寒熱互進。毫不一效。今飲一洩。一渴。則飢餓。明繫腎陰竭於下。虛陽灼於上。脈轉沈遲。沈爲臟陰受病。遲

則熱極反有寒象也。思壯火銷鑠腎陰。腎液既涸。必引水自救。症成下消。急滋化源。遲則難挽。做易簡地黃飲子加減。生地熟地人參麥冬石斛花粉阿膠甘草服之效。又令服六味丸加豬脊髓龜膠女貞杞子五味子。去澤瀉茯苓得安。

黃疸

石某陽黃。乃溼從熱化。痰熱在裏。蒸動膽液。洩而爲黃。明如橘子。今日黃面色亮。頭眩胸痞。不渴肢倦少力。手足心熱。大腸結。遇勞則甚。脈右大左虛濡。雖繫溼甚生熱。然平人脈大爲勞。且疸久不愈。乃勞力傷氣之候。用補中參溼法。潞參茯苓薏米於朮各錢半。雞內金茵陳鉞砂各二錢。山梔甘菊丹皮各一錢。炙草五分。數服眩痞除。食頗加。去甘菊山梔。加黃耆白芍蓮子又數服。黃漸過。

某長夏暑溼外蒸。水穀內蘊。脾陽失運。頭眩欲嘔。面如熏黃。食入作脹。午候煩而渴赤。脈濡左略大。先宜分清法。羚羊角山梔茵陳赤苓薏仁製半夏砂

仁壳滑石石斛車前子燈心。三服諸症已減。改用薑厚樸炒枳殼炒陳皮大腹皮薄荷茵陳。二服脹除黃未退。欲速更醫。用沈香焦朮等燥品。忽發癩疽。又用犀角黃連。午前後潮熱。用生地知母黃芩更劇。面晦黑。寒熱額汗。腹滿嘔瀉。舌苔膩白。屬有粘涎。復商治。予謂此溼勝也。溼壅則生熱。治宜滲溼。用四苓散加半夏麴橘白薏仁煨薑。午服後瀉減嘔沫。猶是暑炎交蒸。濁涎失降。脈見濡數。亦熱從溼化象也。更用胃苓湯去白朮。加製半夏生薏仁煨薑蒼朮鍋巴湯煎。嘔止瀉少。惟煩熱之起伏。隨太陽之升沈。午未特甚。則溼去而熱留也。因用黃芩丹皮山梔赤苓地骨皮栝蒌根汁。六一散一錢。沖服。瀉熱悉止。惟神倦嗜臥。臥覺口燥。津不上潮於肺。用參麥入加味逍遙散內。扶元生津。兼散鬱蒸。脈息乃平。惟左關較大。做石室秘錄用白朮五錢。茯苓三錢。薏仁一兩。龍膽草山梔茵陳各一錢。潞參黃耆各二錢。燥脾溼培真元。佐瀉火。後仍欲速効。悞服前醫滋陰之劑。遂成不治。

薛某脾虛傷溼。病發陰黃。數年面足浮腫。頭眩唇白。便後血。與調補藥稍愈。近便血雖止。溼而不爽。小水短數。腹大而硬。身熱體倦。脈細小澀數。與補中升提。佐以淡滲。腿足腫退。脈較有神。繼與潞參生朮赤苓丹皮黑山梔茵陳牡蠣升麻。大便爽。熱較輕。中脘偶痛。去丹梔升朮加木香陳皮白芍。痛除。改用腎氣湯去山萸澤瀉附子。加泡薏。腹漸軟。後因不慎於口。竟以脹終。

唐某童年面黃能食。目眩發熱不時。由濕莖生熱。熱蒸變黃。胃熱穀生。此爲穀疸。宜豬肚丸。入秋食後脹眩便溼。脈虛小。熱與溼搏。太陰不運。少陽化風。主理脾陽。佐以熄風。生白朮潞參陳皮薏仁雞內金半夏麩茵陳赤苓甘菊天麻服愈。

■ 瘧疾

毛某熱症未愈。復因邪滯。惡寒怯風。胸滿腹脹。午前寒熱如瘧。至夜乃汗。右關尺浮滑。症兼表裏。治宜經腑疎解。用柴胡半夏薄荷蘇梗陳皮厚朴赤苓

神麴生薑。二服諸症退。去薄荷。加黃芩。砂仁。壳雞內金。數服全愈。

王某欬嗽痰多。右脅痛。瘧間日發。脈浮緩。此爲肺癰。得之浴後當風。經所謂夏傷於暑。汗大出。腠理開發。因遇夏氣。淒滄之水寒。藏於腠理皮膚之中。秋傷於風。則病成也。肺主皮毛。故爲肺癰。用柴胡湯合二陳。去黃芩。加防風。蘇葉。桑皮。杏仁。薑。棗煎敷服愈。

姪兒間日瘧寒熱俱重。頭痛背寒。肢麻肋悶。嘔惡痰多。由濕熱阻遏氣分。白薏仁厚樸。廣皮。枳壳。半夏。茯苓。青蒿。杏仁。栝蒌。竹茹。煨薑。一服。脘悶已展。嘔惡亦除。痰降便通。濕熱去。瘧自止。杏仁。半夏。赤苓。萸。栝蒌。壳。橘。紅。甘。菊。薏仁。竹茹。嫩桑葉。一劑瘧止。前用溫膽湯愈。瘧。尙不嗜食。大便難。脘中欠爽。病在左關不和。因之腸腑失降。用兩和厥陰陽明。白芍。旋覆花。陳皮。半夏。栝蒌。仁。牡蠣。粉。杏仁。竹茹。枳實。汁。再服悉平。今人一見瘧症。不分病因。概治以小柴胡湯。多見其動手誤人耳。

梁氏粵產地暖氣泄。客居黃河以北。風土迥殊。今夏秋暑。雨蒸淫感。症成瘧。寒熱煩滿微汗。以濕癘治。倣古柴平湯。用柴胡黃芩半夏茯苓枳殼山梔茅朮厚朴陳皮薑棗。二服汗透。寒熱減。改用清暑退邪前方。去茅朮朴枳。加青蒿香薷薄荷。再劑而愈。

毛某三瘧。早用截劇。寒熱無定。頭汁冷。呃逆吐沫。青色面慘黑。手足厥。脉沉數小。乃邪入厥陰。在裏痰濁。上犯清道。治先通陽洩濁。用吳茱萸湯加丁香乾薑製半夏青皮茯苓。渴逆已止。嗣用四逆湯。肢和瘧二日發。用四獸飲。寒熱漸輕。接服八珍丸料。服首烏牛膝砂仁半夏薑汁煎棗肉爲丸。病除。

朱某深秋瘧發三陰。頭眩泄甚。不渴溺痛。右脉較大。必係暑濕伏邪內蘊。昔人治瘧。無汗須令有汗。乃邪從外泄。今值霜降氣收。雖用辛解。邪不得越。尙難穩許愈期。紫蘇半夏青蒿石斛生苡仁當歸鮮何首烏知母。數服微汗。寒熱減。右脉平。兩關稍見虛。治宜扶正兼去邪。六君湯加鮮何首烏炙鼈甲當歸。

知母以清透營分。加薑棗煎服得痊。

錢氏懷妊六月餘。客歲陰瘧未止。因食牛脯。腹滿不肌。穀食亦脹。致寒熱沈綿。盛暑法寒。衣絮無汗。此衛陽大衰。腑失通降。正虛邪鋼。須防胎損。治宜溫衛通腑。忌用著朮守補。潞參鹿膠當歸茯苓草果煨薑炒查肉半夏陳皮。六服瘧止。

朱某三陰瘧發。日晏。腕痞嘔酸。乃半夏瀉心湯症耳。猶服知母烏梅穿山甲等苦酸透絡截劑。遂令寒熱無汗。三日兩發。舌有蟹爪紋。是脾臟水寒旁溢支絡。別成窠臼。一增爲兩。求輕反重矣。宜六君湯溫脾以運濕。水濕去則寒熱輕。不致邪傷肝腎。延成羸怯。潞黨參於朮雲苓陳皮半夏砂仁草果煨薑數服。已去其一。仍二日一發。又數服發益蚤。卽寒熱亦微。以原方藥製末。加牛膝去草果。用薑和棗肉爲丸服愈。

秦某陰瘧誤藥。寒熱纏綿無汗。面浮腹腫。眼色如金。肉黃便瀉。脉左沉緩。

右虛瀉。水濕漬裏。盜勢成痞脹。用分消法。大腹皮茵陳製半夏生苡仁茯苓蘇梗陳皮穀芽根殼砂仁厚樸薑車前子溺爽汗出諸症俱退。去蘇梗根樸。加雞內金於朮。做利水實脾法。得愈。

泄瀉

湯氏初秋寒熱吐瀉。或以爲感暑。用香薷飲。或以爲霍亂。用藿香正氣散。其家兩置之。診其脈濡而弱。煩熱無汗。自利嘔渴。予謂溼甚則濡瀉。今溼鬱生熱。熱蒸更爲溼。故煩而嘔渴也。宜豬苓湯去阿膠主之。豬苓茯苓瀉澤苔滑石加半夏薄荷梗薏仁煨薑燈心一服。嘔止泄稀。去滑石煨薑半夏。再加麥冬山梔。車前二劑而安。

湯氏冒暑。重感新涼。寒熱頭暈。口乾舌燥。嘔瀉不已。頭汁劑頸而還。醫用消導。轉益煩渴。脈不數而滑大。此邪鬱蒸痰。先挑薑汁止嘔。用正氣散加減。菴香薄荷以辟惡。丹皮梔苓以解熱。夏麴煨薑以除痰。赤苓豬苓薏仁以利溼。花

粉麥冬以生津。一服汗涼脈和舌潤矣。因有年體弱。明晨怯寒。手足微涼。此脾陽虛也。用理中湯。炮薑改煨薑。加砂仁。蒼朮炙草。一劑嘔瀉止。手足和。但氣微墜。宵分少寐。原方去煨薑。加茯神。炙著棗仁。白芍升麻。一服而安。

予館新洲。江水泛潮。地最卑濕。長夏晨泄。每陰雨前尤驗。痰多不渴。或吐白沫。清夏左脇氣響。必陣瀉稀水。此濕多成五泄也。胃苓湯加神麴。半夏乾薑。一則却陽明之停飲以燥濕。一則開太陽之裏氣以導痰。故一啜輒止。良由長夏濕淫。水穀停濕。脾陽少運故也。嗣後去桂。加砂仁。小茴。二朮生用。或蒼朮薑麴煎服。亦止。

潘某色蒼嗜飲。助濕醱熱。潘瀉經年。脈寸關實大。豈溫補升提所得效。細詢平昔吞酸。去秋連發腿瘍。明係濕邪蘊熱。流注經絡所致。治者不察。當夏令主火。仍以四神丸加炮薑烏梅。補中湯加吳萸肉果。愈服愈劇。致頭暈口燥。氣壅。裏迫。溺澀肛痛。皆火性急速徵據。必清理濕熱之邪。乃爲按脈切理。仍當戒

飲。毋謂六旬外久瀉延虛也。四苓散加薏仁車前子麥冬山梔燈心二服已效。加神麴砂仁壳枳椇子。以理酒傷而瀉稀。加黃芩白芍而脈斂。後用參苓白朮散加減而痊。

於某五泄無不由濕。寓居斥鹵。水味鹹濁。便瀉三年不止。凡運脾和濕。溫腎補土。及升提疏利固澀諸法。毫不一效。今夏診右脈寸微關滑。乃濕中伏熱。大小腑清濁不分。火性急速。水穀傾注無餘。脾失輸精。肺苦燥渴。氣不化液。腎不司關。所下污液。自覺熱甚。或痛泄。或不痛亦泄。日夕數行。口乾溺少。時想涼潤。略用守補。即嫌脹滿。可知氣墜全是腑症。若清濁分則泄瀉漸已。煎方。茯苓豬苓車前山梔神麴薏苡大腹皮烏梅黃連午前服。丸方。益智仁煨補骨脂南燭子訶子茴香茯苓山藥廣皮砂仁半夏麴杜仲首烏蓮子蒸餅爲丸。晚服。至秋漸愈。

痢疾

堂弟初秋患痢。因熱渴多服梨藕爽液。上吐下痢。口噤不食。奄臥昏沉。脈細欲絕。肢厥目瞑齒噤。湯藥難下。急用附子理中湯去參草。加製首馬炮薑製半夏白蔻仁煎湯。用箸啓齒。以匙挑與之。盡劑手足漸溫。與粥湯不吐矣。前方加陳皮茯苓炙草穀芽。再劑痢止矣。嗣用香砂六君湯而安。

王某痢久鮮紅。裏忽肛墜。兼患三陰瘧發。皆暑濕氣之邪。留戀經腑。但久痢傷腎。久瘧傷脾。痢瘧合邪。足三陰交損。勢必支離困頓。依經旨熱淫於內。以酸收。以苦發。用製厚樸酒黃連烏梅甘草白芍赤苓陳皮黑荆芥鮮夜交藤。二服痢瘧俱止。

朱某少年血痢。由初夏迄冬未瘳。陰絡久損。中間秋涼感瘧。經邪或夾食滯。治者不分經絡。妄投大黃枳實延胡等。通降理瘵。元氣益削。脈沉弱少。神今冬怯寒食少。日夜利血十數行。腹不痛而滑泄。治取溫澇。以攝真元。潑參茯苓黑甘草炮薑肉蔻牡蠣山藥訶子肉。一服已減。十數服全止。

譚氏六旬外，下痢旬餘，猶然腹痛，後重溺，瀉脈洪，目赤，額紅，寤煩，口乾，忽而香連丸，忽而粟壳湯，忽而大黃，忽而肉桂，用藥前後不倫，失於疏理。先以薺粉、山梔、石斛、丹皮、赤苓、麥冬、白芍、木香、汁枳、壳地榆、燈心，一啜，諸症減，納粥糜矣。轉方用煨木香、陳皮、白芍、當歸、茯苓、地榆、車前子、甘草、稍痢大減，惟腹痛不定一處，則虛氣滯也。用葱薑末炒麥麩，絹包熱熨，痛已，服調理藥而安。

痺病

李某左臂自肩以下，骨節大痛，經所謂寒勝則痛也。來勢甚驟，若遊走上下骨節。卽俗謂白虎歷節風，痛如虎咬，刻不可忍。此非厲劑不除。投以川烏頭、草烏頭、油松節，一劑服後，飲酒以助藥勢，達病所。夜半身麻汗出，平旦而病若失矣。此做活絡丹法。

張某五旬外，左臂素患腫痛，因涉江受風，一夜全身麻痺，脈虛濡。此真氣虛而風濕爲病。乃瘁中根萌也。經曰：營虛則不仁，衛虛則不用。營衛失調，邪氣

乘虛襲入經絡，獨瘳湯主之。數服而效。準繩云：凡風痹偏枯，未有不因真氣不周而病者。治不用黃芪爲君，人參歸芍爲臣，桂枝鈎藤荊瀝竹瀝姜汁爲佐，徒雜烏附羌活以涸營而耗衛，未之能愈也。嚴氏獨瘳湯，用黃芪炙草以實衛，當歸白芍活血以調營，羌防除濕疏風，姜黃理血中滯氣，入手足而驅寒澤，用酒和服，耑藉以行藥力也。

王某傷酒涉水，濕襲陰絡，右腿痹痛，由髀骨直至委中穴。參用三瘳湯，內服桂心茯苓牛膝杜仲白朮蒼朮當歸獨活桑枝煎湯，外用防風桂枝木瓜當歸獨活煎，葱白煎葱重洗，汗出爲度。夫濕痹重著，今腿痛已定，通移膝脛，仍以逐濕通痹法治。川烏桂心獨活牛膝虎脛骨歸尾沒藥，以溺少加茯苓車前子，二服兼用洗藥，痛止能行。數十日內戒酒肉風冷勞動。

王氏女風寒濕合而成痹，蘊邪化熱，蒸于經絡，四肢痹痛，筋骨不舒。蓋邪中于經爲痹，中于絡爲痿。金匱云：經熱則痹，絡熱則痿。尙經府治失宣通，延爲

痿。杏仁滑石石膏赤苓威靈仙蠶沙薏仁數服痛減。乃用白朮薏仁茯苓桂枝片姜黃銀斛歸身玉竹五茄皮桑枝煎湯數十服肢體活動。又服丸劑平補肝腎步履如常。

族婦右臂痛。手不能舉。此爲肢痹。用舒筋湯。升姜黃當歸羌活灸草姜渣海桐皮寒桂枝。四五服爲瘳。凡筋得寒則急。得熱則縱。寒短爲拘。弛長爲痿。風寒溼三氣雜至。合而成痹。風勝爲行痹。寒勝爲痛痹。濕勝爲著痹。宜宣風逐寒燥兼濕通絡。如臂痛服舒筋湯。必腋下熱汗出。則邪不滯于筋節而拘急舒矣。如氣虛加參茸血虛加芍地。肩背加羌活狗脊鹿膠。腰脊加杜仲獨活沙苑子。臂指加姜黃桂枝。骨節加油松節虎膝。下部加牛膝薏苡五加皮虎脰骨。經絡加桑寄生威靈仙鉤藤。久而不痊。必有濕痰敗血。壅滯經絡。加桂心胆星川烏地龍紅花桃仁以搜逐之。

痿病

李某瘧邪失汗誤藥。濕邪入絡。四肢痿廢。用除濕理絡。手足能運。然值冬寒氣血欬濕。少腹偃窄。背脊拘急。脛膝麻痺。步履歪倒。知其陰陽維不司約束。浸及任督俱病也。用杜仲狗脊強筋骨而利俯仰。五加皮牛膝益肝腎而治拘攣。當歸白芍以和營。茯苓草薢以逐濕。秦朮獨活以治痹。玉竹桑枝以潤風燥。理肢節。加桑寄生通經絡。煎服十數劑。諸症漸減。將前方參入鹿膠沙苑子小茴香以通治奇脉。丸服酒下獲痊。

族兄脊骨手足痿縱。此督脉及宗筋病。內經治痿。獨取陽明。以陽明爲宗筋之會。陽明虛則宗筋失養。無以束筋骨。利機關也。童年坐臥風濕。虛邪襲入。遂致筋脉失司。欲除風濕。須理督脉。兼養宗筋。乃効。方用歸芍參朮牛膝鹿膠茯苓木瓜寄生桑枝姜黃威靈仙。十服肢體運動已活。去鹿膠姜黃川芎木瓜威靈仙。加杜仲玉竹杞子虎脛骨。數十服行立復常。

張氏四肢痿弱。動履艱難。脉滿且弱。爲營虛之候。經言天癸將絕。係大衝

脉衰。乃陰吹帶濁。宿恙頻興。因知衝爲血海。隸于陽明。陽明虛則衝脉不榮。而宗筋弛縱。無以束筋骨。利機關。法當調補營血。以寶奇經。人參杞子茯苓牛膝酒蒸熟地當歸杜仲酒焙山藥炒木瓜。薑棗水煎十數服漸愈。

瘧

服致少陰伏邪。夏至後發。協熱下利。口乾脉數。舌絳目紅。譫煩躁擾。服蔗梨西瓜等汁。轉益狂燥。神昏不寐。症由心營受燠。勢必液涸成瘧。先用鮮菖蒲根湯下至寶丹。開竅滌痰。二服神識略清。但指臂動掣。脛膝不溫。瘧厥已露。脊分齒噤。口喎。搖頭直視。此火風入筋。却燠血液。熱深厥深之象。急救營液。以熄火風。阿膠汁水化。生地犀角麥冬汁鈎藤木瓜山梔石斛生藕汁煎。日再服。症定脉數減。去犀角。加生鼈甲龍胆草。耑退肝胆風熱。漸平。同時一姪孫症同。脉更沉數。飲以臘雪湯西瓜汁暫定。逾時輒復躁擾譫妄。服至寶丹漸靜。予一見其舌乾薄。齒如灰糕。決其腎水枯竭。勉用方諸水煎生地犀角生鼈甲元參石

斛等熱勢輒定。然卒不救。可知溫熱症由伏邪內發者。多死于陰虛水涸之體也。

眩暈

褚氏高年頭暈。冬初因怒猝發。先怔忡而眩仆。汗多如洗。夜不能寐。左寸關脈湧大無倫。此胆氣鬱勃。煽動君火。虛陽化風。上冒巔頂所致。用丹皮山梔各錢半。甘菊白芍俱炒各三錢。鉤藤茯神各三錢。柏子仁棗仁生研各八分。桑葉二錢。浮小麥二兩。南棗四枚。二服悸眩平。汗止熟寐矣。隨用熱地潞參五味。茯神麥冬蓮子白芍服盡全愈。凡營液虛。胆火上升。蒙竅。須丹梔鉤藤桑葉以泄熱。炒菊芍以熄風和陽。再加茯神棗仁柏子仁小麥以安神涼心。風靜汗止。必收斂營液爲宜。

豐氏眩暈痞嘔。多酸苦濁沫。肝木土胃乘虛食減。痰濁不降。得虛風翔則傾溢而出。厥陽上冒。清緩爲空。故眩暈時作。診脈滿小數。兩寸尤甚。先用降濁

熄風。括蕒霜蘇子半夏茯苓杏仁天麻甘菊炭鈎藤橘皮諸症平。思納食矣。照原方去蘇子杏仁鈎藤加茯苓蓮子釵石斛荷葉煎湯十數服而安。

室人煩勞傷陽。無寐耳鳴。頭眩欲嘔。伏枕稍定。虛陽上巔。風動痰升。眩嘔乃作。宜潛陽熄風。牡蠣煨礬白芍五味甘菊炭天麻煨半夏青鹽炒生地炒茯苓杏仁桑葉二服隨愈。

蕭某勞力。先曾失血數次。近日頭眩耳鳴。目昏心悸。腕悶。兩尺浮大弦勁。相火易炎。龍雷失制。痰隨火乘。上千清竅。所謂無痰不作眩悸也。養陰潛湯。淡菜牡蠣熟地炭石斛甘菊橘白貝母茯苓。數服得效。後服六味丸。

姜某弱冠。勞力傷陽。神疲頭眩。發熱口苦。食減嘔濁。兩寸脈數。厥氣上冒。胃有風翹浪湧之勢。治以鎮陽泄濁。牡蠣白芍茯苓神橘紅製半夏吳萸甘菊炭金器同煎。二服濁降嘔止。脈仍小數。頭目不清。緣春溫胆火上升。倣葉氏泄胆熱法。丹皮嫩桑葉荷葉透鈎藤白芍生山梔生地炭。數服眩除熱減。去桑葉生

地炭。加玉竹。茯神。杞子。焙山藥。熟地。俱炒。潞參。蓮。棗。脉平。

蕭某冒雨後。濕鬱成熱。蒸而爲黃。宿恙又經操勞。屢次失血。常春陽升。動。欬而頭眩。口乾目黃。怔忡失寐。治先清泄火風。生地。石斛。山梔。心茯神。丹皮。羚羊。杏仁。鈎藤。甘菊。炒。四服。頭目清。怔忡息。食進寐穩矣。但神疲力倦。去生地。加參。芍。薤。棗。以扶脾元。數服更適。後去羚羊。杏仁。鈎藤。甘菊。加茵陳。松蘿。茶。葉。黃。漸。退。

淋濁

丁某血淋。溺痛。左寸脈洪數。此心移熱於小腸。搏於血脈。入於胞中。與漉俱下。因瘀熱。迫注溺竅。并莖中亦痛也。當先清利火腑。用導赤散。加赤苓。丹皮。麥冬。歸尾。燈心。木通。一劑。淋痛減。後用生地。茯苓。歸身。丹參。遠志。丹皮。側柏葉。鮮藕。數服。尋愈。

王二給役書館。夜私出。初便溺。秘不言。後乃不便。自遺。瘦怯。不任起立。常

如欲溺狀。或前欲溺而後亦不禁。此濁久氣虛下陷也。或以瀉熱之劑與服。病益劇。予用升舉法。佐以利濕。升麻茯苓猪苓白朮半夏草薢蓮子。做治濁固本丸意。滑瀉自止。

賈某淋症愈而忽發。色蒼形瘦。食減便澀。咽乾膝痛。脈沉濡。左寸稍大。是心移熱於小腸。而與濕相搏。參茸薤分清飲。赤苓生薏米各三錢。生白朮澤瀉各八分。石斛麥冬各二錢。防己甘草各一錢。草薢通草各錢半。滑石飛三錢。數服淋愈。但脈來沉小。食少足酸。乃脾陽腎陰素虧。宜兼調爲治。熟地杞子益智仁煨茯神甘草炙薏米山藥蓮子俱炒。歸身同研末。加粳米屑調服。日二次。食進而足亦健步。

岳某勞淋。是膀胱氣分病。近日大便秘結。食頃必脹。足脛冷。診脈弦而遲。乃陰結胃氣不主下行。而膀胱之轉輸不利。乃爲淋也。治宜溫通。勿進止瀉。川附生朮縮砂壳陳皮白朮子芩仁蘇子俱炒。研茯苓海金砂。四服逆氣平。脹秘

良已。脈亦和。去川附萋仁。加牛膝蓮子蒸服愈。

王某便濁而數且痛。午後寒熱。不時頭眩神倦。脈弱。自秋延春。兼溺血點。乃勞力傷陰。陰火迫注膀胱。先用分利法。導赤散加赤苓蓮鬚歸尾赤芍丹皮。梔子燈草。二服眩痛止。去木通竹葉。改熟地歸身。又加草薢。三服諸症俱癒。又令服六味丸愈。

陳某色蒼體長。木火之質。陰分易虧。五旬外納寵。月前因濁成淋。溺數而欠。箸枕仍然遺泄。延至血水滴瀝而痛。是爲血淋。精室既傷。心火猶熾。診兩尺左弦右數。宜腰膝痿軟。足心如烙也。夫不痛爲溺血。痛爲血淋。雖腎虛挾火。然導赤分清。如方鑿回柄。五苓八正。亦抱薪救焚。急用生料六味作湯。可濟然眉。熟地六錢。生地三錢。懷山藥炒二錢半。茯苓三錢。丹皮澤瀉各一錢。生蓮子不去心一兩。蓮鬚麥冬各二錢。五味子五分。數服痛止淋減。湯丸兼進而安。

遺精

吉某已同會試前數日同寓約耦梨園座中遺泄如在。歸後寒熱咳嗽吐痰。此陰虛兼外感也。令服補中湯寒熱退。但脈虛而沉細欲絕。斷爲腎捐難治。粗畢場事。神愈疲乏。勞熱喘促。痰嗽食減。乃脾肺虛而氣不歸源也。必用人參乃定。彼吝費。一友贈高麗參二錢。予謂代用効減。自須全投。書人參養榮湯。去熟地與桂。加茯神山藥蓮實。彼又將高麗參二錢分作四服。予哂之。服後喘熱減。飲食頗加。又兩劑改用潞參而効更減矣。

呂某少年未室。每十日一夢泄。積久疲乏。面少神采。素服滋陰欬瀉等藥不効。改服鎮心安神等劑亦不効。予謂肝腎脈虛。非相火爲害。但精關久滑。氣少固攝耳。詢之果有時無夢亦泄。遂重用參芪。佐以五味茯神山藥蓮子兔絲。芡實杞子。滑泄竟止。更用丸劑加魚鱉炒研而固。

幼姪宵讀神勞。卽夢泄。夜熱易飢。左關脈搏。按丹溪云。主閉藏者腎。司疏泄者肝。二臟皆有相火。而其系上屬於心。心君火也。感物而動。君火動則相火

隨之。雖不交會。精亦暗流矣。又謂庵謂腎之陰虛則精不藏。肝之陽強則氣不固。故夢而精脫也。先用六味湯加減。熟地山藥茯苓神丹皮遠志潞參麥冬芡實蓮心石斛。數服而效。後加龍骨白芍五味煉蜜爲丸。服愈。此補肝腎參養心之劑。君火安則神魂斂而龍雷不擾矣。

劉某試場受驚。心傷。精走於下。延爲怔忡。悸恐。心君虛不主令。相代其權。乃至有夢無夢皆遺。腰膝痠軟乏力。診左寸沉數。左關尺沉細如絲。右尺微弦。此心營損極。神不精攝。宜補養心神。固納腎真。且情志之病。尤在靜養。善調勿希速效。潞參熟地茯神各三錢。龍骨山藥各二錢。棗仁遠志當歸各錢半。金櫻子一錢。五味子柏子仁各六分。蓮子十粒。二服甚滴。診左寸綿綿不絕。惟尺澤空。精腑少藏耳。若滋填精室。旬日內漏卮勿洩。尺脈可起。又夜半易飢便滑。前方去當歸柏子仁熟地山藥加魚鱉二錢。兔絲餅二錢。十服神安精固。惟骨節時酸。脅肉時顛。坐臥恍惚。如在波浪中。此病後神未復元。虛陽浮越也。宜招集

散亡。封固管鑰。更用潛陽填髓丸。熟地八兩。湖蓮茨實俱炒。線膠淡菜。茯神。山藥各四兩。五味一兩。龜板遠志。麥冬。硃砂。拌炒各二兩。豬脊髓熬爲丸。又經云。精不足補之以味。午用豬心。腎海參煨食。晨用牛乳同糯米煎食。調理數月。漸安。

便血

夏某便紅。遇勞輒甚。初服苦參子。以龍眼肉裹。開水送下十粒。効。後屢試不驗。予按東垣論脾爲生化之源。心統諸經之血。思慮煩勞。致心脾不司統攝。宜用歸脾丸。或暫服加味歸脾湯。其血自止。如言而瘥。

張某辛苦傭作。日夜便血數次。由冬入夏未止。陰絡已傷。漸至食減無味。神色憔悴。脈來沉細而數。勢必寒熱。延成損怯。勉用攝血。佐以益脾。以脾統血也。做駐車丸。阿膠水化。炮薑當歸土炒。白芍熟地甘草俱炒。黑蓮子炒。紅棗南燭子茯神。三服紅痢減。寒熱亦止。口中和。據述腹中不痛。但裏急必連便二次。

此屬氣虛不攝，專用潞參炙蒼苓山藥地榆酒炒赤石脂，便血遂止。

朱某春正痢血，一載未痊。陰絡大傷，秋間三瘧，歷冬曾用常山劫劑未効。面浮足腫，食減神疲，慄寒宵熱，脈虛近數，陰傷及陽，延成損怯矣。今痢純紅，日夜十數次，卽培陽攝陰，尙恐不及，乃閱所服方，仍用製軍輩，屢次通裏，是欲竭其漏卮乎？毋怪愈治愈劇也。用潞參蒼苓山藥白朮炒芍甘草荆芥烏梅阿膠煨，一服血減，明日不甚怯寒矣。又加減十數劑，瘧痢漸瘳。

癥 閉

朱某八旬，公車抵都，途次委頓，浹旬苦不得便，脈洪大，右尺虛，予謂大腸主液，此陽明液乾熱秘象也，宜潤腸丸。因高年血液燥熱，做東垣潤燥湯，用生熟地黃麻仁桃仁當歸紅花蜜沖服效。

李氏腑失傳送，脅痛腕脹便艱，皆氣機阻窒爲患，宜先導其腑氣，用杏仁蘇梗厚樸鬱金橘白郁李仁當歸，四服痛脹止，兼令服牛乳，便亦通潤，後左脇

鑽痛得湯浴則止。乃肝氣滯由臟及膽。用麩皮炒熨。兼用延胡酒炒白芍炒當歸金橘皮煎湯降香木香磨汁沖服而平。

鄧氏陰虛陽搏。謂之崩。崩久成漏。衝任經虛可知。據述五月間。因悲思血下成塊。以後紅白相間。當仲冬後淋瀝未止。服藥不効。近又少腹重墜。兩拘掣痛如束。小便至夜點滴不進。或以爲氣阻窒痛。用茜草歸鬚桃仁等通絡不應。又以爲血虛滑脫。用蒲黃石脂石英等鎮攝。淋痛更劇。脈沈弦。予謂此症乃漏久而膀胱氣陷也。通絡則漏卮益滲。鎮攝則胞門益墜。法宜溫而升之。固以澆之。於理爲近。用升麻六分。兔絲餅赤苓各三錢。延胡當歸俱醋炒各二錢。阿膠棕灰各一錢半。茴香補骨脂俱酒炒各一錢。沙苑子二錢。一服得溺而掣痛止。數服淋漏俱除。

崩漏

杭氏崩漏日久。近添腹痛。醫疑孀居氣悒失調。用失笑散破血中氣滯。加

阿膠歸芍熄風和營。究竟腹痛未止。淋瀝益加。血如豆汁。嘔時神倦。火升陰絡既傷。奇脈不固。虛陽易炎。左部虛不受按。右部浮大少力。治宜固攝。衝任兼鎮。虛陽。赤石脂二錢。五味五分。龍骨煨丹皮各二錢。杜仲鹽水炒熟地砂仁蒸白芍山藥俱炒各二錢。釵石斛茯神各三錢。蓮子十五粒。雞血藤膏二錢。四服。淋痛已止。去石脂龍骨。加梔子煨錢五分。龜甲心灸三錢。虛火亦除。衝任爲奇經。崩久不止。必固奇經之藥。雞血藤膏用以引入陰絡也。

貢氏小水閉澀。服導赤散加歸尾赤芍赤苓牛膝得利。尺脈猶堅搏。知必經閉血瘀爲患。陰旬寒熱腹痛。暴崩紫黑成塊。繼而鮮紅如注。後則淡紅如水。紅或白相間。淋漓匝月不止。頭暈眩痞。粥飲不入。神疲肢冷。脈細欲絕。此陽衰不能攝陰。滑而將脫也。急用四維散加半夏砂仁茯神。脈症乃定。後用大補湯而安。

吳氏胎漏牛產已匝月。崩帶未止。用補氣攝血之劑。猶淋瀝不斷。延至恆

仲不安。腰腿痠痛。脈訣所謂崩中。日久爲白帶。漏下多時。骨髓枯也。急須攝固奇經。倣徐之才。澆以止脫。煮用金鎖匙丹。龍骨煨研。牡蠣醋煨研。茯神遠志炒。赤石脂研。杞子酒焙。加杜仲。棗仁俱炒。烏梅一服。漏止。怔忡亦減。又加減前方而安。

王氏七七之期。經斷半載。忽又崩淋不已。雖血海虧虛。但宜續杜攝血。兼艾附調氣足矣。醫輒以棕灰黑蒲黃止澆。乃至小腹脹滿。硬痛拒按。頭疼腕痞。熱渴心煩。小水短澆。脈左弦右數。此絡瘀阻。痹攻痛。宜主理瘀。佐通絡。乃奇經治法。非失笑散決津煎之比。五靈脂鬱金汁各八分。牛膝括蕪橘絡各錢半。延胡桃仁赤芍木通各一錢。當歸鬚降香末各二錢。三服瘀行腹軟。但口乾微渴。色仍不清。必由液虛風動。改用阿膠甘菊炒。麥冬石斛。荆芥醋炒。棗仁茯神白芍蓮子龍眼肉。血止諸症亦退。又下白帶。爲氣虛陷。用黨參玉竹茯苓續斷杜仲鹽水炒。生地炭。芡實。杞子俱焙。三服全愈。

許氏中年血脫。延爲帶濁。必衝任脈虛。夫衝爲血海。任主擔受。而衝脈隸於陽明。陽明先衰。胃納不旺。致血海不固。擔任失司。此淋瀝根由也。近則食後脘腹不爽。或噯腐宵脹。必由脾胃陽虛。治法攝陰先在益陽。以崇生氣。以納穀味。且脈來左右緩弱。溫通爲宜。製附子三分。益智仁煨八分。沙苑子白芍歸身。製半夏各二錢。破故紙杞子烏賊骨續斷胡桃肉二枚。煨薑白芍三服漏止。食進。去附子故紙半夏。加芡實杜仲兔絲子等俱炒。又數服乃固。

包氏經閉疑胎。血下每謂胎漏。忽然崩注。雜下脂膜甚多。身熱頭暈。面赤心煩。欬嘔綠沫。上欬則下漏。嘔作則暈頻。湯飲不納。急用煨薑汁止嘔。欬逆定。神漸甦。脈虛小而數。沉候如無。兩尺空空。顯非胎象。良由起居不時。生冷失節。氣血阻滯。一時暴下。陰虛陽失依附。變化內風。眩冒嘔逆。如風翔浪翻。當知陰虛陽搏。崩漏乃成。血海空乏。虛陽升逆。乃氣不攝血之咨。况陰從陽長。宜宗立齋景岳兩先生治法。斂陽以攝陰。用洋參焙茯神白芍炒各三錢。炮薑一錢。五

味五分。製半夏焦白朮甘草續斷杜仲各二錢。二服漏止熱退。積惡寒。陽氣尙虛。前方加製川附五分遂愈。

謝氏天癸當斷之年。屢患崩漏。近兼利血白帶。頭震耳鳴。項麻面赤。症由任帶兩虧。火升風煽。致心神浮越。怔忡不安。治以鎮陽攝陰。務使陽下交。陰上懸。陽震麻暫已。再血海存貯。陰絡不傷。下元重振。尚在靜攝。勿以操持攙動。厥陽則宵寤汗泄漸安矣。熟地山藥五味杞子龜板龍骨阿膠牡蠣杜仲龍眼肉。數服甚適。去龍骨牡蠣杜仲。加羚羊角丹皮白芍茯神蓮子芡實續斷等熬膏。卽用阿膠收。小麥煎湯和服。漸愈。

王氏崩漏成帶。至小洩如泔如涕。髀骨痛楚。膝痠。從未餌藥。勢必漚枯髓液。延成不治。近又春溫氣泄。身熱食少。口渴頰紅。液涸陽升。脈右弦左弱。急攝陰。固下熟地炒阿膠烱石斛各二錢。洋參三錢。麥冬茯神赤石脂各錢半。白芍杜仲枸杞子續斷各三錢。加蓮棗煎數服。症漸減。去石脂再服。又去阿膠加芩

寶山藥各三錢。又數十服得效。

魏氏經阻暴崩。疑爲胎漏。按脈無孕象。乃聚瘀日久致患。曾經調治得安。今暑濕令行。頭暈嘔惡。哺後骨蒸。寤不成寐。忽又暴崩。脈虛疾。症屬內因。必由陽明脈虧。木火乘侮。是以貫膈犯巔。震及血海。血海一空。則骨骸生熱。治宜和陽安胃。佑以鎖絡。嫩桑葉。甘菊。天麻。白芍。石斛。棗仁。茯神。牡蠣。海螵蛸。橘紅。半夏。麴炒。續斷。數服。諸症悉平。惟左關尺孔弱。乃肝腎陰傷。用熟地。萸肉。山藥。白芍。茯苓。杜仲。海螵蛸。龜甲。阿膠。燂數十服得痊。又接服雞血藤膏而經固。

胎產

石氏瀉浙惡寒。嘔吐絕穀。湯飲不下者。四旬餘。奄奄沈困。身冷而陽垂絕。診之脈伏。沈候似無。予斷爲胎。其家疑未信。予謂此惡阻之重者。胎無疑也。夫胞宮血聚。氣不下行。必至濁陰上犯。阻塞陽和。嘔逆厥冷。非薑附無以通陽。洩濁。其翁懼熱藥胎墮。予曰。經云。有故無殞。保無憂也。先與熱薑汁。繼和以米汁。

嘔吐止。進附子理中湯。加製半夏。二劑。身溫。嗣用異功散。加砂仁煨薏。五服而安。至期產一女。

某氏經閉成塊。疑爲瘕。腹痛猝崩。醫云瘕滯未淨。用攻消藥。淋脹日甚。予謂瘕血既行。理無作脹。診脈陽虛而陰搏。知妊娠漏血。用七味阿膠散。加白芍。木香。杜仲。續斷。血止脹消。後果孕產。此安胎止漏。兼暢脾攝血。脹痛自除。蓋妊娠下血。名曰胎漏。多由閃挫。損傷胞絡。致之。若轉用攻伐。再動新血。益加虛痛作脹。直至墮胎方悔耳。

魏氏經止兩月。腹痛脹。食減夜熱。醫謂經閉。用通利藥。血下不止。更醫見亦同。用牛膝。紅花。炮薑。枳殼。湯益甚。腹加痛脹。色暈腰疼。煩熱不寐。予診之。覺尺脈搏指。兩寸獨別。胎脈也。但熱久攻伐藥多。恐損動胎元。且致胞系不固耳。用香附。白芍。行氣和血。以除痛脹。蒲黃。荆芥。止血而除暈。杜仲。熟地。阿膠。固腎以攝下。茯神。麥冬。棗仁。安神以止煩。一服症減而思食。胎如指墮。前方去白芍。

阿膠蒲黃麥冬。加查肉當歸炙草蓮子。數服乃安。

謝氏孕踰三月。男女分形。病者漫謂血癥。治者誤行攻伐。致血下注胎壅。身熱汗煩。眩暈不寐。素方乃桃仁牛膝莪朮紅花等劑。明晨更加生查肉。予見駭甚。詢之則曰。胎墮未便告知。媿云瘀血已行耳。醫尙未知所下男胎也。因歎庸手殺人。殊堪髮指。急以參耆茯神固攝元氣。佐以炙草荊芥阿膠麥冬五味。牡蠣龍眼肉紅棗。數服汗收血止。

鄧氏孕七月餘。與夫口角。爲麪杖所傷。左脇大痛。下部如裂。胎氣上逼。攢拒欲死。服婦科藥入咽格格不下。喘吼待斃而已。診之脈洪數無論。體如烙。面如赭。察其唇舌未變青紫。知胎未損。慰之曰。幸母子俱無恙也。用牛膝蘇梗括蕒紅花各二錢。歸尾枳殼各錢半。降香銚三錢。丹皮一錢。煎服喘痛止。定熱退。進粥碗許。隨用順氣安胎之劑而平。

某氏過期不產。按月經行事。所或有。今述孕已兩載。兼見乳汁。腹大不產。

計欲攻墜。然細診却非產脈。須知漏卮不塞。孕何由成。且萬無攻墜之理。雖屬怪症。應以常法主治。惟明理者知之。方用熟地潞參當歸白芍白朮炙草杜仲杞子續斷砂仁廣皮蓮棗。此以氣攝血之劑。多服則漏止胎長。接服二十劑。又逾八九月而產。

包氏嚴寒坐蓐。腸出不收。身熱面赤。思被冷無溫。腸必乾澇難上。如草廩子搗塗髮頂。法必不驗。即冷水澀面。亦慮滋病。令煎芎歸湯入淨桶。著人扶坐桶上。以舊絹托腸。乘熱薰之。腸得熱氣。自潤而升。且托且送。待其將盡。趁手托入。如法而收。再服補劑熱退。

陳氏產數日。浮腫身重。不能轉側。不食不語。脈虛緩。當由產後浴早。水溼乘虛襲入子宮。下部先腫。漸至通體重著。殆傷溼之見症也。開發腠理。逐去濕邪。宜羌活滲濕湯加陳皮半夏防己茯苓皮。一吸濕從汗解。身可轉側。浮重漸退。再爲健脾利濕。飲食亦進。以婦體素肥。氣鬱生涎。時或昏冒。用溫膽湯調理。

而痊。

某氏露產冒暑。煩熱汗出。直視不語。脈軟數。醫謂惡露未行。治宜遂瘀。予曰。直視者。足太陽經血虛筋急。牽引直上也。不語者。暑先入心。手少陰脈繫舌本。絡舌旁。邪入營分。舌系縮也。煩熱則易鬱。汗多亦慮液亡。失治必變昏癡危疴。用生脈散加生地當歸石斛連翹丹皮木瓜甘草。藕汁沖服。諸症退能言。又加減前方。數十服得安。

張氏官署坐蓐。輒動鄉思。經旬宵熱如烙。脈虛疾。插髻銀簪。一夕色黑。以紙拭去。明晨如漆。駭極予云。此產後血虛火炎。汗澤所蒸耳。宜滋陰退熱。以熟地白芍丹皮當歸丹參石斛茯神杞子甘草。四服熱退。簪色不變矣。去丹皮丹參。加棗仁山藥蓮子密丸服愈。此前取甘涼除熱。後取酸澀安神也。

吳氏藥損不復。寒熱往來自汗。欬嘔吐沫。心悸耳鳴。脈虛數。經言陽維爲病。苦寒熱。陽失維護。奇脈已損。况中宮少鐵。致欬嘔悸眩。肝陽升逆。面色忽青。

忽赤延爲難治。惟大便未清。腎關未散。尙堪借箸。擬晨服黃耆建中湯去蕒。加麥冬山藥橘白。衛外扶中。晚服熟地杞子牡蠣棗仁白芍茯神五味蓮子小麥煎服。攝陰斂陽。症減肯時懷寒。晨服方中再加鹿角膠。外以白胡椒末摻布膏藥貼背脊第三椎至第七節。仍照前方早晚各服五七劑乃安。

鄒氏冬寒當產艱難。損動元氣。嗣以月內便泄。交春寒熱往來。痰嗽汗泄。嘔時火升。頰紅唇燥。食入嘔滿。小腹痛墜。瀉利稀白無度。支離委頓。所服丸劑一味混補。不顧滋膩。豈胃弱火衰。食已不化。小腹重墜。氣更下陷。尙堪滑膩增瀉。浸至暮勞莫挽矣。急用溫中運脾。痛利可減。嘔滿可除。炮薑小茴益智仁茯苓白朮半夏麴穀芽橘白。數劑利止。寒熱減。食亦知味。去炮薑小茴穀芽半夏麴白朮橘白等。加砂仁熟地潞參五味丹皮山藥蓮子釵斛。虛陽漸退。并去益智茯苓。加甜杏仁茯神白芍百合嗽止。調理而康。

王孟英醫話精華

王孟英（士雄）又號潛齋海鹽人曾祖學權
祖國祥父升三世均善醫孟英少孤貧矢志向
學操術尤精不慕榮利時當洪楊之亂往來蘇
浙間避難所至有名著述甚富半毀于兵今所
存者僅潛齋醫書五種

王孟英醫話目次

濕病.....	一	腹積.....	八七
熱病.....	一八	瘧積.....	九二
霍亂.....	二七	痰.....	一〇〇
暑症.....	二九	虛損.....	一〇三
瀉症.....	三三	驚.....	一一二
痰疾.....	四一	狂.....	一一五
痢疾.....	五八	癰瘰.....	一一八
發斑.....	六五	暈眩.....	一一九
瘡疹.....	六七	厥.....	一二一
喘欬.....	七一	血症.....	一二四
嘔吐.....	七七	諸痛.....	一二七
噎.....	七八	便秘.....	一三二
呃.....	七九	胎產.....	一三五
脹.....	八一	經帶.....	一四七

王孟英醫話精華

上海秦伯未編纂

普甯方公溥校訂

溫病

翁嘉順室產後患風溫。經孟英治愈。病染于姑。孟英診曰。高年陰氣太虧。邪氣偏盛。玉版論要云。病溫虛甚死。言人之真陰甚虛。曷足以禦邪熱而息燎原。可處在兩候之期乎。至十四天果殞。而嘉順亦染焉。初發熱即舌赤而渴。脈數且澀。孟英曰。非善證也。蓋陰虛有素。值憂勞哀痛之餘。五志內燔。溫邪外迫。不必由衛及氣。自氣而營。急與清營。繼投涼血。病不稍減。且家無主藥之人。旁譚譁然。幸其舊工人陳七。頗有胆識。力懇手援。孟英曰。我腸最熱。奈病來頗惡。治雖合法。勢必轉重。若初起不先覷破。早已殆矣。吾若畏難推諉。恐他手雖識。其證亦無如此大劑。車薪杯水。何益于事。吾且肩勞任怨。殫心盡力以圖之。病

果日重。昏昏耳聾。自利紅水。目赤妄言。孟英惟以晉三犀角地黃湯。加銀花石膏。知斛梔貝花粉。蘭草。菖蒲。元參。竹瀝。竹茹。竹葉。堯茈。海螵等。出入互用。至十餘劑。舌上忽布穢濁垢苔。口氣噴出。臭難嚮邇。手冷如冰。頭面自汗。咸謂絕望矣。孟英曰。生機也。彼陰虛熱邪深入。予一以清營涼血之法。服已踰旬。始得營陰漸振。推邪外出。乃現此苔。惟本元素弱。不能戰解。故顯肢冷。而汗僅出于頭面。非陽虛欲脫也。復與甘寒頻灌。越三日。汗收熱退。苔化肢溫。自始迄終。犀角共服三兩許。未犯一毫相悖之藥。且賴陳七恪誠。始克起九死于一生。繼以滋陰善後而康。

沈裕昆室偶發脘痛。范某與逍遙法。痛頗止。而發熱咽疼。邀顧聽泉視之。知感溫邪。與清散法。疼已而熱不退。七日後。目閉鼻塞。耳聾肢搐。不言語。不飲食。頗疑證險。願質之孟英。而沈之兩耶。乃從王瘦石學。因請決于師。瘦石亦謂孟英識超。我當爲汝致之時。已薄暮。乃飛刺追邀。比孟英往診。見其外候如是。

而左手診畢即縮去。隨以右手出之。遽曰：非神昏也。繼挖牙關。察其苔色白滑。詢知大解未行。曰：病是風溫。然不逆傳。膈中而順傳胃府。證可無恐。聽臬學問勝我。知證有疑竇。而虛心下問。豈非胸襟過人處。但溫邪傳胃。世所罕有。而此證如是駭人者。因素有痰飲。盤踞胃中。外邪入之。得以憑藉。苔色之不形黃燥者。亦此故耳。不可誤認爲寒。夫溫爲熱邪。脈象旣形絃滑以數。但令痰飲一降。苔必轉黃。此殆雲遮霧隱之時。須具溫太真燃犀之照。庶不爲病所欺。且昔人于溫證。僅言逆傳。不言順傳。後世遂執定傷寒在足經。溫熱在手經。不知經絡貫串。豈容界限。喻氏謂傷寒亦傳手經。但足經先受之耳。吾謂溫熱亦傳足經。但手經先受之耳。一隅三反。旣有其逆。豈無其順。蓋自肺之心包。病機漸進。而內陷。故曰逆。自肺之胃府。病機欲出而下行。故曰順。今邪雖順傳。欲出未能。所謂胃病。則九竅不和。與逆傳神昏之犀角地黃湯證。大相逕庭。郭雲臺云：胃實不和。投滾痰而非峻。可謂治斯病之真詮。遂疏小陷胸合蠲飲六神湯。加枳朴。

以蘆薈煮水煎藥。和入竹瀝一杯。送下礞石滾痰丸四錢。沈嫌藥峻。似有難色。孟英曰。既患駭人之病。必服駭人之藥。藥不瞑眩。厥疾勿瘳。盍再質之瘦石聽泉乎。沈頷之。王顧閻方。僉以爲是。且云。如畏劑重。陸續徐投可也。翌日孟英與聽泉會診。脈證不甚減。詢知昨藥分數次而服。孟英曰。是勢分力緩之故也。今可釋疑急進。病必轉機。聽泉深然之。病家亦胆壯矣。如法服下。黎明果解膠韌痰穢數升。各恙卽減。略吐語言。稍啜稀粥。苔轉黃燥。藥改輕清。漸以向安。嗣與育陰柔肝而愈。

金祿卿室。沈裕昆之女也。患溫。顧聽泉連進輕清涼解而病不減。氣逆無寐。咳吐黏痰。舌絳咽乾。耳聾譫語。旬日外始延孟英診焉。曰。體瘦脈細。數。尺中更亂。竟是陰氣先傷。陽氣獨發。所謂傷寒偏死下虛人。譬之火患將臨。既無池井。缸貯又空。縱竭心力。曷能有濟。再四研詰。乃知發熱前一日。陡然帶下如崩。是真液早經漏泄矣。否則藥治未誤。胡反燎原益熾。瘵厥之變。不須旋踵。祿卿

堅懇勉圖。孟英以西洋參生地二冬二至元參犀角黃連雞子黃知母爲方。另用石斛龜板鼈甲各四兩。左牡蠣一斤。煮湯代水煎藥。願聽泉又加阿膠。且云我僭用此育陰鎖陽。充液息風大劑。焉能津枯風動。瘵厥陡生乎。服兩劑果不能減。後惑旁言而禱籤。附桂乾姜。罔知顧忌。徑至四肢拘攣而逝。是誤藥速其斃而增其慘也。繼而裕昆患溼溫。亦犯重喝而亡。珠小耀太守令媛。驟患頤腫。連及唇鼻。乃至口不能開。舌不得出。孟英視之曰。溫毒也。用射干山豆根馬勃羚羊薄荷銀花貝母花粉杏仁竹黃爲劑。並以紫雪搽于唇內。錫類散吹入咽喉。外將橄欖核磨塗腫處。果吐涎而腫漸消。詰朝卽啜稀粥。數日而愈。

王緞石廣文令弟患春溫。始則譫語發狂。連服清解大劑。遂昏沈不語。肢冷如冰。目閉不開。遺溺不飲。醫皆束手。孟英診其脈絃大而緩滑。黃膩之苔。滿布。穢氣直噴。投承氣湯加銀花石斛黃芩竹茹元參石菖蒲。下膠黑矢甚多。而神稍清。略進湯飲。次日去硝黃。加海蘆螫蕨黃連石膏。服二劑而戰解肢和。苔

退進粥不勞餘力而愈。繼有張鏡江邀治葉某。又錢希敏之妹丈李某。孟英咸一下而瘳。惟吳守旆之宰暨鄧又僑皆下至十餘次始痊。今年時疫盛行。醫多失手。孟英隨機應變。治法無窮。救活獨多。不勝縷載。

季秋。顧聽泉邀孟英視康康侯副轉之恙。切其脈滑數。而右歇左促。且肝部間有雀啄。氣口又兼解索。望其面宛如薰黃。頭汗自出。呼吸粗促。似不接續。坐臥無須臾之寧。便溺澀滯。溲赤極臭。心下堅硬拒按。形若覆碗。觀其舌色。邊紫苔黃。殊不甚乾燥。問其所苦。曰口渴甜膩。不欲飲食。苟一合眼。卽氣升欲喘。煩燥不能自持。胸中懊惱。莫可言狀。孟英曰。此由濕熱誤補。漫無出路。充斥三焦。氣機爲其阻塞而不流行。蔓延日久。津液爲之凝滯而成痰飲。不啻人禽雜處。苗莠同疇。邪正混爲一家。醫見肢冷自汗。不知病由壅閉而然。欲以培正而邪氣方張。得補反爲樹讎。豈非資寇兵而齎盜糧哉。非其類者鋤而去之。乃爲喫緊之治。聽泉曰。良是也。夏間起病。聞自心悸少寐。楊某以爲虛而補之時尙

出差辦事。暑濕外侵。受而不覺。迨闕差未竣。其病斯發。而諸醫之藥。總不外乎溫補一途。以致愈補愈劇。今擬溫胆法待君可否。孟英曰。脈證多怪。皆屬於痰。今胸痞如斯。略無痰吐。蓋由痰能阻氣。氣不能運痰耳。宜于溫胆中。加薤白。葶仁。通其胸中之陽。又合小陷胸爲治飲痞之聖法。參以梔豉泄其久鬱之熱。以除懊懣。佐以蘭草。滌其陳腐之氣。而醒脾胃。聽泉深然之連投二劑。各恙皆減。脈亦略和。而病者以爲既係實證。何妨一瀉而去之。連服大黃丸二次。承氣湯半帖。孟英急止之。曰。畏虛進補固非。欲速妄攻亦謬。蓋濕蒸爲熱。灼液成痰。病非一朝一夕而成。治以上下分消爲是。不比熱邪傳府。可一瀉而愈也。越日下部果漸腫。孟英曰。攻痞太速之戒。古人不我欺也。與聽泉商。以前法加黃芩合瀉心意。再配雪羹投之。痰果漸吐。痞亦日消。而自腹至足。以及莖蘗腫勢日加。孟英謂勢已如此。難以遷消。但從三焦設法。則自上而下。病必無虞。與聽泉商。用河間桂苓甘露飲意。而姚中泉孝廉力主崇土勝溼之法。深以寒涼爲不可。

用。衆議仍投前日之藥。孟英曰。前藥原可服也。嫌力不足耳。次日痰中帶血甚多。孟英曰。溼熱薰蒸不已。白氣及營矣。與聽泉暨王子能參軍。商以知蘗生地。犀角。鼈甲。白芍。苒仁。貝母。石斛。茅根。麥冬。滑石。卮子。藕汁。童溺。投之而止。踰數日。又吐。且肢冷自汗。心餒畏脫。姚平泉謂氣不攝血。當主歸脾湯以統之。舉家皇皇。連請診脈者三次。孟英曰。脈來屢變。陳芝江所以不能指實其病。而楊阮諸人。皆疑爲大虛之候也。然望聞問切。不可獨憑于指下。今洩如赭。石湯。渾赤有脚。其爲溼熱之病。昭昭若揭。初傷于氣分。則津液受灼。以爲痰。漸及于營分。則陰血不安。而妄溢。邪氣內盛。豈非病實。而眞實類虛。吾不受病之欺也。堅守前議。靜鎮不搖。服二劑。果止。孟英曰。血之復吐也。由于氣分之邪。以擾及也。欲清氣道之邪。必先去其邪所依附之痰。蓋津液既爲邪熱灼燦。以成痰。而痰反卽爲邪熱之山險也。不妨峻攻其實。而緩行其勢。初進滾痰丸三錢。得下泄氣一次。副轉云。四十日來未有之通暢也。連投數日。始解膠痰黑矢多遍。而小洩。

亦漸清長。苔色亦退。寢食遂安。惟下部之腫猶爾也。馬香崖陸虛舟皆主實脾行水之法。孟英曰。諦參脈證。病不在脾。况善飢便燥。口渴溺多。吾方慮轉消證。亟投甘潤之不遑。惡可滲利傷陰。補土却液耶。且脾虛下陷之腫。與溼盛而腫之腫。其膝之上下。內外形勢。必然相貫。今膝之上下內外凹凸迥判。毫不毗連。蓋由溼熱所釀之痰飲。既誤補而痞塞中焦。復妄攻以流竄隧絡。所謂不能一蕩而獨。勢必旁趨四射。吾當以法取之。會又咳痰帶血。而精神食欲如常。孟英曰。無恐也。此乃前次嚼三七太多。兜澀留瘀。最不宜用。吐而去之爲妙。但須金水同治。冀咳止而血絡不震動爲要耳。與甘露飲加藕汁童溺服之。四劑而止。咳嗽亦寧。于是專治其下部之腫以固本。加知柏貝母花粉旋覆橘絡絲瓜絡。羚羊角棟實葱鬚豆卷薏苡竹瀝。出入爲劑。二三帖間。其高突隆腫之處。卽覺甚痒。搔之水出如汗。而作葱氣。六七日後。兩腿反覺乾瘦燥痛。莖葉亦隨之而消矣。孟英曰。用此潤藥消腫。尙且乾痛咽燥。設從他議而投燥脾利水之法。更

當何如哉。蓋寒溼則傷陽。熱溼則傷陰。血液皆陰也。善後之法。還宜滋養血液。稍佐竹瀝以搜絡中未淨之痰。使愈後不爲他日之患。更屬法中之法。服之飲食中節。便溺有權。幸無消渴之虞。而竟愈焉。

程癸庭乃耶芷香。今春病溫而精關不固。旬日後陡然莖縮寒顫。自問不支。人皆謂爲虛痿。欲投參附。孟英曰非痿也。平日體豐多溼。厚味釀痰。是以苦膩不渴。善噫易吐。而吸受風溫。卽以痰溼爲山險。乘其陰虧陽擾。流入厥陰。甚易。豈容再投溫補。以刮液鋼邪。而速其痿厥耶。伊家以六代單傳。父母深憂之。堅求良治。孟英曰。予雖洞識其證。而病情鞅鞅。縱有妙劑。難許速功。治法稍乖。亦防延損。雖主人篤信。我有堅持。恐病不卽瘳。必招物議。中途歧惑。其過誰歸。倘信吾言。當邀願聽泉會診。既可匡予之不逮。卽以杜人之妄議。程深然之。于是王顧熟籌安治。午後進肅清肺胃方以解客邪。蠲痰溼而斡樞機。早晨投涼腎舒肝法。以靖浮越。搜隧絡而守關鍵。病果遞減。奈善生嗔怒。易招外感。不甘

淡泊。反復多次。每復必莖縮寒顛。甚至齒縫見紫血瓣。指甲有微紅色。溺短而渾黑極臭。孟英曰。幸上焦已清。中樞已運。亟宜填腎陰。清肝熱。以西洋參二冬二地。菴蓉花粉。知柏連棟斛芎。石英牡蠣龜板鼈甲阿膠雞子黃之類。相迭爲方。大劑連服二十餘帖。各恙漸退。繼以此藥熬膏。晨服。午用繆氏資生丸。方各品不炒。皆生晒研末。竹瀝爲丸。枇杷葉湯送下。服至入秋。始得康健。孟英曰。古人丸藥皆用蜜。最屬無謂。宜各因其證而變運之。此其一法也。

仲秋久雨。吳汾伯于鄉試後患恙。自言坐于水號。浸及于膝。人皆以爲寒溼之病。孟英切脈甚數。洩赤苔黃。口乾燥。噎。因謂其尊人醞香曰。病由暑溼。而體極陰虧。已從熱化。不可以便泄。而稍犯溫燥之藥。先與輕清肅解。繼用甘涼撤熱。漸能安穀。半月後。熱始退盡。而寢汗不眠。投以大劑滋填潛攝之藥。兼吞五味子磁硃丸數十帖。乃得康復。此證誤治卽敗。少謬亦必成損。苟非誠信于平日。焉能誠服于斯時。聞其寢汗不收。夜不成寐之間。旁言嘖嘖。孟英恐其搖

動主意。必致全功盡棄。囑其邀顧聽泉許芷卿質政。而顧許咸是孟英議。于是主人之意甚堅。而大病乃痊。吁。談何易耶。翁嘉順之婦弟吳某。勞傷之後。發熱身黃。自以爲脫力也。孟英察脈。稟數是溼溫重證。故初起卽黃。亟與清解。大便漸澹。小溲甚赤。溼熱已得下行。其熱卽減。因家住茅家埠。吝惜輿金。遽爾輟藥。七八日後復熱。譫語昏聩。抽痲遺溺。再懇孟英視之。溼熱之邪擾營矣。投元參犀角。蒼蒲連翹。竹茹。竹葉。銀花。石膏。泄衛清營之法。佐牛黃丸。紫雪丹。而瘳。臂皮已塌。亟令貼羊皮金。不致成瘡而愈。

沈南台年三十七歲。初冬在鄉收租。將歸飽啖羊肉麵條。途次卽發熱頭疼。到家招沈某視之。謂其體豐陽氣不足。以致傷寒夾食。表散消導之中。佐以薑附。數帖後熱壯神昏。諸醫束手。交八日。所親許錫卿吳久山交薦孟英。圖之。苔色黃膩。口不甚渴。粒米不沾。時時火升。汗躁譫語。溲赤便秘。面晦睛紅。呼吸不調。胸前拒按。脈則虛粟微帶絃滑。不甚鼓指。曰。體氣素虧。然脈證太覺懸殊。

必因痰阻清陽。故氣壅塞而脈更無力也。劑以小陷胸合雪羹。加旋菖薤枳。痞子胆星。服後痰卽吐。脈較起。再服譚語息。三服痰中帶出紫血數塊。四服熱退。而汗躁膏鱗。七服苔淨胸舒。洩長口渴。改予甘涼濡潤之法。服數帖痰已漸少。舌布新苔而仍不更衣。覺有穢氣上衝。亦不知飢。仍予甘涼養胃。佐以蘭葉野薔薇露降其濁氣。數帖後穢氣除。粥食進。但不大解。家人憂之。孟英曰。既無所苦。能食脈和。靜俟水到渠成。不可妄行催動也。既而加穀起牀。便猶不解。病者停藥旬日。計起病已交一月矣。粥嫌不飽。意欲食飯。復請孟英商之。孟英曰。可食也。藥則不當停。亟宜培養滿濡。俾其轉運也。授參朮歸朮麻半芍少佐枳殼爲方。服十二劑。始得暢解。堅矢。嗣與峻補善後。尋卽復元。續有宣氏婦脈體極虛。患溫而胸次痞悶。苔黃垢膩。醫皆畏難而退。孟英以輕清肅化之藥數劑。苔退胸舒。卽能進粥。隨予生津養血。又旬日更衣而愈。觀此則黃苔宜下之說。須合脈體以爲可否也。

癸卯春卽秋子令堂年近六旬。患寒熱如瘧者久矣。諸醫雜治罔效。孟英視之曰。此濕邪久蘊。已從熱化。誤投提補動其肝陽。痰飲因而上逆。與通降之法。寒熱卽滅。而包某謂瘧久陰虛。理宜滋養。病家聞之。近是。遂進首烏鼈甲等藥。漸至脈伏胸痞。呃成自汗。渴飲不食。額赤便泄。包某束手。疏生脈散以寒責。學家徬徨。再求孟英診之。曰。此滋膩阻塞氣機。清陽不司旋運。痰飲閉滯。隧絡非脫象也。補藥不可進。以括萆薢。白合小陷胸。加菖蒲。竹茹。旋覆。貝母。杏仁。紫苑。枇杷葉。投之。呃止脈出。大有轉機。而鄭某謂病固屬痰。須溫熱以宣通。勿寒涼而凝遏。病家又惑焉。姜桂頻投。旣而唇腫咽疼。不能進飲。舌乾短硬。難出語言。復請孟英救療。與犀角地黃湯。加元參。知母。銀花。竹黃。花粉。胆星。石菖蒲。竹瀝之類。六七劑。吐出極臭膠痰甚多。粥飲漸進。此第三次生機也。奈狂瀾莫障。邪說橫行。輒以涼藥不宜擅服。久病必定元虛。甘言悅耳。遂至升散溫補。各違所能。符咒乩方。罔不徇試。延至仲夏。臍腐膿糜。唇高數寸。竟成燎原。莫救。仍懇

孟英設法。乃堅辭不能措手。付局醫黃某敷治。腫爛日甚而終。

戴氏婦年五十六歲。仲冬患感。初服楊某歸柴丹參藥一劑。繼服朱某乾姜蒼朮厚朴藥五劑。遂崩血一陣。謂其熱入血室。不可治矣。始延孟英診之。脈形空爽。促數。苔黑舌絳。足冷而強。息微善笑。詢其訊。斷驗十載。曰。冬溫失于清解。營血暴脫于下。豈可與熱入血室同年而語耶。必由誤服熱藥所致。因檢所服各方而歎曰。小柴胡湯與冬溫何涉。卽以傷寒論。亦不能初感卽投。况以丹參代人參。尤爲悖謬。夫人參補氣。丹參行血。主治天淵。不論風寒暑溼。各氣初感。皆禁用血藥。爲其早用。反致引邪深入也。旣引而入。再誤于辛熱燥烈之數投。焉得不將其僅存無幾之血。逼迫而使之盡脫于下乎。女人以血爲主。天癸旣絕。無病者尙不宜有所漏泄。况溫邪方熾。而陰從下脫。可不畏哉。病家再四求治。孟英與西洋參。菴蓉。生地。犀角。石斛。生芍。銀花。知母。麥冬。甘草。蔗漿。童便。兩劑。足溫。舌潤。得解。醬薤。脈數漸減。而熱益甚。乃去犀角。加高麗參。數帖。脈漸

和熱亦退。進粥。隨以調補。幸得向安。

沈春暘之母。偶患咽喉微痛。服輕清藥一劑。卽覺稍安。且起居作勞如常。第五日。猶操鍼滯。至四鼓。第六日。忽云坐立不支。甫就榻。卽昏沈如寐。亟延王瘦石視之。用犀角地黃湯。化萬氏牛黃丸灌之。繼邀徐小坡。亦主是湯。云恐無濟。乃邀孟英決之。切其脈。左數右滑。皆極虛。稟曰。王徐所見極是。但雖感冬溫。邪尙輕微。因積勞久虛之體。肝陽內動。燦液成痰。逆升而厥。儼似溫邪內陷之候。方中犀角靖內風。牛黃化痰熱。不妨借用。病可無虞。今日不必再投藥餌矣。翌日復診。神氣雖清。苔色將黑。孟英與肅肺瀉痰。息風充液之劑。熱退而苔色鬆浮。孟英曰。舌將蟬矣。仍與前藥。越宿視之。苔果盡褪。宛如脫液之舌。且嘔惡時作。大解未行。孟英于甘潤生津藥內。仍佐竹茹。竹瀝。柿蒂。海螵。數劑。嘔止。便行。而舌上忽布白腐之苔。以及齒齦唇頰。滿口徧生。揩拭不去。人皆異之。孟英堅守清肅肺胃。仍佐茹瀝。加橄欖。銀花。建蘭。葉。數劑。白腐漸以脫下。舌色始露。

惟噉粥則胸次梗梗不舒。夜不成寐。孟英曰：胃汁不充，熱痰未淨也。仍守前議。病家疑之，復商于瘦石。瘦石云：勿論其他，卽如腐口滿苔，酷似小兒鷄白。大方證甚屬罕見。苟胸無學識者見之，必按劍而詫。今醫者有不惑之智，而病家乃中道生疑，豈求愈之道耶？沈大愧服。一遵孟英設法。既而吐痰漸少，納穀頗適。兩脇又添辣痛。孟英診脈，左關絃數，曰：必犯忿怒矣。詰之果然。加扃棟、旱蓮女貞、生白芍、綠萼梅等，數服各恙皆安。府蛻成片，而右腿腫痛不能屈伸。或疑風氣，思用艾灸。孟英急止之曰：此陰虧耳。誤灸必成廢疾。吾以妙藥奉贈，但不許速效也。疏方以西洋參、熟地、黃蘗、蓉、桑葚、石斛、木瓜、歸芍、二冬、杞、菊、棟、實、牛膝，加無核白蒲、桃乾爲劑。久服果得向愈。越三載以他疾終。

三舍弟拜楓之室，汛後患感。孟英視曰：冬溫也。而營分素虧，左腹聚氣，肝陽燦液，痰阻樞機，脈數而虛。黃苔滿布，腰疼礙于呼吸。口淡不飢，不渴。嗽則欲嘔。洩熱便秘，當變法治之。初授葱豉、連棟、薇、扃、延胡、絲瓜、終竹、荊、少加蘇葉。服

二劑解滯矢苔稍化而身熱退。起榻梳髮。復發熱。脈尚數。改用南沙參枇杷葉。橘斛。厄微。芩。韌。蘆。煎。服。二帖。脈數漸退。大解復行。心悸汗多。時或發熱。間有詰語。脇痛不肌。苔色根黃。即參養血。以北沙參歸身石英丹參茯苓黃連萎。甘。草。小麥紅棗核爲方。服三帖。虛熱不作。譫語亦休。大解已堅。夜不成寐。不飢。胸。痞。痰滯未清也。爲去後四味。加竹茹半夏。鹽橘紅薑汁炒。梔子。二帖。痰果吐。胸。漸舒。仍不知飢。神疲不語。脈甚細。爽。乃去芩連。厄半。加石斛麥冬。冬瓜子。藕。而。易沙參。以西洋參用。陳倉米湯煎藥。和入野薔薇露。服五帖。脈漸起。神亦振。七。帖。後知飢。而苔花少。液。去竹茹。冬瓜子。薔薇露。加甘草生地白蒲桃乾。服二帖。粥食雖增。耳鳴神憊。復加枸杞。而地黃用熟者。易洋參以高麗參。服後苔淨。加。餐。再加黃耆杜仲而愈。惟素患帶多。仿虎潛法善其後。汛至而康。

熱病

張養之弱冠失怙。後。卽遭无妄之疾。纏綿七載。罄其資財。經百十三醫之

手而病莫能愈。因廣購岐黃家言。靜心參考。居然自療而痊。然鼻已壞矣。抱此
 不白之冤。自慚形穢。乃閉戶學書。專工作楷。其志良可悼也。孟英因與之交。見
 其體怯面青。易招外感。夏月亦著複衣。頻吐白沫。詢知陽痿多年。常服溫辛之
 藥。孟英嘗諫之而已。亥九月間。患惡寒頭痛。自餌溫散不邀。逆孟英診之。脈極
 沈重。按至骨則絃滑隱然。臥曲房密帳之中。爐火重裘。尙覺不足以禦寒。且涎
 沫仍吐。毫不作渴。胸腹無脹悶之苦。咳嗽無暫輟之時。惟大解堅燥。小溲不多。
 口氣極重耳。乃謂曰。此積熱深錮。氣機鬱而不達。非大苦寒以瀉之不可也。養
 之初猶疑焉。及見方案。辨論滔滔。乃大呼曰。弟之死。生。係乎一家之命。唯君憐
 而救之。孟英慰之曰。我不惑外顯之假象。而直斷爲實熱之內蘊者。非揣度之
 見。而確有脈證可憑。但請放心靜養。不必稍存疑畏。及二三帖後。病不略減。諸
 友咸皆詆藥徧于陵。究宜慎重服之。有于某者。揚言于其族黨曰。養之之命。必
 送于孟英之手矣。衆楚交咻。舉家惶恐。次日另延陳啓東暨俞某並診。孟英聞

之急詣病榻前謂曰。兄非我之知己也。則任兄服誰之藥。我不敢與聞也。兄苟裕如也。則任兄廣徵明哲。我不敢阻撓也。今兄貧士也。與我至交也。拮据資養。延來妙手。果能洞識病情。投劑必效。則我亦當竭力慇懃也。第恐雖識是病。而用藥斷不能如我之力專而劑大也。苟未能確識是證。而以無毀無譽之方。應酬塞責。則因循養患。誰任其咎也。或竟不識是病。而閉口言虛。動手即補。甘言悅耳。兄必信之。我不能坐觀成敗。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也。今愈稟之方如是。陳醫殊可卻之。速著人趕去辭絕。留此一款。以作藥資。不無小補。况連服苦寒。病無增減。是藥已對證。不比平淡之劑。誤投數帖。尙不見害也。實由熱伏深。藥未及病。今日再重用硝黃犀角。冀頑邪蘊毒。得以通泄下行。則周身之氣機自然流布矣。養之伏枕恭聽。大爲感悟。如法服之。越二日大便下如膠漆。穢惡之氣。達于戶外。而畏寒卽以遞減。糜粥日以加增。旬日後羸色始正。百日後康健勝常。嗣後雖嚴冬亦不甚畏冷。偶有小恙。輒服清潤之方。陽道復興。近添一

女。養之嘗頌于人曰。孟英之手眼。或可得而學也。孟英之心地。不可得而及也。我之病奇病也。孟英雖具明眼。而無此種熱情。勢必築室道旁。亂嘗藥餌。不能。有今日矣。况不但有今日。而十餘年深藏久伏之疴。一旦掃除。自覺精神勝昔。可爲後日之根基。再生之德。不亦大哉。

仲冬大雪連朝。積厚丈許。嚴寒久凍。西湖可行車馬。斯時也。盛少雲患痰嗽。夜熱。自汗不寐。左脇痛如針刺。肌削不飢。自問不起矣。請孟英。託以後事。及診其脈。許以可生。蓋病來雖惡。未經誤藥也。與固本加龜板鼈甲菴蓉知柏青黛石斛花粉白芍棟實。海石旋覆貝母蛤殼牛膝。出入爲大劑。投之卽效。連服四五十帖而痊。予謂斯證。患于斯時。若經別手。未有不投溫補者。而少雲能與孟英遊。其亦具眼之人乎。此真所謂患難交。不可不留心于平日也。然亦不能人人而遇之。殆佛氏所謂有緣存乎其間歟。

濮樹堂室病。孟英甫爲治愈。而樹堂繼焉。起卽四肢厥逆。脈伏惡寒發熱。

頭痛左爲甚。惟口渴。因與葱豉二帖。熱雖退。脈仍伏。四肢冷過肘膝。大解頻行。人皆疑爲虛寒。孟英曰。此證儼似陰厥。然渴飲溲赤。真情已露。豈可泥於一起。卽厥。而必定其爲寒乎。徑投涼解。熱果復發。而肢伏脈冷如故。幸病者堅信。服藥不疑。至第七日。大便瀉出紅水。溺則管痛。嘔惡煩躁。徹夜不眠。人更危之。孟英曰。熱邪既已下行。可望轉機。以白頭翁湯加銀花通草芩芍茹滑知斛。卮椀。羚羊角之類。投三日紅水始止。四肢漸和。頗有昏昏語。用王氏犀角地黃湯一劑。四肢熱而脈顯滑數。苔轉灰黃。大渴遺溺。病人自述如臥烘箱上。于昨方加入元參銀花竹葉生石。膏知貝。卮椀。服一劑夜間卽安寐。而苔轉黑燥。于昨方復加花粉。服一劑熱退而頭面汗多。囁言倦寐。小溲欲解不通。諸戚友咸以爲危。各舉所知。而羣醫僉云。挽救不及。病家皇皇。孟英曰。此證幸初起卽予診視。得盡力以爲死裏求生之舉。非比他人之病。皆因誤治致危。然不明言其險者。恐病家惶惑。而築室于道旁也。今生機已得。不過邪去真陰未復。但當恪守守

法。自然水到渠成。切勿二三其德。以致爲山虧簣。賴有一二知音。竟從孟英議。服西洋參生地菴蓉麥冬棟芍知斛藥。一劑瀉行索粥。再服而黑苔退。三服而神清音朗。舌潤津回。唯有韌痰不能吐。左偏顛微痛。于原方加二至桑菊貝母牡蠣。又復五劑。得解硬矢一次。各患始安。眠食漸適而瘳。

周光遠令正孀居十載。年已五十三歲。汛猶未絕。稍涉勞瘁。其至如崩。偶患少腹偏左掌大一塊作疼。其疼似在皮裏膜外。拊之痛甚。越日發熱自汗。眩冒話語。嘔渴不飢。耳聾煩躁。孟英循其脈虛裏微數。左彙絃細。便澹洩熱。舌本不赤。咯布黃苔。營分素虧。而有伏熱。阻于隱絡。重藥礙投。姑予苓連芍棟竹茹桑葉白微通草橘核絲瓜絡燈蘂少加朱砂和服。一劑熱卽寢。二劑熱退嘔止。噉粥神清。第腹猶痛。去桑苓燈蘂朱砂。加茹歸苡薏。服數帖而起。迨季冬。其君姑七十八歲。患腹痛。痛亦僅在皮膜。仍能納食。二便無疴。數日後痛及兩腰。機關不利。礙于咳嗽。痰出甚艱。而有鹹味。夜不能眠。孟英視曰。肝腎大虛。脈絡失

養也。以沙參、熟地、歸杞、茹、膝、杜、仲、石、英、羊、霍、絡、石、薏、苡、胡、桃、等藥進之。日以遞愈。繼用一味桑葚。善後而康。

徐仲榮四令弟德生。患感至旬餘。忽然大戰大汗。而大便兼下瘀血。朱茂才視之。不知戰解之義。以爲將脫也。率投大劑溫補藥。一服汗收壯熱。查不知飢渴飲無眠。舌赤溲少。遂束手。更醫謂汗下傷陰。滋填疊進。馴致身難轉側。癩語音低者。又旬餘矣。所親吳愛棠囑延孟英。圖之。脈絃數而駛。按其膈下堅且痛。舌絳而根苔黃滯。曰。汗下傷陰固然。惟府猶實也。滋膩曷可投耶。然一病至此。又難攻奪。姑以善藥通之。因予小陷胸湯合雪羹。加茹、杏、紫、苑、白、前、冬、瓜、子、蘆、薈、和、梨、汁、服二帖。堅黑之矢果下。仍夾瘀血。身熱遂緩。稍進稀糜。改用清養肺胃以充津液。旬日後熱淨溲澄。知飢安穀。惟舌不生苔。寐卽汗出。授大劑滋陰而愈。德生有一婢年十七矣。陡患腹痛。稍一言動。則痛不可支。舉家疑爲急痧中惡。多方以鬪。皆不應。飛邀孟英往視。見其神色如常。並不吐瀉。脈則牢澀。

苔則膩黃。曰此多食酸甘而汎阻也。詢之果然。以桃仁紅花生蒲黃靈脂海螵香附延胡芍藥虛麻湯煎藥。吞當歸龍薈丸而愈。

傳與三令正。年已花甲。患瘧服藥。浹旬而斷。乃夜不能眠者數日。忽然吐瀉交作。肢冷自汗。渴喜熱湯。神氣張皇。而有譫語。張某謂元虛。而所用之藥。乃桂芍莫連葛霍烏藥木香之類。病家欲投溫補。迎孟英質之。脉來浮絃。戛數尺中甚弱。舌絳無液。稍有黃苔。乃真陰素虧。久傷謀慮。吸受暑熱。化瘧未清。擾及中州。則爲吐瀉。詢所吐。果有酸甘苦辣之味。瀉亦色醬而熱如火。豈非伏熱之的據耶。然邪已自尋出路。故腹無痛苦。况汗出如淋。不獨用香燥疏散之藥爲耗液。卽溫補如理中四逆。亦無非助熱而重劫其津也。乃定沙參龍牡硃染茯神黑豆皮薏苡木瓜小麥竹鍼鮮蓮子之方。一劑而吐瀉皆止。得寐神清。且略知飢。稍能納穀。次日復診。病者云。儂舌上脫液者三十年矣。是以最怕熱藥。奈羣醫謂瘧宜溫化。以致愈服愈殆。設非先生眼光如炬。恐昨日已登鬼錄矣。尋

以充液柔肝而愈。

李華甫年六十三歲。仲夏患惡寒。氣逆不飢。卽請孟英視之。脈甚虛粟。舌本紫而滑澤無苔。洩頻數而濃赤不禁。陰莖已縮。兩手紫黯。乃心陽過擾。熱伏厥陰之象。不可謂無熱。惡寒發于陰。而認爲眞傷寒也。雖平昔耽飲嗜茶。設投燥劑。則液之涸也不須旋踵。爰以葱豉菘苳。微桑葉通草。輕解其外。至夜始發熱。再劑微汗而解。獨腹熱如烙。舌漸乾而口渴。改予西洋參元參生地麥冬。甘草花粉。梔棟菴茹和青蔗汁。服二帖。下堅矢而舌愈乾。且譫語不寐。于前方加竹葉木通。服之舌根始見黃苔。知伏熱漸化。再一劑苔轉黑。原方調以神犀丹一丸。卽戰解而舌始潤。稍暖稀糜。猶妄言無寐。乃心陰久耗。陽不能收也。仍以前方加童洩和服兩帖。大解復行。神氣漸謐。諸恙尋愈。此證設犯溫升。卽難救藥。幸初發得遇名手。始克扶危持顛。旬日而愈。故爲相者治天下。當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不必務虛名而復井田肉刑也。爲醫者治人。亦當因病之所利而

利之不可守成法而泥麻黃桂枝也。

霍亂

戚媪者年六十餘矣。自幼備食于黃蓮泉家。忠勤敏幹。老而彌甚。主僕之誼。勝于親戚也。秋間患霍亂。轉筋。孟英視之。暑也。投自製蠶矢湯。兩服而安。三日後忽然倦臥。不能反側。氣少不能語言。不飲不食。蓮泉惶懼。不暇遠致。孟英即邀濟仁堂朱某診之。以爲霍亂。皆屬于寒。且昏沈欲脫。疏附子理中湯與焉。蓮泉知藥猛烈。不敢遽投。商之王安伯。安伯云。以予度之。且勿服也。若謂寒證。則前日之藥。下咽即斃。吐瀉安能漸止乎。蓮泉聞之大悟。著人飛趕孟英。至而切其脈曰。此高年之體。元氣隨瀉而泄。固當補者。第餘暑未清。熱藥在所禁耳。若在孟浪之家。必以前之涼藥爲未當。今日溫補爲極是。縱下咽不及救。亦惟歸罪于前手寒涼之誤也。設初起即誤死於溫補。而世人亦但知霍亂轉筋。是危險之證。從無一人能此知證。有陰陽之異。治法有寒熱之殊。而一正其得失。

者。此病之所以不易治。而醫之所以不可爲也。今君見姜附而生疑。安伯察病機之已轉。好問者心虛。識機者智膽。二美相濟。遂使病者跳出鬼門。醫者卸脫无妄罪。幸矣。幸矣。乃以高麗參麥冬知母萎蕤木瓜扁豆石斛白芍苡仁茯苓痰藪爲方。服六劑。始能言動。漸進飲食。調理月餘而健。

七月十八日夜。某患霍亂轉筋甚劇。倉卒間。誤服青麟丸。鏡許。比曉急邀孟英診之。脈微弱如無。耳聾目陷。汗出肢冷。音啞肌削。危象畢呈。藥恐遲滯。因囑家慈先濃煎高麗參湯。亟爲接續。隨以參朮白芍茯苓附桂干姜木瓜苡仁扁豆蓮實爲方。一劑而各證皆減。次更復診。孟英曰。氣分徧虛。那堪吐瀉之泄奪。誤服苦寒。微陽欲絕。昨與真武理中合法。脾腎之陽復辟矣。剛猛之品。可以撤去。蓋吐瀉甚而津液傷。筋失其養。則爲之轉。薛生白比之瘧病。例可推也。凡治轉筋。最要顧其津液。若陽旣回。而再投剛烈。則津液不能復。而內風動矣。此治寒霍亂之用附桂。亦貴有權衡。而不可漫無節制。致墮前功也。卽于前方裁

去姜附肉桂，加黃耆石斛，服至旬日而愈。予謂此番之病，危同朝露，若非孟英，恐不能救。常聞張柳吟云：但使病者聽孟英論病之無微不至，用藥之無處不到。源源本本，信筆成章，已覺疾瘳過半。古云：檄愈頭風，良有以也。

李華甫繼室，陡患霍亂而兼溺血如注，願疼如劈，自汗息微，勢極危殆。迎孟英診視，脈極絃駛，是肝陽內熾，暑熱外侵。先用犀角木通滑石梔子竹茹薏苡銀花茅根菊葉爲大劑，和入藕汁送當歸龍薈丸，而霍亂即安。惟溺血雖減，而小溲時頭猶大痛，必使人緊抱其頭，重按其巔，始可略耐。尙是風陽僭極，肺胃不清也。以葦莖湯去桃仁，加百合白微元參竹葉西瓜翠衣菊葉蓮子心爲方，和入童溺，仍吞龍薈丸，服旬日而愈。繼有祝氏婦患溺血五六年，醫皆作淋治。孟英診視脈絃數，苔黃口苦，頭疼溺熱，曰是溺血也。法宜清肝，與久淋當滋補者迥殊，病者極爲首肯。蓋其出路自知，而覈于細述，故醫者但知其淋也。

暑症

潘紅茶方伯之孫翼廷館于許雙南家。酷熱之時。啜冷石花一椀。遂致心下痞悶。四肢漸冷。而上過肘膝。脈伏自汗。方某診謂陽虛陰暑。脫陷在即。疏大劑姜附丁桂以回陽。雙南在蘇。其二耶杏書駭難主藥。邀族人許芷卿診而決之。芷卿云。此藥斷不可投。第證極危急。須邀孟英商之。時夜已半。孟英往視曰。既受暑熱。復爲冷飲。冰伏胸中。大氣不能轉旋。是以肢冷脈伏。二便不行。速取六一散一兩。以淡鹽湯攪之。澄去滓。調下紫雪丹一錢。翼日再診。脈見胸舒。溺行肢熱。口乾舌絳。暑象畢呈。化而爲瘥。與多劑白虎湯而愈。丙午舉于鄉。

趙鐵珊乃郎子善。康侯之壻也。回事抑鬱。深寒發熱。湯某作血虛治。進以歸芎丹參之類。多劑不効。乃移榻康寓。延孟英診之。脈濇而兼沈絃。以數。然舌無苔。口不渴。便溺如常。納穀稍減。惟左膈下及少腹。自覺梗塞不舒。按之亦無形迹。時欲撫摩。似乎稍適。曰陰虛挾鬱。暑邪內伏。夫鬱則氣機不宣。伏邪無從走泄。遽投血藥。引之深入。血爲邪踞。更不流行。脇腹不舒。乃其真諦。第病雖

在血。而治宜清氣爲先。氣得宣布。熱象必露。瘀滯得行。厥疾始瘳。子善因目擊。去年婦翁之恙。頗極欽服。連投清氣。熱果漸壯。詎安不眠。口乾痰嗽。孟英曰。脈已轉爲絃滑。瘀血伏邪。皆有欲出之機。繼此當用涼血清瘀爲治。但恐旁觀詫異。事反掣肘。囑邀顧聽。泉質之願亦云然。遂同定犀角地黃湯加味。而所親陳眉生許小琴暨乃兄子勉。皆疑藥涼劑重。繼是熱證。豈無冰伏之虞。願爲之再四開導。總不領解。適病者鼻衄大流。孟英笑曰。真賊獲矣。諸公之疑。可否冰釋。渠舅氏陳人穀。齟尹云。證有疑似。原難主藥。鼻血如是。病情已露。毋庸再議。徑煎而飲之。次日衄復至。苔色轉黑。孟英曰。三日不大便。瘀熱未能下行也。於前方加滑石桃仁木通海蟄竹瀝石斛銀花知母花粉之類。又二劑大解始行。黑如膠漆。三日間共下七十餘次而止。乃去木通桃仁輩。加西洋參麥冬以生液。病者疲憊已極。沈寐三晝夜。人皆危之。孟英曰。聽之。使其陰氣之來復。最是奸機。醒後尙有微熱譫語。藥仍前法。又旬日始解一次黑燥大便。而各恙悉退。惟

口尙渴。與大劑甘涼以濡之。又旬日。大解甫得。復行。色始不黑。乃用滋陰填補而康。

仲夏淫雨匝月。泛濫爲災。季夏酷暑如焚。人多熱病。有沈小園者。患病于越。醫者但知濕甚。而不知化熱。投以平胃散數帖。壯熱昏狂。證極危殆。返杭日。渠居停吳仲莊。欲施藥濟人。託孟英定一善法。孟英曰。余不敢師心自用。攷古下之而愈。仲莊欲施藥濟人。託孟英定一善法。孟英曰。余不敢師心自用。攷古惟葉天士甘露消毒丹神犀丹二方。爲濕溫暑疫最妥之藥。一治氣分。一治營分。規模已具。卽有兼證。尙可通融。司天在泉。不必拘泥。今歲奇荒。明年恐有奇疫。但甘露二字。人必疑爲大寒之藥。消毒二字。世人或謬作外證之方。因易其曰名普濟解疫丹。吳君與諸好善之家。依方合送。救活不知若干人也。

陳蘊泉陡患昏聩。晝夜乞診于孟英。脈甚滑數。苔色膩黃。乃平素多痰。兼吸暑寒。與清解藥一劑。化而爲瘳。脈亦較平。或謂其體弱不宜涼。藥須用參。衆

家惶惑。孟英堅持以爲不可。蓋暑脈頗類乎虛。而痰阻于肺。呼吸不調。又與氣虛短促者相似。平昔雖虛。有病必先去病。况熱能傷氣。清暑熱即所以顧元氣也。何新之亦贊是議。遂連投白虎加減而愈。次年春因喪妾悲悼。復感溫邪。失于肅清。病日以甚。迨孟英自豫章歸。診已不可救藥矣。

□ 瀉 症

姚樹庭以古稀之年而患久瀉。羣醫雜治不效。僉以爲不起矣。延至季秋。邀孟英決行期之早晚。非敢望愈也。孟英曰。絃象獨見于右關。按之極弱。乃土虛木賊也。調治得法。猶可引年。何以遽爾束手乎。乃出從前諸方閱之。皆主溫補升陽。曰理原不背。義則未盡耳。如薑附肉蔻骨脂之類。氣熱味辣。雖能溫臟。反助肝陽。肝愈強則脾愈受戕。且辛走氣。而性能通泄。與脫者收之之義大相刺謬。而鹿茸升麻可治氣陷之瀉。而非幹旋樞機之品。至熟地味厚滋陰。更非土受木尅脾失健行之所宜。縱加砂仁酒炒。終不能革其膩滑之性。方方用之。

無怪乎愈服愈瀉。徒藉景岳窮必及腎爲口實也。與異功散加山藥扁豆蓮子烏梅木瓜芍藥蒺藜石脂餘糧服之果效。恪守百日。竟得康強。越三載以他疾終。

方氏女久患泄瀉脘痛。間兼齒痛。汛事不調。極其畏熱。治不能愈。上年初夏。所親崔映溪爲延孟英診之。體豐脈不甚顯。而隱隱然。茲且滑焉。曰此肝強痰盛耳。然病根深錮。不可再行妄補。渠母云。溏泄十餘年。本元虛極。廣服培補。尙無寸效。再攻其病。豈不可虞。孟英曰。非然也。今之醫者。每以漫無著落之虛字。括盡天下一切之病。動手輒補。舉國如狂。目擊心傷。可勝浩歎。且所謂虛者。不外乎陰與陽也。今肌肉不瘦。冬不知寒。是陰虛乎。抑陽虛乎。祇因久瀉。遂不察其脈證。而僉疑爲虛寒之病矣。須知痰之爲病。最頑且幻。益以風陽。性尤善變。治必先去其病。而後補其虛。不爲晚也。否則養癰爲患。不但徒費參藥耳。母不之信。徧訪醫療。千方一律。無非補藥。至今秋頸下起一痰核。黃某敷之始平。

更以大劑溫補連投百日。忽吐瀉膠痰斗餘而亡。予按此痰飲滋蔓。木土相讎。久則我不敵彼。而潰敗決裂。設早從孟英之言。斷不遘死于今日也。

楊某患感旬日。初則便溏。醫與溫散。瀉止熱不退。晝夜靜臥。飲食不進。孟英診脈遲緩。浮取其微。目眇。舌色光紅。口不渴。溲亦行。胸腹無所苦。語嬾音低。尋即睡去。是暑濕內伏。而有燥矢在胃。機關爲之不利也。先與清營通胃藥二劑。熱退舌淡。而脈證依然。加以酒洗大黃省頭草。卽下堅黑燥矢甚多。而睡減。啜粥。繼以涼潤。旬日而痊。何摺階令正。素患肝厥。仲夏患感。沈懋亭按溫證法。治之內風不至。陡動。而大便泄瀉。脈細而絃。渴飲痰多。不飢不寐。因邀孟英商之。投白頭翁湯。加三甲。石斛。茯苓。竹茹。而安。隨以峻補善後而痊。

趙菊齋仲媳。素患陰虛內熱。時或咯血。去年孟英已爲治愈。既而汛事偶愆。孟英診曰。病去而孕矣。今春婉後患瀉。適孟英赴豫章之診。專科進以溫熱之方。而欬嗽乃作。更醫改授養營之劑。則滑泄必加。籤藥亂方。備嘗莫效。比孟

英歸。投以甘麥大棗醜梅連之法。證漸輕減。繼爲其姻黨尼之。多方發補。遂至腹痛減餐。日下數十行。皆瑩白堅圓。如白蒲桃之形。上藥血絲。菊齋悔悶。仍乞援于孟英。予仲景當歸生薑羊肉湯。每劑吞雅膽仁二十一粒。以龍眼肉爲衣。果兩服而便轉爲溏。痛卽遞減。再與溫奇經之龜板鹿霜歸苓杞菟甘芍烏鯛。菴蓉蒲桃藕等藥。調理而痊。

家慈年七十四歲。陡患泄瀉。腹微痛。身發熱。神思不清。自汗嘔惡。不進飲食。亟延醫視。云慮其脫。擬進參藥。迨孟英來診。曰暑脈微弱。不可謂之虛也。且兼數象。參不可投。高年固屬陰虧。然去其所本無。卽所以全其所本有也。爰定芩連滑斛。茄柏竹葉銀花橘皮枇杷葉之方。東瓜湯煎藥。一劑而熱退神清。二劑霍然矣。旣而五弟婦偶患微寒發熱。醫與柴芎等藥。一劑遂昏狂悲哭。見人輒怒。誓欲搏。屈孟英過診。脈絃滑而數。面赤不暝。苔色黃膩。胸下拒按。曰痰熱肝火爲患耳。以菖蒲膽星旋蒨連婁枳半合雪羹投之。一劑而安。翌日寒熱復

作。孟英曰。幸其體實。藥不可緩。庶免化瘵也。照方服五劑。果寒熱三作而遂痊。鴛湖吳君小漁。令寵數年前。因晚後。啖生菜而患便瀉。久治不愈。仲秋余視之。脉絃數。曰。此生菜之罪也。乃土受木乘。而頻年溫補。益廣病機。頭痛帶多。腕疼食少。吐酸痰嗽。五熱不眠。無非八脉無權。風陽偏盛。投宣養清潛之法。而愈。繼其令妹適岳氏者。久患帶下。去冬崩止。赤白並行。延今不已。臥榻數月。僉云。無生理矣。余診脉甚滑數。面赤口乾。因問足冷乎。洩熱乎。耳鳴無寐乎。向來輒服溫補乎。皆曰然。幸能安穀。是藥病也。幸澀之不止。藥力尙有分勢也。授以大劑清熱堅陰之法。服數十劑。仲冬余復遊禾。已能踵寓就診矣。

秀水吳君小漁。年近七旬。平昔善飲。久患便瀉帶血。日夜十餘次。溺不單行。廣治罔效。聘余往視。脉稟而絃。用補中益氣湯。去歸柴。加烏梅黃柏白芍茯苓。不十帖而痊。其季郎雅軒。素有失血之患。近由穹窿山歸。途次發熱。兼以咳逆見血。醫治兩旬。不應。余診之。脉弦數。而上溢氣衝。則自覺血腥。喘汗睛紅。面

齋足冷。飢不能食。臆痛耳鳴。舌膩口乾。小溲短赤。寤不成寐。痰色甚濃。乃稟賦陰虧。水不涵木。心火內熾。肺金受戕。兼感客邪。胃濁不降。甚難措手。卽欲辭歸。而虞君梅亭胡君春田力乞疏方。勉圖一二。爰以沙參五錢。蛤粉四錢。冬瓜子六錢。浮石茯苓石斛各三錢。桑皮二錢。竹茹枇杷葉各一錢五分。絲瓜絡桃仁各一錢。蘆根湯煎服。是清心肝以靖浮越之陽。肅肺胃而廓逗遛之熱也。一帖脉色轉和。氣衝亦減。余留七日返棹。已熱退便行。能安限食。惟不能慎口腹。戒忿怒。故痰嗽脇痛。未能盡蠲。踰二月。余遊聞川過禾。因喉痛復邀過診。仍是心肝之火上炎。爲留三日。與龔萍江茂才內外協治而瘥。但病源匪淺。情性不柔。春令深時。恐輿險浪。隨別與其友人餘姚岑君九鼎言之。以爲左券。

沈君雪江令媛。黎里徐少巖刑部之媳也。胎前患瀉。媿後不瘳。半載以來。諸藥莫效。余按脉弦數而尺滑。詢知帶盛口乾。腰痠咽痛。溲熱善噫。肢冷畏煩。乃肝熱而風行於胃。液走則陰血日虧。與白頭翁湯加餘糧石脂熟地龜版竹

茹青蒿砂仁。頻服而痊。七月中旬。余游橋李歸。道出梅涇。呂君慎菴拉視沈則甫。令正之恙。西年前曾患帶下。嗣後便瀉不已。今夏更劇。每晨尤甚。後又腸鳴。不飢不渴。畏熱無汗。胸悶時嘔。夜不成眠。形消色瘁。小溲通暢。脈稟微絃。經事漸稀。乃中虛木侮。生化無權。氣久虛而血將涸矣。若剛燥則助風陽。滋膩更增滑溜。議砥柱中流。廻狂瀾而鎮風輪。以潞黨參山藥石脂餘糧各三錢。茯苓白芍各一錢五分。煨訶子橘皮各一錢。牡蠣八錢。烏梅肉炭八分。酒炒黃柏六分。熟附子炙甘草各五分。甘潤水煎陳米湯。煑藥使濃厚。徐徐細呷。俾留戀中宮。不致直下爲法。迨八月下旬。在曹靄山茂才處。晤則甫云。前方服至四帖。病卽愈。今已色華能食矣。因以詩什芽茶爲贈。次年冬。聞患寒熱亡。

桐鄉馮詒齋廣文年二十七歲。自上年患瀉。至今已十餘枚。皆破而不斂。肌肉漸削。迨季夏漸形發熱。而納食阻膈。溲短便澹。氣逆痰咽。喉疼腫。諸醫束手。秀水莊丈芝階。薦余診之。脈數而左寸關彙弦大。是病由過擾心陽。兼傷

謀慮。從前但從呆補。已成不治之證。近則吸受暑邪。猶日服滋填之劑。是以藥造病也。而詒齋一見傾心。堅留數日。因謂其令兄靜巖贊府曰。余僅許愈其新病也。以沙參苡斛橘半。薏薇蛤殼浮石茯苓煎吞。香連丸二劑。而痛瀉漸止。去香連加鱉甲。又二劑而熱退。改用參苓橘半苡蠣石英首烏象牙屑冬蟲草等。出入爲方。臥時另製噙化丸。以肅上焦痰滯。服四帖。已能起榻。眠食皆安。余遂歸。秋杪聞其沒於與江外科家。少年博學。惜哉。余郵輓一聯云。傾蓋相知。詎成永訣。著書未竟。遽赴修文。知渠方注。願亭林先生墜域志。而卽病也。其夫人卽於秋杪起患赤痢。延至次年春杪。證已頻危。適余遊鴛湖。往視之。晝夜三四十下。汛斷肌消。少腹素有聚瘕。躍躍而動。氣衝胸下。絞痛難堪。仰不能眠。亂不能食。口乾舌絳。五熱溺無。頭項汗頻。音低色奪。脉來細數。右粟尺空。是久積憂勞。兼傷哀痛。眞陰素弱。豈可與常痢同觀。以沙參熟地黃連黃柏白頭翁秦皮冬蟲夏草枸杞橘核白薇用藕苡燕窩煑湯煎藥。服二十劑。余遊蕩洲。轉禾復診。

脉和痢減。安穀能眠。痛止瀉行。面有華色。改用人參熟地龜板歸身黃連黃柏。枸杞白薇薏苡砂仁以藕湯煎成。入阿膠烱服而愈。

瘧疾

海陽趙子升辛卯夏病瘧。急延孟英診之。曰暑熱爲患耳。不可膠守於小柴胡也。與白虎湯一啜而瘳。甲午秋范麗門患溫瘧。孟英用白虎加桂枝以痊之。丙申夏盛少雲病濕熱瘧。孟英以白虎加蒼朮湯而安。己亥夏予舅母患瘧。服柴胡藥二三帖後。汗出昏厥。妄語遺溺。或謂其體質素虛。慮有脫變。勸服獨參湯。幸表弟壽者不敢遽進。乃邀孟英商焉。切其脈洪大滑數。曰陽明暑瘧也。與傷寒三陽合病同符。處竹葉石膏湯兩劑而瘳。庚子夏滇入黃省農自福清赴都。道出武林。患暑瘧。孟英投白虎湯。加西洋參數帖始愈。辛丑秋顧味吾室人患瘧瘳。孟英亦主是方而效。莊芝階中翰張安人。年踰花甲。瘧熱甚熾。孟英審視再四。亦與竹葉石膏湯而安。聞者無不驚異。予謂如此數證。體分南北。質

有壯衰。苟非識證之明。焉能藥與病相當。而用皆適宜哉。

石符生隨乃翁自蜀來浙。同時患瘧。醫者以小柴胡湯加薑桂投之不效。改用四獸休瘧等法。反致惡寒日甚。穀食不進。惟飲燒酒姜湯圍火榻前。重裘厚覆。胸腹痞悶。喜以熱熨。猶覺冷氣上衝。頻吐粘稠痰沫。延至臘初。疲憊不堪。始憶及丙申之恙。訪孟英過診。脈沉而滑數。苔色黃膩不渴。便溏溺赤。曰是途次所受之暑溼。失于清解。復以溫補之品。從而附益之。釀成痰飲。盤踞三焦。氣機爲之阻塞。所以喜得熱熨熱飲。氣衝反覺如冰。若不推測其所以然之故。而但知聞問在切脈之先。一聽氣冷喜熱。無不以爲真贗現獲。孰知病機喜幻。理必合參。以脈形兼證竝究。則其爲真熱假寒。自昭昭若揭矣。與大劑苦寒之藥。而以蘆薈湯煎。漸服漸不畏寒。痰漸少。穀漸增。繼用甘涼善後。香梓皆得安全。九月間張春橋患瘧。寒少熱多。間二日而作。甫兩發形卽清瘦。孟英診曰。脈弦而細。尺中甚數。疾作于子夜。口乾嗜飲。乃足少陰熱瘧也。兩發遽爾形消。

胡可玩視。吾以妙藥奉贈。可期卽已。但請卽服。不可商于人。而致生疑議也。方用元參生地知母丹皮地骨皮天冬龜板茯苓石斛桑葉春橋以向所心折。遂服之一劑。瘧卽止。再以滋陰善後而愈。予謂此證一帖而瘧。似乎輕易。但非真才實學。焉有此種妙治。設遇別手。非溫補卽提表。其禍可勝道哉。然天下之病。無論輕重。總貴初治得法。何致輕者重而重者危耶。奈世俗之情。必使輕者重而後轉安。始知醫藥之功。殊可歎也。

莊曉村芝階姊夫之姪孫也。館于金憲谷舍人家。病瘧。孟英曰。吸受暑熱。清滌卽瘳。閱數日瘧作甚劇。目赤狂言。汗如雨下。居停大驚。聞服涼劑。疑爲藥誤。亟速孟英至。正在披狂莫制之時。按其脈洪滑無倫。視其舌深黃厚燥。心疑其另服他藥之故。而撲鼻吹來一陣姜棗氣。因詰曰。得無服姜棗湯乎。曰恣飲三日矣。孟英卽令取西瓜一枚。劈開任病者食之。方從白虎。而生石膏用一兩六錢。病卽霍然。踰六年以他疾亡。繼有陳仰山如君患瘧。孟英連與清暑法。病

不少減。孟英疑亦姜棗湯所致。詢知果然。亟令屏絕。遂愈。餘如汪子登、魏雲裳、胡秋紉等。暑瘧治案。皆以白虎化裁。案多不備載。錄此以備讀者之隅反焉。

何永昌者。孟英之輿人也。其妻病瘧。間二日而作。乃母曰。瘧不可服官料藥。徑服籤方。旬日後勢甚危。永昌乞孟英救之。脈沈細而數。尺爲甚。口渴。目不欲張。兩腰收痛。宛如錐刺。寒少熱多。心慌不能把握。曰。異哉。病也。此暑入足少陰之證。喻氏所謂汗下溫三法皆不可行者。若病在別家。慮其未必我信。病在汝而求診于我。事非偶然也。汝母云。官料藥不可治瘧。此語出于何書。而藥別官私。何人所創。既官料之勿服。則私料更不可妄試矣。殊屬可嗤。然是證若延醫診非表散卽溫補。不可謂非汝母之一得也。疎方元參八錢。龜板石斛各一兩。地骨皮六錢。知母五錢。桑葉金銀花各四錢。花粉三錢。丹皮二錢。令用大砂鍋煎而服之。不必限劑。服三日瘧斷。而各恙皆減。粥食漸進。不勞餘藥而起。

陳足甫室。懷妊九月而患瘧。目不能瞑。口瀉自汗。便溏氣短。醫進育陰清

解法。數劑不應。改用小柴胡一帖。而咽疼舌黑。心頭絞痛。乃翁仰山聞之。疑其胎壞。延孟英過診。曰。右脈洪滑。雖舌黑而胎固無恙也。病由伏暑。育陰嫌其滋膩。小柴胡乃正瘥之主方。古人謂爲和劑。須知是傷寒之和劑。在溫暑等證。不特手足異經。而人參半夏姜棗皆不可輕用之藥。雖有黃芩之苦寒。而仲聖于傷寒之治。猶有渴者去半夏加括蓐根之文。古人立方之嚴密。何後人不加體察耶。投以竹葉石膏湯。四劑瘥止。便秘口渴不休。與甘涼濡潤法數帖。忽腹鳴泄瀉。或疑寒涼所致。孟英曰。吾當以涼藥解之。人莫識其意。問難終朝。語多不備錄。果以白頭翁湯兩啜而愈。迨季秋晚後。發熱不蒸乳。惡露淡且少。家人欲用生化湯。孟英急止之曰。血去陰更傷。豈可妄疑瘀停而攻之。與西洋參生地茯苓石斛女貞旱蓮甘草爲大劑。數日而安。繼因觸怒。少腹聚氣如癥。痠痛夜甚。人又疑爲涼藥凝瘀所致。孟英力爲辨析。與橘核橘葉橘絡棟實菴蓉木香。卮炭烏藥絲瓜絡海螵藹石斛兩頭尖等藥。外以葱頭搗爛貼之。兩帖後腹中

雷鳴。周身汗出而痛止。人見其汗。慮爲虛脫。急追孟英視之曰。此氣行而病解矣。但脈形細數。陰津大傷。苦黃苦渴。亟宜潤補。奈樞機窒滯。滋膩難投。且以瀟養入脈爲法。服之各恙皆蠲。眠食漸適。緣平素多鬱。易犯痧氣。頻發脘痛。屢次反復。孟英竭力圖維。幸得轉危爲安。漸投滋補而愈。

黃鼎如令堂。年七十七歲。季秋患間癘。每發加劇。寒甚微而熱必昏。瘧不能伸。三發之後。人皆危之。孟英視之。額赤目垂。鼻冷額頰微汗。苔色黃膩。舌根純紅。口渴痰多。不思粥飲。脈至絃數。重按少神。證屬伏暑挾痰。而陰虛陽越。先與菴蓉鼈甲棟斛茹貝燕窩。兩劑而額紅頰汗皆蠲。繼佐參瀝薤麥枳杞葉旋覆。去竹茹菴蓉。投三帖。而昏瘧不作。又去薤棟。加生地花粉。服五日而瘧休。飲食漸加。居然告愈。方瘧勢披猖之際。鼎如上下水兩昆仲。頗以爲憂。延諸名家議治。有主人參白虎湯者。有用犀角地黃湯者。有欲大劑溫補者。有執小柴胡加減者。賴孟英力排衆議。病家始有把握。與孟英意見相合者。何君新之也。

德惠參贊與有功焉。

余朗齋形瘦體弱。患間日瘧。寒少熱多。二更溼滯。脘膈悶極。苔膩不渴。孟英切脈緩滑而上溢。曰素稟雖陰虧。而痰溼阻痹。既不可以提表助其升逆。亦未宜以涼潤礙其樞機。投以滑朴茹旋通草枇杷葉葦莖鬱金蘭葉之方。苔色漸退。卽去朴鬱。加連枳半夏。胸膈漸開。瘧亦減。便乃暢。再去滑半連枳。加沙參石斛橘皮黃芩。決旬而愈。莊芝階舍人。年七十矣。患間瘧。寒則戰慄。熱則妄言。孟英視之。脈絃數而促。苔黑口乾。是素有熱痰。暑邪內伏。予知母花粉元參石斛黃芩竹茹連翹海螵蘆薈蓮子心等藥。數啜而瘳。至仲冬因泛湖宴客。感冒風邪。痰嗽頭疼。不飢寒慄。自服羌蘇荊芥藥。一劑勢益甚。而口渴無潮。孟英切其脈。與季秋無異。但兼浮耳。證屬風溫。既服溫散。所謂熱得風而更熾也。舌絳無津。亟宜清化。以桑葉枇杷葉梔子知母冬瓜子元參菊花花粉貝母梨汁爲劑。投七卽減。旬日而痊。

朱生甫明經令耶仲和于六月初旬患瘧寒少熱多嘔渴痞悶逆孟英視之曰曩曾屢患此病證形大略相同廣延名手治療總難卽愈輒病經年大受其累聞君瘵瘵極神不知能否于月內卽痊孟英曰何限之寬耶余非神于此蓋寒暑燥濕風五氣之感於人也重則爲傷寒輕則爲瘵疾今所患者暑濕之瘵也清其暑濕旬日可瘥前此之纏綿歲月而不能已者必是不分五氣之源流徒以見瘵治瘵而用柴胡葶藶等風瘵之方以致暑熱之邪滋蔓難圖耳茲以清暑化濕湯奉贈放膽服之不可商于人恐其于五種傷寒未能辨晰而泥少陽正瘵之法以相爭也仲和韙之方用石膏杏仁半夏厚朴知母竹葉果八劑而安旣而梁甫之仲耶亦患瘵孟英視曰脈數舌絳熱熾寒微素質陰虧暑邪爲患也更不可用瘵門套藥予元參青蒿白微丹皮黃菊知母花粉銀花竹葉卮子數劑而脈減乃去青蒿丹皮加生地甘草數服而瘳

韓正甫患瘵越醫王某進以柴桂薑朴等藥勢乃劇所親何新之知爲藥

誤改用清解而不效。始乞診于孟英。脈數而右更滑大搏指。胸悶不堪。漉赤而渴。苔極垢膩。以涼膈散去芒硝甘草。合雪羹加厚朴杏仁石膏半夏石膏。投四帖。頻下宿垢。各恙皆減。改投輕清以滌餘邪。遂以向愈。其時渠兄貢甫之室。患瘧初起。肢麻且冷。口渴苔黃。脘膈善嘔。心煩無寐。孟英診曰。此亦暑濕爲瘧。不可溫散者。而越醫勸服朮朴薑椒等藥。病家聞用溫化。恪信弗疑。二劑後。渴愈甚。經不當期而至。四肢終日不溫。汗頻出而熱不休。再邀孟英診之。脈漸伏。曰。此熱深厥深之謂也。溫燥熱補。切弗再服。病家不信。另招張某黃某會診。僉云陰暑。宜舍時從證。徑用薑附六君加黃桂沉香等藥服之。肢愈冷。藥愈重。入劑後。血脫如崩而逝。卽以春間爲貢甫所治之棺殮焉。豈非數已早定耶。故雖一家之中。同時之病。而疑信不同。死生判別。况春間貢甫之病。治有成效。尙蹈此轍。無怪乎未經目擊溫熱之害者。宜其以服涼解藥爲可恥矣。繼有趙廉士表弟潘少梅喬梓同時患暑濕瘧。孟英咸與清化。數劑皆愈。潘反生疑。謂

病那被涼藥遏伏。故瘧遮止。恐將來必有他患。孟英喟然曰。甚矣醫之不可爲也。世人患瘧。苦無良治。纏綿不愈。習見不疑。余之治瘧。則不然。但專力治其所病。故瘧疾雖與傷寒同有五種之別。而受病究比傷寒爲輕。苟治之如法。無有不數劑而愈者。設誤藥以遏其邪之出路。則苦不能化。洩不能澄。神不能清。食不能進矣。子自思之。其真愈乎。抑假愈乎。潘始恍然大悟而首肯焉。

同門相簡哉。室患瘧。始則消散。繼則補中益氣。治之匝月。萎靡不堪。腹中似有聚氣。時欲上衝。氣促心搖。汗多眩暈。左脇震躍。渴飲無眠。骨瘦如豺。醫皆束手。吾師趙菊齋先生拉孟英往診。脈弦細而數。按之不鼓。因謂相曰。不可再以瘧字橫于胸中。則旬日可安。若見其久瘧而欲截之。且聞有前醫謂令正初次患瘧爲胎瘧。務令發透。不妨形瘦似鶴。此皆非余之所知也。夫一生不患瘧者有之矣。未聞先在胞中患過瘧疾而後生者也。若以初次患瘧爲胎瘧。則他病之初患者。無不可以胎字冠之矣。何以不聞有胎痢胎傷寒之名乎。因醫者

治瘧而不知治其所以瘧。以致纏綿難愈者多。遂妄立胎瘧鬼瘧等名。以給世俗。而自文其淺陋。今昔相沿。賢者不免。故世人又有瘧疾不可服官料藥之戒。其實藥亦何嘗有官私之別耶。服藥不當。皆能增病。不服藥爲中醫。不僅爲瘧疾而言也。令正素稟陰虧。感邪不重。過投消散。營液重虛。再升其陽。本實欲撥。補中益氣。原是成方。與證不宜。于體不合。卽爲毒藥。我儀圖之。介類潛陽。重鎮理怯。甘酸化液。厚味滋陰。大劑而投。膚功可奏。相極感服。如法服之。果未浹旬。霍然病已。方以西洋參熟地牡蠣紫石英龜板鼈甲枸杞當歸冬蟲夏草龍齒阿膠麥冬龍眼甘草蒲桃乾紅棗蓮子心小麥等。出入互用也。

陳載陶年五十五歲。患瘧兩旬。始迓孟英診之。脈不浮而弦滑且數。按之愈甚。苔色黃膩滿布。熱至大渴。極喜冷飲。小溲赤臭。熱時則點滴莖痛。大解不行。間數日則略下稀水。是暑熱夾痰見證。疏清解法予之。及閱前醫之方。初則柴桂薑棗。嗣用參甘者。尤首烏草果之類。溫補雜投。其瘧日甚。其發日遲。其補

日峻。其口日渴。乃令熱時少飲西瓜汁一二杯。病者飲瓜汁而大快。輒恣飲一二碗。蓋謂其體厚陽虛。中氣不足。故溺赤而便稀水。又云暑是陰邪。熱自溼來。不可稍犯寒涼之藥。因仿景岳治陰虛傷寒以冷水與桂附並行之例。而令其服溫補以治瘧。少佐瓜汁以解渴也。噫。景岳此案之不可爲訓。葉香巖發揮于前。魏玉璜辨謬于後。奚可尤而效之乎。治而勿愈。反責病人過飲瓜汁使然。余謂此證。苟非日飲瓜汁一二碗。早以液涸痰膠。燎原莫救矣。病者聞而頷之。服數劑。胸前赤斑密布。瘧渴皆減。溼漸通。苔轉白。前醫云。再不溫補。恐其驟變。病者惑之。仍服其藥。併加鹿茸附子。又旬餘。瘧如故而形瘦面熱。氣衝乾嗽。白糜滿舌。言蹇無眠。醫者皇皇。病家戚戚。復延孟英視之。脈仍數。曰。邪較衰矣。西瓜汁之功也。陰受劫矣。溫補之力也。極早回頭。尙堪登岸。爰以西洋生地甘草石斛白石英葳蕤麥冬黃連阿膠牛膝爲方。併令熬飴汁飲之。五劑而岸罷。嗽蠲。得眠安穀。苔亦全退。但舌紅口辣。溼赤不清。前方去連膝加歸杞服八劑。始解。

堅燥黑矢而愈。然病者喜溫補。既愈仍囑前醫善後。故舌紅口辣。與胸前斑點久不能消。直至冬令。孟英力勸停藥。始漸除也。有朱湘槎者。與載陶年相若。體相似也。秋杪自越患瘧旋杭。屢藥不應。遲孟英視之。面赤脛悶。二便不行。熱則譫言。苔焦口渴。予小陷胸湯加葛茹梔翹花紛竹葉等藥。羣謂肥人之體虛虛其陽。不敢服此涼劑。治載陶之前醫。迎合主見。大投溫補。載陶偶見孟英而述之。孟英曰。湘槎殆矣。此時恐無西瓜汁以救藥誤也。旬日後果狂躁而亡。其未亡前一日。人已昏狂。畢某診云。暑熱內陷。意欲挽救。投以犀角等藥一帖。故前醫于陳證。則攘爲溫補之功。于朱證。則卸爲犀角之罪。蓋明知溫補易售。可以避罪徵功。故樂操其術。而不肯改弦易轍也。後載陶令兄喆堂喬梓。同時患瘧。因煎車之鑑。雖汗多。嬾語。酷類虛象。不敢從補。均依孟英作暑溼內伏治而愈。

沈陶安寒熱初作。醫用溫散藥。卽眩惋不安。延孟英視之。舌絳無苔。大渴多汗。瘧則寒微熱甚。發時欬嗽兼嘔。溺少不飢。脈洪且數。清瀉之體。陰分素虧。

而伏暑化瘧也。予知芩茹貝花粉白微銀花元參枇杷葉紫苑冬瓜子等藥出入爲方。服後連解赤糞。瘧卽遞輕。不半月而愈。乃兄秋粟賈于蘇。因八月初五日上海寇警。吳門震恐。遂踉蹌旋里。迨十七日忽發瘧。但熱無寒。汗多昏譫。脉亦洪數。嘔嗽溺頻。麴糞素飶。體豐痰滯。孟英卽以治陶安法佐以開痰治之。瘧解頻行。其色皆赤。伏邪雖有去路。緣心陽過擾。證渴不休。加犀角竹葉蓮子心之類。至月杪診時。適大戰大汗之際。其家疑爲有祟。方在禳禱。鑼鼓喧闐。病者神氣更不安恬。孟英令將醮壇移遠。併灌以神犀丹一丸。其家問此證何不用石膏。孟英曰。藥有定性。病無定形。况旬日以來。苔退將淨。瘧卽可罷。何必石膏。次日內叔蘭谷另邀一醫視之。方雖相似。而迎合主人之意。加入石膏三錢。冰糖四錢。粳米一兩。連進兩帖。左脇卽痞脹不堪。接之如瘻。杳不思穀。病者侮恨云。月杪大汗之後。吾瘧已休。何以更醫。致生痞脹。仍迓孟英診之。脉來澀滯。苔膩復黃。因詢曾服滋膩之藥乎。陶安始述其所以。孟英曰。石膏爲治暑良藥。吾

非不善用者。因此證不止肺胃二經受暑，心肝二經皆有所病，故不用也。且內挾痰溼者，雖常用亦必佐以宣化之品。卒丑夏家辛伯茂才患瘧，初起誤服此公石膏兩劑，遽腹脹，延成瘧，幾至不起。後服多劑桂附及金液丹而始愈。蓋此公但見其瘧至晴赤，裸衣狂走，而不研察其病情也。余究其因，遠云瘧發時，其熱自下而上，比至心頭，卽覺昏冒，且口不渴而惡涼飲，乃溼上其爲熱之證。彼時若以蒼朮同用，則溼熱之邪一齊同解，奚至延留哉。賢昆仲之瘧熱亦自下而上，係挾肝陽上升，故熱升則必嘔嗽，而令兄更有伏痰，故余劑中多用連夏菖蒲滑石之類以化之。今瘧罷熱去之後，痰溼未清，石膏已誤，再佐糖米之甘緩，俾膩塞而不行，苟不急爲宣導，則鼓脹之萌也。遂以婁蘆菖根連夏旋橘陳實延胡鷄金雪羹之類，出入互用至二十劑，痞始泯然。粥食遞加，苔亦退盡，而竟不更衣，改用參歸杞芍橘半菴蓉首烏鼈甲等藥十劑，大解始下，堅黑異常。連解數日始淨，隨予峻補善後而痊。秋粟之室，懷妊九月，加以憂勞，九月初

七日患瘧間作。寒熱之時。胎痛上竄。或下墜腰疼。更兼痰嗽帶下。口渴無苔。其勢甚危。孟英但于清解之中。加葱白蘇梗投之。連下赤矢。痛勢漸減。第瘧雖漸殺。至期必兩發。病者苦之。孟英曰。愈機也。毋憂焉。果決旬而愈。復苦脫痛嘔吐。勺水不納。藥亦不受。授以藕汁蘆根汁梨汁少。加生薑汁和入。薺薇露枇杷葉露香櫞露。徐徐呻之。漸瘳。嗣予滋養藥。加黃柏服之。而愈。迨冬至分。媿其快健。又秋粟令郎十歲。陶安令愛八歲。俱患間瘧。僉慮胎瘳難瘳。孟英曰。無是理也。小兒內無七情。苟能慎飲食。較大人易治。搗劑以清解。旬日胥痊。

施玉林之姪順老。患瘧失治。自頭至足。龐然浮腫。洩赤便澹。不飢痰嗽。孟英授杏朴橘牛蘇滑桑皮通草銀花冬瓜皮蘆朮爲方。服六劑瘳。愈。腫消。便堅。洩暢。而善飯矣。沙浦生醜尹令堂年五十七歲。體素弱而多怫鬱。秋間患瘧于諸暨。醫治未效。冬初來杭。謝某疊進溫補。其勢孔亟。寒微熱熾。昏譫痲瘵。目不識人。舌絳無液。苔自黃燥。便秘不行。延孟英視之。脉洪滑右甚。左手兼弦。乃痰

熱深蟠內風煽動也。予知母花粉、婁仁、竹茹各三錢。佐以卮微翹、貝、橘、紅、蓮、心。一飲而更衣溲暢。胸次較寬。痰嗽口糜。且知頭暈。乃去知母、花粉、婁翹。加沙參、苡斛、麥冬、野薇、薔露。次日瘧來甚減。靡退口乾。神憊音低。津虛痰滯也。去苡仁、枇杷、葉、薔露。加知母、花粉各一錢五分。甘草五分。和入藕汁一杯。服二帖。瘧至甚微。口乾倦臥。脈則右虛左數。用養氣充津、燭痰清熱法。西洋參、鹽、橘、紅、歸、甘、杞、斛、冬、茯、茹、蕤、和入藕汁。服兩帖。瘧休神爽。咽痛唇糜。飢不能餐。餘燄內燃也。去杞、斛、甘草。加生地、牛膝。四劑後。咽唇皆愈。神憊。嬾言。仍加杞子、甘草。服二劑。胃氣漸甦。口猶少液。因涉噴怒。暮有微熱。膚腫欲嘔。口乾便秘。卽去地、冬、蕤、杞、甘、膝。加連、棟、蒺、藜、石、英、絲、瓜、絡、冬、瓜、皮。一啜熱去。嘔濁而腹猶脹。去西洋參。歸身、冬、瓜、皮、石、英、黃、連。加沙參、旋、芎、延、胡、香、附、藕。一劑脹消。而口淡便秘。飢不能餐。改用西洋參、木瓜、銀花、延胡、蒺藜、菴、歸、芍、斛、爲方。投七而便行。三啜而腫靈消。始予高麗參、紫石英、橘、半、歸、冬、萸、茹、牡、蠣、調、養。續去萸、半。加杞、地、鼈、甲、而

愈。嗣因登園跌仆而發寒熱。周身骨痛。會陰穴起一瘰甚疼。乃以高麗參骨碎補合歡木瓜杜仲絲瓜絡鹿角霜首烏鼈甲杞柏歸甘苈膝菴斛等出入爲方。外用葱白杵爛。蜜調傳患處。七日而痊。

痢疾

金憲谷舍人次郎魁官。九月間患五色痢。日下數十行。七八日來。口噤不納。腹痛呻吟。危在旦夕矣。有主人參以補之者。有主生軍以蕩之者。舉家皇皇。不知所措。孟英視之曰。暑挾風耳。誤服熱藥矣。攻補皆不可施也。輕清取之。可以愈焉。以北沙參黃連鮮蓮子梔子黃芩枇杷葉石斛扁豆銀花桔梗山查神麴滑石爲方。其家以爲病深藥淡。恐不濟事。西席莊曉村云。縱使藥不勝病。而議論極是。定不致加病也。竭力贊其居停投之。覆杯卽安。旬日而起。孟英因謂之曰。蓮子最補胃氣而鎮虛逆。若反胃。由于胃虛而氣衝不納者。但日以乾蓮子細嚼而咽之。勝于他藥多矣。凡胃氣薄弱者。常服玉芝丸。能令人肥健。至痢

證噤口。皆是熱邪傷其胃中清和之氣。故以黃連苦泄其邪。卽仗蓮子甘鎮其胃。今肆中石蓮皆僞。味苦反能傷胃。切不可用。惟鮮蓮子煎之清香不渾。鎮胃之功獨勝。如無鮮蓮。則乾蓮亦可用。或產蓮之地。湖池中淘得入水不腐之老蓮。卽古所謂眞石蓮也。昔人治噤口痢多用此。然不必拘泥。庶免作僞之人。以質亂眞。反致用而無效。徒使病不卽愈也。

高若舟之庶母。年踰花甲。體豐善瀉。張某向用參朮取効。今秋患白痢。張謂寒滯滯中。仍與理中加減。病遂日增。因疑老年火衰。蒸變無權。前藥中復加附子。白痢果減。而腹脹且疼。不食不溺。噤逆發熱。勢已危殆。始迓孟英視之。脈沈而滑。數梗梗。曰暑熱未清。得無補藥早投乎。與苓連杏朴芎芍滑楝銀花海螵雞內金之類。一劑。瀉行痛減。而痢下仍白。其女爲屠西園之室。乃云向服補藥。白痢已止。今服涼藥。白痢復作。蓋病本久寒。涼藥不可再用矣。孟英曰。言頗近理。使他醫聞之。必改溫補。但病機隱伏。測識匪易。前此之止。非邪淨而止之。

止乃血得補而不行之止。邪氣止而不行。是以痛脹欲死。夫強止其痢。遽截其瘕。猶之乎新產後妄瀝其惡露也。世人但知惡露之宜通。而不知間有不可妄通者。但知瘕痢之當止。而不知邪未去而強止之。其害較不止爲尤甚也。今邪未清滌。而以溫補藥壅塞其流行之道。以致邪不能出。逆而上衝。噤不能食。此痢證之所畏。吾以通降涼潤之劑。搜邪掃濁。惟恐其去之不速。胡反以白痢復作爲憂。豈欲留此垢滯於腹中。冀得化脂膏而填空隙。故若是之寶惜而不願其去耶。幸若舟深信。竟從孟英議。尋愈。

十八澗徐有堂室病痢。醫作寒溼治。廣服溫補之藥。痢出覺冷。遂謂沈寒。改投燥熱。半月後發熱無溺。口渴不飢。腹痛且脹。巔痛不眠。翁嘉順囑其求診于孟英。察脈弦細。沈取甚數。舌絳無津。肌肉盡削。是暑熱膠錮。陰氣受燻。與北沙參肉蓯蓉芩斛枳芍銀花桑葉丹皮阿膠合白頭翁湯爲劑。次日各患皆減。痢出反熱有堂不解問故。孟英曰。熱證誤投熱藥。熱結而大便不行者有之。或

熱勢奔迫。而泄瀉如火者有之。若誤服熱藥。而痢出反冷者。殊不多見也。無怪醫者指爲久伏之沈寒。吾以脈證參之。顯爲暑熱。然暑熱之邪。本無形質。其爲滯下也。必挾身中有形之垢濁。故治之之道。最忌補瀆壅滯之品。設誤用之。則邪得補而愈熾。濁被壅而愈寒。耗其真液之澆。礙阻其正氣之流行。液耗則出艱。氣阻則覺冷。大凡有形之邪。皆能阻氣機之周流。如痰盛于中。胸頭覺冷。積滯于府。臍下欲熨之類。皆非真冷。人不易識。吾曾治愈多人矣。徐極歎服。仍進育陰滌熱。病果漸瘳。

王雨蒼室仲秋患滯下。治兩旬而罔效。何新之薦孟英往視。脈來弦數而滑。腹墮腰疼。溲少口乾。面紅煩躁。知飢能食。夜不成眠。而滯下赤白。從無糞色相兼。及至更衣。又極艱澀。略無痢色相雜。通補溫涼。服皆不應。稍投升舉。氣塞于胸。詢其月事。因痢愆期。孟英曰。此病不在腸中也。能食便堅。府氣並不窒滯。陰虛木旺。營液因而旁溢。緣任隸于陽明。平人氣血循經。各行其度。豈有衝

任之血液。可從大腸而出之理乎。然天地雖有定位。山澤可以通氣。周身脈絡。原自貫穿。搗彼注茲。風陽所煽。猶之交腸證糞從前陰而出。舉一反三。病機可悟。何極歎服。爰以烏賊茜根阿膠鮑魚菴琴杞柏子仁黃柏銀花藕爲劑。一服卽減。不旬而瘳。續參熟地當歸龜板鹿茸善後而愈。

朱生甫明經以花甲之年。偶在嘉興患滯下甚劇。急買棹旋杭。集諸醫議治。許敬齋宗景岳。謂痢必本于寒溼。主乾薑桂朴以溫化。洪石生尙東垣。聞其向患脫肛。主清暑益氣以舉陷。或云素善飲而有鼻衄。血熱陰虧。既受暑邪。宜玉女法以兩清。或云痢必有積。不必問其餘。宜大黃歸根以瀉滯。聚訟紛紛。乃耶仲和等不知所從。而質諸孟英。診畢遂問此何證。當用何藥。曰此滯下證之最難治者也。痢初作卽不能起于榻。而五色並見。噤口不食。非暑熱之深受。一何至于此極耶。滿面紅光。鼻赤尤甚。肺熱素熾。暑火燦金。故水溼化源。澍少而澀。此不可以溫燥再劫其津也。肢掣無眠。合目謔語。時時煩燥。視物不明。長熱

喜風。口乾易汗。陽氣浮躁。遂漸侵營。故苔見膩黃。尖紅根黑。此不可以升散再擾其陽也。胸次不舒。飲水欲噎。欲噎不達。欲嚥不能。短縮易噎。時有惡夢。肝多拂鬱。痰阻清陽。故升降不調。中多窒礙。此不可以滋潤再礙其機也。又有尋常之病。病僅在府。可以推蕩以爲功也。參之于脈。右寸關緩滑而寸較抑。左則弦洪而數兼上溢。故知其氣鬱痰凝。邪火深受。風陽內動。久耗心營。所幸兩尺甚平。身無大熱。如能治之中肯。儘可無碍。仲和出諸方云。然則此皆不可服乎。曰。咸治病之法也。惜尊翁之症。不能合於此藥耳。若尊翁之恙。見證雖太錯雜。而責重在于肝經。肝屬厥陰。風火內寄。故此經之病。宜柔宜涼。忌剛忌溫。以肝爲角木。龍性難馴。變化飛騰。病機莫測。但使風陽靖息。庶幾險浪不興。縱有別脈未清。自可徐爲疏瀹也。仲和聞而心折。力懇圖維。于是以仲舉白頭翁湯爲主方。加石菖蒲。川貝母。竹茹。開痰舒鬱。以調其氣。犀角。銀花。竹葉。涼血息風。以清其心。冬瓜。蔗梢。梹茄。海螵。煑湯。開藥。以清胃熱而生津。化府氣而灌垢。吞送滋

腎丸三十粒。引肝火迅速下行。服後諸恙悉遞減。糞色漸見。痰果頻吐。神氣亦安。既而粥食日增。夜眠恬適。始去犀角雪蘂滋腎丸。加西洋參。阿膠以復其津液。造痢淨而時有血隨糞下。爲加鴉膽仁。以龍眼肉包而吞之。果止惟腸鳴氣泄。稀糞隨流。肛墜難收。脈亦弦爽。知其病去而正虛也。改用三奇散而安。繼予氣血交培善後。仍佐蠲痰舒鬱。康健較勝曩時。蓋併其積年宿疾而去之也。故生甫謝孟英詩五排結句云。不因施上藥。那得挽沈疴。魂磊從今盡。先生始緩和。

濮樹堂患滯下。醫者以其脈弱體虛。第三日卽參補養。延至匝月。痛痢不減。穀食不思。肌瘦如豺。面浮足腫。口乾舌絳。嬾語音低。氣短汗多。略難轉側。諸醫無策。始逐孟英診之。曰。初起脈微弱。爲暑之本象。今按之尙數。乃陰液已傷。渴飲無苦。豈容溫補。洩赤而痛。胡可酸收。見證雖危。治不可紊。爲定白頭翁湯。加西洋參。乾地黃。炙草。白芍。麥冬。阿膠。酒炒銀花之劑。以水露糞。陳倉米湯煎藥。羣議以爲藥太涼潤。不可輕試。孟英曰。此厥陰證。而胃液已傷。幸而脈未空。

數浮滋。亟予養陰清熱。庶可圖功。若徒議藥不議病。縱有一片婆心。未免好仁不好學矣。病者憶及乙巳之病。深信不疑。遂服之一劑。知六劑而痢淨。舌潤。知飢。洩通得睡。第便溏腹痛。日必兩行。左齧赤腫而疼。外塗以玉樞丹。內治以三奇散。加潞參炙草薏仁扁豆雞陸。歷黃柏橘皮吞香連丸。旬餘而浮腫消。大便堅。舌苔生。起于榻而口腹不節。發熱口乾。乃食復也。按法治之。熱退。至七日始更衣。因囑其加意珍攝。俾易康痊。奈家務紜繁。既愈。卽不能靜養。神機曲運。心氣渙散不收。液涸津枯。而前功盡墮。惜哉。

斑

姚祿皆在金陵。適遇大水。繼而回杭。途次酷熱。患。顧某診爲溼邪。與桂枝葛根藥三帖。病乃劇。趙笛樓知其誤治。連用清解。因見藍斑。不肯承手。迨孟英視之。脈細數而體瘦。平昔陰虧。執邪藉風藥而披猖。營液得溫燥而乾涸。斑色既紺。危險萬分。勉投大劑石膏知母白薇。卮子青蒿丹皮竹葉。竹瀝童叢之。

藥調以神犀丹。三服大解。下如膠漆。斑色漸退。而昏狂遺溺。大渴不已。仍與前方。調以紫雪。數劑熱退神清。而言出無倫。猶如夢譫。或慮其成癩。孟英曰。痰留包絡也。與犀角菖蒲元參鼈甲花粉竹茹黃連生地木通甘草爲方。調以眞珠牛黃。始得漸安。改授存陰。調理而愈。

梅溪蔣君寶齋。令堂自上年夏秋間。患病之後。神疲少寐。不能起床。醫謂其虛。率投補藥。馴至驚疑善慄。煩燥譫言。脇痛巔疼。耳鳴咽痛。凜寒暮熱。大汗如淋。暈厥時形。愈補愈殆。李君蒼雨邀余診之。脈弦滑而數。白睛微紅。而眼眶如墨。舌絳無苔。因問胸悶乎。曰悶甚。便秘乎。曰秘甚。渴熱乎。曰熱甚。豈非氣鬱而痰凝。痰阻而氣滯。肺胃無以肅降。肝胆併力上升。濁不下行。風自火出。雖年踰五旬。陰血不足。而上中窒塞。首要通陽。爲處小陷胸。加菖蒲旋菴芥枳郁李仁。羣醫謂是猛劑。無不咋舌。寶齋云。鎮補滋斂。業已備嘗。不但無功。病反日劇。且服之。果一劑知。三劑安。已而余有會垣之遊。前醫謂病既去。復進守補。月餘。

仍便秘不眠。胸痞躁亂。加以發斑腹痛。人皆危之。時余在禾中。函乞往視。仍用前法加減。合雪羹投數劑。連得大解。率皆堅燥。改與柔養。更衣漸暢。粥食漸增。以潛鎮舒養之劑善其後。

瘡疹

溽暑之令。瘡疹盛行。幼科僅知套藥。升柴防葛亂施。殆亦瘦癯之病。造化默行其殺運歟。陳仰山家患此者十餘人。其長耶書芻孝廉之女勢最劇。以瘡甫出。而汛至也。醫者卻走。始延孟英視之。脈滑而數。舌絳大渴。面赤失音。不食便瀉。曰。此由發散太過。火盛風熾。氣血兩燔。氣分之邪。由瀉而略泄其馘。營分之熱。由汛而稍解其焚。豈可畏其脫陷。妄投止澀耶。與西洋參石膏知母麥冬犀角生地連翹甘草石斛丹皮桑葉竹葉大劑投之。三日而愈。養陰善後。遂以漸安。其餘或輕或重。孟英一以清解而痊。

濮東明令孫女。素稟陰虛。時發夜熱。少餐不寐。仲夏患感發疹。汛不當期。

而至。孟英用犀羚貝貝不齊生地。卮翹花粉。甘草。竹葉。蘆根等藥。疹透神清。唯鼻燥異常。吸氣入喉。辣痛難忍。甚至肢冷。復于方中加元參。竹茹。菊葉。荷桿。各患始減。而心忡吐沫。徹夜不眠。渴汗便瀉。改投西洋參。生地。麥冬。小麥。竹葉。黃真。連珠。百合。貝母。石斛。牡蠣。龜板。蔗汁。諸藥而愈。季秋適姚益齋爲室。

胡季權子珍官。甫六歲。目患內障。繼則夜熱痰嗽。小溲過多。醫作童損治。服滋補數月。病日以甚。孟英持脈。右大口渴苔黃。曰伏熱在肺。法當清解。及詳詰其因。始言病起疳後。蓋餘熱未淨。而投補太早。與滑石知母。花粉。桑葉。茅根。枇杷葉。蘆根。冬瓜子。杏仁。服二劑。衛身發出斑塊。又二劑。斑退苔化。乃去滑石。加沙參。餌之。其熱頭面先退。次退四肢。以及胸背。又數日。甫退于腹。人皆詫其熱退之異。孟英謂熱伏既久。復爲半年之補藥。膩滯于其間。焉能一旦盡滌。其勢必漸清而漸去也。熱退既淨。溺亦有節。痰嗽遞蠲。餐加肌潤。而內障亦漸除矣。

朱敦書令愛患感，醫投溫散，服二劑，遍身麻瘡，汛事適來，醫進小柴胡湯，遂狂妄莫制，乞援於孟英。脈至洪滑弦數，目赤苔黃，大渴不寐，是瘡因溫邪而發，所以起病至今。時時大汗，何必再攻其表？汛行爲熱迫於營，胡反以薑棗溫之。參紫升之，宜其燎原而不可遏也。與大劑犀角元參生地石膏知母花粉銀花竹葉貝母白薇，以清衛涼營，服後即眠，久而未醒，或疑爲昏沈也。屢爲呼喚，病者驚寤，卽令家人啓扉易服，穿已梳髮，告別父母云：欲往花神廟歸位，人莫能攔。舉家痛哭，急送孟英復視。脈象依然，囑其家靜守勿哭，仍以前方加重，和以竹瀝童溲，灌下卽安。繼用養陰清熱而愈。

朱敦書令正患感，吳某與表藥二帖，發出赤疹，神氣漸昏，葉某知其素患耳聾目障，爲陰虛之體，改用犀角地黃湯三劑，而遺溺瘕厥，始延孟英視之。曰：雖形瘦陰虧，邪易擾營，幸非溼盛之軀，尙可設法。但心下拒按，呃逆便閉，是痰熱尙阻氣分，誤服升提，每成結胸，地黃滋滯，實爲禁藥。今人臨證不能詳審，往

往用非所當用。本年敗證甚多。余每見神未全昏。便不甚悶。惟胸前痞結。不可救藥而死者。皆升提之誤。或滋滯之早投也。石北涯在旁聞之。歎曰。無怪乎君素以犀角地黃湯奏奇績。而他人效尤屢債事。豈非能與人規矩。不能與人巧耶。于是以犀角元參茹貝旋婁杞苑白前菖蒲爲方。調紫雪。兩服。呃逆止。神漸清。而咽疼口渴。乃去紫雪前菖。加射干山豆根。知母花粉。吹以錫類散。二日咽喉卽愈。胸次漸舒。疹回熱退。去犀角紫苑射干豆根。加銀花梔子竹葉海蟄。堯芪。漸安眠飲。唯大解久不行。孟英曰。腹無痛苦。虛體祇宜潤養。佐以菴蓉麻仁。當歸生地等藥。多服而下。遂愈。

湯西陸年逾花甲。感證初起。周身膚赤。滿口苔黃。頭痛腰疼。便溏洩痛。伊親家何新之診爲險候。囑延孟英診之。脈見細弦而奕。乃陰虛勞倦。溼溫毒重之證。清解之中。須寓存陰。以犀角羚羊茹銀翹桑葦通草蘭葉爲方。煎以冬瓜湯。服之。遍身赤疹。而左眼胞忽腫。右臂痠疼不舉。耳聾神不清爽。亟以元參丹

皮菊花。卮子。桑枝。絲瓜。絡石。斛竹葉。煎調神犀丹爲劑。偶邀瘍科視外患。亦知病因溼熱。連進木通等藥。脈更細弱。神益昏憊。飲食不進。溲澀愈疼。新之以爲難挽矣。孟英曰。急救陰液。尙可轉機。援復脈湯去薑桂麻仁。易西洋參。加知母。花粉。竹葉。蔗漿。灌之一劑。神甦脈起。再服。苔退知飢。三啜身涼。溺暢。六帖後。膚蛻安眠。目開舌潤。或疑甘柔滑膩之藥。何以能清溼熱。孟英曰。陰虛內熱之人。蘊溼易于化火。火能燻液。濡布無權。頻澹甘涼。津回氣達。徒知利溼。陰氣先亡。須脈證詳參。法難執一也。又服數劑後。忽然肢腫。徧發風塊。癢癢異常。或又疑證之有變。孟英曰。此陰液充而餘邪自尋出路耳。與輕清藥數帖。果瘥也。

喘 欬

美政關毛內使。年逾花甲。而患喘嗽。醫與腎氣湯。全鹿丸等藥。反致小溲瀉痛。病日以劇。孟英診之。與純陰壯水之治。毛曰。我輩向吸鴉片烟。豈敢服此涼藥。孟英曰。此齊東之野語也。誤盡天下蒼生。幸汝一問。吾當爲世人道破機。

關不致誤墮火坑者。再爲積薪貯油之舉也。夫阿片本罌粟花之脂液。性味溫澀。而又產于南夷之熱地。煎晒以成土。熬煎而爲膏。吸其烟時。還須火煉。燥熱毒烈。不亞于砒。久吸之。令人枯槁。豈非燥熱傷陰之明驗哉。毛極拜服。果得霍然。或問曰。阿片之性。殆與酒相近乎。孟英曰。麴蘖之性雖烈。然人飲之。則質仍化水。故陰虛者飲之。則傷陰。陽虛者飲之。則傷陽。景岳論之詳矣。若阿片雖具水土之質。而性從火變。且人吸之。則質化爲烟。純乎火之氣。燄直行清道。燦人津液。故吸烟之後。口必作渴。久吸則津枯液竭。精血源窮。而宗筋失潤。人因見其陽痿也。不察其所以痿之故。遂指阿片爲性冷之物。抑何愚耶。凡吸阿片烟而醉者。以陳醬少許。淪湯服。卽醒。若熟烟時少著以鹽。卽渙散不凝。齋吸時。舌上預舐以鹽。則不成癮。雖癮深者。但今舐鹽而吸。則癮自斷。豈非潤下之精。能制炎上之毒乎。

鄰人汪氏婦之父王叟。仲秋患痰嗽不食。氣喘不臥。羸縮便秘。心搖搖不

能把握勢極可危。伊女流家慈招孟英救之。曰：根蒂欲脫耳，非病也。以八味地黃湯去丹澤合生脈。加紫石英、鉛龍牡、胡桃肉、棟實、菴蓉投之。大解行而諸恙減。乃去菴蓉、麥冬。服旬日以瘳。初冬邵可亭患痰嗽。面浮微喘。醫謂年踰花甲。總屬下部虛寒。進以溫補納氣之藥。喘嗽日甚。口涎自流。莖蕈漸腫。兩腿腫硬至踵。不能稍立。開口則喘逆欲死。不敢發言。頭仰則咳嗽咽疼。不容略臥。痰色黃濃帶血。小洩微黃而長。許芷卿薦孟英視之。脈形弦滑有力。曰：此高年孤陽藏於內。時令燥火薄其外。外病或可圖治。真陰未必能復。且平昔便如羊矢。津液素乾。再投溫補。如火益熱矣。乃以白虎湯合瀉白散。加西洋參、貝母、花粉、黃芩大劑投之。并用北梨搗汁。頻飲潤喉。以緩其上僭之火。數帖後勢漸減。改投葶藶湯合清燥救肺湯。加海螵蛸、蛤壳、青黛、竹瀝、荸薺爲方。旬日外梨已用及百斤而喘始息。繼加坎版、鼈汁、犀角。而以豬肉湯代水煎藥。大滋其陰。而潛其陽。火始下行。小洩赤如蘇木汁。而諸證悉平。下部之腫隨病遞消。一月已來搗

用梨二百餘斤矣。適大雪，寒更衣時略感冷風，腹中微痛，自啜姜糖湯兩碗，而喘嗽復作，口乾咽痛，大渴舌破，仍不能眠。復用前方，以綠豆煎清湯代水煮藥。始漸向安。孟英謂其乃耶步梅曰：內經云：陰精所奉其人壽。今尊翁津液久虧，陽氣獨治，病雖去矣，陰精非藥石所能繼續。况年逾六秩，長不勝消，治病已竭人謀，引年且希天眷，予以脈察之，終屬可虞。毋謂治法不周，贈言不早，致有他日之疑，成敗之論也。

鮑繼仲患哮喘，每發于冬。醫作虛寒治，更劇。孟英診之，脈滑苔厚，溺赤痰濃，與知母花粉冬瓜子杏仁茯苓滑石梔子石斛而安。孫渭川令姪亦患此，氣逆欲死。孟英視之，口渴頭汗，二便不行，徑與生石膏橘貝桂苓知母花粉杏仁海螵等藥而愈。一耳姓回婦病瘰，自以爲寒，頻飲燒酒，不但病加，更兼嘔吐泄瀉，兩腳筋掣，既不能臥，又不能坐。孟英診曰：苦口而渴乎？瀉出如火乎？小溲不行乎？痰黏且靱乎？病者云：誠如君言。想受寒太重始然。孟英曰：汝何愚耶？見證如

是猶謂受寒。設遇他醫。必然承教。况當此小寒之候。而哮喘與霍亂。世俗無不硬指爲寒者。誤投姜附。汝命休矣。與北沙參生薑苡冬瓜子絲瓜絡竹茹石斛枇杷葉貝母知母廐子蘆根檄楷海螵蘆藤汁爲方。一劑知。二劑已。

周光遠無疾而逝。其母夫人年踰七旬。遭此慘痛。漸生咳嗽。氣逆痰鹹。夜多漩溺。口苦不飢。孟英曰。根帶虛而兼佛鬱也。與沙參甘草麥冬熟地龜板石斛貝母蛤壳小麥大棗而安。迨夏間吸暑而患腹痛滯下。小洩熱澀。其嗽復作。脈仍虛弦。略加粟數。但於前方增滑石。吞香連丸而瘳。因平昔畏藥。既愈卽停。至仲秋嗽又作。惟口不苦而能食。因於前方去沙參。加高麗參五味石英牛膝熬膏。頻服而痊。十月下旬。天氣驟冷。陡患吐瀉腹痛。肢冷音嘶。急邀孟英視之。脈微爲寒邪直中。亟與大劑理中。加吳萸橘皮杜仲故紙石脂餘糧。而瘳。其夫人亦因悲鬱而患崩漏。面黃腹脹。寢食皆廢。孟英用龜板海螵蛸女貞旱蓮貝母柏葉青蒿白薇小麥茯苓藕肉蓮子心而康。次年夏。其母夫人患溫邪痰嗽。

腕悶汗多。孟英投石膏竹茹知母花粉旋覆貝母婁仁紫苑等藥。三十劑而愈。聞者無不歎異。

古方書云。喘無善證。喘而且汗。尤屬可危。潘肯堂室仲冬。陡患氣喘。醫治日劇。何新之診其脈無常候。囑請孟英質焉。孟英曰。兩氣口之脈。皆肺經所主。今肺爲痰壅。氣不流行。虛促雖形。未必卽爲虛諦。况年甫三旬。平時善飯。病起於暴。苔膩痰濃。縱有足冷面紅。不飢不寐。自汗等證。無非痰阻樞機。有升無降耳。遂與石膏黃芩知母花粉旋覆石婁仁通草海螵竹瀝蘆汁梨汁等藥。一劑知。三劑平。乃去二石。加元參杏仁。服旬日而安。俟其痰嗽全蠲。始用沙參地黃麥冬等。以滋陰善後。

王子春。沈駿揚年五十七歲。素患痰嗽。年前顧某與小青龍湯一劑。喘逆漸甚。汪某進腎氣湯一服。勢更瀕危。醫云。治實治虛。不能舍此二法。而皆不應。病真藥假。不可爲矣。王月鉏。嚙迎孟英圖之。脈來虛絃。稟滑。尺中小數。頰紅微。

汗。吸氣不能至腹。小便短數。大解其艱。舌紅微有黃苔。而渴不多飲。胸中痞悶不舒。曰根蒂虛于下。痰熱阻于上。小青龍治風寒挾飲之實喘。腎氣湯治下部水泛之虛喘。皆爲仲景聖法。用之得當。如鼓應桴。用失其宜。亦同操刃。所以讀書須具隻眼。辨證尤要具隻眼也。此證下雖虛而肺不清肅。溫補反助其壅塞。上雖實而非寒飲。溫散徒耗其氣液。耗之于先。則虛氣益奔。壅之于後。則熱亦愈錮。其加病也。不亦宜乎。爰以杏仁葦莖紫苑白前。萋仁竹瀝開氣行痰。以治上實。而佐菴蓉胡桃仁。以攝納下焦之虛陽。一劑知。再劑平。旋去紫苑白前。加拘杞麥冬白石英。服三帖。而便暢溺長。卽能安穀。再去杏仁竹瀝葦莖。加熱地當歸薏苡巴戟。填補而痊。

嘔吐

趙子善令愛。患發熱嘔吐。口渴便秘。而年甫三齡。不能自言病苦。孟英視其舌微絳而苔色乾黃。因與海螵鼠矢竹茹知母花紛杏仁梔斛之藥。一劑果

下未化宿食。色醬粘膩。設投俗尚溫燥消導法。必致陰竭而亡。繼往維揚。孟英臨別贈言。謂其體質勿宜溫補。次年偶病。果爲參朮殞命。惜哉。

潘癩久患痛吐。多藥莫痊。孟英視之。脈絃勁而數。曰口苦而渴乎。大便不暢乎。小溲如沸乎。病者云誠然。第冷氣時衝。欲嘔不暢。渴喜飲沸。吐沫極酸。總由積寒深重耳。孟英曰。因此諒諸醫必用溫燥之藥矣。須知氣衝覺冷者。熱極似寒。渴欲飲沸者。飲邪內踞。吐沫作酸者。曲直所化。其病在絡。故吐之不易。方以茹旋卮椀枇杷葉絲瓜絡木通生薑衣海螵蛸苳蘇葉炒黃連煎吞當歸龍蒼丸一劑。知五劑愈。

■ 噫

某素患噫氣。凡體稍不適。其病卽至。既響且多。勢不可遏。戊子冬發之最甚。苦不可言。孟英曰。此陽氣式微。而濁陰上逆也。先服理中湯一劑。隨以旋覆代赭湯投之。遂愈。詞後每發。如法服之。輒效。後來發亦漸輕。今已不甚發矣。予

聞孟英常云。此仲聖妙方。藥極平淡。奈世人畏不敢用。殊可哂也。

袁某患噫。聲聞于鄰。俞某與理中湯。暨旋覆代赭湯皆不效。孟英診之。尺中虛大。乃詰之曰。爾覺氣自少腹上衝乎。病者云誠然。孟英曰。此病在下焦。用胡桃肉故紙。非子菟絲小茴角霜。枸杞當歸茯苓。覆盆龍齒牡蠣。服一劑。其衝氣卽至喉而止。不作聲爲噫矣。再劑寂然。多服竟愈。

許太常溟生之夫人。患腿痛而素多噫氣。若捋頭一搓。或眉間一抹。其噫卽不已。向以爲虛。在都時服補劑。竟不能愈。冬間旋里。孟英診脉絃滑。乃痰阻于絡。氣不得宣也。以絲瓜絡竹茹。旋覆橘絡。羚羊茯苓。豆卷金鈴柿蒂。海螵蛸。薤白爲方。吞當歸龍膏丸而安。其媳爲阮芸臺太傅之女孫。在都因喪子悲哀。患發厥。屢服補劑。以致汎惡。或疑爲振。孟英曰。脈雖絃數以滑。乃痰挾風陽而爲厥也。與大劑蠲痰息風舒鬱清營之劑。漸以獲愈。

口 呃

黃履吉截瘵後患浮腫。趙某聞其體素虛。切其脈絃細。遂用溫補。馴致呃忒不休。氣衝礙臥。飲食不進。勢瀕于危。請孟英決其及返。餘杭否。孟英曰。脈雖絃細而有力。子必誤服溫補矣。肯吾服藥。猶可無恐。因與括婁薤白合小陷胸。橘皮竹茹湯加柿蒂。旋覆蘇子香附赤石紫苑杷葉爲方。四劑而瘳。

陳笠塘年近花甲。于初冬時偶從梯半一跌。遂發寒熱。痰多欬逆。沈辛甫作虛痰類中挾風溫治。熱退便行。而痰逆不休。且兼呃忒。改從清肅鎮攝。其呃日甚。因拉孟英商之。診脈左絃澀不調。右兼粟滑。察其呃。時有微甚。而有欲降不爽之象。詢其噴嚏。久不作矣。曰。此氣鬱于肝。欲升而不能升。痰阻于肺。欲降而不能降之證也。補攝之品。咸在禁例。以柴胡枳殼石菖蒲紫蘇薤白婁仁竹茹橘皮白前爲劑。覆杯而減。再劑而安。

錢某患感。醫治旬日。漸致神昏痰癢。大便泄瀉。以其體素弱而吸洋烟也。晉束手矣。始丐診于孟英。左脈絃粟。右則虛大而滑。汗出不解。目瞽耳聾。謔語

洩紅時時呃逆。心下拒按。舌不能伸。幹齒視苔。滿黃微燥。曰溫邪雖陷。氣分未清。裏氣雖虛。伏痰內盛。幸瀉數次。邪勢稍衰。先予人參牡蠣犀角元參竹葉竹茹銀花石斛枇杷葉川貝母蓮子心爲劑。調服萬氏清心丸一夥。目明熱退。呃減。舌伸。臂顯赤斑。夜亦能寐。詰朝去參蠣牛黃丸。如竹瀝桑枝絲瓜絡。痰果大吐。痰癢卽平。再去犀元桑枝。加紫苑海苔。呃止胸舒。苔色漸退。稀糜漸進。耳聽略聰。再去竹葉蓮心紫苑。加沙參花粉。服五帖而下堅矢。嗣投調養而安。

■ 脹

許某于醉飽後。腹中脹悶。大解不行。自恃強壯。仍飲酒食肉。二日後腹痛。猶疑爲寒。又飲火酒。兼吸洋烟。併小洩而不通矣。繼而大渴引飲。飲而卽吐。而起居如常也。四朝走懇孟英診之。脈促歇止。滿舌黃苔。極其穢膩。而體豐肉顛。證頗可危。因婉言告之曰。不過停食耳。且飲山查神麴湯可也。午後始覺指冷倦怠。尙能坐轎出城。到家氣逆。夜分痰升。比曉。胸腹額上俱脹裂而死。蓋知下

之不及。故不於藥也。

吳韻香大令四令媳。時患腸脹減餐。牙宣腰痛。久治不效。肌肉漸消。孟英診脈。絃細而數。肝氣雖滯。而陰虛營熱。豈辛通溫運之可投耶。以烏梅黃連棟苟。梔子木香首烏鼈甲。茹貝。服之果愈。繼與甘潤滋填。肌充胃旺。汛準脈和。積歲沈疴。宛然若失。

吳誦青室年近五旬。天癸已絕。偶患腹脹。局醫黃某。知其體素羸也。投以腎氣湯。而寒熱漸作。改從建中法。旬日後病劇而崩。愈補愈甚。乞援於孟英。脈洪而數。渴飲蒼黃。是吸受暑邪。得溫補而血下漏也。與犀角元參茅根竹葉。梔棟知斛花粉白薇等藥。數劑始安。續加生地二至二冬。滋養而愈。次年患病。仍爲誤藥而殞。

何氏婦年未四旬。於庚戌冬患腹脹善嘔。或云寒凝氣滯。宜吸雅片煙。以溫運之。及煙癮既成。而病如故。或云冷積也。莫妙于蒜。往夏遂以蒜杆如泥。

循塗脊骨名曰水灸。灸後起疱痛潰。骨蒸減餐。其脹反加。經乃漸斷。招越醫莊某治之。云勞損也。進以溫補。病乃日甚。復邀張鳳喈。包次橋。姚益齋諸人視之。僉云勞損已成。或補陰。或補陽。服至冬令。便瀉不飢。骨立形消。臥牀不起。今春請神方于各乩壇。皆云不治。其夫因蒲艾田疇于許信臣學使。隨任廣東。家無主意。束手待斃而已。蒲聞而憐之。爲屈孟英一診。以決危期之遲速。初無求愈之心也。切其脈絃細數。循其尺索刺粗。舌絳無津。飲而不食。兩股腫痛。舉不能伸。痰多善怒。腹脹堅高。上膚黃粗。循之戚戚然。晝夜殿屎。怒容黎瘁。小洩短澀。而如沸。大便日瀉十餘行。脈色相參。萬分棘手。惟目光爛爛。音朗神清。是精氣神之本實未撥。病雖造于極中之極。卻非虛損之末傳也。殆由木土相凌。爲嘔爲脹。洋烟提澀其氣。益令疏泄無權。蒜灸劫耗其陰。更使鬱攸內燦。進以溫補。徒爲壯火豎熾。而涸其津。漑以滋填。反致運化無權。而釀爲瀉。固之澀之。煞費苦心。余謂賴有此瀉。尙堪消受許多補劑。縱臨證心粗。不詢其瀉出之熱。而且

臟。豈有腎虛脾敗之瀉。可以久不安穀而延之乎。夫人氣以成形耳。法天行健。本無一息之停。而性主疎泄者肝也。職司敷布者肺也。權衡出納者胃也。運化精微者脾也。咸以氣爲用者也。肝氣不達。則鬱而爲火。肺氣不肅。則津結成痰。胃氣不通。則廢其容納。脾氣不達。則滯其樞機。一氣偶愆。卽能成病。推諸外感。理亦相同。如酷暑嚴寒。人所共受。而有病有不病者。不盡關乎老少強弱也。以身中之氣。有愆有不愆也。愆則邪留著而爲病。不愆則氣默運而潛消。調其愆而使之不愆。治外感內傷諸病。無餘蘊矣。今氣愆其道。津液不行。血無化源。人日枯瘁。率投補藥。更阻氣機。是不調其愆而反錮其疾也。疾日錮。腹愈脹。氣日愆。血愈枯。或以爲乾血勞。或以爲單腹脹。然汎斷于腹脹半年之後。是氣壅而致血無以化。非血病而成脹矣。旣脹而馴致股腫筋攣。不可謂之單脹矣。腫處裂有血紋。堅如鱗甲。顯爲熱壅。不屬虛寒。借箸而籌。氣行則熱自泄。首重調愆。展以輕清。忌投剛燥。熱泄則液自生。佐以養血。須避滋膩。宜取流通。徐洩溪

所謂病去則虛者亦生。病留則實者亦死。勿以藥太平淡而疑其不足以去病也。艾田云。薛一瓢謂人須修到半個神仙身分。才可當得名醫二字。聆君妙論。不愧名醫。于是以沙參、竹茹、絲瓜絡、銀花、棟實、枇杷葉、冬瓜皮、黃柏當歸、麥冬、枸杞、白芍出入爲方。用水露、菴葦、藕湯煎藥。服四劑。脈柔洩暢。瀉減餐加。乃參以西洋參、生地、黃連、花粉、薏苡、疝子之類。又六劑。舌色漸淡。腰腫漸消。服至匝月。忽然周身汗出。溼溼而腫脹皆退。舌亦津潤。皮膚漸蛻。肌肉漸生。足亦能伸。便溺有節。並不另授峻補。兩月後可策杖而行矣。天時漸熱。服藥已久。以虎潛丸方熬爲膏。用藕粉洩搗成丸。因丸劑皆藥之渣質。脾運殊艱。孟英凡治陰虛須熬補者。悉熬取其精華。而以可爲佐使者和之爲丸。不但藥力較優。亦且餌之易化。如法服至長夏健步經通。遂以康復。艾田云。此證人不能治。神亦不能治。君竟能肉白骨而生之。不僅半個神仙。殆人面仙者耶。抑仙而降爲人者耶。

余雖挈眷回籍。而會垣戚友。未能忽然置之。故時往寓焉。今六月初二日。刺船返里。欲避暑月。應酬之繁也。嗣因亢旱。河涸舟楫不通。或以肩輿相招。余畏長途而卻之。中秋後。河漸通。乃二十夜。夢先慈。以不必進省爲訓。初謂心有所憶也。至九月下旬。欲展墓于高亭山。因赴杭視弟妹。舟人忘備白米。強啖冬春米飯一餐。遂腹脹不飢。越日抵寓。身漸發熱。徐君亞枝爲余多劑清化。至十六日始解。極堅燥矢。解後。大渴喜飲。少頃則傾囊而吐。吐則氣自少。腹上湧。味及酸苦。甚至吐虬。趙君笛樓診云。十六日不食。中已大虛。一解之後。更無砥柱。故肝木乘而衝侮也。投參苓椒梅萸連橘半茹薑等四劑。吐止。稍進飲食。然飢肉削盡。寐則肢惕。而稍一展動。則絡痛異常。大解必旬日一行。極其艱澀。扶病而歸。兩跗皆腫。自知虛不易復。而性不受藥。遂啖肥濃。至冬杪。腫消而大便始潤。津液易奪而難復。如此。且稍或煩勞。卽作寒熱。至次年三月。各恙始休。而步履如常。惟肌肉不能復舊。以脾主四肢。胃主肌肉。而束骨利機關也。余脾胃素

弱。故畏藥如虎。稍有惡劣之氣者。飲之卽吐。若吞丸藥。則不能化。生冷硬物。概不敢嘗。最奇者。冬春米飯之氣。亦所素畏。偶食之。輒小病。而未有如此之劇者。問後不敢略試矣。且深悔不遵先慈母夢示。遂息影窮鄉。不復寓省。乃不知者。徑目余爲神仙中人。蓋余能安其癡也。而吳越之間。亦未嘗不偶遊焉。次年夏。遊武林。晤許賈之茂才。見其令愛瓊姑。患疝膨聚氣。云起於桐鄉外家。食冬春米飯也。可見人之脾胃。有同於我者矣。

■ 腫

一 媿患面目肢體浮腫。便澹腹脹。腸鳴時痛。飲食日減。醫與理中。腎氣多劑。病日劇而束手矣。始丐孟英診焉。按脈絃細沉之帶數。舌絳口乾。腫處赤痛。溺少而熱。乃陰虛肝熱。鬱火無從宣泄而成此病。火愈鬱則氣愈脹。氣愈脹則津愈枯。再服溫燥如火益熱矣。授白頭翁湯加棟實銀花元參丹皮綠豆皮。卽子冬瓜皮數劑。證減知飢。漸佐養血充津之品而愈。前此諸醫謂其山居久受

濕蒸。且病起毒雨之時。而又便溏脈細。遂不察其兼證。而羣指爲寒濕也。聞有黃梅溪令堂。患證類此。而燥熱之藥服之更多。肌削津枯。脈無胃氣。遂孟英往勘。不遑救藥矣。

沈雪江光祿年五十歲。於客臘偶患頭暈。既而右手足麻木。醫進再造丸九十餘顆。漸至攣曲不伸。針藥無效。仲春余遊橋李。吳門李君院村招往視之。手足亦腫而痛。便堅溲赤。口乾舌絳。準頭一擦。豁然。脈象弦滑而數。平時屢有鼻衄。肝陽易動。曲運神機。體質情性。陰虛火盛。風自火出。燥液成痰。竄入絡中。則爲是證。初起若以竹瀝一味灌之。可以漸愈。乃溫補率投。遂成錮疾。幸而病在經絡。停補尙可延年。苟欲望有轉機。必用清通宣泄。擬方三劑。腫痛稍瘳。議者謂藥太清涼。多服恐妨脾胃。更醫復進溫補。併兩村亦不延診矣。迨四月中旬。大便忽祕。飲食不思。半月餘。更衣極艱滯。而解後胸次愈形窒塞。遂不食。然參藥不輟也。至五月十八日。復解燥矢。仍不思食。勉強啜粥。輒嘔吐。次日轉爲

滯下。色如魚腦。日數十行。醫謂有出無人。脾胃兩敗矣。溫補方再加固澀之品。遂鼻衄如注。且有成塊成條之堅靱紫血。自喉間涌出。雖米飲不能下嚥。小溲澀滯不行。時欲呷茶以潤口。或云已傳關格。無藥可施。而引火歸元之法。愈用愈劇。諸醫無策。眷屬皇皇。業辦後事矣。乃弟雲峯待詔。余春日所囑。浼人聘余往援。二十四日。余抵禾。見其面色枯焦。牙關緊而舌不出齒。脈至右滑左弦細。數皆上溢。而尺不應指。胸悶溺澀。陽宜通而不通。是滋膩阻塞氣道也。血溢下利。陰宜守而不守。是溫燥灼燦營液也。吾先慈所謂人身如欹器。滿則必覆。半年蠶補填滿胃中。設不傾筐倒篋而出。亦必塞死。豈可不加揣測。而誤認爲神機化滅之出入廢。關關不禁之下利。陰盛格陽之吐衄。而再施鎮納堵截之藥哉。古云上部有脈。下部無脈。其人當吐。不吐者死。今火熾上炎。鼻血大流。湯水不能下咽。有升無降。與吐何殊。况見證雖危。而呼吸不促。稍能安寐。皆是未絕之生機。考古下利而渴者屬厥陰。白頭翁湯主之。滯下不食者爲噤口。參連湯

主之。余合而用之。加石菖蒲宣氣通陽。石斛茅根生津涼血。一服而利減其半。次日去連柏加元參犀角童便專治其衄。一服血漸少。利漸止。然離絡之血。不可不使之出。未動之血。亟當使其各安於位。故以西洋參丹參麥冬茯苓菖蒲石斛小麥竹葉梔子甘草梢燕窩等出入三劑。血既止。牙關漸開。苔色黃膩。噉飲必拍膈始得下行。因參以小陷胸法數劑。自覺身體略輕。手腕稍舒。改清肅肺胃。展氣化以充津。苔漸退。渴亦減。脈較平。守至閏月二十二日。尺脈滑動。於方中加肉蓯蓉麻仁二味。夜間即解。堅黑燥矢。而漸能進粥。隨去麻蓯加生地。服至六月初七日。口始不渴而喫飲。繼因過飲西瓜汁。大便溏瀉。復延余往。以六君去朮草加苡霍數帖而安。隨去霍加首烏絡石。石斛十大功勞。服二十劑。漸能起坐。右腿可以屈伸。但粟而無力耳。中秋後又邀余往。則胃氣已復。右指已伸。皮膚色澤。而右臂未能動。右頰猶覺木硬。是絡中之痰未淨。肝藏之風易生。氣血之灌溉流行。因有所阻碍。而不能貫注也。以養血息風。蠲痰宣氣之方。

加竹瀝爲嚮導。服後足漸能立。十月間食蟹過多。大解泄瀉。余以六君加蘇木香蘇葉調愈。嗣余遊盛湖轉禾。適交至節。而天暝不藏。又因勞怒。陡發頭暈。嘔吐痰涎。目閉不言。不食不便。舉家無措。醫者率主首烏牡蠣等滋攝之治。余脈之弦而緩。是中虛不能禦木。故內風上僭。陰柔之品。徒滯中樞。不可服也。仍用六君。去甘草加菖蒲黃連旋覆花薑皮鉤藤。三帖霍然。小寒後余遊姑蘇轉禾。又因天暖而發。鼻衄。改換養陰潛陽法。而瘳。次年春季出門。因不節勞。至端陽復中而逝。

賢倡橋朱君蘭坡令堂。年已六旬。素患跗腫。夏季患瘧轉痢。痢止而腹之疼痛不休。漸至腕悶。面浮。一身俱腫。偏治罔效。臥牀百日。後事皆備。聞余遊禾。諄乞一診。左極弦細。右弱如無。舌赤無津。呻吟嘔沫。不眠不食。瘦短目眇。係肝旺之體。中土受傷。運化無權。氣液兩竭。如何措手。勉盡人謀。方用參鬚石菖蒲仙夏各一錢。石斛冬瓜皮建蘭葉各三錢。竹茹一錢五分。薑汁炒川連四分。陳

米湯煎服。詰朝蘭坡忻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已轉機矣。求再診。余往視。面浮已減。病者戰然曰。胸腹中舒服多矣。故不呻吟。且進稀粥。按脉略起。遂於原方。加冬蟲夏草一錢。烏梅肉炭四分。服後連得大解。色醬而夾蠕蠕之蟲。盈萬腹之疼痛遂蠲。肢腫亦消。舌潤進粥。又邀余診。色脉皆和。喜出望外。初亦不知其蟲病也。所用連梅。不過爲泄熱生津。柔肝和胃之計。竟能暗合病情。殆閩坡孝心感格。故危險至是可以一二劑取效。謹誌之以見重證。不可輕棄。而余微幸成功。實深慚惡。將返棹。留與善後方。惟加燕窩根。薏苡白蒲。桃乾而已。冬初余遊禾。詢其所親。云已出房矣。因索原方案歸錄之。

痞積

高若舟偶患腹脹。醫投溫運。漸至有形如痞。時欲衝逆吐酸。益信爲虛寒之疾。溫補之藥備嘗。飲食日減。其痞日增。肌肉漸消。臥榻半載。甲辰春。遇孟英診脈。沉爽而絃滑。大解不暢。小溲渾短。苔色黃膩。乃肝鬱氣結。鬱則生熱。補則

凝痰。與棟、莫、連、元、胡、烏、藥、旋、枳、雞、金、鼈、甲、茹、橘、茯、苓、夏、等、藥、服、之、證、雖、遞、減、時、發、寒、熱、四、肢、痠、痛、或、疑、爲、瘧、孟、英、曰、此、氣、機、宣、達、鬱、熱、外、泄、病、之、出、路、豈、可、截、乎、參、以、秦、朮、柴、胡、豆、卷、羚、羊、蠶、砂、桑、枝、之、類、迎、而、導、之、人、皆、疑、久、病、元、虛、藥、過、涼、散、而、若、舟、堅、信、不、疑、孟、英、識、定、不、惑、寒、熱、漸、息、攻、衝、亦、止、按、其、腹、尚、堅、硬、時、以、龍、薈、滾、痰、丸、緩、導、之、飲、食、遞、加、漸、次、向、愈、若、舟、善、作、隸、因、集、詩、品、書、一、聯、以、贈、孟、英、云、古、鏡、照、神、是、有、真、宰、明、漪、絕、底、如、見、道、心、蓋、頌、其、隔、垣、之、視、也。

王士乾室素多鬱怒。氣聚于腹。上攻腕痛。旋發旋安。花甲外病益甚。醫治益劇。李西園薦孟英視之。曰。此非人間之藥所能療矣。辭不與方。其夫子及婿環乞手援。孟英曰。既爾。吾當盡力以冀延可也。然腹中聚氣爲癥。攻痛嘔吐。原屬于肝。第病已三十載。從前服藥。諒不外乎溫補一途。如近服逍遙散。最劫肝陰。理中湯。極傷胃液。名雖療疾。實則助桀。人但知嘔吐爲寒。而未識風陽內煽。水自沸騰。專于爐內添薪。津液漸形涸竭。奈醫者猶云。水已不吐。病似漸輕。是

不察其水已吐盡。僅能噦逆空嘔。所以不能納穀。便祕不行。脈絃無胃。舌萎難伸。蘊降蟲蟲。何所措手。可謂女人亦有孤陽之病矣。勉以西洋參肉蓯蓉麥冬蕨蕤生白芍石斛竹茹柏子霜紫石英爲方。豬肉煮湯煎藥。和入青蔗漿人乳。服後嘔噦皆止。人以爲轉機。孟英曰。譬草木乾枯已久。驟加灌溉。枝葉似轉青葱。奈根萎槁矣。生氣不存。亦何益耶。繼而糜粥漸進。頗思肉味。其家更喜以爲有望。孟英曰。且看解後何如。越數日大便頗暢。殊若相安。亟迓復診。孟英曰。枉費苦心矣。脈不柔和。舌不潤澤。雖穀進便行。而生津化液之源已絕。藥石焉能于無中生有哉。夏至後果殞。

蔡西齋令正。腹有聚氣。時欲攻衝。醫者以爲下部虛寒。進以溫補攝納。如桂附沉香蘆巴故紙吳萸之類。愈服愈劇。酷暑之時。其發益橫。日厥數十次。醫皆望而卻走。乃迎孟英視之。脈數舌絳。面赤睛紅。溺如沸湯。渴同奔驥。少腹拒按。飢不能餐。曰。事急矣。緩劑恐無速效。令以豆腐皮包紫雪一錢。另用海蟄兔

此煎濃湯，俟冷吞下。取其芳香清散之性，直達病所也。厥後腹如雷鳴，渾身大汗，小溲如注，宛似嬰兒墜地。腹中爲之一空，其病已如失矣。繼有許梅生八令愛，患痛屢日，筋掣神迷，肢冷息微，脈伏唇紫，多藥無效。孟英亦以此藥灌之而甦。

高魯川三令愛，爲外科姚仰餘令耶杏村之室。年三十五歲，自去年仲夏患痢，白少赤多，晝夜一二十行，或有泄糞相雜。醫治日殆，延至今冬，經斷半年。脇腹聚塊，時時上竄，宛如蟲行。癢至于咽，食壓始下。腹脹，股腫，唇白，口糜，舌絳無津，耳鳴，巔痛，略有乾噴，渴飲汗頻，熱淚常流，溺短而熱，善嘔，多勞，暮熱無眠，心似懸旌，屢發昏暈，痢門與蟲門方藥，徧試無功。舍病而補法備施，亦無寸效。僉云不能過冬，至，棉衾咸備，無生望矣。杏村之僚，培蔣禮園黃上水交薦孟英圖之，脈至左絃數上溢，尺中滑大，按之細弱。右手稟滑，略兼絃數。診畢，謂杏村曰：「令正幸能安穀，得以久延。然下痢至五百日，喉唇辣燥，陰液固已耗傷，而尺

膚淖澤。脂膏未剝。其中蓋別有故焉。腹中之塊。痢前曾有乎。痢後始起乎。杏村云。起于痢前。然則前此曾有產育乎。云。去年二月間分娩艱難。胞已碎糜。生而未育。曰是矣。此實似痢而非痢也。夫胞衣糜碎。必有收拾未盡。而遺留于腹中者。惡露雖行。此物未去。沾滯血氣。結塊漸成。阻礙衝任之常道。而衝任二脈。皆隸陽明。月事既不能循度以時下。遂另闢捷徑。旁灌于陽明。致赤白之物。悉由穀道而出。宛如痢疾。據云。姙期向在中旬。故每月此時。痢必加甚。仍與月汛相符。雖改途易轍而行。尙是應去之血。所以痢至半年。尺膚猶不至枯瘁也。且其痢由腰脊痠楚而下。顯非腸胃之本病。緣病起夏月。正痢疾流行之候。病者自云患痢。醫者何暇他求。通之澀之舉之。無非腸胃之藥。不但未切于病情。抑且更廣其病機。試思腸胃之病。必脂膏削盡。而後經枯。則焉能納食如常。而充肌膚耶。然非謂不必治其痢也。欲治痢。必治其所以痢。則當治衝任。必治衝任之所以病。則當去其遺留之物。遺留之物去。則衝任二脈遶道而行。月事如

期痢亦自愈。第物留已將兩載。既能上行求食。諒已成形。前醫指爲蟲病。而無面白唇紅之證據者。蟲必飲食挾濕熱之氣所化。此但爲本身血氣所凝。似是而非。判分霄壤。况此物早已脫帶。不過應去而未去。欲出而不能。開通衝任二脈。其物自下。不比腸覃石瘕。有牢不可拔之勢。必用毒藥以攻之者。爰以烏鯽鮑魚茜根龜鼈甲血餘車前子茺蔚子藕汁爲初方。衆見方案。僉云舍垂危之痢而不顧。乃遠推將及兩年之產後。而指爲未經人道之怪證。不但迂遠穿鑿。未免立異矜奇。疑不敢從。蔣禮園令弟敬堂云。徐洄溪批葉案以十年九年之病。仍標產後爲大不然。謂產後過百日而起病者。不作產後看。舉世皆以爲定評。余讀孟英所輯葉案瑕瑜。謂案中所云十年九年者。乃病從產後起。延至于今而屢發也。否則脹瀉浮腫。何必遠推多載之前而隸于產後耶。更有新產之後。其病不因產育所致者。雖在百日之內。亦不可謂之產後病。僅可云病于產後耳。此證痢雖起于百日之外。地早形于兩月之前。因流溯源。正是治病必求

其本也。今人之病，何必古書盡載。此醫之所以不易爲，而辨證之所以爲最難也。聽其議論，具有根柢，並非捕風捉影之談。况樂極平和，又非毒劑，似與久病元虛無礙。他醫既皆束手，盍從其計求生。具囑仰餘勿改其方。于是羣議始息。服兩劑後，病者忽覺驚從前陰而出。大駭，急視之。乃血裏一物，頭大尾小，形如魚鱗而有口，剖之甚韌，血滿其中。衆始詫爲神治，而病者汗暈不支。孟英卽與人參龍骨牡蠣茯苓麥冬甘草小麥紅棗爲方。服數劑，神氣安爽。始知臍下之塊已落，而左脇下者猶存。然上竈之勢，向亦臍下爲甚。竈勢既減，痢亦漸稀。改用白頭翁湯，加阿膠甘草小麥紅棗吞仲景烏梅丸，和肝脾之相賊，養營液而息風。旬日後，頭目漸清，腫脹消滅。復以初方合金匱旋覆花湯，服四劑。又下一物，較前差小，而脇塊乃消。竈痿悉罷，痢亦徑止。惟溺熱便澹，口猶辣渴，心搖易汗，股栗無眠，煩躁火升。脈形虛豁，乃陰火內熾，脾受木乘，營液久傷。浮陽不斂也。授歸耆建中湯，去薑加黃柏烏梅龍骨牡蠣小麥，以羊肉湯煎送下交泰丸。

一錢。脈證雖覺漸和。惟病久元虛。屢生枝節。孟英堅持此法。不過隨機略爲進退而已。而旁觀者議論紛紛。因囑邀士篋伯會診。篋伯亦主是法。浮言乃息。服至匝月。喉間漸生甘液而各恙遞平。又匝月。甘液布及舌尖而滿口皆潤。次年二月中旬。經至肌充而愈。適吳楚之警。遂輟藥。迨仲冬患瘡。誤用藥水洗之。致毒內陷而殞。惜哉。

九月初旬。蔣君寅昉。招余治其令兄仲卿孝廉夫人之病。年五十九歲。平素操持。腹有聚氣。脘痛時作。大便秘滯。半月以來。身熱耳聾。病瀉不食。胸中痞塞。痰靛如膠。口膩欲嘔。神情憊甚。脈來虛弦而爽。舌苔黃膩無津。乃營津久耗。氣鬱不舒。雖挾客邪。過頭清散。以致本質欲撥也。與參苓橘半。葶藶連芩。鮮燕窩。枇杷葉。用水露煎服。三帖後。瀉止痰稀。胸寬進粥。醫見苔退舌紅。驚爲脫液。仲卿復邀余往視。乃病退之象也。舌上無津。前案已述。今脈漸轉。如何反爲詫慮。於前方去葶藶連半。加歸地麥冬。藕服之而愈。

痰

張養之令姪女患汎慾而飲食漸減。于某與通經藥。服之尤惡。請孟英診之。脈緩滑。曰此痰氣凝滯經隧不宣。病由安坐不勞。法以豁痰流氣。勿投血藥。經自流通于某聞而笑曰。其人從不吐痰。血有病而妄治其氣。脹病可立待也。及服孟英藥。果漸吐痰而病遂愈。養之大爲折服。予謂世人頭痛治頭。脚疼療脚。偶中而愈。貪爲己功。誤藥而亡。冤將奚白。此寓意草之所以首列議病之訓也。孟英深得力于喻氏。故其議病。迥出凡流。要知識見之超。總由讀書而得。雖然。人存政舉。未易言也。

沈某患脘痛嘔吐。二便秘滿。諸治不效。請孟英視之。脈絃粟苔黃膩。曰此飲證也。豈沈涵于酒乎。沈云素不飲酒。性嗜茶耳。然恐茶寒致病。向以武彝紅葉熬濃而飲。諒無害焉。孟英曰。茶雖涼而味清氣降。性不停留。惟蒸過爲紅。味變甘濁。全失肅清之氣。遂爲醜疾之媒。較彼麴蘖。殆一間耳。醫者不察。僅知嘔

吐爲寒。姜萸沈附。不特與病相反。抑且更煽風陽。飲藉風騰。但升不降。是以上不能納下。不得通。宛似關格。然非陰枯陽結之候。以連棟扃。芫旋覆。竹茹枇杷。葉橘。牛芩。澤蛤。壳。荷。莖。生。姜。衣。爲。方。送。服。震。靈。丹。數。劑。而。平。匝。月。而。起。

康康候司馬令耶爾九。在玉環署中。患心忡自汗。氣短面赤。霎時洩瀉數十次。澄澈如水。醫僉謂虛。補之日劇。乃來省就孟英診焉。左寸關數。右絃滑。心下似阻。因作痰火阻氣。心熱移肺。治用蛤殼黃連枳實棟實旋覆花粉橘紅杏仁百合絲瓜絡冬瓜子海螵勃臍竹茹竹瀝梨汁等。出入爲方。服之良愈。而司馬爲職守所羈。嘗患恙。函請孟英診視者再四。竟不克往。繼聞司馬于冬仲竟卒于甌。乃知病而得遇良手。原非偶然。前歲遇而今歲不能致。豈非命也耶。

鮑繼仲于季春望日。忽然發冷而喘汗欲厥。速孟英視之。涎沉絃而粟滑帶數。是素患痰飲。必誤服溫補所致也。家人始述去冬服胡某腎氣湯。頗若相安。至今久不吐痰矣。孟英曰。病在肺。肺氣展布。痰始能行。雖屬久病。與少陰水

泛迴殊，辨證不明。何可妄治。初服類若相安者。方中附桂剛猛。直往無前。痰亦不得不爲之辟易。又得地黃等厚濁下趨之品。迴護其跋扈跳梁之性。然暴戾之氣。久而必露。柔膩之質。反阻樞機。治節不伸。二便澹少。痰無出路。愈伏愈多。一朝卒發。遂壅塞于清陽升降之路。是以危險如斯。須知與少陰虛喘。判分霄壤。切勿畏虛妄補。投以薤白枳杏旋赭橘半苑茹蘆根蛤粉雪羹之劑。而平繼與肅清肺氣。而滌留痰。匝月始愈。

朱紺雲令正。去年晚後。自乳而月事仍行。至仲冬乳少。汎愆以爲妊也。既而右脇筋絆作疼。漸及肩背。醫投平肝藥。痛益甚。改用補劑。遂嗽痰帶血。人皆以爲損矣。廣服溫補。其病日增。延至仲春。臥榻已匝月。羣醫束手。始求診于孟英。面赤足冷。時時出汗。食減無眠。脈來右寸溢。關尺滑而微數。左手絃而帶滑。舌赤而潤。微有白苔。氣逆口渴。所吐之血。淡紅而夾痰涎。大解澹小洩短且熱。日衝爲血海。而隸于陽明。自乳而姪不爽期者。血本有餘也。因陽明經氣爲

痰所阻而不能流通輸布。致經斷乳少。痰血膠結而爲絡癢蠶痛。醫者不爲分導下行。病無出路。以致逆而上溢。再投補劑。氣愈壅塞。在上過類。夫豈水之性哉。予葦莖湯。加茜根海螺蛸旋覆滑石竹茹海螵爲劑。和藕汁童溺服。以肅肺通胃導氣化痰而領血下行。覆杯卽愈。旬餘汎至。不勞培補。尋卽受孕。此證不遇孟英。必至補死。而人亦但知其死于虛勞也。服藥可不慎耶。

虛損

湖墅張春橋。素稟不堅。頭眩腦鳴。頻服溫補藥。甚覺畏冷。人皆謂其體偏于寒也。辛丑春始請孟英診之。脈甚數。曰陰虧也。溫補非宜。改服滋水培元之劑。頗爲有效。夏間或勸以灸火。云可以除百病。蓋未知灼艾之可以除百病者。謂可除寒濕凝滯陽氣不能宣通之證。非謂內傷外感一切之病。皆可灸而除之也。故仲景有微數之脈。慎不可灸之訓。正以艾火大能傷陰也。灸後數日。卽寒少熱多。宛如瘧疾。醫者以爲脾寒病。投以溫散。日以滋其春橋知藥治未符。

堅不肯服。乃父與之詢其故。漫曰：「要兒服藥，須延王先生診視。」與之遂邀孟英治之。切其脈滑數倍。加曰：「陰虛之體，內熱自生。灸之以艾，火氣內攻。時常溽暑，天熱外燠，三者相交，陰何以堪。」再投溫散，如火益熱。當從痺瘧治，專以甘寒息熱。則陰津不至枯涸，而寒熱不攻自去。所謂治病必求其本也。竟不用一分表散藥而治愈。

甌鎮孫總戎令耶楚樓。自鎮江來浙。主于石北涯家。途次卽患寒熱如瘧。脇痛痰嗽。北涯見其面鰲形瘦。頗以爲憂。卽延醫與診。醫謂秋瘧。與疏散方。北涯猶疑其藥不勝病。復邀孟英視之。曰：「陰虧也。勿從瘧治。以葦莖湯加北沙參。熟地。桑葉。丹皮。海石。旋覆貝母。枇杷葉爲劑。北涯見用熟地。大爲駭然。孟英曰：「君慮彼藥之不勝病。吾恐此病之不勝藥。贈此肅肺潤燥。滋腎清肝之法。病必自安。楚樓聞之歎曰：「妙手也。所論深合病情。前在姑蘇。服疏散藥。甚不相合。居停無疑。我服王公之藥矣。果數日而痊。踰旬卽東渡赴甌去。」

蕭某素患痰多。常服六君子湯。偶延孟英診之。脈細數而兼絃滑。曰：六君亟當屏絕。病由陰虧火盛。津液受灼而成痰。須服壯水之劑。庶可杜患將來。蕭因向吸鴉片煙。自疑虛寒。滋陰不敢類服。繼患咽痛。專科治而不效。仍乞治于孟英。因謂曰：早從吾策。奚至是耶。此陰虛于下。陽浮于上。喉科藥不可試也。大劑育陰潛陽。其痛日瘥。而喉膠皆形白腐。孟英曰：吸煙既久。毒氣薰蒸之故耳。令吹錫類散。始得漸退。補後復患滯下。孟英曰：今秋痢雖盛行。而此獨異于人。切勿以痢藥治之。蓋火迫津液。結爲痰飲。釀以煙毒。薰成喉患。吾以燃犀之照。而投激濁揚清之治。病雖愈矣。內蘊之痰濁尙多。奈向來爲溫補藥所禁。錮于腸胃曲折之間。而不得出。今廣投壯水之劑。不啻決江河而滌陳莖。豈可與時行暑熱之痢同年而語耶。治不易法。食不減餐。日數十行。精神反加。踰月之後。大解始正。計服甘涼約二百劑。肌肉復充。痰患若心。

吳芸閣因壯年時患微瘡。過服寒涼之藥。瘡雖愈。陽氣傷殘。虛寒病起。改

投溫補。如金液丹大造丸之類。始得獲安。奈醫者昧于藥爲補偏救弊而設。漫無節制。率以爲常。馴致血溢于上。便泄于下。食少痰多。喘逆礙臥。兩起不能屈伸。童某猶云。寒溼爲患。進以蒼姜朮桂湯多劑。勢益劇。且洩漸少而色綠如胆。汗醫皆不能明其故。延孟英診之。脈絃硬無情。曰。從前寒藥戕陽。今則熱藥竭陰矣。胃中津液。皆灼燥以爲痰。五藏咸失所養。而見證如上。水源欲絕。小溲自然漸少。木火內焚。乃露東方之色。與章虛谷所治暑結厥陰。用來復丹攻其邪。從溺出。而見虛碧之色者。彼實此虛。判分天壤。恐和緩再來。亦難爲力矣。尋果歿。

薛氏醫案。每以補中益氣湯。與地黃丸並用爲治。雖虛不遠之賢。亦或效尤。其實非用藥之法也。如果清陽下陷而當升舉者。則地黃丸之陰凝滯膩。非所宜也。設屬真陰不足。當用滋填者。則升柴之耗散。不可投也。自相矛盾。紀律毫無。然上下分治。原有矩矱。有屠敬思素屬陰虧。久患痰嗽。動卽氣逆。夜不能

眠。頻服滋潛。納食漸減。稍沾厚味。嘔腐吞酸。孟英視脈左絃而微數。右則爽滑兼絃。水常泛濫。土失隄防。肝木過升。肺金少降。良由久投滋膩。溼濁內蟠。無益于下焦。反礙乎中運。左強右弱。升降不調。以菴蓉黃柏當歸芍藥熟地丹皮茯苓棟實砂仁研爲末。藕粉爲丸。早服溫腎水以清肝。以黨參白朮枳實葛蒲半夏茯苓橘皮黃連蒺藜生晒研末。竹瀝爲丸。午服培中土而消痰。暮吞威喜丸。肅上源以化濁。三焦分治。各恙皆安。悉用丸劑者。避湯藥之助痰溼耳。

王炳華之媳屢次墮胎。人漸尪羸。月事亂行。其色甚淡。醫謂虛也。大投補劑。其瘦日甚。食少帶多。遂加桂附。五心如烙。面浮欬逆。痰壅碍眠。大渴喜嘔。醫皆束手。始請孟英脈之。兩尺虛裏。左寸關絃數。右兼浮滑。乃陰虛火炎也。然下焦之陰雖虛。而痰火實于上焦。古人治內傷。于虛處求實。治外感于實處求虛。乃用藥之矩矱也。爰以沙參竹茹冬瓜子蘆筍枇杷葉冬蟲夏草石莖紫菀菴蓉旋覆爲方。兩劑卽能寐。五六劑嗽止餐加。乃去紫菀旋覆沙參。加西洋參歸

身黃柏。服五劑熱減帶稀。口和能食。再去蘆筍冬瓜子枇杷葉。加熟地枸杞烏鱔骨服之而愈。又吳氏婦。陡患欬嗽。痰不甚多。不能著枕者旬日矣。神極委頓。孟英察脈虛數。授枸杞菴蓉歸身石英龜板牡蠣冬夏蟲草麥冬牛膝胡桃肉之劑。覆杯而病若失。

戊戌春張雨農司馬。必欲孟英再赴環山。孟英因其受病之深。且公事掣肘。心境不能泰然。誠非藥石之可以爲力也。固辭不往。司馬泫然哀懇。但冀偕行旋署。則任君去留可耳。並囑趙蘭舟再四代陳曲悃。孟英感其情。同舟渡江。次剡溪。司馬談及體氣羸憊情形。孟英忽曰。公其久不作噓乎。司馬曰。誠然有年矣。此曷故也。孟英曰。是陽氣之不宣布也。古惟仲景論及之。然未立治法。今擬鄙方奉贈。博公一噓如何。司馬稱善。遂以高麗人參乾薑五味石菖蒲酒炒薤白半夏橘皮紫苑桔梗甘草爲劑。舟行抵曠。登陸取藥煎而服之。駕輿以行。未及三十里。司馬命從人詣孟英車前報曰。已得噓矣。其用藥之妙如此。

朱氏婦素畏藥。雖極淡之品。服之即吐。近患嘔寒夜熱。寢汗咽乾。咳嗽脇疼。月餘復漸至。餐減經少。肌削神疲。始迓孟英診之。左手絃而數。右部濇且弱。日既多悵鬱。又善思慮。所謂病發心脾是也。而平昔畏藥。豈可強藥再戕其胃。誠大窘事。再四思維。以甘草小麥紅棗藕四味。令其煮湯。頻飲勿輟。病者嘗藥大喜。徑日夜服之。踰旬復診。脈證大減。其家請更方。孟英曰。毋庸。此本仲聖治蕞燥之妙劑。吾以紅棗易大棗。取其色赤補心。氣香悅胃。加藕以舒鬱怡情。合之甘麥。並能益氣養血。潤燥緩急。雖若平淡無奇。而非惡劣損胃之比。不妨久任。何可以果子藥而忽之哉。恪守兩月。病果霍然。

高石泉仲媳。骨小肉脆。質本素虛。冬間偶涉煩勞。不飢不寐。心無把握。夜汗耳鳴。馮某連進滋陰法。病日甚。孟英察其左寸甚動。兩關絃滑。苔色膩黃。乃心肝之火內燔。胃府之氣不降。陰虧固其本。病滋填未可爲非。然必升降先調。而後補之有益。授鹽水炒黃連石菖蒲元參丹麥梔子石斛小麥知母麥冬竹

葉蓮子心等藥。服之卽應。續予女貞。旱蓮。牡蠣。龜板。地黃。善後而瘥。室女多抑鬱。乾嗽爲火鬱。夫人而知之者。王杞庭之姊。年踰標梅。陡患乾嗽。無一息之停。目不交睫。服藥無功。求孟英診焉。兩脈上溢。左兼絃細。口渴無苔。乃真陰久虛。風陽上僭。衝嗽不已。厥脫堪虞。授牡蠣。龜板。鼈甲。石英。菴蓉。茯苓。熟地。歸身。牛膝。冬蟲。夏草。胡桃肉之方。藥甫煎。果欲厥。亟服之。卽寐。次日黃昏。猶發寒瘧。仍灌前藥。至第三夜。僅有寢汗而已。四劑後。諸恙不作。眠食就安。設此等潛陽鎮逆之方。遲投一二日。變恐不可知矣。况作鬱治而再用開泄之品耶。故辨證爲醫家第一要務也。

許蘭嶼令正。正月中旬。旬偶食蒸餅。卽覺腹中攻痛。而寒熱間作。以爲瘧也。請孟英診之。脈絃粟而微數。曰。此不可以瘧論。緣營素虧。往歲愈後。少于調補。仍當濡養奇經。蓋陽維爲病。亦能作寒熱。而八脈隸于肝腎。溫腎涼肝。病卽霍然矣。授以菴蓉。枸杞。當歸。白微。青蒿。茯苓。竹茹。鼈甲。棟實。薊。數帖。果愈。迨二月。

中旬。其病復作。舉家僉以爲瘥。或云必前次早補。留邪未去使然。而蘭嶼遠出。家無主議之人。孟英曰。前次愈之太易。我之罪也。不爲善後。誰之過歟。如信我言。指日可瘳。第須多服培養之劑。保無後患。于是仍服前藥。亦數劑而安。續以集靈膏去牛膝。加羊藿阿膠當歸黃柏兔絲菴蓉蒲桃乾。熬膏服之。竟不再發。

李健伯夫人因傷情志而患心跳。服藥數月。大解漸澹。氣逆不眠。面紅易汗。臥榻不起。勢已瀕危。其次壻余朗齋。挽孟英診之。堅辭不治。其長壻瞿鬻齋。力設懇法。且云婦翁遊楚。須春節旋里。縱使不治。亦須妙藥稽延時日。孟英曰。是則可也。立案云。此本鬱痰證。緣謀慮傷肝。營陰久耗。風陽獨熾。燥液成痰。痰因火動。跳躍如春。若心爲君主之官。苟一跳動。卽無生理。焉能淹纏至此乎。但鬱痰之病。人多不識。廣服溫補。陰液將枯。脈至右寸關雖滑。而別部虛絃。率數指下無情。養液開痰。不過暫作緩兵之計。一交春令。更將何物以奉其生。莫謂贈言之不詳。姑順人情而予藥。方用西洋參貝母竹茹麥冬茯神丹參菴蓉薤

苡紫石英蛤殼等服之痰果漸吐。火降汗收。納穀能眠。胸次舒適。而舌色光降。津液毫無。改授集靈膏法。扶至健伯歸。因謂其兩堵曰。我輩之心盡矣。春節後終虞瘧之變也。已而果然。

驚

邵魚竹給諫。起居飲食如常。惟僅能側臥。略難仰臥。仰而寤。無恙也。稍一合眼。則驚竄而醒。雖再側眠。亦徹夜不得寐矣。多年莫能治。孟英以三才合枕中丹加黃連肉桂服之。良效。其長郎子疏。久患痰多。胸膈滿悶。連年發痢。藥之罔效。孟英脈之曰。氣分偏虛。痰飲阻其清陽之旋運。宜法天之健以爲方。則大氣自強。而流行不息。胸次乃廓然如太空矣。與六君去甘草。加黃耆桂枝薤白。婁仁石菖蒲蒺藜旋覆。服之滿悶漸舒。痢亦不發矣。

周菊生令正。患少腹凌墜。小溲頻數而疼。醫投通利不效。繼以升提溫補。諸法備試。至于不食不寐。大解不行。口渴不敢飲水。聞聲卽生驚悸。孟英脈之。

曰。厥陰爲病也。不可徒治其太陽。先與鹹苦以泄其熱。續用甘潤以滋其陰。毫不犯通滲之藥而愈。一圃人詣孟英泣請救命。詰其所以。云家住清泰門內馬婆巷。因本年二月十五日卯刻。雷從地奮。火藥局適當其衝。牆垣靡宇。一震泯然。雖不傷人。而附近民房。撼搖如簸。其時妻在睡中驚醒。卽覺氣不舒暢。半載以來。漸至食減形消。神疲汛少。惟臥則其病如失。藥治罔效。或疑邪祟所憑。祈禳厭鎮。亦屬無靈。敢乞手援。幸無卻焉。孟英許之。往見婦臥于榻。神色言動固若無恙。診畢病人云。君欲親我之疾也。坐而起。果卽面赤如火。氣息如奔。似不能接續者。苟登園洩便。必責逆欲死。前所服藥。破氣行血。和肝補肺。運脾納腎。清火安神。諸法具備。輒如水投石。孟英仿喻氏治厥巔疾之法。用藥一劑。知旬餘愈。

章菴雲室患感。適遇猝驚。黃包二醫。皆主溫補。乃至昏證。瘵厥。勢極危殆。棺衾咸備。無生望矣。所親陳仰山聞之。謂云。去秋頗奏雲之恙。僅存一息。得孟

英救愈。子盍圖之。章遂求診于孟英。證交三十八日。脉至細數無倫。兩手拘攣。宛如角弓之反張。痰升自汗。渴飲苦黃。面赤臂穿。晝夜不能合眼。先與犀羚貝斛元參連翹知母花粉胆星牛黃髓甲珍珠竹黃竹葉竹瀝竹茹爲方。三劑。兩手漸柔。汗亦漸收。又五劑。熱退痰降。脈較和。而自言自答。日夜不休。乃去羚斛珠黃。加西洋參生地。大塊硃砂兩許。服之。聒絮不減。或疑爲癩。似有搖惑之意。孟英恐其再誤。囑邀許芷卿商之。芷卿極言治法之絲絲入扣。復于方中加青黛龍牡服二劑。仍喋喋不已。孟英苦思數四。徑于前方加木通一錢。投七卽效。次日病者自語。前此小溲業已通暢。不甚覺熱。昨藥服後。似有一團熱氣從心頭直趨于下。由溺而泄。從此神氣安謐。粥食漸加。兩腿能動。大解亦堅。忽咽腫大痛。水飲不下。孟英曰。餘火上炎也。仍與前方。更吹錫類散而安。惟腎瘡未愈。腿痛不已。乃下焦氣血傷殘。改用參耆歸芍生地合歡山藥麥冬牛膝石斛木瓜桑枝藕肉。數服痛止餐加。又與峻補生肌而愈。

杭城溫元帥。例于五月十六日出巡遺疫。有魏氏女者。家住橫河橋之北。會過其門。將及天曉。適有帶髮頭陀。由門前趨過。瞥見之大爲驚駭。注目視之。知爲僧也。遂亦釋然。而次日卽不知飢。眩暈便祕。醫謂神虛。投補數帖。反致時欲昏厥。更醫作中風治。勢益甚。旬日後。孟英持其脈。絃伏而滑。胸腹無脹悶之苦。旬餘不更衣。是驚則氣亂。挾痰逆升。正仲聖所謂諸厥應下者。應下其痰與氣也。以旋豬脰連雪羹棟貝金箔竹瀝服汁爲方。并以鉄器燒紅淬醋。令吸其氣。二劑厥止。旬日而痊。

狂

李叟年越古稀。意欲納妾。雖露其情。而子孫以其耄且瞽也。不敢從。因以漸病狂惑。羣醫咸謂神志不足。廣投熱補之藥。愈服愈劇。始延孟英診之。脈勁搏指。面赤不言。口涎自流。力大無制。曰此稟賦過強。陽氣偏盛。姑勿論其脈證。卽起病一端。概可見矣。如果命門火衰。早已痿靡不振。焉能與此念頭。醫見其

老輒疑其虛。須知根本不堅實者不能享長年。既享大壽。其得于天者必厚。况人年五十。陰氣先衰。徐靈胎所謂千年之木。往往自焚。陰盡火炎。萬物皆然。去冬吾治邵可亭孤陽喘逆。壯水清火之外。天生甘露飲。灌至二百餘斤。卽梨汁也。病已漸平。僅誤于兩瓊薑湯。前功盡墮。可見陰難充長。火易燎原。今附桂仙茅鹿茸參戟河車等藥。服之已久。更將何物以生其涸竭之水。而和其亢極之陽乎。尋果不起。

朱養心後人名大鏞者。新婚後神呆目眩。言語失倫。或疑其體弱神怯。與鎮補安神諸藥。馴致善飢善怒。罵詈如狂。其族兄已生邀孟英診之。右脈洪滑。與犀角石膏菖蒲胆星竹瀝知母。吞礞石滾痰丸而愈。其大父患四肢冷顫。常服溫補。延久不痊。孟英切其脈絃而緩。曰非虛也。與通絡方。吞指迷茯苓而癒。陳氏婦年踰四旬。媿後忽然發狂。時值秋熱甚烈。或以爲受熱。移之清涼之所。勢不減。或以爲痰。投以通血之藥。而不效。金顛一醫皆爲虛火。進以大劑。

溫補則狂莫能制。或云痰也。灌以牛黃丸亦不應。洵孟英視之切脈。絃數。頭痛。晴紅。胸腹皆舒。身不發熱。乃陰虛而肝陽陡動也。先灌童叟。勢卽減。劑以三甲。一二至丹。參石英。生地。菊花。牛膝。麋。用金饑同煎。一飲而病若失。愈後詢之。果因弄瓦而拂其意耳。

陸渭川令媳患感。適遇姪期醫治數日。經止而昏狂陡作。改從熱入血室。治轉爲瘧。厥不省人事。所親沈雨階爲延孟英診之。脈絃。栗而虛滑。氣逆。面青。牙關不開。遺溺。便閉。令按胸次。堅硬如石。此冬溫尙在氣分。如果熱入血室。何至晝亦昏迷。良由素多怫鬱。氣滯痰凝。用柴胡則肝氣愈升。攻瘀血則誅伐無過。予小陷胸合蠲飲六神湯加竹瀝。調服牛黃至寶丹一顆。外以蘇合丸塗于心下。痰卽涌出。胸次漸柔。厥醒能言。脈較有力。次日仍用前方。調萬氏清心丸一粒。果下痰矢。漸瘳稀糜。改授肅清。數日而愈。續有願某。陡患昏狂。苔黃便閉。臥則身挺。汗出五心。醫云熱入曠中。宜透斑疹。治之加劇。孟英診脈。絃緩不鼓。

身無大熱。小溲清長的。非外感。乃心虛膽怯。疑慮憂愁。情志不怡。鬱痰堵竅也。以獨飲六神湯合雪羹加竹葉蓮子心竹瀝服二劑狂止。自言腹脹而頭偏左痛。仍以前方吞當歸龍薈丸。大解始下。改用清火養心化痰舒鬱之法而愈。

癱瘓

徐月巖室。患周身麻木。四肢癱瘓。口苦而渴。痰冷如冰。氣逆欲嘔。汛愈腹脹。類飲極熱姜湯。似乎暢滴。深秋延至季冬。服藥不愈。孟英診脈沈絃而數。曰。溺熱如火乎。間有發厥乎。病者唯唯。遂以雪羹旋赭卮椀茄斛知母花粉桑枝羚羊橄欖蛤殼爲方。送下當歸龍薈丸服之。遞效。二十劑即能起榻。乃去羚羊。加西洋參生地菴蓉藕投之。漸愈。

鄭芷塘令岳母年踰花甲。仲春患右手足不遂。舌蹇不語。而赤便秘。醫與疏風不效。第四日延診于孟英。右洪滑。左絃數。爲陽明府實之候。疏石菖蒲胆星知母花粉枳實婁仁秦朮旋覆麻仁竹瀝爲方。或慮便瀉欲脫。置不敢用。而

不知古人中藏宜下之藏字。乃府字之僞。柯氏云。讀書無眼。病人無命。此之謂也。延二旬病勢危急。芷塘洩童秋門復悲懇孟英視之。苔裂舌絳。米飲不沾。腹脹息粗。陰津欲竭。非急下不可也。卽以前方加大黃四錢絞汁服。連下黑矢五次。舌蹇大減。漸喉稀糜。乃去大黃加西洋參生地麥冬丹皮薄荷。服五劑。復更衣。語言乃清。專用甘涼充津滌熱。及旬日舌色始淡。納穀如常。改以滋陰。漸收全績。踰三載聞以他疾終。

賴炳也。令堂年近古稀。患左半不遂。醫與再造丸暨補劑。服二旬病如故。孟英按脈絃緩而滑。額赤苔黃。音微舌蹇。便澀無痰。曰此痰中也。伏而未化。與犀羚茹貝菖夏花粉知母白微豆卷桑枝絲瓜絡等藥。服三劑而苔化。音漸清朗。六七劑腿知痛。痰漸吐。便亦通。既而腿痛難忍。其熱如烙。孟英令塗葱蜜以吸其熱。痛果漸止。半月後。眠食漸安。二旬外。手能握。月餘。可扶掖以行矣。

暈眩

王雪山令熄。忠心悸眩暈。廣服補劑。初若甚效。繼乃日劇。時時出汗。肢冷息微。氣逆欲脫。灌以參湯。稍有把握。延踰半載。大費不貲。莊之階舍人。令延孟英診視。脈沈絃且滑。舌絳而有黃膩之苦。口苦溲熱。汛事仍行。病屬痰熱鬱結。誤補則氣機壅塞。與大劑清熱滌痰藥。加當歸龍薈丸。服之漸以向安。仲夏即受孕。次年二月誕一子。惜其娠後停藥。去痰未盡。娩後復患悸暈不眠。氣短不饑。或作產後血虛治不效。仍請孟英視之。脈極滑數。曰病根未刈也。與蠲痰清氣法果應。

胡秋穀令愛。年甫笄。往歲患眩暈。孟英切其脈滑。作痰治。服一二劑未愈。更醫謂虛。進以補藥頗效。渠信爲實然。今冬復病。徑服補藥半月後。眠食皆廢。聞聲驚惕。寒顫自汗。肢冷如冰。以爲久虛欲脫。乞援於孟英。脈極細數。目赤便秘。胸下痞塞如杵。力辨其非虛證。蓋痰飲爲患。乍補每若相安。具隻眼者。始不爲病所欺也。投以旋蒨芫貝蛤殼花粉桑扈婁薤連枳等藥。數服即安。而暈不

能止。乃去赭雍婁枳。加元參菊花。二至三甲之類。服匝月始能起榻。

王瘦石令郎遲生。年未冠而體甚弱。夜夢中忽如驚。肢搖目眩。雖多燃燈燭。總然黑暗。醒後納食如常。月一二發。乃父以爲憂。而商於孟英。脈之絃細而澀。曰真陰不足。肝膽火炎所致耳。令服神犀一月。病遂不發。繼與西洋參。二地。二冬。三甲。黃連。阿膠。甘草。小麥紅棗。熬膏服之。竟刈其根。踰年完姻。癸丑巳生子矣。

■ 厥

秋初家慈猝仆于地。急延孟英診之。脈浮絃以滑。用羚羊角。胆星。牡蠣石。菖蒲。丹參。茯苓。鈎藤。桑葉。貝母。橘紅。蒺藜等。以順氣。蠲痰。息風。降火。而痊。癸卯春前數日。忽作欠伸而厥。孟英切脈微弱而絃。曰病雖與前相似。而證則異矣。以高麗參。曰朮。何首烏。山茱萸。枸杞。菴朮。菴朮。石斛。牛膝。蒺藜。橘紅。牡蠣等。鎮補攝納以瘳。予謂此等證。安危在呼吸之間。觀前後卒仆數案。可見其辨證之神。雖

古人不多讓。現世俗之所謂醫乎。家慈兩次類中。予皆遠出。微孟英吾將焉活。感銘五內。聊識數言。惟願讀是書者。體其濟世之心。臨證得能如是。將胥天下之沉痾而盡起矣。

牙行王炳華室。夏患臂痛。孫某曰風也。服參耆歸芍數帖。臂稍愈而腕痛。孫曰寒也。加以附桂。痛不止而漸覺痰多。孫曰肝腎不足也。重用熟地枸杞。令其多服取效。不料愈服愈劇。漸至昏厥。孫尙以爲藥力之未到。病體之久虛。前方復爲加重。甚而時時發厥。始請孟英診之。脈沉而有絃滑且數之象。乃謂炳華曰。此由過投溫補。引動肝風。煽其津液爲痰。痰復乘風而上。此暈厥之由來也。餘波則奔流經絡。四肢因而抽搐。陽氣盡逆于上。宜乎鼻塞面浮。濁氣不能下達。是以便滯不肌。炳華曰神見也。溫補藥服幾三月矣。不知尙可救乎。孟英曰。勿疑吾藥。猶有望焉。遂與大劑甘寒息風化飲。佐以涼苦泄熱清肝。厥果漸止。各恙遞蠲。兩月後康復如常。予偶於舊書中檢得無名氏鈔本一冊。所錄多

岐黃之言。內一條云。附桂回陽。在一二帖之間。萬一誤投。害亦立至。功過不掩。其性之毒熱也。概可見矣。奈世人不知藥爲治病而設。徒以貪生畏死之念。橫於胸中。遂不暇顧及體之有病無病。病之在表在裏。但聞溫補之藥。無不欣然樂從者。摸稜之輩。趨兢存心。知其死於溫補而無怨悔也。乃衣鉢相傳。不必察其體病脈證之千頭萬緒。僅以溫補之品二十餘味。相送爲用。卽成一媚世之方。且託足金匱之門。摹擬腎氣之變。蓋知熟地之陰柔。可縛附桂之剛猛。誤投不至卽敗。偶中又可邀功。包藏禍心。文姦飾詐。何異新莽比周公。子雲學孔聖哉。人以其貌古人而口聖賢也。多深信而不疑。迨積薪既厚。突火頓燃。雖來爛額焦頭之客。其不至於焚身者幸矣。較彼孟浪之徒。誤投純陽藥。致人頃刻流血而死者。其罪當加十等。誅心之論。救世之言。知我罪我不遑計焉。孟英見之。拜讀千過。且曰。勦漢學以欺世。由來久矣。徐靈胎之論。無此透徹。可與退之原道文並峙。當考其姓字。於仲景先師廟內。建護聖祠以祀之。予謂孟英如此稱。

許則其可傳也。奚疑。故附刊此案之後。以證王氏婦溫補藥服及三月。卽所謂陰柔束縛剛猛之故。致人受其愚而不覺者。後之人可以鑑矣。

血 症

范慶簪年踰五十。素患痰嗽。乙酉秋在婺驟然吐血。勢頗可危。孟英診曰。氣虛而血無統攝也。雖向來咳嗽陰虧。陰藥切不可服。然非格陽吐血。爾桂更爲禁劑。乃以潞麥耆朮芩草山藥扁豆橘皮木瓜酒炒芍藥爲方。五帖而安。繼去甘草木瓜。加熟地黃黑驢皮膠紫石英麥冬五味子龍骨牡蠣熬膏服之。全愈。亦不復發。後范旋里。數年以他疾終。

戊申元旦。陳秋槎參軍。大便驟下黑血數升。繼卽大吐鮮紅之血。而汗出神昏肢冷搖擗躁亂。妄言。速孟英至。舉家跪泣救命。察其脈左手如無。右絃稟按之數。以六十八歲之年。僉慮其脫。參湯煎就。將欲灌之。孟英急止勿服。曰。高年陰分久虧。肝血大去。而風陽陡動。殆由忿怒。兼服熱藥所致耳。其夫人云。日

來頗有鬱怒。熱藥則未服也。惟冬間久服薑棗湯。且飲都中藥燒酒一瓶耳。孟英曰是矣。以西洋參犀角生地銀花綠豆卮子元參茯苓羊茅根爲劑。衝入熱童溲灌之。外以燒鐵淬醋。令吸其氣。龍牡研粉撲汗。生附子搗貼湧泉穴。引納浮陽。兩服血止。左脈漸起。又加以龜板鼈甲服三帖。神氣始清。各恙漸息。稍能噉粥。乃去犀羚。加麥冬天冬女貞旱蓮投之。眠食日安。半月後始解黑燥矢。兩旬外便溺之色皆正。與滋補藥調痊。仍充撫轅巡捕。翌鑲如常。秋間赴任紹興。西秋以他疾終。

關琴楚令孫少西年三十四歲。素善飲。夏間已患著枕卽嗽。諱而不言。家人未之知也。迨秋發熱嘔吐腹痛。伊父母以爲痧也。諸痧藥遍投之。尋卽氣衝咳嗽。血湧如泉。不能稍動。動卽氣湧血溢。沈某但知其素稟陰虧。遽從滋補。服後益劇。遲孟英診焉。脈絃洪而數。曰雖屬陰虛。但飲醇積熱于內。暑火外侵。而加以治痧丹丸。無不香竈燥烈。誠如火益熱矣。亟當清解客熱。昔孫東宿治族

姪明之一案。與此略同。必俟熱退血止。再爲滋養。知所先後。則近道矣。病家素畏涼藥。而滋補又不應。遂求卮方服之。藥甚離奇。併木鼈麝香亦信而不疑。旬日後血已吐盡。氣逆如奔。不寐形消。汗多熱壯。再乞診于孟英。已不可救藥矣。

秀水懷某三十五歲。自春前偶失血一日。嗣卽頻發。所吐漸多。延至季冬。聘余往視。左脉虛絃而數。右要大。氣逆自汗。足冷面紅。夜不成眠。食不甘味。音低神憊。時欲嘔酸。此由心境不怡。肝多怫鬱。而脉候如斯。有氣散血竭之虞。堅欲返棹。然既邀余至。不得不勉寫一方。聊慰其意。而病者強作解事。反以所疏舒鬱之品爲不然。執意要用五味山萸薑桂之類。性情剛愎。此病之所由來。而執迷不悟。更爲速死之道矣。既而其妻出診。脉至絃細。頂癰頭疼。心悸帶多。不飢五熱。亦是水虧木旺。退而謂其所親曰。茲二人何鬱之深耶。始如其無子欲買妾。而妻不許。遂以反目成病。及病成。而妻乃憂悔交縈。因亦致疾。此與曩視省垣顧金城之病同。因家擁鉅資。故壯年卽虛無子。亦可謂欲速不達矣。而愚

婦不知大計。徑爲一妒字。以致潰敗決裂。此時雖亟爲置妾。亦無濟矣。卽以身殉。亦何益乎。錄之以垂炯戒。

一少年久患內熱。鼻衄。眼官。溺赤。便艱。睛紅。口渴。熱象畢露。因陽萎經年。醫者但知爲陽虛之證。而不知有因熱而萎之病。遂進溫補。其熱愈熾。父母不知爲之畢姻。少年大窘。求治於余。脈滑而數。曰無傷也。與元參丹皮知柏薇梔。石菖蒲絲瓜絡沙參蛤壳竹茹服六劑。來報昨夜忽然夢遺。余曰。此鬱熱泄而陽事通矣。已而果然。

諸痛

金某久患脘痛。按之漉漉有聲。便閉。溲赤。口渴。苔黃。香不知飢。絕粒五日。諸藥下咽。傾吐無餘。孟英察脈沉弱而絃。用海蛇芋薺各四兩。煮湯飲之。徑不吐。痛亦大減。繼以此湯。煎高麗參黃連棟實延胡卮子枳竹石斛竹茹柿蒂等藥。送服當歸龍薈丸。旬日而安。續與春澤湯調補收結。蓋其人善飲而嗜瓜果。

以成疾也。

吳澤門年踰花甲，素患脘痛，以爲虛寒，輒服溫補，久而益劇。孟英診曰：肝火宜清，彼不之信，延至仲夏，形已消瘦，倏然浮腫，脅背刺痛，氣逆不眠，心辣如焚，善噎畏熱，大便時瀉，飲食下噤，卽吐。諸醫束手，乃懇治於孟英。脈弦稟而數，與竹茹黃連枇杷葉知母廐棟旋赭等藥而吐止。飲食雖進，各恙未已。投大劑沙參生地龜板鼈甲女貞旱蓮桑葉丹皮銀花茅根筍貝知柏枇杷葉菊花等藥，出入爲方，二三十劑後，周身發疥瘡而腫漸消，右耳出粘稠膿水而瀉止。此諸經之伏熱，得以宣泄也。仍以此藥令其久服，迨秋始愈。冬間能出門矣。

朱湘榘令媳患小溲澀痛，醫與滲利，反發熱頭疼，不饑口渴，夜不成眠。孟英診之，脈細數，乃陰虛肝鬱，化熱生風，津液已燦，豈容再利。與白薇廐子金鈴知母花粉紫菀麥冬石斛菊花服之，卽愈。其姪新泉之室懷娠患痢，醫投溫燥止澀，腹痛甚，而徧身發黃，飲食不思。孟英視之，暑濕也。與芩連銀花茅根桑葉

扈梈竹葉茵陳冬瓜皮而愈。吳醜香大令仲媳汛愆而崩之後。脛痛發厥自汗
 肢冷。孟英亟之。細而絃滑。口苦便澀。乃素體多痰。風陽內鼓。雖當崩後。病不在
 血。與旋豬鈴茹枳貝薤婁蛤殼爲方。痛乃漸下。厥亦止。再加金鈴延胡荽蓉鼠
 矢。服之而愈。迨季冬。因卒驚昏狂笑。罵不避親疎。孟英察之。絃滑而數。與犀羚
 元參丹皮丹參扈子菖蒲竹葉龍甲竹瀝。吞當歸龍薈丸。息風陽以滌痰熱。果
 數劑而安。然平時喜服補藥。或有眩暈。不知爲風痰內動。益疑爲元氣大虛。孟
 英嘗諫阻之。而彼不能從。至次年季春。因傷感而狂證陡發。毀器登高。更甚於
 昔。孟英視之。苔黑大渴。與前方加眞珠牛黃服之。苔色轉黃。絃滑之脈略減。而
 狂莫可制。改以石膏硃砂鐵落菖蒲青黛知母胆星龍甲金鈴旋覆元參竹瀝
 爲大劑。送礮石滾痰丸。四服而平。繼而脚氣大發。腹痛便澀。上衝於心。肢冷汗
 出昏暈欲厥。與連扈茹小麥百合旋貝元胡烏藥雪羹石英鼠矢黃柏蘗等藥
 而安。

儒醫何新之素患脘痛。每日必吐水數缶。始舒暢。吐後啖麪食肉。如湯沃雪。第不能喫飯者十餘年矣。季秋痛吐益甚。飲食不進。平肝通絡。諸治不瘳。人極委頓。屈孟英視之。絃滑而爽。日中虛停飲也。以六君去甘草。加桂枝厚朴。牽牛。服之。積飲果下。痛亦漸休。吐止。餐加。精神稍振。乃去牽朴。加附子白芍。薤仁與之。遂愈。且能喫飯。病者謂既能喫飯。善後藥不肯多服。迨仲冬中旬。出門診疾。驟與嚴寒。歸卽痛作。連服荔香散數日而逝。蓋中氣素虛者。不可專用香散之藥也。

許蘭嶼令正。自夏間半產後。患感證。雖已治愈。而腰腹左痛時作。多醫雜治。其痛日增。食減汛愈。臥床不起。黃某謂諸藥無功。惟有腎氣湯先固其根本。頻服之。痛益劇。且痛作之時。則帶下如注。黃謂顯係真火無權。附桂復爲加重。遂至痛無停晷。呻吟欲絕。陳春湖囑迎孟英診之。左關尺絃數無倫。形消舌赤。徹夜無眠。是腎陰大虧。肝陽極熾。營液耗奪。八脈交虛之證也。用龜板烏鰂菔

蓉枸杞歸身棟實竹茹白微黃藥絲瓜絡蒲桃乾藕爲方。一劑知。數劑已。續加熟地阿膠。調理月餘。經行而愈。

孫位申。陡患喉偏左痛。下及乳旁。神疲欲臥。動卽凜寒。速孟英視之。脈絃細以爽。苔薄白。口不渴。痰多且稠。溺赤不肌。是暑濕內伏。而肝鬱不舒。且陰分素虧。復傷勞倦也。昔人之清暑益氣湯。藿香正氣丸。皆是成法。設誤投之。悉爲戈戟。幸病家深信不疑。旁無掣肘。予射干兜鈴膠。數碗。汗出周身。喉痛較鬆。凜寒瓜子枇杷葉荷桿。極輕清之藥。一劑。卽吐膠痰數碗。汗出周身。喉痛較鬆。凜寒亦罷。而身痛微熱。苔色轉黃。去射干兜鈴。加梔子豆卷服之。熱退痛滅。再去滑石豆卷。加石斛沙參野薺薇露投之。知飢。啜粥。諸恙悉安。嗣用養陰充液而愈。

許蘭嶼。令此素屬陰虧。舌常脫液。季秋患腕下疼。脹得食愈甚。映及脅背。宛如鍼刺。稍合眼。則心掣動。而驚寤。自按痛處。則涌水苦熱。不渴欲飲。瘦少神疲。自疑停食。服香麴而益劇。孟英視之。絃爽。曰。此停食也。飲停則液不能上。故

口渴而飲卽水也。內有停水，故不喜飲。其舌上脫液，雖屬陰虛，亦由陰隔，寐卽心掣者，水凌火也。得食痛加者，遏其流也。以苓澤橘半旋蛤連蟄加生薑衣投之，溲行得睡。惟晚食則脘下猶疼，疼卽心熱如火，且面赤頭痛，腰冷腰痠，必俟脘間食下，則諸恙皆平。孟英曰：此停飲雖濁而肝火升也。宜麥潛養爲治矣。改授沙參菴藟竹筍棟柴石決明絲瓜絡薑汁炒梔子。少佐生黃連，服之遂愈。

便祕

沈東屏年逾八秩，患腹脹便祕。孟英診曰：老年紙實，天畀獨厚，證屬陽結。法宜清火。與西洋參石膏芎知母花粉桑皮杏仁橘皮枳殼甘草送更衣丸。四劑而愈。設投別藥，勢必遷延而敗。人亦謂其天年之得盡，斷不料其藥治之誤也。後四年始歿。夏間汪湘筠明府，因食肉病脹，醫謂老年氣弱火衰，輒投溫補。直至腹如抱瓮，始延孟英視之。彌留已極，不可救藥矣。

海鹽任斐庭，館於闕琴楚家。季夏患感，黃某聞其身熱而時有微寒也。進

以薑黃柴棗等藥數帖熱愈壯而二便不行。更醫連用滲利之劑。初服洩略通。既而益秘。居停以爲憂。始延孟英視焉。證交十四日。骨瘦如豺。弦細而澀。舌色光紫。滿布白糜。夜不成眠。渴不多飲。粒米不進。少腹拒按。勢將喘逆。雖屬下證。而形候如斯。法難直授。先令取大田蘆一枚。鮮車前草一握。大蒜六瓣。共搗爛。加麝香少許。罨臍下水分穴。方以元參紫苑。梔子知母。花粉海螵蛸。菴菴。牛膝。天冬爲劑。加鮮地黃汁服之。其夜小洩卽行。氣平略寐。又兩劑。大解始下。退熱而漸進稀糜。乃去雪羹。卮菴。菴。菴。地黃汁。加西洋參。麥冬。石斛。乾生地。竹筍。金花等藥。又服十餘劑。凡三解黑矢。而舌色復于紅潤。眠食漸安而起矣。

金應谷中翰患便秘。廣服潤劑。糞黑而堅如彈丸。必旬餘始一更衣。極其艱澀。孟英診脈遲。舌潤不渴。小洩甚多。乃久患癆證。坐臥不安。健運迂運法。宜補氣。俾液濡布。所謂中氣足。則便溺如常矣。非涼潤藥所能治也。予大劑參朮。橘半。加旋覆花。以旋轉中樞。錫胫脛。以宣通大腸之氣。錫不瀉而糞易下也。

更仿金匱穀實之例。佐血餘菴蓉俾爲流通。府氣之先導。如法服之。數日即解。且較暢潤。至三十劑其病若失。

吳奏雲三令耶甫八齡。患感。幼科治以清解。弗瘥。迨孟英視之。脘悶便秘。日氣機未展耳。投小陷胸加紫菀通草杏仁服三劑。先戰汗而解。尋更衣以愈。當戰解之時。家人不知。詫爲將脫。欲煎參湯灌之。孟英適至。阻其勿服。既而其婦弟陳某之病略相似。亦用此法而痊。

王子菴令堂年已古稀。患便秘不舒。時欲掣掙。汗出頭暈。醫謂其肝氣素滯。輒與麻仁丸等藥。其勢孔亟。伊婿陳載陶屈孟英診之。脈虛絃而弱。是虛風秘結。予人參菴蓉當歸柏子仁冬蟲夏草白芍枳椇棟實胡桃仁。數帖而痊。次年秋患脘痞。脹。醫者率進溫補香燥之藥。馴致形消舌絳。氣結津枯而死。

管君芝山。拉余治其表嫂吳媪。年五十五歲。上年仲夏患瘧二十餘日。愈後小洩。迄未通暢。已成錮疾。今秋分後。溺秘不行。醫療旬餘。溫如薑桂烏藥。涼

如梔芩黃柏。利如木通滑石。皆不效。甚有用益智等以澀之者。漸至腰腹皆脹。而拒按。胸高骯腫。不飢不食。大便不通。小便略滴幾點。熱痛異常。舌絳無津。渴喜沸飲。而不敢多啜。以增脹滿。呻吟待斃。岌岌而微。乃陰虛氣化無權也。以沙參熟地。連蕪芩澤麥冬。紫苑牛膝。車前加附子一錢。桂心五分。煎成冷服。一周時。溺出桶許。而大便隨行。進粥得眠。口苦而喜涼飲。即去附子。桂連蕪苑。膝加知柏芍藥。砂仁。數帖而起。緣境窘不復調理。銅疾聞猶存也。

胎產

仁術志者。海豐張君柳吟所題孟英之醫案也。吾師趙菊齋先生。暨莊舍人。芝階爲之序。余以未與其事。深以爲歎。秋間偶過孟英。適有陳姓者。牽羊來謝。孟英頗疑之。其人曰。三月間次媳患時感。而氣逆不能眠。醫皆畏卻。特延君診。甫按脈云。甚滑疾。是爲娠象。用藥必須顧及。此時次媳於去秋晚後。月事尙未一行。君爲此言。閨家未嘗不竊笑也。迨疾漸平。哺兒之乳亦不覺少。雖自問

亦斷斷非孕。至六月間腹漸脹。方謂有病。不料昨日倏產一孫。舉家敬服高明。故來致謝耳。孟英因謂余云。昨診魏子恆之室亦妊也。諸醫作虛損治。既雖虛微。要數而滑象仍形。病家深不以吾言爲然者。緣病人之女兄二人。皆死於虛勞也。然其伯仲之證。吾皆診焉。今已十餘年矣。猶憶伯字於關氏。未嫁而卒。證非不治。亦爲藥誤。病中閱吾方案。極爲折服。且曰。先生來暮。儂不能起矣。前此延致諸名家。徒曰虛證宜補。而不治其所以虛。方則萃聚補藥。必以地黃爲之冠。雖有參耆。亦列於後。卽使用藥不乖。而陽生陰長。氣爲血帥之旨。尙未分曉。况其他乎。吾聞而愕然。何以閨中女子。亦解談醫。細詢始知爲乾隆間名醫吳穎昭先生之女孫也。尤爲惋惜。仲適於陳少府。的係損證。若季者因其家懷先入之見。遂致醫人迎合悞事。豈不可歎。迨秋仲果聞魏氏分娩。母子皆亡。方歎孟英之卓見爲不可及也。故余謂習醫必須才學識三者俱備。否則行見其動手殺人耳。

胎前產後，疑似極多，號曰專科，尙難措手。陳肖岩孝廉媳屠仲如之女也。汛愆一度，次月仍行，方疑其病也。孟英診曰：尺雖小弱，來去緩和，是娠也。繼而果然。仲如令弟子綠之室，輕事稍遲。孟英偶診，亦以孕斷。尋驗。甫三月，患胎漏。適孟英丁內艱，遂不克保而墮。墮後惡露雖行，而寒熱頭疼，時或自汗，且覺冷。自心中出，醫謂類瘧，與溫化之藥，病日甚。交八日，孟英始出門，卽延診之。脈來沉實而數，舌色紫黯，乃瘀血爲患耳。予桃仁、澤蘭、山楂、芫花、旋覆、紅花、丹參、通草、琥珀、蛤殼、絲瓜絡之劑，服後腹大痛，下瘀血如肺者一枚。次日諸恙較減，乳汁大流。再以前方去通草，加麥蘗投之。服後腹仍痛，復下瘀塊壘壘，而諸恙若失。或問先生嘗言產後腹無痛苦者，不可妄行其血，此證惡露已行，腹無疼痛，何以斷爲瘀阻，而再行其血耶？孟英曰：正產如瓜熟蒂落，諸經陰胎之血貫串流通，苟有瘀停，必形痛脹。墮胎如癰瘍未熟，強搗其膿，尙有未化之根柢，不能一齊盡出，所以胎雖墮而諸經陰胎之血萃而未渙，淺者雖出，深者尙留，况是

血旺之軀。加以溫升之藥。挽其順流之路。寧其欲出之機。未到腹中。脹疼奚作。吾以循經通絡。宣氣行瘀之法。導使下行。故出路始通。而後腹痛瘳。然必有脈可徵。非謂凡屬墮胎皆有是證也。

李華甫繼室。娠三月而崩。孟英按脈絃洪而數。與大劑生地銀花茅根柏葉青蒿白薇黃芩續斷驢皮膠藕節胎髮灰海螵蛸而安。奈不能安佚。越數日胎墮復崩。孟英于前方去後六味。加犀角竹筍元參爲治。或謂胎前宜涼。產後則否。乃招專科賢蕭山竹林寺僧治之。咸用溫藥。且熱暴崩宜補。服藥數劑。虛象日著。時時汗出昏暈。畏聞人聲。嬾言息微。不食不眠。間有呃忒。崩仍不止。皆束手待斃矣。復邀孟英視之。曰此執死苦以治活病也。夫血因熱而崩。胎因崩而墮。豈胎墮之後。熱卽化爲寒乎。參朮姜桂稷灰五味之類。溫補酸澀。既助其熱。血益奔流。又窒其氣。津亦潛消。致現以上諸證。脈或不知。而苦黃黑燥。豈不見乎。因與犀角石膏元參知母花粉竹瀝麥冬銀花梔子石斛旋覆青蒿白薇

等大劑投之。神氣漸清。旬日後。各恙始平。繼去犀角。加生地。服兩月全愈。

汪氏婦自孟秋患痢之後。大解漉泄未愈。已而懷娠。恐其墮也。投補不驗。延至仲冬。兩目赤障滿遮。氣逆礙眠。腕疼拒按。痰嗽不食。苦渴無溺。屈孟英診之。脈甚滑數。曰此溫補所釀之疾也。夫秋間滯下。原屬暑濕熱爲病。既失清解。逗留而爲漉泄。受孕以來。業經四月。慮其墮而補益峻。將肺胃下行之令。皆挽以逆升。是以胸次堵塞而疼。喘嗽不能臥。又恐其上喘下泄而脫也。補之愈力。治節盡廢。澁閉不饑。濁氣壅至清竅。兩目之所以蒙障而瞽也。與沙參蛤殼枳杷葉冬瓜子海石旋覆蘇子杏仁黃連枳實海蛇黃芩梔子重加貝母。服二劑。卽知饑下。腸目能睹物矣。

庚子春載氏婦產後惡露不多。用山查益母草酒煎。連服數日。遂發熱自汗。口渴不飢。眩暈欲脫。徹夜不眠。孟英視之曰。此稟屬陰虧。血已隨胎而去。雖惡露甚少。但無脹痛之苦者。不可妄投藥餌。酒煎益母山查。不特傷陰。且能散

氣而汗泄口乾。津液有立竭之勢。卽仲聖所謂無陽也。蓋人身天真之氣。謂之陽。陽根于津。陰化于液。津液既奪。則陽氣無根而眩暈。陰血不生而無寐。若補氣養陰。則舍本求末。氣血不能生津液也。惟有澄源潔流。使津液充而氣血自復。庶可無憂。以西洋參生黃耆龍骨牡蠣萎蕤百合甘草麥冬生薏苡生扁豆石斛木瓜桑葉蔗漿投之一劑卽安。數日而愈。後以滋填陰分。服之乃健。

張鄭封室。晚後卽發熱。服生化湯二帖。熱益熾而發赤疹。顧聽泉診之。卽與清解三劑不應。欲進犀角地黃湯。而恐病家之狃于產後以生疑也。乃拉盂英質之。診其脈絃滑而數。面赤熱燥。胸悶善悲。肢腫而疼。兩肘白泡如扁豆大者數十顆。舌上亦有一顆。痛碍食飲。大便不解。已旬日矣。曰此不但胎前伏暑。且有蘊毒。而悞服生化湯以助其虐。幸初手卽用清解。尙不致于昏陷。犀角地黃極是治法。猶恐不能勝任。乃與聽泉商加西洋參滑石知母銀花花粉人中白萸仁竹黃貝母桑葉梔子爲劑。其所親曰。高明斷爲熱證。何以病者雖渴而

喜熱飲耶。孟英曰：此方中所以多用痰藥也。凡胸中有熱痰阻礙氣機者，每如是不可以其向不吐痰而疑吾言之妄也。若因此而指爲寒證，則爲不旋踵矣。進四帖始得大解，頻吐稠痰，而各恙皆減，飲食漸加。孟英曰：病勢雖穩，餘熱尙熾，苟不亟爲清滌，而遽投補益，猶有葶損之虞。其母家果疑藥過寒涼，必欲招專科調治。幸將前方示彼，尙不妄施溫補，然隔韓搔痒，紀律全無。旬日後餘火復燃，鄭封堅懇孟英設法，仍用甘寒療之。周身膚皴如蛇皮，爪甲更新，其病之再生也，可知。繼與滋補眞陰而起。

翁嘉順室。婉後發熱，竹林寺僧治之不應。溫龔二醫皆主生化湯加減，病益劇。請孟英診之，脈稟滑微數，曰：素體陰虧，熱自內生，新產血去，是以發熱。惟譫妄昏昏，最是嚇醫之證。渴喜熱飲，宛似虛寒之據。宜其猜風寒而表散，疑瘀血以攻通。帖帖炮姜，人人桃桂，陰愈受劫，病乃日加。幸而痰飲內盛，津液未致涸竭，與獨飲六神湯去橘半，加西洋參、生地、花粉、竹茹，知母、生白芍爲劑，數日

而瘳。逾旬復發熱。或疑涼藥之弊。或謂產毒成勞。衆楚咻之。病漸進矣。其小姑適吳氏者。向役于冥曹。俗謂之活無常。偶來探病。忽仆地而僵。口中喃喃。或問汝嫂病何如。答云。須服王先生藥。人皆異之。次日仍乞診于孟英。曰。脈浮數而絛。是風溫也。與前病異。便瀉無溺。肺熱所迫。大渴無苔。胃汁受燥。亟與天生建中湯。類灌。卽蔗汁也。藥主大劑甘涼。果得津回舌潤。漸以痊可。

高祿卿室。吳滙仲之妹也。孟夏分娩發熱。初疑蒸乳。數日不退。產科治之。知挾溫邪。進以清解。而大便澹泄。遂改溫燥。其泄不減。另招張某視之。因謂專科誤用。婁仁所致。與參耆薑朮鹿角肉果等藥。泄瀉愈甚。連服之。熱壯神昏。汗出不止。勢頗於危。醞香孝廉徐夫人。病者之從母也。心慈似佛。有子十人。皆已出。聞其殆。夤夜命四郎季眉。請援於孟英。按脈洪數七至。口渴苔黃。洞瀉如火。小洩不行。因謂秀眉曰。病猶可治。第藥太驚人。未必敢服。季眉堅欲求方。且云。在此監服。乃疏白頭翁湯。加石膏犀角銀花知母花粉竹葉。扈棟桑葉。與之。次

日復診。脈證較減。仍用前方。而病家羣譁以爲產後最忌寒涼。况洞泄數日乎。仍招張某商之。張謂幸我屢投溫補在前。否則昨藥下嚙。頃刻亡陽。復定著朮之方。業已煎矣。所親張芷舟孝廉聞之。飛告於醴香處。汾伯昆季。卽馳至病家。幸未入口。奪瓊傾之。索孟英方。煎而督灌。且屬羣季輪流守視。免致再投別藥。孟英感其情誼。快舒所長。大劑涼解。服至七帖。瀉全止。熱盡退。乃去白頭翁湯。加生地元參茹貝。服半月。始解黑色燥矢。而眠食漸安。第府藏之邪。雖已清滌。而從前溫補。將熱邪壅滯於膜絡之間者。復發數纏於胸乳之間。孟英令其恪守前法。復入蒲公英絲瓜絡橘葉菊花等藥。服至百劑。始告全愈。而天癸亦至。孟英曰。世俗泥於產後宜溫之謬說。况兼泄瀉。即使溫補而死。病家不怨。醫者無憾也。或其隻眼其誰信之。此證苟非汾伯昆仲篤信於平時。而方排衆論於危難之間。余雖見到不疑。亦惡能有濟耶。余嘗曰。病不易識。尤不易患。醫不易薦。尤不易任。藥不易用。尤不易服。誠宇宙間第一難事也。而世人淺視之。可不

悲哉。

趙子循室。晚後服生化湯二帖。更因驚嚇。三朝發熱。連投四物六合等湯。病日以甚。半月後始延孟英診之。脈象左絃急。右洪滑數。苔黃大渴。譫語咳嗽。惡露仍行。唇齒乾燥。是因陰虛之體。血去過多。木火上浮。酷暑外燦。津液大耗。兼有伏痰之候也。亟與營衛兩清。冀免他變。而世家極畏石膏。堅不與服。越三日。勢益劇。計無所施。子循之叔笛樓。與其表兄許芷卿。徑以白虎加減投之。證有轉機。翼日再迓孟英。會同笛樓。暨其舅氏許吉齋。山長協商妥治。咸是王議。且以西瓜汁助其藥力。熱始日漸下行。二便如火。又數日漸安。粥食神氣亦清。起坐梳頭。夜能靜寐。然熱蘊太久。下焦患癰。膿雖卽潰。陰液瀉傷。脈復空數。浮大便泄善嘔。口乾多夢。皆木少水涵。燥津侮胃之見證也。孟英與笛樓商以白頭翁湯。加龍骨三甲甘草木瓜。以育陰潛陽。餘蘊石脂丸中。加梅連以息風鎮胃。果得瘡口膿乾。餐加瀉止。脈柔熱淨。苔退神怡。正須善後。甫授滋填。不期酷

熱兼旬。甘霖忽降。臆開徹夜。復感風邪。身熱微寒。鼻流清涕。而陰液久奪。外患未癒。培養繼投。又雜發汗。肝風內應。痲痺旋形。九仞之功。遂成畫餅。門外漢未免以成敗論。然此案自堪傳也。

辛亥春。孟英治其令正。誕子三朝。忽渾身麻冷。尋即壯熱大渴。汗出不解。耳鳴眼淚。舌絳無津。苔色燥黃。腹痛拒按。不飢皖悶。黑露仍行。小溲極熱。脈則絃滑右甚。是胎前吸受風溫。兼挾痰食內滯。雖新產血去陰傷。見證較劇。然病不在營。亟宜撤熱以安營。不可破血以傷營。亦不可養陰而助病。遂以元參白微卮子知母竹茹旋覆菖蒲枳實括婁爲方。服之熱雖退而脈不減。仍用此方。越二日復麻冷而後熱。惟舌稍潤。苔較薄耳。再飲之。熱亦即退。併吐膠痰數椀。略進稀糜。間一日又發寒熱。或疑爲癰。或疑分媿。不易用力勞傷。恐是虛證。苟不及早溫補。羸損堪虞。孟英一一領之。復與前藥。熱果漸減。渴亦遞減。踰日寒熱猶來。亦不更方。至十一朝始下黑燥矢而寒熱乃休。即能安穀。計服此藥已

十大劑矣。始出方與戚鄰聞之。蓋恐眷屬之預聞涼解而有阻撓也。諸親莫不駭詫。然此證非孟英獨斷獨行。斷難成功。設泥新媿而通痰。或以爲瘧而溫散。或疑其虛而滋補。勢必變。即稍有瞻顧。亦必邪熱糾纏而延成幕損。世人之病。往往弄假成真者。大率類此。

管君錫棠。仲耶蘭谷之室。季秋患寒熱。娠已八月矣。繼因其子患驚。憂勞數月。遂兼痰嗽。而舌糜口臭。服藥數帖而媿。其胎已腐。然寒熱咳嗽口糜諸恙。不減。醫以其產後也。用藥益無把握。馴致氣逆自汗。面赤無眠。束手囑備後事矣。適余遊武原歸。延診其脈。寸關絃滑右大。黑露流通。二便無阻。是下焦無病。雖在產後。而病與產後無涉。若云產後宜溫。固是謬說。而此之口舌糜臭。亦非大熱。毋庸重劑涼解。良由胎已早殞。失於早下。以致濁氣薰蒸於肺胃。故見以上諸證。既見諸證。而早爲肅清。則源澄流潔。奚至是耶。設再誤作產後虛喘。而妄投補劑。則雖死而莫知其所以死也。爰以南沙參省頭草厚朴杏仁菖蒲桑

皮竹茹枇杷葉冬瓜子絲瓜絡爲方。薔薇葉蘆根煎湯煎服。兩劑氣順嗽止。知飢進穀。去杏朴加苡仁甘草。口舌隨愈。寒熱亦休。惟骨節痠疼。合目卽汗。改清熱養陰而起榻。腰足尙痠。授滋補氣血而痊。

經帶

赤山埠李氏女。素稟怯弱。春間汛事不行。臨腹聚氣如癢。減餐肌削。屢服溫通之藥。至孟秋加以微寒壯熱。醫仍作經閉治。勢頗于危。乃母託伊表兄林豫堂措辦後事。豫堂特請孟英一診以決之。孟英切其脈時。壯熱烙指。汗出如雨。其汗珠落于脈枕上。微有粉紅色。乃曰。虛損是其本也。今暑熱熾盛。先當治其客邪。庶可希冀。疎白虎湯加西洋參元參竹葉荷桿桑葉及何醫至。一籌莫展。聞孟英主白虎湯。乃謂其母曰。危險至此。尙可服石膏乎。且本草於石膏條下致戒云。血虛胃弱者禁用。豈彼未之知也。豫堂毅然曰。我主藥。與其束手待斃。盍從孟英死裏求生之路耶。遂服二帖。熱果退。汗漸收。改用甘涼清餘熱。日

弟。以向安。繼與調氣養營。宿寢亦消。培補至仲冬。汛至而痊。次年適孫變伯之

里中張君雪沂令正。三十七歲。於乙巳年患經行腹痛。醫進膠艾湯多劑。痛乃日盛。而加以嘔吐。迄今十載。諸藥備嘗。邇年經至益頻。痛勢益劇。滿牀亂滾。聲徹比鄰。迨余診之。脈絃滑而數。曰巔痛口渴乎。帶多腰痛乎。汛色紫黑乎。病者驚以爲神。慘容爲之一展。余謂雪沂曰。此證不但溫燥膩補不可用。卽四物湯亦在禁例。宜乎徧訪女科。而竟無一效也。與芩連梔膽茹柏蒿薇烏鐵芽根藕爲劑。服至下月經行。卽不吐。痛亦大減。此等藥服踰半載。各恙悉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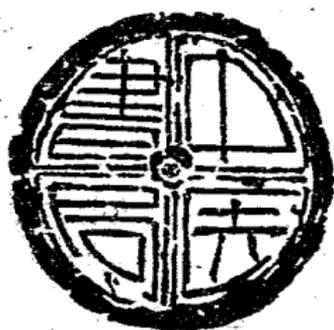
王西翁令孫芝生茂才室。久患汛行太速。頭痛神疲。形瘦內煩。渴喜熱飲。納食滯膈。絡脹少眠。脈至粟滑虛絃。痿痠而有赤塊。甚痛。乃陰虧水不涵木。風陽內熾。氣鬱痰凝。議宣養清潛互用法。沙參六錢。鱉甲八錢。首烏三錢。茯苓菊。花各二錢。梔炭竹茹桑葉各一錢五分。白薇黃柏絲瓜絡各一錢。以藕二兩。十

大功勞一兩。資湯資藥。外用葱白杵爛。蜜調塗。假上赤塊。仲冬復視。煩減能眠。汛行較緩。頭疼。腰塊均已漸瘳。乃與通補柔潛之劑。後信來服之甚效。

管授青翁季耶。蓉舫之室。初冬患寒熱耳聾胸悶。便祕帶下如注。嘔渴不眠。粒米不沾者旬餘矣。人皆危之。余按脈絃數。舌絳無苔。氣逆面紅。自求速死。此肝鬱深沈。木火內燦。耗津阻氣。出入無權。小柴胡施逍遙散。皆貌合而神離。誤施必然決裂。此辨證用藥之所以難也。幸其番梓深信。遂以小陷胸加葛茹。旋覆梔芩。盧根湯煎服一帖。胸漸舒。氣漸平。再服稍寐。三服嘔止進粥。五劑便行。溺暢。寒熱亦休。苔布知飢。始改柔養而痊。

娼女榮瑛。就診於余。自述本良家子。十四歲而天癸至。二十二歲而適人。二十五歲初產。但覺腰腹微痠。子卽墮地。三十二歲再產亦爾。茲又嫁二夫。向不自乳。而產育漸頻。分娩漸慢。今春誕子爲第十胎。腹痛踰四時而生。在他人猶以爲極快。而我已覺漸徐。且年雖五十。天癸不衰。鋼疾全無。向不服藥。素有

微帶。近年全無。惟每日吐痰。別無他苦。恐此後有難產之虞。求爲設法。余聞而訝之。其貌雖不甚都。而粉黛不施。風致嫣然。肌膚尙似三十許人。真尤物也。始信鷄皮三少之說。爲不誣。按脈六部皆緩滑而長。左寸關帶絃數。是聰明有壽之徵。故年愈長而氣愈固。是以分媿漸慢也。向有帶而近有痰。以左寸關合之火搏其液。而不下趨也。囑以六君子加減爲常服之方。設再孕。至七八月。以束胎飲類服。可期易媿。渠聞之忻然。受方而去。錄之以見賦體之奇。



清代名醫活精華

謝利恒題



李冠仙醫話精華

李冠仙（文榮）晚號如眉老人丹徒人精于
文暇讀方書間出其餘技以濟人應手卽活嗣
爲陶文毅座賓賞識尤有加一時名噪遐邇生
平服膺喻嘉言論述著有仿寓意草

李冠仙醫話目次

戴陽.....	一	氣喘.....	一九
痰閉.....	二	傷寒.....	一一
癆.....	四	類中.....	二二
牙痛.....	七	眼病.....	二四
中暑.....	八	戒煙.....	二六
喘.....	九	鼻淵.....	二七
瘋.....	一	傳尸.....	二八
熱瀉.....	三	不寐.....	二九
溫瘧.....	六	肝氣.....	三二
尸厥.....	七	瘧痢.....	三三

李冠仙醫話精華

上海秦伯未編纂

普甯方公溥參校

戴陽

田展初夫人偶染時邪。醫者皆用傷寒藥發散。升提太過。其熱不減。又皆競用寒涼。如黃芩黃連山枝石羔之類。連進多劑。熱仍不退。面反通紅。頭皮作痛。手不可近。近則痛甚。病勢沉重。醫曰邪已傳裏。無法可治。又延某醫。于前藥中加犀角羚羊。謂只此一着。不應則難。仍無效。且更加重。乃邀余診。其脈浮大而空。兩尺沉細欲絕。雖氣微弱。不欲言。幸心尙明了。並不昏迷。詢其欲飲否。曰不欲。詢其二便。大便少而稀溏。小便清白。少腹有痛意。余急曰。此戴陽症也。乃本素陰虧。不能潛陽。今以時邪。誤作傷寒論治。溫散太過。虛陽上浮。治宜引火歸原。醫者見其煩躁。不知其爲龍雷上升。侵犯清虛之府所致。反以爲熱邪傳

裏。肆用寒涼。陽即欲回。歸路以塞。再用寒涼。不獨腹痛自痢。症必加重。而無根之火。將一汗而亡。奈何。於是竟用真武湯。勸其速進。病者遲疑。促之。勉進半劑。本已十日不寐。進藥後。不覺安睡。兩時許始醒。頭皮不痛。面赤盡退。腹痛亦止。心中不煩。復進半劑。次日延余覆診。其病若失。細詢平日。本有鼻衄之恙。生育又多。其陰本聘。故藏中之陽易動也。改用附子理陰煎一劑。又專用理陰煎兼服三劑。後以八珍加減。調理全愈。

痰閉

顏鳳堯夫人盛夏病時。邪人事昏沉。壯熱口渴。渴欲熱飲。沸水不覺其熱。脈來洪數而滑。惟右寸見沉。實熱症也。而見寒象。又非熱極似寒。余問有舊恙否。曰平時每日約吐痰三碗許。方覺爽快。今五日病中並未吐痰。余曰得之矣。時邪乃熱症。脈亦熱象。而寸口獨沉者。肺氣爲痰所遏也。是可知痰塞肺氣。上下不通。內雖甚熱。氣不得上。口鼻吸入。無非冷氣。至喉而止。亦不得下。肺氣通

於喉。今爲痰所阻。故肺以下則甚熱。喉以上則甚冷。是非先用吐法。提去其痰。不可。但沸湯下喉而不熱。痰之膠固非常。肺之閉塞已極。雖用瓜蒂散。梔豉湯等法。恐格之不入。不足以披肺竅。提肺氣。而鼓動其痰。是非仲景麻杏石甘湯不可。主人曰。麻黃乃夏令所忌。奈何。余笑曰。藥不執方。相宜而用。古之訓也。今痰阻肺脾。非麻黃之大辛大熱。不能搜肺活痰。且有石膏之寒。以制其熱。杏仁之降。以濟其升。有甘草之甘。以緩其急。非真同傷寒之用麻黃湯。專取辛熱表散也。此方取其下喉必先達肺。肺氣開提。痰涎必活。活則涌吐。藥隨痰出。豈能再作大汗哉。况時邪亦須解。吐中有發散之意。石膏乃白虎湯之主藥。爲金匱治中暑之首方。色白入肺。兼清陽明之熱。一散一清。邪熱從而得解。是在意中。乃用麻黃八分。杏仁三錢。石膏五錢。甘草一錢。囑其必服而去。次朝覆診。謂已吐痰升許。不過微汗。外熱已退。人事亦清。診脈不洪。按之仍數。不熱飲而欲冷飲。舌赤無苔。知其大熱傷陰。改用犀角地黃湯。一服熱減。再服全愈。

■ 癥 症

大姪小村小洩不通者三日。腹膨急脹。至不能忍。醫進通劑愈甚。余診其肺脈獨大而數。知其素來善飲。因問近飲何酒。曰燒酒。余曰是矣。時屆端節。急令買大枇杷二斤。啖之。另易補中益氣湯方法。去黨參黃芪。白朮當歸。惟用陳皮一錢。甘草梢八分。醋炒柴胡五分。蜜炙升麻三分。加天冬二錢。麥冬三錢。北沙參三錢。車前草三錢。與服一時許。小洩大行而愈。後有邵辦蓮患沉疴甚奇。每發當腹痛異常。而必先洩閉。百醫罔效。必得小洩而腹痛乃止。此症少時卽有。至四十外乃更甚。適當舉發。延余往診。其脈肺部獨大而數。與小村姪同。予曰素嗜烟酒否。曰皆有之。而尤酷愛水烟。卽以與小村方。去升柴加黃芩。知母與服之。乃小洩大行。腹痛亦止。伊以沉疴速痊而奇之。曰何藥之靈也。余曰肺爲氣主。又爲水之上源。經云膀胱爲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有屬中氣者。中氣不足。洩便爲之變。有屬腎氣者。腎與膀胱乃表裏也。而氣化之

權。肺實主之。肺在人身主乎天氣。天氣常清明而下降。卽肺氣宜清明而下行。上逆行乎所不得不行。下流自有所不得不通。其有所不行者虛也。熱也。虛則氣不足以行。熱則氣反爲上源。肺氣不行。則諸氣不利。通則不痛。痛則不通。今洩不通而腹乃痛。肺脈獨大而數。症經卅年。此先天肺熱。後天烟酒積熱。日傷肺陰。肺失清肅之令。故病愈發而愈重也。以後將此方常服。且戒烟酒。可望不發。瓣蓮連服至二十餘劑。後果不發。蓋嘗觀諸羣獸有肺者有尿。無肺則無之。可知肺之關乎小洩者大矣。小村用升柴。而邵兄不用升柴。加芩知者。以小邨曾服利藥。氣滯更結。非加升柴以提其氣。斷不能通。如酒壺然。壺嘴不通。揭其蓋。自通也。邵兄未服利藥。而熱久且重。故不用升柴。而加黃芩知母也。雖然。勿謂癥閉之盡在清肺也。吾鄉錢光斗之弟婦。因產育用力太過。正氣大傷。三日小洩不通。予用補中益氣湯全方。姜棗引加冬葵子三錢。一服而通。華秋岩夫人懷孕六七月。偶因下樓一跌坐地。腹中墜脹。小洩不通者半日。乃胞胎震壓。

膀胱亦用大劑益氣補中。姜棗引一服而通。此皆用溫補升提法。治在中氣。而不在肺氣也。夫冬葵子。或用或不用者。一則癰閉三日。以葵子引經通之一則僅半日許。提其氣而洩自行。毋煩通利也。後又有吳晴椒明府。患便結。數日不行。一日登廁數次。努力乾結不出。而小洩反閉。次日自用車前澤瀉等藥。不應腹部加脹。又次日延余。余曰。大腸與膀胱相隔一間。分運而行。本不相礙。今因直腸脹滿。擠合膀胱。小便無路可出。此非膀胱自病。雖加通利。徒增脹滿耳。祇有下法。以通其大便。則小便自行。聞者不信。且以病者年邁。恙久正虛。不能堪此。乃辭去。三日後請復往診。則脹已至胸。臥不能動。蓋以雜進他方數劑也。余曰。在書大便不通四五日無妨。而小洩不通五日必死。今已三日。下或不死。不必危。諸君奈何。欲必置諸死地耶。乃用黨參三錢。於朮二錢。歸身三錢。陳皮一錢。炙草一錢。炒柴胡一錢。灸升麻六分。煨姜二片。大棗二枚。生川軍三錢。玄明粉三錢。因告衆曰。此病不得不下。但有三虛。年高一也。久病二也。連日未曾

納穀三也。故用補下之。亦古人黃龍湯。玉燭散之意也。若得此而大便行。則膀胱寬而小溲自暢。有參以扶之。則正氣亦何患其下陷哉。大便暢行。小便隨至。腹中暢快。病乃若失。以上五症皆小溲不通。四用東垣補中益氣法。而變化不同。法則仿古。用則因心。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牙痛

趙義之牙痛。纏綿月餘不已。予診其脈左關尺數。以六味地黃湯加升麻三分。柴胡五分與之。曰服後當更痛。然片刻即止矣。次日登門謝曰服藥後果如君言。願聞其理。余曰齒乃骨之餘。而腎主骨。是下焦腎水大虧。腎火上浮。而爲此痛。故用六味補之。然其已浮齒牙之火。不能下歸於腎。不若用升柴以透之。升透之時。未免較痛。唯滋補之力較大。陰能潛陽。火降則不復作痛矣。嗣後余以此方治腎虛牙痛者。無不立效。又某藝員下牙床作癢。至不能受。不寢者累日矣。予診之曰。此大腸風熱也。上牙床屬足陽明胃。下牙床屬手陽明大腸。

大腸有積熱。熱生風。風生癢。問大便結否。曰結甚。乃以調胃承氣。小其劑。加生地。槐花。荆芥。防風。與之一服。得大解。暢行而愈。

中 暑

契友龔玉屏子。十六歲。自揚受暑歸。發熱頭脹。倦怠少氣。心煩渴飲。天柱傾欹欲倒。余用人參白虎湯。其家以時症用參爲疑。或謂時邪用參。如吃紅礬。入腹必死。余曰。先天氣弱。暑又傷氣。脈象數而甚虛。非參不可。爭持良久始服。翌早往視。已霍然矣。嗟乎。醫道之不明。至今日而極矣。經云。熱傷氣。又云。壯火食氣。盛夏酷熱。燦石流金。未有不傷氣分者。故孫真人。生脈散。東垣。清暑益氣湯。丹溪。十味香薷飲。未有不用參以顧氣者也。至人參白虎湯。乃金匱中。喝門專主之方。更何疑乎。且此症。乃中暑。非時邪也。時邪者。春當暖。反寒。秋當涼。反暖。冬當寒。反溫。爲四時不正之氣。感而病者。謂之時邪。至風寒。暑濕。燥火。六者。應時而至。本天地之正氣。人或不慎。感之爲病。謂之中寒。中暑而已。不得謂之

時邪也。若許此症之虛。則清暑益氣亦可。然因其大渴欲飲。恐黃蒼白朮。過于溫補。故用人參白朮。余本細加斟酌。豈漫然獲効哉。復數年。又抱恙。延余診治。時十二月一日也。其症外似洒淅惡寒。寒後煩躁覺熱。舌赤無苔。洩帶白濁。脈來洪數無倫。按之空象。因告其叔曰。此不治症也。至春殆矣。夫冬見夏脈。書稱不治。伊脈洪數無倫。在夏脈尙爲太過。而况見於冬令閉藏之日。且又無根。腎水告竭。肝火獨旺。木生於水。無水生木。何以應春氣之發生乎。如木樹然。當冬月閉藏。莫能定其生死。至春則生者生。而死者死。人身一小天地。肝木應乎春氣。根本既撥。故知其死於春也。遂未立方而行。後果於正月十八長逝云。

喘症

包式齋患尿血二年未痊。經余藥治而愈。蓋腎虛人也。偶因傷風。某醫發散太過。轉致喘不能臥者累日。乃急延余診之。曰。咳出於肺。喘出於腎。肺腎爲子母之臟。過散傷肺。母不能蔭子。則子來就母。而欬亦爲喘。腎虛人往往如此。

今已腎氣上沖。脈象上部大下部小。而猶以爲邪風未盡。更加發散。無怪乎喘不能臥也。與以都氣全方。加紫衣胡桃肉三錢納氣歸腎。一藥而愈。數年後又因傷寒服發散重劑。喘又發。仍令檢服前方。其內因夫病篤者急萬分。忽得笑症。終日啞啞不止。亦求余診。其脈左關皆數甚。余曰。臚中爲臣使之官。喜樂出焉。此肝火犯心包絡也。與西犀角地黃湯加羚羊角。次日復請余診。則笑病若失。而式齋之喘如故。惟至夜闌稍平耳。某曰。異哉。何藥之效于當年而不效於今日耶。細診脈象。上部大下部小。實屬腎氣不納。毫無他疑。因問何時服藥。曰。晚飯後。予曰。是矣。今可於晚前服藥。當必有效。次日問之。則喘平而安臥如常矣。蓋藥本納其腎氣。飯後服藥。則爲飯阻。不能直達有腎。故上半夜全然不效。下半夜藥氣漸到。故稍平也。今於飯前服。腹中空。藥力直達於腎。然後飯壓之。腎氣豈有不納者哉。噲其加十倍爲丸常服。并囑外感時不可肆用發散。其症乃終不復發。

癲症

厲登銘初秋患癲。余治之。始以和解。繼以景岳歸柴飲。加生地一兩。葶皮三分。得汗透而解。愈後卽往城南觀火。至大門。忽謂家人曰。適土地老爺過此。汝等見否。是夜遂瘋。喊罵大鬧。擲毀什物。且持廚刀欲殺其妻。次早其妻來請余治。既至。正持破碗欲傷人。見余至。忽放下呼余。余知其有怯意。乃正言厲色曰。妄動吾將治汝。汝按脈畢。出謂其家人曰。諸邪從虛而入。邪崇亦以虛而入。登銘本癩病初愈。瘡發于少陽膽經。瘡後受傷。其膽必虛。適遇邪崇從虛入膽。而瘋成矣。夫瘋字從風。有風象。然瘋之或重或輕。猶風之或大或小。瘋之發。忽忽止。猶風之忽起忽息。邪崇之中人而成瘋。未嘗不憑人身內風之力。而鼓動乎肝。因木生風。因風生火。因火生痰。痰火相搏。勢乃大張。而人之魂魄神明。皆擾亂而不能自守。所幸邪崇初入。譬如匪人初至。左右鄰居。并無識者。其勢尙孤。驅逐亦易。若失其治。盤踞既久。巢穴已固。風鼓其勢。火張其威。痰助其力。如

惡人居久而黨已成。則驅逐良難也。於是用溫膽湯。製半夏化橘紅雲茯苓生草炒枳殼鮮竹茹粉丹皮龍膽草同煎。另加朱砂三分豬膽汁少許。和服。此方專於瀉膽。使邪祟不能窟居。又兼清火化痰。使邪祟無所憑依。法雖平平。竟一藥而愈。後以十味溫膽湯。沙參代人參。以生地代熟地。且重用之。以生地能補膽。賊去關門法也。連進四帖。神志如常。此乃嘉慶十六年事也。余得識王九峯先生。實見此案爲之先導也。

吳預生客淮北。一日忽大瘋。屢舉刀自戕。幸救得不死。友人送歸。求診於余。余如診厲登銘法。正容莊色以診其脈。脈象或大或小。或疎或密。或大或促。知其邪崇無疑。厲聲謂之曰。爾遇我即當去。不去我將在鬼哭穴針灸法針汝。雖然爾來路遠。我當囑伊家多贈盤川。一言一應。旁觀者無不稱奇。余知其邪崇重而且久。氣血耗傷。先將參地兩味補之。加犀角羚羊琥珀硃砂龍齒虎骨龜板鹿角諸多靈通之品。以鎮其神魂。更仿噲嘉言法。用羊肉湯一碗爲引。使

邪崇借腥膈之氣而出。惟不與病人知。恐一豎避入膏肓也。又囑其父多燒冥資以踐余言。翌日果愈。

■ 熱瀉

劉竹湄。嶺南人也。由山東濟南府保舉赴都。自都赴鎮。遂病。久不愈。延余往診。詢其病源。乃有四月之久。黎明瀉起。日行五六次。而僕僕道途。屢治不驗。余診其脈。諸脈皆平。肺部獨大。按之而數。余曰。此肺熱移於大腸。乃熱瀉也。公曰。途中皆值冬令。感受風寒。反致熱瀉乎。余曰。據脈象而言。實爲熱瀉。右寸屬肺。肺與大腸表裏相通。今獨數大。故知其移熱作瀉也。唯前方所服。可係溫燥藥否。瀉時熱且有聲否。劉曰。然。余曰。豈有寒瀉急迫作聲乎。經云。暴注下迫。皆屬於熱。豈人止有寒瀉。而無熱瀉乎。脈症相合。屬熱無疑。乃用天冬、麥冬、孩兒參各三錢。以養肺陰。加瀉白散地骨皮一錢。甘草五分。以瀉肺熱。又加茯苓三錢。以分利。淮山藥五錢。以順脾胃。一劑知。二劑已。遂未服藥。翌日瀉又作。急來

請診。問以何故。余曰。一百二十日之恙。可以一藥而止。不能一藥而除。再服二帖。病當霍然。雖然。診公之脈。沉部頗有數象。似乎有伏熱。瀉不難止。恐春氣大透。木不生火。變生他症耳。劉以有事。須赴陽關。月餘後返。逾十日忽來請診。余往見其面左部自頭項全行紅腫。左目腫合不能開。上下唇皆厚浮寸許。心煩意亂。形神潦倒。脈數有力。而無浮象。余曰。此症似若大頭瘟症。而實則非也。此係久有鬱熱。熱鬱成毒。春透木旺。借肝氣發生。熱上毒透。肝位於左。氣由左而升。故病在左。所喜六脈根本甚固。尙能勝病。月餘可痊。於是用東垣普濟消毒飲子。而去其升柴。以症無外感。火發於肝。延熾於胃。其勢已甚。不敢再爲升提也。且加犀角羚羊角清肝胃之火。恐其火之上咽喉也。大便艱結異常。加調胃承氣以下之。十日後火勢漸平。腫亦漸消。知其血熱陰傷。加丹皮生地。以涼之。每帖藥計四五兩。始多苦寒。繼以甘涼。而總不用發散。其始尙用桔梗薄荷二味。取其辛涼疏解。後并此而去之。症雖日減。惟偏左頭內尙覺沉悶。終以余不

爲發散爲疑。疑且懼。伏頭風病根。余姑從之。用劑防等數分。外加監制。僞爲發散也者。另立清涼表散。鎮攝肝風之方與之。曰服前方半劑。卽已。如有不適。再進此藥。卽安。次日往診。公曰。昨日昨服藥片時。卽覺火勢轟轟。似覺頭面復有腫大之患。頭暈眼花。急服後方始定。嘗聞風善腫而主散。又聞有大頭瘟症。屬乎風火。亦用發散。而予症似亦風火之症。獨不可散。何也。予笑曰。公之恙非風火。乃火風也。風火者。因風生火。風爲本而火爲標。散其風。兼瀉其火。而風自息。試觀天地之道。熱極生風。得大雨施行。天氣清涼。而風亦頓息。今火風之症。若誤作風火論治。妄用發散。譬如爐火已旺。而又以風扇扇之。火豈有不更熾者哉。公若誤進發散大劑。將火勢熾騰。焦灼肌肉。蔓延咽喉。雖有善者。恐將難爲力矣。夫大頭瘟症。余豈不知。其初起也。惡寒體重。頭面俱腫。必兼表象。兩目鼻面腫起者。陽明也。耳前後并額角腫起者。少陽也。腦後項下腫起者。太陽也。三陽多表症。故可先加表散。公恙初起。毫無惡寒惡風。面腫于左部肝也。公嶺南人。

地氣溫熱。秉賦偏陽。在京十數年。飲食皆用煤火。毒積已久。又值春生之令。肝旺火升。上擾陽明。致成此症。故治法只宜消毒瀉火。經所謂高者抑之。不可散也。後調理拾餘日而愈。公意深爲器重。

■ 溫 瘧

宮保陶雲汀晚年於夏秋間奔走過甚。而是年秋燥又更甚於盛夏。蘊受暑熱。未能卽發。至八月初始病。醫者妄用傷寒辛溫發散。其熱轉甚。致成溫瘧。寒少熱多。醫復改用柴胡加桂枝。多屬一派溫燥之品。病益甚。邀余往診。細詢其病。瘧在陰分。不過旋卽發熱。壯熱六時許。解而無汗。熱時煩躁渴欲冷飲。飲亦不多。脈甚絃數。舌紅絳無苔。洩赤如血。且不寐者累日矣。余曰。此大熱症。加以燥劑傷陰。陰虛則不能作汗。無汗則不能化邪。熱邪不解者。因無汗。煩躁不寐者。因陰虛。治宜養陰化汗以達邪。以小柴胡去參。加大生地五錢。當歸二錢。赤芍錢半。夜交屯二錢。三更後。瘧勢減。而人亦安臥矣。次日與某醫會診。謂余

曰藥方用何首烏。似若太早。余曰未也。意在謂夜交屯乎。此乃首烏之屯。非首烏也。取夜交之意。爲不寐而設。葉氏治瘧。亦常用之。以交通陰陽。非首烏之能溫補者可比。余知道不同。不相爲謀。惟是日遂由某醫立方。盡去溫燥。改用黃連石膏。服後燥熱有加不已。蓋伊等祇知寒涼以治熱。不知黃連苦燥。仍能傷陰。石膏雖能清熱。而不能養陰。虛人服之。轉伐胃氣。余以交淺不必言深。且以病家未能信任。余屢告辭。又留不肯放行。余曰。既令余治。則當從余。此乃陰虛作瘧。當用四物合小柴胡加減。以熟地改生地。譬如天氣亢熱已極。不得一場大雨。何以回涼。若黃連石膏。則冰雹之類也。反足傷人。余必如此治。從則留。不從則去。幸聽余言。乃爲處方服之。用大生地二兩。當歸三錢。柴胡二錢。黃芩一錢。赤芍二錢。赤苓三錢。甘草五分。會皮一錢。不過二時許。卽大汗熱清。瘧勢較前大減。卽宗此方出入而愈。

尸厥

陶公雲汀病溫瘧。服余藥而效。一日伊友劉某抱病。又求診於余。時值大雨。擬不往。因問何症。曰尸厥。半日許死。而復蘇。奄奄一息。請速駕。緩恐不及。遂冒雨行。至則陶公亦在。曰劉君病危。恐不治。因先生精於理。淪特邀一診。逕入見其大汗如雨。面白如尸。兩目直視。牙關緊閉。喉中痰鳴。口角流涎。不省人事。令探下體。則囊縮遺尿。余曰死在頃刻。無能爲矣。欲辭去。病家堅不肯放。陶公曰。予亦早已知之。無已。請背城借一。余因問前曾服藥否。病家出方示余。類皆發散溫燥之法。而熱終不減。內有病中所服一方。用麻黃一錢五分。羌活二錢。甘草五分。桂枝二錢。見之殊爲駭異。遂診其脈。應指洪數。重按卽空。惟尺部尙能耐按。似有一線可得。真元素固。雖經猛劑之戕。而脈尙有根。蓋可獲幸於萬一也。於是用犀角地黃湯。犀角三錢。大生地一兩。大白芍三錢。丹皮三錢。取其通心達腎。養陰化熱。又念服溫燥傷陰之品。脈來洪數。陰不潛陽。當於養陰藥中。再加介類以潛陽。不得以大汗亡陽。脈來空大。而卽以參附投之也。遂加牡

蟬一兩。龜版五錢。橘紅一錢。竹瀝五錢。姜汁三滴。命速進。勿緩。另以烏梅擦牙開關而灌之。若痰湧而藥不得入。則必死矣。方成乃去。翌日往詢之。家人大喜。曰。昨日進藥。初皆不受。三次後。下喉一匙。旋即汗收。痰平。而人事亦清。惟言語尙有塞澀耳。連進兩劑。痰降言清。而汗仍微出。蓋表虛也。於是。由本方外。另仿玉屏風法。用黃耆皮五錢。防風一錢。五味子七分。一服而汗即止。遂去犀角。加麥冬三錢。高麗參一錢。竹瀝減至二錢。約服六七劑。後又改用歸脾湯。調理而痊。

氣喘

同鄉張偉堂太夫人。患瘧。過服寒涼。病劇。邀余往診。先進溫疎。繼以溫補。不數劑。而病已霍然。越明年冬十二月。偉堂又病。危殆將死。醫莫能救。乃來求診于余。以冀獲幸於萬一。余往見其坐憑几上。一人以手扶其頭。胸悶痰鳴。氣急難于平臥者。已旬餘日矣。神識昏沉。不能語言。脈滑數。洪大而浮。惟尺部尙

疑似有根。遍圖前方。自八月起。盡用發散消導。月餘後。病仍不減。疑爲正虛。改用補劑。既以痰阻氣急。又改用順氣化痰。仍兼疎散。以解其表。攻補並呈。終莫能效。醫士朱某。與張甚交好。以二陳湯泛丸服之。而病乃益劇。余曰。此腎氣上沖也。諸氣皆以循環周行者爲順。沖逆喘急者爲逆。肺不宣化。氣失清降。而腎氣乃逆。氣平則痰降。氣逆則痰升。今痰湧氣急。不能俯仰。脈甚虛數。似爲濕熱而兼陰虛。濕熱不化。阻滯氣機。而腎氣反以上沖。若能內氣歸腎。氣平痰降。則濕熱亦化。而安臥自如。症雖劇。當無妨也。遂仿都氣丸意。用熟地八錢。黃肉四錢。山藥四錢。丹皮三錢。澤瀉三錢。茯苓三錢。北沙參四錢。杏仁三錢。桃肉三錢。橘皮一錢。立方後。遂往九峯先生處。翌晨復來求診。余又往訊之。若何。曰。藥尙未服。余以求醫不誠。意欲辭。忽聞內有驚惶號哭之聲。一人急出告余。曰。病者猝變。有無急救法否。余曰。勿驚。是厥脫耳。非真死也。不久卽醒。病至篤。不藥死。不遠矣。藥之幸或可免。越半時許。果醒。病家以余言之有驗。遂以昨方進半劑。

病者稍稍能俯仰。病家向余曰。藥甚效。惟猶未能平臥。如能令其平臥。則甚快矣。余曰。此自誤也。早服焉。至于此。令速再進。則自可酣睡無慮也。病家如所言。疊進數劑。病去其七八。繼乃緩緩調補。而病乃霍然矣。

傷寒

李青原兄病傷寒。頭痛項強背拔。身盡痛。甚惡寒而不甚發寒。自服發散藥。無汗。予診之。脈浮而弦甚。知素來陰虛不能作汗。以九味羌活湯去生地黃。芩加當歸八錢。一服得透汗而解。方本景岳歸柴飲。景岳專用柴胡。只治少陽症。不能治太陽症。特變而通之。陶節庵九味羌活湯。治江南傷寒最好。江南無正傷寒。不能用麻黃也。或議其不用黃芩生地。須知口渴欲飲。用之有效。否則不妨易之。予自治李青原後。每遇傷寒夾陰虛者。卽以節庵景岳法參用。去生地加當歸。少則五錢。多至一兩。無不得汗而解。三載以來。取效不下數十人。然則斯方亦殆可傳也。凡發散藥太陽經居多。陽明胃經則白芷葛根升麻三味。

少陽膽經則柴胡一味。仲景小柴胡湯爲少陽症而設也。瘧疾不離乎少陽。今人用小柴胡湯治瘧疾。未嘗不可。乃景岳五柴胡飲及正柴胡飲。皆用柴胡治太陽傷寒。恐不能散邪。而反引入少陽也。至葉天士治瘧症。則不敢用柴胡。更不可解。今吳人患瘧。不敢少用柴胡。以致纏綿日久。甚有死者。皆其遺禍也。景岳天士。皆醫中翹楚。一則重柴胡如此。一則棄柴胡如彼。豈非偏之爲害哉。

■ 類 中

予三十歲時。館于京口旗營呼協領家。呼公六旬外。忽得類中症。眩暈非常。頭不能抬。夜不能臥。面色浮紅。請唐朗山診治。朗山君以爲虛陽上浮。以眞武湯坐鎮北方。用附子多至三錢。合家疑懼不敢服。朗山力主之。予亦極爲贊助。一服而定。調理煎方百餘帖。總用附子五錢。丸藥亦重附子。統計服附子十餘觔。精神加旺。後不服藥。壽至七十七歲。江西宜服附子。而能用之於江南。朗三先生眞大手筆也。一時稱奇。余亦心服。十餘年後。徽人余姓。年卅歲。六月出

門抱恙而回。醫者以爲受暑。投以清涼。忽變周身寒冷。熱飲嫌涼。診其脈沉細。如無。知其體本陽虛。雖爲夏令。仍屬感涼。以桂附理中湯。用附子一錢。如弗服也。加至三錢。身寒稍減。而熱飲仍嫌涼。直加至五錢。乃日見有效。計服附子二兩許。病乃全愈。蓋其家婺源。皆服山澗之水。其性極寒。生斯地者。體多偏寒。以寒體受寒涼。服寒藥。故一寒至此。醫貴審時。兼宜度地。非易易也。然予之所以敢用重劑者。由先得朗山先生之教也。雖然脈沉多寒症。而亦有不盡然者。嘉慶十八年。予往常州。有朱某者。小販人也。忽得奇症。周身畏寒。醫投以熱劑。不應。因投以溫劑。如附桂之類。而其寒愈甚。爰求予診其脈。皆沉。按之至骨。略見弦數。知其爲同氣相求症也。以犀角地黃湯與之。朱本賤業。以得予至爲幸。見方卽服。一服而寒減。三服而全愈。此等症候。身寒脈沉。未有用熱藥者。不知其伏熱在至陰之地。一遇熱藥。相引而入。並人身之陽。亦隨之而入。故外反憎寒也。幸朱服熱劑不多。否則恐難救矣。

□眼病

李楚生三兄患目。二目皆病。左目尤甚。紅痛異常。瞑不能開。勉強開之。盲無所見。頭痛難忍。亦左爲甚。大渴欲飲。每日飲濃茶十大碗。蔡醫以白虎湯投之。石膏每劑一兩許。愈服愈渴。數劑後濃茶加至三十大大碗。飲食不思。神煩不寐。終日終夜飲茶而已。兩月有餘。困頓已甚。乃延予診。脈皆弦數而大。而右關數疾之中。尤見和柔。予笑曰。此非白虎湯症也。白虎湯乃傷寒時邪。胃有實熱。大渴欲冷飲症所用。今因患目。而渴欲熱飲。不欲冷飲。且素嗜濃茶。尅伐胃氣。胃液乾枯。求飲滋潤。其實潤之者。乃更傷之。故愈飲愈渴。彼石膏能治實熱。而不能治虛熱。本草謂虛人禁用。恐伐胃氣。彼庸庸者。以爲渴飲則當用石膏。而不知外感內傷。有天淵之別。熱飲冷飲。有毫釐千里之分。率意妄投。不獨損人之目。卽損人之命不難也。其仲兄問曰。聞目屬肝竅。何患目而言胃病。予笑曰。肝開竅於目。夫人而知之。乙癸同源。肝虧則腎虧。亦夫人而知之。不知五藏六

府十二經脈三百六十五絡。氣血皆稟受于脾土。上貫于目而爲明。故脾虧則五藏之精氣皆失所使。然脾與胃相表裏。而爲胃行精液。胃主降。脾主升。胃降然後脾升。飲食入胃。游溢精氣。上輸於脾。然後脾氣散精。而上輸於肺。今胃汁乾枯。胃氣不降。脾有何精液可升。尙何能歸明于目哉。况病者肝腎本虧。腎不養肝。肝虛生熱。熱甚生風。以久虛之胃。木火乘之。故不獨熱難堪。飲不解渴。且胃無和氣。直致飲食不思。胃不和則臥不安。故夜不能寐也。至目痛自屬肝火。頭痛自屬肝風。而今欲治之。必先救胃。救胃必先戒茶。然後大養胃陰。並養肝腎。胃喜清和。得滋潤而氣自能降。木虛枯燥。得涵濡而火自能平。火平則風息。眼無火不病。頭無風不痛。如此調治。症雖險無虞也。病者慮茶不能戒。予曰。非戒飲也。特戒茶耳。於是以菊花桑葉代茶。而先投以養胃陰。扶胃氣重劑。十日後。卽不思飲茶。然後兼調肝腎。或清肺以滋生水之源。或清心以瀉肝家之熱。千方百計。乃得漸痊。

戒烟

郭秉和求戒烟於余。余思烟癮甚怪。書稱怪病屬於痰。痰病求之不得。則屬於蟲。五臟之中。爲蟲所擾。則精神氣血皆不能自主。而聽蟲所爲。烟癮之怪。蟲爲之也。諸病從虛而入。諸蟲亦以虛而生。五臟之中。何臟爲虛。則烟毒先入。而蟲亦先生。故同此吸烟。而烟癮之發。迥乎不同。或神疲呵欠。或腹痛異常。或時欲更衣。或精泄如溺。種種不一。大抵何臟生蟲。則現何臟之病。蟲欲得烟。其癮乃至。今欲戒烟。非殺蟲不可。而殺蟲又非兼補其虛不可。今癮來時欲大便。中氣腎氣皆虛。乃以補中益氣。合補陰之品。每日作大劑而服。另用藥末。以貫仲雷丸。燕萸。鶴虱。苦楝。錫灰。柝。榔。榧。子。粟殼。諸多殺蟲之品。稍加烟灰爲引。沙糖調服。當癮初到時。仍吃烟一二口。使蟲頭皆向上。再將藥末調服。蟲食而甘之。不知其爲殺之也。平時吸烟廿四口。如法則減去其半。又三日。僅每早四口。糞後逐日下細黑蟲。小而且多。十數日後。下午四口。總不能免。復詢於余。余曰。

此必蟲根未盡。子姑待之。去十數日。而午前亦戒矣。後問其故。曰。昨予大便後。似有物堵塞肛門。極力努掙。突然而下。視之如小包衣。破之皆小蟲也。一時傳以爲奇。後如法以試人。亦皆應手。因誌之。以供世之求治者。

鼻淵

張瑞超得鼻淵症。就診於予。神色恍惚。頭昏且痛。鼻塞涕臭。服藥三劑。鼻涕大減。鼻不塞而頭痛亦止。再診。將原方加減。七服而愈。照方加二十倍。熬膏常服。以杜後患。遂竟不復發。張問予神效之理。予應曰。醫必當知古方。識其方意。而更能變化之。則必有效。否則不惟不能奏功。甚且激其反動。而益增疾苦。所謂治病在乎得訣。而尤貴醫有虛機。鼻淵一症。古方多用辛荑蒼耳等通腦之品。殊不知內經有云。胆移熱於腦。則涕腥鼻淵。不知病路之來。惟用辛熱之藥。疏通其腦。腦得辛熱之氣。則熱愈甚。而濁涕更多。日久腦虛。則目昏頭痛。不能免矣。此症由腦熱而來。腦熱由胆熱所致。須涼胆使其無熱。可移於腦。腦之

餘熱即由濁涕而泄。何患病之不愈哉。方用犀角地黃湯。以羚羊犀角。清補肝胆。肝胆相爲表裏。清肝即以瀉胆。甲乙皆得其所養。則火不生而熱自清。再合溫胆湯。重用竹茹。兼清肺胃。以化痰熱。藥煎已成。入豬胆汁少許。以爲引導。此方之所以應效者無所異。知病之源而得其治也。

傳尸

鄒氏子年將二十。生而肥白。病雖久而形貌是若。吐紅不多。未久即止。今惟食入必吐。不能納穀。已有日矣。神色疲憊。脈來大小細數不勻。予細詢其家。曾有患此症而死者否。則父死於癆瘵。長子亦然。因告之曰。此非尋常性症。乃傳尸症也。此症內有癆蟲。歷代相傳。可以滅門。其蟲之靈。甚於二豎。男子由腎傳心。心傳肺。肺傳肝。肝傳脾。至脾則癆症已成。其初尙能進食。支持精氣。及至脾藏。則不容人進食矣。今已食入必吐。無法可治。病家聞之。乃大驚。請求救。予曰。仲景有獺肝丸一方。最妙。以獺肝加於六味中。三料或可就愈。予曾試之。有

奇驗。然虫未成則可治。虫既成則恐難必效。且獮肝一月一葉。必至腊月。十二葉變化始全。而功用乃大。今處初秋。肝不過七葉。以變化未全之獮肝。治癆瘵已成之蟲症。未必有益。再四思維。祇有鰻魚湯一法。見東醫寶鑑。載有以鰻魚治瘵者。請以此法試之。惟此物不得與病者語。祇可以脚魚湯誘之。食之足以補陰。或可不吐。倘能一日不吐。則日日食之。一月後。漸能納穀而增進之。當可告痊。待至冬令。再覓獮肝合丸服之。則可矣。予辭別。遂赴姑蘇遊。病家因請王九峯診。王視之。乃大聲曰。此傳尸症也。有蟲爲患。必得大鰻魚。用老僧尿壺。和陳倉米煨爛。搗丸食之。其病可愈。言時適爲病者聞。後如言合藥。到口卽吐。竟至不治。噫。蟲之靈亦云奇矣。

不寐

謝蕉石平素胆怯多疑。因憂氣抑鬱。忽間日不寐。晝則神倦肢酸。頭昏頭痛。腰疼心跳肉瞶。腹痛腹痕等症。時起時伏。似寤似劇。變幻無定。脈象大小至

數不一。似有邪脈。然察其神氣。絕無外邪。因恍然曰。必三尸爲之也。嘗考三尸。或稱三彭。上尸彭躡。住泥丸宮。中尸彭質。住膻中。下尸彭矯。住臍下丹田。三尸喜人爲惡。不喜人爲善。脩道家必斬三尸。而旨得道。然不能斬之者。其人修煉反成瘋魔。皆三尸爲之也。夫人之運用。總在一心。夜寐則神靜藏。何反多夢。亦三尸爲之也。人有隱諱之事。而夢中每有自語者。三尸揭人之惡也。心爲君主之官。胆爲中正之官。如心正胆壯。三尸亦能平靜。若心虛胆怯。疑懼環生。則三尸從中侮弄。病情愈出愈奇。俗云疑心生暗鬼。理實有之。不必外來之鬼。實惟三尸之祟耳。蕉石心本虛怯。又復疑懼。故三尸得從而崇之。此症非治蟲不可。但用藥不得。令病者知之。否則三尸之靈。一豎之姦。必無益矣。因立方。皆用殺三尸之藥。加以硃砂琥珀。鎮邪甯心之品。服後安寐。二十日來。并不反復。後爲病者知方有殺蟲之品。遂不寐如故。雖以前藥倍進。而病仍加劇。復邀予往。病者時時多汗。每飲則汗更淋漓。不食則汗亦稍收。予知三尸已知藥有制殺之

品。故更幻出此象也。予籌思少頃。慰之曰。勿慮。予當設法止之。因思蕉石每食必服沸熱者。乃謂之曰。素服熱食者。胃中必有積熱。大汗急宜挽救。不然恐汗脫也。不寐似可緩治之。用蘆根清通甘涼。汗必漸收。但以此常服。慮其太涼。恐泄瀉。當加黃精以補脾胃。則必無他患也。如此法服後。卽汗漸止。遂以二味煮湯。日服之。夜寐乃安。蓋三尸只知前藥之足以殺之。而不知黃精之更足以殺之也。治有出於事理。非夷所思者。此道光十六年所治之症也。越數年。復有戴姓名槐卿者。素亦胆怯多疑。一日在場獨宿空房。意頗疑懼。忽覺背部漸寒。肢冷懷慄。畏懼不敢動。既而迷睡。似入地獄中。繩細素縛。困苦異常。欲喊不能。出聲欲動。身殊牽強。惡境多端。不能盡述。必待人推喊之。方得轉醒。脫出苦海。次日另移臥室。而惡夢依然。從此精神恍惚。飲食漸減。且有寒熱。笑哭不常。醫以歸脾湯與之。三服後。覺心忽從下落。突然有聲。由此而後。遂五日徹夜不寐。予診其脈。大小疎數不一。知是三尸爲患。與蕉石之症相同。乃以涼胆養心藥。

中加黃精。囑令臥服。卽得安睡。而藥終不令病人知之。又開丸方。用黃精爲君。佐以犀角羚羊龍齒鹿角霜虎骨龜板雷丸硃砂。諸多寶貴之品。壯心胆。通神明。陰制三尸。又加箭羽桃奴。兼制鬼魅之邪。另用上等硃砂一大塊。包藏頂髮內。待二十日後。諸恙全除。此余悟出睡夢顛倒之由。三尸爲祟之治驗也。內經論夢甚詳。所分虛實偏勝。皆有至理。夫人臥寐之中。精秘神藏。已無知覺。夢又誰爲之主。非三尸爲之。而誰爲之。此其治殆開千古不傳之祕矣。

肝氣

吳晴椒夫人得異疾。忽於梳頭後。胸乳間便發紫斑。心中殊覺不適。約一二時。斑退心定。病已十餘日矣。邀予往診。余曰。何不早梳。曰。早梳亦然。何不遲梳。曰。遲梳亦然。診其脈。皆沉象。按之兩關。則左弦數。而右滑數。予曰。此乃脾氣而兼挾肝氣。左沉弦而數者。脾氣鬱而肝陰虧也。右沉滑而數者。脾氣鬱而濕熱不宣也。脾主健運。肝主調達。今多抑遏不暢。故土受木制。濕熱相鬱。而脾失

宣化之功。梳頭時兩手齊舉。而脾氣得以上升。濕熱乘機。而亦隨之以升泄。故心殊不適。而外發斑點。梳頭後兩手下垂。則脾家濕邪仍流於下。故病象頓除。而其實病之巢穴猶未破也。疎運其肝脾。調暢其鬱結。熱透濕化。則病自退矣。予進以補陰益氣湯。以熟地柔肝。山藥健脾。柴胡升麻醒脾解鬱。陳皮炙草歸身調和中土。數劑而愈。病後更服數劑。遂永不復發。

顧某因忿怒爭氣起見。忽然直立不能臥。予診之曰。此肝葉倒豎也。用小溫胆湯。加龍胆草金器同煎。另以豬胆一個。懸之爐上。針一小孔。令胆汁滴入爐鍋。候胆汁滴下大半。則藥亦煎成。如法一服。病果全愈。或問肝葉倒側。何專治胆。不用肝經藥耶。予曰。胆爲甲木。肝爲乙木。胆附肝葉之下。凡有肝氣上逆。胆火未有不隨之而上者。故平肝不及。不如瀉胆。胆氣平。則肝火自熄也。

瘧痢

劍松亭年將七旬。夏患暑瘧。寒輕熱重。某醫見熱重。卽加大黃兩劑。後遂

變爲痢。紅多白少。裏急後重。病勢轉劇。乃就診於予。予仍以大黃爲主。曰痢疾滯下。大黃原爲常用之品。但此症初起非痢。乃瘧症也。少陽熱邪陷入太陰。脾氣一虛。有下陷之慮。苦稱和血。則下痢自愈。調氣則後重自除。似宜以此爲主。兼用噲西昌。逆流挽舟法。使邪仍從少陽而出。始爲正治。乃用當歸白芍各八錢。甘草八分。以和其血。紅糖炒杏仁三錢。木香五分。陳皮八分。以調其氣。川連五分。黃芩八分。以清其熱。加柴胡二錢。以提其內陷之邪。仍由少陽而外出。一服。大解。乃暢滯下全無矣。再服而紅白皆淨。病家以柴胡之升提。慮瘧仍作。而瘧竟不來。蓋邪去正復。精神血氣既和。尙何所病哉。余以此方重用歸芍。治虛入痢疾。屢試屢效。可見用藥之重量。妙在與病相稱。而不可輕視之也。

吳澤芝患暑瘧。一日至酉刻。忽然昏厥。手足抽搐。不知人事。惟時時作笑。旋又身熱如炭。煩躁異常。天明予往視之。診其脈。洪數之中。更現躁急。或謂中暑。予曰非也。此乃中熱。熱入厥陰症也。熱入足厥陰肝經。故手足抽搐。中手厥

陰心包。故善笑。且中暑脈數而濡。暑乃陰邪也。中熱之脈數而洪。熱陽症也。此症洪數而兼躁急。中熱無疑。若不清熱而以暑症治之。恐難挽救。乃以大劑犀角地黃湯。加羚羊片三錢。犀角清其心肝之火。生地清熱養陰。濟陽外。加竹茹竹葉。西瓜翠衣。清心化痰。以爲佐。服後神識稍清。不復作笑。而抽搐亦止。然尙煩躁譫語。身熱灼灼。三服後。始蓋單被。漸漸調養而愈。越半月後患瘧疾。予知陰分大傷。必非一二月所能復原。而瘧症又最易耗傷陰液。乃用小柴胡湯。重加生地沙參等甘涼益陰之品治之。十餘劑。方始告痊。

李曜西子初秋患瘧。寒少熱多。多汗而熱仍不退。醫屢以白虎投之。始則熱減寒重。既而但寒不熱。少腹有氣上沖。疼痛異常。至不能受。約一時許。乃漸轉熱。而痛亦稍平。熱退則痛止。胸悶不食。神氣萎靡。因問何以用白虎。據云熱多渴飲。每服必碗許。問飲冷者乎。抑熱者乎。曰喜熱飲。今日據此論之。則大謬矣。汗多而熱仍不清。明係暑中挾濕之故。暑屬陰而熱屬陽。豈可專治其熱而

不願慮濕邪耶。此必誤用轉寒。陰寒逼入肝腎。寒氣與肝氣交爭。隨經上沖。故作痛也。瘧主少陽。少陽胆經受寒。由表入裏。由膽入藏。而內傳之肝。肝腎均爲陰藏。物喜類聚。乙癸同源。故又傳歸於腎。少腹逆氣上沖。謂之肝氣固宜。名曰腎氣。亦無不可。蓋夫氣沖疼痛。由寒轉熱。熱退而痛亦全止者。寒氣透而肝腎之氣亦甯也。至初起能食。而今則不欲食者。腎脾虛寒。胃中失其命火之蒸氣。獨陰無陽故耳。診其脈。按之沉象。左關弦數不靜。右關沉微無力。絕無數象。陰邪內陷。寒症無疑。非用附子理陰煎不可。但以此方猛烈。病家恐生疑慮。遂先用建中試之。改生姜爲煨。以觀動靜。一服後痛發較輕。微思飲食。再服而轉現熱象。然氣仍沖而瘧仍不止。予竟用附子理陰煎與服。病家畏猛。不敢用。予乃告之曰。桂枝附子之先聲也。煨姜炮姜之先聲也。歸芍熟地之先聲也。建中既效。何疑焉。建中雖能溫中。不能納腎氣。補腎陰。以托邪也。今用附子理陰。溫腎化寒。一服必效。果如言。

齊有堂醫話精華

齊有堂（秉慧）叙州人少業商年三十三遇
舒紹之弟子黃超凡于漢口從之學三年乃棄
商而行醫治病迎刃而解活人累萬著有齊氏
醫書四種

齊有堂醫話目次

傷寒	一	失血	三三
中風	一五	遺精	四七
暑證	一七	蟲證	五一
欬嗽	一九	痢疾	五二
痰飲	二〇	前陰	五七
虛勞	二二	調經	五八
反胃	三一	胎產	六一

齊有堂醫話精華

上海秦伯未編纂

普甯方公溥參校

傷寒

曾治王玉珏未發證語。外見頭眩嗜臥。身重惡寒。便泄不渴。夜間發熱。漸加大熱。不惡寒。轉惡熱。撤去衣被。揚手擲足。身漸出汗。漸至大汗。其勢方解。明日亦復如是。醫經半月無效。予細察之。果何症也。將謂陰盛格陽於外耶。亡陽之症。無此大熱。將謂三陽之表熱耶。并無頭項腰背骨節疼痛。及耳聾口苦等症。且未見煩渴飲冷。白虎非所宜也。以此而論。定爲熱結旁流矣。不煩渴者。乃爲結燥隱匿腸間。不在胃腑。故不能耗其在上之津液也。吾用黃芪白朮炮薑附子半夏故紙重加大黃一劑。而下燥屎二三枚。是夜不發熱矣。於是方中去大黃數劑而全愈。

曾醫繼唐魏舅氏。善人也。身舉孝廉。形體素豐。謙恭仁厚。自謂六十後。多食則脹悶。今年七十有三。目精不慧。近視不明。六七年矣。乃一日午膳後。縣尊請商公事。時當酷熱。過勸菘荳粥一碗。是夜下利數十次。不能起床。起則眩暈。明早診視。按之六脉沈細而微。其糞內帶清水。愚曰。此太少二陰驚瀆之症。而兼陷暑邪也。雖有外邪。不可清解。法當大補中氣。扶脾固腎。溫經禦邪。回陽止泄。方可無虞。乃用芩朮茯苓懷山各八錢。胡巴故紙苡仁半夏各三錢。炮薑附桂各一錢。砂仁白蔻各七分。連進五劑。而利稍減。再進十劑。仍然昏沈。又服十全大補湯十劑。病微退。而精神漸爽。飲食亦進。但四肢無力。難於轉側。利微下而卒不止。又與人參養營湯十劑。雖然起床。不能久坐。但見皮膚光澤。身輕易於轉側。又與理脾滌飲十劑。是夜不安。煩悶之甚。愚意日久。雖在下利。而未見糞。更見脹悶不安。以此察之。定爲熱結旁流矣。遂以參芩附子湯加桔梗一錢。大黃二錢。服之不安。又用麩炒熨夜半稍安。次早復作更甚。自覺腹中氣壅。

十分危急。其間予爲舅氏調理五十餘日。往返在二百餘次。晨夕焦勞。又令煎湯再進。炒麥麵再熨。自云目中出火。其心欲落。急令扶起。掙下一物。其狀如茄子。不軟不韌。良久病去如失。自出中堂。卽進飲食。言語如常。隨卽剃頭。見鬚髮內長出一層黑髮。約長數分。公聞之而喜曰。我之病難望保餘生耳。今何以病愈。而長黑髮。目睛復明。竟能視細字乎。神哉醫也。此後之壽而康。皆賴吾甥之力也。賜酒漿脯醢。領謝。孔方十萬。卻之。

曾治知府楊迦樾。任興邑事。稟性仁慈。居官清肅。因署馬邊撫夷府軍務。焦勞患溢。飲症。右肩痺軟。痠痛。又署邛州。不能簽押。神色衰憊。醫治無效。納稟告病。上以廉能不允。令復興邑。任。促騎請治。診之。兩寸洪大而緊。餘皆沈微。余曰。公之恙。乃太陰溢飲爲患。病在氣分。前醫不知分辨氣血。誤用血分之藥。以貽害耳。法宜補大中氣。醒脾崇土。宣通氣分。卽當奏功。乃用芪朮砂半乾薑白蔻虎骨威靈仙桂枝薑黃十劑而效。再服十劑。其痛如失。遂與歸脾湯去木香。

甘草加五味子鹿茸肉桂爲丸。脾腎兩補而愈。但公行年五十。尙未生子。向余索求種子方餌。余念公謙恭仁厚。與之龜首丸服畢。致書曰。前賜妙丹。服之神效。懇煩再配二料。遂如命復之。調理數月。步履輕健。精神康壯。如夫人有喜矣。明年壬申。降生一子。又明年。又生一子。骨秀神清。均甚壯美。余見而喜。公頓首謝曰。起我沉疴。身受益矣。賜我後嗣。澤及先矣。綢繆訂交。濃情款洽。後陞選別去者二十三年。辛卯秋闈。卸甯遠府事。引見候陞。吾子於省垣一遇。年已七十二矣。重話巴山。猶深繚念。是時精神矍鑠。尙運筆如飛。前後手書。見惠不一。中酬我以錦聯曰。自是君身有仙骨。遍與人間作好春。匾曰。妙合六經。蓋公之書法。見重當時久矣。

曾治錢仲仁患喉痺。陰火上蒸。津垢積而成塊。堅白如骨。橫於喉間。痛痺異常。其症惡寒嗜臥。二便不利。舌苔滑而冷。口不渴而懶言。觀諸症形狀。總屬虛寒。何以二便不利。蓋爲陰邪上逆。喉間清涎成流而出。津液逆而不降。故二

便不利。吾用生附子驅陰散寒。熟附片助陽溫經。桔梗苦以發之。炙甘草以緩之。半夏辛以開之。阿膠以潤咽。服一劑。喉間白骨卽成腐敗而脫去其半。瘡痛稍緩。略可糜粥。小便漸長。三四劑而大便秘。糞多且澹。如是十二劑而愈。由今思之。瘰癧時學識猶欠。阿膠桔梗可以不必用。當用黃芪以助胸中之陽。白朮以助脾中之陽。接引真陽上達。方爲合法。

曾治齋以德患陰寒。面白膚冷。青紫成團。見於足而足不能移。見於臂而手不能舉。見於腮而口不能言。且牙齦凍冽潰爛。然時而心悸。昏眩欲絕。此爲陽虛陰盛並見也。吾以生熟附子並用。更加參芪茸朮以固其脫。歷兩旬而愈。

曾治鄉中一家八口。患斑皆同。急求醫治。予卽用消斑神效湯而施治之。

方用玄參一兩。麥冬一兩。升麻三錢。白芷二錢。白芥子三錢。沙參三錢。丹皮五錢。水煎服。一劑斑勢減。再劑斑紋散。三劑斑影盡消矣。此方妙在玄參麥冬以消斑。尤妙在升麻多用。引玄參麥冬以入於皮膚。使羣藥易於奏功。而斑無不

消也。此症如衆人患一般者。天行時疫也。嘉慶丙寅。予在涪水。城鄉皆染斑疫。概施前方。而活人甚多。甲戌回郡。又遇大疫。兼有夾斑者。亦以此方救活甚衆。若非神力。人豈盡能之耶。吾願仁人醫士。寶之錄之。以遍傳天下。則功德無量。

曾治王榮慶心窩發斑。壯熱口渴。神昏志亂。告急求治。予以起斑湯與之。方用升麻二錢。當歸一兩。玄參二兩。荆芥三錢。黃連三錢。天花粉五錢。甘草一錢。茯神三錢。水煎服。連進三劑而安。此症乃火毒結於內。必須盡行發出。然內無血以養心。則心中更熱。火毒益熾。而不得外越也。故用當歸玄參以滋心中之血。用黃連以瀉心中之火。天花粉以消心中之痰。然無開關之散。則火藏於內。而不得外洩。故又用升麻荆芥以發之。甘草茯神以和之。自然引火外出。而不內蓄也。火既外越。斑亦漸消。又何致於危殆。

曾治蕭萬有患傷寒發狂。棄衣而走。不避羞恥。登高而歌。遇巖而跳。詈罵呼號。終日惟思飲水。其友請治。以祛熱生胃湯。用石膏三兩。知母三錢。人參五

錢。玄參三兩。茯苓一兩。麥冬三兩。車前五錢。煎水十碗。一日灌完。是夜狂定。明日亦如前法一劑。明夜而口渴減半。又明日亦如前法一劑。而口渴方止。火亦頓息。乃改用四物湯。重用生地一兩。以保護元陰。滋養肝血而愈。前方妙在石膏。知母以瀉胃火。人參以生胃氣。玄參去浮游之焰。麥冬生肺中之陰。茯苓車前引火下行於膀胱。從小便而出。且火盛者口必渴。口渴必多飲水。吾用茯苓車前二味。以分消水濕。則水流而火自隨水而散矣。方中瀉火。又不傷氣。較勝於白虎湯。予常以此治火熱發狂。或汗如雨下。口渴舌燥。或起芒刺者。即奏奇功。但要知病之輕重。而斟酌乎用藥之輕重。庶不致誤耳。

曾治鄉中一健漢。患傷寒。結胸症。具煩燥不甯。胃氣將絕之候。促騎求治。予與之化結湯。用天花粉五錢。枳殼二錢。陳皮二錢。麥芽三錢。天門冬三錢。桑白皮三錢。吳神翅三錢。連煎二劑。即結胸開。而津液自生也。此方用天花粉代瓜蒌。不至陷胸之過猛。蓋天花即是瓜蒌之根也。最善陷胸。而無性猛之憂。枳

壳消食寬中。麥芽與桑皮同用。而化導更速。神麴陳皮調胃。真有神功。天門冬善生津液。佐天花粉有水乳之合。世人鮮有知也。且天花粉得天門冬化食化痰。殊有不可測識之妙。所以既結者能開。將死者可活。若以大陷胸湯蕩滌於已汗已下之後。鮮有不速其死矣。予又不得不深爲告誡也。

曾治毛天祿惡寒身踈。四肢逆冷。下利不止。命在須臾。其弟求治。予用黃芪一兩。附子二錢。甘草二錢。乾薑二錢。白朮一兩。茯苓五錢。水煎服。方名救逆。止利湯。一劑而逆回。二劑而利止。三劑而全愈。此症雷眞君用參附湯。予因貧人無力購參。故易芪附湯。加減亦效。蓋芪附回元。陽於頃刻。以追其散失之元陽。更祛其陰寒之氣。白朮茯苓以分消水濕。而仍固其脾中之陽。乾薑甘草調和腹中。而使其熱生於內。則外寒不祛而散。自然寒者不寒。踈者不踈。逆者不逆。利者不利矣。夫亦安有不愈者乎。

曾治黃大元患傷寒。吐利交作。四肢逆冷。又加煩燥。飲食不進。來寓求治。

予以奠安湯。用黃芪二兩以代人參。白朮二兩。肉桂二錢。丁香二錢。故紙三錢。水煎灌之。立即救危。此方用黃芪以救胸中陽氣之絕。白朮以救脾胃之崩。實有至效。丁香止嘔。肉桂溫中又能止泄。故紙收固腎氣。救中土之危亡。奠上下之變亂。轉生機於頃刻。杜死禍於須臾。若有真正官參。十人可救九人活也。

曾治楊子寬患陰寒直中腎經。面青鼻黑。腹痛欲死。更加囊縮。促騎告急。予曰。死亡頃刻之症。治之少遲。必一身盡黑而死。急與之救亡丹。用人參五錢。白朮二兩。附子一枚。乾薑三錢。肉桂五錢。水煎。急與之服。一劑而效。此症全是一團死氣。現於身之上下。若不用此等猛烈之大熱重劑。又何以逐陰寒而追亡魂。驅毒氣而奪陽魄哉。故人參少用而桂附不可不多用也。然而白朮又何以多用之耶。不知白朮最利腰臍腹痛欲死。非此不能通達。故多之以驅駕桂附。以成其祛除掃蕩之功。而奏返魂追魄之效耳。

曾治王尚賢患陰寒直中腎經。心痛欲死。嘔吐不欲食。下利清水。其兄求

治予曰。乃弟病犯不治。寒邪犯心。脾胃立絕。此時藥緩不濟事。速以針刺一下。於心窩穴。出紫血少許。然後用逐寒返魂湯救之。或可得生否。予以黃芪一兩。良薑三錢。附子五錢。茯苓五錢。白朮三兩。丁香一錢。煎服而甦。此方專逐心中之邪。返元陽於頃刻。心君定而諸邪退走。脾胃自安。不致上下之逆。庶可冀其重生。否則因循觀望。有立死矣。

曾治陳會元患陰寒直中腎經。手足指甲盡青。兩脅作痛。腎囊縮入。拽之不出。踈曲而臥。其弟告急。予曰。此陰寒從腎氣以入肝。而筋先受病。肝氣欲絕。勢在不可救之例。夫肝木之絕。由於腎氣先絕。今欲救肝。不得不先救腎。乃與之救腎活肝湯。用白朮二兩。當歸一兩。熟地一兩。山萸肉五錢。附子三錢。肉桂二錢。人參五錢。連進三劑而安。此方祛寒之中。仍用回陽之藥。且加入熟地山萸。則參朮無過資之益。附桂無過燥之憂。肝得火而溫。亦得水而養。自然筋活而青去。囊寬而縮解也。

曾治李映山亦患症如前。予診之曰：險候也。乃與蕩寒湯。重用白朮三兩。以利腰臍之氣。肉桂三錢。以溫命門之火。丁香一錢。止嘔逆。吳萸一錢。返厥逆。則寒邪無所匿藏。故能一劑陽回。神清而氣爽矣。予於五十年內。經歷此危症數十人。均以一劑回春。故敢告之同志。

曾治一鄉人中暑亡陽。汗出不止。其兄求治。予曰：此氣從汗出。法當急補其陽氣。則陽氣接續。陰氣而不至氣脫也。用獨參湯。神應之極。但足下無力。買參不若以當歸補血湯救之。當歸一兩。嫩北芪二兩。蜜炙。加大桑葉三十片。煎服而汗立止。又與十全大補湯。重加黃芪二劑而安。前方妙在桑葉。故有補陰之功。無陰則陽無以生。無陽則陰無以化。黃芪補氣。得當歸則補血。得桑葉則尤能以生陰也。

曾治一人患口舌生瘡。鼻中不時流血。口中不時吐血。來寓求治。予曰：此乃火氣勃於上焦。不能分散。故上衝而吐衄。口舌生瘡也。其法當用寒涼之品。

以清其火。熱燎原之勢。並瀉其炎。上巖頂之威。遂與生地一兩。搗成泥汁。當歸一兩。老芎五錢。玄參一兩。黃芩三錢。炒黑荆芥三錢。甘草一錢。水煎。調三七末服之。連進三劑而效。此方妙在不用大苦大寒。以逐火。而用微寒之藥。以滋陰。蓋陰氣生。則陽氣自然下降。尤妙用黑荆芥引血歸經。用三七末以下截其新來之路。加黃芩以清其奔騰之路。誠恐過於寒涼。冷熱相戰。又加甘草以和之。此治熱之最巧妙法也。若用寒涼之重者。折之。非不取快於一時。然火降而水不足。則火無所歸。仍然焰生風起。必較前更甚。而始以清補之藥救之。前胃氣已虛。何能勝任。今之速效者。是病之初起也。若再遲緩。主治者又自富有法。又不可作如是治療也。

曾治鄉中一人。患心中卒痛。手不可按。來寓求治。予曰。此火邪直犯心君也。若不急救其火。則臟腑內焚。頃刻立逝。急與黑梔三錢。白芍五錢。甘草一錢。良薑七分。天花粉三錢。蒼朮三錢。貫仲二錢。煎服二劑而效。此方妙在用梔子

以清火。若疑心經之熱。而用黃連誤矣。黃連性燥。不可以燥益燥。而轉助其焰矣。惟梔子瀉肝木之火。母衰則子亦衰。不瀉心火。正所以瀉心火也。且又重用白芍。同以瀉肝。又加良薑以引入心經。復增天花粉。以逐其火熱之痰。痰去而火熱自散。肝鬱亦舒。此急治肝。而以治心也。諺云。要得鍋中不滾。除是釜底抽薪。餘可類識。

曾治一隣友患心痛欲死。問治於余。卽與貫仲三錢。乳香二錢。白芍三錢。黑梔子三錢。甘草六分。煎服。而痛去如失。又以此方治一人。口渴呼號。煎服渴止。亦驗方也。

曾治梁濟舟患腹中痛極。手足皆青。予曰。此乃寒邪直中腎經也。急與人參三錢。白朮五錢。黃芪五錢。熟地五錢。附子二錢。肉桂二錢。吳茱萸五分。乾薑五分。煎服卽安。此方妙在急溫命門之火。而佐熱其心包之冷。故痛立止。不致上犯心而中犯肝也。臨症之工。當於平日留心。不致以倉卒誤人性命也。

曾治張天元患心中疼痛手足溫和。予以熱手試按之則痛徹。乃曰此寒氣侵入心經也。宜用散寒止痛湯。良薑三錢。蒼朮三錢。白朮三錢。貫仲三錢。甘草一錢。肉桂一錢。草烏一錢。煎服一劑而安。此方妙在用管仲以祛邪。用二朮以祛濕。邪濕俱去。而又加之散寒之品。自然直中病根。而其病去如掃也。

曾治鍾興順患心中疼痛。三日而加劇。危在頃刻。予捫其手足反冷。即語之曰。此乃火氣焚心而痛也。遂與瀉火止痛湯。用炒梔三錢。甘草一錢。白芍二兩。半夏二錢。柴胡三錢。水煎服。一劑而安。此方之妙。在用白芍之多。瀉水中之火。又加梔子直折其熱。而柴胡散邪。半夏逐痰。甘草和中。用之得當。故奏功如響耳。前後二案。一寒一火。皆一劑奏效。全在認症之確也。

曾治余天明患腹痛不能忍。按之愈痛。口渴飲冷水即止。少頃依然大痛。其兄皇迫予曰。此火結在小腸。若不急療。頃刻即逝。乃與定痛至神湯。用炒梔三錢。甘草一錢。茯苓一兩。白芍五錢。蒼朮五錢。大黃二錢。厚朴二錢。水煎一劑。

服畢痛止。此方妙在舒肝木之氣。利膀胱之水。更妙在甘草和諸痛。梔子瀉鬱熱。又恐其效不速。更佐之走而不守之大黃。則瀉火逐瘀。尤爲至神也。

中風

曾治凌秀才之母年五十已生九男二女。氣血衰憊。一日外出。飲食過傷。途遇風雨。食填太陰。倒暈床褥。水漿不入。已四日矣。舉家議以必無生理。三子促騎而請。予因家有要事。辭以不果。其七子生弼祖在館攻書。聞之來寓。長跪而請。予念救母心誠。扶起。充之登輿。頃刻而至。視之衣棺具備。靜候死耳。其夫亦府庠。引予入室。見其手撒口開。診之寸關如絲。兩尺全無。乃謂其夫曰。經云。上部有脈。下部無脈。其人當吐。不吐者死。令其子燒淡鹽湯三品碗。入童便一碗攪勻。扶起病人。三飲而三吐之。果吐出宿食痰涎碗許。而人事稍甦。乃與六君子湯。加茺朮白蔻一劑。是夜卽服稀粥一碗。明早乃起床矣。又用歸脾湯數十劑。兼服六味地黃丸而安。

又治傅福興年三十。形體魁梧。因酒色過度。忽一日至街仆地。口眼喎斜。語言蹇澀。不省人事。痰涎上湧。右手足不活。腰俯不伸。四肢不動。乃弟迎診。按之六脉沈伏。惟肝脉洪數。面色青而兼黑。予曰。此腎水枯竭也。乃與大劑補中益氣湯。加酒炒黃柏三分。以滋化源。瀉陰中之伏火。酒炒紅花三分。以入血分。而養心血。連進二劑。人事稍甦。痰涎漸少。語言頗覺爽利。行動亦覺自如。仍用前湯。去黃柏紅花合六味地黃湯。大劑煎飲十劑。而諸症悉退。單服補中益氣湯。又兼服龜鹿地黃丸。而元氣大復。

曾治元配周氏年四十。勤儉過甚。氣血久枯。忽一日早。頭暈仆地。人事不省。痰涎滿口。手撒鼾睡。氣息如絲。按之六脉浮遲。乍有乍無。吾料其不可爲也。勉強與三生飲。濃煎灌之。外以神應散吹鼻。得嚏而甦。乃以六君子湯兼六味地黃丸服之。一戰無功。交春而歿。可見氣血虛甚者。卽治之得法。亦竟不能保其長年。

曾治宋豪士令正年二十七。性稟端淑。忽一早將飯。自去空室。以腰帶結喉。微笑而不語。若痴騖狀。其家以爲染邪。巫師以爲邪制。桃符棘矢禦之不應。乃叔鑿堂曰。此必病耳。盡請醫診之。急延予視。予曰。喉中有雞聲。乃風痰塞喉。卽以神應散吹鼻取嚏。吐痰而甦。其人仍然鬱鬱。予思其家富饒。姑亦賢良。因何而思自縊。又不死於金。死於水。死於火。而必欲死於木。木者肝也。肝藏魂。肝血不足。而外邪深入。肝木被鬱。而人不知也。乃與逍遙散吞左金丸。平肝開鬱。一劑而效。繼服六君子湯。加黃芪八劑而愈。後余見松峯說疫書中。載有扣頸瘧一案。其所論症。皆與愚見符合。可見理無二致。古人已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今之男婦。多有無因而竟以一繩自經於一木者。其枉死良多也。後學知此。或可爲救生廣一法門。

暑 証

曾治一書生附余館。患嘔吐瀉利。煩燥搖擗。咽乾引飲。醫者誤作驚風治。

之病漸昏沈。延予視之。曰：此子因脾虛氣弱。乃傷熱暑也。遂與人參一錢。麥冬三錢。五味子十三粒搗碎。酒炒黃連八分。甘草四分。煎一劑冷服。少頃即睡。醒來病去如失。

曾治一富翁張某。感冒盛暑。壯熱大汗。煩渴惡熱。暈眩倒仆。昏睡懶言。其子來寓求診。按其六脉微細而緩。惟右關弦緊而芤。余曰：此暑邪侵入陽明之裏。故壯熱大汗。煩渴飲冷。乃爲熱越。暈眩不言。熱盛而神昏也。乃與白虎湯以撤其熱。更加人參二錢。黃芪五錢。桑葉十三片。以大補其氣。而收其汗。果服一劑而熱退汗止。再服生脈散二劑而全愈矣。

曾治汪三元。暑月吐利。汗出惡寒。腹痛厥逆。喜手摩按。心中煩熱無狀。時時索飲。飲而即吐。服薑附不納。心中煩熱加劇。此爲伏陰在下。錯雜陽邪在上。予依白通湯。加半夏吳萸白朮茯苓。入人尿猪胆汁。因有汗去葱白。煎服一劑而效。二劑而遂收功焉。

又治鄉中一人。暑月忽吐利發熱。以手觸則之痛甚。其父求診。按之六脉弦細而莊。余曰。此溽暑也。乃與益元散。合四苓散。煎服一劑。而吐利痛熱。退去大半。因其人氣弱。更用補中益氣湯。倍參芪。加麥味。二劑而安。

□ 欬 嗽

曾治周嘉興。每夏至患咳嗽。服降火化痰之藥。而益甚。診之脾肺腎三部。脈皆浮而洪。按之微細。予曰。此脾土虛不能生肺金。肺金不能生腎水。而虛火上炎也。朝用補中益氣湯。加麥味。夕用八仙長壽丸而愈。

曾治一儒者。夏月唾痰。用清火藥不應。予曰。此火乘肺金。用前麥門冬湯而愈。後因勞復嗽。遂與補中益氣湯。加桔梗黃芩麥味而愈。但體倦口乾。小便赤澀。日服生脈散。多服八仙長壽丸。其後遂不復發。

又治一儒者。咳嗽壯熱。自汗。口乾。便赤。予診其脈虛而洪。先與白虎湯。以徹其熱。熱退。遂用補中益氣湯。加山梔麥冬五味煎服數劑。兼服八仙長壽丸。

而愈。

■ 痰 飲

曾治明經某。素稱實學。舉動狂傲。不善保養。忽飲食無味。口乾吐痰。肚腹膨脹。二便不利。醫家不問虛實。便與之化痰行氣。轉見胃滿痞悶。痰飲愈甚。與之導痰。又與分消。腹脹脇痛。坐臥不安。又與破血耗氣。兩足浮腫。知予在英公署內。告急求治。即謂余曰。賤軀被諸醫治壞。請問先生還可救否。予診其脉。右寸大而無力。右關微弦。右尺條有條無。左三部軟而無力。余曰。足下脾腎兩傷之症。令以午前服補中益氣湯。早晚服金匱腎氣丸。初服數劑。更脹。余曰。不妨。久服則不脹。果信余言。逾月而諸症盡退。飲食漸進。繼服八味丸。去附子加北味。兼服歸脾湯。去木香甘草。加五味子肉桂。半載而康。元氣大復。

曾醫幕友柯南年五十。體素豐。患痰喘。每遇風寒即發。飲食不進。且夕不寐。數日方安。余寓長邑。道經彼過。其證復作。較前更甚。就診於余。按之右寸洪

大而數。右關微弦滑甚。餘脈無力。余曰。手足太陰二經虧損。以致痰飲益甚。兼之腎氣渙散。氣虛上干而喘。法宜黃芪白朮大補中氣。砂半茯苓醒脾豁痰。白蔻草蔻宣暢胸膈。且消滯氣。乾薑草果溫中逐飲。柯友曰。嘗聞芪木提氣。我素畏服。余曰。分經用藥。乃千古指南一定而不可易之法。今君患太陰留飲。芪朮乃補中宮陽氣之的藥。足下畏如鴆毒。又何藥之用乎。柯友頓首謝曰。我門外漢也。今幸遇明公教我。不然。賤軀不知病至胡底。領服一劑而效。數劑而安。遂與補中益氣湯。加茯苓。兼服八仙長壽丸而痊。

曾治湯孝廉。年四十有四。形體魁梧。性孝友。與余莫逆。素好勤學。四鼓方臥。忽患中滿吐痰。十指麻木。勞則眩暈。自謂知醫。一日遇諸塗。恭謂予曰。賤恙已半載矣。服清痰理氣之劑不少。而病漸加劇。醫書曰。痰因火動。降火爲先。火因氣逆。順氣爲要。弟依此法調理。何乃不應。吾兄何以教我。余曰。書中所論。是治有餘也。足下患不足。服之必相反。中滿者。脾氣虛而作痞也。四鼓勤勞。勞

傷脾也。痰盛者，脾氣虧損，不能運化也。頭暈者，脾氣虛而清陽不能上升也。十指麻木者，脾氣虛而不能周也。岐伯曰：脾居中央，灌漑四旁，故爲孤藏。太過則令人四肢不舉，不及則令人九竅不通，名曰重強。是以百病生焉。孝廉曰：吾兄所見甚明，敢問賤疾主何藥？當用何方？余曰：東垣補中益氣湯，治內傷不足之症，實萬世無窮之利。足下宜此方，加半夏茯苓以補脾土，滋其化源。八味丸以補脾母，調理三月，而元氣大復。

□ 虛 勞

曾治子東山，於一歲時出花，不密不稀，紅潤可喜，精神如常。未藥而安，及至四歲而癩出，亦紅潤如前。至醫未藥，因有伏火匿於血分，將與清涼解毒之藥，忽徐進士家迫請，因友誼重強，去。及二日歸，見此子火熱已極，人事懣懣，刻不容緩，卽請兒科劉卓然先生診視，曰：病勢迫矣，藥不能及，速用取蟾酥的癩蝦蟆，劈破撲胸，但得鼻中有水出去之，果撲二個而應，遂與之藥，明日先生復

視曰。無憂也。仍服前方。余知先生確有識見。所用歸地知柏梔子連翹桑皮玄參桔梗石膏。連進四劑。而熱減八分。仍然精神不慧。先生曰。歸師勿掩。窮蹇勿追。歌三日連服二劑。而精神爽慧。行動如常。明年五歲中秋夜二更。忽遇身如火。捫之烙手。而人安然熟睡。及至五更。熱退身涼。醒來仍然清爽。飲食如常。乃請前醫。與以人參敗毒散。連服二劑。其熱更甚。於滋陰藥內加陽藥十餘劑。而不效。病漸昏沉。如痴如醉。自九月初八至十五。不大便。摸其腹肚全無影響。余與先生商曰。七八日不大便。得非少陰轉陽明乎。先生依余言。而用下法。愚思此子發熱一退。身即涼矣。想腹中必有伏陰。以致陰邪干犯胃陽。灼乾津液。以致熱邪結於肛門。不能運送。而然。但於方中加黃芪白朮各三錢。大補中氣。附子肉桂各一錢。以助腎中真陽。煎服一劑。是夜稍平。腹中全無响動。天明令伊登廁。催掙時許。果出乾軟黑糞三寸。餘皆稀溏。連日藥水盡下。而入事略疎快。卽以補中益氣湯。滋其化源。而熱退身安。因幼不肯服藥。以致失補。明年前症

復作。又治而愈。然竟費手。又明年又發。是夜更甚。余心恨天不明。去請前醫。明早已行。自措頓止。若去請他。仍用發散。靜而等之。半日。方得其解。此子繇於癩後。未與滋陰。以致陰虧火旺。每因失調而作。是以晝則靜。夜則熱。若用發散。相隔天淵。可見從前治法。一概誤矣。余用四物湯生地倍用。加梔子仁知柏黃連粉丹柴胡六味各二錢。酉初煎藥布漉去渣。進服二次。自必陰氣回而邪不敢入矣。譬如人家門戶。緊防鎖鑰。嚴整司更值宿之僕。俱各精健絕倫。賊必望風退卻。此亦理之所有者也。故日將晡乃服。服早則至夜不能敵矣。果服後安然熟睡。不發熱矣。明夜安好如故。但不能除根。每發則服一劑而安。其效如鼓應桴。自十二歲以後。至今不復發矣。

曾治蕭善人大公郎。廩貢蕭岱瑞。年十六。讀書勤勞。患陰虛發熱。自與補中益氣散劑。每夜身熱如焚。手不可近。天明退去。善人倉皇來舍請診。詳說病情。余哂曰。不須診視。倘信吾方。便教晚服一帖。夜靜即安。明晚再服一劑全愈。

乃以前案方藥與之。善人曰：我止有此子，發熱數夜，我與同臥，捫之烙手，寸心如割。望名公賜一妙方，何乃又用四物加知柏黃連大隊陰藥，況小兒本之先天不足，以此施之，恐未相宜乎。余曰：要知病在陰分，不可用陽分之藥，以犯仲景之禁耳。善人獨不聞有是病必用是藥，我乃分辨陰陽，斷不致有錯誤。用此方藥，活人多矣。又何疑哉。遂信余言而依其法。煎服一劑，是夜燒熱減去大半。明晚仍依前法，一劑而安。又明日迎予診，與之八珍湯，加黃芪五味歸脾湯料，去木香甘草加五味子肉桂鹿茸爲丸湯丸並進，元氣大復。

曾治宋豪士乃郎，患症如前。緣絛內傷外感，醫家不與溫經解表，肆行發散，病已數旬，表症雖罷，干犯陰血，愈治愈熱，病者醫家無法可措，交相爲苦。來寓求診。按之六脈沈細而數，右關微弦。余曰：發散太過，血虛之甚。又被陰火逼迫，而其勢不可緩。乃用當歸白芍玄參生地各三錢，熟地五錢，知柏梔子黃連川芎各二錢，柴首三錢。如前法煎藥。晚服而效。改服八珍湯，八劑諸症漸退。是

日晴明。走出街口觀望。以致迎風復作。是夜較前更甚。豪士復延余問曰。是病復作。其熱如火。捫之烙手。熱若不退。此子危矣。余曰。足下勿憂。不過再多服藥。可保無傷。又如前藥二劑而熱退。其身健安矣。多服十全大補湯體遂旺。

又治三子韓五。年六歲時因麻疹。後患陰虛發熱。其症與二子東山無異。亦服前方。一劑而愈。屢發用之屢效。乃一日發時。投之不應。又明日已刻。人事昏昏。捫之亦熱。較夜則輕。余細察之。是陰居六七。陽居二三之症。經曰。火鬱則發之。升陽散火湯。是對之方。果煎服一劑。熱退身安。神氣清爽。再煎八珍湯。加黃芪五味子。兼服六味地黃丸。至今不發。

曾治鄒姓者。素患咳嗽吐血。去秋大作。晝則發熱。夜則安靜。誤服滋陰之藥。臥床不起。飲食不進。諸醫斷以必死。伊表曾其恆。代請診視。按之六脉沈微。惟右寸浮大而軟。余曰。此陽虛之症。前醫不知分辨陰陽。一見發熱。寒涼肆投。轉致陰愈長而陽愈消。不救之候也。猶幸脈小身溫。許子數劑而安。遂以補中

益氣湯。加黑薑、茯神、遠志、熟地、麥味、倍用、菖朮一劑而甦。明日不發熱矣。即進飲食。再服十全大補湯。兼龜鹿地黃丸。旬日而愈。

曾治韓千總。每至夏月無陰。一到三伏之時。全無氣力。悠悠忽忽。惟思睡眠。一睡不足。再睡不足。懶於言語。或夢遺不已。或夜熱不休。問治於予。予曰。皆子不善保養。腎水泄於冬天。夏月陽盛。陰無以敵。所以如此。須用乾熟地一兩。山黃四錢。當歸、白芍、麥冬、白朮、茯苓、生棗仁各三錢。茯苓、陳皮、北味子各一錢。水煎服。峻補其腎水。腎水充足。則骨始有力。而氣不下陷。神自上升矣。此方純是補陽。骨空則軟。補其骨中之髓。則骨不堅而堅也。此方治骨軟氣軟。神驗。

又治方州同色慾過度。煩熱作渴。飲水不絕。小便淋瀝。大便祕結。唾痰如湧。面目俱赤。滿舌生刺。兩唇燥裂。遍身發熱。兩足心如火烙。診其脉。左三部洪數無倫。予曰。此腎中之真陰大虛。陽無依附。而發越於外。經曰。大熱而盛。寒之不寒。是無水也。亟當峻補其陰。乃與加減八味丸料一斤。內肉桂一兩。以水熬

六碗。冰冷與飲。熟睡半刻。至晚又溫飲一碗。諸症悉退。翌日畏寒。四肢作逆。諸症仍至。是無火也。亟當大補其陽。乃煎八味地黃丸湯四劑。諸症盡退。繼服趨鹿地黃丸而痊。

曾治季三思患屍蟲症。飲食如常。但瘦削不堪。臥床不起。則暈眩。舉室倉皇。訪求良醫。知予在孫公署內。投刺促騎請治。余曰。是病起於何時。得於何因。其母泣曰。寒門單傳。已三代矣。昔者吾祖吾父死於此症。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染此症。年未及強。雖有一孫向幼。祖姑年九十有六。姑多病。望先憐生而救之。余慰之曰。爾勿憂。此屍蟲症也。余屢醫驗。乃與救勞殺蟲丹。用鰲甲一斤。茯苓五兩。乾熟地山藥沙參地骨皮各一斤。山萸八兩。白薇白芥子各五兩。人參二兩。鰻鱺魚一尾。重一斤餘。或二斤更好。煮熟先將白鱸搗爛。和前藥爲細末。粳米飯碾成丸。梧子大。每夜五更時洗臉。北面仰天。唸北斗咒七遍。即以開水送丸五錢服畢。南面吸生氣入腹中。燒降香置床下。午時又依前法吞服。至

七日三思向伊母言。曰有堂先生良醫也。吾知其不死也。心中安穩。全無憂懼。吾家常戴德於無涯矣。服至半料。其蟲盡化。水由小便長驅而下。狀若稀糊。此方大補真陰。全無殺蟲傷氣之藥。補中用攻。若非天仙救人。烏立此方。果服之三月而效。半載而康。連生五子。至今二十五年而不發。亦無恙矣。

曾治州吏目宋豪士。爲人清高。二代單傳。年十八。患前症。醫家不識。屍蟲之害。誤作虛勞治之。一味清陰。以致陰愈長而陽愈虧。不竭力殺蟲。反去養蟲。則蟲之子若孫。愈肆猖獗。不亡何待。乃叔肇堂延請診之。六脈沈細而數。左關數甚。觀其面黯色滯。膚無潤澤。髮焦耳枯。形神俱敗。屍蟲旺極之候。遂與人參。葶朮各五錢。星半。蕪附各三錢。吳萸。川椒。枯礬各一錢。服十劑。覺神氣稍清。又服十劑。皮膚光澤。又服三十劑。髮潤耳紅。人事利爽。元氣漸復。步履自如。乃爲之竭力殺蟲。兼以制鬼。法用室女頂門髮一小團。皂角湯洗去垢。酒醋浸晒。同黃紙捲筒燒存性。川芎五錢。常歸三錢。廣香一錢。安息香。明雄各二錢。全蠍二

救生活鱈魚一尾。取頭。酒醱酥炙。共爲粗末。分四服。每服入降真香末五分。書北斗符一道。火化入藥中。如前法唸北斗咒七遍。五更時井花水煎服。務要初旬治之。乃靈。另又買大鰻鱧一尾。去腸腹。用水清蒸。調和五味湯。肉任吃。留其全骨。以火炕干。入降真香雷丸。大黃川椒吳萸甘草明雄各七錢。共爲粗末。入當門子七分。和勻。搗黃紙筒。以藥貯之。令患者高臥於大油紙內。覆好。留頭面向外。然紙筒蒸之。熟睡半時。九竅作癢。醒則諸蟲盡在油紙中矣。延余視之。形如針嘴。近人氣猶作跳躍狀。殊甚駭然。命除之。繼服補中益氣數百劑。龜鹿地黃丸數十斤。而元氣大復。連生五子。

曾治廩生高鳴務。性孝友。行端方。因堂弟鳴崗文中二人。外染屍蟲。相繼淪亡。比時無人知覺。鳴岐念叔父仁慈公直。不忍二子連喪。日夕不離病者側。明年諸館讀書疾作矣。自察知是屍蟲傳染之故。茫茫歸去。來寓求取玉樞丹。更深時用無灰酒磨服三錢。靜坐一時許。自覺腹內似馬蟻搬運之狀。不安殊

甚。禁食一日。餓甚。只服稀粥少許。又明日。其蟲化成魚凍而下。若水條然。卽服八珍而安。未幾一僕一裁縫。均曾服侍二亡者。同染亦作。鳴岐以前法施治。均下惡物而痊。此丹爲驅毒殺蟲神品。初起用之。奏功自捷。若諸症俱見。虛勞已成。仍依前湯藥丸餌。諸法調理。自必有效。

反胃

曾治富商湯名揚。自謂體旺。酒色無度。行年四十。飲食漸減。形神尪羸。或教以每早進牛乳酒。初食似可。久之朝食至暮。酒乳結成羊屎形。一一吐去。其大小便日夜不過數滴。全無渣滓。下行臥床不起。告急請診。按之兩尺脈微如絲。右關弦緊。乍有乍無。兩寸與左關洪大而散。余曰。足下之恙。乃本實先撥。先天之陰虛宜補水。先天之陽虛宜補火。水火既濟。庶可得生。富商請方。乃用熟地一兩。山茱山藥各四錢。茯苓澤瀉丹皮肉桂附子各三錢。煎服一劑。明早令進牛乳酒。至暮則下行。而不上吐矣。連服十劑。飲食漸進。遂以前方藥料爲丸。

日服二次。囑戒酒色。半載而康。

曾治筠邑令葉進士。坐西臺回任。塗中沐雨櫛風。致患反胃之症。余有一面之交。令進八味地黃丸。不信。初食官燕。次飲牛乳。數旬無功。以致朝食暮吐。命在垂危。葉與余友王馨桂同鄉。交好莫逆。時王母年踰七旬。亦患症同葉。延余診治。余曰。伯母之恙。乃腎中真水竭。真火衰。非得用上上紫油肉桂合八味丸。壯水之主。益火之原。不可活也。忽葉令書至。託王聘余治療。余曰。葉公之恙。前不信余方。延至今日。恐不可及也。王友迫至筠邑。診之。果不能起。但見覓得肉桂甚佳。催令速合八味地黃丸。計圖脫身。余行而公明日不祿。來至慶邑。幸遇王友。遂語之曰。足下與葉公父子交厚。願去致弔。便求丸餌。令堂可得生也。王求之。果惠然而與。歸奉母服。三日而飲食下行。不復上吐。丸藥服畢。安康如常。後猶享壽十二年。以此觀之。信藥者存。不信藥者亡。何幸不幸若斯也。其命也夫。

失血

向日在瀘城曾治曾榮慶。患虛勞咳嗽。予已治愈三載矣。並囑禁服涼藥。後因納寵。酒色沉迷。忽吐血不止。醫用瀉火之劑。而血愈吐。又用止血之劑。悶亂不安。飲食不進。昏暈欲死。病者醫家相依爲苦。聞予在江邑署中。買舟告急。按其脉小細數而微。其勢將脫。刻不容緩。予曰。此血不歸經。俗醫誤認爲火。肆用寒涼。眞陽受困。恐無及也。榮慶曰。悔不聽先生之言。至有今日之苦。書曰。自作孽不可活宜也。痛念母老。年逾八旬。膝下幼子無養。望先生垂憐。自當結草。予曰。僕不居功。亦不認過也。但視有緣否耳。乃與天師引血湯。用黃芪一兩六錢。當歸七錢。黑荆芥穗五錢。粉丹皮黑側柏葉黑蕁炭各三錢。炙草二錢。官揀參一錢。另熬沖藥水服之。一劑而血頓止。略進稀粥。此方之妙。不專補血。妙在補氣。尤妙在不單去止血。反去行血。以止血。血得寒而凝滯不行。逢散則歸經。而不逆。救危亡於呼吸之間。實有神功也。再進一劑而起床。繼用補中益氣湯。

合六味地黃丸十劑，滋化源以補腎水，而行動如常。後服人參鹿茸丸一料，而元氣大復也。

向遊永甯，曾治陳秀才。因父互訟被辱，怒氣吐血，傾漉而出，昏絕於地。知余在孫公署內，急延予診。按之六脈沉小，惟左關弦細而數。其兄知醫，乃謂予曰：「用止血藥可乎？」曰：「不可。若強止之，則氣悶而不安。又間用補血藥可乎？」曰：「不可。若驟補之，則胸痛而不受。」曰：「先生高論，補止皆不可，已聞命矣。敢問治之將何法乎？」曰：「乃弟因怒氣傷肝，一團鬱氣結在胸中，以致衝激而吐。宜逍遙散吞左金丸二劑，而舒散其肝木之鬱。繼服散血平氣湯，白芍二兩，當歸一兩，黑荆芥穗，軟柴，胡鮮，紅花，黑薑，炭，黑梔子各三錢，甘草一錢，水煎服。夫怒氣傷肝，不能平其氣，故至大吐。不先舒肝而遽止血，愈激動肝木之氣，氣愈旺而血愈吐矣。方中白芍多用，妙在平肝又能舒氣。荆芥穗炒黑，皆能引血歸經。柴胡舒肝神品，適是開鬱之劑，所以奏功甚速，而攝血歸經，其神也。至於當歸非用補血。

不過佐白芍以成功耳。果服一劑而氣舒。連服二劑而血無矣。再服歸脾湯。解鬱結。生脾血。兼服八仙長壽丸。加牛膝鹿茸以滋補腎肝而愈。

曾治友人周大有之妾性多慾。忽暴崩不止。昏暈床褥。適余在渝。回彼知請診。按其脉小無力。乍有乍無。乃血脫之象。大有曰。敝妾還可治否。予曰。幸脉小身涼。可有救危。乃與安崩湯。用黃芪白朮各一兩。另用人參二錢煎湯。調三七末三錢沖服。可反危爲安也。夫血崩之後。惟氣獨存。不補氣而單補血。緩不濟事。今亟固其欲脫之氣。佐之三七末三錢。以澁其血。真氣固而血自不脫也。果服一劑而崩止。吾意男女好色。均皆所同。遂與補中益氣湯合六味地黃湯。大劑煎飲十餘劑。頓愈。又與六味地黃丸加龜膠鹿茸鹿鞭三味。配服一料。而元氣大復。

曾治李符山之妻。午膳後。聞夫舟覆。怒氣填胸。忽患血崩。四肢作逆。痰涎上湧。促騎求診。按之六脈沈小。惟左關尺細數無倫。乃與逍遙散。加黑山梔黑

側柏黑炭各三錢。炒黑馬通五錢。桔梗枳半夏殼各二銀。白蔻一錢。爲細末調藥水服一劑。吐出痰涎碗許。神思稍清。明晨進稀粥一碗。惟左乳脈脹痛寒熱往來。欲嘔不嘔。四肢困倦。予曰。此肝火熾盛。中州不運。遂與六君子湯加柴胡。薤仁。芥穗。而諸症頓退。惟血崩時下。其夫歸家謝曰。搵荆恐肝火未息。先生用涼血之藥可乎。予曰。不可。此乃心肝脾三經血弱氣虛。宜服補中益氣湯。補脾土。脾統血也。連服四劑而崩止。乃與鹿茸。鹿鞭。加於六味地黃丸內。兼服前湯。而元氣復。明年四十八雙生。

會治雷元子。素患衄血。一日長流不止。奔走求治。至卽昏暈倒地。觀者駭然。予曰。不妨。乃用黃梔子一枚。香白芷一錢。紙捲燒存性爲末。以筆管吹之。其血立止而甦。令人扶歸。乃父曰。今承妙方。雖然止住。但每月數發。其流異常。敢求先生垂憐。再施妙劑。拔去根株。否則此子終必亡於此病也。予曰。我有收血妙方。治之當效。用黃芪熟地生地當歸各一兩。黑荆芥穗黑側柏葉黑靈炭各

三。錢用水煎。調三七末。三錢。明日前證卽作。乃與一劑。少頃其魄微流而止。此方補血而不專補血。妙在補氣。止血而不專止血。尤妙在引血歸經。夫血既歸經。氣又生血。自然火不沸騰。相安無事矣。果服一劑而安。連進補中益氣湯。加麥冬五味三十餘劑。兼服八仙長壽丸。至今不發。

曾醫虞貢王美秀。患吐血。發熱。其病已久。精神倦怠。肌肉瘦削。向治無效。漸見沈重。乃一日暴吐。昏暈床褥。其氣將絕。遇身俱冷。獨心中微溫。乃兄料不能起。將衣冠盡附其身。時夜將半。忽甦。云到城隍廟中。父命速回。又昏昏睡去。次早促騎求治。余診其六脉沈小而微。手足厥逆。余卽用加味補中益氣湯。黃芪白朮當歸沙參各五錢。升麻一錢。柴首三錢。懷山茯苓麥冬各三錢。遠志二錢。五味子六分。紅棗六枚。乾熟地八錢。煎服一劑而甦。連進二劑。而飲食漸進。精神亦長。再用補中益氣湯。兼服龜鹿地黃丸而痊。贈我詩曰。國手肱三折。青囊蘊太和。一經仙術點。幾嘆俗人訛。虎口醫原少。杏林種已多。壽人還壽世。到

處沐恩波。

曾治曾其恆乃弟。冬月患吐血。老醫與以犀角苓連知柏數劑。叫楚煩亂。不能起床。其吐加劇。乃見皇皇求治。按其六脈沈小而微。勢在將脫。刻不容緩。余曰。此太少二陰中寒之症。前醫不明六經。不知分經辨症。溫中散邪。肆用寒涼。剋伐脾陰。真陽受困。故其血衝激而出。孤陽將絕。危候也。猶幸脈微身涼。諒或可救。乃與黃芪白朮各八錢。半夏乾薑各二錢。砂仁白蔻各一錢。碾細末沖藥水服。一劑而甦。連進四劑。而血頓止。飲食漸進。因臥室當風。夜即壯熱無汗。腹痛作泄。人事慄慄。又似不救之象。余細審之。壯熱無汗者。寒傷營也。腹痛作泄。屬少陰。急於前方中。加肉桂故紙大劑。溫裏。少加麻黃桂枝各三分。兼散太陽表邪。服一劑而熱退身安。腹痛作泄俱已。改服補中益氣。兼服龜鹿地黃丸。一料而愈。明年康壯生子。

曾治國學楊厚重。冬月患吐血。其人本實先癢。因搆訟失算。忿激暴吐。是

夜嘔鮮血盈盆。昏暈於地。不能床褥。舉室倉皇莫措。伊戚其恆。代爲請診。按之六脈沈微。余曰。爾勿憂。是病雖險。猶幸身溫脈微。經脈篇云。凡失血症。脈微身涼者生。吐衄後。其脈洪數。身熱者死。足下是勞傷肺腎。又兼肝木被鬱。故其血衝激而吐。但我不能及。乃與補中益氣湯。加麥冬。五味。茯神。遠志。懷山。熟地。大劑煎服而安。多服補中益氣。兼地黃丸而愈。

曾治門人王臣傑。受業未幾。患白濁。伊岳知醫。與之調理。一載無效。轉加吐血。飲食俱困。脹悶不安。伊師代爲請治。余細察之。病在太少二陰。斯時不爲之扶脾固腎。一味剋削。致犯腎肝。余述丹溪云。腎主閉藏。肝主疎泄。脾主化導。今脾腎肝三經失職。而誤用茯苓。去白陳皮。洩其精氣。開其孔道。以致玉關不禁。精無統攝。又妄謂爲火。肆用寒涼。孤陽將絕之候。何可及也。其父變色曰。如先生之言。此子微矣。余曰。以脈決之。按之沈小而微。乃曰。王氏有福。乃郎之症雖險。幸脈微小。天猶或永其壽。爾勿憂。吾與治之。遂與黃芪。白朮。各五錢。砂仁。

八分。炒黑薑二錢。炙草白蔻各一錢。煎服一劑。而人事稍定。連服數劑。而血頓止。飲食漸進。精神益增。又與補中益氣湯歸脾湯。生脾血。滋化源。兼服六味地黃丸。壯水之主。逾月脾胃頓強。精神倍長。乃父喜形於色。其後每見恭敬有加焉。

曾治四弟秉珍。暴患吐血盈盆。每吐則面青。形神俱倦。不思飲食。坐臥不寧。按之六脈沈小。自胸前背心微熱。心中甚緊。余曰。此少陰厥陰二臟受傷。惟肝尤甚。因怒氣所致。乃與逍遙散煎服。吞左金丸三十粒。以疎肝氣。兼和脾氣。二劑而血漸微。繼與補中益氣湯。加麥冬五味。茯神。遠志。懷山。熟地。生薑。棗子。連進數劑。以攝血歸經而愈。自謂強壯。卽不服藥。已二年矣。去冬復吐。時以買易勿勿。不以為事。今春加劇。方來求藥。仍與前逍遙散方。加左金丸二劑。加味補中益氣湯。連進數十劑。神氣清爽。飲食漸旺。身漸強壯。吾弟願曰。今而後。我再不敢不信藥矣。又問歸脾湯可服乎。曰。可。但其方中去木香甘草加五味子。

肉桂脾腎兩補。兼服龜鹿地黃丸。壯水之主。補血生精而愈。

曾治徐柱之女李徐氏年三十。患大便久下。鮮血。醫治三載無功。起坐不寧。昏暈床褥。飲食不進。肌肉瘦體。白若枯骨。內兄爲之請診。按之六脈沈微。勢在將脫不可救也。乃勉強作劑。用乾熟地一兩。當歸七錢。酒芍五錢。川芎三錢。黑薑炭黑側柏葉黑馬通各五錢。炙草一錢。令進六劑。旬日外不見信息。余意其病必死矣。誰知兩旬。其兄來寓曰。舍妹近日因移居。諸事匆匆。是以羈絆。今特請余來致謝先生。并求補劑。余聞搖首曰。噫。令妹之壽長也。李氏之福也。我之藥力幸遇也。余焉得誦功哉。又與補中益氣湯。兼服龜鹿地黃丸。而元氣復。

曾治南邑張配先。其家殷實。年三十。患勞瘵。前醫乃用全真滋膏治之一載無功。病在垂危。伊舅宋肇堂代爲請視。診之兩寸浮大而空。餘脈沈微。面部黑黯。毛髮乾燥。膚無潤澤。形神俱疲。聲啞無音。欲咳氣緊。步履維艱。余曰。足下初患三陰虛寒之症。法當驅陰回陽。醫者不知分經辨症。一味滋陰。以致陰愈。

長而陽愈虧，種種難明之疾具矣。然欲治之，非數百劑之湯藥，數十煨之丸餌不可。問愈期以年許，不可以月計，僕方認勞也。彼曰：賤軀十死，祇冀一生耳。先生憐而救之，敢不惟命是聽。爰與補中益氣湯加麥冬五味茯苓半夏訶子銀杏三十餘劑，病未增減。又與前藥三十劑，兼服八味丸加鹿茸去附子十二劑。咳聲雖小，其音清亮。又三十劑，其氣漸平。又服十全大補四十劑，前丸十二劑。是時冬至，明年仲春，湯丸服畢，皮膚光澤，聲音和諧，歡笑如舊矣。又與人參養榮湯六十劑，前丸十二劑。又明年春，病已全愈。彼曰：再服一年，庶免後患。余曰：善。又與補中益氣四十劑，以滋化原。龜鹿地黃丸十六劑，滋補腎肝。至今十五載而無恙。計服湯藥二百三十劑，丸餌五十二劑。此服藥之最有恆者。予亦遇之罕矣。可爲較量錙銖，不知愛身惜命者示。

曾治西席達夫樊孝廉，向有血症，來家館復作。人事倦怠，飲食少進，面青唇黑。余曰：先生貴恙，乃心腎肝脾四經，俱屬虧損。先與逍遙散一服，便左金丸

三十粒。以舒肝和脾。而神氣清爽。再與補中益氣湯。加麥冬北味。茯神遠志。懷山熟地。以滋化源。攝血歸經。兼服龜鹿地黃丸一料。壯水生血而愈。明年赴京。至今不發。又治其弟。廩生三錫。亦余西賓也。同患血症。亦用前法。調理而愈。次年體偏枯。右手足不遂。乃與獨活寄生湯二十劑。補中益氣湯。加紅花三分。黃柏三分。史國公藥酒四十觔。湯藥二十劑。而全愈。藥酒方多。試之神驗者。惟此也。

向日在滄曾治張洪泰年五十。形體魁梧。酒色過度。本實先撥。忽吐膿盈。益昏暈床褥。不省人事。知余在英公署中。告急請治。按其脉。右寸浮大而空。左關弦細而數。餘俱沈小。皮膚微溫。余曰。血勢奔騰。脫症已具。刻不容緩。乃用人參五錢。黃芪一兩。當歸七錢。熟棗仁三錢。濃煎二次。布漉去滓。調真三七末三錢。行內有知醫者。進而問曰。血乃有形之物。今忽暴吐。則一身之中。如大兵之後。倉庫空虛。田野蕭然。何況傾囊。其無血以養可知。斯時不急生血補血。先生

方中一味補氣。得無迂而寡效乎。余哂曰。治吐血不得喻嘉言之傳。不讀趙養葵絳雪丹書。雖皓首窮經終歸無用。經云。有形之血不能速生。而無形之氣。所當急固。當奉爲吐衄之妙訣。蓋血乃有形之物。氣乃無形之化。有形不能速生。而無形實能先得。况有形之物。必從於無形中生來。陽生則陰長之義。不知補氣正所以補血。生氣正所以生血也。今既大吐。止存幾希一縷之氣。若不急補其氣。一旦氣絕在何地。補血而生血哉。問者大悅。唯唯而退。煎服一劑而甦。血亦頓止。又與歸脾湯。去木香甘草。加五味肉桂煎湯。調鹿茸末數十劑。兼配六味地黃丸一料。服之而愈。元氣大復。

曾治庠生聶子聞。年十八。患吐血。屢治不效。乃堂伯灼三公。爲人孝友。見姪如子。來寓求診。按之右關微瀼而乳。餘脈如常。余曰。飲食所傷。而致吐血。乃與理脾滌飲四劑。飲食有味。精神漸爽。忽又吐血甚多。其伯曰。恐乾薑燥動其血。余曰。非也。今多吐者。早有停蓄。乃爲積滿之故也。皆由脾胃氣虛。致不能傳

布法當理脾健胃。大補中氣。宣暢胸膈。又服數劑而血漸止。乃與補中湯加麥味茯神遠志懷山熟地。兼服六味地黃丸。加五味子鹿茸而愈。

又治庠生閔晉士。年十六。患吐血甚多。諸醫罔效。形神倦怠。懶於行動。乃舅譚秀才送來求治。余曰。童子未室。病何沈重至此。問前所服之藥。一味滋陰清火。損傷脾胃。以致飲食頓減。胸中作痞。四肢無力。乃與加味補中益氣湯。以滋其化源。兼以攝血歸經。又兼服理脾滲飲。宣暢胸膈。六十餘劑。繼用歸脾湯。去木香甘草。加五味子肉桂鹿茸。脾腎兩補而愈。

曾醫恆裕李曜采。其年六十有六。爲人公道。因店務匆匆。未暇省視。每云。思念親恩。寸心如割。乃一日忽報老母棄世。仰天椎心。口吐鮮血。昏暈於床。醫者不察病因。但據其形體健旺。主用三稜義朮黑丑大黃等。破血破氣。寒涼肆投。脾胃大傷。胸腹痞滿。咳嗽增劇。飲食大減。形神俱憊。舉動艱難。留連日久。舌胎積粉。口吐癰膿。腥臭稠粘。醫又曰。肺已壞矣。藥不必服。速具衣棺可也。幸有

屈戴二契交者，不忍坐視。迫余治之。余曰：病者與僕交厚情深，恨當日不信余言，致害深矣。我亦無如之何也。今承二公美意，非不欲救餘生，奈病沈危，恐不可及。乃勉強與人參養營湯，加附片倍熟地煎服一劑，安眠熟睡。明日而人事稍甦，面上病色略退。儼有可生之象。連服十劑，飲食漸進。再服二十劑，行動自如，精神漸起。又與加味補中益氣湯，兼服龜鹿地黃丸而安。三載後，因店務勞心，血又復吐。其勢誠不可當。病者惶惶，人事困倦，形羸不堪，仍求余治。遂與洋參三錢，黃芪八錢，白朮五錢，自片乾薑炒黑五錢，炙甘草二錢，煎服二劑，而血頓止。繼服乾極熟地一兩，山藥山黃各四錢，粉丹澤瀉茯苓各三錢，麥冬五錢，北味八分，歷兩旬而元氣大復。已上治內傷吐衄諸按，必重用黃芪。味者不知予爲暢發其妙。黃芪爲諸藥之長，本草冠之爲首。如建中湯用黃芪治諸虛不足。準繩曰：血不足而用黃芪。黃芪味甘，加甘草而益氣。此仲景二千餘年之秘。故東垣補中益氣湯中多用之。近世鮮有知其補氣之功。補氣卽是補血。

從氣中生也。經曰：無陽則陰無以生，無陰則陽無以化。以甘溫益胃而生血，厥有旨哉。余思當歸補血湯黃芪五倍於當歸，而余之所重用者，即此意也。敢以告之同志焉。

遺精

曾治魏孝廉發熱遺精，或小便不禁，診其脈，右寸浮大，右關微弦，左寸關俱沈微，兩尺俱遲而孔。余曰：此勞傷脾胃，俱屬虧損，遂與補中益氣湯合六味地黃丸料煎服十劑頓愈。勸令多服補中益氣湯以滋化原，兼服六味地黃丸壯水之主，至今不發。

又治王孝廉勞則遺精，牙齦腫痛，余即以補中益氣湯加茯苓半夏白芍並服六味地黃丸漸愈。更以十全大補湯而元氣大復。

又治俞萬順夢遺白濁，口乾作渴，大便燥結，午後發熱，余以補中益氣湯加白芍玄參兼服八味丸而瘥。

曾治雷監生患莖中痛。或小便作痒。出白津。余用逍遙散。加半夏茯苓山梔澤瀉木通龍胆草。煎服二劑而痊。繼服六味地黃丸壯水。永不再發。

曾治李文龍便血精滑。或尿血發熱。或小便不禁。余曰。足下腎經虧損已極。遂以補中益氣湯。合六味地黃丸料。滋其化源而愈。

又治湯孝廉遇勞發精。中西二時大熱。其齒痛不可忍。余曰。此脾腎虛熱。先煎補中益氣湯。送六味地黃丸。更服人參養營而瘥。

曾治春橋茂才。魏表弟。稟性剛直。爲人厚道。素患中氣不足。遺精唾血。愚於庚午春診之。右寸脈大於五部。惟左尺沈遲而孔。余曰。足下之恙。乃濁氣下降。清陽不升。中州鬱滯。脾失健運。黃庭衰敗。不能攝血。兼以腎氣溲散。或觀書久坐。或作文用心。每勞必遺精。緣因茯苓陳皮疎泄太過。一味滋陰。以至陰愈長而陽愈虧矣。春橋曰。分經用藥。陽生陰長。既聞命矣。敢問治之當何法。余曰。明乎哉。問也。乃用黃芪白朮大補中氣。益智故紙收攝腎氣。砂仁半夏醒脾開

腎。乾薑白蔻宣暢胸膈。使中州氣旺。轉運有權。腎氣收藏。胸中之氣。肅然下行。再加煎當歸。茯神。遠志。棗仁。安神。益智。麥冬。甘寒潤燥。金而清水。源五味子。酸溫瀉丙丁而補庚金。更以鹿鞭大補腎陽。芪朮參茸溫補黃庭。益其氣而舉其陷。則腎自固而精自守。再服龜鹿地黃丸。壯水之主。大補精血。可保長年矣。彼見余議病精確。依法調理而安。明年冬以書謝我曰。三折妙手。俾得遠近同春。萬應仙方。普動親疎。誦德。弟不知何修而得遇此矣。

甲戌冬。又因驚聞戚友家難。不忍坐視。代爲憂鬱。前症復作。偶因外寒。邪中章門。痛如刀插。人卽昏暈。倒臥床褥。乃兄倉皇。急延予診。按之六脉已伏。惟右寸浮大。乍有乍無。細察其候。脫症已具八九。刻不容緩。乃與逍遙散舒肝氣。歸脾湯解鬱結。合煎一劑而甦。明早復診。脉出如常矣。以理脾滌飲。加草薷一錢。煎服二劑而安。春橋復問余曰。章門結塊。痛似刀插。又兼麻木。人卽昏暈。而脉卽伏。果爲何症。余曰。審乎哉。問也。其理莫措。靜而籌之。明日。方得其解。應乃

血虛。木乃濕痰。皆脾腎經寒所致。緣君平日愨直善怒。怒則未有不傷心肝脾。三經者也。理脾滌飲。乃對症之方。兼服歸脾湯。解鬱結。生脾血。補中益氣湯。壯脾胃。生發諸經。龜鹿地黃丸。以滋補腎肝。湯丸並進。自必永壽。丙子秋。又書曰。弟自幼至壯。多病床褥。父母常憂不壽。庚午春。天以兄臺賜弟一飲妙劑。回生不獨弟蒙深恩。卽堂上白髮。亦暗自怡顏。以爲弟身強壯。可以讀書稍慰於萬一耳。

曾醫優生雷大壯。賦性端方。爲人誠厚。素患遺精。緣先天不足。中氣大虛。幸自調養。究之治未得法。丙戌之秋。病臥床褥。脫症已具。舉室倉皇。乃弟求診。按之六脉沈微。右寸脉大而空。左尺遲細而孔。察其色。詢其狀。腎氣渙散。屁無休息。尤兼下利不能收固。心慌之極。自知其不可爲矣。余哂曰。不妨。觀子面白唇紅。聲音清亮。目睛尙慧。生氣勃勃。雷氏尙有福庇也。縱病雖重。吾藥可解。子何憂哉。乃與黃芪白朮大補中氣。砂仁半夏醒脾崇土。胡巴故紙收固腎氣。懷

山茨實蓮子兜塞大腸。瀉以固脫。大劑多服。使精生神足。腎氣收藏。元氣自復。兼服龜鹿地黃丸。加牛膝虎膠。壯水生津。強筋壯骨。如法調理。果逾月而安。

蟲 証

曾醫謝生者。初患縮陽。服黃芪白朮合四逆湯而愈。但人事倦怠。飯量反加。善消善饑。食未久。又索食。於是日食五殮。夜食二殮。凡三碗。出弓二次。通計一日所食。過平時三倍。人事倦怠。不能起床。起則暈眩。此蟲症顯然。凡虛弱之人。不能多食。食固難消。日食三倍。非蟲何以消之。食愈多而愈倦者。飯爲蟲消。不能養人。反消耗其氣也。起則暈眩者。蟲因人動擾亂而神昏也。方用芫朮各八錢。星半葶附各三錢。以扶陽驅濕。因其病源從厥陰而來。用吳黃川椒各二錢。加枯礬二錢以殺蟲。服二劑。飯減如常。人能起床。乃減去枯礬。又數劑而愈。治蟲之法。無過於此。其他諸藥。皆非法也。蓋明礬性涼。煨枯則溫且燥。故能驅濕殺蟲。凡治痰飲咳逆。於理脾滌飲湯藥中。另用枯礬飯碾成丸。服一二錢。屢

見速效。治濕毒。潰清膿。流水不乾者。服枯礬丸。亦可收功。蓋屢試屢效者也。

痢疾

嘉慶庚辰。曾治公祖貢太守。夏月患痢。症見身重欲寐。少氣懶言。胃中風。有寒飲。喜食辛溫。此太少二陰陷邪也。前醫不明。陰陽虛實。不知分門爲治。誤用下法。剋伐眞陽。損傷胃氣。嘔逆不止。腹痛加劇。神氣昏寐。余用六君子湯。倍加黃芪。白朮各八錢。砂仁丁香。草果。草薢各八分。爲末。沖藥水服一劑。其嘔止。而腹痛減。人事稍甦。略進飲食。但醇脹不安。予曰。醇脹者。大腸氣滯也。菑白能利之。前藥中加入此味。十三顆打碎。俟藥煎好。入薤子再煎一沸。去渣服之。連進二劑。醇脹頓除。明日又曰。腹中又微膨脹。先生可用厚朴。枳櫚乎。余曰。不可。公祖今當大病之後。腎氣渙散。氣化不行。中氣不得升降。壅而作滿。若再破氣行氣。則眞氣愈傷。其滿愈甚。曰。然則治之當何法。余曰。其法當用黃芪。白朮。大補中氣。益智。故紙。收固腎氣。砂仁。半夏。醒脾開味。白薤。宣暢胸膈。四劑。膨脹消。

而痢亦微。再加芡實懷山又四劑而全愈。

曾治貢太守門丁張四美。秋月患痢。惡寒嗜臥。見食即吐。下痢純白。其症甚微。醫者曰。痢而魚腦必死。辭以不治。徐友來寓謂余曰。此症還可生乎。余曰。利如魚腦。一味虛寒。何云死症。此太少二陰之陷邪也。乃與人參三錢。黃芪白朮各五錢。故紙三錢。苓半夏附各二錢。吳萸丁香白蔻各八分。研細末。調藥水一劑而效。四劑而全愈矣。

又治門丁王五美。亦患痢也。身體燥。聲音重濁。腹痛心煩。口澀無味。症日加劇。晝夜無甯。脹醉異常。諸醫不效。來寓求治。予曰。此秋燥症也。乃與生地真阿膠各二兩。桔梗甘草麥冬各五錢。煎三碗。一日服盡。再煎夜又服之。明日神清氣爽。忽想黃蠟丁魚湯拌飯。與之食得大汗。而病去如失。門人清華問曰。吾師方中無治腹痛之藥而效。其症寒乎。熱乎。予曰。非寒非熱。此乃肺氣爲燥氣壅塞。混亂清肅之令。陷入腹中。搏結而爲腹急痛。故止清其燥邪。而病去如

掃矣。何不效之有。清華曰。吾師所論。直切了當。弟子渙然而冰釋矣。

又治牛四。病後久虛。下痢滑脫。諸醫不效。延予治之。乃與參芪歸朮各五錢。懷山砂半。白蔻草蔻各一錢。芡實故紙益智各三錢。薑附各一錢。煎服二劑。而病略減。不思飲食。因令其家。以白飯鮮魚置其前。令香氣入鼻。觀中胃口頓開。飲食漸進。調理而愈。予常見病後不思食者。卽令以鮮殺美食嗅之。亦可爲引開胃口。外助之一妙法也。蓋香先入脾。脾喜食自進矣。神而明之。存乎人耳。

曾治武生張三元。熱痢甚危。三日不食。醫治無效。促騎告急。往視其症。上身發熱。下身作冷。此乃陽熱在上。陰寒在下也。心中煩熱。乃陽明裏症。法用石膏。口苦咽乾。乃少陽裏熱。法主黃芩。飲食不下。屬太陰脾。身熱多汗。少陰亡陽。厥逆腹痛。厥陰裏寒。其症錯雜。寒熱互用。遂與葶朮砂半以理太陰。石膏以清陽明。腑熱。黃芩以解少陽裏熱。薑桂故紙以溫少陰亡陽。吳黃川椒生附子以驅厥陰之寒逆。煎服一劑。諸症減半。於是減去生附子石膏黃芩。再加熟附茯

苓炙草芡實山藥服數劑而全愈矣。

曾治一武童患痢。寒熱往來。默默不欲食。下痢赤白兼綠凍。其囊內帶青水。來寓求藥。予乃與小柴胡湯去黃芩。以治少陽之經症。以莖朮砂半薑附以溫太陰脾經之臟寒。四劑而全愈。予曰。凡不能食皆爲噤口。皆因不知分經辨症之故耳。此症寒熱往來不欲食。是少陽之表症也。綠凍者。少陽之本色也。少陽屬甲木。主東方青色。清水爲鶩瀆。是太陰之裏寒也。陰陽表裏。懵然不識。求其不殺人者幾希耳。

又治一武生黃姓者。患赤白痢。其症身壯熱。飲食不下。醫家誤用香薷黃連痢轉純紅。不能起床。起則眩暈。延予視之。其症惡寒發熱。頭項強痛。微汗自出。太陽風傷衛也。前額兩側連痛者。陽明少陽之表症也。胸膈不開。飲食不下。屬太陰。目瞑倦臥。少氣懶言。屬少陰。腹痛拘急。屬厥陰。余曰。先生乃六經陷邪。皆見之症。宜桂枝葛根柴胡以解三陽在經之表。莖朮砂半補中開胃。以理太

陰。附子炮薑以溫少陰而散寒邪。吳萸川椒以入厥陰而驅寒降逆。煎服一劑而頭痛即止。利轉白而無紅。其三陽表症皆退。三陰裏寒未滅。乃於方中去桂枝葛根柴胡倍芩朮。再投一劑。飲食漸進。腹痛略鬆。利亦稍輕。於是方中再加山藥芡實。連進數劑而安也。

曾治萬人和患痢純紅。一日間至數十次。醫治無功。來求予治。乃與天師救絕神丹。方用歸芍各二兩。枳殼檳榔甘草滑石萊菔子各三錢。磨麝香末一錢。調藥水。又和苦薤汁服之一劑。輕。二劑止。三劑全愈。此方妙在白芍用至二兩之多。則肝血有餘。不去尅制脾土。則脾氣有生發之機。自然大腸有傳導之化。加之枳殼檳榔萊菔子。俱逐穢驅積之神藥。尤能於補中用攻。而滑石木香甘草調和其遲速。薤子善能破滯。不急不徐。使淤濁盡下。而無內留之患。其有些小痢疾。不必用此大劑。減半治之。無不應。不分紅白痛不痛。凡夏秋感熱氣而患痢。用之皆神效。

前陰

曾治邑門陳患強陽不倒。延求診治。按之右尺洪大而緊。餘脈如常。視之滿面紅光。全無滯氣。乃是腎中真陽之火飛越耳。遂與玄參三兩。麥冬三兩。煎好取汁一大碗。入油桂末七分。調藥水服。此方妙在用玄參最重。以洩腎中浮游之火。尤妙在用桂末少許。以引其入宅。而招散其沸騰之火。同氣相求。火自回舍。况麥冬能助肺金清肅之氣下行。以生腎水。水足而火自得其養矣。此不求倒而自倒也。他日亦可重整戈矛。再圖歡合耳。

曾治江西徐茂松患陽痿。來寓謂余曰。愚買叙郡。以勤勞頗獲蠅頭利。三十方娶。未數月而陽忽痿。飲食無味。精神衰減。松雖不肖。亦知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如此景况。命恐不保。焉望嗣乎。敢求先生憐治。余遂與之酌一方。菘朮各五錢。薑桂附半各二錢。砂蔻吳萸川椒各一錢。服一劑。陽物出而不舉。又服一劑。舉而不堅。改用乾熟地一兩。白朮五錢。山萸杜仲枸杞各四錢。遠志巴戟菴

蓉茯神各三錢。熬汁沖香甜肉桂末一錢。服一劑而陽起。三劑而陽強矣。此方用熱藥於補水之中。則火起而不愁炎燒之禍。自然煖湯可飲。粢米可食。斷不至焦釜沸乾。或虞暴碎也。繼服強陽壯精丹。用乾熟地嫩北芪各一斤。當歸白朮各八兩。巴戟天八兩。麥冬柏子仁覆盆子枸杞子虎脰骨嫩鹿茸附子肉桂各四兩。白蜜爲丸。服一料而陽強勢舉。飲食健旺。步履如舊。連生二子。甚稱余神。

曾治鄧隆太。冬月患中寒。初則四肢厥逆。耳心痛連少腹。冷厥關元。勢在垂危。冒雪請診。六脈俱伏。面青唇黑。舌卷陽縮。余曰。此正縮陽症也。陽縮屬少陰。舌卷屬厥陰。且耳心亦屬少陰。是症乃因酒色過度而釀成耳。急用芪朮各五錢。砂蔻各八分。乾薑附桂各二錢。吳萸川椒各一錢。煎服一劑而效。再加盧巴故紙各三錢。收固腎氣。四劑而安。繼服八味地黃丸。而元氣大復。

調經

曾治一婦患奇證。每當經期。腹中痛。連少腹。引入陰中。其經血不行於前。陰反從後陰而行。三日則腹痛。諸證自己。次日當期。亦復如是。延予診視。曰。此太陰脾氣虛弱。不能統攝。少陰真陽素虛。陰寒內結。而爲腹痛。侵入厥陰。則痛連少腹。引入陰中。其證總爲三陰寒結。阻截前陰。經血不能歸於衝任。而直趨大腸。宜用芫朮。蒼朮。蒼朮。大補中氣。附桂。薑砂。以散少陰之寒。吳萸。川椒。以散厥陰寒結。更加山藥。芡實。兜瀉。大腸。香附。萬年霜。卽老瓦屋前。半面瓦。縫內。黑陽塵。條。取來炒用。引導前陰。一定之理也。其夫依法調理數月。則經自調。乃未幾而自受孕矣。

曾治龔雲從之婦。經信兩月未行。醫用膠艾四物湯。加紅花二十餘劑。則芒刺滿生。舌胎。腹膨作泄。人事困倦。身重惡寒。雲從來寓求治。予曰。飲食減少。腹膨作泄。屬太陰。人事困倦。身重惡寒。屬少陰。胎刺干黑。太陽虛不能蒸騰津液之所致也。方用芫朮。薑朮。附砂。仁桂。芩。故紙。服六劑。而身發大熱。吾知其泄。且

夕必可止。再三劑其泄止矣。身熱漸微。而腹中又覺大熱。惟大恐附子太過。予曰。裏陽來復。佳兆也。積陰可化。經當自通。又十餘劑。而人事康復。飲食加健。膨脹俱消。舌胎盡退。經信行通如故。

有爲精積一症。乃因經信當行。血海未淨。而強與交媾。精與污濁互結。而積於胞胎之中。以致阻塞經閉不通。狀似有孕。而症不同。有孕之婦。飲食喜惡不常。且腹中胎息汨汨微動。精積之症。悶亂不安。飲食不下。腹無胎息可驗。更當密問其夫。果有此事與否。以憑用藥。庶不誤。其法攻堅破結。方用糯米一兩。班貓十五個。同炒黃色。易班貓再炒。去班貓。用糯米。花乳石一兩。石硫黃五錢。同煨。烟淨。取出研末。山羊血。甲珠。製硫黃。無名子。肉桂。黃蘗。白朮。人參。各五錢。巴霜。紅花。桃仁。降真香。各三錢。飛淨硃砂一兩。虛寒者加薑附五錢。火旺者去肉桂。加大黃香附各五錢。已上共細夫。吳神麩糊丸。每用開水送五錢。攻破堅結。卽愈。若用藥不得其法。延至牢不可破。無能爲也。

有爲濕痰佔偃胞胎者。其腹漸大。白帶常來。飲食非如孕歸。喜怒不常。且又無胎息可驗。皆由脾胃素虛。而生化之源。爲留飲窒塞。是以精血不行。兼之腎氣不足。不能化氣。故痰踞之。法宜六君子湯。加砂仁。草薢。薑桂。南星。香附。其痰自隨白帶長驅而下。其腹漸消。經信通而受孕矣。

■ 胎 產

曾醫房婦。懷孕三月而患熱病。求予藥。吾見其口燥心煩。渴欲飲冷者。陽明裏熱也。法宜白虎湯。以撤其熱。汗出惡熱。大便閉結者。胃實也。法宜調胃承氣湯。以蕩其實。口苦咽乾者。少陽腑證也。法宜黃芩以瀉腑熱。舌胎乾黑。芒刺滿口者。內火燥乾精液。陰欲竭之徵也。腹微痛。而胎欲動者。熱邪逼及胞胎也。若不急行驅陽救陰之法。胞胎立壞。不可爲矣。即用白虎湯合調胃承氣湯。加黃芩一劑。而熱勢略殺。再投一劑。泄下二次。結去津回。諸症皆愈。其胎立安。此但治其病。不必安胎。而胎自無不安也。

曾醫一症。產後而淤未行。小便滴瀝。醱脹異常。醫用破血之劑三服。更加胸腹脹滿。人事昏迷。喘促不能臥。余曰。此非污積。仲景有云。小便不利者。爲無血也。此病在氣分。不當用血分之藥。蓋爲膀胱蓄尿過滿。脹翻出竅。致尿不得出。吾用白蔻宣暢胸膈。砂仁半夏醒脾開胃。肉桂化氣。桔梗開提。生姜升散。令服是藥。併致以手從上拂。而膀胱之氣。乃能轉運。斯竅自順而尿出。果如吾言。其竅通利。自然寬了一節。旋即又行。更覺甦暢。乃索食。食訖則安睡。睡起再行。腹消知故。於是改用扶脾健胃之劑。數服而全愈。此所以小便不利。而驗其無血也。又醫產後一症。身重惡寒。飲食不下。大便泄。小便不利。腹中痞塊作痛。庸工謬謂血氣。用元胡四物湯。加蒲黃服之無效。轉加膨脹矣。於是再加厚朴木香。則脹滿加劇。湊上胸膈。喘促不能臥。予曰。其身重惡寒者。少陰症也。腹中痞塊作痛。陰寒凝結也。食不下者。陰邪逼塞胃口也。且陰邪下奔而作泄。膀胱無陽。其氣不化。而小便不利。凡此皆爲病在氣分。彼妄投血藥。陰愈長而陽愈消。

又誤破其氣。則氣虧而邪愈湊。其症危矣。吾用砂蔻薑半宣暢胸膈。溫醒脾胃。附子禦陰。肉桂化氣。使上焦得通。中樞得運。而後氣化行。桔梗開提。生薑升散。俾轉運之機。乃得先升而後降。一劑而小便通。胸膈略寬。再加茱朮。三劑而腹痛止。脹漸消。食飲加健。身復發熱。其家曰。表見發熱何故也。予曰。真陽來復。休徵也。經曰。傷寒先厥後發熱。下利必自止。再重加黃芪白朮而泄止。其脹更消。忽加口渴。腹中作餓。食未久又索食。其家恐服附桂助起胃火。故能消食。商議改用清涼。余曰。不可也。經曰。脈滑而數。手足自溫。渴欲飲水。饑欲得食。此陽進欲愈之證也。再加益智固紙收固腎氣。又二劑而身輕。腹脹俱消。加再覆盆兔絲鹿鞭。兼補腎陽。數劑而全愈矣。痞塊消弭。終無血行下者。調理兩月。經信行通如故。

黎明入署。有洪元正薄莫問曰。吾姊於午間產一女。胞衣未下。特來求方。予問此刻人事何如。曰。其腹仍大。不作脹痛。飲食有味。嗜臥懶言。別無所苦。予

曰。此駢胎也。還有一箇在內。故腹大而無所苦。若爲胞衣灌血。勢必濁氣上干。而爲脹痛悶亂。莫可名狀。欲其飲食有味而安靜。何可得也。此爲氣虛不能運送。觀嗜臥懶言。駢胎顯然矣。吾用黃芪白朮苡仁各三錢。肉桂半夏益智各二錢。生姜一片。令卽煎服。明早再看。次日元正來云。吾姊服藥後。卽熟睡至半夜。又產一女。胞衣隨落無恙。可見用藥必當詳察。不可忽略。此明驗也。

許珊林醫話精華

許珊林（槌）海甯人政治之外留心醫籍久之遂精其術官平度州時治幕友杜某腫脹病名乃大著蓋良醫良相可謂兼而有之矣

許 珊 林 醫 話 目 次

暑熱.....一	濕濕.....五	哮喘.....七	血症.....〇	霍亂.....一四	泄瀉.....一七	痢.....二〇	痿.....二一	痲病.....二二	疝.....二四	諸痛.....二五	咽喉.....二七	胎產.....三〇
----------	----------	----------	----------	-----------	-----------	----------	----------	-----------	----------	-----------	-----------	-----------

泰 伯 未 氏 編 纂
 清 代 名 醫 醫 案 精 華
 運 都 與 有 平 精
 入 四 醫 相 裝 一 裝
 者 十 萬 話 得 冊 一 冊
 凡 萬 言 精 益 定 冊 一 冊
 二 十 一 千 華 彰 價 加 冊
 十 餘 千 並 之 三 四 冊
 餘 千 並 之 三 四 冊
 名 餘 千 並 之 三 四 冊
 家 頁 閱 妙 元 角 啓
 局 書 醫 中 海 上

許珊林醫話精華

上海秦伯未編纂

普甯方公溥參校

暑熱

馬姓婦夏月患氣喘嘔吐。頭汗如雨。粒食不進。已二日矣。乃邀余診。其脈洪大而數。舌胎微白。中心黃而四旁帶赤。余曰。此暑邪充斥肺胃。氣失肅降而喘。乃以葶藶子知母南花粉枇杷葉碧玉散川連一劑而愈。

馮某年四十餘。素質本虛。更患暑邪。脈極虛大而數。近入至。舌絳。目赤。面色戴陽。頭汗淋漓。目直視而神昏。余曰。病原暑邪未透。但真元虛極。醫甚棘手。當先固其元。急用四逆加入參湯。益以龍骨牡蠣。佐以膽汁童溺。用地漿水一杯爲引。濃煎候冷。徐徐投之。服下一時許。汗斂神定。目能轉動。但大渴舌燥。暑象畢呈。令食西瓜。神氣頓覺清爽。次日再診。脈象稍斂。有根而數。減去一至。爲

立竹葉石羔湯服二劑。身能起而口能言。但覺困倦少食。此由胃津已耗。餘燼未熄之故。乃以沙參麥冬石斛知母生甘草銀花生扁豆等滋養肺胃而清餘熱。數劑即安。徐洄溪慣用此法。用之頗不易也。蓋此症象白虎。開手即用白虎。用則必死。何以辨之。全在脈之虛實而已。

定海東山下翁姓。子年十二。丙戌夏患暑熱病。內挾穢濁。身熱如熾。十餘日不解。乃邀余診。脈極洪大。面色老黃。唇焦舌黑。舌本短縮。牙根舌心鮮血盈口。渴飲不止。兩目直視。不能出聲。閱前方係正氣散。余曰。症已至此。何能爲也。病家再三請方。余思木被火焚。杯水車薪。終歸無益。乃擬大劑辛甘鹹寒之法。於是以西瓜汁蘆根汁金汁水銀花露蔗漿藕汁各一茶鍾。合置一甌。方用生石羔二兩。連翹五錢。鮮竹葉一握。黑山梔四錢。細生地一兩。犀角一錢。磨汁。羚羊角三錢。西洋參鮮石斛丹皮各三錢。滑石四錢。囑其用大罐煎成去渣。和入諸汁。候冷恣飲。如再口渴。西瓜任食可也。第一日服藥盡。又啖西瓜一枚。次日

復診脈症如故。仍用前法。石羔再加一兩。第三日再診。熱仍未退。津液略見濡潤。而右旁之頤發赤腫。大如卵而痛甚。余曰。暑毒之邪。結聚於此。肉恐爛穿。敷藥無濟。仍用前法。石膏又加一兩至四兩。又加元參。麥冬。生地。至五劑而熱方退。更下黑矢數枚。諸恙盡解。胃亦漸動。此症轉危爲安。全賴病家之堅信不搖。而余得以一盡其技。否則難矣。

甯郡樂姓。女年及笄。夏秋之交。患腹脹痛。脅悶嘔逆。水穀不入。肢冷汗出。身熱口渴。脈之浮部洪數。沈部弦勁。是爲暑穢之邪。從口鼻吸受。直趨中道。入於募原。挾少陽胆火而上衝。故胸腹痛而嘔逆也。方用葶薺汁。藕汁。西瓜汁。萊菔汁。各一杯。磨鬱金。枳實。木香。檳榔。各五分。投之而瘳。

武林吳子翁。女陸點翁孫媳也。丁亥冬。患伏暑症。卒然厥逆。目睛神昏。點翁急東召余。余往診之。脈沈數有力。確係暑邪內閉。以夜分不能用針。急刺十指出血。及曲池人中。方用石膏。蒲鬱金。竹瀝。石膏。香檳榔等。先調紫雪丹八

分。次早復診。症復如前。乃用針從印堂刺入。沿皮透兩率谷。開目知痛。余卽告以無妨。凡治卒厥及小兒急驚風症。全視此穴。針入得氣與不得氣。以及頂門入針之知痛與否。決其生死。如印堂針入無氣。針下空虛。如插豆腐。及頂門入不知痛苦。雖華扁亦難再生。此症針畢卽能開言。而方則仍主芳香利竅通神之品。數劑卽愈。

甯波提標湖南弁勇患暑熱症。初微惡寒。旋即發熱。彼地醫士喜用溫藥。以桂枝吳萸蒼朮厚朴等燥熱之藥服之。身熱如熾。口大渴。喜飲涼水。小便清滴俱無。邀余診之。脈洪大而數。曰。此暑熱症。誤服溫燥之所致也。乃用白虎湯加蘆根花粉麥冬銀花鮮石斛鮮竹葉金汁水滑石大劑煎成。候冷飲之一劑卽瘥。次日扶行至寓。診之熱勢甚微。小便已通。脈象已和。口舌濡潤。諸恙均瘥。乃照前方增減之。去金汁知母鮮斛。加西洋參荷葉川斛服兩劑而愈。蓋省分雖分南北。而六淫之邪。感人則一。總須審體質之強弱。辨脈症之寒熱。不可固

執成見以施治耳。

■ 濕 溫

甯波張義乾秋間患濕熱症。發熱十餘日不解。大肉脫盡。肌膚甲錯。右腳不能伸動。小腹右旁突起一塊。大如拳。倍極疼痛。大便已十四五日不解。延醫治之。皆謂腸内生癰。伊親胡寶翁乃商治於余。余謂腸癰脹急。金匱以敗漿散主治。今此草率。有伊於第三日。竟得。乃問余服法。余曰。果爾。須同去診視。瞑眩之藥。豈堪懸擬。因至張家。見張倚於床褥。張目搖頭。病苦萬狀。面色青慘而枯。脈極堅實。沈部如彈石。尺愈有力。時或一歇。余曰。此非腸癰也。腸癰脈洪數。爲膿已成。脈弦緊爲膿未成。今浮部不洪數。而沈部實大。腹筋突起。目有赤縷。乃濕熱之邪。結於陽明。腹旁之塊。乃燥矢之積聚也。但得大便一通。塊即消散。而腹亦不痛矣。病者聞之曰。曾與前醫商過下法。醫云。人已虛極。豈可妄下。余思脹疼不下。病何由除。今先生爲我用下法。死且不怨。余遂書大承氣方。大黃

五錢。芒硝三錢。旁視者惶惶未決。余曰：「不必死。下之或可望生。」於是煎成置於几上。病人力疾起坐。一飲而盡。不逾時腹中大響。旋復登廁。先下結糞如彈丸者三四枚。既而溏瀉半桶。腹平塊消。明日脚伸而脹痛俱失。繼進增液湯二劑而熱亦退。再與益胃湯。法胃納漸旺。津液漸濡。余便上郡。病者欲食羊肉。以問近地之醫士。云病後胃氣當復。羊肉最能補胃。由是病者坦然無疑。恣意飽餐。次日身又發熱。舌胎又厚濁而脈又數。復來召余。余曰：「濕熱症初愈。以慎口味爲第一要務。何如是之蒙昧耶？」乃與平胃散加神麴焦查穀芽而分量遽減。以胃氣久虛。不任消耗之故也。果服二劑而安。按是症初則失於清解。至熱已日久。津液枯涸。胃土燥烈。而猶日服運氣之藥。愈益其燥。迨至結糞成塊。腹旁突起。筋脈不能濡潤。而脚攣急。醫又誤認爲縮脚腸癰。設或悞投以敗漿散。攻伐無過之血分。又將何如耶？士君子涉獵醫書。大忌懸議開方。藥不對症。生死反掌。可不慎哉。

甯波石碕周子章室人吳氏，仲秋患濕熱症，遷延月餘，每日晡時必先微寒，旋即發熱，至天明而熱始退，胸悶不食，前醫固執小柴胡湯出入加減，愈治愈劇，乃延余診，診畢告曰：瘧脈自弦，今脈不弦而濡小，其爲脾胃虛弱，濕邪阻遏募原而發。此潮熱當從太陰陽明兩經主治，且令閭體肥痰盛之質，外盛中空，中者陰所守也，中虛卽是陰虛，是以治法又與尋常濕熱不同，若用風藥勝濕，虛火易於上潛，淡滲利水，陰津易於脫亡，專於燥濕，必致真陰耗竭，純用滋陰，反助痰濕上壅，必須潤燥合宜，剛柔相濟，始克有效，乃以沙參石斛麥冬灰實牡蠣仙半夏竹茹陳皮薏仁黃芩等調理數劑，潮熱除而胃漸開，余因上郡彼就隣近之醫治之，方中仍用柴胡，服一劑而寒熱又作，復來邀余，仍仿前法，以桑葉川貝苓澤穀芽等互相出入調理而愈，葉天士云：柴胡動肝陰，非正瘧不可用之，觀此益信。

哮喘

甯人鄭姓子甫七歲患哮喘症。脈形俱實。結喉兩旁青筋突起如筆管。喉中作牛馬聲。此係果餌雜進。痰濁壅塞。始用蘇子降氣湯加減。服六七劑不效。余思病重藥輕。遂以蘇梗八錢。易本方之蘇子。餘藥分量加重。分服二劑。青筋隱而不露。脈亦和軟。鳴聲不作矣。凡治病雖用藥不悞。而分量不足。藥不及病。往往不效。

廣東鹽大使汪公回杭途次偶感微邪。又加忿怒。遂致喘逆倚息不臥。余因治桑觀察之症。乘便召診。其息甚促。音不接續。面色黧黑。中有油光。脈浮部豁大。中部空孔。沈部細弱。不相聯貫。余曰。此症邪少虛多。勿誤用表散。進二加龍牡湯。二劑而安。

甯波蓬萊宮羽士陳信良患虛喘。欬逆而無痰。動喘乏力。脈虛自汗。症屬肺脾兩虛。與西洋參冬蟲夏草川貝青鹽陳皮阿膠當歸杞子枇杷葉蒺藜牡蠣等。土金相生。二十餘劑而愈。

郭姓年四十許。素有痰飲。每值嚴寒。病必舉發。喘欬不臥。十餘年來。大爲所苦。甲申冬。因感寒而病復作。背上覺冷者如掌大。喉間作水鷄聲。寸口脈浮而緊。與小青龍湯二劑。卽安。至春。乃灸肺俞、大椎、中脘等穴。以後不復發矣。凡飲邪深伏臟腑之俞。逢寒病發。非用灸法。不能除根。惜人多不信。致延終身之疾。可慨也。

祖廟巷高太太。年三十餘。平素肝陽極旺。而質瘦弱。患痰火氣逆。每日吐痰一兩碗。喉間咯咯有聲。面赤煩躁。舌胎中心赤陷無苔。脈弦細虛數。乃感受風邪。少陽木火偏旺。風得火而愈橫。風火相煽。肺金受制。陽明所生之津液。被火灼而成痰。旋去旋生。是以吐之不盡。痰多而腎液亦傷。故內熱。素問云。大額發赤者。其熱內連腎也。痰隨氣以升降。氣升痰亦升。治當用釜底抽薪法。先以清火降氣爲主。火降氣降而痰自瘳矣。方書治心肝之火。以苦寒。治肺腎之火。以鹹寒。古有成法。方用鹹苦寒降法。丹皮、山梔、青黛、竹茹、竹瀝、杏仁、黃連、黃

苓。羚羊角。石決明。川貝母。旋覆花。海浮石。加指迷茯苓丸三錢。連服三劑。氣平熱退。痰喘俱瘳。安臥如常。後用清肺降火化痰之藥。如沙參。麥冬。石斛。竹茹。青黛。山梔。牡蠣。隨甲阿膠。川貝母。海石。茯苓。仙半夏。橘紅。首烏。雪羹等。出入爲方。調理數劑而愈。

血証

性智長老有人傳以坐禪云。久久行之。則神氣完足。上升泥丸。始能出定入定。超脫生死苦海。於是強制不睡。終夜枯坐。兩月來。體漸羸瘦。單聲咳嗽。血從上冒。一吐盈掬。乃就余診。脉虛大無力。三候皆然。余曰。內經云。起居有時。不妄作勞。乃能形與神俱。而盡終其天年。度百歲乃去。此古聖教人養生之大道。修行何獨不然。豈必強制枯坐。卽能成仙成佛耶。古云。磨鏡何以成鏡。坐禪何以成佛。良有以也。且歸神煉氣。乃道家功夫。釋教以明心見性爲上。坐禪雖是見性要着。其中却有妙諦。六祖壇經云。生來坐不臥。死去臥不坐。其了徹生死

處。並不在坐與不坐。此又在長老自參。不可以明言者耳。至於禪堂坐香。如坐一炷香。卽跑一炷香。始則緩步。後則緊步。使周身之氣血。上下流通。不至凝滯。過二鼓卽就寢矣。誠以子時不睡。則血不歸經。必致吐血。衄血等症。昔志公和尚日夜講經。鄧天王憫其勞。爲製補心丹以賜之。要知人身一小天地。呼吸之氣。與之相通。不善用之。未有不立蹶者。譬穀麥爲養生之本。既飽而強食之。徒傷其生。財物爲立命之原。既得而妄取之。徒害夫義。非謂坐禪無所裨益。第過於作勞。必入魔道。而此心反不能自主矣。大梅禪師云。卽心卽佛。是參禪要旨。認定宗旨。下手。庶不致爲傍門別壳所惑。蓋心知色相。便當思知色相者。是誰。心知煩惱。便當思知煩惱者。是誰。思無所思。是爲眞思。行住坐臥。刻刻如此。用力。將一旦豁然貫通。誠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古偈云。鐵馬撞開青石門。玉雞啄破黃金殼。這個消息。長老掩關靜悟。必能自得。總之自性自禪。爲禪門日用功夫。暗來明可度。邪來正可度。惡來善可度。智慧度癡愚。布施度慳貪。清靜

度煩惱。名曰六度。波羅蜜卽到佛法世界。今長老爲人所惑。枯坐不寐。則陰陽之樞紐不能交互。而陽浮於外。陰不內守。其有不病者幾何。爲立潛陽固陰方法。用二地二冬石斛京杏麥苔膠苑龜版牡蠣煎好。加入人乳半鍾。守服二十劑。不必更方。長老唯頂禮而去。過廿餘日復來。據云服兩劑血卽止。今則精神日健。因於前方去杏苑。加歸芍枸杞服之。強壯反踰於昔。從此坐禪。遂無所苦云。

武林清和坊顧升泰扇店秋芳患吐血。十餘年矣。病起於傷酒過度。血熱妄行。而雜藥亂投。肌瘦痰盛。惡寒心悸。神識如癡。自疑虛寒。妄將性熱之藥。雜湊四十餘味。亦無君臣佐使。猶恐欠熱。乃用生薑搗汁煎服。畏寒益甚。雖在重幃。尤嫌微風。心虛膽怯。常怕屋坍壓死。人衆雜處。又厭喧煩。丁亥秋延余診之。痰喘氣逆。脈虛大而數。一息七八至。蓋從前所服大辛大熱之藥。助火內熾。火盛尅金。肺臟已極。所謂熱極反現寒象也。症已危極。勉擬甘寒育陰法。用鮮蘆

根甜水梨荸薺鮮生地麥冬各絞汁半鍾。沖入人乳一鍾。每日徐徐緩飲。此蓋處方於無可處之地也。服之頗安。

錢塘張調梅先生年四十餘。下血有年。丁亥九月在吳山太歲廟斗壇。召余診之。神氣委頓。診其脉弦細。遲。正仲景所云革脉也。男子則亡血失精。婦人爲半產漏下。余曰。察脉審症。當主腹痛亡血。曰然。余曰。此症乃木強土弱。蓋肝主藏血。脾主統血。今肝木之疎泄太過。則血不內藏而下泄矣。伊云。下血數年。一日數行。氣若注下。後重難忍。踰時便又溏泄。腰尻痠疼。少腹脹急。行動氣逆。坐臥必監足。方快。形如僂僂。余曰。此奇脉爲病也。小腹兩傍名曰少腹。乃衝脉之所循行。督脉貫於背脈。其一道絡於腰尻。挾脊貫腎入髓中。而帶脉又橫束於腰間。夫衝脉爲病逆氣。憂急。督脉爲病腰溶溶若坐水中。又督脉虛則脊不能挺。尻以代踵。脊以代頭。諸病形狀如繪。凡奇經之脉。皆麗於肝腎。方用歸芎川斷山藥枸杞鹿角膠熟地龜版牡蠣寄生小茴木香防風煎送濟生烏梅

丸三錢。數劑血止。後重亦減。乃去木香。防風。烏梅。丸加血肉之品。以峻固奇經。或爲湯。或爲膏。多方圖治。諸恙漸安。惟腎氣從小腹。上衝如賁豚狀。復灸中脘。關元。石門。調理兩日而愈。凡奇脈虧損。必多用血肉有情。乃克有效。內經云。精不足者。補之以味是也。至於灸法。則尤宜三致意焉。

霍亂

丙戌秋。定海霍亂盛行。有用雷公散納臍灸者。百無一活。鮑姓婦年三十許。亦患是症。瀉五六次。卽目眶陷而大肉脫。大渴索飲。頻飲頻吐。煩躁反覆。肢厥脈伏。舌胎微白而燥。舌尖有小紅點。余曰。此暑穢之邪。伏於募原。乃霍亂之熱者。勿悞作寒治。而灸以雷公散等藥也。蓋暑穢之邪。從口鼻吸受。直趨中道。伏於募原。臟腑經絡。皆爲壅塞。故上下格拒。而上吐下瀉。如分兩截。此卽吳又可所云。瘦毒伏於募原也。夫募原乃人身之脂募。內近胃府。外通經脈。熱毒之邪。壅塞於裏。則外之經絡血脈。皆爲凝塞。故肢冷脈伏。內真熱而外假寒也。當

先用針。按八法流注之刺法以開其外之關竅。其頭面之印堂人中手彎之曲池。脚彎之委中。及十指少商商陽中沖少沖。皆刺出血。以宣泄其毒。服以芳香通神利竅之湯丸。方用黃連黃芩藿香鬱金。石膏蒲花粉竹茹陳皮枳實木瓜木香汁蠶矢等調服紫雪丹一劑而吐瀉止。肢和脈起。諸恙皆安。

項姓子年十二。脈伏肢冷。舌白不渴。目直神昏。此內伏暑邪。外感寒涼。而本元又虛。若驟用芳香開達。必至元氣暴脫。乃以參附茯苓白芍藿香冬朮九製倭硫黃木瓜等。先爲扶脾固元。吐瀉果止。而肢溫脈起。次日舌旁及尖現紅點。目赤口渴。此元陽已復。外寒去而內熱乃現。改用知母石羔竹葉花粉木瓜藿香鬱金陳皮銀花滑石等。服兩劑而脈象漸和。惟覺懣甚而胃少納食。乃餘熱未清。胃絡不和。以輕清之劑清養胃陰。如西洋參石斛竹茹荷葉麥冬茯苓生扁豆西瓜烏梅山梔木瓜菜豆衣等出入爲方。調理數劑而愈。

一人腹痛如絞。上吐下瀉。面目俱赤。舌胎老黃。舌尖赤而起刺。肢冷脈伏。

煩躁如狂。飲不解渴。吐瀉之物。酸臭不可近。此暑穢之毒。深入於裏。仿涼膈散法。加石膏。銀花。化其在裏之暑毒。一劑而吐瀉定。舌胎轉爲鮮赤。略帶紫色。脈出洪大。此爲熱搏血分。以竹葉石膏湯。加細生地。丹皮。銀花。山梔。一劑而愈。此等症。不概見。必須審症明確。方可用之。一或稍悞。禍不旋踵。

一婦轉筋。四肢厥冷。筋抽則足肚堅硬。痛苦欲絕。診之浮中二部無脈。重按至骨。細如蛛絲。然其往來之勢。堅勁搏指。先以三稜鍼刺委中出血。血黑不流。用刀擠之。血出甚少。再針崑崙。承山。針刺畢。腿筋覺鬆。再用食鹽艾絨炒熱。用布包能熨。摩委中及足肚上下。方用三稜莖。朮。歸。鬚。紅花。桃仁。僵蠶。山甲。地龍。牛膝。薏苡木。服下一時許。筋乃不抽。而吐瀉亦止。次日改用絲瓜絡。萊菔子。桃仁。竹茹。薏苡。滑石。蠶沙。木瓜。刺蒺藜。山梔。皮等。清暑濕而宣通脈絡。後以西洋參。麥冬。石斛。橘皮。竹茹。薏苡。絲瓜絡。茯苓等。出入加減。調理旬餘安痊。

一農夫史姓。年四十許。偶入城患乾霍亂。腹痛如絞。不吐不瀉。倒地欲絕。

四肢厥冷而脈伏。與立生二服不放。又急製獨勝散。用熱酒沖服。仍不效。唇面青慘。鼻尖寒冷。痛益劇。其勢甚危。不得已與外台走馬湯。巴豆霜用五分。服下。半時許。腹中大鳴。而大便乃下。大穢臭聞。痛乃稍緩。扶至城內親戚家將息。次日竟能緩行歸家矣。

泄瀉

武林吉祥巷陳維和四歲小兒。仲秋患泄瀉。已近一月。粒米不進。蓋五六日矣。腹痛口渴。泄亦無度。身熱咳嗽。將成慢脾。暑瘵病已垂危。乃召余診。方用清暑化積之品。以鮮荷葉。鮮蘆根。黃連。黃芩。木香。汁甘草。橘紅。萊菔子。雞內金。車前子。益元散等。服兩劑而症大減。計一日僅瀉兩三次。胃得安穀。嬉笑遂爾如常。惟食後猶患完穀不化。遂改用通補脾胃之部。如西洋參。荷葉。蒂。茯苓。焦甘草。橘皮。木香。冬朮。炒扁豆。石斛。穀芽。澤瀉。五穀蟲等。吞胃陰而升脾陽。調理數劑。諸症悉愈。越數日又重感暑邪。泄寫復作。身復發熱。咳嗽氣陷。乃專清暑

邪。以荷葉蘆根扁豆花香連穀芽澤寫益元散藜豆皮等。調理數劑卽愈。

定海西門外某從滬上來。感受暑邪。熱毒蘊結。身熱如熾。大渴引飲。脈象洪數實大。舌苔黃厚濁膩。泄瀉日百餘次。粒米不進。已垂危而就診於余。余謂暑熱毒邪結於陽明。幸而大瀉。邪有出路。不然腸腐胃爛。早已死矣。症雖而危無妨。但不可用止截之藥。乃遵喻氏通用之法。黃連五錢。黃芩四錢。生甘草三錢。銀花五錢。鮮竹葉一握。鮮荷葉一升。生大黃五錢。元明粉三錢。花粉四錢。作地漿水煎服。一劑而鳴大減。次日僅變十飲次。熱勢亦緩。再進原方。減去大黃元明粉。如此危症。止數劑而熱退瀉止。後以糜粥自養。不勞餘藥而瘳。亦幸事也。

顧姓七月嬰孩。患暑穢食積。泄瀉身熱。用鮮藿香鮮荷葉西洋參木香川連條芩穀芽花粉雞內金澤瀉益元散五穀蟲等出入爲方。調理而愈。凡夏秋之間。小兒之患泄瀉者甚多。其病由於暑穢食積者十居七八。余悉主是法。莫

不應手取效。如脾虛而傷於生冷瓜果者。則又不當以此爲例也。

舟子劉某年十四。風餐露宿。日以爲常。夏秋之交。食少乏力。肌黃腹脹。其母以爲虛也。與食桂圓。數日人益困憊。胃口愈閉。腹痛泄瀉。然猶勉力操舟。迨至泄瀉無度。魄門不禁。肢冷脉伏。目直神昏。始延余診。至則其母對余而泣。以爲無生理也。余諦審之。舌胎白滑。口不渴飲。人不躁動。確係太陰寒濕。卽慰之曰。病雖危險。尙屬可救。書附子理中湯與之。用生附子三錢。持方至藥鋪撮藥。而司櫃者謂附子多。則不過一錢。從未見生附可用三錢。囑其再來問余。余曰。我會用六七錢。而應手取效者。三錢尙是中劑。何云多也。嫌多不服。我亦不能相強。且必濃煎方效。其母以病勢危篤。姑進一劑。以冀萬一。於是申刻服藥。至酉戌時。腹中作響。漸能開言。識人。至亥子時。復大瀉一次。腹覺暢甚。起居自如。知饑索食。進鍋巴湯半盂。次日問以病狀。囑其原方再服一劑。竟不瀉。亦不服藥。二日後卽能負物以行。羣以爲奇。不知古法轉危爲安者甚多。何奇之有。然

是症幸在鄉僻窮民。故能速愈。若在富貴之家。延醫多人。各執已見。反多阻滯。不能愈疾。

痢

定海東山脚下某嫗。前翁姓之隣居也。年四十餘。患血痢。日數十行。裏急後重。腹痛如絞。粒米不入者十餘日矣。身大熱。口大渴。症在垂危。呻吟欲絕。余因治翁姓子之症。乘便邀診。脈兩關尺俱沈。弦而數。按之搏指。余曰。症屬暑挾食積。遂與大劑黃連黃芩荆芥炭銀花炭檳榔木香汁醋製大黃歸尾紅麴貫衆炭地榆槐花白芷焦山查等。一劑而病減半。乃去大黃加甘草。再劑而十愈七八。腹亦不痛。稍能進食。復去檳榔貫衆白芷槐花。而加西洋參石斛炒麥冬鮮荷葉辰砂益元散。又三劑而全愈。其四歲孫亦患是症。但稍能食。與芍藥湯去桂。加荷葉益元散焦山查五穀蟲之類而愈。余治此三症。轉危爲安。羣以爲神。其實不過按症施治耳。

郭通圓靜脩菴尼秋季患病如魚腦。腹與脇牽引而痛。氣墮肛門腫痛。繼
絲月餘。面黃肌瘦。裏急後重。脈象虛大。余曰。濕熱鬱蒸爲痢。法宜透化。香燥耗
液。反助火邪。與病不合。故不能愈。乃與大豆黃卷。鮮藿香。黃連。黃芩。防風。木香。
佛手。柑。蘿蔔子。茅朮。車前。薏苡。澤瀉。白芷。荷葉。青蒿。腦滑石等。服兩劑而病減
半。乃去白芷。豆卷。茅朮。加石斛。茯苓。又四劑而病去其七八。後以調胃和中化
濕之劑而愈。

痿症

牛羊司巷陳銘甫世兄年十三。身長如二十餘。十二歲而陽已發動。是以
骨力不堅。試觀草木易於榮長者。而枝幹必嬌嫩。其理一也。丁亥春患咳嗽痰
多。食少體倦。兩足痿弱。不能起立。目合則遺精。甚至日間心有所思。夜則夢寐
不安。乃延余治。診脈左關弦數。右關虛大。兩寸兩尺俱虛。輒無力。余曰。症屬木
強土虛。腎氣不堅。心火刑克肺金。治當先保肺胃之陰。取土金相生之義。且胃

爲後天之本。土能生化萬物。經云。納穀者昌。待胃氣漸旺。然後可用血肉有情。同類相感。補精益血。病自漸愈。於是先用桑葉沙參。釵斛炒麥冬。枇杷葉。白茯苓。仙半夏。橘紅。竹茹。穀芽。茯苓。神紫苑。百合。毛燕。屠女。貞子。蓮子。淮山。芡實。等。清淡之品。出入爲方。服二三十劑。而痰漸少。胃漸開。乃用舒養筋脈。滋血和肝之藥。如歸芍金櫻子。釵斛。山藥。山萸。續斷。杜仲。麥冬。西洋參。五味子。阿膠。沙苑。蒺藜。參貝。陳皮。人乳。蒸茯苓。龍骨。牡蠣。芡實。丹參等。又三十餘劑。遺精夢寐。等皆愈。但足仍無力。後用血肉有情之品。收合成膏。如吳鞠通天根月窟膏法。每服五六錢。一日早晚兩次。至戊子春。步履如常。強壯逾於平昔。可見補益之藥。必久服乃效。

□ 癩病

寧波西郊陳姓。子年十七。患癩症。三四載矣。初則數月病作。後乃漸近。甚至一日數發。口角流涎。乃求余治。脈右三部洪滑流利。左關弦而搏指。左寸上

盜魚際。余謂症屬痰火充斥。上蒙胞絡。閉塞神明之府。故昏厥卒倒。不省人事。先以牛黃清心丸。用竹瀝一杯。入生薑汁二三滴。化服。復以鮮石菖蒲鬱金膽南星羚羊角桑葉鉤藤橘紅等。宣絡道而清疏之。繼則用寧神安魂。佐以金石。堵其痰火復入之路。每清晨以橄欖膏入礬末少許。用開水沖服四錢。服月餘而病不復作矣。

山陰沈某年四十許。偶一煩勞。則痢病即發。神不自主。謔言妄語。不省人事。或語鬼神。其狀非一。診之兩寸尺空大無倫。兩關弦緊。舌中心陷有裂紋。余謂病屬虛症。神不守舍。神虛則驚。非有鬼祟。神氣浮越。故妄見妄言。隨與桂枝龍牡湯加龍眼肉膏。囑其守服三十劑。服二十劑而病已不復發矣。按此症與前陳姓案。乃一虛之對證。總須審症的確。指下分明。庶所投輒效。病症萬端。治不執一。要不外乎虛寒熱四字。桂枝龍牡湯有旋轉乾坤之妙。用非熟讀金匱者。不知也。

疝

杭垣後市街施醫局內金少爺號有常患狐疝偏墜。立則舉丸下墜。臥則上入少腹。陰囊赤腫而痛。延余診之。脉左弦大。右虛濡。余曰。陽明濕熱鬱蒸。厥陰風木內旋。故有此症。蓋陽明厥陰。皆主宗筋。其脉皆循陰器。抵少腹。治當先用化濕疎氣。乃從陳修園先生法。以二陳湯加木香川棟橘核車前子小茴香等服三劑而稍安。復灸衝任而愈。

寧城應家衝何世全與施采成爲鄰。采成余契友也。辛巳冬余邀友就衝前酒樓小飲。而施亦在座。其子登樓云。何某刻患急病。卽請診視。余偕入其室。但聞其聲長吁。問其致病之由。自言午尙無恙。至未刻少腹稍有脹急。申卽暴發。陰囊腫大如升如斗。堅硬如石。痛苦欲絕。上吐下瀉。脉細而弦。陰莖入腹。囊底一孔如臍。爲立理中湯加生附子三錢。半夏二錢。吳萸七分。囑其靜心安養。不可急躁。服藥後致成刻吐瀉止而疝仍如故。痛反更甚。余謂此寒邪盛與熱

藥相拒。下焦深痼之邪。藥力尙輕。不能勝病。須再服可瘳。病者有難色。余恐其疑。復邀同學王君元仲共商。王至已初更餘矣。診畢論與余合。乃立椒附白通湯合五苓散。仍用生附子三錢。至二更服下。余就宿於施友家。蓋恐病情有變。雜藥亂投。反致危殆。謂其子曰。若爾父病稍有變動。卽來告我。至三更後其子來告云。父病已好大半。余大喜持燈速往。病者曰。我因久坐尻痠。移動覺如氣泄。脹痛頓失。視之陰囊已小大半。而皮起縐紋。陰莖伸出其半。次日腫硬全消。平復如故。但覺精神困乏。後因境迫。不服藥而愈。渠竟稱爲華陀再生云。

諸痛

一女年十二歲。患胸痛甚劇。床上翻覆滾號。治以消食行氣之藥不效。與阿芙蓉膏開水沖少許服始效。後仍不效。余視其肌肉消瘦。面黃有蟹爪紋。詢之肛門如痔痛。脈或時弦緊。或時細數。而有歇止。却與金匱狐惑病證相符。乃依外臺殺蟲方法。用附子桂心大黃鵝虱雷丸乾薑甘草各等分爲粗末。每服

二三錢。百沸湯入蜜半匙和服。兩劑以後。胃口漸開。肌肉漸生。至今六七年。是病不復作矣。

董嫗年四十餘。患胸痛嘔逆。喉痹帶下頭痛。病非一端。診其脉沉細而澀。余曰。脉法云。下手脉沉。便知是氣。病由情懷不暢。鬱怒傷肝。木邪犯土。心脾氣結。法當疎氣平肝。先用歸芍香附橘紅鬱金薏仁柴胡丹皮鮮橘葉佛手花瓦楞子牡蠣等。以水先煮生鐵落。然後煎藥。服三劑。諸症俱減。八九後。以逍遙散加丹梔香附海螵蛸牡蠣。服二十餘劑而愈。又徐嫗年近五十。患胸痛。月信雖少。而尚未斷。體肥脉弦而虛。余謂此屬血虛氣鬱。與丹參飲而愈。此二症雖同。爲氣鬱。而却有肝旺血虛之分別焉。

毛姓婦患胸痛甚劇。床上亂滾。哀號欲絕。月信愆期。延余診之。脉沉弦搏滑。指甲與唇俱青。余曰。脉沉滑。王血。弦勁搏指。其血菀結。當是瘀血留於胸膈。而作痛也。細詢得病之由。忽悟半月前被硬木觸胸。其爲瘀血無疑矣。與歸尾

赤芍桃仁丹參西洋參琥珀乳香蒲黃五靈脂一劑而愈。故治病之道。四診皆當留意。乃能與病切中。而所投無不效也。

某木匠因觸傷腰脇。瘀血留阻於經絡。痛甚。呼吸轉側。尤爲難忍。惡寒發熱。脈弦勁而數。此因瘀留經絡。以致氣機不宣也。方用歸鬚桃仁蘇梗橘絡絲瓜絡乳香沒藥紅花丹參穿山甲牛膝青葱管等活血通絡逐瘀之品。兩劑而愈。

■ 咽喉

武林丁松翁三世兄患風熱喉癰。初起覺微寒。旋即發熱。閱三日喉關之內。小舌兩旁如有物梗塞。至五六日膿成痛甚。始悉喉內兩旁雙發喉癰。先延他醫治之。處以辛涼疎風輕劑。至七八日乃召余診。脈之寸關二部浮數。兩尺虛軟無力。余謂症屬風熱上壅。須以清火解毒爲主。幸前方無悞。脈象清爽。症雖危而可安。但勿求速效。走入岐路。致增跋涉耳。松翁深以爲然。乃用羚羊石

膏知母銀花殭蠶薄荷竹茹青黛山梔等清化上焦之風熱。大便閉結。則用大黃芩連元明粉等以通利之。吹以消腫解毒拔膿之藥。至二十餘日膿腐未盡。人益困憊。舉家惶惑。乃用斑蝥等外治之藥。欲提其毒從外而出。余至。急令搗去。用甘草湯洗淨。誠以膿腐已化。斷無外提之理。徒使毒氣散漫。遷延難愈。至廿餘日膿腐方盡。脉亦平靜而腫痛依然。方信余言不謬也。乃用生甘草六錢。生菜豆一盞煎湯。再加化毒清火養陰之藥。次日腫痛果瘳。後以養胃安神之劑。出入加減。月餘始痊。

正紅旗滿州人年三十許。患喉蛾腫痛未破。三日湯水不能下咽。脉洪大而數。先刺兩曲池少商穴出血。喉間卽覺寬鬆。吹以開關散稀涎散吐出膠痰碗許。食能下咽矣。方用皂角牛蒡殭蠶貝母白芷薄荷甘草桔梗馬勃元參青黛山梔條芩投之而瘳。

畢佐廷甲申冬患傷風。誤服辛溫表藥。遂病咳嗽。纏綿不愈。至次年二三

月燥欬無痰。音啞色天。喉中漸爛。色白不腫。至夏六月不起床矣。方延余診。歷閱前方。寒熱溫燥雜投。脉象弦細而數。身發潮熱。面色時赤時白。余曰。病本可治。但悞於藥太甚耳。此症初起。本屬傷風小恙。悞服麻桂。乾薑大辛大熱之品。風火益熾。肺金受燥。至春令發升之際。少陽之木火上升。是以津枯音啞。而更助之以燥藥。則火土燥烈。夏令火旺。而金益受制。治當金水兩滋。以助肺之化原。但須久服緩效。欲求速愈。則余謝不敏矣。方用二冬石斛桑葉貝母蜜炙紫苑蜜炙欬冬花生地龜版青蒿鼈甲阿膠山梔丹皮五味子蒺藜等出入爲方。服三十餘劑。方能起牀。飲食漸進。聲音漸出。繼以十味地黄湯加減。又二十餘劑。而爛孔漸平。後以人參養榮湯加阿膠牡蠣石斛百合等。前後服百劑而始痊。

寧波一妓年三十餘。患廣瘡。外科始用昇藥。瘡雖愈而毒聚於咽喉。腐潰綿延。小舌爛盡。通於鼻孔。服寒涼藥數百劑。以至面色皸白。同於枯骨。聲瘖瘡

寒。連唇舌俱呆白色。腹脹便溏。脉象沈細虛軟。榮榮如蛛絲。延余診之。余曰。寒涼過度。脾胃傷敗。陽氣消滅。將登鬼錄。先保命根。休議其病。遂用附桂茯苓於朮參耆蕁草等溫補之。服十餘劑。漸有起色。飲食腹脹便溏悉愈。乃以人參養榮湯朝服五寶丹以化其毒。吹以珠黃散。始終用溫補藥。加化毒之品。至月餘而諸恙皆愈。爛孔平滿。但爛去小舌。不復生耳。

■ 胎 產

定海巡捕魏小隱夫人年三十餘。前曾有孕四月。因腰疼腹痛。醫誤認血積。破血殞胎。年餘原醫復用前藥。致殞。丙戌秋停經四月。腰腹如舊疼痛。乃邀余診。脉絃虛滑數。尺脉躁動不安。余曰。此胎脉也。問幾月矣。曰。將及四月。余曰。脉已離經。胎將墮矣。伊備述前因。余曰。前墮兩胎。皆在四月。今屆其時。瓜弱蒂脫。又欲墮也。曰。腰腹雖痛。血尚未下。余曰。脉象如此。勢必漏下。姑用安胎之法。以四物湯加桑寄生杜仲川斷膠艾砂仁。藥未服而血已下。持方來問。余曰。此

方正治胎漏。然胎之能保與否。難以預決。而又不得不服。次日下血更多。余復診之。脉數已減。尺脉稍安。余曰。脉似有根。胎可保矣。渠云。胎既可保。何以下血反多。腰腹仍痛。余曰。此憑脉不憑症也。昨血未下。余斷必下者。蓋離經之血。自然當下。若止瀉之。將來瘀血爲患。變症百出矣。已離之血。必當盡下。則未離之血自止。但產期須補一兩月耳。復於前方加參芪白朮。又服二劑而血始止。胎卒不墮。噫。嘻。天下之悞藥而殞胎者。不知凡幾。豈非醫之造孽耶。

趙姓婦年十八。生一女。產下卽暈絕。汗大出而目上竄。昏厥不知入。急召余診。余曰。此敗血衝於胃經也。猝不及藥。急令先用醋三斤置甌內。以鐵秤錘一個用炭火爐內煨通紅。置產婦前。淬之。令口鼻皆受之。烟氣薰入。少頃汗收。目開神定。復以童便灌之。方用當歸四錢。川芎二錢。桃仁。延胡索。蒲黃。五靈脂。各一錢。薑炭八分。炒黑荆芥三錢。百草霜一錢。煎服卽愈。不知者以爲有起死回生之術。其實古人原有此法。余亦不過效顰而已。病似雖危。治之極易。人人

得而爲之也。

姚姓婦年四十餘。生兩男兩女。最後生者九歲矣。丙戌秋月信愆期。至冬病不起。床半載以後。腹大如抱甕。肌肉盡消。面色暗慘。床內轉側。須人攙扶。有時腹痛如絞。痛過卽饑。饑卽欲食。而胃口倍強於平昔。延醫診之。或云胎氣。或云水氣。或云蠱脹。或云血積。紛紛不一。治亦無效。丁亥春病更劇。延余診之。其脉右手浮部滑數。沉部參伍不調。左三部俱弦強。診時適當痛後。余曰。痛後之脉。不可憑信。明日再診。或可定方。然大端總非胎脉。此等奇症。須認明的實。或可一擊而去。彼以爲然。次早復診。左脉雖弦而不強。右脉如羹如沸。尋按之細軟如絲。無氣以動。竟猶欲絕之狀。余曰。昨今脉候。大相懸殊。凡治病必先得其要領。可以下手。脉象如此無定。何敢輕治。其夫再三求方。余曰。如是下午再商可也。午後復往診。而脉象又更。兩手頻現歇止。時數時緩。因知此脉本無定象。問其痛時腹中動否。痛處有無一定。曰。動處與痛。俱無一定。或在臍上。或在臍

傍或在左右脇下。動則必痛。不動則不痛。余曰。脉象屢更。且必動而始痛。胃反倍強。肌肉日削。其爲怪胎無疑。但怪胎須下。藥必有毒。下後生死。余亦難決。然不必死。下之或可望生。婦云。如能下之。雖死不怨。現今身如巨石。扶持需人。家食如洗。日食維艱。生不如死。夫婦皆堅請用藥。於是鄰里共聞。余始疏方。用大黃一兩。附子五錢。乾薑桂心川烏雷丸鶴蝨桃仁牛膝枳實各二錢。巴豆霜四分。麝香一分。共研細末。煉蜜爲丸。開水送服五錢。一服腹中大動。痛更劇。而胎未下。令再服三錢。約二時許。先下漿水斗餘。後出兩怪物。形圓且長。如魚鱗。有兩角。口眼俱備。不知何物。產下尙能跳躍。人盡駭絕。下後用銀花六錢。生甘草四錢。生棗豆一鍾。煎湯以解其毒。腹痛乃止。後以補養氣血。調理脾胃。月餘始能起床。余爲此婦慶再生云。

杭垣萬安橋天和烟店夥。年近七旬。平日體極健壯。身軀豐偉。戊子冬患小便不通。半載有餘。久而愈閉。點滴難出。氣常下注。脹急欲死。延余診治。兩寸

關脈俱極虛大。兩尺細澀不調。余曰：此症乃中虛清陽下陷。初則不過如癡閉。醫者以熟地桂附漫補。則清陽愈陷。下竅填塞。遂致胞系了戾。膀胱之下口與溺管不相順接。故溺難出。病名轉胞。治之極易。何以半年之久。無有識此病者。真屬可笑。與補中益氣湯。黃芪重用至一兩。加木通三錢。肉桂三分。兩劑而便稍通。四劑其病如失。後以補中益氣全方。不加利水之藥。更囑其每日淡食豬脬數枚。取以胸補。同胞類相感而安。其從前之擾亂。半月後。胃強體健。渠以爲神奇。其實亦是按症施治。何奇之有。

徐玉臺醫話精華

徐玉臺南匯人治病多新解蓋經驗宏深自臻
於手揮目送之境著有醫學舉要論述病原絲
絲入扣

徐玉臺醫話精華

上海秦伯未編纂

普甯方公溥參校

□ 熱 病

南匯本城楊熙宗令郎病瘧。寒熱俱輕。飲食如故。守不服藥之戒。一日自神廟燒香而歸。忽發狂言。似有神靈所作。邀余診視。脈象沉鬱。魄汗淋漓。未能審其果爲熱厥。不敢驟用寒涼。姑用胆星竹瀝與服。服下人事頓清。詢其近日所服何物。曰薑棗湯。日服兩次。視其舌色。面白底絳。唇若塗硃。知爲熱邪無疑。時已三更。余見其病勢稍持。約其明日轉方。天明復來邀診。據述醒時未及三刻。旋又發厥。遂用犀角地黃湯合大承氣。許其大便一行即愈。奈他醫謂下則必死。病家轉多疑慮。時有張二川係楊內戚。力勸本家定服余方。煎藥已近下午時候。病者牙關緊閉。強將犀角灌入。服至半劑。大便即解。前恙頓除。

南匯姚裕豐醫士也。秋月寒熱。雜投霍香正氣香茹飲之類。醫中來問病者。必定一方。其自己亦不能主持矣。其父沛寰。因其病勢危劇。始來邀余。余用急下之劑。前醫交阻。謂此屬不治之症。何用下爲。余坐等其家煎服。大下宿垢。繼服滋補半月而愈。

■ 喘 欬

發熱惡寒頭疼身痛之暴症。人易辨之。惟久鬱肺經而成喘嗽。有似陰虛勞嗽者。不可不辨。郡城西門外奚藕莊客幕於外。上年道途受熱。曾患喘嗽。服自便而愈。今復患喘嗽。投自便而加劇。醫亦概用清肺補肺。終不見效。自疑爲陰虛重症。徬徨無措。遂延予診。余爲脈象見緊。似數非數。前患暑熱。故自便可愈。今患寒邪。故反增劇。用小青龍湯而愈。

老人元虛。病宜扶元。人人知之。竟有陽氣充實。常服大寒之藥。常得帶病延年者。南匯本城謝鳳鳴。年七十有四。因上年秋間。涉訟到郡。舟中冒暑。卽發

溫瘧。微寒惡熱。胸膈痞悶。余適寓郡城。用清心涼膈散。而寒熱止。繼用半夏瀉心湯。而痞悶除。旋即結訟回南。不再服藥。延至初冬。喘嗽大作。醫用疏散。愈治愈劇。至新正初十外。日夜不能交睫。痰涎盈盈。碗。囁其子恩榮等速辦後事。無餘望矣。適有徽友汪郁廷在坐。謂此症仍請予診治。必有出奇制勝之處。郡城僅一浦之隔。何不專舟邀歸。以一診。鳳鳴平日持家甚儉。因欲死裏求生。不得不從汪議。余亦以世好難辭。卽束裝東歸。時已正月十六夜。診畢。卽知其誤。用辛溫。許以尙可挽救。方用大劑白虎。參入大劑犀角地黃。堅服四十餘日。而全愈。若不細察其脈。而但拘年齒以施治。必至抱怨九泉。至嘉慶二十五年。重遊泮水。至道光五年。已八十有四。一日不飲蔗汁梨漿等味。卽大便艱澀。辛溫之誤人有如此。

■ 瘧疾

寒熱往來之瘧。治宜小柴胡湯。不知陰虛之體。用之轉增大患。郡城姚

敬修夏日病瘵。醫投小柴胡十餘劑。竟無增減。停藥二日。忽然發厥。舌短眩暈。危在頃刻。居與余寓相近。急來延診。余用大劑清肝之藥。一服而安。知其多服紫胡。肝陰虧乏。厥陽亢逆也。愈後四肢痠麻。用養陰藥調理半年。始得平復。

痢疾

府廩生高菊裳。令堂病陽虛久痢。醫類服溫補。延至半載。病反增劇。晝夜三十五次。余診時。但述腰脊空痛異常。遂用斑龍丸峻補奇脈。初服一劑。病勢大減。自後連服數劑。竟無增減。服參些少。略安片刻。而菊裳昆仲以尊人病怔忡經年。參藥大費。人參豈能常服。余爲沉思良久。改用黃芪建中加鹿角。時有醫士季秀在座。謂峻補之法。繼以宣通陽氣。亦是一法。力贊此方爲中病。堅服二十餘劑而愈。

華庠生王熾令堂。秋月病熱。初延李謹診視。用薄荷連翹山梔等。俱用姜汁製服。服後發厥。復延一時醫診視。用白虎湯清火。人事雖清。下痢不止。改用

補劑亦無效驗。來寓懇余專治。爲用仲景桃花湯而愈。

南匯東門李連城病肝氣脹痛。因多服左金。遂至下痢不止。食飲不思。人亦不與之食。更醫則條張條李。用藥則惟尤惟苓。僉云不治。已措辦後事矣。不得已而索治於余。余令其早服大劑歸脾。晚服大劑六味。并令家人誘其食肉。卽有效驗。一月全痊。

內傷

南匯南門張寶華勞倦之餘。又兼食滯。乃內傷中之有餘者。脈象洪大。熱渴異常。予係舊戚。平日相信不疑。卽用下奪清中之法。但前因葬事太勢。未卽痊癒。親友中有疑爲失表之症。囑其更請他醫調治。醫謂從未得汗。熱邪內陷之象。用葱豉等發汗。汗竟不出。反發昏沉。仍懇予治。予惟以清降爲事。漸漸神清食進。始終無汗而愈。愈後大便艱澀。惟服大黃補藥一劑不服。於以知外邪宜汗。內傷禁汗。內傷之虛者爲勞倦傷。宜補中益氣。飲食傷中虛夾實者宜枳

尤丸內傷之純實者。更宜攻下也。王安道辨之甚詳。

偏枯

新場鎮閔欽齋。年五十外。形體清瘦。多火少痰。冬月忽患偏枯在左。遂從吳門解館而歸。醫惟以補氣消痰爲事。反增咽燥喉痹等症。病家謂本原既竭。故用補劑不效。延予聊問消息。余謂其脈其症。純是一團火氣。須用河間治火之法。方用二地二冬知柏等甘寒苦寒相間。投二劑。頓覺神情清爽。病者方憶未病前數日。左肩胛猶如火燒。始信治火之說爲不謬也。繼服虎潛丸而全愈。提憲稿房陳掌衡夫人。患半身不遂。體質瘦弱。疑是血虛。投溫經養血全無增減。因思內經云。痛者寒氣多也。病在脈絡。非辛烈猛重之味。不能勝任。服許學士川烏粥而愈。

痺症

風寒濕三氣合而爲痺。祛風祛寒祛濕。人人知之。不知有當變通者。溷溼

戴星杓年近四十因烟業赴上洋一夕忽患腿痛不便行走寓中適有素明醫理者謂腎氣素虛乃類中之漸必服大造丸可愈戴以客寓起居不便遂乘肩輿而歸本鎮及郡中之醫皆用溫藥并服大造丸服下掣痛增至十分兩手亦痛陽事痿縮遂延余診余謂此屬熱痹俗名流火是也舌苔雖白其實底絳陽事痿縮王節齋所云鬱火也遂用三黃石膏犀角地黃等大劑半月而起于床更用虎潛大補陰丸等一月後步履如常矣

南庠生謝恩榮令堂患熱瘰醫以爲血衰氣弱投以補劑轉劇余用羚羊角二冬玉竹瀝等通絡之劑投數劑而全愈

痿症

前營子總翼振邦多慾陰虧夏月病起膝痿弱余謂當作暑痿治清暑益氣加活血之品授方不服轉服傷科之藥一旦昏厥心痛欲死仍延余診脈來氣散生脈散加和中之品服一劑果覺少安渠家信之不篤逼請他醫通同酌

治改用參地桂附服之轉增脹滿。又請一醫以和中降氣爲治。脹滿雖稍除。而元氣益弱。病者益難支撐。改用參朮一劑。而從前心痛欲死之症復作。不得已。遂聽命於余焉。余謂此屬少陰腎水虧乏。轉服傷科之藥。則氣亦虛矣。參朮桂附。適以耗陰。橘半枳。適以耗氣。俱未中病。故愈治愈劇。壯水之主。以制陽光。乃正治也。用六味合生脈等。堅服五十餘劑而愈。

南匯營兵朱七官。濕熱成痿。求治於他縣時醫。以峻補剛劑。囑其頻服。半月後。厥陽上逆。頭眩耳鳴。胸中擾攘不安。格寒於下。兩脚如故。自分已無生理。友人顧鳴鶴。與朱鄰近。延余決死生。余按脈象狂大。謂此症因溫補誤投。非絕症也。遂用芩連知柏豬胆汁等大寒之品。一劑卽減。投二十餘劑而全瘳。

郡城徐華封女。病痿。兩足不能相去以寸。脊間皮寬肉軟。有如斗大。醫用雜補氣血之劑不效。予謂飲食如故。病屬下焦。芩朮守中。不能達下。四藥誠爲女科要藥。若欲填實精髓。則又不勝任矣。考內經筋痿骨痿。皆屬奇經絡病。乃

用生鹿角龜版海參魚膠羊肉等血肉之味。配入熟地枸杞牛膝歸芍，堅服三十餘劑而全愈。

■ 腫脹

南匯本城李孝思。單脹數月。諸藥不效。余按脈象沉微。此屬湯微。用塞因塞用法。專服理中加附子而愈。郡城卜姓女。十有三歲。先患痧疹。繼患瘧疾。醫用開泄太過。遂至脹滿。肚腹以下。堅硬如石。本家疑爲虛症。請一老醫中專用補藥者診治。豈知竟云痧毒內攻。法在不治。余時初到郡中。遂來延診。余按其脈沉細而微。脾虛景象。顯然如繪。初用錢氏白朮散。而堅硬消。繼用陳氏六神湯而脹滿愈。

■ 黃疸

吳靜山孝廉令正錢夫人。時邪後。遂發黃腫。日嗜乾茶無度。蘇太諸醫皆用氣血並補。久而不愈。延余診之。脈兩手俱洪數之甚。詢得腹中攻痛無常。夜

則身熱如烙。此由陰液不充。痰滯乾粘所致。宿血不去。則肢體浮腫。新血不生。則肌肉消瘦。一切補脾剛藥。未可施於此症。考仲景治黃有豬膏髮煎潤燥之法。爰倣其義。專用滋腎之品。調養腎肝而愈。

前營遊擊溫公。夏月自浦口來松。途中冒暑。到署後請醫調治。初用清暑利濕不效。改用參朮歸地。轉增脘痛。自後朝暮更醫。愈言誤補留邪。治難有效。遂延余診。余見其身病發黃。總是胃府結聚不行所致。用連理湯辛開苦降法。授方不服。遂就診於青浦醫家。方用茵陳五苓散等。服之亦不效。遂以絕症爲辭。歸至署中。計無復出。始委命以聽。余焉。予仍用前法。服參些少。是夜卽得安寢。改用理中湯調理半月而愈。

■ 諸 痛

嘉定陳嫗年五十有七。病頭痛數年。額上爲甚。額屬陽明部分。久痛必虛。須填補陽明。兼鼓舞胃中清陽之氣。用玉屏風散加炙草葛根。二劑全愈。推此

而太陽頭項痛。少陽頭角痛。厥陰頭顛痛。皆可按法而治矣。又高橋鎮曹連珍室。操持家事頗勞。兼多暴怒。孟夏得疾。自天柱至頭顛。忽然強痛。堅重難移。兩耳赤腫。胃中饑雜。脈象洪數。宗喻氏治吳添官母例而愈。

楓涇鎮宋元英。境享安閑。恣情房幃。患腹痛二年。醫藥不效。遂就診於吳郡極時之醫。以絕症爲辭。宋卽歸家料理後事。深信醫言爲不謬。余適過楓。晤宋氏西席程永孚。談及醫理。遂爲知己。同元英來寓就診。細按其脈。細詢其症。總是陰陽倖逆。升降不利使然。問曰。曾服瀉心湯。進退黃連湯否。曰未也。因酌一方以授。投一劑而稍平。數劑而全愈。

胎產

胎前宜涼。人人知之。而亦有宜於溫者。胎前宜補血。不宜破血。而亦有轉用破血而得安者。總在臨症時之細心體會也。郡城孫錦堂室。懷胎五月。病轉胞不溺。醫用清利水道。並不究及轉胞。由於下焦虛寒。由於中焦氣弱。由於肝

家血滯。猪苓瀉車前等藥。徒傷胃氣。故飲食減少。夜不得寐。諸恙漸臻。而胞系之繚戾者如故也。日請穩婆抬起。始得溺出。究之元氣不支。日甚一日。因而延余診治。余診其脈。緩大有力。許以可救。遵金匱成例。投腎氣湯一劑。是夜稍得安寢。葢利水之藥。足以瀉腎。投桂附而命門溫煖。故稍得安寢耳。再遵丹溪補氣成例。投參朮湯一劑。飲食漸能知味。惟病暑大便不引已數月。腹中至此更覺不安。改用棗連湯一劑。大便得解。小便雖仍穩婆伺候。病者因諸患悉減。深信不疑。再求良治。余爲沉思者久之。脈象比前益見有力。元氣已復。而胎氣未舉。必有瘀血阻塞其間。遂用大劑破血之藥。一劑而脹遂消。三劑而胎氣舉。凡破血之藥。最足礙胎。今破血而胎反固。妙在先用補藥。以助其元氣也。

產後感冒時邪。宜溫散不宜涼散。人人知之。而亦有不宣於溫而宜於涼者。誤用溫則不得不用大寒矣。歸鞠氏姪女。冬月初產。無恙。至六日。頭痛身熱。凜凜畏寒。予用梔鼓湯。夜半熱退。逾日復熱。更醫用產後逐瘀成法。遂加煩躁。

余謂冬溫爲病。清之可安。通評虛實論曰。乳子而病熱。脈懸小者。手足溫則生。仍依時邪治例。用白虎湯而愈。凡產後無產症而染他症者。卽當以他症治之。而丹溪大補氣血之言。卻不可拘。仲景云。病解能食。七八日更發熱者。此爲胃實。大承氣湯主之。夫陽明經中。仲景尙再三戒人不可輕下。而產後亡血既多。仍云承氣主之。蓋旣爲胃實。自有不得不用之理。舉一症而產後之挾實者可類推也。仲景云。產後下利虛極。白頭翁加甘草阿膠湯主之。夫旣曰虛極。仍用白頭翁湯者。上痢中旣有渴欲飲水熱而下重之症。則白頭翁湯自有不得不用之理。惟其虛極。故加甘草阿膠以養其正。舉一症而產後之挾虛者可類推也。

產後惡露不行。胸腹飽脹。溫之通之。人人知之。而亦有不宣於溫而宜於涼。不宜於通而宜而和者。東門鞠上玉室。初產患此。其脈數大而疾。上兼鼻衄。余用當歸二兩煎湯。沖熱童便與服。稍稍安穩。但惡露止有點滴耳。更醫用炮

姜等溫通套劑。遂至胸腹增脹。惡露點滴不行。有欲依產後春溫治例。大進苦寒之品。余曰。又非穩治。堅用歸地丹芍等涼血和血之劑。十餘日。惡露大行而全愈。凡產後病解能食。七八日發熱者。當作別病治。初產後即發熱者。則仍作產後治。但各有寒熱兩途。不可不條分縷析。

郡城侯姓婦。年三十有八。因元宵夜遊。行走太勞。歸即小產。醫者皆以其胸腹有塊。用逐瘀成法。每劑必加炮姜。俱未有效。後雖停藥。而骨節如焚。積塊愈大。小便艱澀。熱痛異常。至三月初。始延余診。已奄奄一息。診其脈。沉伏之極。隱隱難尋。予固知其陰虛陽盛。但日期多延。宜用緩治。初投復脈。減去姜桂。神氣稍安。繼投丹溪大補陰丸。諸患悉減。終投本事虎杖湯。積塊平復。淋痛皆除。不及一月。飲食大增。而全愈。

得勝渡衛姓婦。初產惡露不行。發熱疼痛。中挾冬溫伏氣。醫用逐瘀溫經套劑。遂至熱邪流注左腿。日夜難安。飲食少。至冬至。朝廷余診治。予變產後

宜溫之說。用涼血加大劑通瘀解毒。四服全愈。

郡城張六老室。產後月餘。崩中不止。時當暑月。醫用和中養血。俱不能止。病已三日夜。視爲必死。余診其脈。浮大欲脫。連聲索救。神氣尙清。急今煎黃芪一兩。當歸一兩。服之。頃刻立止。古方當歸補血湯。黃芪多於當歸五倍。今加當歸與黃芪等分者。時當暑月。恐黃芪之過亢也。

中醫指導社出版物目錄

中醫指導錄第一年彙訂……

一厚册 第一期至十二期

實洋七角

中醫指導錄第二年彙訂……

一厚册 十三期至廿四期

實洋七角

上列兩種存書無多，售完不再版，欲購從速。

中醫指導錄第二年彙訂……

一厚册 廿五期至三十六期

實洋七角

中醫指導社叢書……

已出四種

每種實洋三角

1 醫事導游……專示習醫之門徑及欲求深造之方法。

2 各科研究法……專示研究各科之方法，分生理、診斷、藥物、病理、內、外、婦、幼等。

3 經大旨……專示金匱之綱要，分門敘述，一覽瞭然，其餘傷寒論、內經等俟出續編。

4 治療新律……專示處方之秘訣，為最新穎最有價值之創作。

總發行……上海小西門內尚文路一九四號中醫指導社
寄售處……上海山東路十三號中醫書局

程觀泉醫話精華

程觀泉（文圃）一字杏軒新安人嘉道間以
醫鳴四方求治者踵相接其所讀書自素靈本
草諸經洎秦迄近代諸大家說皆博通而詳解
之嘗取述而不作之意著醫述十六卷都五十

萬言

程觀泉醫話目次

傷寒	一
暑證	三
欬嗽	四
瘧	六
噎膈	九
勞瘵	一〇
腫脹	一二
疝	一三
瀉痢	一四
七數	一六
失血	一八
經帶	二一
胎產	二二

鬱岡齋醫學筆塵

▲王肯堂著

一冊 定價四角六折

明王肯堂幼好博覽。九流百家。毋弗探究。而於醫學獨精。六科羣籍一書。集明以前之大成。久已各家傳誦。復將平時見聞。隨筆簡記。著鬱岡齋筆塵十二卷。四庫全書曾采藏之。其書目提要復甚稱之。茲由錢君季寅將其關於論醫藥者。摘錄二卷。語多扼要精警。想見其見高識廣。凡讀六科準繩者。不可不備此書以資參攷也。

中醫書局啓

程觀泉醫話精華

上海秦伯未編纂

普甯方公溥參校

傷寒

鄭鶴鳴君平之流。冬日適患傷寒。初起寒熱身痛。不以為意。延誤數日。陡然肢冷脉伏。肌肉青紫。面赤煩躁。呃逆頻頻。請同道曹肖岩翁診視。詢知係慾事後起病。以為少陰下虧。寒邪乘之。逼其真陽外越。與六味回陽飲服之不瘥。勢已瀕危。邀予商酌。予曰。景岳回陽二方。皆能救急。其中尚有分別。夫寒中陰經。審其陰陽俱傷。而病尚緩者。則以陰陽兩回之法。苟真陽飛越。重陰用事。須取單騎突入重圍。率旗樹幟。使既散之陽。望幟爭趨。若加合陰藥。反牽制其雄入之勢。定方單用葶附參草四味煎令冷服。外用葱艾炒熱熨臍。老薑附子皮煎汁。蒸洗手足。于是一晝夜。脈始回。脈始出。惟呃未止。每呃必至百聲。知為腎

氣上衝。于前藥中。參以熟地。枸杞。五味。丁香。攝納真元。諸恙漸減。改用右歸飲。與服二日。目辣舌燥。投六味地黃湯。浮陽頓平。復爲調理脾胃。及脾腎雙補而起。

董子雲賣花爲業。年逾四旬。外狀丰腴。冬月患傷寒。診脉沉細無力。證見寒熱煩躁。頭身疼痛。面紅目赤。舌吐唇外數寸。病來勢暴。詢因房勞。感受寒邪。逼其虛陽外露。卽格陽證也。方定六味回陽飲。令其煎成冷服。無如飲藥旋嘔。并吐虬蟲。躁擾如故。甚爲躊躇。其母跪求救治。勉取前藥半盞。沖入猪胆汁數匙試服。不嘔。良久。又與半盞。夜間盡劑。晨診躁象略安。舌收吐止。仍照原方再進。次易八味地黃湯。時屆九朝。忽口噤不語。十一二日。又寒熱如瘧。有從外感起見者。予曰。溫中卽可以散邪。強主正所以逐寇。力排衆議。堅持數日。稍見轉機。此後尙多枝節。極力扶住正氣。守至兩旬。寢食雖安。神采欠爽。因思前病重時。祇圖固正。未暇驅邪。溫補藥多。未免留邪閉竅。曾記方書論傷寒時疫。愈後

神識不清。有屬邪滯心包之語。與服發煎兩劑。神明頓清。續爲調理而安。

朱年五旬。心事內傷。兼挾外邪。藥誤因循。邪留不解。砥濡無神。汗多頭暈。交午寒熱。此陰陽衰憊。邪正交爭。烏可與傳經少陽之寒熱同語。張介賓云。邪氣如賊。其來在外。元氣如民。其守在中。足民卽所以強中。強中卽所以禦外。斯症斯時。曰但驅邪可以卻病。吾不信也。曰舍輔正可以拯援。亦不信也。仲聖云。傷寒若吐若汗若下若溫針不解者。名曰壞病。知犯何逆。隨証治之。雖然理固如斯。而病已頓危。大廈欲傾。一木恐難撐持。勞感經旬。因循誤治。邪陷正虧。喻氏所謂。輕則半出不出。重則反隨元氣縮入。觀其暈汗。每現於寒熱之頃。此陰陽交爭。正不勝邪。脫機顯露。如盜入人家。門戶洞開。藩籬不固。主憊如斯。何堪與賊角勝負耶。請先救人。後醫病。

暑證

堂妹適鄰村許姓。夏日浴罷。忽頭暈仆地。家人扶起。旋即發熱。狂間熱盛。

煩躁嘔吐。話妄不安。手指掣動。醫藥無效。予診脈息弦數。視舌尖絳苔黃。謂其翁曰。病由暑風相搏。邪熱燔熾。亟宜清解。以杜瘕厥之患。方用川連香薷甘草半夏茯苓鈎藤防風青蒿羚羊角荷葉篇莢葉。服藥兩劑。熱緩神清。嘔渴亦止。方內除川連香薷鈎藤防風半夏加沙參麥冬石斛。又服兩日。證減七八。再除青薺羚羊角荷葉篇莢葉。加玉竹生扁豆女貞子當歸白芍。調養而愈。

嗽

哮喘多年。原屬錮疾。往歲舉發尙輕。此番發劇。胸滿喘促。呼吸欠利。夜臥不堪着枕。藥投溫通苦降。閉開喘定。吐出稠痰。而後卽安。思病之頻發。膈間必有窠囊。痰飲日聚其中。盈科後進。肺爲華蓋。位處上焦。司清肅之職。痰氣上逆。阻肺之降。是以喘閉不通。務將所聚之痰。傾囊吐出。膈間空曠。始得安堵。無如窠囊之痰。爲蜂子之穴於房中。蓮子之嵌於蓮內。生長則易。剝落則難。不刈其根。患何由杜。考金匱分外飲治脾。內飲治腎。且曰飲邪。當以溫藥和之。議以早

服腎氣丸。溫通腎陽。使飲邪不致上泛。晚用六君子湯爲散。默健坤元。冀其土能生金。兼可制水。夫痰卽津液所化。使脾胃得強。則日入之飲食。但生津液。而不生痰。痰既不生。痰自不作。上工診病。須求其本。平常守服丸散。疾發間用煎劑搜逐。譬諸宵小潛伏里閭。乘其行動犯竊。易於拘執。勤撫並行。漸可杜患。

岐伯雖言五臟六腑皆令人咳。然其所重。全在於肺。蓋皮毛者。肺之合也。皮毛先受邪氣。邪氣以從其合。其寒飲食入胃。從胃蟄上。至於肺則肺寒。肺寒則內外合邪。因而客之。則爲肺咳。是咳之不離乎肺。猶瘡之不離乎少陽。據論病緣夏熱曉起。感冒涼風。更兼飲冷。始而微咳。漸至咳甚。服藥月餘。咳仍不已。經云。形寒飲冷則傷肺。此致病之大端。醫者只知天時之氣熱。不察人身之臟寒。頻投滋潤。希冀清火止咳。適燕指南。無怪藥愈頻而咳愈頻也。蓋肺爲嬌臟。性雖畏熱。然尤畏寒。金被火刑。固爲咳。金寒水冷。亦爲咳。五行之理。生中有尅。尅中有生。金固生水者也。然金寒則水冷。使非火尅金。則金不能生水矣。譬水

水地坼。猶以霜雪壓之。其能堪乎。診脈沉細。口不乾渴。時當盛暑。背猶怯風。使非溫中滌邪。何以春回陽谷。倘再因循貽誤。寒邪不解。久欬肺傷。更難爲計。擬溫肺湯一法。

□ 瘧疾

証經七朝。兩投溫解。寒熱退而復發。乾嘔不渴。舌膩頭疼。病緣本質不足。因熱貪涼。感受陰暑之邪。怯者着而爲病。方訂理陰煎。冀其雲蒸雨化。邪從少陽轉樞。歸于瘧途。則吉。寒熱爲期。呵欠指甲變色。似走瘧途。証因陰暑逗留。非開手正瘧可比。仍宜壯中溫托。參以薑棗和解。現在寒來。且看晚間熱勢。若何。明日再議。寒熱仍來。邪猶未解。口仍不渴。體猶怕風。時當盛夏。薑棗服至四劑。并無火象。使非陰暑。安能勝任。不問是瘧非瘧。總屬正虛邪留。輔正卽所以驅邪。強主卽所以逐寇。乃昨熱發。至五更汗出始退。今午初又至。嘔惡呵欠。前次尙有微寒。此番并無寒意。脈見弦急。由陰轉陽之機。大凡陰証。得以轉陽爲順。

証既轉陽。溫藥當退。中病則已。過恐傷陰。病經多日。正氣受虧。輔正驅邪爲是。汗出熱退。頭痛稍減。脈仍弦急。舌胎轉黃。瘡刺俱見。寒邪化熱無疑。恐其熱甚傷陰。酌以補陰益氣。煎出入。質虧感証。經十二朝。單熱無寒。午初起。勢黎明汗出退涼。確係伏暑爲病。較之傷寒。其狀稍緩。較之正瘧。寒熱又不分明。經云。少陽爲樞。陰暑伏邪。得從樞轉。尙屬好機。不然則邪正溷淆。如白銀中參入鉛銅。不成銀色矣。夫傷寒一汗可解。溫暑數汗不除。蓋暑濕之邪。伏匿膜原。所以驅不易。今寒邪既化。似可清涼。惟嫌受病之源。終從陰分而來。甫經轉陽。苦寒未便。驟進。昨用養陰和解。夜熱稍輕。頭痛稍減。脈急稍平。窺其大局。守過二候。當可獲效。熱來稍晏。勢覺和平。黎明退涼。渴飲較多。汗至午時。尙未收淨。夫暑汗與虛汗不同。經言暑當與汗皆出。勿止。脈急漸緩。頭痛漸輕。小便漸淡。邪剩無多。今將二候。愈期不遠。按純熱無寒。曰瘧。瘧。卽陽亢之名。用藥自應轉手。昨熱作止。勢猶彷彿。脈急已平。神采稍好。惟舌根尙有黃胎。口猶作渴。仍屬伏暑。

餘波。今明二日。熱難驟止。好在發作有時。與瘧瘧同例。內經以爲陰氣孤絕。陽氣獨發。參加減一陰煎。昨熱仍作。其勢較輕。証屬瘧瘧。因係伏暑。了無遺義。喻氏謂瘧瘧。會內經金匱微旨。從飲食消息。調以甘藥二語。悟入主用甘寒。保險存液。指南醫案。治用黎蔗。亦此意也。推諸病狀。似與秋時晚發之証相類。氣候稍有不符。情形大略則一。必須兩三候外。日減一日。方得全解。屆期果許霍然。

瘧雖小病。而內經論之最詳。首稱夏傷于暑。藏於皮膚之內。腸胃之外。因得秋氣。汗出遇風。內外相薄。是以日作。可知瘧病。由于暑風相發而成。然暑必兼濕。若無濕。但必乾熱。非暑也。卽此推之。瘧病雖屬暑風相薄而成。又必挾有溫邪。醱釀之所致矣。特大淫分配四時。暑之與溼氣雖異。而因則同。有可分不可分之義也。今歲太陰司天。濕土主事。其變驟。注其災霖。潰人在氣交之中。感而卽病者。爲霍亂吐瀉。腫滿諸候。其不卽病邪。伏膜原內。趨大腸則爲痢。外走少陽則爲瘧。故瘧之寒熱往來。亦猶痢之赤白膠粘耳。恙逾匝旬。瘧經五發。胸

腹飽悶。嘔惡不渴。脈沉弦緩。顯係濕鬱中焦。腑陽失運。幸得從樞外達。不至滯下。疝滿邪淨。自瘳。無煩過慮。

噎隔

鮑宮詹未第時。游毗陵。慕抱疴半載。百治不痊。因買舟回里。延予治之。望色頰赤面青。診脈虛弦細急。自述數日來通背不寐。聞聲即驚。畏見親朋。胸膈嘈痛。食粥一盃。且嘔其半。冀如羊矢。色綠而堅。平時作文頗敏。今則隻字難書。得無已成隔証耶。予曰。君質本弱。甚多抑鬱。心脾受傷。脾不能爲胃行其津液。故食阻二腸。無所稟受。故便乾。若在高年。卽慮成隔。今方少壯。猶無可慮。方仿逍遙歸脾出入。服至數十劑。病尙未減。衆憂之。予曰。內傷日久。原無速效。况病關情志。當內親靜養。未可徒恃藥力。續得弄璋之喜。予曰。喜能勝憂。病可却矣。半月後。果漸痊。乃勸往僧齋靜養。共服煎藥百劑。丸藥數斤。乃瘳。

噎隔一病。古人論之甚詳。尙有似隔非隔之症。猶未言及。梅文彩兄。令堂

年屆四旬。病經數日。初時不能食飯。後并米飲俱不能咽。強之即吐。隨症無疑。然每日尚可啖乾麵粿數枚。思古人論隔症。不去胃脘。枯槁四字。又稱陽氣結于上。陰液衰于下。今既不能飯。何獨能食麵。且飲湯即吐。乾食反安。理殊不解。與逍遙散數服不應。考張氏醫通。有飲鷄血法。行之又不驗。更醫多方。圖治亦不效。因勸勿藥。兩載後可食麵湯。并精猪肉。今十餘年。肌肉不瘦。起居如常。亦奇証也。

勞瘵

軒岐論五鬱。首究乎肝。肝主春生之氣。春氣不生。則長養收藏之令息矣。而欲其無災害者。幾希。夫病端雖始于肝。久則滋蔓他臟。膚淺見血投涼。因咳治肺者。固無足論。即知求本。而不審諸陰陽消長之理。依然隔膜。所謂補陰補陽。義各有二。芩連知柏。有形之水也。麥味地黃。無形之水也。以無形之水。制無形之火。如薑中加油。其燈自明。乾薑桂附。溫烈之溫也。參耆甘草。溫存之溫也。

以溫存之溫。煦虛無之氣。如爐中覆灰。其火不熄。日內咳頻。痰猶帶血。似須先投甘寒以降火。未可驟用參耆以補陽耳。醫貫云。凡人肺金之氣。夜臥則歸藏于腎水之中。腎水乾枯。無可用之地。故復上逆。而爲患矣。病始不得隱曲。漸至不目風消。喘咳息賁。莫能正偃。所以然者。雖云火熾之相煎。實由水虧之莫濟。夫火空則發。使非填實其空。炎燄何能斂納。王太僕云。益心之陽。寒亦通行。強腎之陰。熱之猶可。誠見道之論。昨論便溏多。恐脾元下陷。夜來便圍數次。煩熱少寐。夫土爲物母。心肝肺腎。若四子焉。子虛尙未仰給母氣。苟土母傾頽。中無砥柱矣。古人謂脾肺兩虧之証。最難措置。方欲培土強脾。恐燥劑有妨于陰液。方欲濡燥生津。恐潤劑有礙于中州。惟上嗽熱而下不便溏。下便溏而上不嗽。而上不嗽熱者。方好施從耳。今日用藥。當以扶脾爲急。昔士材先生治虛癆。嘗云。今日肺病多。保肺藥中。兼佐扶脾。明日脾病多。扶脾藥中。兼佐保肺。亦因時制宜法也。但臟真損傷已極。藥餌恐難圖成。

■ 腫 脹

葉俯某。初患腹脹。二便不利。予用胃苓之屬稍效。渠欲求速功。更醫。目爲臧寒。生滿病。猛進桂附薑黃脹。其腹如抱甕。臍突口乾。洩滴如墨。揣無生理。其兄同來。仍爲懇治。予謂某曰。爾病因濕熱內蘊。致成單腹脹。被很藥吃壞。似非草木可療。吾有好藥。汝勿嫌穢可乎。某泣曰。我令祇圖愈疾。焉敢嫌穢。令取乾雞矢一升。炒研爲末。分作數次。每次加大黃一錢。五更清酒煎服。有效。再商。某歸依法製就。初服腸鳴。便瀉數行。腹脹稍舒。再服。腹軟脹寬。又服數日。十愈六七。更用理脾末藥而瘳。衆以爲奇。不知此本內經方法。何奇之有。予治此証。每用此法。效者頗多。視禹功神佑諸方。其功相去遠矣。

色白。膚嫩。腎氣不充。數日病魔。脾元又困。諸醫理治。病勢日增。請求其本。而論治焉。經云。諸濕腫滿。皆屬於脾。蠶服五苓五皮。非無所據。但腎爲胃關。關門不利。故聚水而從其類。仲師主用腎氣丸。卽此意也。若謂童年精氣未泄。補

之不宜。然治標應理應求本。所謂有者求之。無者求之是已。夫水流濕。水就燥。二陽結謂之消。三陰結謂之水。消者患其有火。水者患其無火。且水病雖出三陰。而其權尤重于腎。腎居水臟。而火寓焉。此火者真火也。天非此火不能生物。人非此火不能有生。即膀胱津液藏焉。亦必由命門氣化而出。華元化曰。腎氣壯則水還於腎。腎氣虛則水散於皮。前服腎氣丸頗應。日來飲食不節。病復再投不效。考諸已任編云。此病單用腎氣丸不效。單用補中益氣湯亦不效。須用補中益氣湯吞金匱腎氣丸。謹宗其旨。

疝 證

經云。任脈爲病。男子內結七疝。督脈爲病。不得前後爲衝疝。是疝病雖屬於肝。而實衝任督三脈所主。據證。畢腫少腹形堅痛甚。攻衝腰俞。病根深遠。愈發愈劇。考任脈起于中極之下。上毛際循腹裏。衝脈起于氣街。督脈統督諸脈。而爲奇經之長。葉氏云。大凡衝氣從背而上者。係督脈主病。治在少陰。從腹而

上者係衝任主病。治在厥陰。揣諸病情。確爲奇經受病無疑。醫不中肯。是以藥治無功。爲專治奇經而愈。

■ 瀉痢

族人聯昇。患休息痢。淹纏兩載。藥如清火固澀。補中升提。遍嘗無效。偶遇諸途。望其色萎氣怯。知爲脫血之候。謂曰。爾病已深。不治將殆。渠告其故。予曰。我寓有藥。能愈爾病。盍往取之。比隨至寓。付藥再服。卽愈。渠以兩年之疾。百治不瘳。此藥效速如此。稱爲神丹。方用鴉胆子一味。去殼取仁。外包桂元肉。搗丸。每早米湯送下三十粒。旋以食壓之。此方初得之人。傳專治休息痢。并治傷風便血。少則一二服。多則三四服。無不應驗。

經云中氣不足。溲便爲變。人之二便。全藉中氣爲之轉輸。故不失其常度。腎氣虛。則關門不固。脾氣虛。則倉廩失藏。便瀉溲數之病生焉。方定補中益氣湯。升舉脾元。四神丸。固攝腎氣。二藥合投。並行不悖。加枸兔佐薏苡之功。增蓮

夾輔參朮之力。方則脾腎分施。病則溲便並治矣。

痢疾古名滯下。然此滯字。非單指飲食停滯之謂。言其暑溼內侵。腑氣阻遏。而爲滯耳。長夏感受暑邪。伏於腸胃。新秋患痢。腹痛後重。赤白稠結。日夜頻次。考古賢治痢。不外通導兩法。大都初痢宜通。久痢宜澀。夫暑濕邪熱。客於營衛。則生瘡癩。入於腸胃。則爲瀉痢。痢之紅白。爲瘡之膿血。膿血不淨。瘡不收。紅白不淨。痢不止。証在初起。治貴乎通經。曰通因通用。然此通字。亦非專指攻下之謂。言其氣機流行。而無壅滯。乃爲通耳。丹溪以河間發明。滯下証治。和血則便膿自愈。調氣則後重自除。二語實盲者之日月。聾者之雷霆。特其方法。每用芩連檳枳苦寒攻伐。藜蘘屬洵合宜。膏粱恐難勝任。敝郡汪氏蘊谷。書稱痢疾。即時疫濁邪中下名曰滯。亦雜氣之所乘。故多傳染於人。其自定黃金湯一方。藥雖平淡無奇。然於遂邪解毒之義。頗爲切當。穀食不減。胃氣尙強。約期二候。可以奏功。

七 癩

方氏婦。體本血虛。偶患目疾。眼科認爲實火。初用苓連清之。更用大黃下之。飲藥一盞。頃忽暈去。舌吐唇外。不能縮入。肢厥脈伏。時已薄暮。急延予診。謂曰。寒下耗真陽。陽氣暴脫。勢屬可畏。速投溫補。希冀挽回。方疏通脈。四逆湯。藥熱不能下咽。令取艾火灸氣海關元數壯。身始動。舌始收。忙灌藥一鍾。移時又厥。乃令再艾。厥回復進。前藥守至黎明始甦。續進左歸飲及滋腎生肝諸劑。病痊。目亦明矣。

經言腎氣通於耳。故人至中年以後。腎氣漸衰。每多耳鳴之患。喻氏論之甚晰。然不獨肝腎之陰氣上逆。必兼挾有內風。乘虛上升。夫風善入孔竅。試觀簾櫳稍疏。風卽透入。人之清竅。本屬空虛。是以外感風邪。其息卽鳴。韓昌黎云。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凡物之鳴。由於不得其平。人身之陰失其平。陽失其秘。化風盤旋。上干清竅。汨汨之聲。晝夜不息。其義亦然。議與

潛陽熄風。靜以制動之治。

經云。肺氣通於鼻。又云。胆移熱于腦。則辛頰鼻淵。可知鼻淵一証。病端雖屬肺。實由胆熱移腦之所使。然証經數載。腥涕流多。肺腎爲子母之臟。金被火刑。陰液受傷。加之鼻竅右側。舊夏曾已穿潰。甫經收口。左側已潰一孔。至今紅腫未消。經謂熱勝則腫。雖由胆移之熱。醞釀爲患。但治病須分新久。診脈數大無力。是屬恙久。陰虛陽浮。非新病實熱可比。苦寒傷胃。洵非所宜。計惟壯水保金。冀其水升火降。庶幾紅腫可消。潰口可斂也。

目得血而能視。黑輪上戴日久。澁癢羞明。弦爛流淚。眼科苦寒消散。屢服無功。可知無形之火。原非苦寒可折。王太僕云。寒之不寒。是無水也。壯水之主。以鎮陽光。小兒純陽。從錢氏六味地黃湯治之。蠶緣血虛肝燥。目痛羞明。苦寒消散。陰氣益弱。今年厥陰司天。風木氣王。秋深燥氣倍張。肝藏血。其榮在爪。觀其爪甲。枯槁剝落。肝血內涸。顯然。前議壯水。以平厥陰衝逆之威。繼佐芍甘培

土酸味入陰。甘緩其急。交冬腎水主事。木得水涵。庶可冀安。哭泣躁煩。究由臟燥。肝在竅爲目。肺在聲爲哭。地黃滋腎生肝。二冬清肺潤燥。所加黑羊胆汁引之者。蓋肝位將軍。胆司決斷。胆增肝葉之下。肝燥胆亦燥矣。故取物類胆汁以濟之。同氣相求之義也。

失血

唇衄之名。醫書未載。而予則親見之。證治之奇理不可測。乾隆壬子秋。一商人求診。嚔述上唇偶起一瘡。擦破血出不止。或直射如箭。已經旬矣。求與止血之藥。按唇屬脾。必由脾熱上蒸。以故血流不止。初用清劑不效。因血流多。恐其陰傷。更用滋水養陰之劑。亦不效。乃敷外科金瘡各種止血藥。又不效。接至月餘。去血無算。形神羸憊。自分必死。忽夢其先亡語曰。爾病非醫藥能治。可用粟一枚。連殼燒灰。同硫黃等分。研末和敷。自愈。醒後依法敷之。血果止。

汪氏婦。夏月初患齒齲。衄止旋吐血。血止鼻又衄。大流三日。諸治不應。診

脉弦搏。知其肺胃火盛。非寒涼折之不可。乃用犀角地黃湯。取鮮生地絞汁。和童便沖藥。外用熱酒洗之。將蒜搗塗足心。一晝夜。痢仍不止。因憶門人許生會言。人傳止痢方法。先用粗琴線數尺。兩頭各繫錢百文。懸掛項下。再用手指捻定太谿穴。神驗。外治之法。於病無傷。今既諸治罔效。姑一試之。痢竟止。惟形神疲困。頭昏少寐。思血去過多。真陰必傷。改用麥冬地黃湯。加龜版石斛白芍女貞沙參阿膠。旬日霍然。據此以廣見聞。

脈大不斂。陽虛體質。兼多煩勞。舊病喘汗。服陰補煎丸相安。月前偶感咳嗽。續見鼻衄。痰紅日來。吐多不止。口苦食減。頭昏氣促。若論尋常吐血。不過肝肺之火。藥投清降火平。大血自止。尊體精氣本虛。一陽將復。形神交勞。水火不交。氣隨血脫。病關根本。再投清降損真。則陰陽離決矣。先哲有見血休治血之語。可味也。議從黑歸脾湯。培養心脾。佐以生脈保金。攝納腎氣。服藥三劑。血止。鮮欬經云。人四十而陰氣自半。平素質虧多病。今復大失其血。生生不繼。臟真

耗傷。灌溉栽培。尤非易事。夫血雖生於心。藏於肝。實則統於脾。古人治血證。每以胃藥收功。良有以也。再按痰之本水也。原於腎。痰之動濕也。由於脾。內經以痰多爲白血。此果痰也。果精血也。豈精血之外。別有稱痰者耶。故昔賢又有見痰休治痰之論。參五陰煎。水土金先天一氣化源也。

向患血證。發將匝月。醫用血脫益氣之法。未爲不足。惟嫌脈數不靜。肌熱咽乾。噎咳莫能正偃。咳甚則血來。咳止血亦止。血去陰傷。陰不戀陽。水不制火。刻值金燥乘權。肺被火刑。金水不相施化。醫貫云。不投甘寒以降火。驟用參耆以補陽。此非醫誤。不知先後者也。自述胸脘。乍覺煩冤。卽咳頻血溢。按衝爲血海。大經起於氣街。挾臍上行。至胸中衝脈動。則諸脈皆動。豈非下焦陰火上逆。血隨火升之故耶。火在丹田以下曰少火。出丹田以上曰壯火。少火生氣。壯火食氣。欲止其血。須止其嗽。須熄其火。然非尋常清火止嗽之藥。所能奏功。務使下焦陰火斂藏。火不上逆。金不受刑。嗽止血自止矣。

女子二七而天癸至。任脈通。大衝脈盛。月事以時下。故曰月經。經者常也。反常則爲病矣。是以婦人首重調經。經調則百病不生。失調則諸證蜂起。夫血生于心。藏于肝。統于脾。而衝爲血海。血猶水也。若江河之流行。設有枯涸。崩決。其爲患也大矣。求其致病之因。有謂血枯者。蓋女子以肝爲先天。素性多鬱。木鬱生火。火灼陰傷。以致經血日耗。地道不通。經言二陽之病。發心脾。有不得隱曲。女子不月者。此也。有謂崩決者。崩如山冢。卒崩決爲波濤。橫決。蓋血屬陰。靜則循經營內。動則錯經妄行。經言陰虛陽搏。謂之崩。陽氣內動。發爲心下崩者。此也。病經日久。形羸陰虧。木火鬱勃。舊春經阻。崩暈。現又愆期二月。勿愁血之不行。切恐崩患復發。議養腎陰。以濟心陽。兼培衝任。冀其生生有自。血氣調勻。無錯妄之虞。復經常之度。不徒病去人安。更可勿藥有喜。

經帶

先天稟薄。情志欠舒。心脾抑鬱。診脈細澹。細爲氣少。澹主血虛。問寢食如

常惟月事失調。每值經期。洒淅寒熱。腰脊痠疼。按衝爲血海。任主胞胎。二脈交通。乃能有子。脈證若此。卽無他患。恐難孕育。間進加味歸脾湯。調養心脾血氣之源。常服毓麟珠。補益衝任。陰陽和協。衝任調勻。則合浦珠還。藍田玉茁。可預必也。

鄰村方氏女。年纔四歲。其母抱負來舍求治。予問何疾。曰帶下。問疾何時起。曰女夜遺溺。常以帛墊臥。舊春晨起。晒帛。乍見白物。以爲偶然。後頻下不已。漸覺面黃肌瘦。飲食減少。今經一載。時發時止。附近求醫。皆言未見之證。予曰。此先天稟弱。脾虛挾濕故也。但童真未充。早洩。說非所宜。令夜服地黃丸。早服參苓白朮散。匝月而效。半載後疾復發。仍令守原方服。愈。嗣後不聞消息。及閱怡堂散記。載一七歲幼女。患此證。雖已治愈。後出室懷孕。一產卽脫。亦天之由也。方氏女孩。得無類此。

胎產

丹溪云。產後當以大補氣血爲主。他証從末治之。言固善矣。然事竟有不
 可執者。乾隆乙巳仲夏。岩鎮許靜翁夫人病延診。據述產後十二朝。初起瀝淅
 寒熱。醫投溫散不解。卽進溫補。病漸加重。熱發不退。口渴心煩。胸悶便閉。時值
 溽暑。病人棲居。閉戶塞牖。診脈弦數。視舌胎黃。告靜翁曰。夫人病候。乃產後感
 邪。醫藥姑息。邪無出路。鬱而爲熱。今日本欲卽用重劑清解。恐生疑畏。且與一
 柴胡飲試之。但病重藥輕。不能見效。明日再爲進步。並令移榻樓下。免暑氣蒸
 逼。詰朝視之。脈証如故。舌胎轉黑。衆猶疑是陰証。予曰不然。陰陽二証。舌苔皆
 黑。陰証舌黑。黑而潤滑。病初卽見。腎水凌心也。陽証舌黑。黑而焦乾。熱久纔見。
 薪化爲炭也。前方力薄。不能勝任。議用白虎湯加苓連。飲藥週時。家人報曰。熱
 退手足微冷。少頃又曰週身冷甚。靜翁駭然。亦謂恐係陰証。服此藥必殆。予曰
 無憂。果係陰証。前服溫補藥效矣。否則昨服柴胡飲死矣。安能延至此刻。此卽
 仲景所謂熱深厥亦深也。姑待之。薄暮厥回。復熱煩渴。欲飲冷水。令取井水一

碗與飲甚快。予曰：揚湯止沸，不若釜底抽薪。竟與玉燭散下之。初服不動，再劑便解。黑矢五六枚。熱勢稍輕。改用玉女煎數劑。諸候僉平。調養經月而愈。

萬翁夫人。懷孕數月。欬嗽胸痹。夜不安寐。食少形羸。予曰：此子嗽也。病由胎火上衝。肺金被制。相傳失職。治節不行。經曰：欬嗽上氣。厥在胸中。過在手陽明太陰。夫嗽則週身百脉震動。久嗽不已。必致動胎。古治子嗽。有紫苑散百合湯。法猶未善。鄙見惟補肺阿膠湯內有甘草兜鈴杏仁牛蒡清金降火糯米阿膠潤肺安胎一方。而胎病兩調。至穩至當。服藥兩日。欬嗽雖減。喘痹未舒。方內加葶藶一味。取其色白中空。輕清宣痹。再服數劑。胸寬喘定。踰月分娩。無恙。

方繡文夫人。舊冬曾患弱証。今春又病肝風。俱余治愈。續復得一奇証。口吐清涎。日計數碗。道經云：涕唾精津血液。七般靈物。總屬陰。涎亦液屬。久吐真陰必傷。然百計治之不止。語其婦曰：古有嚙垂地真水之法。嚙之不吐。何如婦曰：若強嚙下。卽憤憤欲嘔。診手少陰。脉微動。問經事兩月未行。告繡兄曰：脉

象似屬妊娠。不卜。昔年懷孕。有此証否。曰。拙荆往年受孕。原有吐証。但所吐者食耳。此番証絕不類。况舊病體虛未復焉。能受孕。予曰。據脉多屬重身。不然斷無此等奇証。今不論其孕否。專意補養腎肝。兼益脾胃。以俟消息。交夏後。腹中躍動。孕形漸露。復邀診視。續兄笑曰。拙荆果孕矣。但吐涎如故。奈何。予曰。無傷。產後當自止。分娩後。涎竟止。計自春徂冬。十月之間。所吐涎沫無算。而津液竟無所損。且胎前諸治不應。產後不治自痊。亦異事也。

汪心滌兄夫人。體孱多病。懷孕三月。腹痛見血。勢欲小產。延余至時。胎已下矣。血來如崩。昏暈汗淋。面白如紙。身冷脉伏。予曰。事急矣。非參附湯莫挽。余謂用參恐阻惡露。予曰。人將死矣。何遠慮爲。亟煎參附湯灌之。少甦。旋復暈去。隨暈隨灌。終夕漸定。續用參朮者。草歸地。枸杞。大劑。濃煎與粥飲。肉汁間服。旬日始安。再投歸脾湯。數十劑乃愈。後張效伊夫人。證同。亦照此法治驗。

金匱云。婦人新產有三證。一曰瘕。二曰鬱胃。三日大便難。三證所因。無非

陰傷血耗之所致耳。人知四物湯能補血。此第認其面目。而未審其根源。夫血生于心。統于脾。故求其源。捨此誰與。再接脾主肌肉。脾虛故肌肉發熱。心主神明。心虛故神明失藏。計惟黑歸脾湯。一方可稱對證之藥。泛涉他求。恐多歧也。語云甯醫十男子。莫醫一婦人。蓋女科病。本無難。其所難者。胎產兩端而已。胎前諸病。尚須培養氣血。况乎產後。百脈空虛。不言可知矣。產經十朝。發熱昏冒。肢掣煩燥。夜臥欠安。嘔息數大無力。斷非蓄瘀風邪。顯屬陰虧陽越。病關根本。非枝葉小恙可比。歸脾湯培養心脾化源。喜其虛能受補。第補藥治虛。如旱田稼穡。灌溉宜頻。病人畏藥。昨晨至今。停藥未進。心煩肢掣。瘧厥欲萌。原方加膠黃。棗麥。守服勿懈。

許恩普醫話精華

許恩普祝其人僑寓京師診治多名公巨卿如周錫恩陳梅初吳祖農馮孟華翁鼎臣輩一時醫名噪起斷証如折獄處方若用兵亦醫林健將也

許恩普醫話目次

胎產	諸痛	淋	戰汗	痢疾	欬嗽	痔疾	氣厥	中風	傷寒
.....
九	七	六	五	五	四	三	二	二	一

吳溶堂氏著

幼科易知錄

類卷論 編上

類疾胎 編中

類症雜 編下

辨證精爲幼科中第一善本

病家均宜人手一編

定價五角六折

中醫局啓

許恩普醫話精華

上海秦伯未編纂

普甯方公溥參校

傷寒

乙未比部正耶歐陽伯春病傷寒。世醫誤以爲瘟。治以苦寒之藥。不眠者三日。譫語搗被。狂叫大熱。舌苔黑刺。延余診視。脈洪無力。知爲虛熱。以薑擦舌。卽白的。爲傷寒。非瘟疫也。虛火上炎。內無實熱。擬以人參竹葉湯加減。引火歸原之品。伊諸親多不敢主幸。伊姑丈比部郭幹臣力主服之。遂安。四服全愈。

甲午冬黃慎之殿撰傷寒。時醫以爲冬瘟。治以元參論兩等寒藥。二十餘日。煩躁不省人事。三日不能合眼。延余診視。脈數不及。知爲胃氣欲絕之象。擬以人參湯加減。引火歸原之劑。一服遂眠。至次午方醒。請余道謝復診。脈復。依方加減。月餘全愈。

中風

辛卯劉仲良太史夫人比部段少滄之胞妹。因觀劇夜深。衣單卒中痰迷。齒脈均閉。便溺俱遺。心窩微存一息。針不出血。諸醫束手。延余診視。曰。症有七。不論脈。此其痰閉之一也。係受風寒痰閉。便溺俱遺。亦非五臟絕也。手未撒。髮未指。面未如裝。汗未如珠。尚可挽回。幸段至契。深信不疑。擬以小續命湯三生。飲再造丸合參。加全蠟等藥。以扶正氣。逐風化痰。行氣利血。以口閉藥不下咽。用烏梅擦牙。竹箸啓齒。小壺呷藥。時許。即呼媽矣。醫治三日。方甦。月餘遂愈。

氣厥

張書城侍御夫人病厥。每不省人事。諸醫均以肝風治之。不效。延余診視。脈沈澹。知係鬱結氣厥。非肝風也。詢夫人生育否。答以無。年幾何。答以不惑。余曰。夫貴妻榮。何以氣鬱至此。夫人言理該如此。而事有不然者。余復詢張公。納側室否。張曰。今春買一妾。余曰。后妃能逮下。而小星抱衿與稠。樂只君子。有何

鬱處。及至書房。余詰張公。具以告。實寢妾處時多。余曰。誰家郎能被汝呼也。無怪氣厥耳。遂擬以調氣和血之方。勸張公常宿夫人房爲引。數服而愈。後遇張公。笑余醫外醫耳。

■ 瘡 疾

李有槻明府在京投供。患瘡數月。病勢沉重。諸醫罔效。延余診視。脈沉緊。知邪伏于太陰少陽之間。擬清脾飲加減。略重草果以解兩經之邪。外用胡椒末合蒜搗爛。置兩錢于兩關脈上。置椒蒜泥用布條紮緊。一伏時拔出白泡。洩邪遂愈。

李虹若小軍機瘡。誤服他醫涼藥。病劇。延余診視。脈緊。間日一發。先冷後熱。譫語。四時方退。已二十餘日。自謂五臟皆空。病將不治。余言包治。擬以清脾飲加減。渠云最忌柴胡。余云此症必用柴胡。和解少陽。姑試服之。過日又發。伊云柴胡不效。定不服矣。余診脈見緩。知邪將解。復強令服瘡止。再以加減。數

服而愈。從此不信許濟東大名醫矣。

嗽 效

戶部萬錫珩夫婦咳嗽。晝夜不止。痰吐成盆。時醫用人參鹿茸等藥。咳嗽甚。延余診視。脈洪數。知係風寒閉於肺中。擬以二陳導痰湯加麻黃一服而愈。伊子書城黃疸秘結。十數日不便。時醫治以承氣湯。余診脈沈細。知係虛黃秘結。擬以茵陳潤導。滋養氣血。使下焦氣化而能出矣。飲以猪蹄湯。十四日便通黃退遂愈。

吳燮臣司業父刑部毓春公咳喘呃逆。延余診視。脈七八至。將絕之候。服殿撰陳冠生方石膏黃連多日。以至此劇。余擬腎氣湯加減以救垂絕之陰陽。服之見效。次早來請。以爲得手。至則見喘已輕。呃逆已止。精神大好。原可挽回。復依原方加以滋陰扶陽之品。適陳冠生至。持方連曰。火上添油也。余請示姓名。知爲殿撰。曰何知爲熱。陳曰脈數。曰浮數爲風熱。沈數爲寒熱。洪數爲大熱。

數而有為實熱。數而無力為虛熱。今數而無力不及之象。猶燈油將盡。拍拍欲絕之候。添油猶恐不燃。若加滴水即滅矣。陳曰脈之理微。曰誠然。然優人胡琴二絃。三指挑撥。五音合調。君能之乎。陳曰未習也。曰以此即知脈理。未習故不知也。遂辭雙臣司業。送出。詢以病勢。余曰若聽陳君主政。預備後事。不出三日也。旋陳病。自用苦寒之藥亦亡。

痢疾

壬辰胡呂瑞部郎痢疾。晝夜百餘次。汗出如流。年逾五旬。諸醫均以年老氣血就衰。將脫之象。重用參芪等藥。而痢反劇。延余診視。脈急有力。寒化為邪。照內經初痢用清。久痢用固之法。擬以黃芩湯加減。以扶正清熱。胡不敢服。強而後可。一服見效。數服減輕。滿月後用真人養藏湯加減。滋陰固攝之劑。數服遂愈。

戰汗

庚寅張季瑞殿撰夫人體虛難眠。延余診治。脈沉細。用溫補藥數服而愈。嗣後感冒風寒。以爲舊證。用參芪等藥服之。以致沉重。復延診視。脈緊無力。知爲虛人外感。治以再造散加減。解邪和中之劑。服之寒戰似藥不合。渠言奈何。余復診之。脈動。言時發汗。以薑白糖水飲之助氣。夫人胞叔楊子琛。明府知醫。信余力。言不錯。藥邪相爭。故寒戰耳。張留余俟之。至十點鐘時。果汗而愈矣。又張次子二歲時。素患腿疼。不能行走。教人捶打。以重物壓之。方眠。余診視脈弱。極兩尺幾無。知爲先後天不足之故。擬用十全大補湯加杜仲牛膝。下注三陰。數服遂愈。

淋

徐頌閣侍郎三公子。于甲午歲淋症。他人誤以血淋。苦寒之藥。數月病劇。臥牀不起。身不能動。將一年矣。延余診視。僅存一息。脈沉細。知爲陰虧變色。非血淋也。詰其故。言無外務。以妻歸甯浙省。經年不歸。思想而得。余曰。欲心一動。

精卽離舍成淋。久則陰虧變色。誤爲熱淋。治以苦寒。至于此極。擬以人參兔絲丸。加減大補之劑。以固心腎。一服見效。復診加減。數服能食。月餘全愈。甚神余技。

諸痛

劉次方於庚寅年爲巡街御史時相召宴飲。余赴道謝。言未曾面何見愛之深也。劉云。見余脈案擬方。眞有道理。願爲疾病扶持之交。余以小道偶中。遜謝。無何劉患牙疼面腫。太陽筋跳如錐痛。諸藥罔效。寢食俱廢。延余診視。脈數無力。知爲虛熱。氣血相搏。邪火上蒸。內服玉女煎加減。外以開水熏洗痛處。以和氣血。又以熱手巾煬之。再用燒酒以小指蘸滴耳內。如火外發。傾刻痛止。氣血和矣。再用唾膏貼之消腫。再用硼砂冰片細辛蒲黃黃柏青鹽共研細末。頻擦牙齦。消腫止疼。內服滋陰以退虛熱卽愈。又水部張蔚如夫人牙疼異常。飲食俱廢。亦如法加減治之。遂愈。此虛火疼十之八九。若實火疼宜用連翹銀花

綠豆皮蘆根等清涼之藥。若蟲牙疼用明雄黃松香等藥擦之卽死。以上諸藥七十方中無此妙也。薩嘉樂太史夫人患牙疳腫疼異常。已落一齒。幾於穿鼻透腮。延余診視。脈洪有力。知爲熱毒。內服金銀花散加減。外用硼砂冰片紅棗燒灰。兒茶人中白陀僧青鹽枯礬研細末敷。繼用犀黃散加輕粉罌敷之。旬日遂愈。

甲午秋戎部李星若夫人腹疼如絞。日久欲死。延余診視。脈沈細。知係虛寒氣結。他醫誤用涼藥。以致病劇。余始擬以附子理中湯加減。一服而愈。旋因食抄絞痛如故。九日不便。診脈虛細。係九結中之祕結。不可攻下。擬以前方加潤導之品。便通而愈。旋又風抄九月初一日痛絕。齒脈俱閉。僅存一息。其胞兄內閣中書虹若言女初三日吉期。設無救奈何。余爲情急。恐藥餌不及。囑星若親。灸章門虎口三里等穴。並將前方加山甲牛膝桂枝木香等品。烏藥擦牙。以箸啓齒。呷藥一時而甦。脈復。余出口。包辦喜事無虞。數服而愈。丙申年來請言

夫人血崩量絕。往診脈極急。知係小產。非血崩也。治以生化湯加參芪去舊生新之品。遂愈。馬積生太史夫人亦患腹痛如絞。數月病劇。延余診視。脈息腹痛相同。因體因症。加減擬方。不敢服。以爲與他醫用寒藥相反也。適曾任廣州府馮端本太守壽日與馬姻親。李星若亦姻婭。同往稱祝。卽馬遍詢同鄉。可否服余之藥。僉云可。歸卽試服。次早請余言病減半矣。深信不疑。連服數劑而愈。農部張馨菴屠遜菴亦河南人。兩夫人亦患此症欲死。均爲如法治愈。

胎產

李實之太史放甘肅主考時。夫人住京。係朱相國之孫女。湖北廉訪之女。內關章京伯平之妹。產後病劇。延余診視。脈沈細。四肢拘攣。癱瘓。溺黑。知受風寒化熱爲痹。擬以獨活寄生湯加減見效。繼爲加減數服而愈。朱卽請以夫人小產數胎爲憂。余診視脈沈無力。氣血兩虛。擬以泰山磐石散千金保胎丸合參。令有孕時服三十劑。果胎安矣。連舉二子。甲午農部李有榮之夫人。臨產三

日未落草。咸謂胎死腹中。夫人自期亦死。李情急。許穩婆百金。下死胎以保夫
人之命。穩婆無策。延余診視。脈緩。舌苔面色。均無青赤。知胎無恙。詢之穩婆。向
言尙未順胎。知經人早。漿破血竭。猶魚在盆。無水不行。數日不生者多也。安慰
夫人。不要慌亂。靜心安臥。包管無恙。卽重用達生散。加重參芪歸芎各一兩。外
加葱頭七個。黃楊腦七個。熊亦奇太史知醫。斟酌。意藥太重。余言非此重劑。不
能壯氣生血。毋疑。幸李素信余醫。留坐茶點。少待服藥時。許家人報喜。生一少
爺。母子均安然矣。

京幾道徐叔鴻夫人胸脹大痛。世醫誤以經閉三月。癥瘕治之。幾危。延余
診視。六脉相等。陽搏陰別。孕兆也。徐公曰。生過三胎。知無孕。余曰。十樣胎。十樣
生。年近四旬。氣血漸衰。正氣不敵。胎氣引動。素有肝氣。故脹痛。擬以安胎養血。
調和肝氣之品。請姑服之。以手試腹。如伏雞狀。卽知是胎非病。徐公如約。次早
來請。言真醫也。果胎跳矣。再擬數服全愈。至秋舉一子。卽六少爺也。

己丑工部員外楊味春夫人吳勤惠公小姐。產時搖擲不省人事。集醫治以肝風不效。適夫人嫡堂兄吳純甫太守進京引見。與余父子世交。延余診視。脈虛。知爲血暈。非肝風也。先用韭菜根置兩嘴壺中。加醋煮開。以壺兩嘴對兩鼻孔熱氣熏之。立時生男甦醒。擬以當歸參芪干金湯服之。安然。繼而胞衣不下者一日。合家驚惶。余着尋雞頭菱葉撕破加炒皂刺三錢同煎服之。時許胞衣隨惡血分碎而下。安然無恙矣。

▲醫界名人之評語▼

中西匯通醫社張鶴純氏曰：

實用中醫學一書。萃國醫數千年之精華。融會一已十餘年之心。得乃有關醫學盛衰之名著。非偶然也。

全國醫藥總會蔣文芳氏曰：

按部就班。分門別類。依課本之編製。作忠實之指導。不特貢獻於醫界人士。且使民衆得以咸明醫學之常識。

蘭溪中醫專校張山雷氏曰：

不修高深。不談空理。在在以實能應用。為歸宿。與詭異奇僻之不近人情者。不可同日而語。傑作也。

醫藥新聞報社吳克齋氏曰：

網羅豐富。悉以經驗有用。為歸。蓋深有慨夫空談之徒。徒足以欺世。而無裨於實際者。作也。所以續際緒。而啓來茲者。其在斯乎。

最新實用中醫學名著

(秦伯未先生著述)

得其至精，可以為醫行道。
得其大概，可以充滿常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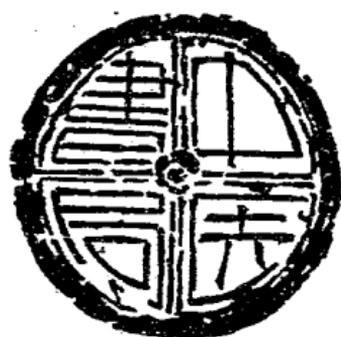
全書十二編要目如下：
一 生理學
二 病理學
三 診斷學
四 藥物學
五 治療學
六 處方學
七 內科學
八 婦科學
九 幼科學
十 外科學
十一 官科
十二 花柳科

全書七百餘面。用大號鉛字。精印分甲乙兩種。茲為普及起見。定價特別從廉。

甲種平裝四厚冊 定價二元八角七折
乙種洋裝一厚冊 加實洋四角

中醫書局謹啓

發行處上海山東路
五馬路南十二號



清代名醫醫話精華

謝利恒題



余聽鴻醫話精華

余聽鴻（景和）宜興人初爲藥肆徒繼以所業與醫近乃取醫宗金鑑讀之冥心蒐討無間寒暑繼又從黃蘭泉游學大進後應友人招懸壺常熱歷愈危証醫名大噪著有傷寒增翼註

余聽鴻醫話目次

閣格	一	厥	二七
痿症	五	吐血	二九
脹滿	八	假陰	三〇
水腫	一二	熱深厥深	三二
濕溫	一三	虛痞	三三
死逆	一四	結胸	三四
暑證	一五	黃疸	三五
戰汗	一八	便血	三六
欬痰	一九	便結	三七
痺	二〇	癍閉	四〇
脫證	二一	遺精	四一
斑疹	二五	胎產	四二

余聽鴻醫話精華

上海秦伯未編纂

普寧方公溥參校

關 格

琴川趙姓女年十九。面色如常。毫無病容。脈見左弦右弱。余曰。木強土弱。肝木犯胃。尅脾。飲食作吐。否。其父曰。然。卽進疏肝扶土降逆之劑。明日又至。其父曰。昨日所服之藥。傾吐而盡。余卽細問其病之始末。其父曰。此病有一年半矣。余曰。何不早治。其父曰。已服藥三百餘劑。刻下只能每日飲人乳一杯。已月餘。未得更衣。余乃細詢其前服之方。皆進退黃連湯。資液救焚湯。代赭旋覆湯。四磨飲。五汁飲。韭汁牛乳飲。俱已服過。又云不但服藥。而川鬱金磨服已有三斤。沉香磨服亦有四五兩。余曰。今之鬱金。實卽莪蕤之子。大破氣血。伽南香雖云理氣。其質是木。有氣無味。二味多服。津液愈虧。胃汁愈枯。藏府日見乾澁。此

乃雜藥亂投。大傷津液而成閉格也。余細細思之。取大半夏湯加淡菴蓉懷牛膝。金匱腎氣丸絹包同煎。以取半夏之辛開滑降。甘草人參生津養胃。生蜜甘潤。甘瀾水取其引藥下行。增肉菴蓉之滑潤腸腑滋膏。牛膝之降下而潛虛陽。再以金匱腎氣丸溫動真陽。雲蒸雨施。藉下焦之陽而布上焦之陰。服後仍傾吐而盡。余頗焦灼。問曰。人乳何以飲。其父曰。一杯作四五次。方能飲盡。惟金匱腎氣丸。乾者三四粒亦能下咽。余曰。得之矣。將原方濃煎。或置鷄鳴壺內。終日燉溫。頻頻取服。令病人坐於門前。使其心曠神怡。忘却疾病之憂。將腎氣丸四錢乾者。每次三四粒。用藥汁少些送之。一日夜盡劑。就余復診。余曰。別無他治。仍將蜜作腎氣丸乾嚙。以原方藥汁送之。服三四劑。忽然神氣疲倦。面色轉黃。一月餘未得更衣。忽下燥糞兩尺。臥床不能起矣。舉家驚惶。余曰。下關雖通。上關仍閉。飲食仍不得下。幸而乾者能嚙。尚有一線生機。將腎氣丸四錢。和入蒸飯四兩搗丸。將前方去菴蓉牛膝。遵前法漸漸吞之。後仍前法再加蒸飯四錢。

照法吞之。數日後。胃得穀氣。食管漸潤。腎氣丸每日加服一錢。漸加至飯三四兩。皆用大半夏湯吞之。後以飯作丸。用清米飲吞之。一日能進飯丸四兩。再食以乾飯。上格已開。腑氣亦潤。後用潤燥養陰之品。調理三月而愈。所以仲聖之法。用之得當。如鼓應桴。人云仲聖之法。能治傷寒。不能治調理者。門外漢也。

琴川東周墅願姓。年三十餘。素性好飲縱慾。腎虛則龍火上燿。嘔血盈盆。津液大傷。他醫以涼藥遏之。後年餘。大便秘結。匝月不解。食入即嘔。或早食暮吐。又經他醫投以辛香溫燥。嘔吐更甚。就余寓診。余曰。大吐血後。津液已傷。又經辛香溫燥。更傷其液。肝少血養。木氣上犯。則嘔。腸胃乾澀。津液不能下降。則腑道不通。故而便堅陰結也。即進進退黃連湯。加菴蓉。枸杞。歸身。白芍。沙苑。兔絲。柏子仁。麻仁。牛膝。肉桂。姜棗等溫潤之品。服四五劑。即能更衣。其嘔亦瘥。再加鹿角霜。魚腦膠。又服二十餘劑。乃痊。至今已八年矣。或有發時。服甘溫滋潤藥。數劑即愈。此症如專以香燥辛溫。耗燥津液。關格斷難復起。汪訥庵曰。關格之

症。治以辛溫香燥。雖取快於一時。久之必至於死。爲醫者當如何慎之。

庚午余治琴川孝廉邵君。如生平嗜飲過度。且有便血證。便血甚多。始則飲食漸少。繼則四肢痿軟。後即飲食不得入。手不能舉。足不能行。邀余診之。詢其顛末。每日只能飲人乳一杯。米粉粥一鍾而已。看前醫之方。皆服芳香溫燥。診脈弦澁而空。舌津燥。余曰。此乃血不養肝。津液乾澁。食管不利。夫格症皆屬津枯。剛燥之劑。亦在所禁。痿屬血少。不能榮養筋絡。多服燥烈芳香。胃汁枯。津液傷。痿症已成。格亦難免。卽進以養血潤燥之品。服五六劑。格症漸開。余思草木柔潤之劑。難生氣血。亦不能入絡。因其好酒。便血太多。後起此症。卽進以血肉有情之品。虎骨鹿骨魚版等膠。牛筋蹄筋鹿筋羊脛骨鷄翅及菴蓉魚線膠。枸杞歸身巴戟豬脊筋。大隊滋補重劑。服十餘劑。關格大開。漸能飲食。手足痛勢已舒。手略能舉。步稍能移。後卽將此方加羊腎海參淡菜共十七味。約四五斤。濃煎收膏。服四五料。步履如常。飲食亦復。手亦能握管矣。古人云。精不足

者補之以味。其言洵不誣也。

痿症

琴川小東門王姓。年約十七八。素有滑洩遺精。兩足痿軟。背駝腰屈。兩手扶杖而行。皮枯肉削。彼云。我有溼氣。已服三妙湯數十劑。罔效。予曰。瘦人以溼爲寶。有溼則肥。無溼則瘦。觀其兩腿。大肉日削。診脈兩尺細軟。難經曰。下損於上。一損損於腎。骨痿不能起於床。精不足者。補之以味。損其腎者。益其精。如再進苦燥利溼。陰分愈利。愈虛。兩足不能起矣。進以六味地黃湯。加虎骨魚版鹿筋。菴蓉大劑。填下滋陰。服十餘劑。兩足稍健。再將前方加魚線膠。鹿角霜等。服十餘劑。另服虎潛丸。每日五錢。兩足肌肉漸充。步履安穩也。我習醫已三年矣。余卽勸其改業。不必習此小道。夫醫之一業。功少過多。利小任重。有生計者。不必習也。

治痿諸法。惟乾濕二字足矣。看痿之乾濕。在肉之削與不削。肌膚之枯潤。

一日了然。如肉腫而潤。筋脈弛縱。痿而無力。其病在澤。當以利溼祛風燥溼。其肉削肌枯。筋脈拘結。痿而無力。其病在乾。當養血潤燥舒筋。余治痿症甚多。今憶兩條。未嘗不可爲規則也。治翁府船夥錢姓。至上海。驟然兩足痿軟無力。不能站立。就診於余。診其脈帶滯兼數。按之數更甚。口中臭氣不堪。小便短赤。莖中澀痛。問其上海宿妓否。答曰。住宿兩宵。可曾受溼否。曰。因醉後在船蓬上露臥半夜。卽兩足痿弱不能起立。余見其兩足微腫。捫之微熱。余曰。此乃酒溼之熱內蒸。露溼之寒外襲。化熱難出。又房事兩宵。氣脈皆虛。溼毒流注於經絡。卽進以萆薢猪苓赤苓澤瀉苡仁木通黃柏牛膝土茯苓丹皮草梢桑皮等服三劑。兩足漸能起立。後以北沙參麥冬石斛苡仁甘草茯苓草薢牛膝知母黃柏桑皮桑枝等。再服四五劑。步履如常。此治溼熱流注之痿也。又治一乾痿。常熱小東門外東倉街程筠章。自四月寒熱。經他醫治至九月。先以牛蒡豆豉枳壳厚朴等。至夏以藿香正氣之類。至秋以厚朴枳壳赤苓腹皮等。均係燥溼淡滲。

之品。服百餘劑。以致遍身肌肉削脫。筋脉拘攣。四肢拳縮不能伸。手不能舉。足不能立。十餘日未能飲食。月餘不能更衣。王姓醫仍進以香燥淡滲。後邀余診。見其口唇上吊。齒露舌乾。不能吸烟。烟膏從齒縫中吞之。飲以稀粥。噎而難入。匝月不更衣。衆皆謂不起之症。余笑曰。此症最易治。斷斷不死。衆問故。余曰。精不足者。補之以味。損者益之。燥者潤之。當先用老肥鴨一隻。水海參一斤。豬蹄一斤。三物用大沙罐燉之。糜爛。以布濾去渣滓。吹去油質。將此汁加以蔥姜汁少許。醬酒和好。燉溫。隨其量飲之。使其食管腑道潤滑。再論服藥。依法製服。飲之數日。似乎喉間稍爽。能下粥稀。再以大劑虎潛法去鎖陽。服四劑。其熱已平。再立一方。熟地一兩。淡菴蓉五錢。牛膝三錢。龜版一兩。虎骨五錢。蹄筋五條。麥冬五錢。石斛五錢。陳酒二兩。芝麻五錢。煎濃汁飲之。以鴨肉海參汁助之。服十餘日。大便更燥。矢數尺。胃納漸醒。服至四十天。肌膚潤滑。兩足漸能起立行走。服至百餘劑。胃氣大甦。兩手漸能舉矣。後調理二百餘天。手指仍然無力。尙不

能握管作小楷。肌肉雖充。肢尙少力。今已七年。尙未復元。如不以大劑滋潤。藉灌漑之功。此症不死。何待服燥藥百餘劑。滋膏竭。盡醫家病家。兩不醒悟。豈非奇聞。

■ 脹 滿

朱雲卿。洞庭山人。年三十六七。在琴川老吳市典爲業。有氣從少腹直衝胸臆。腹脹如鼓。堅硬臍突。屢服檳榔枳壳五皮等消導尅伐之品。愈服愈脹。匝月未得更衣。兩足漸腫。小便不爽。面上色澤漸枯。胃氣日憊。欲回籍袖手待斃矣。吾友松筠張君。偕至余寓就診。余曰。脉遲澀而肌膚枯黯。腹硬而堅。不得更衣。此乃衝任足三陰肝脾腎陽虛。陰氣之所結也。衝脈起於氣街。挾臍而上。任脈起於中極之下。循腹裏。上關元。足三陰之脈。從足走腹。衝脈爲病。氣逆裏急。任脈爲病。男子內結七疝。肝脈爲病。有少腹腫滿。少腹氣衝於上。此乃衝疝之類也。陽氣虛不能運行。陰寒之氣。蟠結於中。結聚不消。况下焦陰氣上升。非溫

不納。中宮虛餒，非補不行。投以東洋參、白朮、鹿膠、附桂、茴香、巴戟、菴蓉、枸杞、兔絲、姜棗等溫補滑潤之品。服一劑，脹更甚。余曰：此氣虛不能運藥也。若更他法，則非其治。強其再服一劑，脹益甚。且氣阻不爽。余再強其服一劑，忽然氣從下降。大解堅糞甚多。其腹已鬆，氣歸於少腹角。一塊如杯。余曰：當將此方購二十劑，煎膏緩緩服之。服盡而愈。所以治脹病，當分虛實。藏府爲最要。此症若疑實，脹投以破氣攻伐，斷無生理矣。然不能辨之確，斷之的，見投劑不效，卽改絃易轍，有不致債事者乎。故治病以識症爲第一。

常熟西門俞義莊，俞澹洲先生之少君。瑞舒世兄。年二十三、四時，正酷暑。邀余診之。腹脹如鼓，足腫臥床。余問其病由，素有便血症。按脈極細，小便短赤。余曰：此乃久痢便血，脾腎兩虛，土敗之症也。觀前醫之方，大約檳榔、枳、朴、五皮、香砂、苓瀉之類。余曰：此症非大用溫補，助火生土，斷難有效。使其向虞山言子坡上，取黃色泥土百斤，將河水攪渾澄清，煎藥炊茶煮粥，均用此水。若水盡再

換泥一石。攪水兩石。用盡再換。取土可補土之義。進參朮附桂補骨脂益智黃芪。枸杞巴戟。杜仲。熟地。等大劑。腹上緊繩。緊束。服大補藥三劑。以繩驗之。約鬆三指許。後余恐其太補。方中稍加枳殼。所繫之繩。仍緊如故。以此驗之。破氣之藥。一毫不能用也。專以溫補大劑。服百餘劑。其脹已消。約用去熟地四五斤。參芪各四五斤。杞仲朮等。稱是起床。後服金匱腎氣丸。并補劑而痊。至今六年。惟行路常有氣喘耳。下焦之虛。不易填也。

常熟青菓巷吳鏘菴先生。年五十餘。平素有便澹。清晨泄瀉。後腹脹臍突。腰平背滿。囊莖腿足皆腫。兩臂脇肉漸削。余曰。便瀉傷及脾腎。非溫補不可。後進參朮等補劑。服三劑。腹脹仍然。二次邀余診。見其案頭。有臨證指南。醫方集解等書。余曰。閣下知醫。莫非更吾方乎。彼曰。實不相瞞。將方中略加枳朴香砂等味耳。余曰。既然同道。若不依余。斷難取效。余存之方。切不可更動。約服四五十劑。即可痊愈。仍進參朮。芪草。益智。巴戟。仙靈脾。補骨脂。姜棗。桂附等。服四五

十劑便溏已止。脹勢全消。至今四年。強健如昔。所以辨虛脹實脹。大約在便溏便堅之間。亦可稍有把握。庶不致見脹即攻伐。尅消亂投也。

常熟西弄少府魏葆欽先生之媳。因喪夫悵鬱。腹大如鼓。腰平背滿。臍突四肢瘦削。臥則不易轉側。余於壬午秋抵琴川。季君梅太史介紹。余至魏府診之。面色青而脈弦澹。余曰。弦屬木強。澹爲氣滯。面色青黯。肢瘦腹大。此乃木乘土位。中陽不運。故腹脹硬而肢不脹也。中虛單腹脹症。雖諸醫束手。症尙可挽。以枳朴檳榔等味。治木強脾弱。中虛之症。如誅罰無罪。豈不僨事。恐正氣難支。急宜理氣疏肝。溫中扶土。抑木。進以香砂六君湯。加干姜附子。刺蒺藜。桂枝。白芍。紅棗。檀香等。服五六劑。仍然。然終以此方爲主。加減出入。加杜仲。益智。陳皮等。服四五十劑。腹脹漸鬆。肢肉漸復。服藥百餘劑而愈。再服禹餘糧丸十餘兩。金匱腎氣丸三四兩。腹中堅硬俱消。其病乃痊。今已十五年。其健如昔。吾師曰。脹病當先分臟脹腑脹。虛脹實脹。有水無水等因。寒涼溫熱。攻補消利。方有

把握。若一見脹症。專用枳朴查曲五皮等味。無故攻伐。反傷正氣。每致誤事耳。常熟東門外顏港橋老虎灶內。小童年十歲。先因腎囊作脹。常熟俗名鷄臍。臍單方服之。延四十日後。肢瘦腹脹。臍突而高。作喘。腎囊脹亮。莖腫轉壘。如螺如索。小便六七日未通。奄奄一息。余診之。思如此危症。難於下手。急進濟生腎氣湯大劑。附桂各一錢。倍車前苓瀉。服兩劑。小便漸通。一日數滴而已。後服之五六劑。小便漸暢。莖亦直而不轉矣。再以原方減輕。服二十劑。腹脹亦消。惟形瘦不堪。後以參苓白朮散調理而痊。將近十齡之童。前後服桂附各兩餘。所謂小兒純陽一語。亦不可拘執也。

水腫

常熟縣南街麵店內某童。年十六七。冬日墜入河中。貧無衣換。着溼衣在灶前烘之。溼熱之氣。侵入肌肉。面浮足腫。腹脹色黃。已有三年。友憐其苦。領向余診。余以濟生腎氣湯法。熟地一兩。萸肉二錢。丹皮二錢。淮藥三錢。澤瀉二錢。

茯苓三錢。牛膝錢半。車前二錢。附子一錢。肉桂一錢。余給以肉桂一支。重五錢。時正酷暑。人言附桂恐不相宜。又云。脹病忌補。熱地當去。余曰。此方斷不可改。服六劑。小便甚多。猝然神昏疲倦。人恐其虛脫。余曰。不妨。服六劑。有熱地六兩。一時小便太多。正氣下陷。未必卽脫。待其安寐。至明午始甦。而腫熱全消。後服參苓白朮散十餘劑而愈。

■ 濕 溫

常熱靈公殿楊府。一小使周姓。無錫人。年十八九。壬午七月間病後。至八月間。又勞碌反覆。發熱面紅。脈沈氣促。有汪姓醫以爲虛陽上脫。服以參附。熱更甚。脈更沈。汗出不止。邀余診之。以脈沈面赤氣促論之。却似戴陽。視其正氣。斷非虛脫。太常楊公曰。虛實惟君一決。余曰。待余再診。方可直決。再診之。面目俱紅。口中氣臭。小便短赤。脈沈滯而糳糊不清。余曰。此乃溼溫化熱。被參附阻於氣機。熱鬱不能分洩。逼陰外出。故反汗多氣促。楊公曰。實熱有何據。余曰。仲

景試寒熱。在小便之多少赤白。口中氣臭。斷非虛熱。溫涼執持不定。必致債事。若不用寒涼藥。症必危矣。楊公不能決。余卽書黃柏木通梔皮鬱金苡仁通草芩皮竹葉滑石杏仁藿香。令服之。明日復診。熱退汗止而神倦。余卽以香砂白朮二陳之類。令服之。楊公曰。昨寒涼。今溫燥。何也。余曰。溼溫症熱去溼存。陽氣卽微。再服涼藥。必轉吐瀉。昨以寒淡滲熱。今以苦溫化溼。服三劑。溼亦退。後服香砂六君五六劑而愈。症非危險。若執持不定。因循人事。仍用參附。不死何待。

■ 呃逆

常熟慧日寺。傷科劉震揚。始因溼溫發疹。其人體豐溼重。醫進以牛蒡山梔連翹等。已有十餘日。邀余診之。脈來滯滯不揚。舌薄白。神識如蒙。冷汗溼溼不絕。身有紅疹不多。洩少而赤。呃逆頻頻。症勢甚危。余曰。肥人氣滯。溼邪化熱。瀰漫胸中。如雲如霧。充塞募原。神識昏蒙。况呃之一症。有虛實痰氣溼血寒熱之分。不可專言是寒。鄙見看來。上焦氣機阻逆。斷不可拘於丁香柿蒂之法。先

立一清輕芳香。先開上焦。佐以降逆洩熱。進以蘇子梗。藿香梗。通草。鬱金。沈香。屑杏仁。茯苓。薏仁。佩蘭。半夏。橘皮。姜。竹茹。另研蘇合香丸。汁。頻頻呷之。服後神氣日清。診七八次。皆進以芳香苦洩淡滲法。而熱退呃平。乃愈。此症若誤疑呃逆爲虛寒。投以溫補立斃。

暑症

暑溫風溫熱病。最忌大汗傷陰。苦溫傷液。溫補助熱。俱可化火。爲害最烈。葉天士曰。溫邪傷液。急則變爲痙厥。緩則變爲虛勞。前輩屢試之言。詢不誣也。余見一某姓子。平素陰虛內熱。是年壬午。君火司天。溫邪極甚。六月間得熱病。琴川有一四時風寒通套之方。豆豉。牛蒡。山梔。厚朴。枳殼。連翹。陳皮。山查。半夏。赤苓。通草。蟬衣。杏仁之類。熱甚者。加入鮮石斛。鮮生地等品。不大便。則加瓜蒌仁。元明粉。或加涼膈散兩許。無論四時六氣。皆從此方加減。某醫卽以此方加減進之。然暑必夾濕。燥則化火。涼則溼凝。而甘淡微苦之法。全然不知。以致病

人津乾舌絳。脘阻便澹汗多。見其因表致虛。某又進參芪熟地杞子杜仲等溫補之品。不知補則礙氣助熱。聚溼填中。病在垂危。延月餘。邀余診之。脈虛細而芤。舌絳如豬肝。汗出氣促。不得平臥。手指戰振。灼熱津乾不渴。咳嗽痰多。洩瀉已有緩變虛勞之勢。余曰。此症古人云。不服藥爲中醫。若再服藥危矣。病家曰。此不治之症耶。余曰。非也。暑爲陽邪。溼爲陰邪。天地之氣也。清邪先中於肺。先受之。暑溼交阻。蒸化爲熱。用藥若涼。則依溼一面。而化爲寒。必轉便澹痞滿冷汗。用藥若溫。則依暑一面。而化爲火。必轉唇焦舌黑痙厥等症。故前輩治暑邪之方。最難着筆。要清熱而不礙溼。化溼而不礙熱者。惟有劉河間之天水散。三石湯。吳鞠通之清絡飲。三仁湯。如補而不助熱。不聚溼。則孫真人之生脈散。此諸方皆暑症之要方也。雖然平淡。却能消息於無形之間。以輕能去實也。又以甘涼淡滲。清熱存陰。微苦泄熱等輕劑。服五六十劑之後。病家問曰。若專於清輕之劑。病人正氣恐難支持。亦可服大補否。余曰。人之養生。最冲和者。莫如

穀食。旣然熱清胃甦。飲食大增。不必拘於溫補。然熱病不服溫補。斷不能收全功。直至十一月。方能服異功散歸脾湯之類而愈。

北門葉姓婦。素有肝氣胸痹。發時腕痛。屢進瓜瓞薤白半夏枳實一劑。更衣卽平。屢治屢驗。是年夏杪。此婦雇船下鄉。回城受暑濕而見寒熱。胸腕阻格作嘔。戴姓醫進以胃苓湯。加藿香蘇梗。此方亦屬不錯。乃服之反甚。邀余診之。脈滯而沈。汗冷作嘔。腕中作鞭。按之甚痛而拒按。余視此症。乃熱邪挾濕內陷。爲小陷胸症無疑。進小陷胸湯法一劑。明日更重。診脈仍滯不起。舌灰潤。作嘔頻頻。湯液不入。胸中格如兩截。拒按作痛。且謾語言澀不出。汗冷撮空。余竟不解。問病家曰。大便何如。曰。大便已溏數日。余思小陷胸湯已錯。又屬太陰症矣。卽進四逆加入參。余思此症。下利虛病。作嘔肢寒。顯然濁陰上犯。雖不中病。諒亦不遠。卽將此方與服。余歸卽細心思之。因憶溫病條辨下焦篇中。有暑邪深入厥陰。舌灰。心下板實。噤噤。寒熱下痢。聲音不出。上下拒格者。有椒梅湯法。此

症頗切。黃昏病家至。寓云。服藥似乎肢溫汗少。神識仍蒙作嘔。便澹不止。余曰。將二次藥煎好。以仲景烏梅丸四錢。將藥汁煎化灌之。服後胸膈漸開。利止嘔平。而能安寐。明午復診。神清言爽。余即將烏梅丸原方。改作小劑。服兩劑。痊愈。

■ 戰 汗

常熟旱北門外。孫祠堂茶室婦。始因溫邪未能透徹。延之四十餘日。邀余診之。脈細數鬱於內。着骨始見。肌枯肉削。乾燥灼熱無汗。熱亦不甚。耳聾舌強。言語澀塞不清。溲少。大便洩瀉如醬色。舌色底絳。而上有烟煤之色。眼白珠淡紅。鼻乾不欲飲。手足痠動。余曰。此乃溫邪深入於裏。汗未透澈。此症當戰汗於骨髓之間。若不戰汗。熱不得泄。陰液燻盡亦死。若戰汗不出亦死。且先以甘涼重劑。養肺胃之陰。以作來日助其戰汗之資。故先進生地麥冬元參石斛梨汁之類一劑。肌膚較潤。泄瀉亦稀。復診。進以大劑復脈湯。加鷄蛋黃二枚調服。生地黃一兩。阿膠三錢。麥冬六錢。生白芍三錢。炙甘草二錢。石斛六錢。生牡蠣一

兩煎濃汁服。余曰：此藥服下，令其安寐，不可擾亂。到天明時，如且冷汗淋漓，手足厥冷，目反口張，遍體冷汗，切勿驚慌呼喚。倘戰不透，亦死症也。若服此藥，汗不止，腹膨無汗，此正不勝邪，戰汗不出，亦不治矣。日晡服下，至四鼓，果然遍體冷汗，脈靜肢冷，目反不語。舉家因余預囑，故靜以待之。直至日中，汗收神醒，熱退瀉止。後服甘涼養胃，存陰泄熱，數劑而愈。

□ 欬 痰

常熟瞿橋倪萬泰染坊何司務，於庚寅除夕得病。寒熱咳嗽痰多。他醫進以豆豉梔子杏仁萋貝蛤壳蒴根之類，更劇。一日吐出柔膩之痰數碗。辛卯正月初四，邀余診之。脈緊肌燥無汗，咳喘痰白如膠，日吐數碗。脇痛。余曰：此乃寒飲停胸，再服涼藥，卽危矣。進小青龍湯原方，略爲加減，重加桂姜，服三劑，症忽大變。猝然神識如狂，舌紅口燥，起坐不安。卽食生梨兩枚，明晨又邀余去診。症似危險，診之脈緊已鬆，口渴舌紅，又已化火。陽氣已通，可保無虞。後轉服化

痰潤肺之劑。仍每日吐柔膩白痰碗餘。十餘日後。再服六君子等和胃藥十餘劑而愈。

□ 濕 痺

常熟大市橋王姓。年二十五六。面色青黃。足腫如柱。脹至腰。腰重不能舉。足軟不能行。其父背負而至。余問曰。此症起於何時。答曰。已一年有餘。服藥近二百劑。鮮效。余診其脈。澁滯不利。下體腫脹。身弱不能行。腰重不能舉。余曰。此症雖未見過。揣其情。卽黃帝所謂緩風溼痺也。金匱云。着痺。溼着而不走。腰中如帶五千錢。千金云。脚弱病。總名謂之脚氣。甚則上衝心腹。亦能致命。此症服補劑。往往氣塞而閉者甚多。服表藥而死者未之有也。斷不可因久病而補之。余進以活命核椰飲方。橘葉四錢。杉木片一兩。陳酒三兩。童便二兩。水二碗。煎至一碗。調入核椰末二錢。服後。將被溫覆而臥。遍身汗出如洗。腫退一半。再服一劑。汗後腫卽全退。足漸能步履。復診。更本事杉木散方加味。杉木片五錢。大

腹皮二錢。檳榔二錢。橘皮橘葉各二錢。防已二錢。附子四分。酒二兩。童便二兩。服三劑。病痊。其父曰。藥價極廉。不及百文。四劑即能愈。此一年餘之重症。神乎。技矣。余曰。藥貴中病。不論貴賤。在善用之而已。

■ 脫 証

常熟東門外葉泳泰布行一童子。名錦蘭。年約十二三。吐瀉止後。即就余診。兩尺皆伏。惟寸關脈浮。汗多氣促。余曰。此症大有變局。進以和中分清。芳香淡滲之品。至明日又邀余去診。汗如珠下。面紅目赤。肢厥脈伏。口中要飲井水。雪水。煩躁不休。余曰。此症陽已外脫。若認爲熱症。一服寒涼即死。若畏其死。即無法矣。病家人曰。聽君所爲。死不怨也。余曰。吾開方後。不可再請他醫。因他醫以余方爲是。死則歸罪於彼。若以余方爲非。而更立一方。死則其罪愈不能辭。症既危險。死生不如余獨肩其任。即以乾薑一錢。附片一錢。肉桂八分。豬膽汁一錢。童便二兩。三物先煎。將汁澆清。和入胆汁童便。沸一二次。冷服。此症本可

用白通四逆加入尿猪胆汁爲是。因症已危險。故去參草之甘緩。恐其奪薑附之功。加以肉桂之辛。如猛將加以旗鼓。萬軍之中。以奪敵幟。不料時已在嘔。膽汁童便。俱無覓處。病家先以薑附桂三味煎而飲之。欲將胆汁童便明晨再飲。余聞而大駭。卽送字與其父曰。薑附桂陽藥。走而不收。一誤猶可。胆汁童便陰藥。守而不走。再誤不可。一服卽死。明晨速卽將原方照服。或可挽回萬一。明晨果照方服一劑。至午。余又去診之。汗止口渴亦止。面目紅色亦退。脈細如絲而已見。余曰。脈已微續。可無慮矣。卽進四逆加入參人尿再一劑。而病霍然。亦快事也。

吾幼時在孟河天寶堂藥舖。曹煥樹先生之門下習業。其弟魯峯素有咯血症。是年十月。忽起寒熱。頭痛身疼。治以桂枝葛根汗之。寒熱已盡。漸能飲食。停一日。忽然面紅。汗出如珠。神靜脈浮而無力。卽請馬培之先生診之。服藥依然。至晚汗出更甚。莫可爲計。至二更。余看醫宗金鑑。少陰戴陽一條。卽謂煥樹

先生曰。魯舉叔之病。與戴陽相合。急宜引火歸元。煥樹恍然悟曰。此陽脫症也。非溫納不可。因其素苦吐血。最懼陽藥。故畏縮而不敢專用。倘一差失。殺吾弟矣。余曰。陽無陰不斂。當陰陽並顧。與其不治而死。不如含藥而亡。卽以熟地四兩。黨參四兩。黃芪四兩。附子三錢。肉桂三錢。煎汁。加以童便三兩。分三服。先進一服。靜待半時。無所變。再服亦然。三服已盡。汗仍不收。面赤不退。不寐不煩。不脹。後治法已亂。曰。既能受補。而無他變者。恐病重藥輕故也。再濃煎高麗參二兩。服之。又不脹。再以紫河車一具。東洋參二兩。煎濃汁服之。約一時許。汗收。面紅漸退。而安寐。至明日始醒。宛如無恙。

丹陽貢贊溪在琴關豆腐店。始以溫邪。有王姓醫專以牛蒡豆豉柴胡青蒿等。已服十餘劑。陰液已盡。陽氣欲脫。狂躁咬人。神識昏憤。瘰癧皆至。舌黑而縮。牙緊不開。病已陰絕。陽亡。余卽進以復脈法。去蕤桂。加鷄蛋黃大劑。灌之。不料明晨。反目瞪口張。面青肉僵。脈沉而汗出如珠。四肢厥冷。余曰。陰回戰汗。陽

不能支。欲脫矣。不必診脈。先炊鱸炭。急以桂枝龍骨牡蠣救逆法大劑。高麗參三錢。白芍三錢。甘草一錢。龍骨四錢。牡蠣一兩。淮小麥一兩。紅棗三錢。茯神二錢。煎之。先灌以粥湯。含不能嚥。即將藥煎沸灌之。稍能嚥。緩緩盡劑。不料至晡汗收。而遍體灼熱。狂躁昏厥。舌黑津枯。余曰。陽回則陰液又不能支矣。仍進復脈去薑桂法。生地一兩。阿膠三錢。麥冬五錢。白芍三錢。炙草一錢。麻仁四錢。鷄蛋黃二枚。服後至明晨。依然汗冷肢厥。脈伏。目瞪口張。不言語。余曰。陰回則陽氣又欲脫矣。仍服前方桂枝救逆湯。至晡依然。舌黑短縮。脈數灼熱。仍用復脈去薑桂法。如是者三日。症勢方定。此症陰脫救陰。陽脫救陽。服藥早溫暮涼。若護陰和陽並用。亦屬難救。故不得不分治也。後服甘涼養胃二十餘劑而愈。

同道徐賓之金陵人。住常熟西門。始而寒熱。繼則下痢紅白。三四日。後重不爽。小便少而澀。自服藥數劑不效。邀余治之。舌面白。舌心舌邊俱剝而紅燥。脈來滯而不揚。進以胃苓湯意。理氣而洩溼熱。一劑。溲澀後重俱爽。紅積止而

見薄糞。猝然遍體汗出如珠。自寅至酉。而起坐言語飲食。一如平人。惟大便溏薄。日瀉二三次。並不後重。自戌至寅。四時中煩躁汗多。額與指尖均冷。撮空囁語。喜怒之狀不一。或以爲祟。余曰。此乃陽脫之症。躁而不煩。是陽氣虛竭。卽以附子理中合桂枝加龍骨牡蠣法。急守中陽以固表陽。人參三錢。於朮四錢。附子一錢。白芍一錢。桂枝二錢。龍骨三錢。牡蠣一兩。炙草一錢。乾薑一錢。紅棗五枚。服之。入夜仍拈衣摸床。囁語汗出。明日原方再加重三成。加五味子五分。一服後。汗收神清。陽回痢止。飲食漸進。停服六七日。後服亂方。黃芩三錢。白芍三錢。服兩劑。仍煩躁不休。冷汗淋漓。大便水瀉。遍體如冰。再服扶陽固表。已無救矣。噫。生死雖曰天命。豈非人事。醫究有理可評。黃芩苦寒。白芍泄脾。旣自爲醫。反服亂方。其死宜哉。

斑疹

常熟大河鎮道士王少堂。六月初偕妻回里。十四日起寒熱。徧體紅疹滿

布周姓醫進以辛涼解肌之方。服後病增。至十七病更劇。其岳母邀余診之。脈極細而微。重按至骨。微見數象。神識頗清。遍體乾燥。身無點汗。舌絳無津。而又不渴。言語輕微。躁不能寐。紅斑密布。無空隙之處。余思此乃正虛邪陷之陰斑也。余曰。初十晚到家。逐日所作何事。試一一述之。曰。十一至十三做法事。十四日懺事畢。結帳後。當夜即熱。余曰。再去問之。初十有房事否。答言有之。初十日酷暑。坐船數十里。外風襲表。暑熱偏蒸。至夜慾後。氣脈皆虛。熱邪即乘虛內伏。加之十一至十三。身為法官。終日厚衣。汗出不止。汗多則外陽已虛。津液亦涸。腠理空豁。又高叫勅令。中氣亦虛。熱邪易入。故見寒熱。又被寒涼之藥。遏其陽氣。故內熱雖甚。無陽氣蒸動。無津液化汗出表。若再服寒涼。表陽愈虛。熱陷更深。陰斑無疑矣。用仲景桂枝湯。加乾薑人參。重用甘草。服後。再飲以米湯。余思汗多則陽弱陰傷。以桂枝湯和其表。以乾薑合桂枝。護其中陽。假甘草之多甘。合米飲之穀氣。甘淡以助其胃津。得乾薑之熱。蒸動其胃津以上升。又賴桂枝

之力推之出表。若得汗出。則中陽動而表陽和。內伏之邪。亦可由外表而發。待其煩躁狂叫。或奔走越垣。方爲佳兆。切不可與以涼藥。恐火鬱不能外達也。如服此藥後。仍然不變。則難治矣。服藥後。明午果然神識漸狂。聲高而起坐不安。渴已能飲。病家驚惶。飲以蔗漿一碗。依舊靜臥。聲微脈細。至二鼓。余至其家。問之曰。今午漸狂。聲高渴飲。不料服蔗汁後。依然如故。余曰。正欲其陰症轉陽。由裏出表。陽回而煩。方爲佳兆。又爲寒涼所遏。事屬周折。仍從原方。加臺參鬚服之。明午又見煩躁能飲。以溫水飲之。汗出脈起矣。再進以甘涼之品。生胃陰而洩熱助汗。託之外出。汗透而神靜安寐。脈亦轉和緩。能思飲食。余曰。汗後肌潤。脈和思食。正能勝邪。病有轉機矣。陽回以養陰爲要。進以生脈法。加甘涼鹹寒之品。數劑而痊。

■ 厥症

常熟星橋石姓媪。晨食油條一支。麻糰一枚。猝然腕中絞痛如刀刺。肢厥

脈伏。汗冷神昏。余診之曰。食阻賁門。不得入胃。陰陽之氣阻隔不通。清陽不能上升。濁陰不能下降。故揮霍撩亂。窒塞於中。宜用吐法。以通其陽。生萊菔子三錢。藜蘆一錢。橘紅一錢。炒鹽五分。煎之。飲後以雞羽探喉吐之。再以炒鹽湯飲之。吐二三次。痛止肢溫。厥回汗收。惟噦心一夜。乾嘔不已。余曰。多噦。胃氣上逆。不能下降。以烏梅丸三錢煎化服之。卽平。後服橘半六君子三四劑而愈。夫初食之厥。以吐爲近路。其陽可通。若以枳實檳榔等消食攻下。其氣更秘。危矣。

常熟大東門陶姓。嫗。暮年傷子。肝氣久鬱。又因有一人抵賴。其子賒出之。賬兩相執持。陶姓嫗猝然跌倒。氣息全無。急邀余診。脈來沉伏。目上反。口鼻之間。呼吸氣息全無。手足厥冷。其勢已危。余曰。此乃肝鬱氣秘。痰阻靈竅。藥不得入。惟用至寶丹蘇合香丸各一粒。用竹瀝薑汁葛蒲汁藜蘆煎汁一杯。將諸汁和入灌之。以雞羽三四支探喉。吐出白膩痰甚多。氣息稍通。片刻後。又氣息全無。再灌再探再吐。如是五七次。痰雖多而氣仍不轉。余疲甚。直至五更。氣漸轉。

而能呼吸。天明已能言語。咽痛三四日。調理而愈。余思木鬱則達之。吐即達之之意也。知此症不用吐法去其痰。通其陽。而能救者。吾不信也。又有百歲坊朱姓。因口角動怒。猝然昏厥。不語。脈伏肢冷。呼吸不通。余即用炒鹽湯。用雞羽探吐。一哭即醒。醒則大哭不止。此鬱極則發之也。如天地鬱極。則雷霆奮發之義。余見肝厥食厥氣厥等症。惟有吐爲最速耳。所以吐之一法。不可棄而不用也。

吐血

常熟大東門外。吾友謝蔭庭。辛卯六月間。忽大吐血。每日約有碗餘。半月不止。某醫進以犀角地黃湯。加羚羊角川斛生地山梔大涼之劑。罔效。半月以來。已有氣隨血脫之狀。飲以井水亦不止。是夕三鼓。邀余診之。脈來沉細。目瞑聲低。言語輕微。肢冷汗冷。面紅煩躁。欲寐不能寐。余曰事急矣。氣隨血脫。陽隨陰脫。速宜引陽入陰。引氣納脫。先將陳酒十斤。煮熱浸其兩足。兩時許。再以生

附子錢半。元寸五厘。草薺子肉七粒。搗如泥。貼左足心湧泉穴。立方以中生地一兩。元參四錢。麥冬四錢。蒲黃炭二錢。阿膠四錢。生龜版一兩。石斛六錢。生牡蠣一兩。生石決一兩。懷牛膝二錢。茜草炭二錢。煎好。再以鮮柏葉鮮荷葉搗爛絞汁。入童便一茶杯。或秋石一錢。化水同沖。一氣盡服之。血卽止。後服沙參麥冬梨藕石斛甘涼養胃數劑而愈。其友問余曰。前醫進犀角羚羊角生地石斛等。可謂寒矣。何以半月不能止其血。今方服之卽止。何也。余曰。實火官涼。虛火宜補。此乃肝陽挾龍雷之火上騰。况吐血已多。陽隨陰脫。下焦之陽。不安其位。方書云。在上者當導之使下。陳酒附子是也。鹹可下引。介可潛陽。童便阿膠龜版牡蠣石決是也。甘涼泄熱存陰。生地麥冬元參石斛是也。清血絡。引血歸經。而止血。鮮柏葉荷葉汁是也。若專服寒涼。是沸油中澆水。激之使怒。豈能望其潛降乎。

■ 熱極似寒

夫熱極似寒之症。最難辨別。余診同鄉趙惠甫先生之孫卓士。是年九月。間忽起嘔瀉。邀余診之。進以芳香理氣。淡以分泄。至明日舌苔白而轉紅。脈滯而轉滑。嘔吐已止。再進以辛涼甘淡。存陰泄瀉。至黃昏忽然發狂。持刀殺人。至明日。闔家無策。余曰。熱透於外。非瀉不可。卽進以三黃石膏法。黃連三錢。黃芩五錢。黃柏三錢。大黃二兩。石膏二兩。梔子五錢。淡豆豉五錢。煎濃汁兩大碗。余曰。多備而少飲。緩緩作數次服之。服一杯。卽瀉稀糞。又服一盃。又瀉稀糞。連服四盃。連瀉四次。神識稍倦。狂躁略減。藥已盡過半矣。扶之使睡。囑語不休。如癡如狂。卽進以存陰清熱之劑。生牡蠣四兩。元參二兩。麥冬二兩。細生地二兩。金石斛二兩。鮮竹心一兩。石膏二兩。竹瀝二兩。鮮沙參四兩。大劑灌之。卽能安寐。明日醒。仍囑語。神識或渾或清。後每日服竹葉石膏湯一劑。西洋參錢半。麥冬五錢。石膏一兩。鮮竹葉四錢。薑半夏錢半。生甘草一錢。知母三錢。粳米二兩。此方共服二十餘劑。而神氣亦清。囑語亦止。此症共服石膏二十餘兩而愈。

熱深厥深

常熱大東門龐家弄顏姓。因失業後。室如懸磬。有病不能服藥。延六七日。邀余診之。脈沉如無。四肢厥冷。無汗。神識昏蒙。嘔語撮空。遍體如冰。惟舌底絳而焦黑。乾燥無津。余曰。此乃熱深厥深。陽極似陰。熱極似寒也。當時即進以銀花露一斤。再進以大劑白虎湯。加犀角生地。人中黃煎好。調服至寶丹紫雪丹。罔效。明日再飲以銀花露二斤。仍服原方。犀角八分。生地一兩。石膏八錢。知母二錢。生草一錢。人中黃二錢。粳米湯代水。調至寶丹一粒。紫雪丹五分。服兩劑。如故。余思既是熱深厥深。有此兩劑。亦當厥回。如果看錯。寒厥服此兩劑。無有不死。何以不變不動。正令人不解。至明日復診。神識已清。肢體皆溫。汗出淋漓。問其母曰。昨日服何藥。曰。昨日服黃芩。天所積冷水五大碗。即時汗出。厥回。神清疹透。余曰。何以能知服涼水。可以回厥。其母曰。昔時先伯爲醫。每晚談及是年熱症大行。服白虎湯石斛鮮生地等。往往不效。甚至服雪水方解。吾見先生

服以銀花露三斤。大劑涼藥二劑。如果不對。宜卽死。今無變動者。必係病重藥輕。吾故斗膽以黃霉水飲之。諒可無虞。誰知竟卽時轉機。噫。余給藥資數千。不若其母黃霉水數碗也。

□ 虛痞

常熟大步道巷余姓。年五十餘。素嗜洋煙。時正酷暑。忽嘔瀉交作。邀余診之。進以胃苓湯。加藿香半夏。明日嘔瀉均止。脈靜身涼。毫無所苦。惟神倦好寐。脘中堅硬。按之作痛。拒按。病家以爲病愈。余曰。病入陰藏。微見乾嘔。卽進大劑附子理中湯。加生薑之法。黨參五錢。白朮二兩。乾薑一錢。附子八分。炙草五分。薑汁沖服一劑。覺脘中稍舒。再服一劑。而嘔亦止。脘中已舒。吾友問曰。脘中拒按。何以反進參朮。實所未解。余曰。吸烟之人。素體本弱。又經大吐大瀉。斷無食滯內停。其脘中堅硬者。乃中虛濁陰蟠踞。虛痞於上也。雀亂之後。太陰必虛。法用理中。吐者加生薑。腹滿加附子。腹痛加人參。故輕用朮。而加附子。人參生薑。

俾陽氣充足。濁陰自散。噦可止。而痰滿自除。斷無大吐大瀉之後。而有實結胸者。

□ 結 胸

秦興太平洲王姓婦。始而發熱不甚。脈來浮數。舌苔薄白。因其初熱。投以二陳蘇葉等。其舌卽紅而燥。改投川貝桑葉等。其舌又白。吾師藺泉。見其舌質易變。曰。此症大有變端。使其另請高明。王姓以爲病無所苦。起居如常。諒無大患。後延一屠姓醫診之。以爲氣血兩虛。卽服補中益氣兩三劑。愈服愈危。至六七劑。卽奄奄一息。脈伏氣絕。時正酷暑。已備入木。吾師曰。王氏與吾世交。何忍袖手。卽往視之。見病人仰臥正寢。梳頭換衣。備入木矣。吾師偕余細看。面不變色。目睛上反。唇色尙紅。其形似未至死。後將薄紙一張。蓋其口鼻。又不見鼓動。氣息已絕。按脈亦絕。吾師左右躊躇曰。未有面色不變。手足尙溫而死者。後再接其足上太衝太髻。其脈尙存。曰。未有見足脈尙存。而手脈已絕者。必另有別

情。卽將其衣解開。按其腕中。石硬而板。重力按之。見病人肩間皮肉微動。似有痛苦之狀。吾師曰。得矣。此乃大結胸症也。非水非痰。是補藥與熱邪搏結而成。醫書所未載也。卽書大黃一兩。厚朴三錢。枳實三錢。萊菔子一兩。芒硝三錢。瓜蒌皮一兩。先煎枳朴萊菔。後納大黃。濾汁。再納芒硝。濾清。將病人牙關撬開。用竹箸兩隻。種入齒中。將藥汁漸漸灌入。自午至戌。方能盡劑。至四更時。病人已有氣息。至天明。稍能言語。忽覺腹中大痛。吾師曰。病至少腹矣。當服原方。再半劑。腹大痛不堪。下燥矢三十餘枚。而痛卽止。後調以甘涼養胃而起。

■ 黃 疸

陰陽黃疸。雖云難分。然細心辨之。最易分別。陰黃色淡黃而泛青。脈細肢倦。口淡舌白。小溲雖黃。而色不甚赤。陽黃如橘子色。脈實身重。舌底稍絳。苔膩黃厚。面黃洩赤。雖諸疸皆從溼熱始。久則皆變爲寒溼。陰寒亦熱去溼存。陽微之症也。惟女勞疸治法看。法俱異耳。又有肝氣鬱。則脾土受制。肝火與脾溼爲

熱爲疽。又非茵陳蒿附梔子大黃可治。此又在調理法中矣。余同窗鄒端生患黃疽日久。孟河諸前輩始從溼熱治之。進以黃柏茵陳四苓之類。不效。余適有事至孟河診之。脈細色淡黃而青。舌白口淡。進以茵附茵陳五苓合香燥之品。數劑而愈。此余未習醫之時也。後有茶室夥黃疽三年。亦以前法服三十劑而愈。有肝鬱黃疽。忽然嘔吐發熱。遍體痠痛。熱退則面目俱黃。此宜從疏肝理氣。利溼健脾自愈。又不可用溫熱也。又有脾虛氣弱。面目淡黃。用參苓白朮等服十餘劑自愈。

便血

常熟旱北門李姓婦。始以洩瀉鮮紅血。顯姓醫進以白頭翁湯。服後洞瀉不止。純血無度。邀余診之。脈沉欲絕。冷汗淋漓。舌灰潤。色如煙煤。肢冷畏熱。欲飲不能飲。言語或蒙或清。余曰。下痢純血。讓白頭翁湯。亦未嘗不是。然厥陰下痢純血。身必發熱。太陰溼聚下痢純血。身必發寒。太陰爲至陰。溼土非溫燥不

宜兼之淡以滲溼爲是。擬胃苓湯。加查炭炒黑乾薑一劑。尙未回陽。而神識稍清。再進白朮二錢。豬苓二錢。赤苓二錢。炒薏仁四錢。查炭三錢。澤瀉二錢。桂枝一錢。炮薑五分。藿香一錢。蔻仁五分。荷葉蒂三枚。薑棗服之。洩瀉已止。痢血亦停。漸漸肢溫汗收。神識亦清。後將原方更改。服二三劑而愈。

便結

太倉沙頭鎮陳厚卿。爲人儉樸篤實。足不出戶。身體肥胖。是年秋。覺神疲肢倦。胃納漸減。平昔可食飯三碗。遂然減至碗許。延醫治之。進以胃苓湯。平胃散。香砂枳朮之類。後邀支塘邵聿修先生。以爲胸痺。進薤白瓜蒌等。不效。後又延直塘任雨人先生。進以參苓白朮等。亦無效。四十餘日。未得更衣。二十餘日未食。脈見歇止。雨人曰。病久脈見結代。五日內當危。舉家驚惶。吾友胡少田。卽厚卿妹丈也。邀余去診之。余見病人毫無所苦。惟脈三息一止。四息一止。而不食不便。余曰。人之欲死。其身中陽氣。必有一條去路。或氣促大汗。或下痢不休。

或神昏陷塌。今病人一無所苦。五日之危。余實不解。便之結燥。以鄙見論之。係服燥藥。淡滲之品太多。腸胃枯澇。二十餘日未食。四十餘日未便。無穀氣。以生血脈。血脈乾澇。不能流利。故脈見代結也。未必竟爲死症。余立一方。以附子理中。合建中法。通陽布陰。滑利腸胃。黨參五錢。於朮四錢。炙草一錢。干薑八分。附子四分。桂枝五分。當歸四錢。白芍三錢。淡菴蓉五錢。枸杞子四錢。飴糖五錢。紅棗五枚。鹿角霜五錢。傍人見方。譁然曰。此方非食三碗飯者。不能服此藥。且四十餘日未大便。火氣熱結。再服桂薑附。是益其燥也。余曰。因其不能食。自然要服補藥。因其不得大便。自然要服熱藥。如能食飯。本不要服補藥。能大便。本不要服熱藥。藥所以治病也。豈有能食能便之人。而妄服藥者乎。人皆以余爲妄言。余曰。余在此。候其服藥。如有差失。自任其咎。與他人何涉。衆始不言。照方服後。稍能食稀粥。傍人曰。昨日之方太險。宜略改輕。余諾之。將原方桂枝易肉桂。鹿角霜易毛角片。黨參換老山高麗參。衆人閱方曰。不但不改輕。且反改重。七言

八語。余甚厭之。曰延醫治病。其權在醫。傍人何得多言掣肘。又服兩劑。再送半硫丸二錢。已覺腹痛。大便稀水淋漓。三日夜。共下礪硬燥屎四十餘節。每節二三寸。以參附湯助之。大便之後。服歸脾湯而愈。

常熟西門虹橋葉姓婦。正月間血崩。經蔡潤甫先生服以參芪等補劑。血崩止。余於二月間到琴。邀余診之。胸腹不舒。胃呆納減。余以異功散加香砂香附等進之。胸膈已舒。胃氣亦甦。飲食如常矣。有四十餘日未得更衣。是日肛中猝然大痛如刀刺。三日呼號不絕。精神困頓。有某醫生謂生臟毒肛癰之類。恐大腸內潰。後邀余診。余曰。燥屎下迫。肛小而不得出。卽進枸杞子菴蓉當歸麻仁柏子仁黨參陳酒白蜜之類大劑飲之。明晨出燥屎三枚。痛勢稍減。後兩日肛中大痛。汗冷肢厥。勢更危險。他醫以爲肛中潰裂。余曰。如果肛中潰裂。何以不下膿血。經曰清陽出上竅。濁陰出下竅。此乃清氣與濁氣團聚於下。直腸填實。燥屎迫於肛門。不得出也。當升其清氣。使清陽之氣上升。則腸中之氣可以

展舒。而津液可以下布。蜜煎胆汁雖潤。亦不能使上焦津液。布於下焦。進以大劑補中益氣湯。加菴蓉杞子。煎濃汁兩碗服之。又下巨糞如臂。並燥屎甚多。肛中痛已霍然。後服參苓白朮散十餘劑而愈。

■ 癥 秘

常熟大河鎮李姓婦。孀居有年。年四十餘。素體豐肥。前爲爭產事。以致成訟。鬱怒傷肝。後卽少腹膨脹。左側更甚。小便三日不通。某醫進以五苓導赤等法。俱無效。就余寓診。余曰。此乃肝氣鬱結。氣滯不化。厥陰之脈。繞於陰器。繫於廷孔。專於利水無益。疏肝理氣。自然可通。立方用川棟子三錢。青皮二錢。廣木香五分。香附二錢。鬱金二錢。橘皮錢半。官桂五分。葱管三尺。濃汁送下。通關丸三錢。一劑卽通。明日來寓。更方而去。

常熟西鄉大市橋宗福湖。小便不通。廷醫治之。不外五苓導赤通草滑石之類。無效。已十三日。未能小便。少腹高硬作痛。汗出氣促。少腹按之石硬。余進

通關法。加地黃。重用肉桂。一劑而通。洩仍未暢。少腹兩傍仍硬。臍下中間三指關已軟。余曰。此陽氣未得運化也。進以濟生腎氣湯大劑。少腹以葱薑水薰洗。三日洩暢如前。

遺精

老吳市陸少雲。遺精三四日一次。已有三年。養陰固攝俱罔效。余診之。脈細肢倦。神疲形寒。曰。初起之遺。在相火不靜。日久之遺。在氣虛不固。而龍骨牡蠣之固攝。但能固其精。未能固其氣。治其病。當固其氣於無形之中。進以萸菜子二錢。杞子二錢。兔絲子三錢。黨參三錢。於朮二錢。鹿角霜五錢。桑螵蛸三錢。黃芪三錢。仙靈脾錢半。巴戟肉二錢。炙草一錢。紅棗五枚。煨薑兩片。服三劑。覺身體輕健。四肢漸溫。胃氣亦旺。服至十劑。則遺精已止矣。

胎產

常熟寺前街李吉甫先生夫人。妊娠七月。痢下紅白。他醫治以利溼清熱。

分消痢更甚。腸滑後重。一日夜百餘。斐菊村前輩診之。意欲治以補中益氣湯。恐升提胎元。欲用溫補。又恐胎前忌熱。左右躊躇。邀余合診。脈滑列而少力。腹中氣機滯滯已通。舌絳滑無苔。頭眩耳鳴。虛熱。余曰。治病不在胎前產後。有病則病當之。內經云。陷者舉之。當用升提。脫者固之。當用酸澀。若再用通套利濕之方。恐胎元滑脫矣。擬補中益氣法。重用參朮。輕用升柴。再以木瓜肉果煨薑。升提溫澀。服數劑。略稀。余曰。滑脫太甚。非堵截之治不可。卽以參附湯調赤石脂末。仍服前方。見其舌紅漸轉白。舌燥轉潤。余曰。清湯已經上升。而能布津於上矣。痢勢漸減。再以五味子木瓜乾薑等研末。和赤石脂飯糊爲丸。每日用附子一錢。高麗參三錢。煎汁送丸四錢。服藥三十餘劑。每日痢下仍有十餘次。胃氣亦甦。分娩時。母子俱全。然痢尙有六七次。再服異功參苓白朮等收功。

常熟長田岸某姓婦。妊娠四月。小洩點滴不通。某婦科進以鮮生地龍膽草青麟丸等寒涼之品。小洩秘之更甚。已有三日。余診其脈。沉細而澀。少腹脹

痛。余曰此胞阻也。被寒涼凝滯膀胱。無陽不能化氣而出。卽將葱二斤煎水熨洗少腹。略能小便。卽進五苓散。桂枝一錢。猪苓赤苓各二錢。澤瀉二錢。白朮二錢。研粗末煎湯濾清飲之。仍不能通暢。而少腹痛勢稍減。將前方去桂枝易肉桂一錢。服法依前。服後而小便大暢而愈。

常熟花園浜王姓婦。妊娠九月。胞漿水已破之後。腸痛漿水滴盡。小溲不通。已有三日。少腹不動。穩婆謂胎死腹中。或欲試手法。或欲下死胎方。邀余診之。見產婦神情恬淡。並無所苦。唇舌均紅。使穩婆按其少腹。溫而不寒。脈來流利。軟而無力。診畢。穩婆問腹中小兒能保全否。余曰腹中小兒。酣睡未醒。穩婆曰何以不動。余曰因睡而未醒。故不動也。主人曰腹痛三日。小便不通。小孩不動。恐胎已死矣。請先生一斷之。余曰此名胎壓膀胱。此方書所不載。必定是負重。或跌仆而損胎元。又因坐蓐太早。氣掙於下。胞壓膀胱。小溲不能出。溲阻而脹。兼之胎元下墜。兩相擠軋。不能轉動。如果子死。當唇紅舌黑。少腹作冷。按脈

未離經。未至臨產之時。胎元斷斷不死。卽問產婦。曾否有負重跌仆之事。婦曰。三日。前因有安息香兩支在地。俯之不能拾。乃跪而拾之。起時。胞漿已破。余曰。胞壓膀胱無疑矣。可先將燈草刺鼻中。令產婦噴嚏。嚏則肺氣開。上竅通。則下竅泄。而小便可通。再吸洋煙三筒。將其胎提起。以免捺軋子門。小便通後。可讓出地面。使小兒可以轉身。臨盆卽不難矣。問服何藥。余曰。不須服藥。主人曰。可服催生藥否。余乃進以胃苓湯。加蘇梗。利水行氣而已。噴嚏之後。吸洋煙三筒。果小便通暢。藥將沾唇。小兒已下矣。

常熟大東門外萬興祥茶葉舖執事胡少由先生之妻。素未生育。至二十九歲。始有娠。懷孕七月。始則咳嗽。繼則下痢。初則不以爲意。臨產頗難。產下未育。心中悒鬱。肝木乘脾。咳嗽下痢更甚。邀余診之。余曰。雖云新產。年近四旬。氣血本弱。况產前咳嗽。本屬土不生金。子反盜母氣。脾胃反虛。清氣下陷。轉而爲痢。咳痢已有三月。又兼新產。名曰重虛。若多服益母草等味。再破血傷陰。內經

所謂損其不足。且有無虛虛無盛盛之戒。余進以十全大補湯。去桂枝。加枸杞。兔絲。杜仲。飴餈等味。衆曰。產後忌補。斷斷不可。余曰。放心服之。如有差失。余任其咎。服後當夜咳痢均減。明日再進。其姑曰。產後補劑。勝於鳩毒。必致殞命。余謂少田曰。既令堂不信。君可另請婦科開方。暗中仍服補劑。免得婦女多言。使產婦吃驚。同道董明剛曰。此計甚善。余卽回城。託明剛依計而行。余回寓。使人贈少田人參二枝。曰。不服人參。下焦之氣。不能固攝。少田卽煎人參與服。其母知之。執持不可。後將達生。編與衆人閱看。產後並不忌補。其母始信。服後安然無恙。後再服數劑。咳痢均愈。

昭文幕友張彼洲之妻。生產正在酷暑。新產兩朝。猝然神昏顛倒。言語錯亂。余診之。見喘息氣粗。脈洪數極大。汗出如珠。口渴煩躁。余曰。此乃熱中於裏。逼陰外出而大汗。仲景白虎症也。卽將簾置地上。令產婦臥於地。用盆置井水於傍。使其安臥片時。神識漸清。氣亦漸平。脈亦稍靜。卽擬仲景白虎合竹皮竹

葉之。意。進以石膏竹茹竹葉知母白薇鮮石斛益元散綠豆衣丹皮花粉薄荷葉西瓜翠衣甘蔗汁大隊甘寒之品服後至嘔。神清熱減。仍令其移臥於牀。進以稀粥。仍以甘涼之劑調理而愈。

辛卯冬。余至五渠夏宅診脈。回至舟中。有陸二官。余之僕也。其妻追至舟中。云家中姪媳病重。欲邀余診。余因有別事。不能逗留。陸二夫婦匆匆回家。余亦反掉。已去里許。余在舟中。村之。看陸二夫婦驚惶失色。必病勢危急。若袖手不救。於心何忍。即停舟步行至其家。見其家中聚集多人。病人勢已臨危。余即問其病情。因孀胎難產。去血過多。氣脫矣。余即診其脈已絕。目瞪直視。牙關緊閉。用火刀撬之。舌縮色白。面色如紙。肢體俱冷。余即將艾葉灸其小足指外兩炷。稍能伸縮。余曰。未必竟死。此乃氣隨血脫也。若不急救。三四時氣必絕矣。用黃芪四兩。當歸二兩。煨牡蠣四兩。炒棗仁三兩。煨龍骨一兩。炙甘草三錢。炒淮麥三錢。紅棗三兩。炒白芍六錢。桂枝錢半。桂圓肉二兩。茯神二兩。黨參四兩。給

其藥資一元。將大罐煎沸。以氣蒸其鼻。頻頻灌之。再添水煎。再蒸再灌。共服十餘碗。肢體漸漸轉熱。至四更始醒。

常熟塔前高姓婦。十一月二十九日生產。至十二月朔。下血甚多。諸王姓醫治之。進以當歸杏仁冬瓜子等。又方加以肉桂。初五邀余診之。脈芤而無力。面色皸白。唇舌俱白。毫無華色。神氣疲乏已極。口唇掣動。余診之曰。此氣隨血脫。血虛則內風煽動。宜遼血脫先固氣之法。非大補不可。立方黨參一兩。黃芪一兩。枸杞一兩。當歸三錢。白芍二錢。桂枝五分。炙草六分。龍骨三錢。棗仁五錢。茯神三錢。紅棗十枚。桂圓肉十粒。服後神氣略清。精神漸振。照方減半。又服二劑。惟小便自遺。大便不更。此係神氣不固。血液虧損。津液不能敷布大腸。又改方淡菴蓉三錢。杜仲三錢。杞子五錢。潼沙苑三錢。白芍二錢。兔絲子三錢。蒲黃炒阿膠二錢。紅棗五枚。桂圓肉六枚。服後小便遺止。大便已通。後服和營理氣。調養肝腎而痊。俗云產後忌補。不可執一而論也。

徐漢泉妻新產後。小洩瀉少而艱難。邀數醫治之。俱罔效。後請江陰周姓醫。進以五苓加通草瞿麥之類。服後小洩頻數而極少。一夜數十行。出如箭速。而子門如烙。熱痛非常。發熱口渴煩躁。病勢甚危。邀余診之。余曰。仲景云。產後小洩少者。無血也。若以淡滲苦洩。更傷其陰液。則小便更少。而熱更甚。急養其陰。自然洩長而虛陽亦潛。進復脈增液合導赤湯法。生地一兩。麥冬五錢。玄參四錢。阿膠三錢。天冬二錢。石斛五錢。生草梢一錢。生牡蠣一兩。生龜版一兩。西洋參二錢。煎濃汁飲之。小洩漸止。煩躁發熱漸安。服三劑。熱痛已平。小洩清長。後服甘涼鹹寒十餘劑而愈。

吳東陽醫話精華

吳東陽（達）江陰人攻醫宗法昌邑黃氏宗
黃氏者每流於溫燥彼獨師其意而不泥其跡
晚年行道滬上著有醫學求是初二集

吳東賜醫話目次

前陰	瘡疾	痰濁	欬血	瀉痢	嘔吐	霍亂	溫熱	暑	中風	傷寒
.....
四一	三九	三八	三三	二九	二七	一九	一六	八	六	一

日本雜名古屋立醫撰

上海秦伯未校

難經註疏

▶註釋詳明議論透徹◀

●本善一策中經難為●

折六角六價定

行發局書醫中海上

吳東陽醫話精華

上海秦伯未編纂

普甯方公溥參校

傷寒

壬午仲冬十一日晚。顧容齋先生邀診。令姪倩張君書常見之恙。診脈數疾異常。右寸關更甚。發熱無汗。喘急氣粗。咽喉閉塞。右耳鮮紅。口唇紅腫而罩黑如漆。痰中帶血。閉吐純紅。日瀉四五次。糞水直噴。小便短赤。證情危險異常。容翁謂予曰。喉證有藥水可保。內病如此沈重。須設法救之。予細究病情。隨卽立方用青萍以開汗孔。佐薄荷泄頭面之火。用青蒿前胡和解少陽甲木之火。丹皮清風逐瘀。疏泄厥陰乙木之火。佐側柏葉涼降。并助肺金收斂之權。淡芩清其犯肺之火。生草瀉火生津。元參清胃熱。滑石理三焦下陷之火。而利膀胱。川貝杏仁以利肺氣。雲苓以和脾土。投劑後詰朝往診。汗出熱退。喘急亦平耳。

紅者白矣。舌上現細碎濕黑之苔。邪已外達矣。午前容翁來告以證象悉平。平刻又至。因見病人熟睡。以爲可慮。至晚復診。病人云。睡醒後覺身體舒暢。蓋營衛不和。久已不能熟寐也。十三日早晚兩診。十四日晚診。知前方未服。因胃醒思食。喜進濁滯之品。證情反覆。仍見發熱氣粗。用法施治。十五日早診。卽平。自此連日皆用疏肝清肺養胃降濁之藥。紅痰已淨。二便如常。已能飽啖。至二十日。先余遠迎之費君至矣。廿二日邀予同診。閱費君第一方。與予相似。惟病人多飲藥水。項下日漸腫起。費君以爲火退氣和。可以不成外症。予觀其食飲無礙。按之則痛。乃火毒已結於皮裏膜外。決其非潰膿不愈也。月杪費君去。仍服予方。至初三日。余按其腫處。痛甚而頂軟。知已成膿。隨書代刀散與之。病家以予決其有膿。另延外科。貼以膏藥。以爲三日可潰。豈意藥上不及三時。而潰出之膿碗許。余隨用排膿補託之品。進之敷貼之藥。外科任之。予惟調其氣血。得奏全功。是證也。初起因外感風寒。內傷飲食。及延予治。已逾兩候。閱前服之方。

均未用發表驅濁之法。蓋泥於夾陰之俗說耳。豈知初病會見頭痛項強。却是傷寒初犯太陽之證。因其體表實陽旺。溫燥發散。不能容受。平素又飲食豐腴。內有油膩煎炒之氣。薰灼肺胃。外邪最易傳至少陽。少陽火尅其肺金。則喉病矣。未經發表。則風寒裹束於外而逼營血。血鬱則發熱而向內焚。再進呆滯之藥。窒其腸胃。臟腑鬱極。內火又向外逼。內外相并。致少陽之火。勢如燎原。少陽乃半表半裏之經。經氣行人身之側。耳屬少陽。病人右耳鮮紅。乃少陽鬱火上飛。不得右降。此其明徵也。若外不達表而開皮毛。內不和解而清鬱火。漸至精液枯涸。其證不堪設想矣。予立方時。將每味藥性註明。并釋所以對證之義。至浮萍尤爲濕地醫方罕見。每有疑畏不敢服者。不知浮萍浮於水面。其性輕清。易開汗孔。內火既鬱。而欲求其汗解。非此不能爲功。倘以風燥辛溫之藥。欲發其汗。非特汗不能出。先助鬱火之威。故予已屢言之。而於此更明辨以釋羣疑。所喜者容翁信予之深。毫無疑議。乃能收此全功。故樂得而誌之。嗣書常見知

余有求是集之刊，并深賴其贊助云。

是月念一日，蘇友吳調梅兄，邀診其鄰右周姓之恙。年甫成童，病已旬日。其證象與上案張君之恙略同，惟咽喉不腫，且煩躁而時尙惡寒。蓋張君乃傷寒失表，火鬱少陽，此則病入少陽陽明，而太陽之證，猶未罷也。余於表藥，亦用浮萍。越日，晤調梅兄云：余方已將煎服，適病家有至戚某過之，見方有浮萍，堅執以爲不可。另醫用珠粉、犀角等味，服後熱已輕減，余笑而頷之，不與辯也。越數日，再晤調翁云：已告斃矣。相與悼惜者久之。夫浮萍，其性輕清，利於發表，凡內火既鬱，外衛未解之證，投之無乎不宜。余已屢言及之，毋庸贅述。特觀世俗之醫，於荊防羌獨豆卷桂枝等，則肆意用之，以爲發表，迨溫燥既投，內火益熾，則又用寒涼以遏之，以至病變莫測。乃用者並不細審病因，見者亦毫不爲怪。獨於浮萍則畏之，以爲同於麻黃，是誠不可解矣。觀於此，而知余治張君之恙，第一方卽重用浮萍，時則滿座親朋，罔不欲鄭重出之，而卒無有梗其議者，固

由於信予之深。而其時病勢甚亟。當許助賑。及各善願數千金。活人卽以活己。理有固然。特假余手以挽之耳。

立春後五日。有寶邑人在滬寓患病。診得脉緊無汗。惡寒發熱。舌有薄白滿佈之苔。唇燥口渴。不欲飲水。咳嗽有痰。投以二陳湯。加薄荷青蒿浮萍元參杏仁姜棗。汗解而愈。余見症象。實係傷寒。無奈已交春令。木氣正在發泄之時。唇燥口渴之象互見。又值歲氣。春寒逼人。外寒束縛。而內火必鬱。鬱則木火更熾。斷不能拘於傷寒成法。用麻桂之方。然拘於春溫治法。而以養陰忌汗爲治。又非不宜。大凡感症。所見寒熱燥濕之象。非特四時不同。人有各異。卽歷年所見。亦屬變現無常。惟有熟讀傷寒金匱溫熱諸書。深明其理。再驗天時有不止之氣。人事有不謹之時。按經應變。立方施治。乃有捷效。若胸有成見。藥病相左。每至輕者重。而重者敗矣。余因今春所治溫病。渴不喜飲。而發熱畏寒者恆多。用法旣當。因時致宜。又必細察症象。特書一案。以明天時人病之不可執一也。

中風

三月下旬徐萍波先生至寓請診謝松庭萱堂之恙。年近六旬忽患中風。因惱怒傷肝而厥。厥後左半身偏廢不能轉側。口眼歪邪。神識模糊。已服時醫一方。方案云謹防再厥。舉室惶然。余診其脈。右三部滑大。左脈雖小。尙覺流利。驗其神色。體質堅強。兼夾痰濕。且有外感。決爲可治。人皆危之。余用溫膽湯加薄荷苡仁澤瀉滑石青蒿淡芩前胡等。和中而理少陽。蓋少陽爲中氣之樞紐也。服後外邪透達。發熱無汗。余將前方去澤瀉枳殼。加元參丹皮浮萍。囑其服後取粥飲助汗。翌日汗出衛泄。溫邪已解。神識亦清。漸思食飲。嗣後每用和中爲主。漸進驅風養血。流利經絡之品。如歸身白芍川芎秦朮紅花海桐皮片姜黃五加皮蒼耳子紫荊皮之類。相間迭進。至四月中旬。六易方而起居飲食如常矣。此症雖因鬱怒。內傷肝木。而外有風濕之邪。閉其衛而鬱其營。內外相觸。以成斯症。余故初用和中。兼轉運機樞。繼用宣泄外衛。解其表鬱。再用和中兼

滋養營血。流利經絡。得以奏功。是症不用中風成法。桂枝附子。從未沾唇。但驗脉象症情。隨意用藥。六次之方。難以悉記。因誌其大略焉。

張叔和觀察。請診其太夫人之恙。年已七旬有四。晨起飲人乳一杯。倦怠而臥。忽然動風。口歪於左。舌卷不能言。診其脉。右寸獨大。尺極微。左三部如絲不絕。余診病。向不肯作險語。此真年高病重。恐難奏功。因囑其另延高手。叔翁強予爲治。勉用理中。加化痰疏木熄風之品。服後右寸漸平。左脉略起。叔翁孝思純篤。偶攜一鮮花娛親。太夫人因接而嗅之。知其神識稍清。叔翁喜甚。余謂脉雖稍起。而語言不發。誠恐無功。且風病亦有傳經之義。至第六日。傳至厥陰。恐有變象。不可不防。第五日。右寸脉忽大。左脉忽小。與起病時脉象無異。第六日。右寸更大。左脉愈小。深以爲慮。後果症象大變。痰湧氣脫。至第八日。手足牽引。呼吸漸促。無可挽回矣。人以中氣爲主。中氣不立。則升降無權。是症偏廢於右。而口歪於左。左主升。右主降。若偏廢於左。猶可升泄。偏廢於右。其根雖在於

左而欲施升降並行之法。其如中氣無主。樞機終寒。例前案謝母之症。同是偏廢。惟其患於左。而口歪於右。且年週花甲。元氣未濟。尙易奏效。茲則中權已傷。余每次往診。均未許其可治。竟至無可挽回。

滬城內紅欄杆橋馬寅三丈。仁厚誠樸君子人也。面蒼黑而表實。耳微重聽。素日少痰。年已七旬。有三精神尙旺。客秋有鼓盆之戚。事多親操。不耽安逸。仲春五日。肩輿至寓求診。忽得偏枯之疾。左手足不能運用。診脈右部滑大。左手冰冷。脈象沈細。余用理中加附子桂枝阿膠歸芍羌防等。兩進效如桴鼓。改方仍以前法增減治之。越數日。忽遣僮至寓請診。惟請診之地。非翁宅也。至則翁迎於輿前。喜形於色。始知翁之弟媳。有恙而邀診也。便索調理之方。隨以溫脾暖腎滋木清風之藥與之。

暑症

寶邑眞如鎮王杏生先生。己卯館於海上。聞予治病多效。特來訪之一見。

如故。卽訂知交。至庚辰九月三日。令耶有疾。邀診。病已數日。服藥罔效。余至。見其額痛如劈。汗出如油。身熱如烙。唇燥口渴。目赤鼻乾不寐。小便赤。大便瀉。瀉時直噴而出。脈象濇數。舌無苔垢。余以爲外邪傳於陽明之經症。惟脈之濇。便之泄。秋病必夾濕邪。治法先理外邪爲急。用白虎白頭翁湯兩方合參。增入清三焦而滲濕濁之品。詰旦先生至寓云。病已盡退。且進粥食。求調理方。余以爲外邪暫退。內蘊暑濁。決難驟解。一劑而解者。惟春病有之。况邪在陽明經進退。其經達於胃腑。粥食早進。邪必復聚。未囑戒食。此乃予之疎忽也。固求方藥。不得已以清解之法應之。先生歸。其病果復作。惟頭痛少減。余囑前方加柴胡。預和少陽。佐以黃芩泄其上火。三劑而外邪解。惟內蘊暑濕未清。餘熱未淨。便泄未止。但瀉時不似前之噴溢矣。余改方以輕清宣解之法。應變而施。延至旬日。病退而尙未能起。羣疑病後虛症。擬進補藥。先生不能決。乃延淞南世醫張君診。亦視爲伏暑未清。萬不可補。索閱余方。以爲深得治伏暑之法。認路極清。方

極穩愜。堅囑迎余一手治愈。余之得奏全功者。張君之力也。余見時醫見症象錯雜。先以險語動人。豫留成則有功。敗則無過之地。豈知病家聞病之險。有力者即多延醫士。共議方藥。及羣醫既聚。臧拙者多。即使有深明症情。別具臆識者。其勢亦不肯違衆力爭。以邀謗議。致症有可治而不治者良多。其無力多延醫士者。聞病之難治。束手待斃者有之。果能察脈觀色。症情雪亮於胸。斷不願故作險語以亂病家之心。若胸中本無把握。亦不得不以險語爲護身符也。吁。醫術以濟人爲急。徒思避謗保名。不願深求至理。於心安乎。有深悉俗情之友。每以必用權術相勗。余以爲此心偶涉於私。誠恐漸沒其自有之天良也。然耶否耶。

衣莊李慎三兄。庚辰七月請診。病見發熱甚重。而不惡寒。自服蘇梗姜糖而大瀉。脈象沈數有力。右尺獨大。緣是年夏令。天無酷熱。汗孔常閉。是以秋病。衛鬱其營。而見但熱不寒。與春溫之症相似。然熱甚不渴。究屬秋病夾濕。與春

溫不同。詢其腹不痛而氣墜肛門。瀉時直噴而出。用白頭翁湯。增入二陳。佐以滑石苡仁之類。因素體有痰濕也。亦一劑而諸恙悉平。明日卽請調理。夫白頭翁一方。每利於春溫。因春溫發熱口渴。木火內焚。火先犯肺。大腸爲肺之腑。肺急而移熱大腸。是以見熱瀉之症。今診秋病。見其但熱而不惡寒。熱邪亦移入大腸。而用之。佐以滲濕利竅諸品。究與春病有別。同中實有不同也。予謂習醫者於熟玩成方之時。將方中藥味一一精求其性。再參悟所列病情。前人因症立方之義。至臨症時深究病情。察脈視色。因症用藥。求其針孔相對。並不知方之所由來。症自速愈。若並未明至理。但知拘執成方。見此等醫方。反以爲師心自用。未按成法。可慨也已。

紹興友楊廷蘭。六月初求診。病已三日。發熱惡寒。少汗。頭重脛悶。咳噎有痰。大便直瀉。小便短赤。脈象濡澀。右大左小。方用薄荷柴胡。淡芩。砂仁。杏仁。陳皮。半夏。芩皮。苡仁。滑石。秦皮。黃柏。浮萍。兩劑。諸恙悉平。尙有微咳。易方清肺而

瘥。大凡脉之右大左小者。無不由於少陽相火蒸蒸肺胃也。遇痰喘之症。其象必見浮滑。火升不得降也。惟暑邪之症。每見濡瀉。暑必夾濕也。白頭翁湯一方。春溫之木火犯肺。肺急。移熱於大腸。而見泄瀉。用無不驗。因春溫木火內蘊。故用川連。今仿此意。用薄荷清其頭面。不用白頭翁。而用柴胡和解少陽。淡苳救肺。砂仁逐穢。熱邪陷於庚金。用秦柏清之。杏陳治下逆之噎咳。半夏降胃濁之上泛。暑必夾濕。與春溫之燥火傷液者不同。必用苳皮苳仁滑石清上滲下。加生草和中。引用青萍以泄外閉。外解即內平。治效頗捷。竊見世之治暑者。見外有寒熱。兼見泄瀉。以爲表裏同病。不易立方。不知苟明其理。效如反掌。何嘗有伏半年之說哉。

吳有君。青浦人也。七月下旬就診。脉象縹糊。舌苔白膩。詢其平素。不喜茶飲。口淡無味。少納。本太陰濕鬱之體。客歲九秋。忽患衄血齒血。此乃深秋燥氣外侵。衛閉營鬱。內有暑濕積中。阻塞相火下納之路。火剋肺金。則衄血。火擾脾

中則齒血。延醫一派滋涼。遂至濁邪愈結。而上升之火。愈不得降。故至期年未瘳也。茲屆新秋。酷暑猶復炎蒸。必用清暑滲濕。以治其本。相火逐瘳。以治其標。中氣和而疾可愈矣。卽以苓苡斛滑牛夏橘皮元參白芍丹皮麥冬茅根柏葉投之而愈。此案本無可誌。因血症而用滋陰之劑。幾於干手雷同。故又書此以明之。

馬春源。六月就診。脈象左濇右滑。舌苔黃濁。寒熱往來微汗。頭脹脘悶。口渴溺赤。四肢酸軟。蓋濕鬱于中。則左脈濇。火鬱肺胃。則右脈數滑。邪犯少陽。則見寒熱。濕濁迷漫。則頭脹脘悶。膽木不降。三焦火陷。則口渴溺赤矣。用輕可去實法。所謂治上焦如羽也。大凡暑邪初起。將成暑瘧。必用輕清泄濁。和解少陽。此症三易方而愈。藥用薄荷青蒿前胡雲苓杏仁花粉苡仁象貝通草滑石生草荷葉邊等味。易方宗此增減。旬日之後。食飲如常。來求調理。余告以年輕體旺。元氣已復。毋庸求藥。彼亦欣喜而去。聞滬上時醫有言。醫者但知治病。不

知騙病。其術必不能行。余謂人以病來。我以術應。果能應手取效。何快如之。若因循玩誤。以售其欺。居心尙可問耶。

馬貢三丈年逾七旬。數載之間。病輒就診。皆獲捷效。學家信之。謂其有藥緣也。篤信之深。得以窮其技耳。中秋後三日來診。脈象右濇左滑。已見肺胃不和。是歲白露節後。猶有非時酷熱。高年吸此蒸淫之氣。迷漫三焦。時值燥金司權。外衛漸束。腠理漸閉。閉則內鬱。鬱則外燥。內濕。兩不相和。而互鬪。證見寒熱往來。頭重腕悶。咳痰不爽。胸膈吊疼。身痛溺赤矣。夫三焦乃手少陽之經。少陽受邪。因見寒熱胸悶溺赤之象。暑濁逆鬱於上。則頭重。所謂因於濕者。首如裹也。肺乃清虛之臟。濁邪犯之。故生咳喘。手少陽之火。既不循經。致足少陽之火。亦不得和協而下降。擾亂於肺胃之間。而痰出不爽。胸膈吊疼矣。治以滲濕肅肺和解少陽之法。方用苓苡滑石。淡滲脾濕而利下竅。半夏高粱米。降其濁邪。杏陳瓜蒌象貝淡芩。潤燥金而利肺氣。且清其犯肺之火。青蒿前胡。疏泄少陽。

升降之機。少用生熟草和胃安中。服數劑而病如失。此方不犯汗下攻補之弊。看似平淡。實則神奇也。

小南門外陸家濱黃心莊兄。八月下旬邀診。年逾不惑。體肥素多痰濕。病已浹旬。初起寒熱嘔吐。服藥後汗多熱甚面赤。肌膚中錯。脈皆沈伏。苔現裂紋。病人見汗多而慮汗脫。余曰此病初起。乃伏暑輕證。若用和解少陽。滲濕降濁。數劑可愈。乃不明秋燥外受。夏濕內伏。火擾少陽。誤用表藥。是以致此。定方後。索前方觀之。果用麻黃桂枝細辛之類。余用潤肺爲主。和解爲佐。兼理濕邪。兩方面脈已起。苔亦平。汗亦歛。兩太陽現黑點如細粟。病家問藥何名。余漫曰燥療也。質則少陽鬱火。因服燥藥而火上炎。得潤肺養胃之品。燥火透發。現於少陽之位。皮毛之外也。惟木火未平。黎明時尙見發熱煩躁。改用涼營滋木養胃。清金。兩劑而病失。易一方調理而安。余因時人不求溫暑精微。但執傷寒成法。藥病相左。誤人實多。故不厭煩復。又誌此案。

■ 溫熱

俞惠齋癸未四月來診。右寸關滑數。舌苔薄白滿佈。舌本薄紅尖赤。頭脹畏寒。發熱多汗。口燥面紅。症因外感風邪。病於春末夏初之時。內有木火相應。實爲溫熱。是以脉見浮滑洪大。毫無緊象也。議用涼營泄衛法。方用薄荷清在上之風邪。青蒿前胡解少陽內鬱之火。佐白芍平木而和中土之陰。元參連翹麥冬清上火而保肺胃。蓋溫熱之邪。無不犯及肺胃也。丹皮清木火而熄風。生草和協諸味。引用姜泄其衛。棗鎮於中。服之旋愈。

五馬路英昌照相館李壽山兄年未三十。身面俱長。乃木形之稟。病延旬日。前醫治以風溫之法。而加豆卷等味。藥進罔效。病勢甚危。余診脉象。其細如絲。沉數有力。此乃邪傳少陰之候。舌乾少苔。熱重額圍微汗。喉痛甚。喜冷飲。兩額紅暈。兩耳赤色。唇微腫而燥。口渴溺瀉善寐。明明病邪已傳少陰矣。夫人身病入於少陰。無不是寒。而惟內傷發爲春溫者。無不是熱。緣人身手足兩少陰。

一水一火對峙。惟水能滅火。故見病是寒。在傷寒。則用四逆湯之類。而冬傷其寒。水蟄藏之令。發爲春溫者。木火先盛於內。正在欲發未發之時。一經春風外襲。風火相因而病。初傳三陽。腑中之津已傷。傳至太陰。臟中之陰告竭。再傳少陰。少陰之水立涸矣。余因重用生地。佐以元丹麥芎。知母天冬。滑石浮萍。淡芩。花粉。竹葉。蔗皮之類。三日三易方。一以養陰泄衛爲主。至第四日。脈象忽起。洪滑而和。喉病先止。第五日熱已退清。七日後。不復求藥矣。此病見其善寐。而不知病傳少陰。再進發泄寒涼。欲其發瘥。勢必咽喉脹塞。火亢水涸。卽成敗症。葉氏謂溫病以存津爲主。卽是此症。虛谷謂銀翹散等方。但治風溫時行之症。若冬傷於寒。水不蟄藏之症。則非所宜。此爲定論。

六月初九日午後。趙君寅橋。請診恆人里友人之病。至則見其居室湫隘。床前垂布幔。病人身着夾衣。脈象洪大無根。舌燥唇焦。面目俱赤而神爽。吾謂時正酷暑。病人何堪受此大熱。曰前醫諄囑。瘥未發透。不可受寒也。解視其胸。

紅瘧殆遍。且起瘵而灌漿。問其如此酷熱。汗出如何。云前日汗出淋漓。今日已無汗矣。且前日口渴異常而溺赤。今日口不渴而溺白矣。緣病已兩候。服瀝城世醫之方。豆卷生地已十餘劑。以熱治熱。豆卷發其暑火也。以濕治濕。生地助其暑濕也。前日口渴汗多時。急救其陰。尙可挽回。今則內液盡涸。陽已離根。是以汗不見。口不渴。溺不赤。而神呆不語矣。際此酷暑炎蒸。猶畏其受寒。而蔽以幔衣以衣。不愧爲專治傷寒發瘧之世醫也。二集之刻。其中論說。及所誌各案。每多辨論發瘧之證。非好辨也。實因世醫。自謂得治傷寒之訣。而未究治溫治熱之理。一見發熱。斷爲發瘧。所用之藥。遇熱症。瘧發更捷。自以爲靈。發之而陰津未竭。或遇濕重之體。濕甚之年。可望收功。遂乃自鳴得意。發之而遇燥體燥盛之年。陰津立涸。又以爲是年病深。藥難救治。並不自知藥誤。屢多敗症。漠不關心。余於兩月中。見夫壯盛之體。近則一候。遠則兩候。發病告斃者多人。所服之藥。並無改易。故不禁又曉曉致辨焉。

霍亂

浦東人顧阿慶。壬午五月。忽得霍亂轉筋之恙。上吐清水。下利赤水而帶血。腹中氣塊攻觸。痛不可忍。口渴。溺短而赤。飲熱湯則腹痛愈甚。兩足攣急而疼。外象畏寒無汗。身痛如縛。脈左大右小。兩尺皆空。舌苔白膩。此乃內蘊暑濁。外閉寒邪而發。方用苓皮益元芫仁。霍香砂仁。薄荷柴胡。豆豉山梔。通草。灶心土煎湯代水。藥進熱發於外。旋即汗出熱退。嘔吐俱平。越日僱車來寓。云諸恙已平。惟臍間隱痛。腹中尙鳴。不思納穀。隨書豆豉山梔。杏仁。芫皮。澤半。夏滑。石柴胡。砂仁。丹皮。元參。調之而平。余診此症。見其險惡。以爲難治。察其脈不沈伏。亦無弦強不和之形。其右小者。乃氣機之不利。中宮既鬱。自然兩尺皆空。爰將病情細書方首。循脈象症情。因症檢藥。見其畏寒。擬用桂枝以和營血。既而思之。衛外之氣尙閉。內蘊暑邪。必有鬱火團結。否則何以熱飲而腹痛加甚。至於腹中氣塊遊行。繞於臍旁而鳴。知係木爲濕鬱而動。動則風火並發。並非食積。身

痛無汗。乃外受寒邪。傷其營血。衛氣束縛。皮毛偶閉。外無宣泄之機。內蘊之暑。火濕濁。因閉而鬱。鬱則衝擊於中宮。致有揮霍攪亂之作。肺主衛氣。乃一身氣化之原。肝主營血。爲五內生陽之本。肺爲寒束。不得下降而制木。肝爲濕鬱。不得疏泄而生風。是以有兩足轉筋之症也。惟有重用薄荷泄其外衛。佐柴胡疏解少陽。蒼朮滑石清上鬱而利下竅。藿香砂仁芳以逐穢。且開中焦鬱結。豆豉山梔有交通水火之義。葉氏以爲能滌胸中陳腐。加灶心土鎮治中宮脾氣。方極平淡。而奏效甚奇。雖其人尙在壯年。未必盡在藥力。然病去之速。亦可見立方之妙矣。設若誤用寒涼辛熱。發表消導。藥病相左。有不呻吟牀席者乎。大凡霍亂一症。變現無窮。用藥早晚各異。臨診必察內外之邪。孰微孰甚。症象之現。誰實誰虛。若遇虛體。一經吐瀉。四肢厥冷。脈沈伏而多汗者。固用理中湯爲主。蓋外無閉鬱之邪。孔竅盡開。中宮大亂。亂後中陽散越無歸。將見陽根脫離之症。是以有回陽等湯諸法。若上吐下瀉。肢冷脈伏。腹中攪痛。外閉無汗。此乃外

閉內鬱之症。內有暑火濕濁食積等邪。因鬱而動。衝突於中。生風生火。而成霍亂之症也。若中宮但有濕寒。而無暑火穢濁。再無外邪閉結。所見之症。不過痛於臍下。腸鳴泄瀉。即使胸脘不和。無非惡心上泛。若見吐瀉驟作。胸腹煩攪。兩足轉筋。雖外見肢冷脈伏。畏寒無汗。不可視爲虛寒。必察其外邪之重輕。而深悉夫病來之迅速。蓋五行之速。莫如風火。內發之風火。無非中氣阻塞。肝膽兩火。升降無路。故怒發也。此時之泄外閉。解內鬱。逐穢滲濕。消滯和中。清火熄風諸法。醫當全備於胸中。而爲應變之用。斷無成方之可拘也。

癸未六月。天時酷熱。余僑寓海上。房屋逼窄。荆人拘守樓頭。多受暑熱。晚間天臺納涼。飽受風露。素體腠理緊密。從無點汗。初九日忽患水瀉。自早至晚。已十數次。畏藥而不我告。至戌刻。陡覺心腹煩攪。上吐下瀉。身冷如冰。汗出如雨。額間更多。髮爲之洗。頃刻聲瘖。腮縮。目陷睛圓。足胛筋業。手心泛紅。指起繃紋。左手羅心盡陷。氣火上升。兩耳聾閉。兩足轉筋。右足更甚。身冷而自覺甚熱。

不許住扇。脉象由小而微。至於沈伏。舌苔薄白滿布。緊貼不浮。初進人參苓連良姜附片。服之嘔而不受。繼進胃苓湯。口稍渴而小便見。再進人參石膏知母粳米竹葉加姜附。吐漸止而口渴。舌苔變黃。尙未浮起。再進而嘔吐止。黃苔浮而渴甚。脉象惟嘔吐時。覺其一露。旋即沈伏。至初十日午後。脉象乃起。因參王氏蠶矢解毒兩方。用蠶沙苡仁吳萸炒川連地丁益母銀花連翹香豉黑梔通草絲瓜絡菖蒲兩劑而平。十一日口渴已止。小便尙少。口泛清涎。乃改用溫膽加杏仁川樸淡芩柴胡碧玉散。至晚小便已通。乃進稀粥。十二日前方減枳櫟加洋參石斛扁豆進之。十三日舌苔膩濁已退。黃色較淡。不欲飲水。仍服十一日方半劑。因其倦怠特甚。再進獨參湯。加豆蔻煨薑。諸症悉平。自此多進葎湯。調理數日。十七日已能下糞矣。是症也。余見其危險之象。無可措手。初投連附。繼進胃苓。病勢正盛。隨服隨吐。既而思之。亂者亂也。人身不過陰陽。陰陽相鬱。錯亂於中。中宮升降之機盡窒矣。余向謂霍亂有汗爲虛症。無汗爲閉症。今則

汗出淋漓。頭額更甚。明明氣火上飛。不得下降。清竅盡閉。火既刑金。又尅胃土。此乃火發之汗。非虛寒之微汗也。觀其畏熱。開窗不能停扇。其理可知。故用人參白虎以救肺胃。然身冷脉沉。兩足轉筋。火上飛而下寒。下寒而木鬱矣。所謂亂者。原因火不下降。水不上升。陰陽相背。而亂於中也。欲溫下寒。必以乾姜溫脾。附子暖腎。肝木生於水。而裁於土。木得土燥而水溫。順其上升之性。轉筋可免。火必就燥。上飛之火。亦因水溫土燥而可就矣。藥進後。苔黃口渴。金匱云。嘔吐渴甚。其嘔必止。因肺胃液傷故也。故用輕清宣解之法。而以黃連梔鼓交通水火。以司升降之機。地丁益母涼營。銀花連翹清肺。蠶沙苡仁降濁升清。通草絲瓜絡菖蒲。通絡利竅。無非輕可去實之義。蓋大亂初定。一進重藥。則偏倚立見。既現口泛清涎。知濕邪未清。必以和中滲濕爲調理之治。余至此愈信霍亂一症。竟無成法可拘。必得驗表裏。察虛實。辨燥濕。別陰陽。洞明症情。用藥無一味虛設。庶幾投無不效也。

咸豐己未歲。室人因喪女悲鬱。天癸不行。起居飲食如常。疑爲有孕。至新秋。偶食西瓜。吐瀉交作。四肢厥冷。一晝夜大肉盡脫。十指羅心皆陷。予投以參附湯。吐瀉漸稀。適有至友謂予曰。秋病最多伏邪。參藥豈可發。惑其言。遂停藥。至晚。病人自云不起。囑備後事。予問其胸中如何。但言懊懣。莫可名狀。予想如有穢濁。胸腹宜見脹痛。果有伏邪。必見口渴等熱象。疑而不決。遂仿景岳進探虛實之法。取熟地二兩。濃煎與服。服後安寢。醒來懊懣略平。乃用十全大補。去川芎附子。重用參耆熟地。大劑進之。漸解。神清氣旺。越五日。天癸大行。疑半產。則悚然懼。知其並無腰痛。乃經行而非半產也。則翻然喜。調理月餘。參用數觔。熟地用至四五觔。素有夜熱等舊恙。從此悉除。兩手指甲已枯者上透。而下生新。向日瘦骨珊珊者。漸形肥皙。精神壯盛。且能任勞。不啻又一人也。是證迄今癸未。已越二十四年。同是霍亂。前在壯年。則純係虛寒。今漸衰老。則反多實熱。病因不同。治法迥異。醫其可以成見拘乎。

癸未中秋後四日。門人曹絳人請診。病象頭重而痛。寒熱往來無間。口渴微汗。四肢疲軟乏力。不能強起。余定方後。其尊人問曰。此證欲成傷寒大病否。余曰。以脉象病情揣之。外邪卽一時難解。不過成瘧。經余早治。瘧亦未必成也。越日視之。進藥後。已能起矣。余囑其停藥一日。觀其少陽之變現。再議處方。乃詰朝。已能自來復診。雖內邪未清。而外閉已解。略與調理而安。余之誌此。非因效之速而自誇也。實見夫時方之不按病情。慣用劫奪津液之藥耳。滬地五方雜處。行醫者不止千人。而所稱時名者。四季中。但是寒熱時症。無方不用豆卷。竟有一倡百和之風。脈案必有謹防發瘧等語。服後如其言者。亦十居八九。其有陰津未竭。瘧現如雲者。雖不至於致命。然氣體受虧。復原已覺匪易。若陰液內涸。瘧出形如細粟。緊密不散者。一見卽成不救。此非症之果欲發瘧。實因藥誤。豈有四季時症。但見發熱。卽係瘟疫。必至發瘧者乎。夫豆卷。乃麻黃所製。能治寒傷營血之病。仲景治風傷衛。用桂枝湯。寒傷營。加麻杏。所謂營病治衛。衛

病治營之法。麻黃用於傷寒。正病則宜。若春溫夏暑秋燥。誤用於太陰溫甚者。尙屬不宜。誤用於陽明燥甚者。其害何可勝道哉。況今歲節交白露。尙復酷熱異常。語云。秋熱傷人。人傷於熱。而用治寒傷營血之品。有不逼而爲發癍者乎。余於自夏入秋。遇有時證。察其燥濕火鬱之孰微孰甚。治效甚速。因白露酷熱。至秋分前兩日。天氣驟寒。人受秋熱。忽被新涼外逼。而病發。故病象約略相似。其寒熱之來也。如風雨之驟至。頭痛如劈。目赤面紅。兩足酸疼或冷。其重者。或見鼻血。兩足癱軟。不能起立。推原其故。緣深秋酷熱蒸淫。而又當燥氣司權。較夏令暑熱。多一秋涼外束。暑伏於內。伏則火動。火無發泄。而亂於少陽。少陽之火。尅其肺金。燥欽之邪。侵其外衛。肺氣窒塞。有升無降。相火邪升於上。則上見熱病。肺氣不降於下。則下見足病。不悟其理。并有稱爲吊腳痧者矣。余治愈多人。不過內理其濕。外泄其閉。潤肺金。和少陽。再察其燥濕火鬱之勝負。隨症變通。往往一藥而平。曾未見有一人發癍者也。因同時之發癍者實多。余故不嫌

煩複而再辨之。

晉秦杭莊張君桂亭。秋季深夜請診。至則一家三人均患震亂。云因食蟹而作也。余各與一方。投之均愈。毋庸復診矣。其夫人吐微瀉甚。方中用吳黃。倍于川連。其令姊瀉少吐多。方中用川連。倍於吳黃。其令耶嘔吐特甚。以溫膽湯加味與之。效如反掌。余向謂治霍亂之方。必不可拘於呆法。執理中以爲聖法者。每多誤事。再有初起荒張。香燥混用者。亦多不治。務深悉其致亂之由。及已亂之象。對症發藥。手敏心靈。斯爲治亂之道。慎勿以其易療而忽之也。

嘔吐

北泥城橋下。保嬰局閒壁。有鐵作店。主因訟罰。緩得釋。當被拘時。其贅婿遠出。其女情亟。遂服阿芙蓉膏。經大善士陳君竹坪。救治而愈。後情復抑鬱。得嘔吐之恙。陳君罔藥善不倦者。因其父再三之求。爲延醫治之。越七日罔效。陳君來余寓。余適他出未面。遂復述之。他醫醫乃授法。其徒往治之。亦不效。

君仍爲之邀余往診。見前方用旋覆代赭法。是未審嘔已經旬。水穀不入。復傷其中氣也。診脈寸大尺伏。乃嘔病正脈。且年正輕。體亦實。並無錯雜中治之證。惟嘔吐不止。漿水不進。進卽吐更甚。面赤火升無汗。時保嬰局紳見之。亦以爲危。余曰易治也。用苦辛泄降。兼涼散法。緣證屬厥陰。肝木以水爲母。以火爲子。非苦寒辛熱並用。不能和解。其面赤無汗。外衛尙閉。外衛愈閉。內火愈鬱。鬱甚則火升。而肺胃亦不能降。故用泄衛之品以佐之。藥兩進而病如失。陳君令其父詣余寓稱謝不絕云。

馬貢翁弟媳之恙。初診其勢頗重。發熱頭重無汗。面赤足冷。嘔吐不休。勺水不得下咽。且吐蚘蟲。三日不納穀矣。詢知素不服藥。前有脾泄之恙。大便秘。調者三月。脈象弦細而緊。余用仲景烏梅丸。寒熱之品並用。參入小柴胡湯。加浮萍以泄衛氣。不覺方列二十餘味。令其先服二煎。恐藥入仍吐而不受也。詰旦遣人至寓。謂藥入盡吐。余囑其將烏梅咬定齒上。急以前藥進。翌日復診。

汗已解而嘔吐平。惟寒熱未清。少陽經症未罷也。卽書小柴胡湯加味與之。越二日復診。病人云余無病矣。惟有肌膚作癢耳。改用輕清宣解而安。

■ 瀉痢

清和里王姓婦。已卯秋病迎診。知其前服苦寒而病殆。余用法挽救。胸發疹痞而平。庚辰七月請診。乃發熱而服痧藥。加以挑刮。忽然大瀉。熱勢極重。詢知腹無疼痛而氣墜。瀉時直射而出。卽書白頭翁湯去川連加淡芩白芍丹皮通草滑石等。一劑瀉止熱退。詰朝乃耶至寓改方。調理而安。此症若用治瀉套藥。藿香正氣六和湯等。不明清三焦。和少陽。泄濕利竅之法。勢必延綿牀席矣。

緒秦杭莊。張葵卿兒。蘇垣人也。壬午正月杪請診。見其面白瘦弱之軀。前有痰喘之恙。今患頭痛發熱少汗。不欲飲水。且有腹痛瀉痢之証。予用桂枝湯加豆卷杏仁苓澤爲君。加橘半砂仁姜棗爲佐。一劑汗出熱退。經邪盡解而赤痢未除。少腹疼痛。裏急後重。至圍不爽。改用苓澤苡仁車前。重用桂枝丹皮焦

查菴蓉略佐升麻。差防炙草。兩劑而諸病失。翌日親自來寓。調理而安。余於此症藥進效速。爰有解焉。其人素有濕痰。咳噎氣促。乃中陽不足。肺胃上逆之體。茲因春感外邪。發熱頭痛無汗。病邪在經。因內蘊濕邪。故不口渴。雖在春令。較春溫之燥火內應者不同。故用桂枝湯。加豆卷杏陳。仿仲景之法。治其經邪。惟中宮久有水氣。今被外邪閉鬱。衝突於下竅。而痢作。故用苓澤。滲脾濕以清其源。暫用姜砂以溫脾陽。佐橘半以降胃濁。炙草大棗以和中。蓋脾濕之體。不溫中宮。外犯之經邪。不易解也。至已成之痢。緣內蘊濕邪。鬱其木火而色赤。故易方用苓澤苡仁車前以理脾濕。桂枝丹皮疏其木火之鬱陷。佐羌防升麻。逆挽其下陷。順升其清陽。重用焦查利腑氣而消滯。加菴蓉以滑腸。炙草和協諸味以安中。其病自不難治矣。予於治病之法。已愈多人。然症之寒熱虛實。變現不一。果能悟其理而審症明確。投無不效也。

老聞養德堂藥舖。姜巽甫病。六月二十八日。老介福綢號。葉月槎兄代邀

往診。病因饗善街火警。早起受寒。又啖瓜菓。以致腹痛。挑痧後。手指麻木。邀孟河醫治之。方中用川樸丁香等味。初進水瀉。繼而便溏。再進而大便鞅結矣。第二劑仍用丁香等味。並未審太陰之濕已去。而陽明之燥將作也。服後煩悶異常。內火益熾。另請滬上所稱名醫者治之。方首卽書云。濕溫夾暑夾陰。有發爲癩疹之慮等語。且有鴿鬚熨臍之法。方用附子理中丸。兼北細辛等味。服之面赤氣粗。兩足如烙。証益加劇。始經予診。予笑謂之曰。此症乃藥病。非眞病也。與一清解方。囑其連進二劑。可向愈矣。越二日早晨。予正應門診。而異甫至。亦卽就診。予因一面之故。已不能記憶。猶詢姓氏。渠乃微哂曰。余卽日昨請診之姜某也。先生竟忘之耶。頃聞葉月翁亦至。相與一笑云。醫術以效爲常。此案本不足存。且近於揚人之短。非吾素願。惟學術粗淺者。認証不清。往往有之。豈有負一時之盛名。而陰陽背謬。一至於此乎。醫爲仁術。爲之者。宜何如慎之。又慎耶。

陳竹坪先生。滬上大善士也。常以活人爲心。專治服生鴉片。經其挽救者。

千百人。遇貧且病者。恆代延醫給藥。施以錢米。人甚德之。曾診其夫人之恙。因而識予。癸未四月。邀診一倪姓童。年甫九齡。因父病。家不舉火。乞食於隣。隣人伺以冷粥。遂腹痛泄瀉。滛上有時醫子。全未讀書。僅執數方以襲父業。以耳爲目者。多延之。以爲名醫。後必名醫也。被其戕害者。不可勝計。是症適先延之。乃進以發散消導之劑。旋即飲食不進。頭汗淋漓。呻吟不絕。問之。但云胸中雖受。莫名其狀耳。余謂童年。並無七情六慾之感。冷粥停滯。乃最易治之証。用參苓歸芍。加調氣之藥。一方面愈。原其頭汗出者。誤服豆卷發散之品也。再有查曲麥芽。檳榔。枳實。枯腸。餒腹。何以克當。必至中氣日傷。歸於不救。直是無端索其命耳。余見此君之僅用數方。以應萬病者。屢矣。欲面規之。竊恐水火不入。故嘗爲論說。登諸日報。深冀此君見之。知以人命爲重也。

潘鏡波先生以醫相識也。其少君叔儀。世兄。年甫弱冠。體質素柔。屢來就診。今九月中。又偕潘醴翁。金蘭翁。寓申就診。脈象濡浮。舌無苔垢。脾陽失運。不

肌少納者。已兩旬矣。余初用和中滲濕。鼓逆脾陽之法。繼增苦辛泄降之品。五劑後欣喜殊甚。飲食多進矣。是夜過半。忽肩輿促診。來者云。潘客甚病。余殊駭異。至則見其吐瀉交作。吐出水。酸穢殊甚。胸腹疼痛。按之有形。畏寒煩擾。呻吟床席。轉側不安。詢知至中後。未能節勞。飽啖酒醴。厚且食生蟹。蘭翁等見此病狀。相顧錯愕。余曰。此食鬱霍亂。不難愈也。但易去者實邪。難旺者脾陽耳。方用製夏雲苓砂仁陳皮焦麥芽枳實雞巨子雅蓮乾薑吳萸。引用百炙灰。藥調服。越日金蘭翁來云。病已霍然矣。又一日自來復診。餘邪未清。腹尚微痛。大便尚澹。易方理餘邪而兼調理。但脈象尙弦。面色帶青。緣肝木擾亂脾土之故。堅囑其節勞慎飲食。藥餌可以見功。否則內多思慮。外更勞形。飲食不調。中氣難復也。人可不慎疾乎。

■ 效 血

辛巳孟夏。義和成藥號。劉佑年兄請診。脈象右濇左滑。右脇脹疼。咳痰噲

血寒熱未清。呼吸痛不可耐。病延旬日。予詢其初起時病象。答云初起寒熱。右耳後項腫。服前醫之藥。項腫平而脇脹甚。咳痰見血。咳時脇痛。刻不可忍。予曰。此乃風邪由項後入於風府。鬱於少陽之經。而咳血脇痛者。大部藥誤所致也。出方視之。果川貝麥冬旋覆蛤殼之類。予用薄荷前胡杏仁象貝紫苑丹皮茜根牛蒡桔梗蘇葉柏葉等。兩進而血止嗽減。改方去茜根柏葉。加用半夏陳皮苓草之類。三易方而病如失。調理即安。蓋血症必探其原。斷不得一見視爲虛勞。驟用補濟。如此症之風邪外襲。誤成血症。若不察病情。拘於陰虛火動之見。則病象變更。不堪設相矣。世之因此而誤治者。指不勝屈也。至若勞傷血絡。血不循絡。而有暴吐之症。仲景有柏葉湯。取柏葉之斂肺。止其血之上溢。艾葉溫通血絡。使血由絡而行。炮姜溫其脾土。馬通汁又能斂血下行。用得其宜。效速而無後患。世以滋陰降火涼血止血求效於目前者。豈知血去中虛。氣機不運。陰凝之藥。積於中宮。致離經背道之血。瘀結於絡。絡不得流行。一旦崩決。血之

上溢也更甚。中氣爲陰賦所滯。脾陽不振。無痰之體。漸生痰涎。足太陰脾以濕土主令。手太陰肺從令而化濕。肺受濕邪。又增咳嗽。從此肺氣窒塞於上。而失其收斂下降之權。肝血鬱陷於下。而失其升達上行之性。至春木性怒發而血升。交秋肺氣收斂而咳甚。病者信爲虛症。願服補藥。醫者視爲勞損。投以滋陰體弱者。多服滋補藥。一二年間。遂成扁鵲難醫之症。體強者。不過帶病延年。余所見者多矣。寓滬以來。遇誤治未深之症。每用淡以滲其脾濕。辛以降其胃濁。疏肝木以清降。逐痰滯以通絡。藉此挽回者恆多。用特書之。

張浩卿。浙人也。癸未春來診。脉象右關獨大。已知肺胃之鬱。舌苔白膩。痰多咳嗽。偶有帶血。胸中懊懣莫名。乃勞傷脾土。浸生痰涎。土濕則木鬱。春令肝木發榮。鬱則生火。而衝動絡中之血。火既上炎。刑及肺胃。則胸中懊懣。治以理脾濕爲主。降胃肅肺和火通絡。均佐使之法也。方用苓斛苡滑。淡滲脾濕。半夏降其濁痰。炙草和中。加丹皮泄木清風。疏其絡中之瘀。茜草通其離經背道之

餘血。杏陳潤肺利氣。助其下降之權。浮火尅其肺金。用淡芩清之。再用前胡。開少陽相火下藏之路。欲其脾胃和。肺歛而絡無留瘀。火降而血自歸經。服至十劑。諸恙盡平。

顧壽康絲樓華君韻香。初夏就診。脉象右關獨大。舌苔白膩。舌質淡紅。痰多咳嗽。血現痰中。胸中懊懣。莫可名狀。余以爲多思傷脾。脾土濕鬱。濕鬱則木鬱。肝木性不受鬱。鬱而怒發。怒發則生風火。風火衝突。犯及絡中之血。故血見於痰中。火發於上。而刑肺金。甲木不降。而尅胃土。則胸脘失其沖和。而胸中懊懣。右關之脉獨大矣。蓋穀入於胃。而傳脾。脾氣輸穀精於肺胃。化氣血而散佈諸經。由經及絡。經謂陽絡。傷則血上溢。所謂傷而溢者。緣血不能循絡而行。則絡傷。用芩朮燥脾。杏陳潤肺利氣。成其收斂下降之功。上有浮火。爍肺。用淡芩清之。前胡開少陽相火下行之路。意在燥脾和胃降肺。俾絡無留瘀。血盡歸經而已。余於血症。不憚反覆煩言。因每見治血者。多以爲火盛。驟用寒涼。當時血

亦暫止。迨離經之血凝結不解。漸至氣道日窒。肺氣不降而生痰。相火不藏而上燥。不悟其理。再用滋陰。遂成不治者。指不勝屈。故又書此案。而不厭重複焉。

浙甯張惠昌。四月下旬就診。自述去秋痰中見血。申地名醫求治。迨徧至正月。卽吐純紅。旋服止血之藥。血已暫止。午後寒熱交作。熱退無汗。黎明冷汗極多。咳痰不爽。聲痞氣促。兩脇拘攣而痛。持所服醫方甚多。余亦不暇檢視。蓋不閱已可知也。病情至此。變端百出。醫者病者。皆以爲宜於用補。人以爲虛。余以爲實。非實也。乃氣道之閉塞也。脉象弦數。細而無神。一派鬱象。不得以爲虛也。舌上薄白之苔。濕而不浮。乃鬱象之明證。苔如地生之草。中氣調和。苔必升浮。不至緊閉也。兩目白睛。已現紅黃之色。豈非少陽鬱火。干犯肺腎。蓋陰陽之升降。在子午之時。氣道被補藥填塞。升降不得自如。寒熱因作。於午後黎明。乃寅卯之交。木氣當權。木氣升於子位。故冷汗出。木爲心火之母。汗乃心之液也。兩脇。乃肝膽遊行之路。升降窒塞。故拘攣而痛。甲乙兩木之火。升降不調。鬱於

少陽而尅肺胃。肺胃之氣。不得下降。自然痰出不爽。氣促聲嘶矣。病至此。頗非易治。但其人體瘦。頗類木形。本質火旺。尙能納食。症情之重。究爲藥誤。故立方以治之。因此而憶及蘇城潘友莊兄。遊滬時。談及曾患血症。余問所服方藥。友翁云。寒家列祖相傳。惟血症不准服藥。故至今未發。予笑曰。誠哉是言。余設醫於市。遇問病者。每以不服藥爲中醫相誠。蓋一經醫手。得其中者。猶或寡矣。能不慨哉。

痰濁

甲申春季。陳濟堂。王耀庭兄請診。診得脉象浮大無倫。兩尺沈伏。舌有薄白之苔。平鋪滿佈。咳痰盈碗。喘息肩聳。喉聲响响然。氣短語言不續。小便點滴不通。起臥均不適。舉家惶然。余以爲濕痰中鬱。外感風邪也。大凡人。有外邪感冒。初起必有白苔。滿佈舌邊。至於舌邊無苔。濕苔在中而毛。此乃外邪漸解。或係久病變象。至於雜症。舌苔變現無定。又不能拘泥。不得與外感初起之舌並

論也。此症因時交春命。外受鬱邪。皮毛閉鬱。緣風爲陽邪。鼓蕩營衛。觸其當令之木火。風火相擊。濕痰在中。又因風火衝擊而升。不得下降。以致風火濕三邪共犯肺胃。是以異常喘急。證情危險矣。治法用薄荷前胡半夏杏仁橘皮茯苓茯苓澤瀉苡仁石斛滑石生草等。一劑平。兩劑愈。

輪船朱少卿。至寓求診。脈象兩尺空。兩關滑。右寸獨大。其體甚堅強。內多痰濕。兩目紅而頭脹。怔忡不寐。余用苓斛苡滑半夏梔芩前胡元參枳實生草桑葉治之而平。蓋關滑尺小者。痰鬱火飛之象也。火被濕阻。不得下降。上刑肺金。自見右寸獨大而目赤矣。火擾於肺胃。肝膽兩火。與痰濕相搏擊。因見怔忡之證。肺主衛氣。肺金受剋。衛氣不入於陰。則不寐。此證如見不的確。誤用溫補。則痰火益熾。肆用寒涼。則滅其真火。若用滋陰。則助其濕邪。故燥脾潤肺降濁。而導火下行。不易之法也。

瘧疾

陳友卿脈來虛大。舌苔白膩。質有裂紋。久瘧傷中。脾不統血。偶吐鮮紅。右脇有塊。將成癥母。立法理脾降濁。和解少陽。而逐瘀結。方用醋熬甲煎。血柴胡。雲苓。麥冬。歸身。丹皮。延胡。半夏。杏仁。陳皮。炙草。夏枯草。側柏葉。服四劑。復診。脈大已和。惟右尺尚露。蓋少陽相火。未能蟄藏也。瘧母已消。足腫亦減。寒熱乾咳。氣促俱平。深喜三陰瘧。纏綿八閱月。已有愈期。續求調理。藥用參。斛。苓。草。杏。仁。麻仁。陳皮。丹皮。前柴。胡。鱉甲。淡。芩。延。胡。藜。皮。桑。葉。生。姜。元。棗。與。之。至第三次就診。諸恙悉平。改用和中法。囑其飲食調和。毋庸認真求藥矣。余業斯道。每謂人不必求藥。且作補藥誤病論。人或視以爲偏。不知藥能治病。亦能致病。病愈服藥。無益有損。且有病人元氣未滿。邪退自然正復。未嘗服藥。病亦向愈者。設病已全去。尚欲求藥。無病轉足致病。再有誤投。必至變病增病。或成爲難治之病。豈非不藥爲愈乎。吾見世之本無大病。因多藥而誤成病者。實夥。故不惜諄諄告誡焉。

前陰

壬午小春既望。夜將半。顧容齋先生命輿邀診。至則所診者乃金陵呂秋樵孝廉也。秋翁患淋瀝。醫云濕熱下注。方有生地八錢。畏未敢服。因自服五苓。去桂加製軍之方。小洩點滴不通。至晚脹急愈甚。坐立不安。不得已繞屋而行。足不停趾。因延予治。診其脈。尺大寸小。濡澁不調。用膽草芩皮猪苓車前苡斛。黃柏生草。佐以桂枝防風羌活柴胡杏仁陳皮。以葶皮枇杷葉爲引。詰朝秋翁乘輿自來。小便通調。淋濁亦止。易以滲濕達木之方。調理而安。夫淋濁癢閉等証。舉世皆用利濕之法。而不思達木。豈知利濕之品。其性趨下。有愈利而風愈閉者。經云。腎司二便。其職在肝。若不達其風木之鬱。脾氣之陷。下竅焉得通調。濕火何能兩解乎。故余用滲濕之品。而佐柴桂以達木。下陷已結之火。用膽草黃柏生草梢等以清之。再得杏陳利其肺胃升降之氣。有不霍然而愈者乎。

周少愚。濕熱淋痛。脈象弦細而數。夫弦爲風木之象。鬱而生火。則數。木火

鬱於濕土。濕被木火蒸淫而爲熱。木生風火。不得上升。下注而泄於小便。則成淋濁。其下注者。風之力也。痛甚者。火之鬱也。方用朮苓等以理脾。亦用柴桂等以升木。其下陷之火。用丹皮梔柏以清之。兩劑痛定。而餘瀝未清。前方去丹皮減柴桂。病如失。世於濕熱症。每每畏用桂枝。以爲辛熱。不知桂枝乃木之枝幹。其性入足厥陰肝經。故肝木之下鬱者。必得此以疏通之而上行。不若肉桂辛熱能入下焦。專治寒凝氣滯血凝等症。兩桂相較。其用迥然不同。故有濕鬱木火之証。非桂枝不爲功。至於風邪傷衛。發熱無汗。又用之以和營泄衛。若遇陽明燥甚。內有木火爲患。及濕鬱火升者。誤用之又爲害不淺。所宜明辨也。

李修之醫話精華

李修之（用粹）又號惺庵松江人學養至深
見理獨明爲人治病投之所向無不合度嘗詳
述病原治法選錄應效方劑著証治彙補一書

李修之醫話目次

仍寒	一
中風	二
暑熱	四
血症	五
泄瀉	七
痺	〇
哮喘	一
諸痛	二
腹脹	四
調經	六
胎產	七

中醫界最有價值

最有信用

之定期出版物

中醫世界

秦伯未 編輯

內容關於評論發明改革研究常識驗方醫案等凡屬對於中醫界有貢獻之文字無不儘量採納而每期刊登日本漢醫名著多篇尤為特色

三月一期 實售洋五角

全年四期 二元

中醫書局啓

李修之醫話精華

上海秦伯未編纂

普甯方公溥參校

傷寒

徐敬山傷寒鬱熱過經不解。愈後復譫語神昏。刺高胎黑。耳聾如愚。六脈洪大。此陽明胃熱血化爲斑之狀。仍燃燈照其胸腹。果紫斑如菘豆大者。朗如列星。但未全透於肌表。宜清胃解毒。使斑點透露。則神清熱減矣。用竹葉石膏湯二劑。壯熱頓退。斑勢掀發。但昏呆愈甚。厲聲呼之。亦不覺醒。全無活意。惟脈息尙未斷絕。俱云死矣。余復診其脈。兩手皆在。不過虛微耳。蓋此證始因胃熱將腐。先用寒涼以解其客熱。今邪火已退。正氣獨孤。故兩目緊閉。僵如死狀。急用補胃之劑。以醒胃脘真陽。生機自回也。卽以生脈散合四君子湯一劑。至夜半而兩目能視。乃索米粥。以後調理漸安。

妻祖黃含美。庚辰會試。患傷寒極甚。適其時家君薄遊都門。乃與診治。舌黑刺高。壯熱妄語。神思昏沈。奄奄一息。此爲邪熱內盛。亢陽外灼。臟腑燔焚。血遂沸騰。斑將出矣。遂用生地黃連元參麥冬丹皮知母甘草一劑而斑現。再劑而神清。三劑而舌刺如洗矣。

燕京禮垣房之麟。患傷寒五日。病勢困殆。伊親在太醫院者七人。莫能措手。延家君治之。脈人迎緊盛。右關洪大。神思若狂。舌胎微黑。此邪熱拂鬱。神思昏憤而如狂。亢陽煽熾。火極似水而舌黑。炎炎蘊隆。將成燎原。若非涼血。火將焚矣。視其胸腹。果有紅斑。遂用化斑清火。一服頓愈。

中風

分鎮符公祖恭人。形體壯盛。五旬手指麻木。已歷三載。甲辰秋。偶感恚怒。忽失聲仆地。痰潮如踞。眼合遺尿。六脈洪大。適予往茸城。飛騎促歸。緣符公素諳醫理。自謂無救。議用小續命湯。俟予決之。予曰。是方乃辛溫羣聚。利於祛邪。

妨於養正。其故有三。蓋北人氣實。南人氣虛。雖今古通論。然北人居南日久。服習水土。氣稟更移。腠理亦疎。故卑下之鄉。柔脆之氣。每乘虛來犯。致陰陽顛倒。榮衛解散。而氣虛卒中。此南北之辨者一。况中風要旨。又在割別閉脫。夫閉者。邪塞道路。正氣壅塞。閉拒不通。脫者邪勝。五內心氣飛越。脫絕不續。二證攸分。相懸霄壤。故小續命湯。原爲角弓反張。牙關緊急。閉證而設。若用於眼合遺尿之脫證。是旣傷其陰。復耗其陽。此閉脫之辨者二。又風爲陽中陰。氣內應於肝。肝爲陰中之陽臟。外合於風。悲怒太過。火起於肝膽。內火外風。猖狂擾亂。必挾勢而乘脾土。故痰涎洶湧。責脾不統攝。腎不歸藏。滋根固蒂。尙恐不及。若徒事發散。是爲虛虛。此真似之辨者三。靈樞所謂虛邪遷客於身半。其入深者。內居營衛。消衰則真氣去。邪氣猶留。發爲偏枯。端合是證。當法河間東垣用藥。保全脾腎兩臟。庶可回春。乃以六君子加黃耆白芍桂枝鈞藤竹瀝姜汁。服二劑。惡症俱滅。脈亦收斂。但聲啞如呆。此腎水衰耗。心苗舌槁。至更餘後。火氣下行。腎

精上朝方能出音。遂改用地黃飲子。服至十五劑。大便始通。堅黑如鐵。雖有聲。出狀似燕語。乃朝用補中益氣湯。加麥冬五味以培脾。夕用地黃湯加肉蓯蓉。當歸以滋腎。調理百日。語言如舊。步履如初。但右手不能如前耳。然亦倖賴余之辯也。

暑熱

上洋王邑尊有幕賓張姓者。盛暑發熱。至六七日以來。昏沈不語。面赤兼紫。與水則嘔。大便不通。身難轉側。目閉不語。羣醫束手。皆曰不治。好事者以予名齒。及即投柬招治。診畢謂王公曰。是病雖危。脈則和順。况身體軟緩。唇吻紅潤。氣息調勻。俱爲吉兆。只因邪熱傳入手少陰經。鬱而不舒。所以面赤昏呆。口噤不語。乃以導赤散。加黃連麥冬佐犀角少許。加竹葉燈心煎成。用刷脚扶開口。徐令灌下。片時覺面色稍退。再劑而開目能視。三劑而語言如舊。後調理而安。

慈溪楊天生館江灣鎮。時值盛暑。壯熱頭痛。神昏發斑。狂亂。不畏水火。數人守之。猶難禁止。甚至舌黑刺高。環口青暗。氣促眼紅。謔語直視。迎余往治。余見衆人環繞。蒸汗如雨。病人狂躁。無有休息。尋衣摸牀。盡屬死候。強按其脈。幸而未散。急取筋纏綿。用新汲水。挾開口。鑿去芒刺。卽以西瓜與之。猶能下咽。乃用大桶盛新汲水。放在四圍。并洒濕中間空地。鋪薄席一條。使病人睡上。再用青布丈許。摺作數層。浸入水中。搭病人心胸之間。便能言。頓入清涼世界。六字語雖模糊。亦爲吉兆。遂煎白虎湯。加山梔黃芩玄參與服。半月間。狂奔亂走。目無交睫。藥纔入口。熟睡如死。傍人盡曰休矣。余曰此胃和安睡。不可驚覺。自日中至夜半方醒。其病遂愈。

血症

徽商吳維宗年將耳順。忽染吐血嗽痰。晝夜不寧。醫視年邁多勞。誤投參耆。遂覺一綫穢氣。直冲清道。如烟似霧。胸膈隱隱作痛。喘息不能臥下。闔戶悲

泣。特遣伊侄遠顧蓬門。具陳病概。述維宗得子。尚在幼齡。一旦櫻此沉疴。鞠育何人。衷腸慘裂。余憫其懇切。細爲審度。知水虧龍奮。焦灼嬌臟。將見腐肺成癰。所以咳咯不止。蓋金水一氣。水火同源。乾金既可生水。坎水又能養金。惟源流相濟。則離焰無輝。如真水瀰流。則相火飛越。俾清虛寥廓之質。成擾攘混濁之氣。况乎甘溫助陽。愈傷其肺。宜壯水之主。以鎮陽光。使子來救母。而邪火頓息也。方以生熟地黃。各二錢。天麥門冬。各錢半。紫苑茯苓。貝母。枯芩。瓜蒌。霜甘草。節。各一錢。服兩劑。而烟消霧散。喘息臥穩。以後加減。不旬日而痰嗽俱止。

柯靈甯患吐血後。咳嗽連聲。氣喘吐沫。日晡潮熱。服四物知母黃柏蘇子貝母百部丹皮之屬。病勢轉劇。乞余治之。六脈扎軟。兩尺浮數。知爲陰枯髓竭。陽孤氣浮。肺金之氣。不能歸納丹田。壯火之勢。得以遊行清道。所以嬌藏受傷。喘嗽乃發。理應用六味丸加五味沈香。導火歸源。但因脾氣不實。乃先以人參白朮黃耆山萸山藥各錢半。石斛丹皮茯苓各一錢。五味子二十一粒。肉桂五

分服數十帖。大便始實。改用前方。調養月餘。咳嗽亦愈。

泄瀉

上洋鄒邑侯子舍。仲夏患泄。精神疲憊。面目青黃。因素不服藥。遷延季秋。忽眩暈仆地。四肢抽擗。口歪唇動。遍體冰寒。面黃肚縮。六脈全無。暑中幕賓曉通醫理。各言已見。或議諸風掉眩。法宜平肝。或論諸寒收引。法應發散。議論異同。不敢投劑。延余決之。余曰。脾爲升陽之職。胃爲行氣之府。坤土旺則清陽四佈。乾健垂而濁陰蔽塞。此自然之理也。今泄瀉既久。沖和耗散。所以脾元下脫。脈氣上浮。陰陽阻絕。而成天地不交之痞。故卒然倒仆。所謂土虛則瀆也。况肝脾二經。爲相勝之藏。脾虛則肝旺。肝旺則風生。故體冷面青歪斜擗擗。相因而致也。若誤認風寒之候。而用發表。恐已往之陽。追之不返。宜急煎大劑人參附子。庶爲治本。合畧驚訝。見余議論嚴確。乃用人參一兩。熟附二錢。生薑五片。煎成灌下。一二時手指稍溫。至夜半而身煖神甦。能進米飲。後以理中補中調理。

而安。

分鎮符公祖令愛。久瀉肉脫。肢體浮腫。大腹脹痛。便內赤虫。形如柳葉。有口無目。更兼咳嗽煩躁。夜臥不甯。召余調治。符公曰。小女之疾。起於去夏。飲食又不節。淹纏半載。服利水之藥。身腫不減。用參朮等劑。脹悶益增。諒非神手。不能奏功。敢祈一七。以冀回春。余曰。中央脾土。喜燥惡濕。為臟腑根本。生化源頭。雖云至陰之地。實操升陽之權。盛暑之際。六陽外發。陰寒潛伏。加之浮瓜沈李。飲冷吞寒。使乾陽之氣。鬱坤土之中。所以氣滯化濕。濕化而熱生。濕熱壅滯。轉輸不行。倉廩之精華。下陷而為瀉。久則清陽愈虛。濁陰愈盛。留於中州。則為腹脹。散於肌肉。則為浮腫。上乘肺分。則為咳嗽。况脾為諸陰之首。肝為風木之司。濕熱盛則陰虛而煩躁。夜甚。肝風旺則遇濕而蟲形生。頭緒雖多。不越木旺土衰之症。治當調脾抑肝。佐以升降降濁。使濕熱去而病當漸愈。疎方用白朮雲苓半夏芍藥黃連肉桂乾薑柴胡厚朴烏梅花椒等劑。調理而安。

張侍川脾泄經年。湯藥遍嘗。大肉盡削。小便枯竭。勢已危殆。余往診之。左脈弦細。右脈虛微。此係乾陽不運。坤陰無權。所以脾傷而破。脘肉脫。肺虛而氣化失調。俾濁陰不降。內滯腸胃。清陽不發。下乘肝腎。由是三陰受傷。而成久泄之症。况人年四十。升陽之氣。與降陰之令。自此相半。今侍川春秋已逾五旬。不思舉其下陷之氣。反以滲利爲用。則失治本之旨矣。况下久亡陰。未久泄而腎不虛者。若單補其脾。則力緩不能建功。須得溫緩下焦。藥輔其間。俾丹田火旺。則脾土自溫。中州健運。則充和自布。精微之氣。上奉辛金。下輸膀胱。泌別清濁。則小水通於前。大便實於後。可指日而愈也。方以人參黃耆白朮甘草廣皮木香升麻柴胡肉果補骨脂數劑。小水遂通。大便亦實。後以四神丸加煨木香調理而安。

家君治江右太師傅纘菴夫人。久泄不已。脈得微遲。微爲陽衰。遲爲寒甚。斯脾土虛而眞陽衰之候也。蓋脾土虛。非補中則土不旺。眞陽衰。非溫中則寒

不釋。乃以四君子加薑、桂服二劑而畏寒如故。泄亦不減。知非土中之陽不旺。乃水中之火不升也。水中之火不升。無以上蒸脾土。故氣餒而不健。須助少火之氣。方能障土之濕。遂以人參三錢、白朮五錢、肉桂一錢、附子一錢。數劑漸愈。後以八味丸調理而安。

痺

上洋秦齊之勞慾過度。每於陰雨。左足麻木。有無可形容之狀。歷訪名醫。非養血爲用。卽補氣立論。時作時止。終未奏效。戊戌春病勢大發。足不轉舒。背心一片麻木不已。延余治之。左脈沉緊。右脈沉澹。此風寒濕三氣雜至。合而爲痹。其風氣勝者爲行痹。濕氣勝者爲著痹。寒氣勝者爲痛痹。著痹者卽麻木之謂也。明係濕邪內著。痰氣凝結。鬱而不暢。發爲著痹。須宣發燥濕之劑。加以引使之品。直至足膝。庶濕痰消而火氣周流也。方以黃耆蒼朮桂枝半夏羌活獨活防己靈仙數劑。其病如失。終不復發。若以齊之多勞多慾。日服參耆壅瘀。豈

道外邪焉能發越，而病安從去。

德州都諫王介清，丁內艱，特患左脇頑痹，足腿麻木，按摩片時，少堪步履，服清火消痰，補氣活血，病勢不減，後服清入京，邀參君診視，見伊腎肝脈虛，斷爲腎虛不能生肝，肝虛不能榮血，水虧血耗，經隧枯澇之症，先以四物湯加秦芫石斛牛膝萎蕤，不數劑而脇痹頓除，後服腎氣丸一料，永不復發。

哮喘

秦商張玉環，感寒咳嗽，變成哮喘，口張不閉，語言不續，吟呻有聲，外間隣里投以二陳枳桔，毫不稍減，延余救之，診其右手寸關，俱見浮緊，重取帶滑，斷爲新寒外束，舊痰內搏，閉結清道，鼓動肺金，當以三拗湯宣發外邪，湧吐痰涎爲要，若畏首畏尾，漫投膚淺之藥，則風寒閉固，頑痰何由解釋，况經曰辛甘發散爲陽，麻黃者辛甘之物也，稟天地輕清之氣，輕可去實，清可利肺，肺道通而痰行，痰氣行而哮喘愈矣，乃煎前方與服，果終劑而汗出津津，一日夜約吐痰

斗許。哮喘遂平。二年因不忌口。復起前症而歿。

協鎮王公生長蘄北。墜埋閉密。癸卯秋。謁提臺梁公于茸城。乘涼早歸。中途浪睡。覺後惡寒發熱。緣無宿病。自念體強。不須調養。過食葷腥。日增喘促。氣息聲粗。不能臥倒。更覺汗出津津。語言斷落。不能發聲。延余商治。六脈洪滑。右寸關尤汨汨動搖。以脈合證。知爲痰火內鬱。風寒外束。正欲出而邪遏之。邪欲上而氣逆之。邪正相搏。氣湊於肺。俾橐籥之司。失其治節。清肅之氣。變爲擾動。是以呼吸升降。不能宣通。氣道奔迫。變爲肺鳴。一切見症。咸屬風邪有餘。肺氣壅塞之證也。若能散寒祛痰。諸病自愈。乃用三拗湯。加橘紅半夏前胡。一劑而痰喘緩。二劑而胸爽臥安。夫以王公之多慾。誤認丹田氣短。用溫補之劑。則膩固膚腠。客邪焉能宣越。頑痰何以渙散。故臨證之頃。豈乎諦審也。

諸痛

大學士徐玄扈夫人。患胃脘病。先以氣治。次以食治。繼以火治。劑多功少。

甚至昏憤。良久復甦。延家君救療。曰：夫人尊恙，非氣也，非食也，亦非火也。由勞碌過度，中氣受傷，脾陰弱而不化，胃陽衰而不布，陰陽既虛，倉廩壅滯，轉輸既弱，隧道失運，所以清濁相干，氣血相搏而作痛也。若過用消導，則至高之氣愈耗，誤投苦寒，則胃脘之陽愈傷。爲今之計，非補不可。古語雖云痛無補法，此指邪氣方面者言也。今病勢雖甚，而手按稍止，脈氣雖大而重按稍鬆，則是脈證俱虛。用補何疑？卽以香炒六君子湯一劑而昏憤定，痛亦止矣。

內鄉令喬殿史次君，自幼腹痛，諸醫作火治，氣治，積治，數年不效。後以理中建中相間而服，亦不效。六脈微弦，面色青黃。余曰：切脈望色，咸屬木旺凌脾，故建中用以建中焦之氣，俾脾胃治而肝木自和，誠爲合法。宜多服爲佳。復用數劑，益增脹痛。殿史再延商治。余細思無策。曰：令耶之痛，發必有時，或重於晝，或甚於夜，或飢餓而發，或飽逸而止，皆治法不同。殿史曰：是病方飲食下咽，便作疼痛。若過飢亦痛，交陰分則貼然。余曰：得之矣。向者所用小建中，亦是從本

而治。但芍藥酸寒。甘飴發滿。所以服之無效。但緣過飢而食。食必太飽。致傷脾胃。失其運用之職。故得肝旺淺脾。經所謂源同流異者也。今以六君子湯加山查麥芽助其健運之職。而利機關。令無壅滯之患。則痛自愈也。服二劑而痛果止。所以醫貴精詳。不可草草。

一婦向患左脇疼痛。服行氣逐血之劑。反加嘔吐。甚至勺水難容。脈左沈右洪。明係怒動肝木。來侮脾陰。過投峻藥。轉傷胃氣。致三陰失職。倉廩無由而化。二陽衰憊。傳導何由而行。所以下脘不通。食泛上湧。斯理之自然。無庸譏也。方以異功散加白芍肉桂於土中瀉木。并禁與飲食。用黃耆五錢。陳倉米百餘粒。陳皮生姜三片。用伏龍肝水三碗。約煎一半。飢時略進數口。三兩日後。方進稀粥。庶胃氣和而食自不嘔也。依法而行。果獲奇効。

■ 腹 脹

參戎王麗堂夫人。信佛長齋。性躁多怒。腹脹累年。歷用湯丸。全無奏効。余

治時腹大臍突。青筋環現。兩脇更甚。喘滿難臥。此係怒氣傷肝。坤宮受制之證。前醫徒知平肝之法。未明補肝之用。所以甲胆氣衰。沖和暗損。清陽不升。濁陰不降。壅滯中州。脹勢更增。殊不知肝木自甚。肝亦自傷。不但中土虛衰已也。治當調脾之中。兼以疎肝之品。使木氣條達。不鬱地中。而坤土自能發育耳。疎方用白蒼朮各錢半。白芍廣皮香附茯苓各一錢。肉桂木香生薑皮各五分。服後頓覺腹響脹寬。喘平安臥。後加人參調理而全瘥。

文學包曰。愈食蟹腹痛。發則厥逆。逾月不已。來邀診告余。遍嘗諸藥。始則平胃二陳。繼則桂姜理中。一無取效。反增脹痛。余曰。諸痛不一。投治各殊。感寒痛者。綿綿無間。因熱痛者。作止不常。二者判若霄壤。何恙痛勢有時。脈帶沉數。其爲火鬱無疑。雖曰食蟹而得。然寒久成熱。火鬱於中。熱極似寒。厥冷於外。此始末傳變之道。先哲垂論。昭然可考。奈何執泥虛寒。漫投剛劑。是以火濟火。豈不難哉。以四逆散加酒妙黃連一劑而愈。

四 調 經

茸城王公亮令愛。血枯經閉。已年餘矣。大肉半脫。飲食減少。日晡寒熱。至夜半微汗而解。余診其脈。兩手細數。證屬難療。素問曰。二陽之病。發心脾。有不得隱曲。女子不月。夫心統各經之血。脾爲諸陰之首。二陽爲子母之藏。其氣恆相通也。病則二藏之氣乖滯。榮血無以資生。故地道之不行。由心脾之氣不充也。張潔古師弟。首重內經。一以調榮培土爲主。而薛新甫將逍遙歸脾二方爲用。使氣血旺而經自通。若不培補其源。反以消堅破硬。苦寒傷胃。通癸水爲捷徑法門。殊不知愈攻則愈虛。而愈閉矣。生生之源。從此剝削殆盡。直至風消息。賁雖有神丹。難爲治矣。不信余言。專行通導。竟至不起。

大場張公享之內。年逾四旬。喪子慟悲。湧崩如泉。或用四物膠艾。或增棕櫚棉灰。毫不可遏。一醫頗明義理。謂陽生陰長。無陽則陰不能生。乃用補中益氣。以調脾培本。勢雖稍緩。然數月以來。仍半月一崩。大如拳塊。徹夜不寐。胸膈

脹滿勢甚。危殆求余。治之面色青唇爪失澤。四肢麻木。遍體痠痛。六脈孔虛。時或見瀉。此病久生鬱。大虛挾寒之象。夫脾喜歌樂而惡憂思。喜溫燥而惡寒涼。若投膠艾止瀉之劑。則隧道壅塞。而鬱結作矣。若單用升柴提舉之法。則元氣衰耗。而生發無由也。乃以歸脾湯加益智炮薑大劑與服。四劑而勢稍緩。便能夜寐。胸膈頓寬。飲食增進。調理兩月。天癸始正。計前後服過人參十有六斤。若處寒素。去生遠矣。

攜李孝廉沈天生夫人。血崩不止。勢如湧泉。有謂血熱則行。血寒則止。用四物加芩柏等劑。兩晝夜不減。延家君往治。診其脈息安靜。全無火勢。肌體清瘦。查非壯實。知爲脾胃氣虛。不能統攝陰血。苦寒雜進。反潛消陽氣。須用甘溫之品。以回生長之令。乃以補中益氣湯加阿膠炮薑大補脾元。升舉元陽。二劑而崩止。後調理漸安。

胎產

朱思皇夫人坐孕七月。胎腫異常。喘急不能言。并不能臥者。月餘。舉家驚惶。投藥甚亂。一醫議用人參白朮以實脾。一醫改用商陸葶藶以瀉肺。相去天淵。益增疑惑。就余決之。余曰。此證似危。脈幸洪滑。產前可保無虞。分娩之後。頗費周章。舍前兩治。不過一二劑。便獲安枕矣。座中訝出言之易。各言辨駁。余據理析之曰。胃爲清陽之海。肺爲行氣之籥。故呼吸升降。根於丹田。清濁輸化。賴於化土。若平素膏粱太過。則中州積熱。况胎孕內結。則相火有餘。至六七月以來。肺胃用事。胎孕漸大。故愈逼而火愈旺。湊逆於上。喘呼不臥。名曰子懸是也。若用參朮溫補。則肺氣壅塞。葶藶苦寒。則胃氣孤危。均致變證蜂起。非實竇虛虛之謂乎。疏方用蘇梗。桔梗。殼。腹皮。各三錢。雲苓。陳皮。半夏。各錢半。甘草五分。生姜三片。水煎服。一貼便能言。再劑則安臥。合門信爲神丹。余曰。無歡也。胎前喘呼。藥石易療。恐臨盆在邇。其喘復生。雖靈丹在握。不能爲也。須預備奇策。調護真元。不致臨產散煥。乃可萬全。不數日產一子。甚覺強健。越二月喘果復

作。驚慌無措。進飲食後。略減片時。此胃土虛而不能生金之象。以大劑參朮。荅草五味肉桂。數服乃安。

痒生陸長九內保董文敏公之孫女也。懷孕三月。忽崩湧如泉。胎隨而脫。胸腹悶脹昏沈。發熱譫語。上視見鬼。面黑流涎。已三日矣。此皆瘀血灌滿胞中。上掩心包。故黑證畢現。治法須分先後。用肉桂歸尾澤蘭香附牛膝紅花元胡煎成。調失笑散。去其胞中垢穢。使不上升。繼以參朮芎歸肉桂。取其傳送。庶或有救。如方脩服。神思稍清。遂覺痛陣連腰。恍如下墜。將鷄翎探喉中。一嘔而胞下。諸苦若失。

婁江祭酒吳梅村夫人。產後下痢。晝夜百餘次。不能安寢。用攻下通導。而後重轉增。延家君治之。斷爲陰虛陽陷。用六味湯加肉桂。以保衰敗之陰。以補中湯加木香。以提下陷之氣。蓋新產榮衛空虛。陰陽殘弱。咸賴孤臟之力。生氣以復。後天資生之本。若既患下痢。則知元陽已虛。又投峻劑。必使真陰愈

竭。惟舍通法而用塞法。易寒劑而用溫劑。俾脾胃溫澤。而魄門通暢。倉廩實而傳道運行。自然精微變化。清濁調和矣。可見胎前產後。所恃者脾元也。所賴者陽氣也。坤厚既旺。乾健自復。丹溪云。均以大補氣血爲主。雖有雜病。以未治之誠者是言也。

龔姓婦產後病瘵。口歪不語。角弓反張。時或稍愈。而頃之復作。諸醫皆用風治。余曰。肝爲藏血之癯。風水之司也。肝氣爲風。氣血爲水。水流則風息。而筋脈自舒。古人云。治風先治血。信有謂矣。况新產後氣衰於表。血耗於裏。氣衰則腠理疏。而外風易襲。血衰則肝木枯。而內風易作。故血不榮筋。則角弓反張。風淫胃脈。則唇口引動。當用滋潤之品。內養肝血。直補其虛。少佐驅風之劑。同氣相求。使易以入。乃用四物湯去芍藥。加羌活防風。獨活鈎藤。酒炒荆芥。兩劑而愈。若以風藥治表。則風能燥血。辛散陽氣。適滋其困矣。

張曉香醫話精華

張曉香紹興人讀書時喜學醫博覽羣書途中
年有求診者着手輒效於是由親戚而遍及陌
路一時口碑載道著有醫病簡要一書行世

張曉香醫話目次

傷寒	溫病	暑證	痢疾	瘧子	調經	產後
.....
一	二	七	三	七	九	九

秦伯未編校

日本漢醫傷寒著名合編

栗園淺田著

(傷寒類辨)(傷寒方)

中醫書局出版

第一冊定價五角七折

中醫書局發行

張畹香醫話精華

上海秦伯未編纂

普甯方公溥參校

傷寒

香粉術愈策兄。十一月渠店夥屠越兒邀診。身熱舌黃。喉乾舌乾。齒浮脈浮。大患經五六日。予知爲陽明症。甫診畢。其家已延以傷寒名者。至爾時戚友趨擁入診。開小柴胡雜以消導。蓋此人祇有小柴胡達原小承氣。不論四時六氣。舌苔有無黃白皆此。其新入耳目者。枳殼枳實麻子仁大黃滾痰丸厚樸神麩五穀蟲糞仁出入加減而已。予因言此屬陽明胃經。當用葛根湯。對曰。不特陽明。連太陽亦有於方末加葛根一錢五分。予不覺噴飯。次日則用藝仁桔壳。十二日病不去。乃邀予治。其陽明經仍在。不傳府。爲疏葛根湯。兩劑身卽涼。會稽明府耿修翁乃弟。十一月水瀉瘰癧。神呆不省人事。脈沉弦小。舌淨。

身不熱，已服過消導多多。予謂此直中太陰，未罷而傳厥陰，用理中合人參吳茱萸湯，一劑水瀉止，痙厥神呆如故。次日再診，脈浮弦小，身熱有微汗，自由厥陰轉出少陽，當用小柴胡領邪外出。兩劑神清痙去，大便暢解。正七日云。

■ 溫 病

昌安街董五月病溫。五六日舌鮮紅，呃逆，脈沉小弦數，神昏，口舌燥，不飲水。予謂邪在血分，將發斑也。用玉女煎，石膏加至一兩，麥冬五錢，生根地一兩，犀角一錢五分磨沖，羚羊三錢，複大青以託斑，柿蒂以除呃。兩劑癰出神清。

府橋泥水匠鍾大成，舌鮮紅，呃逆，脈洪數，面紅氣盛，是邪在心肺上焦。黃芩湯加大力甘桔根生地一兩，生石膏二兩，麥冬五錢，犀角羚羊柿蒂兩劑，呃除身涼。

營橋丁發頤大如馬刀，喉赤腫痛，舌黃厚，脈數大，說疫所謂疔瘡也。病經十餘日，由於失下。普濟消毒以人中黃易甘草，加製大黃五錢，不應。加至八

錢大團血而解。

教場沿高病溫多日。舌白薄。神昏迷。口不渴。脈伏小。予謂邪在上焦。將欲作汗。須領邪外出。黃芩湯加薄荷大力羚羊石膏甘桔一劑。次日大汗。大渴飲水無度。胸腹脹滿。小便不通。用白虎湯加瓜蒌皮一兩。帶皮茯苓一兩。一劑小洩如注而解。

范可齋四月間上焦溫邪。用辛涼法。戰汗體冷如冰。人不能支。又可所謂體厥也。診脈靜小。余囑其家勿驚擾。疏沙參麥冬根生地花粉等滋肺而愈。蓋書以汗後脈如蛇者死。若沉部似有似無亦當死。又云脈不爲汗下減者死。上城隍廟道士溫邪舌黃。脈沉小無力。予謂明日當戰汗。脈太弱恐戰而不得汗也。次日果作戰不汗而死。

大坊口趙患溫邪三日。其兩脚大痛。不能起立。予謂說疫中所云瓜瓠蘆。庖瘡蘊大頭蘊皆有方。又有極重者謂之軟脚蘊。患必死無方也。然予思總由

腎水之虛。肝家血分之熱。用張石頑先生下焦肝痛方。加炒小茴香一錢五分。川棟子三錢。酒延胡一錢五分。於黃芩湯中。三劑後足痛去。溫邪亦漸瘳。嗣後無論男婦。遇軟脚瘧。用此法俱效。

凡溫邪或暑濕。一見舌尖鮮紅。卽爲邪走心包。速須紫雪截其來路。如神。至昏瘧多用。亦難見效。宗滌翁耶似青。弱年時脈無神。予與劉友仙二兄深慮之道。光庚戌六月患溫四五日。辰刻診。予謂其戚王珠翁云。此症下午必入心包。紫雪香散恐不克當。不得已用人參湯送。遲則不救。予以原料紫雪付之。不卽服。黃昏瘳厥大汗。起立無常。脈虛小。予覆以不治。殊不知珠翁之夫人爲滌翁之妹。二月間患溫邪。予以紫雪治愈。是年溫邪犯心卽危。見機早用。或效。或問何以與又可法不同。予謂嘉慶年間所謂任大黃者。用又可大劑承氣得效。以天運交七赤八白。七赤屬大腸。金八白屬脾土。今則交九紫。火屬心。故邪亦走心包。卽肝厥肝痛之多且甚者。亦由心火盛。盜其母氣。肝虛易於致病。鴉片

烟之盛行。舒其肝鬱耳。明萬歷年間閩人至京售一粒金丹。所稱阿芙蓉。卽鴉粟漿也。惟任翁用又可法大發財。名爲傷寒世家。其實真正傷寒。辨經別絡。恐難雪亮也。城鄉各鎮尤而效之。不過達原一飲。承氣一湯。複以消導逐穢。不分四時百病。概謂傷寒。無論老幼強弱。均用此法。無論舌苔有無與黃白。無不攻消。於是人人知醫。個個插嘴。其術愈卑。其業愈賤。孔子云。小道必有可觀。今則小之欲無。觀之沒有。故有志者遁而之他。萬不習醫而醫乃絕。

倉橋孔小山先生。乙丑冬季年八十四。患風溫多日。身熱無汗。舌黑口齒燥甚。大便水瀉。脈洪大。是其本色。蓋高年未有脈不洪大爲六陽者也。閱所服是葶藶蘇子等瀉肺。雜以消導。致邪陷下焦。故不得汗。不得汗則身不得涼。今津液已涸。當救其陰。用黃芩湯。複以增液湯。瀉止。再以葶藶湯。得汗身涼。

治一孩三歲。二月間辰刻身熱嗜臥。呼喚不醒。至黃昏。惟聞喉間痰聲。壅塞水漿不入。予以馬勃一兩。以病起勃然。故用勃然而興之藥。碎爲小塊。紗包

鐵物壓煎。又以箬掉。以手揉。緣輕浮之物。不易煎汁。耳煎數大碗。將孩抱起。仰天灌一瓢。聞喉中聲。尤響。逾時。向地傾之。又灌。又傾。二更後。喉忽開。大叫。乃醒。天明。不出汗。身涼。竟不服藥。又治世姪。范定甫。甫週歲。三月。患風溫。越五十日。氣絕。委諸地。尚溫。又抱之。予診脈。小數。虎口紋紫細。直透三關。舌黑燥。其祖母囑。毋開方。以逢藥。食必吐。絕食已一月。予問。不食。何以活。云。見碗。必欲飲。飲水耳。因思藥之。如茶水者。必不吐。於是。以病久。氣虛。用燕窩一兩。以代元參。麥冬。羚羊。竹葉。以代川連。黑櫓。豆皮。一兩。以代地黃。茯苓。通草。以通小洩。皆無藥氣。味者。恣飲之。三日。舌黑。爲黃。洩通。瀉差。再三日。竟愈。食粥飯。至今。抱子多多。

水溝營馮樸園姻兄。二月間。在諸暨幕中。身熱咳嗽。病如伏寒。路間。又感風雨。至家。則諸筋絡掣痛。失紅脈。數弦。舌黃薄。是肺衛心營皆感。然營較衛爲重。當先治其紅。用根生地一兩。麥冬。銀花。羚羊。山茶。花絲。瓜絡。元參。赤芍。丹桑。兩劑。紅止。再以涼解衛分風熱。身涼而愈。

暑證

予六十九歲。七月十三日先嘔。腹響痛大瀉。瀉出如痰甚多。兩足麻木拘攣不能開。所貯來復丹霹靂散正氣丸。自覺於症不符。因記袁子才詩集患此薛一瓢令服木瓜湯即愈。遂恣飲之。漸愈。葉云扶虛進參附。張石頑先生云暑症誤藥皆有救法。誤服附子爲難解。曾見有下咽即死者。然予治曾稽明府范公之封翁八月間轉筋。用大順散參附姜桂得效。大抵治病須辨別確切也。又表之汗不易徹。徹通也。曾見八月間患頭痛。頭如破。服各表藥無效。一朝大汗。即瘕厥不治。是犯仲景之戒。蓋病屬伏暑。上焦當用薄荷絲瓜葉竹葉淡豆豉葱頭。以柴胡葛根羌活等殺之也。又見陰虛人。七月間服小柴胡三四劑。大汗如浴不救。城鄉醫者治暑。無不以小柴胡湯。每至久纏不已。即用法諸恙悉解。而引入少陽之賊。反寒熱不去。予仍用柴胡截之。反致人詰。詎知即仲景附子瀉心湯治誤下結胸。內有大黃。喻氏治酒病仍用酒引。解鈴仍用繫鈴人也。予

治吳又軒在嘉興府內患上焦症。頭痛身熱。無汗口燥。海鹽廩生朱案云。用吳氏條辨法。辛涼微苦。字句書法均妙。而藥乃甜杏甘草秦朮。與案不符。歸家予用葉法。應候乃解。又攻之便易溏瀉。蓋遼河間法。至七八日自能溏瀉。爲濕邪自化。可接用通洩藥。爲開支河之法。予遇久患暑濕。六七十日。誤攻大便。似痢非痢。用葉法卽得暢解。譬如羣小成聚。一見君子漸散也。又過清則支冷嘔惡。邪未化火。烏得不以羚羊川連清之。當中病卽止。過劑則支冷嘔惡。洞瀉爲不治。予曾仿丹溪噤口痢法。以遼參入瀉心湯治嘔惡。以遼參入扶脾藥救洞瀉。往往無效。大抵遼參無真者耳。抑雖真亦不治耶。至誤服承氣。傷脾及胃作瀉。舌雪花不食。有用參朮炮薑得愈者。又治胡姓服承氣後大瀉。舌鮮紅脫液。口燥欲裂。爲腎陰之傷。仿甘露法。二地二冬肉桂茯苓生米仁滑石石斛。瀉止津回。又治富合盛伏暑。育醫誤下瀉水。舌鮮紅。脈弦小促。呃從小腹起。響而緩。爲傷及肝腎。覆以不治。其父下跪磕頭求救。予擬胡姓得效方。適育醫又至。被留

合商。彼診畢告予。謂食未淨。予曰。烏知其有食。曰。若食淨。身當涼。不涼。故知其未淨。予曰。子食飯必有食。何以身不熱。彼所病者。暑濕也。非食也。養人者。食也。殺人者。病也。子何以不治。殺人之暑濕。而治養人之食。彼不能說。以呃逆爲肝氣。開旋覆湯而散。嗚呼。醫若是。亦生人之大不幸也。然而臣門而如市也。則爲不可解之事。鬪病家又邀一醫。以犀角地黃湯下。咽卽死。亦一盲也。此二人若照醫門法律。當入無罪地獄。又八月間。治松林老幕師薛朴堂先生之孫。盲醫先生已有方。予不知也。診脈數。舌黑燥。口渴作瀉。身熱有汗。予案云。此屬伏暑。濕邪已化之候。而肺液胃津先涸。當增液通洩。若誤作挾熱下利。便非治暑濕法程。用根生地。生白芍。麥冬。生米仁。生穀芽。地骨皮。益元散。通草等藥。朴堂並不知醫。以與彼之青麟丸。壅仁。麻子仁。枳殼大異。因曰。天下醫祇一理。何冰炭若是。請問攻瀉何意。以彼之不會立案也。彼云。急下存津。緣不早攻。故致舌黑。今攻之。或可救也。又問。夫子何爲。予曰。予意在案。請觀案可也。彼云。能開方何

以不能說。予曰：子所言是傷寒論。此所患是暑濕症。丹溪先生云：暑濕從無大便攻瀉之理。譬如刑名案情罪輕重不等。豈皆殺耶。傳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主人擇之可耳。朴堂先生以予言爲長。服予方四五劑即愈。又治西郭嘉餘典內一婦伏邪。誤服大黃致危。予以葉法多日治愈。身涼能食。或食後傾瀉吐出。吐後仍食。間數日又吐。予用仲景炮薑甘草湯一劑即止。蓋炮薑二錢。炙甘四錢。以大黃之傷其胃也。又過燥則唇齒燥裂。燥藥以蒼朮爲最。厚樸半夏次之。川連苦以燥之。燥亦甚。米仁滑石茯苓雖燥不裂。上焦症易於化燥。患久須重用根生地兩許多劑。救其津液。方可得汗通溲。予治三財殿前朱石翁患伏暑。五六十日不汗不涼。不食不便。用根生地兩許。佐以麥冬元參多劑。始得汗得痞。且大解而身涼能食。若遇陰津素虧之人。舌淨光潔者。尤忌燥藥。蓋伏暑患在秋時。正當燥令。豈可過劑耶。又蒼朮本草謂其滲血。凡婦女經後。即遇水瀉。萬勿加用。必液涸。雖大劑增液不可救。暑濕發痞者多。夾風

者亦發疹。須託疹。大力子蟬退晚蠶沙木防已等類。予曾於六月間遇發斑者。大便必瀉。往往不治。當時不過一二人。並非沿門合境。則非瘟疫可知。至今尚未解其何故。暑症最忌指尖怕冷。其人陽氣必虛。最易洞瀉。用藥不可不慎。暑濕有化脹者。當遵內經。脹起於上焦而甚於下焦者。當先治其下焦。而後治其上焦。治上焦。麻黃湯。治下焦。五苓散。然予試驗。當改云。須始治其上焦。而終治其下焦。若用麻黃必重用生石膏。爲大青龍越婢等法。以麻黃性溫。於暑未符也。此予之心得。治愈頗多。又治覆船山僉六十外年紀。伏暑化脹。已月餘不能行走。不能食。用張子和桂苓甘露飲二十餘劑愈。又富陽醫者馬姓。自述在軍營當差。受暑化脹年餘。自服金匱腎氣不效。慕名求治。予曰。金匱腎氣治腎脹。於病不符。暑脹在下焦。當用張子和桂苓甘露飲。所謂桂苓者。古法肉桂一錢五分。泡濃汁。滲入茯苓片六錢。晒乾入煎。爲君。每劑如是始效耳。乃揖謝曰。不差。不差。合好合好而去。未知其究竟愈否。第無論何脹。切須忌口。葷油麵食尤

忌鹹味可毋忘。然不可過鹹耳。又暑濕有夾瘡瘍者。治朱詠泉世姪。八月間患暑而濕邪尤重。瀉瀉。肛門患瘡。考金鑑云。名鶴口疔。但治其濕瘡。當先用生茅朮生冬朮。豬苓茯苓等。果瘡先結痂。而後身涼。伏暑有兩腿腫脹。浮大痠重。不便利行者。須用木防己。石膏澤瀉炙桑皮。桑皮須自於桑根上掘取。藥舖皆身上剝皮。非下焦藥。故無效。又滿身患暑濕爛瘡。用根生地兩許。羚羊連翹川連地骨皮六一散。茯苓皮晚蠶沙木防己。澤瀉通草竹葉。不過十劑愈。余友某文理絕通。醫名亦有。其家中有患暑久而未愈。邀治。診脈合症。是上焦。予曰。治之。某日必愈。是逢每五日爲一候之期也。用葉法。果至期解。嘆以爲奇。殊不知渠確遵準繩治暑用六經法。葉案未經目也。故余集醫鍼一書。各病以一專長者爲主。以衆說彙之。如傷寒以仲景六經法。遼柯韻伯說。諸溫邪以河間法。遼張喻吳葉論及吳氏條辨。肝胃陽虛遼東垣。肝胃陰虛遼丹溪。暑濕風溫遼葉氏。諸痲遼張子和。儒門事親書。吐血遼繆氏廣筆記。古人各有專長。吾輩幸生

古人之後。當統觀而效法之。若坐井觀天。曰天在是。天豈盡於是哉。

痢疾

錦鱗橋毛婦患痢。舌黃口渴。痛在臍上下。用脾痢法。杏仁厚樸枳殼銀花炭香連丸陳皮。至第七日脈沉實。用製軍枳實攻之。詎病家申刻即睡。所議方每於次日始服。第八日服下藥。則小腹大痛。予謂是轉入肝經。藥在病後也。再以當歸黃芩湯合金鈴子散加柏子仁炒小茴香。又七日乃愈。是先脾後肝也。

山陰吏書陳步雲患痢多日。所服皆消導攻痢等藥。舌雪花。呃逆不食。脈兩尺獨大。餘弦小。此久痢傷及肝腎也。用熟地龜板歸芍阿膠補其肝腎。薑五味炙甘陳皮調其胃。以胃爲腎之關。仿胃關煎法也。覆以刀豆除其呃。十餘劑愈。

予祖基本江南。遷紹二百餘年。即居此。與劉姓爲鄰。懷川世叔五六世交好也。患休息痢四載。日四五行。解出其難。多轉矢氣。痢即隨出。如紫色紫。其休

時冀如筆管。商治於予。予謂須春分前後治之。至期診脈。弦滯大。予謂濕熱未淨。傷及氣分。用漢防己。焦茅朮。川連。茯苓。澤瀉。祛其濕熱。廣木。香。縮砂。陳皮。利其氣。文黨參一兩。以升麻一錢煎濃汁。浸烘黨參。升補其氣。七帖其病如失。由是凡城鄉患休者。每約至春分。治愈頗多。又松林張年四十餘歲。患休息病兩年。是傷及肝分者。用當歸。黃芩。湯合香連丸。加製香附。縮砂。舒肝而愈。又松林薛四兄。作官江西。患休息病已兩載。秋時歸里。求治於予。予以治須春分。現恐湯藥不能效。當用丸緩治之法。用川連一兩。台烏藥一兩五錢。焦茅朮三兩。廣木香一兩五錢。澤瀉一兩五錢。淡黃芩一兩五錢。研末米飲爲丸。每服五錢。服七兩餘病亦愈。緣渠病中夾紅。爲濕之在肝者。

孕身患病。治之極難。古人有五禁三審之法。三審者審身之熱否。胎之動否。腰之痛否。一禁檳榔。厚朴。破其氣。氣破胎下也。二禁製軍。破其血。血破胎下也。三禁滑石。通草。通其竅。竅通胎下也。四禁茯苓。澤瀉。利其水。利水必傷陰。胎

不保也。五禁人參升麻兜塞其氣。痢愈滯。胎撞心也。法當涼血利氣。雞頭山周七月孕身患痢。皋埠諸醫無效。邀予。予以前法二劑卽愈。病家以方示諸醫。皆云非痢疾方。何以得愈。噫。正惟非痢疾方。乃所以治孕身之痢也。幼科周七香兄。其兩媳孕身。同時患痢。予以前法皆兩劑愈。予友朱穀堂寒士也。如君孕八個月患痢。雖不犯大黃檳榔。然皆厚朴枳殼萸仁麻仁通套藥。並非違古治孕痢法。黃昏邀余治。正在腰腹大痛。勢欲作產。穀堂手足無措。予診脈浮大而舌淨。今胎動一產。卽母子皆傷。因憶景岳全書內有治孕痢欲產。用當歸補血法。用蜜炙綿著一兩。炒當歸三錢。炒糯米一合。幸藥鋪不遠。予爲之搗火速煎。下咽逾時痛止。再診關尺尙大。恐五更乃產。令再一劑五更服之。次日午刻穀堂至。稱醫爲仙。五更果大痛。下咽痛止。以此方爲妙。又服一劑矣。予謂中病卽止。過劑卽屬兜塞。此痢胎前不能愈矣。果產後大作水瀉。又邀予。予以痢爲水瀉。爲將愈。毋須診。授以五苓散卽愈。

大雲橋周二十三歲。其家前門緊對任氏後門。患痢。惡任氏專以攻奪。延姚姓治之。姚則不分肝脾。概以常歸白芍黃芩治之。治十日不愈。不得已邀任氏。以脾治法。又十日更甚。始邀予。時正九月初也。予診脈弦大。舌白浮。面灰色。喉痛口渴。其瀉出頗多。予以病在上焦。肺與大腸表裏。用肺分濕熱法。喉痛舌黑雖去。而痢總不愈。日邀治。治總不得其竅。一日病甚危。臥床少腹中有塊。頂起。喜人以厚棉褥用力按住。而糞乃下且多。旁人告予其糞縮入少腹。此時房內聚集婦女。不避生人。予見床側有裝飾如新婦狀者。詢係何人。其母云。係病者之續室。三月間娶。八月初六在店中病。初七日歸。初八日重。予日夜陪。予云。初七夜汝未必陪也。乃不答。於是知病不謹。故糞爲縮入。用大熟地八錢。吳茱萸一錢。肉桂五昧龜板歸身淮藥。二劑塊隱瀉大差。再以脾腎法而愈。

向橋朱述患痢多日。服痢藥多劑不效。予診時聽腹中有响聲。詢响幾時起。述初起卽有。予云。痢無响聲。若一响痢卽愈。此非痢也。其家以糞有五色詰

予爲非。予云响者風也。凡腸風下血。風木乘脾皆作响。此痛在臍上下。痛响卽瀉症。名風木乘脾也。以仲景建中湯。白芍五錢爲君。當歸桂枝甘草烏藥木瓜烏梅輔之。二劑痛瀉大差。三劑乃愈。

俗言吃不殺痢疾。張氏云。痢能食者。脾病胃不病。治之易愈耳。總須忌口。本草彙言云。瀉病食鴨則成痢。痢食鴨爲難治。予治姚家埭方。癩八月初患痢。愈。囑勿食鴨。逾月誤食復痢。其家人囑再邀予。病者畏予笑其饜饜而止。遂不治。予見方書云。夏時少吃瓜果。秋時可免痢。後遇酷暑。飯前後過食西瓜。致成似痢非痢。解出急滯不爽。驚如鷓蛋色。紅日六七行。諸藥不效。患至兩年。嗣以茅朮川連歸芍烏藥澤瀉廣木香砂仁米飲爲丸。服七兩而愈。忌口半載。

瘡子

瘡子皆風感肺分。葉天士先生云。卽屬風感肺分。與發疹治法一樣耳。當按四時法治之。在冬令發瘡。當用冬溫法。夏時用暑風法。秋時用秋燥法。春時

用風溫法。則當用辛涼法甘寒法。薄荷連翹炒大力子桔梗生甘草杏仁麥冬石膏知母玉竹沙參細生地象貝橘紅金銀花酒黃芩冬桑葉。或大便作瀉加淡滲法。則生米仁茯苓。又炒銀花最妙。或火盛則羚羊犀角丹皮焦梔子。或用葦葦湯白虎湯。夏秋用。冬春斷不可用。桂枝白虎竹葉石膏湯。或又加蔗漿梨皮。各因其輕重而用之。又有人心營。則犀角地黃湯加紫雪。或至寶丹。大抵初起大便水瀉者。不必服藥。大便燥結不通。謂之悶瘡最危。俗法用西湖柳。性熱。溫病條辨大忌之也。至棉絲線櫻桃核。不知出於何書。兒科用之可笑也。道光癸卯閏五月考時。考客患瘡。兒科用桂枝。無不鼻衄。予用辛涼合甘寒。無不即愈。而竟不用西湖柳。可見葉法不誤人。又若初見怕冷。加荊芥亦可。有寒邪故可用。余每風白殼。以驅壳病。故用壳藥去壳寒也。若初起作嘔。大力子易於作嘔。用之嘔更甚。然內經在上者因而越之。風痰嘔出。瘡疹出透矣。何妙如之。若怕其嘔。加白薏仁八分。即不嘔。又本草大便瀉者。大力子禁用。以大力子能

作瀉也。然瘕子出瀉者，不藥可愈。愈瀉愈妙，又瘕後水瀉，亦不碍。用甘寒複以淡滲，加銀花炭最妙。誤用溫熱及參朮，必危。最怕吐血。

■ 經 產

毛姓一婦，孕八個月，霜降後，患伏暑，黃昏寒熱，似瘧非瘧，無物不嘔。是上中焦症，其陽之不通，以禁用滑石故也。然日用厚朴藿梗，更多醫嘔，總不除。後予以喻氏進退法，一劑嘔止，即告辭。以極於上者，必反於下。一產即爲棘手病。家再三囑治，用安胎清善法，不彌月而產。產後母子均吉。惟惡露點滴，則無。予思病經一月，今欲求其血，是迫飢民而徵歛也。理當加本求利。於是以丹參八錢，當歸三錢，川芎二錢，再加沙苑子一兩，以代地黃。經血大至，服十劑，惡露已淨。黃昏寒熱又作。予謂是極於下，必反於上也。用薄荷滑石，辛涼解肺而愈。

世交張魯封六兄，醫學高明。凡厥友中病至棘手，延至立法即愈。一媛尙在室，鬱溫邪多日不愈，遂治舌黑燥，神呆脈滯大。予認爲邪入心包，當用犀角

地黃。魯翁對以業已服過。或劑輕之故。再議以大劑不應。予又診細問工婦。病中曾經走經否。對以十餘日上至。服主人藥。予知其必不用醫通法也。於是以舌黑爲津液之涸。腎水之乾。耳聾者水不上升也。神昏者精不上交於心也。兩腿不能自移。衣服著肌肉卽大叫痛者。爲血分之虧也。用吳氏溫病條辨下焦篇中復脈湯加減。內大熟地用至八錢。炙甘草用至六錢。魯翁嫌手筆太重。予謂其書謂甘草不應。加至一兩。曾經得效多人。竟用之一劑卽知。魯翁竟以此湯日進。不過十餘日全愈。予卽以溫病條辨轉贈。緣此書京城所刻。吳鞠過與世伯胡水雲先生交好。今下龍胡心亨明府水雲先生之令嗣也。蒙其屢次下贈。今寧波有翻刻者。後晤魯翁云。曾以大定風珠治血崩得效。此媛適陽嘉龍孫寶號。七月間患暑濕。致小產經血不下。魯翁自診後。又邀予。魯翁此次手筆亦不輕。當歸用至七錢。予謂究屬性溫。不易以丹參一兩。且產由暑熱逼下。須用涼劑。若不以涼。卽熱入血室矣。加以丹皮梔子六一散木通等。竟霍然。

姚龍光醫話精華

姚龍光（晏如）丹徒人幼從庭訓專心制藝
繼抱怯症爲時醫留難乃矢志習醫閱書既廣
求理亦深疑難雜症莫不應手見效亦出類拔
萃之才也

次目話醫光龍桃

溫病	一
痢疾	四
結胸	五
昏厥	六
閤格	九
水氣	一一
虛熱	一二
腹脹	一四
蒸	一五
肝火	一七
失眠	一八
帶下	二〇
產後	二二

新出各書佈告

外科真詮

鄒五峯著

膏方大全

秦伯未著

傷科大成

趙竹泉著

燥氣總論

陳傑善著

以上各書均屬極有價值之作務切
實用之著述特此露佈

中醫書局啓

姚龍光醫話精華

上海秦伯未編纂

普甯方公溥參校

溫病

趙少希余至好也。其太夫人賢德知大體。治家勤謹。夏間忽患溫症。一發寒熱。則抽掣難堪。通身疼痛。頭痛如錐。心中煩躁。不飢不渴。不便。舌本深紫無苔。右脈弦數無力。左脈弦數有力。余曰。邪之中人。乘虛而入。如水之就下也。此症由陰虛之體。受時令溫邪。深入陰之血分。故一發則心肝兩臟。爲邪所傷。因見煩躁抽掣。寒熱往來。脈象弦數等脈症。溫熱經緯中論此症最爲詳明。余因按法施治。用鮮生地五錢。麥冬二錢。元參心三錢。青蒿三錢。赤茯苓一錢半。銀花二錢。連翹三錢。山梔仁三錢。酒炒白芍三錢。甘草五分。當歸五分。竹葉捲心者八片。蓮子心八分。連進四帖。寒熱抽掣身痛俱止。舌苔漸生。惟懷穠心跳。體

嗽咳痰多。脈象柔和。是陰分溫邪已退。見脾虛痰泛之象。適吾發舊患。不能
 出門。乃請吾鄉推許之王某名醫繼吾診治。見吾前方。頗不滿意。云時氣之病。
 焉有開首便養陰而用血分藥者。改用涼膈散去硝黃。連服四帖。愈覺疲困。值
 少翁由店回來。因邀予往診。其脈仍如前。余曰不妨。此脾虛較前稍甚耳。用六
 君子湯加厚朴八分。緩以調理。不難全愈。此時少希二妹亦病四日。服王君方
 亦四帖。王君在余前一刻診視。尙云病將退矣。較母病輕甚。一二日便可全愈。
 余俟其去而入房診視。見病者勉強坐起。訝其躁擾不安。有類陰躁。面色天白。
 兩額皆紅。身亢熱。四日未得一汗。唇與舌本皆白而無血色。上有薄苔。焦枯板
 貼肉上。問夜能睡否。曰日夜煩躁。兩夜不能瞑目矣。兩脈沈細而數。一息約十
 二三至。出房私謂其兄曰。令妹之病。法在不治。其變即在早暮。陽越於外。故身
 熱無汗。煩躁不寐。陽越於上。故舌白苔焦。額紅面天。脈數至十餘。是陽越而陰
 竭矣。凡陽虛之體。誤服涼藥。多致孤陽脫出。而飛越於顛頂之上。與肌膚之外。

反顯熱象而變動極速。此爲不治之症矣。王名醫見令堂哮喘不安。故云病重。見令妹安睡無聲。故云病退。此智者千慮之一失乎。越一日僵臥如尸。又一日寂然而逝。此女心性和平。見地明達。調停家事。實阿母之良佐也。早二三年夏間患瘧。間日一發。市醫爲治月餘罔效。後挽予診。服藥二三劑便愈。愈後便止藥。藥止便又發。發即服藥而愈。如此又遷延月餘。適少希回來。訪問病情。并屢止屢發之故。余曰。令妹之瘧。與時瘧不同。時瘧多由痰食積滯所致。令妹實由脾陽不足。故瘧來寒多熱少。先由手足冷起。無頭疼身痛口渴便秘等症。惟面色痿黃。身倦肢軟。惡食汗少。脈來濡弱。加之前醫多用劫伐之劑。脾氣傷而又傷。余用六君子湯加附子一錢。溫補脾陽。故服二三劑便愈。然瘧雖愈而虛未能回。故藥一止則病復至矣。若連服十餘劑。虛氣亦回。便不再發。少希因日煎一劑與服。連服八日。果不再發。爲開丸方調理。二年無病。是年死於七月。因斷丸藥半年。初病時又服苦寒藥。致真陽飛越。陰火熒身。可哀也夫。

痢疾

趙少翁之表嫂解姓孤苦零丁無所依靠。常住趙府。其人寔言語。慎舉止。樸實勤勞。得少翁令堂之憐愛。秋初患白痢。裏急後重。小腹疼痛異常。冷汗淋漓。初意志在必死。誓不服藥。數日後求死不得。痛又難忍。故聽予診治。其脈沈微。似無似有。面青神憊。汗多惡寒。肢厥均屬陰盛陽微之象。乃用熟附片五錢。白朮五錢。炙甘草三錢。炮姜一錢。肉桂二錢。酒白芍三錢。青皮一錢。木香八分。二帖而愈。予問趙府曰。此陰寒之疾。今驟得此。當必有故。答曰。表嫂刻刻求死。日飲冷水。食冷飯。吃冷粥。夜臥當風。不覆厚被。不穿棉衣。已有年餘。前日初病時。自喜曰。可以死矣。與諸人永別矣。至痛極難捱。始肯診耳。予聞之不勝愴然。逾二年。又病紅白痢。服藿香正氣散六劑未愈。聞余回里。急迎爲治。六脈俱弦數。兩尺尤有力。唇紅口渴。腹痛下墜。余曰。前次乃病寒。此次乃病熱也。用酒炒黃連二錢。酒炒黃芩二錢。酒炒白芍三錢。青皮六分。香附六分。柴胡四分。亦二

劑而愈。

■ 結 胸

宦治桐性誠篤。工寫真。長媳王氏。秋季患溫症。因有孕七月。未敢服藥。延至七日。病勢危篤。來懇予診。詢知惡熱七日。曾未一汗。面紅有光。胸悶躁擾。詰妄叫喊。人事間或清醒。大小便俱閉。嘔噦連聲。滴水不能入喉。診其脈兩寸洪滑。兩關尺弦數。舌本深紫。潮滑無苔。合脈症參之。定屬溫病。然口不渴。舌潮滑。滴水不能入喉。則又何也。就此推測而知此爲溫病之水結胸。如傷寒水結胸之病也。但傷寒由於寒而誤治。此由於熱而自成。水氣因熱上升。填塞胸膈。故舌潤而洪滑之脈見於兩寸也。上竅爲水氣所閉。則下竅亦閉。如壺內貯茶。大口蓋緊。小口卽點滴不出。故便溺俱無也。水氣上沖。氣亦上逆。故嘔噦不止而水難下喉。心爲水逼。神明無主。故人事不清。且面紅爲溫。有光爲水。但瀉水之藥。均能損胎。雖有故無阻。亦無阻也。然與流俗難言之。故婉言辭謝。囑請高明。

乃桐翁再三相懇，又邀王炳南爲作說客，爲用葶藶子三錢，杏仁泥三錢，枳殼一錢，牛法半夏二錢，大黃三錢，芒硝三錢，水煎與服。因囑之曰：此方皆損胎之藥。然有病則病當之，於胎無傷也。若胎氣未動，則病去胎存，最爲妙事。若胎氣已動，則胎病俱去，亦屬無傷。若不服藥，則胎去病存，人必不保。此方毋輕示人，恐聽人言而自誤也。藥煎出一碗，竟能緩緩服下，無一滴嘔出，事亦奇矣。歷一時餘，腹中大痛，其翁復來問治。余曰：上焦開發，氣下行矣，無害也。又歷時許，痛定安寢。至天明小便下行甚多，大便又下行多水，果汗出津津，身倦欲臥。病大退矣。反致衆口沸騰，謠詠四起。吾聞之，因不再診。後醫治不中竅，餘邪未淨，逾年餘轉別症而歿。冬月生子，亦未能存。此病後失於清理，安胎之未得法耳。

昏厥

余姻親蔣伯渠之姪女，年二十。秋間病寒熱，市醫爲之表散，二劑而愈。隔二日，天將明時，忽來叩門而速予往。予至則病者神識昏迷，已如尸寢。據云三

更時一覺煩悶。便目閉神昏氣絕。片刻則醒。醒片刻又絕。半夜已氣絕五次。診其脈六部俱無。面色一團黑滯。舌苔穢濁而厚。此本伏邪因受感而見寒熱。一爲表散便解。其伏邪猶未動也。然是卽藥線也。爲今夜發病之兆矣。其穢濁有形之邪。伏藏既久。蓄勢必緊。如地雷火發勢之暴烈。難以言喻。故一發則上犯心肺。五臟皆邪氣瀰滿。焉得不神昏發閉。如尸寢乎。但邪在胸膈。難用下奪之法。急刺其四末。透風泄邪。另用黃連等極苦極辛之劑。以清降上焦。俾濁邪下行。神氣稍清。然後再按法正治。刺後卽連灌煎藥兩劑。果神氣稍轉。明日復診。脈仍未出。病仍如舊。乃倣達原飲方。用川厚朴三錢。蒼朮三錢。草果仁打碎。後下一錢。枳殼二錢。川黃連一錢五分。黃芩二錢。大黃五錢。芒硝四錢。木香一錢。水煎與服。週時始得大解。糞如爛醬。臭惡不堪。人事始清。但下後惡寒戰慄。床帳動搖。舉家忙亂。予初聞之。亦頗驚駭。以下後復作寒戰。古人謂爲犯忌。在下後三戒之內。繼而自悟曰。此病與傷寒大承氣症有別。承氣症邪熱燥糞結。

於腸胃。一下則熱清結解。不當再見表症。若再見寒熱。非認病不真。下之不當。卽正虛而成壞症。故下後忌此也。此病乃伏邪爲患。穢濁污垢之氣蓄之既久。非獨臟腑間邪氣積滿。卽經絡中邪氣亦皆充斥。臟腑空塞之時。氣機壅閉。經絡之邪無可發泄。故病雖極重。而無寒熱頭痛症也。今大便一行。腑氣稍通。經絡之邪始得外發。此刻既有大寒。寒後定有大熱。熱後定有大汗。通身外邪皆可因之解散。實此症之幸事也。大熱大汗。汗直至足。果如所言。是日卽未服藥。第四日復診。脈則浮弱而數。不甚受按。面上黑滯未退。肢體軟弱。心煩腹痛。溺仍未清。舌苔仍垢膩。舌本深紫。此邪氣尙重也。原方加大腹皮三錢與服。至三更行大便甚多。仍臭惡不可近。第五日腹診。各症俱減。面色稍轉。脈反實大數。而有力。舌苔厚腐浮起。知其積滯已動。乘勢利導。不難掃除盡淨也。原方減去芒硝二錢。再與服一劑。服訖連行大便兩次。幾有半桶。舌苔退盡。脈來弱。小人事安妥。亦能稍食。薄粥前此數日。粒米未能入口也。但神虛體弱。終日欲寐。惡

聞響聲。知邪去正虛。爲制健脾利氣之方。加以飲食。調理月餘。始能起床。兩月始能健旺。其受病之深。發病之重。不多見也。若非體壯年輕。何可望其生全哉。

關格

陳道生忠厚人也。與其父皆以好義見稱。數年淹蹇。事多掣肘。患關格症。服藥數十劑。病勢日重。予自鄂回。聞其病而往視之。見其面色痿黃。飲食入腹卽吐。午食至戌則出。暮食至早則出。所吐皆酸腐宿食。絕無新食一粒。兼有痰涎甚多。大便十餘日一次。有如馬糞。小便赤澀。診其脈兩關滑大而遲。重按無力。餘部均不應指。前所服藥。類皆苦寒一派。余曰。此非眞關格也。乃胃氣虛弱。運化失職。陰霾之氣。晦塞三皖。痰涎沫。壅滿胃中。飲食入胃。爲痰涎所裹。不能運化精微。時久則味變酸腐。爲胃所惡。新食芳香。爲胃所喜。故新食一入。則宿食去而新食留。且胃失健運。其渣滓無由下達大腸。津水無由滲入膀胱。故大便艱。小便澀。勢所必然。若用理中以振胃陽。用重藥以鎮胃氣。脾陽一復。便

可挽回。乃用潞黨參五錢。白朮五錢。附子三錢。乾姜二錢。炙甘草一錢五分。以補脾陽。煎出另用赤石脂細末五錢。以鎮胃氣。方出市醫竊議曰。大便已艱極。再服此補瀉之藥。大便當不通矣。余囑令煎服。毋爲人言所惑也。服三劑。果便溺通利。服六劑。果便瀉痰水日十餘次。食粥不吐。惟硬物不能食。兩關脈已歛。寸尺俱起。但濡弱耳。余曰。可望生矣。胃中陰邪由大便下行。其勢最順。然濁邪一去。則寥寥空虛。有如新造之區。故硬物不能消受。其先大便結硬。愈服苦寒下劑。則愈窒。今服補瀉之劑。則反下泄者。是脾陽已回。胃氣已復。中下焦陰霾之氣。痰水之積。皆無地可容。盤踞不得。如紅日一昇。羣魔避舍。有此氣勢。此所以用補瀉藥而大便反瀉之理也。若再服十餘劑。將空洞填滿。胃復升降。脾復健運。便復其常矣。詎料其妻進紅靈丹與服。又請王名醫診治。視爲濕痰。用三仁五苓等湯。不十日壞症復見。兩月而逝。死後家徒四壁。子不克家。律以天道。誠茫茫矣。豈可問哉。

□ 水 氣

西碼喬梓閣王捷庵二令媳。年二十餘。四月患病。直致九月初間。歷易名手數輩。百治莫効。奄奄一息。已豫備凶器。余在孫府。再三敦請。至其家有張君潤之陪。余診視。告余曰。初病發寒熱。間日一次。欬而微喘。身疼頭眩。運飲食漸減。肢體軟弱。心中動悸。所服方藥甚雜。如建中湯。桂枝湯。桂枝加龍骨牡蠣湯。而養陰平肝之方。不可記憶。漸至身矜動。手足搖擗。粒米不進。心跳神憊。臥不能起。如弱症矣。余進內診脈。搖擗無定。其夫執持手牒。任余診之。脈則似有似無。陽微實甚。面色白而微黃。舌苔薄白而潤。有水氣。體瘦如柴。皮膚尙潤。寒熱均在支干陰日。逢陽日則稍安。亦可略進米飲。余商曰。此極重水氣病也。傷寒曰。心下有水氣。乾嘔發熱而咳。又曰。咳而微喘。發熱不渴。又曰。其人仍發熱。心下悸。頭眩。身矜動。振欲擗地者。皆水病也。此症俱見矣。水氣入經絡。故搖擗振顛。水氣凌心。故動悸頭眩時久。又爲藥誤。故陽氣衰微。神疲倦怠。得支干之陽

以助之則安。得支干之陰。以劫之則重。是本體陽微。求助於天時之陽氣也。若補陽驅水。尙可救治。請張潤翁執筆。爲開真武湯加細辛一錢與服。竟日有起色。得獲全愈。其功全在張君。張君本泰州名秀才。醫理亦精。此次非辨症不實。乃因名手之見。均不相合。不得獨行其志。及聞予言。力贊其成。勸主家毋爲人言所惑。故得病愈生全。皆皆張君潤翁之力也。其雅量不超人一等乎。

虛熱

堂姪嚴氏。燮和四叔夫人也。病寒熱往來。大便難。小便赤。喉痛。噁心。不欲食。煩躁。請王佩廷先生來診。方用藿香正氣散加減。內有厚朴八分。服訖。面紅氣急。喉痛煩躁有加。因更請名手王十七診視。力詆前方燥熱之誤。用銀翹散加黃芩。寒水石等。連服四劑。面愈赤。氣愈急。心煩躁。擾愈不能耐。且兼呃逆。闔宅惶恐。適予由西碼頭。急往視之。診得兩寸脈浮數無力。兩關脈滑大而緩。兩尺脈沉滑。時寒時熱。身未得汗。頭頸間有汗出。頭如裹。身重不能轉側。神迷欲

燃。便閉渴。口苦不渴。舌苔黃滑膩而滿布。胸膈腹滿。予曰。據脈症參之。種皆屬太陰寒濕中焦之滯。下焦氣鬱而心陽上浮。此內有真寒而外顯假熱之象。見未精者。每爲所惑而誤治傷生。予佩翁用藥甚當。但厚朴等分兩太輕。不能宣化寒濕。使心火下降。反助心陽之勢。以上升。故反見熱象。王十七則不知辨症。不知憑脈。膠執成見。漫議前醫。妄用寒涼。致擁者愈擁。升者愈升。寒濕結於中。心陽化火而上迫。故煩躁面赤。愈甚。胃氣不能下降。必與心火上逆。故氣急呃逆。愈加。如煤火然。以水由爐底澆上。則浮火上升一二尺許。卽此理也。爲用川厚朴三錢。蒼朮茯苓陳皮澤瀉各二錢。草薹仁黃芩知母枳實各一錢。牛。滑石五錢。生甘草黃連姜汁炒各五分。車前草一株。服一劑。熱象全退。轉見寒象。連進八劑。始便通飲食漸進。月餘始能健旺。其胞弟嚴桂齡受業於先君。與余同窓三載。因清晨空腹。爲姊吹喉藥傳染。病症如一而輕。不信予言。延一前輩而有時名者診治。生死倚之。前輩選用寒涼而不知返。漸至粒米不進。小

便不通。面赤氣喘。躁擾不安。日夜不寐。兩月餘。舌黑如墨。潤滑光亮如鏡。恣飲梨汁蔗漿。致脾陽全敗。龍雷陰火上升。舌苔由黑而燥而裂。燥裂之下。尚有潮氣。其氣急神揚。刻不能耐。叫喊之聲。四鄰皆震。目赤直視。心內火焚。苦楚萬端。令人不忍聞見也。又越二日而卒。由起病至死。共三月餘。此症由寒濕而化熱而化火。直至上升巔頂。陰陽脫離。津液耗盡。始得神亡而逝。閱時既久。受苦最深。吾見病此死者甚多。余故誌之。以告天下。凡病家醫家皆當以此爲炯戒云。

腹 痕

王炳南通命理訓蒙。秋初病瘧。僅發兩次。用俗傳截瘧法止住。吾曰。邪未退而截住。定有後患。十日後腹脹而痛。身倦怠。飲食減。尙不爲意。一月後支持不住。邀余診治。其脈兩寸部滑弱。兩關部弦。兩尺部弦勁。搏指而緩。腹中疼。小腹硬如鐵石而冷。小便清利。大便滯。用補中益氣湯與服。兩帖寸脈稍起。餘仍如故。余思陰邪結於至陰之處。非溫不開。非下不去。乃用附子三錢。乾姜小茴

香吳茱萸各一錢。肉桂當歸各一錢半。川椒鹽炒八分。大黃酒製三錢。爲一劑與服。一帖大便暢行一次。腹內稍寬。三帖後一夜大下二十餘次。色晦臭惡如魚腸狀。人不能近。彼甚恐。黎明來召余。急往診其脈。六部微弱而平靜。問小腹如何。云小腹已溫煖而軟。痛亦止。余曰。脈平邪退。愈矣。何恐爲。適余有西碼之行。彼食松菌湯麵。肢體浮腫。服朱醫補劑。兩日喘滿不安。余回而向予零涕。余曰。無傷也。令服防己黃芪湯。二帖腫消喘定。日向安好。

瘧疾

許家村有老婦陸姓。年近六旬。秋間病感。愈醫愈劇。迺予爲治。寒熱日發一次。午前發寒。二更始退。胸膈腹滿。氣逆心煩。夜不成寐。終日迷困。粒米不進。一二便皆通。診得左脈弦弱。右脈滑大而空。三五一停。日輕夜重。舉家忙亂。已備辦棺衾矣。聞其前方多瘧門例藥。因告之曰。脈却不佳。然爲藥所誤。脾胃大傷。氣尚未絕。急和胃補脾。猶可救治。以六君子湯加肉果仁益智仁。搗芎藭梗爲

劑連服兩帖，熱退能寐，知飢欲食。

堂兄壽山之姨姪女，年十九歲。夏季患瘧，午初發寒，當即轉熱，二更始退。發寒熱時，心中煩躁懊恨，便不能支。其苦楚情狀，自己亦形容不出。面赤氣急，身微有汗，大便如常，小便色赤，兩手脈俱弦數。惟左寸獨滑如豆，數而有力量。舌鮮紅，上有淡薄白苔。余思此症，惟心中獨苦楚難受，脈惟左寸猶滑數如豆，是乃邪氣攻心而成心瘧也。夫邪由四面而攻心，幸初年輕病，心血未虛，心氣未餒。時時與邪相攻擊，而邪氣猶未敢遠來相逼，祇四面圍繞而已。如賊人圍城，城中兵精餉足，未敢遠來薄擊，僅能遠圍困，而城中防範維嚴，日無寧晷，勢難安枕。故瘧症一來，則心中苦楚萬端，職事故耳。然此亦難恃也。孤城坐守，外無救援，餉耗力疲，勢難持久。若一旦潰散，其禍便不可測。故宜及早圖之。因用蜀漆三錢，爲衝鋒陷陣之將，直破賊壘，而解其圍。使兵民將帥潰圍而出，故以爲君。用生地連心麥冬元參，心當歸酸棗仁，以養心氣而厚其兵力，使賊

邪不戰而自潰。故以爲佐使。但服訖瘥來時。當更加劇。須忍耐兩時之久。則自愈矣。此藥服下。果如所言。是日瘥退甚早。汗亦出透。從此便愈。卽令勿藥而安。

肝火

陳道生江西人。兩淮候補也。其尊翁綸閣老先生。辦鎮江洋務多年。忠厚和平。春初仙逝。遺愛在人。吾鄉每津津樂道焉。道翁夫人冬月病感。醫治十餘日。病勢劇甚。殷春台爲之介紹。而迓予爲治。其時病經半月。中西潮熱。天明不汗而退。通夜不能瞑目。心中悶脹煩躁。大便未得一通。小便赤澀。頭左大痛如裂。五心乾熱。汗未一出。粒米不進。口亦不渴。神氣虛羸。面色青薄。舌色鮮紅。舌尖如竹刺。搔破隱見血痕。舌根有黃苔。左手關尺脈弦數搏指。右手虛數。視前所服藥。均辛燥重劑。余曰。肝火旺極。陰血傷極。若不急養陰血。速清肝熱。恐火燃血耗。將見亡陰之象矣。以青蒿三錢。鱉甲五錢。鮮生地搗汁二兩。麥冬元參各五錢。酒白芍三錢。生甘草蓮心各一錢。水煎利汁與服。一帖安臥兩時之久。

失眠

越河圩王益之長媳徐耀庭之姪女也。亦吾表兄夏德生之親戚。秋初患痢。治愈後而夜不成寐。近處名手遍請診治。而病轉危篤。擬勿藥而待斃矣。忽聞吾名。托夏德兄爲之介紹。敦懇再三。予往診。時目不交睫者已近三月。口不能食者已有月餘。家人勉以鷄肚濃湯勸進。強咽數口。反覺脹悶。所最難堪者。抽搐驚恐兩事。一經大抽大搖。震動跳躍。則氣絕僵臥。靜待片刻便甦。日夜抽厥共二十餘次。其驚恐則如在刀劍叢中。卽數人挾持擁護。膽亦不能稍壯。頭眩運不能坐起。二便俱通。身無寒熱。但面色通赤。肌未消瘦。中心煩熱多汗。腹脇脹悶。經水久閉。其舌本深紫無苔。而光亮如鏡。其脈則左寸關弦小而沈。右寸關濡弱。兩尺部滑大滿指。重按有力。視前所服藥。惟治病用木香檳榔之類。餘皆滋陰平肝養血斂神之劑。數醫一轍。約服七八十帖。故病勢當此極耳。病者有小叔王壽祿亦學中人。予因與之論病。曰。令嫂痢症。本肝經血痢。服木香

檳榔等氣分之藥。邪在血分者反深藏不現。故痢止而不能寐矣。人寐則魂藏於肝。肝有伏邪。是魂之舍爲邪所居。魂無窟宅之所。陰陽不能相抱。以致夜不成寐。與心脾血虛。神魂飄蕩之不寐症。迥不相侔。此時若爲清理血分。使邪外散。數劑便愈。乃醫者反用辛涼補滯之劑。而血爲之凝。痰爲之滯。肝膽之氣。壅塞不通。肝主筋。筋攣則抽搐大作。肝心兩臟。木火相連。肝邪上逆。則心竅閉而氣絕。僵臥。胆府清淨。則氣壯心安。胆爲邪據。則氣餒心怯。而驚恐特甚。木來剋土。而痰又滯脾。故腹脹大。飲食不思。得鷄肚之湯而反不適。肝脾壅滯。升降失職。腎水不能上潮。致心陽獨亢於上。故面赤煩熱。心如火燒。方書云。舌光如鏡。胃陰將亡。但亡陰之舌色必嫩紅而滑。此色之深紫。血之瘀也。其亮如鏡。痰之光也。非熱非虛。故肌膚未消。脈亦不數。且尺部滑大有力。顯是有形之痰血。伏積於下焦肝胆之部。今二便尙通。脈未大壞。胃氣尙存。猶可爲也。王壽翁以予言爲是。因立方用柴胡滑石各五錢。桃仁四錢。大貝母醋炒五錢。脂半夏鹽

煮水姜黃各三錢。枳殼桑白皮陳皮丹皮茜根山梔仁各二錢。生甘草一錢。爲煎劑。另製當歸龍薈丸八錢。分兩次服。煎劑日服一帖。兩日乃大便秘行。每日兩次。所下痰積瘀滯甚多。經水亦通。夜能安寢更許。抽搐止。驚恐愈。人漸向安。煎方服十帖。脈亦大起。尺部漸平。此冬月下旬事也。病家因喪事延緩。至今正復診。人已虛甚。脈尙未靜。爲用甘溫補益之藥爲君。以利氣清邪爲佐。服數帖後週身發瘡。飲食漸加。精神漸旺。令仍以前方調理。似可無慮矣。

帶下。

耿璧翁夫人年四旬。自頗知醫。春初患病。歷夏徂冬。疊經名手醫治。卽孟河費馬諸名家。亦皆親往就診。服藥百餘劑。病日加重。冬月下旬已回家待斃矣。後聞吾名而來就治。曰始祇食少體倦。腹脹溺瀉。白帶時下。現白帶如注。小便極難。努掙許久。祇有點滴。渾濁如膏。小腹墮痛。幾欲自盡。腹不知飢。口不能食。每日早晨神氣稍清。至午則疲憊不能動作。醫藥備嘗。百無一應。吾已耳。

不起。而罪實難受。不如早去爲妙。請診視而示我死期耳。吾見其肌消氣弱。目
鈍無神。診其脈六部俱微。惟兩尺略滑。余曰病久神傷。因誤治而致此。幸脈症
相符。非死候也。彼曰吾不畏死。先生毋誑我。余曰我非行道者。流不求名。不求
利。欲賺爾何爲。貴恙本脾虛濕重。故溺瀉腹脹。醫見小便不利。爲用五苓利濕。
詎知脾陽不健。濕氣壅遏。愈服淡滲之劑。脾陽愈傷。壅遏愈甚。濁氣下流。清氣
亦因之下陷。醫雖屢更藥。仍一轍。故愈治而病愈重也。又或因飲食日減。肢體
倦怠。認爲脾虛。用參朮等味。詎知脾濕已重。參朮不能補脾。反來助濕。足脾愈
困而濕愈生。腹脹便秘。惡食愈甚也。今清氣下陷。濁氣下壅。痰濕下流。故白物
淫淫而下。小便艱澀墜痛。中虛而有阻滯。則心腎不交。故不寐肢冷。先爲升清
化濁。後爲交通心腎。須至木氣得令。春溫升發之時。方得全愈。用川厚朴枳殼
陳皮半夏牡蠣苦參破故紙升麻柴胡柏樹東行根皮煨白螺螵壳煎服。連進
六劑。果墜痛減。小便通。爲易方常服。又開丸方補心腎。令間日服。至三月果愈。

產後

殷春台夫人產後失調。遷延年餘。服藥罔效。時時畏寒。欬嗽痰清。肢體倦怠。夜不欲寐。口不欲食。神疲不離枕席。時吐白沫。胸中悶塞。經水久閉。診其脈兩寸弦緊搏指。兩尺俱微弱。舌本淡紫。苔白厚而乾。余曰。此上實下虛之候也。上實者脾中之痰濕。擁於上焦。下虛者陰中之真陽。虛於下焦。惟下焦真陽不足。不能蒸水上潮。肺氣無權。脾濕又將竅隧阻塞。故舌乾而白沫。時吐血不能生氣不能利。故經閉而倦怠也。爲用丸劑清上。膏劑補下。以白朮炙草枳殼橘紅貝母桑白皮等水泛丸。食後服之。以肉蓯蓉枸杞杜仲鹿角膠鹿角霜等熬膏。空心服之。一月餘。頗見安好。忽又延畢醫診視。服滋陰降火兩帖。反覺沉困。因仍服吾之丸劑膏劑。八月餘。經水始通。諸症皆瘳。

張希白醫話精華

張希白（仁錫）青浦人後遷嘉善作寓公焉
以儒術行醫精于診切著有痢症棗麥四言藥
性奪錦瑣言醫說等會紅羊亂起不克壽棗

張希白醫話目次

傷寒	一
溫熱	一
斑症	三
痰	四
血症	五
腫	七
痢疾	八
小便	九
淋	九
胎產	一〇

德軒氏選輯
普濟良方

要目

急救……八十三方
 瘡毒……五十五方
 婦女……四十三方
 小兒……三十二方
 雜症……六十九方

方方有效 方方易施
 定價二角六折
 中醫書局啓

張希白醫話精華

上海秦伯未編纂

普甯方公溥參校

傷寒

余表弟媳。冬月患惡寒。頭痛如破。痛腰如折。周身骨節痠痛。怕冷異常。舌無苔。脈緊而細。五日絕不發熱。詢知平日飲食甚微。卽夏月不離複衣。余曰：此正太陽寒傷營症。與張石頑治陸氏病無異。想因素體虛寒。不能發熱。從來治法。未有正發汗之理。爰以景岳大溫中飲去熟地。麻黃肉桂加桂枝。一劑而寒罷。再劑而熱作。復診從了頑用補中益氣加熟附。數服而諸恙霍然。因知古人醫案。皆足爲後學法守。業醫者奈何多口頭滑過。

溫熱

丁家樹朱姓。年四旬外。平昔氣陰本虧。三月初得風溫症。醫投辛涼疎解。

之劑頗應。越旬餘。身熱復作。乍輕乍重。體倦神煩。醫因其原虛。改用滋陰藥十餘帖。身熱更熾。昏憤日出。時余適往其地。伊友見而招之。診得脈形沉數。謂其友曰。體雖虛而邪未達。張介賓云。陽邪獨亢。陰氣不至。而虛中有熱者。始卽是退也。歟。因留犀角地黃湯加黃芩麥冬一方。半月後。始知此方連服三劑。諸症漸瘳。

程姓子病溫熱旬餘。身熱不退。舌黑生刺。鼻如烟煤。神志昏亂。手足微厥。六脈沉細。此必承氣症。而誤服白虎也。白虎無破結之能。徒戕胃氣。反鬱其陽。致令脈道不利。膈熱壅閉難解。遂與大承氣連進兩劑。大便得通。下後脈見浮數。余謂家人曰。邪達於表。汗將大至。連煎白虎加人參湯灌之。覆杯。果汗至如雨。

一本作李姓。身熱漸和。而神識昏昏如醉。脈沉數有力。舌赤無苔。頻喜出口。餽至鼻尖上下。或口角左右。欲索刀以自去勢。與之言。初則似清。繼乃昏亂。

歷治多人。皆嘆爲異。余曰：此邪熱傷及心營之重候也。不必疑其症。但以脈舌憑之。即可得其治法。傷寒舌鑑中所謂紅絳舌者。大率類此。爰宗其意。用黃連解毒湯。加生地、雲苓、連翹、燈心等味。連投二帖。病機稍退。漸次向安。

斑症

朱里蔣友病經數日。煩躁面赤。身雖燥熱。時發畏寒。語言如狂。舌苔焦灰。醫進白虎加味。心中痞悶。腹大痛。一日夜下利清穀十餘次。醫改用五苓加滑石車前。連服兩帖。面之赤者變爲青矣。下利雖似稍緩。而手足漸冷。氣息微續。家人驚惶無措。聞余返棹。急來邀治。按脈浮大不鼓。謂其家人曰：寒邪鋼結。勢欲發斑。但元陽大虛。深慮正不勝邪。若非峻補托散。則邪陷日深。必致危殆。仿大溫中例。用大熟地、潞黨、冬朮當歸、炙草、柴胡、葛根、煨姜。服後汗出如雨。遍體赤斑始透。痞悶畏寒泄瀉等恙皆除。仍以原方去柴葛再服。明日余欲回善。授以理陰煎加參朮。

丙午初夏，朱蒼山身有微熱，面白神呆，口渴喜飲，語類鄭聲，腰腹間有淡紅色如斑狀者約百餘點，醫用葛根柴胡牛旁杏仁蟬衣赤芍等味，連進四帖，而病不增不減。伊見兼山，就余商之。余曰：證因作強太過，而又感冒微邪，邪乘虛入，伏於少陰，亟宜填補真陰，略加透邪，可免許多周折。不爾，非特邪無出路，真陽不能潛藏，勢必釀成格陽重候。

痰

陳某四旬外，素無疾病，忽一日遍體刺痛，痛甚，身寒而戰，戰罷則熱，熱退無汗，是夜必夢其亡友大哭而醒，或十日一發，或五日一發，于今三年矣。咸疑爲祟，百計祈禱，終無濟。同居有馮姓者，勸伊來寓求治，診其脈沈滑而實。此李士材所謂痰飲之疴也。馮問有祟否，余謂崇豈能爲病，實病似祟耳。用滌痰丸不應，改用礞石滾痰丸，每服三錢，連進四日，得下稠痰數十次，此症遂不發。徵友汪永年子，四月下旬，頭疼惡寒，臥榻不起，定屬伏邪內發，醫因壯熱

不解便與發汗。見有赤斑。驟用寒冷。寒冷不已。繼以攻下。正氣轉傷。邪熱結而身汗如油。唇燥舌黑。神識昏昏。切其脈皆不應指。想素體本有濕痰。又得邪熱鬱蒸。胃中津血。悉變為痰。氣爲之阻滯。脈道因是不通。脈症細參。當從痰治。遂用黃連。胆星。枳實。菖蒲。竹瀝。半夏。陳皮等味。一劑而神識清。再劑而大便得下。後卽以此方加減。服數劑而漸瘳。

血 症

西塘伍姓年二十餘歲。體壯方強。初夏鼻衄如湧。勢殊危篤。三日來。蒼連知柏鮮不備嘗。余診時見其面白息微。脈形虛弱。身冷如冰。鼻中猶涓涓不絕。余以爲此氣虛不能攝血。定非火症。若不急進溫補。恐去生不遠。正古人所謂有形之血。不能卽生。無形之氣。所當急固者也。用黃芪二兩。黨參炙草各五錢。熟附三錢。煎濃汁。頻服之。衄遂止。繼以四君子加歸芍。服數劑而安。越月新埭吳秀成亦患鼻衄旬餘矣。洵求方藥無効。時余初遊善地。尙未著名。以許衡如

若就診于余。余曰是非錯經妄行。乃陰虛格陽之重候也。宜益火之源。以消陰翳。庶幾有濟。用六味地黃湯。加肉桂淮膝。服兩劑而頤止。

錢湘吟於冬月血溢上竅。勢若湧泉。其尊甫急遣人來邀。其脈數大而弦。余曰此症朱丹溪所謂陽盛陰虛。有升無降者也。用大生地炒蘇子炙龜板焦山梔連番荷草根炮姜杏仁藕節童便連進三劑止。唯漸加欬嗽。湘吟頗有憂色。余慰之曰。陰分本虧。血又大去。是虛火上炎。嬌臟受熾。而嗽作矣。陰復則嗽自止。用熟地沙參麥冬淮膝川貝雲苓龜板花粉白芍等味。服數帖而嗽亦除。越月北上。途中不便煎劑。遂以此方加減合丸。

衛姓婦年四旬外。經來腹痛淋瀝十餘日。忽然大崩。有塊色紫。或以血熱妄行。用生地川連黃芩地榆丹皮等藥不應。或爲氣虛不能攝血。用補中益氣湯又不應。余診之脈得浮大。肝爲風臟。陰不蓄陽。肝風妄動。非溫補何以熄風。因人參生地阿膠杞子杜仲菴蓉麥冬歸身石斛白芍肉桂連服兩劑而止。

自後卽以此方加減。調理半月。面色精神。皆能如舊。按崩中症。凡屬風者有二。因此內風也。而外風乘虛內襲。鼓蕩血海。亦有是症。不可不辨。

■ 腫

松江徐君令郎十四歲。風邪入肺。化火。欬逆多痰。往來寒熱。醫進辛溫疏解不效。繼因足腫。從濕熱治。大投黃連等劑。亦屬無功。漸漸頭面肢體皆腫。陰囊極大。其色光亮。小溲全無。身熱欬喘。有進無退。疊用分利之劑。醫見無效。皆辭難治。因延余診。予思經云。肺熱如火燎。又云上焦不治。水溢高源。可知是症。其熱在肺。肺熱則失其下降之令。不能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因聚于皮膚。用麥冬在尚清肺氣。琥珀淡竹葉通草。下達膀胱。加白粳米以培其母。兩劑遂愈。

新篁沈某來寓就診。氣粗色白。腹如釜。囊如汁。脛如柱。脈形沉弱不振。正屬氣虛下陷之疴。而用牛膝車前等味。可以愈服而氣愈陷矣。清陽不能升。濁陰焉得降。因用調中益氣湯。去木香。加增子。甫兩劑。腫去其半。後仍以此方加

減調理半月而病除。

痢疾

張香岩令堂深秋得下痢。腹中陣痛。肛門重墜。延至初冬。臥床不起。形容憔悴。飲食漸少。微有寒熱。治痢諸方。幾乎遍嘗。香岩轉懇秋堂。邀余診其脈沉遲而滯。余曰。鬱怒傷肝。思慮傷脾。語屬肝脾兩傷。原不可與溫熱。下痢同治。蓋木陷土中。土木爲仇。轉輸條達。兩失其職。胃中糟粕。不能運化。遂滲入大腸而下。卽金匱所謂氣利也。用逍遙散加香附砂仁。連服三劑。病衰其半。再以原方去香附薄荷砂仁。加參地柏子仁。遠志等味。數劑而安。

庚戌季秋。閔松坡以產後下痢症見招。據述前數日。驟起腹痛。所下如魚腦。或如凍膠。晝夜凡五六十次。昨產一男。敗血不下。而痢如故。余以生化湯加味與之。明晨復診。惡露雖通。而下利仍多。見其頭面及四肢微腫。口不渴。唇不焦。脈形細軟無神。因謂松坡曰。中焦陽氣本虧。又傷生冷。因之升降違常。陰寒

獨結。飲食所生之津液。不能四布。而反下陷。不進溫補。則陰氣日長。陽氣日消。將如大地羣芳。有秋冬而無春夏。其能生機勃勃乎。以附子理中湯大劑與服。服後兩時許。腹如雷鳴。陡下敗血斗許。仍用原方加當歸川芎。兩劑後惡露漸少。痢亦頓止。調理數日。康復如舊。

■ 小 便

婁署幕友李君。患小便數而多。且有時不禁。色白體羸。邀余診之。按其脈大無神。陽虛也。升少降多。法宜補火。授六味地黃湯去澤瀉。加桂附。明日署中有宗姓者。亦患是症。脈虛數。色亦淡白。余謂氣爲水母。水不能蓄。以氣不能固也。爲投補中益氣。各服數劑。症皆霍然。

■ 淋 症

顧次香患血淋兩月餘矣。每溲便必先深寒。形瘦食減。自服滋腎養營之劑。不效。醫以爲若不通利州都。則濕熱從何而去。因用生地草薢木通石菖車

前等味病反增劇。最後索治於余。診其脈沉細而弱。兩尺爲甚。問其色則痿晦無光。不鮮不紫。余曰。此膀胱虛寒。陽不化陰之候。用金匱腎氣丸。每服三錢。以黨參當歸血餘灰製丹參作湯送下。連進數劑而痊。丹溪謂諸淋皆忌補。此說余不敢深信。

胎產

孫春洲令媳。懷麟九月。忽下紅積。色甚晦瘀。日夜百有餘次。小洩全無。胸膈煩悶。腹中急痛。腰痠後重。且胎氣不和。諸醫以爲此症。升之不可。降之不能。頗難用藥。不得已邀余診治。余謂春洲曰。脈浮舌苔白滑。定屬風邪乘入營分。證雖危殆。尙可療也。用防風炭炒荊芥薄荷梗桔梗殼當歸查炭小生地荷葉梗午後煎服。至夜半遍體微汗。腹痛稍緩。痢亦大減。因卽原方去薄荷梗查炭連服二劑。痛止痢除。能進稀粥。再以人參白朮淡芩生地炭阿膠等味。調理數日。而起居如故。踰月始舉一雄。

丙午秋夜。鄰人來叩戶。云作日午刻。丙人生一男。身體頗安。飲食亦不減。忽於今日酉刻。連叫數聲。遂發狂怒。大言罵人。因問其惡露有否。曰甫產頗多。今尙未止。又問其頭上有汗否。曰無。老人思藥良久。曰是殆胎前所聚之痰。飲未得與痰齊下耳。彼懇用藥。爰以半夏胆星橘紅石菖蒲旋覆雲神。卽前輩所謂六神湯者授之。明晨其夫來曰。三更服藥。睡至黎明始醒。病遂失。

一婦坐草後兩日。惡寒發熱。以輕劑疏解。遂汗至如雨。越日汗收。食進。毫無所苦。醫議停藥。豈知三日夜。頃刻間腹中緩緩作痛。大便溏泄數次。神志不安。自云熱極渴極。苦難言狀。脈應細而數。余至已二鼓。後病家急於用藥。將欲下咽。索其方。乃去瘀生新。皆產後之通套。余曰此脫陽也。證屬少陰無疑。遂以熟附炮薑炙草炒白芍。人尿胆汁爲劑。服完卽睡。醒來熱渴頓除。後以四君子去朮。加桂枝歸芍懷膝牡蠣二帖而痊。

影印古本醫學叢書

本書共四十卷三十萬言分訂十厚冊布套上下兩函每部定價六元外埠郵費加一

——
本古用上等江南連史紙將原本影印與原書無二清晰異常研究醫學者不可不備也

第一種 醫經附註二卷

丁錦撰

本書係選集古來訓詁之作。入采者皆後楊元樞溫安常等十九家。綱舉目張。服通絡貫。視世傳之錯謬。不啻撥雲霧而睹霄漢。雖經中選得之名著也。

第二種 傷寒撮要四卷

王夢祖撰

本書係將古今傷寒學說貫通之作。引用書籍一百零一種。證分一百二十四門。方共二百六十有四。論脈論證。論方論藥。別具系統。仲景傷寒論後之第一奇書。

第三種 辨脈平脈章句二卷

周學海撰

本書係發明仲景脈學之作。屏棄舊註。獨抒心得。容自謂每下一字。必有確見。非實可施用。概不註符。可以想見其價值。

第四種 本草衍義二十卷

寇宗奭撰

本書係按正諸家學說之作。其有未盡厥理者。衍之以臻其理。疑難不辭者。伸之以見其情。文簡誤脫者。證之以明其義。諱避易名者。原之以存其名。使是非歸一。治熱有源。檢用之際。瞭然無惑。實為研究本草之寶笈。

第五種 女科秘旨八卷

釋應翰撰

本書係胎產病實驗之作。首論安胎及胎病證治。次論保產及產病證治。計八十四篇。一百五十一方。可謂集中國胎產學之大成。

魏筱泉醫師精華

魏筱泉（樹春）興化人博覽醫書不拘跡象
而於疑難雜病能自別出機杼人競稱之著有
鶴山書屋筆記未傳

魏後泉醫話目次

傷寒	一
溫病	一
霍亂	二
瘧	三
黃疸	四
頭痛	五
怔忡	五
癆瘵	六
疝	七
二便	七
產後	八

怪疾奇方

▲費伯雄著

一冊 定價三角

事非恆有之謂怪人莫能測之謂奇疾
病者乃生理機能起障礙而所呈之現
象烏有所謂怪方翔者乃根據病灶而
所立退却之法則亦烏有所謂奇然而
病固有非常理所能喻者方亦有非成
例所能喻者自多足逸本宮所載病無
不怪方無不奇殊足供一般之參考洵
不可多得者也書凡一卷一百四十七
病一百五十二方

中醫書局啓

魏筱泉醫話精華

上海秦伯未編纂

普甯方公溥參校

傷寒

江北鹽阜一帶。地近海濱。居民感濕素重。若或受風寒。每發寒熱如癘。兩
膀間必結核腫痛。或腹亦痛。俗呼爲發寒濕。實卽方書所謂類傷寒之一種。王
子春阜甯李輔忠知事邀予診病。予留阜時。該處以症乞治者。日有數人。用柴
胡桂枝湯合五苓加味。以散寒利濕。服之無不立效。考四方水土不同。所患之
病亦各異。如江北之類傷寒。及江南之軟脚病。皆其明證。此近今西醫所以有
易地療養之說也。

溫病

表姪季景江溫病愈後。頑痰填塞心竅。痞不能言。用密陀僧一錢。研細末。

茶清調服。入口即能言。去秋兒子宏燾治與夫某甲。因觀劇廟中。小台忽倒。幾被壓傷。致驚氣入心。亦瘖不能言。仍服前方。而愈。按密陀僧一物。能鎮驚祛痰。凡病瘖迷。心竅及驚氣入心。致瘖不能言者。服此無不立效。

東門外木商黃姓。溫病誤表。不得汗。邪熱鬱於肌表。血分。周身遍發錦斑。繼起膿泡。破流膿水。燥煩大渴。舌乾紅無津。咽痛便秘。脈見洪數。此名陽毒。予進化斑湯。合犀角地黃湯。加竹葉煎服。服二帖。諸症均減。膿泡亦漸次收斂。再加葶皮三錢。大便亦通。繼用養陰調理之品。未旬日而愈。查此症患者甚少。先嚴百泉公。臨症數十年。僅見陽毒一次。予年六十餘。亦始治黃姓陽毒病。此雖不經見之症。然治之稍不如法。輒有生命之虞。可不慎諸。

霍亂

北門外黃姓。陽霍亂。誤服熱劑。周身遍發錦斑。其大如錢。疎密不一。煩渴利下臭惡。舌黑無津。脈伏肢不溫。其家謂病將不治。而病者必欲邀予一診。予

做陽症誤服熱藥發斑。用化斑湯合竹葉石膏湯。加清絡之品。服二帖。諸症悉平。斑亦退盡。予以霍亂發斑一症甚少。故特表而出之。

瘧

癸丑冬。予應京師沈兩人侍郎之聘。爲其公子診病。道經白下時。有甯人張姓者。瘧以日作。不熱而但寒。已發數次。時醫以治瘧套方治之。不效。乃乞予爲擬一方。予謂此症由其人陽氣素虛。夏間又貪涼食冷。過度。致陰氣益盛。而陽氣益虛。故瘧來但寒不熱。而牝瘧以成。當用柴胡桂薑湯。服一帖。瘧即止。再服醒脾化濕之劑數帖。而氣體復原。

秦縣黃某。丁巳春瘧後失調。邪入肝經。挾痰血痰濕。結塊脇下。是屬瘧母。前由其友人介紹來絕。予令服鱉甲煎丸。陳皮湯下。彼不慣服丸。請改與湯藥。乃用石頭老人治瘧母方。即柴胡鱉甲薤仁三稜莪朮。俱用醋製。合二陳湯。加砂蔻衣防己等味。以鍊通血絡。兼祛痰濕。服數帖。瘧母全消。而氣體健強逾昔。

予以此方治瘧母，較鱉甲煎丸等方見功尤速，特濡筆而記之。

秦郵章書甫之夫人患瘧經月不止，瘧來熱多寒少，心煩作嘔，口乾渴飲，脈弦且數，此症由陰氣先傷，陽氣獨發，名曰瘧瘧。予用陳修園氏治療二方，即柴胡粉草茯苓白朮橘皮鱉甲首烏當歸知母靈仙服兩帖，瘧即未作，繼進清熱養陰之品調理而痊。此後凡傷陰瘧病，用此法無不應驗。

黃 疸

先嚴百泉公爲秦郵趙雙湖先生之入室弟子，醫學精深，宅心仁厚，曾傳治疸驗方一則。凡濕鬱發黃，濕邪瀰漫三焦，胸脘悶塞難堪者，用加減宣清導濁湯治之，無不奏效。云方用赤苓豬苓杏仁苡仁茵陳滑石寒水石，庚戌仲冬丹徒李雨孫患黃疸病，其見症與上述相同，延醫與藥無效，乃乞予爲之診治。予即用前方加川貝鬱金通草澤瀉等味，以滲濕邪，兼利氣分，服不過數帖，胸次已舒，小水暢利，黃亦盡退，旋身體強健如初。爰述此方，以補方書治法所未

及而爲海內患斯病者之一助。

□ 頭 痛

六合洋貨業劉某。病頭痛數年。前醫或清肝熄風。或養陰滋腎。均不應。其岳父柳某素信予。促其來興就診。予疑其諸法備嘗。何以不效。乃詢以曾患花柳症未。伊云。未病前一月。曾在秦郵宿一妓。此妓係患梅毒新愈者。予曰。病根基于此也。卽用金鑑結毒紫金丹。加銀花。粉草。苡仁。木瓜。滴乳石煎服。以敗毒止痛。服後痛卽大減。後爲擬一丸。令其回里調養。伊叩謝而去。

予增洪靜山。秋間燥邪上擾。清竅爲之不利。頭痛耳鳴。目赤口苦。彼以微疾不敢來。予先延他醫診治。服清肝熄風藥不應。乃乞予爲調理。予用吳氏治燥邪化火清竅不利之翹荷湯。加菊花。夏枯草。苦丁茶。服二帖。其病卽痊。此昔人所謂治病必先蕪氣。無伐天和者也。

□ 怔 忡

阜甯縣署幕僚張君。因案廢煩勞。心營有損。怔忡不寐。自汗健忘。深以爲苦。先延西醫診治。西醫謂爲心臟血脈亢進。令服藥水數瓶。而卒無效。乃託其友人某。轉懇予爲之調治。予用天王補心丹。以養心血爲主。服藥僅一月。而諸症悉除。是則中西醫之藥力。對於見症。但視施治之得當與否。固無從軒輊也。

臧 脹

甯國李雲門太守。患少腹脹大。肢體盡腫。兩脇刺痛。吐痰多至盈碗。凡理氣行水之藥。均遍嘗不效。羣醫以此病難治。皆相率辭去。其幕僚趙君與予善。因薦予往診。予思昔賢論腫脹之因。有氣血寒熱痰濕蟲積之不同。若腫脹腹大而又脇痛吐痰者。其爲血臧無疑。予卽用歸尾桃紅沒旋覆鬱金之屬。以通絡消痰。服兩帖。痰止痛平。仍依前法增損。再服十餘帖。而腫脹盡消。夫醫者臨症。能辨明病因。則施治自可獲效。如辨因不確。則藥不中病。未見有能治愈者。如李太守血臧之類是也。

疝

西城趙某。秋季因受外邪。引動疝氣舊患。寒熱似瘧。右臍墜大。牽引少腹而痛。凡解表及治疝之藥。均遍嘗不效。特遠道求診於予。予用柴桂各半湯。加川棟。茴木。香。吳。黃。以和解少陽。兼散寒行氣。服二帖。寒熱即退。疝痛亦輕。再服補中益氣湯。加味。而疝全除。按前方見溫病條辨。凡寒熱似瘧。而又疝痛者。用此無不應驗。是不可以不記。

二便

寶應華少臣夫人。產後清濁混淆。大小便。易位而出。病名交腸。言大小腸交之謂也。其家以新產體虛。不便出外就診。特遣人詢方於予。予用五苓散。令每服三錢。溫酒調下。使清濁分利。則二便自可如常。後月餘。致禮來謝矣。

丹徒楊雲甫。便秘帶血。脫肛腫痛。已歷年餘。時作時止。前醫不知爲大腸瀉熱。而謂爲氣虛下陷。誤進補中益氣湯。而脫肛腫痛益甚。乃求治於予。予用

黃連解毒湯加槐花柏葉。腫痛脫肛均愈。再進五仁法。而大便如常。此後遂永不復發。

產後

丙辰夏。予往臨川。寓友人陳韞山處。其甥婦患病重。以予年老。不敢勞遠行。卽延兒子宏焱往診。旋以病狀及方治告予。謂產後發熱逾旬。少腹微痛。前醫用解表及補血之藥。而熱皆不減。乃詢以產後病行多少。瘵者云。瘵行甚少。其爲停痰發熱可知。當與以枳實芍藥散加澤蘭丹參桃紅青皮等味。以行瘀清熱。兼止其痛。不卜服後果能獲效否。予曰。凡產後惡露未淨。而致發熱者。服消瘀藥無不立解。此症效可必矣。次日又延復診。詢之果熱減痛平。卽依法調理而瘥。

國醫出版界最近之偉大貢獻——編輯國醫課本之先聲

全國醫學校教員
編輯委員會理事

秦伯未氏

主編

國醫講義六種 出版

第一 藥物學講義 上編概論……指示藥物運用之方法
下編分論……指示各藥功能之鑑別

第二 生理學講義 上編概論……指示生理之研究方法
下編分論……指示形骸之生活現象

第三 診斷學講義 上編概論……指示診斷之要旨
下編分論……指示診法之施用

第四 內科學講義 上編概論……指示學習內科之關鍵
下編分論……指示各種疾病之證治

第五 婦科學講義 上編概論……指示學習婦科之關鍵
下編分論……指示各種疾病之證治

第六 幼科學講義 上編概論……指示學習幼科之關鍵
下編分論……指示各種疾病之證治

國醫講義

秦著國醫講義六種。編制力求新穎明晰。運用科學方法以整理一切舊籍。取材根據教材編委會所定原則。務使確有效驗。人人可學可施。以期適應於一般醫校及私人教授生徒之用。秦氏本當代名醫。亦為醫校名教授。更為著作界名宿。此書之出。貢獻於國醫界者非淺。允宜人手一編。先觀為快也。全書凡三十餘萬言。連史紙精印。硬青封面。仿古裝訂。凡八厚冊。布函一套。實售洋五元。外埠加郵費五角。零售亦可。計藥物一元。生理五角。診斷八角。內科一元四角。婦科八角。幼科八角。（凡醫校團體購滿二十部者九折。五十部以上八折。惟以總發行處為限。）

總發行處

上海 小西門內尚文路
一九四號

秦氏醫室

經售處

大東書局
上海四馬路中

千頃堂書局
上海山東路十三號

中醫書局
上海望平街

新華書局
上海棋盤街

啓新書局
上海四馬路四號

醫界春秋社

清代名醫醫案菁華

十大特色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本館為上海泰伯氏所編纂清式二十餘名家之菁華如葉天士薛生白吳鞠通尤在淵王旭高張仲華何香田趙海仙馬培之王九宰梁山張千里等青陳蓮筋洋南橋凌曉五陳良由揚了夫金子久丁甘仁馬全書一千餘萬言詢未有一之巨著許對平大觀也尤不戰以他同不致茲再將本書十大特色披瀝方后

一 搜集之富可謂博矣中未有之巨大著作
二 撰輯之精理與實證並重不遺餘力無不可
三 所採醫案大半坊間未見謂為稀世之寶
四 醫人爲綱以高目而便於尋味而用巧思故本書于擬診方案
五 足供新究者之化慮最耐吟味而用巧思故本書于擬診方案
六 各案卷上刊小傳此以植俾知其承及經歷
七 印劇精良校對尤確
八 裝訂精潔觀帶尤便
九 有密大名家題序尤確
十 植俾知其承及經歷

全書裝訂分平裝洋裝兩種平裝四冊附贈錦盒定價大洋三元七折實售二元一角
洋裝一冊布面金字加實洋四角外埠郵費另加郵費一月內銷數達三手以上者中醫書局敬啓
安南台灣東三省等處均紛紛前來訂購一月內銷數達三手以上者中醫書局敬啓
所傳閱茲存書無多購者尙希從速

中華民國十八年十月初版
中華民國廿二年四月再版

清代名醫醫話精華

(平裝四冊 定價洋三元)

版權所有
禁止翻印

編纂者
參校者
發行者
印刷者
發行處
寄售處

上海 秦伯未
普寧 方公溥
上海 秦氏醫室
上海 中醫書局
小西門內一九四號
上海 秦氏醫室
山東路帶鈞橋十三號
上海 中醫書局
三馬路望平街轉角
上海 千頃堂書局

